盖斯凯尔夫人

瑪丽·巴頓

荀枚 佘貴棠譯

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編輯委員会編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一九六三年·上海

Mrs. Elizabeth C. Gaskell

MARY BARTON

本书根据 The Everyman Library, London, 1932 年版，及 Dean & Son, London 版譯出

瑪丽·巴頓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上海永嘉路25弄8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书号 2138 字数 363,000 开本 850×1156 毫米 $\frac{1}{32}$ 印张 17 $\frac{1}{2}$ 插頁 6

1963年2月上海第1版 1963年2月上海第1次印刷

印数：(平) 0001—5500 册 (精) 0001—1000 册

定价 (8) 2.15 元



盖斯凯尔夫人

譯本序

在十九世紀中叶，正当英国資本主义发展到空前的繁荣阶段时，英国資产阶級文学也达到了批判现实主义的頂点，出现了狄更斯、薩克雷、勃朗特以及盖斯凱尔夫人等这些重要作家。他們以现实主义的生动而形象的艺术图景反映了这个时代和这个社会，并通过他們的作品对資本主义的现实做了不同程度的批判。根据这些作家在創作上的批判现实主义傾向和他們所达到的艺术成就，馬克思曾經称他們为"一批杰出的小說家"，并說"他們在自己的卓越的、描写生动的书籍中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眞理，比一切职业政客、政論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① 在这"一批杰出的小說家"当中，女作家盖斯凱尔夫人，虽然整个的文学成就不及狄更斯等人，然而也应該有她的一席地位。她的现实主义艺术和一部分作品中的幽默风格，一百多年来得到許多讀者的喜爱和贊賞，而她的最重要作品《瑪丽·巴頓》今天又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获得比以前更为广泛的流传。盖斯凱尔夫人共发表过六部长篇小說，除《瑪丽·巴頓》外，《南与北》(1855)把經济落后的南方与工业发达的北方做了对比，并且描写了一座大工业

城市中的阶級斗爭；《露絲》(1853)通过一个天眞而貧穷的女裁縫被資产阶級男子引誘而逐漸“墮落”的故事，抨击了資产阶級每逢这种事情便譴責女子而寬容男子的那种虛伪道德；《西尔維亚的恋人》(1863)以十八世紀英国沿海地区人民反对强迫征兵的斗爭为背景，讲述了强迫征兵所造成的家庭悲剧；《克兰弗德》(1851—53)以幽默文笔著称，跟《妻子与女儿》(1865)一样基本上都是关于小城市中等阶級家庭生活的故事。此外盖斯凱尔夫人还写过一部《夏綠特·勃朗特传》(1857)和許多中、短篇小說。这些中、短篇小說大部分以作者熟悉的小城生活为背景，以她周围的亲友为模特儿。这些中、短篇或带有幽默风味或描写偏僻农村环境中的恬靜生活和善良人們，一般沒有很大的思想意义。但是在她的重要作品中，作者总是接触到最尖銳的社会問題并始終对受压迫剝削的人們和其他不幸者表示深切的关怀。而《瑪丽·巴頓》在这些作品当中占着一个特殊重要地位，因为在这里作者把自己的視野扩大到当时社会的另一个“民族”——无产阶級的身上，把这个阶級的现实状況形象而眞实地反映在作品中。《瑪丽·巴頓》創作于一八四六——四七年，一八四八年問世。联系到当时的历史社会情況便可以看出，《瑪丽·巴頓》这样一部作品的出现是有一定社会意义的，而工人題材在当时进入資产阶級文学也有它的历史必然性。

十九世紀的三十到五十年代都是英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

---

① 馬克思：《英国資产阶級》。见《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686頁。

时期。由于一八三二年的国会改革，工业資产阶級和支持他們的中等阶层便从此参与了統治集团。資产阶級利用自己在政治上的权利实行了有利于資本主义发展的政治改革和經济措施，因此这一时期标志着資本主义工业的巨大发展。英国出口的棉、毛織品壟断着世界市场，而它从亚、非两洲的殖民地汲取的財富源源不断地流入国內，当时正是“大英帝国”的“黃金时代”。然而正因为这一切的繁荣昌盛都是建筑在对劳动人民，主要是对工人阶級残酷剝削的基础上，所以国內統治阶級与广大人民、資产阶級与无产阶級之間的矛盾就暴露得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尖銳。女工、童工、爱尔兰移民等廉价劳动力的使用，使整个工資水平愈加下降，同时，根据馬尔薩斯人口論的精神所制訂的新济貧法又取消了对一般失业者的救济，再加上一八三七年的歉收所造成的危机，广大工人被逼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因而十九世紀的三十、四十和五十年代也是工人阶級为爭取本身权利而开展斗爭的年代。与世紀初的搗毁机器者不同，现在工人阶級更明确地认識到誰是自己的敌人，也更加意識到本身的力量。工人广泛組織在工会里，并为保卫生活权利而进行了此起彼伏的罢工斗爭。在“飢餓的四十年代”，工人阶級走上了独立政治斗爭的道路。这便是举世聞名的宪章运动。宪章运动的名称是从英国工人提出的大宪章而得来的。在一八三七年的国內經济危机时期，伦敦工人协会代表英国工人阶級起草了他們在政治上的六点要求。六点是：确定男子普选权；議会每年选举一次；不記名投票；国会議員应有薪俸；取消国会議員的財产資格；选区平等。这六点虽然在本质上沒有超出資产阶級民主改革的要求，然而在当时情况下

"却足以把英国的宪法連同女王和上議院彻底毁掉"[①]。大宪章在广大工人群众当中引起热烈反应，在提交政府时获得了一百二十八万人的签名。人們把它看作摆脱压迫与痛苦的手段，当时的一个口号是："政治权利是手段，社会幸福是目的。"一八三八年，宪章派召开了代表大会以表达自己的意志，然而国会无理拒絕这一提案时，他們沒有拿出有力的对策，因而不得不自行解散。个别地方，如南威尔士的新港爆发了工人的武装起义。但因举事仓促而又缺乏集中領导和全面的配合，新港起义被残酷鎮压。政府当局还以此为借口大批逮捕宪章派領袖，一八四〇年以后宪章运动似乎銷声匿迹，直到一八四二年才掀起了第二个高潮。蓋斯凱尔夫人在写作《瑪丽·巴頓》时正住在宪章运动的一个中心——曼彻斯特，而作品所反映的也正是以宪章运动为背景的工人阶級反对資本家的斗爭。

在上述历史时期，正当英国国内的阶級矛盾无比尖銳的时候，出现了許多对資产阶級的残酷本性和虛伪道德、对英国社会的种种黑暗现象进行揭露批判的重要作品，如狄更斯的《董貝父子》、薩克雷的《名利场》、夏·勃朗特的《簡爱》等都是在一八四〇——五〇年間发表的。但是这些批判现实主义的杰出作家，由于生活观察面和思想上的局限，在自己的作品中一般都不能从工人阶級和广大劳动人民受压迫受剝削的角度去理解資本主义社会的不合理，虽然比起他們作品里所反映的个性的被压抑、机会的不均等、人与人之間的虛伪关系等现象，这才是最大的不合理、最极端的不人道。他們之中有的根

①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級状况》，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279 頁。

本不注視劳动人民的状况，有的虽对劳动人民表示同情，但抱着居高临下的态度，至于眞正的产业无产阶級，他們把它看作“多头兽”，难得有人对他們的状况有所了解与关怀。总之，工人阶級的形象在英国现实主义文学中占的地位微不足道，反映无产阶級斗爭的作品更是少见。而《瑪丽·巴頓》虽然从整个艺术成就上說不能跟英国十九世紀的杰出现实主义作品相提幷論，然而它在当时几乎是唯一的一部比較眞实地反映工人阶級生活和斗爭的作品。我們首先要从这个方面肯定它在英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的重要地位。誠然，除《瑪丽·巴頓》以外，当时还有一些其他作家在小說中描写过工人，如夏綠特·勃朗特的《雪尔莉》(1849)、狄更斯的《艰难时世》(1854)、金斯莱的《阿尔頓·洛克》(1850)和狄斯雷利的《神巫，或两个民族》(1845)等作品。这些作品各有其长处，但是关于工人状况的描写幷不是其中最出色的部分。工人形象的出现有的只是作为背景，有的是为了借以闡明作者改革社会的方案，因而虽然有的人物是工人身分，但作品中缺乏关于工人状况的眞实描写。和这些作品相比便可以看出，《瑪丽·巴頓》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不仅純粹以工人状况为题材，而且在作品里对工人的生活、思想和斗爭做了非常眞实而具体的描写。盖斯凱尔夫人說：“我竭力使我的写作忠于事实。”① 她之所以能做到“忠于事实”，这首先是因为她描写工人不是凭主观想象而是以对现实生活的长期观察与体驗为基础的，这也便是她的功績。

盖斯凱尔夫人，原名伊丽沙白·克萊格亨·斯蒂芬逊，生

① 见本书原序第2頁。

于一八一〇年，死于一八六五年。父亲是位有相当文化修养的牧师，做过許多别的事情，如經营农场、开办学校、在財政部管理档案等。盖斯凱尔夫人周岁丧母，父亲便把她送到納芝城寄养在姨母龙太太家。龙太太是位生活很富裕的寡妇，死后留給外甥女一笔遺产。盖斯凱尔夫人在結婚以前的一段生活基本上是在納芝同姨母一起度过的。納芝是一座偏僻的小城。盖斯凱尔夫人后来在小說《克兰弗德》中用幽默的笔調描写了这里人們旧式的风俗习惯。盖斯凱尔夫人平时帮助姨母料理家务，十四岁到附近的斯特拉福鎮一家女子学校学习三年。她还从父亲和姨母两家受到虔誠的宗教信仰的影响。她是个典型的小康之家的规规矩矩的女孩子，和一般女孩子不同的是，她从父亲那里多受了一些文化教育。

盖斯凱尔夫人二十二岁时同曼彻斯特唯一神教会的副主持威廉·盖斯凱尔結婚并随着他来到曼彻斯特，建立了自己的小家庭。盖斯凱尔夫人生活中这一变化对她日后走上創作道路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她的丈夫盖斯凱尔不但是一位热心传教的牧师，而且是一位有相当修养的文学爱好者。盖斯凱尔夫人的作品都是在他的鼓励下写作的，并且都遵照他的意见修改过才拿出去。《瑪丽·巴頓》章首的題詩許多是由他选的，有一部分未署作者姓名，实际上就是他亲笔所写。盖斯凱尔夫妇在共同从事文学活动时特别注意关于劳动人民的題材，他們这方面最早的成果便是合写的一首詩《穷人素描》，发表在一八三七年的《布莱克伍德》杂志上。盖斯凱尔先生还做过一系列題为“下层生活的詩人和詩意”的演說，其中材料也是由他的夫人帮助搜集。当时作牧师的妻子是比較辛苦忙碌的。下

級牧师与教区的穷苦人民一般保持着較密切的联系，而牧师的妻子往往配合丈夫做些慈善工作，管管主日学校或护理一下穷苦的病人，在教区的老、幼、病、妇当中特别活跃。盖斯凱尔夫人非常热心于教区的工作，这些頻繁的活动非但沒有妨碍她在文学上的发展，倒反而为她提供了大量生动的材料，成为她最宝貴的創作灵感的源泉。曼彻斯特是当时英国生产棉織品的一个重要城市，也是工人运动的一个中心。在这里，盖斯凱尔夫人有充分机会去观察那些有一定阶級觉悟的产业工人，她“每天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跟他們“擦肩而过”①。她不但从旁观察而且还同工人有直接接触，跟他們談話，了解他們的內心。从了解工人的角度来說，这样的优越条件在英国批判现实主义小說家当中簡直是独一无二的，甚至連比她更为杰出的狄更斯，虽然对伦敦的下层生活了如指掌，也沒有象盖斯凱尔夫人那样了解眞正的产业工人。只有盖斯凱尔夫人，凭着这种特殊条件，天长日久积累了关于工人的生活与思想的丰富知識，并把它們形象地体现在优秀的现实主义小說《瑪丽・巴頓》之中。

*　　　*　　　*

在《瑪丽・巴頓》中，作者相当全面地表现了工人的生活，大至宪章派的斗爭，小至工人的生活习惯，飲食起居，她都用女作家特有的細膩笔法去描写。但首先她把目光放在工人状况中最本质的方面，即他們所受的压迫与剝削。小說《瑪丽・巴頓》中所反映的是曼彻斯特棉紡工人生活与斗爭的故事。我

---

① 见本书原序第1頁。

們今天在閱讀«瑪丽・巴頓»时，应該特别威到幸运的是有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級状况»一书作为指导。恩格斯說他对曼彻斯特“就象对自己的故乡一样地了解”，并且“比該城的大多数居民了解得更清楚”①，因此他在一八四四——四五年写成的那本书中，对曼彻斯特的环境和工人状况做了最細致的描写。这使我們在理解«瑪丽・巴頓»的內容和进行評价时有了一个最可靠的依据。在着手描写工人状况时，盖斯凱尔夫人首先通过他們的非人生活条件反映出他們所受的压迫与剝削。«瑪丽・巴頓»的故事发生在四十年代的萧条时期。当时“生意不好，棉布沒有銷路，許多貨物都打了包堆在栈房里”②，許多工厂先后停工。工厂暫时关閉使資本家有空閑陪伴妻子女儿游玩，举行快乐的家庭聚会。但是这幅画还有一个背面，那便是失业工人的家庭。对于工人来說，“空閑便是灾难”，他們的“家庭音乐会”是儿女們啼饥号寒的呻吟；“这里沒有早餐給他們去消磨时光；他們的时光全消磨在被窝里，一則可以抵御刺骨的春寒，二則躺着不动可以压低一些餓火”③。尽管作者自序中說什么劳資的“共同利益”，然而通过具体的描写，我們可以看到劳資利益之間非但沒有共同点，而且是直接对立的。失业工人所遭受的种种痛苦中，饥餓只是其中的一項。随着长时期的饥餓寒冷而来的便是疾病与死亡。戴文保的慘死，威尔逊一对双生子的夭折，只是众多牺牲者中的一、二例罢了。

---

①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級状况»，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79 頁。

② 见本书第 72 頁。

③ 见本书第 72—73 頁。

資本主义为工人准备的非人的生活条件便是造成他們死亡的根本原因。他們看来似乎是自然地死去，实际上是被資产者集体謀杀的，因为这些“自然”条件难道不都是資本主义剝削的結果嗎？英国資产阶級最不愿意正視工人状况的眞相，恩格斯把他們的那种虛伪态度叫作“遮掩工人阶級苦难的艺术”，而許多資产阶級作家尽管对工人有一定的同情也是不愿意具体描写他們生活中那些令人不忍目睹的慘状，不敢用那些“有伤大雅”的形象去触动資产阶級讀者的“脆弱感情”。而盖斯凱尔夫人就不同，她在《瑪丽·巴頓》中，把工人住的潮湿的地下室，街中心的污水沟以及工人生活中使資产者要掩鼻而过的一切肮脏与腐臭都毫不容情地摆在他們眼前。当我們翻开《瑪丽·巴頓》讀到那些触目惊心的描写时，不由得要佩服盖斯凱尔夫人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的勇气。

有的資产阶級作家描写工人时，只看到他們受压迫受剝削的一面，把他們写成受难基督的样子。这說明他們还沒有眞正了解在尖銳阶級斗争形势下的新型产业工人。而盖斯凱尔夫人不但表现了工人阶級受的剝削压迫，同时还表现了工人阶級对于他們的剝削者压迫者的阶級仇恨，也就是說，表现了工人阶級的觉悟性。在曼彻斯特这类大工业城市里，由于工人阶級的高度集中，劳資之間剝削与被剝削的关系表现得特别明显，因而这两个阶級之間的对立也就特别尖銳。在新发展起来的工业城里，工人可以亲眼看到資本家本来也一无所有，只是把他們的劳动价值攫为己有才变成財主的。約翰·巴頓这个原来最奉公守法的工人就是因为亲眼看到上述情况才逐漸觉悟到这一切的不合理。他反駁替資本家开脫的威尔逊說：

"你会説(至少有很多人这样説):他們有資本,我們沒有資本。要知道,我們的劳力就是我們的資本,我們也应当收利息。他們的資本随时随刻可以取得利潤,我們的資本却始終不起息,否則他們怎么能那样穷奢极欲呢? 况且他們里面有許多全是白手起家的:卡逊,邓康,孟杰,还有不少旁的人,他們到曼徹斯特来的时候,除了一身衣服以外,什么都沒有,他們现在却有了成千成万的家私,沒有一样不是我們的劳力替他們掙来的;单就土地来説,那么,二十年前只值六十鎊的,现在值到了六百鎊,也全靠我們的劳动。但是你看自己,看我,看那边可怜的戴文保,我們得到了些什么好处? 他們把我們的血汗脂膏搜刮得一干二凈,积起了偌大的家財,盖起了偌大的住宅,我們許多許多人却在挨飢受餓。你能説这里面沒有什么毛病嗎?"[①] 这两种命运的尖銳对比使工人阶級与資产阶級处在势不两立的地位。甚至过去长期麻痹人民的宗教观念也不能把他們联系到一起。威尔逊向約翰·巴頓提起上帝二字,巴頓赶忙説:"那位上帝不也是大老板們的在天之父么? 我可不愿意有那样的弟兄。"[②] 总之,阶級地位的不同使得工人在思想感情上同資产阶級直接对立。这正是恩格斯所說的那样:"工人比起資产阶級来,説的是另一种习惯語,有另一套思想和观念,另一套习俗和道德原則,另一种宗教和政治。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他們彼此是这样地不相同,就好象他們是属于不同的种族一样。"[③] «瑪丽·巴頓»的现实主义描写当中也在一

---

①、② 见本书第82頁。

③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級状况»,第169頁。

定程度上显示了这个眞理。我們看到，工厂失火对于工人說来意味着失业，而对資本家却意味着拿到一笔保險金；經济蕭条对于工人說来是饥餓与死亡，而对于資本家却意味着空閑与消遣；甚至失业工人的破烂衣裳和消瘦的面孔都成了資产阶級取笑的对象。我們知道盖斯凱尔夫人本人是虔誠的教徒，企图用基督教的爱来統一劳資矛盾，然而在《瑪丽·巴頓》中她不是按照自己的主观愿望而是按照所見所聞的眞实情况去描写的，結果笔下出现了一幅关于工人胸中蘊藏的阶級仇恨的深刻描写。在这种描写中，作者从表现工人阶級的物质状况进一步深入到工人阶級思想感情状况中。

一八三九年前后英国的經济蕭条使物价越来越高，而工資越来越低，工人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劳資之間从来沒有間断过的隐蔽斗爭突然爆发为公开战爭了。《瑪丽·巴頓》中具体描写了工人阶級联合起来斗爭的情况。在小說的这一部分里，首先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工人采取的斗爭方式和斗爭目标。当时正逢宪章运动的第一个高潮。曼彻斯特是大工业中心，而这又是經济蕭条的时候，所以不言而喻，宪章派非常活跃，而当地工人反对資本家的斗爭很自然地汇入宪章运动的巨流之中。一八三九年，饥寒交迫的曼彻斯特工人决定派一个代表团到伦敦請愿，因为照他們看来，政府如果知道他們的处境就一定会援助他們。显然，工人对代表資产阶級利益的政府还有一定幻想。他們要約翰·巴頓代表他們向国会提出的請求在我們今天看来也未免有些可笑。如孩子多的人希望不要限定童工的最低年龄，一位妇女希望禁止雇佣女工免得她們婚后不会理家务，还有人要求国会議員都用紗布来做衬衫，因为这样

一来"紗布的生意就会活跃起来；他們每年穿坏的衬衫又多，这对郎卡郡的紡織工人也就是一个很大的恩典了"① 。这一切說明，工人虽然非常仇恨資本家，但总的来說，他們的觉悟水平还有一定限度，而这在当时也是有历史原因的。事实上，工人运动在当时还沒有同科学社会主义結合起来。誠然宪章运动正在蓬勃开展，而宪章派又是真正的工人政党，然而宪章运动是經过几个发展阶段的，而在其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即《瑪丽·巴頓》中描写的事件发生的时候，宪章运动还沒有克服它內部的弱点，还沒有摆脫資产阶級观点的影响。这一时期"在工人和宪章派心目中唯一的指导思想——而且这种思想原来就是宪章派的——就是合法革命的思想。"② 宪章派还如此，那么如果广大工人在当时还沒有觉悟到应当如何謀求彻底解放，那也就不足怪了。此外，《瑪丽·巴頓》中所表现的工人阶級有限的觉悟程度，还有更深远的社会历史原因。当时发展阶段上的資本主义虽然已經暴露了它的內部矛盾，然而这并不等于說已經达到沒落腐朽的阶段。相反，当时的資本主义生产力还有很大的潜力，在它面前还摆着相当长的一段发展道路，資产阶級性质的民主革命尚待完成。因此在一八三九年，英国广大工人虽然深受資本主义剝削之害，但仍不可能提出从根本上超出資本主义范畴的革命要求。总之，应該肯定盖斯凱尔夫人在《瑪丽·巴頓》中旣表现了工人在資本家压迫下的阶級自觉，又把这种自觉性表现得恰如其分，基本上符合当时的历

① 见本书第 112 頁。

② 恩格斯：《国內危机》。见《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550 頁。

史条件。

去伦敦請愿失敗以后，許多工人悲观失望，然而斗爭沒有平息，約翰·巴頓和宪章派的积极分子从来沒有停止过活动。后来資本家收到一批外国定貨便決定开工，但仍把工資压得很低，这又引起广大工人斗爭的新高潮。小說也由此逐漸走向高潮。在此沒有必要重复有关的情节了，总之由于資本家的冷酷与驕横，終于发生了一个資产阶級死硬派小卡逊被謀杀的案件。小說后半部的情节基本上是围繞这一案件而展开的。这固然使作品略有減色，然而我們同时还要看到，盖斯凱尔夫人写这桩謀杀案并不是单純追求聳人听聞的效果，而是把这一案件当作劳資之間的一场斗爭来表现的。我們知道，在工人反对資本家的斗爭形式中，偸盜、纵火、暗杀等犯罪行为虽然"最早、最原始和最沒有效果"[1]，但仍不失为工人斗爭的一种形式。因此作者在表现工人斗爭时选擇了这样一个情节还是有现实根据的。（附带說一下，一八三一年工潮时期在曼彻斯特附近就发生过一件类似的案件，年輕的資本家埃士頓一天晚上在田野里被枪杀，凶手下落不明。）[2]作者通过对有关情节的处理表现了工人对資产阶級的仇恨，和对資产阶級法律的蔑視。此外，作者围繞这个案件而描写有关的法律程序时也有意識地对資本主义的法权平等进行抨击。只因被害者是資本家，整个法律机器就立刻积极地开动起来要为他报仇。在老卡逊的促使下，警察局証据不足就逮捕杰姆，恨不

[1]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級状况»，第263頁。

[2]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級状况»，第270頁。

得立刻把他絞死了事。甚至两个律师的文书都私下議論說，单靠間接証据就开庭审判似乎不大合法。很明显，逮捕审判杰姆的这一切活动不仅表现一个資本家如何仗势欺人，同时还間接地表现整个資产阶級对罢工工人报复性的迫害。总而言之，《瑪丽·巴頓》中表现工人斗爭的部分虽然有缺点，但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这一斗爭的眞实情况，并对資产阶級进行了揭露与抨击。

概括以上的情形，可以說，《瑪丽·巴頓》的主要成就，在于通过文学形象反映工人阶級在資本主义制度下受剝削压迫的状况以及他們所进行的斗爭。

《瑪丽·巴頓》的这些丰富內容，是通过人物形象表现出来的。首先，作者創造了一群工人形象来反映工人阶級当中的各种不同类型。这里最主要有約翰·巴頓、乔治·威尔逊等人。工人状况中的一切特点都非常典型地表现在約翰·巴頓身上。他从小进工厂，为資本家干了大半輩子，到头来还是一貧如洗。他的妻子和儿子都死于饥餓与貧困，现在只剩下一个女儿瑪丽·巴頓。約翰·巴頓深受資本主义之害而又毫无牵挂，所以斗爭中最坚决无畏，他旣中签了就立刻执行工人的集体意志，枪杀了侮辱工人的資本家，虽然个人冒着判处死刑的危险也毫无顾虑。但約翰·巴頓不是一个盲目斗爭的人。他善于观察和思考，从自己的亲身体驗和有目共睹的資本主义的发展情况中，很清楚地看出了資本主义社会剝削者与被剝削者的关系。因此，他坚决抛弃了宗教观念而走上了斗爭的道路。作者通过約翰·巴頓的形象，使我們看到英国普通工人是怎样逐渐觉悟起来的。然而約翰·巴頓的觉悟是不彻底的，所

以他杀人以后忏悔了，又同資本家老卡逊和解。这种表现对于一个原来深受宗教影响的人来說自然是可能的，然而終归同作品前半部所表现的約翰·巴頓的性格有些脫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个人的主观偏见。

工人都同样受压迫，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觉悟。决定着一个工人的道路的不仅是他的經济地位，而且还有其他政治的社会的和个人的因素，在錯綜复杂地发生影响。乔治·威尔逊与約翰·巴頓都是老工人，平时交往密切。乔治也有工人的好品质，如在别人困难时热心帮助。但他虽然受了一輩子的剝削，至死也沒有觉悟起来。他有个大儿子作技工，一家的生活較有保障，也許这是他不能象一貧如洗的約翰·巴頓那样起来斗爭的一个主要原因。他还听信資本家的話，說資本家也有他們的难处，劳資之間应該排解仇恨等。跟他属于一类的人还有戴文保。戴文保更走极端，他是个虔誠的非国教徒，最后餓死、病死，还在念念不忘基督之爱。他們是不觉悟的工人的类型，在他們身上可以清楚地看出当时宗教宣传对于工人所起的麻痹作用。乔治的儿子杰姆·威尔逊与以上两类工人又不同。他是一家机械制造厂的技术工人，收入較多，也不受失业的影响。他还“发明了一种不用弯軸或是什么机件的办法。他的厂主向他买了专利权，已經拿到了証书，杰姆得了他老板这一笔錢，一生一世有飯吃了”①。杰姆之所以掌握技术不能仅仅看作个人努力的結果。当时資产阶級为了适应生产规模的扩大和技术水平的提高，开办了一些技术

① 见本书第 184—185 頁。

学校来培养新型的管理人員和技术工人。杰姆正是为适应資产阶級的要求而培养出来的一个。他的技术发明不是卖給資本家了嗎？象杰姆这样的人也是一种社会典型，是英国工业垄断世界市场时期生活有保障的技术工人。另外两个人物：約伯·李和老爱丽思，则是工人中較为特殊的类型。老爱丽思原来是由于生活所迫而从农村跑到城市里来的。她对农村生活記忆犹新，万分留恋，虽然在工业城市里生活了大半辈子，可是思想感情仍然跟农村妇女一样。約伯·李这位无产阶級的"昆虫学家"，原来是个个体生产的織工，由于大工业的排挤，后来只好靠外孙女卖唱来維持生活。通过这个形象，可以看出个体生产者在資本主义工业发展的巨大压力下如何逐漸被消灭。因为工作不多，所以約伯·李整天搜集昆虫标本进行研究。这是一位頗有风趣的老人，可惜作者最后利用他作为传声筒，宣讲自己的见解，損害了这一形象的完整性。

約翰·巴頓的女儿瑪丽·巴頓也是书中的重要人物。这个姿色出众、个性很强的女孩子对父亲卷入的斗爭不感兴趣，整天卷入恋爱的糾纏当中。她幻想将来作闊太太，因为少东家小卡逊疯狂地追求她。說穿了，这不是什么"恋爱"，而只是"一个中产阶級男子誘惑一个无产阶級女子的陈旧而又陈旧的故事"①。这种事情在当时的下场总是男子結束一场"年輕人的胡鬧"，而女子被遺弃淪为妓女。瑪丽虽然沒有走上这条絕路，但我們从她这段未演成的悲剧中，还是能看到資产阶級

---

① 引自恩格斯：«給哈克納斯女士的信»。见«馬克思恩格斯論艺术»，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9頁。

的无耻堕落和工人家庭出身妇女的悲慘命运。

从以上几个主要人物可以看出，《瑪丽·巴頓》中的人物形象不是某种抽象品质的化身，而是一定历史社会条件下生活着的人，在他們的性格和命运中都可以看出那些历史社会条件的作用。作者正是通过这些主要人物以及其他一些形形色色的陪衬人物，构成十九世紀英国工人阶級生活与斗爭的图景。

*　　　　*　　　　*

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常有这样的情形：作家对資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做了深刻有力的揭露批判，但他們提出的解决問題的方案，他們的正面理想一般說来不但軟弱无力甚至是有害无益的。如果說批判现实主义作品一般都有这种两面性，那么描写工人阶級生活与斗爭的作品就更加难免陷入这种矛盾的境地了，因为在这个領域里的任何揭露和批判都要触及到資产阶級的根本利益，資产阶級作家由于其阶級局限性，一般是很难把现实主义精神坚持到底的。而如果一般資产阶級作家是这样，那么基督教牧师的妻子盖斯凱尔夫人的情况就更是可想而知的了。

《瑪丽·巴頓》的这种局限性比較集中地表现在描写工人斗爭的篇章中。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她看到了資本家的压榨逼得工人不得不起来反抗，而作为一个热心的基督教徒，她又反对一切暴力斗爭。她要表明，工人起来斗爭首先就損坏了自己的精神品质，使他們变得跟資本家一样冷酷无情。她在小說的前半部歌頌了工人在困难生活中互相帮助的良好品质，而到后半部当描写工人的斗爭时她却沒有表扬工人的团結性

与斗爭性，反而特别突出地描写了曼彻斯特工人如何毆打从外地来找工作的人。这些外地人愿意接受資本家的条件，实际上就是破坏罢工的人。作者却着力渲染这些人的生活困难和被打后的慘状，借以說明一切暴力斗爭的残酷性。前面談到的那件凶杀案虽然反映了劳資斗爭的尖銳性，但同时也在无意之中反映出作者把工人的斗爭和犯罪等同起来了。此外作者还写道，由于外国商品的竞爭，要資本家增加工資实有困难，而这一切都是为了說明工人罢工是不合理的、不解决問題的。

作者对暴力斗爭的否定态度还表现在人物性格的刻画上。如約翰·巴頓在轉变以前是个好工人、好邻居、好家长，但是当他走上斗爭的道路时，他的形象在作者笔下反而变得丑了。他对資产阶級的憎恨被說成是"錯得很远"、是"病态的想法"①，而他走上斗爭的最終結果便是当了杀人犯。这种描写跟当时战斗的无产阶級的真正面貌相距多么远。恩格斯在談到一八四二年的曼彻斯特大罢工时說："罢工也需要有勇气，甚至比暴动需要更大或大得多的勇气，需要更大的勇敢和更坚定的决心，这是很明显的。真的，对一个亲身体驗到穷困是什么的工人說来，勇敢地带着妻子儿女去迎接穷困，成年累月地挨餓受苦，而依然坚定不移，这确实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② 約翰·巴頓正是这样一个人，他对資本家坚决斗爭毫无畏惧，而跟自己的穷伙伴最能同甘苦共患难，甚至拿出自己的最后一頓飯援助不相識的戴文保；工人也相信他，选他为

---

① 见本书第223頁。

②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級状况»，第276頁。

請愿代表，他同时还是曼彻斯特宪章派的一位骨干分子。作品中的客观描写把这一切表明得很清楚，只是作者由于个人偏见又加上了一些不公平的貶詞。盖斯凱尔夫人还描写了一个"模范"工人杰姆的形象来与約翰·巴頓形成对比。其实我們前面已經看到这种人身上的工人气息很少，他們对一般工人的痛苦不能产生共鳴，只是关心如何保持自己的优越地位。杰姆·威尔逊正是这样一个人。我們还都記得当約翰·巴頓跟他談宪章运动时他的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作者却竭力美化杰姆，津津乐道地描写他怎样孝順母亲，在爱情上怎样忠实与无私，以及怎样为了掩飾約翰·巴頓而宁肯屈死一场。作者就是这样离开了工人阶級的生活条件和本身特点而主观地在他們身上加了一些具有基督教精神的抽象"美德"。

盖斯凱尔夫人在«瑪丽·巴頓»中所正面宣扬的美德实质上是要工人阶級放弃斗爭，沒有界綫地以爱待人。她同时也要求資产阶級对工人以爱相待；她說資本家不能提高工資就应向工人解释清楚，并对工人的困难表示关心而不应采取强硬手段，似乎只要双方以爱相待問題就可以解决了。小說結尾时約翰·巴頓与老卡逊的和解便是作为这种爱的最高典型来表现的。然而事实上这种爱是不可能的，不但当时生活的现实，就是作品前半部关于劳資对立的深刻表现，也彻底否定了任何調和的可能性。小說最后写道，老卡逊心变軟了，在雇佣制度方面实行了許多有益的改革。这純粹是作者自己的幻想，而且即使一个資本家"良心发现"也不能改变整个資产阶級剝削的本性。显然作者本人也感到这种調和很难实现。在小說的最后，老工人約伯·李发了一大段議論，实际上代表

了作者自己的意思，他說："纵使远水救不得近火——纵使他們想不出办法，結果只能对我們說：'可怜的人們，我們的心也为着你們作痛；我們已經尽了一切的力量，可是无法挽救，'我們也就毫不畏縮地去和穷困掙扎了。"① 在这里，作者已經把她在前面表达得如此具体有力的工人阶級的物质要求消融在抽象爱的說教之中了；她宣扬的爱归根結蒂并不要求資本家放弃剝削，而只是要求他們表示出一些良好的愿望而已。然而仅仅是良好的愿望，又怎能消除盖斯凱尔夫人在小說的前半部中所描写的工人状况中的巨大灾难呢？这不能不說是《瑪丽·巴頓》中的一个矛盾。何况这种所謂良好的愿望，这种居高临下式的关怀，只是使工人处于屈辱地位。我們还記得約翰·巴頓是多么憤怒地拒絕了資产阶級施給的救济，他說："我不要他媽的救济，也不要他們的錢！我要工作，这是我的权利。"② 这些有力的話是对資产阶級慈善的多么彻底的揭露！然而在后半部作者怎么又会鼓吹起这种慈善来？这又是《瑪丽·巴頓》中的一个矛盾。而这种种矛盾构成了《瑪丽·巴頓》中的现实主义的深刻揭露和最后的主观說教之間的矛盾。这个总的矛盾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作者思想矛盾的反映。只須提一下，作者在后来的一部小說《南与北》中塑造了一个理想化的資产者形象来与《瑪丽·巴頓》中資产者的反面形象相比，这就更加証明《瑪丽·巴頓》中一切矛盾在作者思想中的深刻根源了。

---

① 见本书第522—523頁。

② 见本书第149頁。

拉法格在論左拉的«金錢»时說:“那些自己不經历雇佣工人的生活,而只从外部来看这种生活的”文人在描写工人时,“由于自己的实际知識,以及生活和思想方式上的弱点,一般地說对于这样的任务是毫无准备的。”[1]拉法格的这一論断用来說明«瑪丽·巴頓»中局限性的由来,也是完全恰当的,因为作者盖斯凱尔夫人由于“实际知識,以及生活和思想方式上的弱点,”对于写工人題材也正是“毫无准备的”,或至少是准备得非常不足的。虽然盖斯凱尔夫人同曼徹斯特的工人有直接的接触,但是,作为一个牧师的妻子,这种接近主要限于生活方面,而对于工人运动是不可能有所接触的,这就造成了她在描写工人斗爭时“实际知識”不足的一个缺陷。如她在描写約翰·巴頓从事工会活动时只写道:“有时是些蒼白的陌生面孔,深黑的眼睛閃閃有光,对着昏暗的屋子里探望,好象要确定她父亲在不在家。有时是一只手或是一条胳臂(身体躲在外边)伸进門来,招呼他出去。”[2]而不能更具体地描写这些工会的骨干进行活动的情况。退一步說,即使有了这方面的具体知識,那么“生活和思想方式上的弱点”也会妨碍她有深刻的了解。因为她毕竟是基督教会中积极的一員。当时的基督教会在本质上就是資产阶級的思想工具,它在劳动人民中間活动,进行关于爱的說教,起到麻痹斗爭意志的作用。当然,盖斯凱尔先生幷不是象«紅与黑»中的主教那样的有政治后台的

---

① 拉法格:«文学論文选»,罗大岡譯,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50頁。

② 见本书第152頁。

教会上层人物，而是收入不多的下級牧师，同时作为下級牧师，他也不是象《約瑟夫·安得魯斯传》中的下級牧师那样只管自己养猪不管教区人民。相反，盖斯凱尔夫妇主观上非常眞誠地实践自己的說教并按照自己的信仰去关心周围的穷人。許多当时当地的人們都抱着感激心情回忆他們。然而这种区别只是教会內部的非本质的区别。进一步說，他們的信仰越眞誠，他們的主观认識就越不可能超出基督教說教的思想局限，他們也就会更加积极地要用这无所不包的爱来調和一切矛盾，首先是工人阶級和資产阶級的矛盾。这正是十九世紀資产阶級人道主义思想的典型表现。資产阶級人道主义在当时是有历史阶級根源的社会思潮，一般資产阶級作家都不能摆脫其影响，然而在我們今天，共产主义的理想已經把它永远抛在后面了。这种人道主义思想的影响固然使盖斯凱尔夫人同情工人愿意道出他們的痛苦，然而同时也使她在表现工人斗爭的关鍵之处陷于調和、妥协的論調，可以說是造成《瑪丽·巴頓》中矛盾和局限性的总的根源。

*　　　*　　　*

有些十九世紀的英国作家在揭露資产阶級給工人造成的巨大灾难时，往往象古代預言家那样用高昂、憤怒的調子大声控訴，或用些夸大的形象和比喻作为这种灾难的象征。和这类作家相比之下，盖斯凱尔夫人的个人风格就显得分外突出。《瑪丽·巴頓》现实主义艺术的特点就在于細致地用日常生活的詞汇来描写构成工人状况的一切，他們的居住条件、周围环境、家庭用具、服装以及整个生活方式。正是这些描写文字給我們留下了关于工人状况的难忘的印象。如关于巴頓太太引

为驕傲的碗橱的描写(里面的每一个物件都有一段历史)，关于前往与資本家談判的工人代表的服装仪表的描写（他們破破烂烂的样子走进华丽的客厅使資本家为之一怔)，这些形象不用任何夸大的言詞而本身就在訴說着工人的貧困与不幸，就有着打动人心的力量。作者不但正面描写，而且还使用貧富对比的手法把貧富之間的悬殊表现得更加鮮明。如第六章里描写威尔逊去找卡逊为垂危的戴文保請求一张准住医院的証明。威尔逊离开了那間籠罩着貧穷与死亡的阴影的破屋子，里面不但沒有什么家具陈設，甚至快死的戴文保連被褥都沒有，但是，也只不过隔了几条街，就走进卡逊的豪华客厅，那里的富丽堂皇，簡直使人不敢相信象戴文保家那样的貧穷(而且不止他一家)就靠在近旁，眞是“朱門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威尔逊在卡逊的厨房里等候吩咐的时候，看见墙上挂着一排排发光的炊具，心里納悶这都是干什么用的；可见作者也不放过这样一个小的細节来說明工人和資本家是怎样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

《瑪丽·巴頓》的作者不但用細致的笔法描写了工人的物质生活状况，而且还写出了工人的心理活动。这些心理活动的描繪，不是凭空想象而是跟社会地位和物质生活密切联系的，因而达到了现实主义深刻心理描写的水平，有助于我們对人物性格作更深入了解。就以瑪丽·巴頓来說吧，作者很細致地描写了她怎样羡慕資产阶級的虛荣浮华。可以看出她这方面的幻想有自己的特点，是同她作为一个失业工人的女儿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状况相联系的。如資本家的女儿卡逊小姐并不幻想吃穿，而是要名貴的香水和玫瑰，她說沒有这些就活

不了。而瑪丽·巴頓虽然幻想作位闊太太，但她这些幻想的具体要求是如何使父亲不再挨餓。她甚至还想在嫁給小卡遜以后如何提拔失恋的杰姆·威尔遜。这些幻想还表明，瑪丽尽管虛荣心重还是天眞純洁的，因为她万沒有想到小卡遜的追求只不过是为玩弄一陣而已，根本沒有結婚的打算。再如作者在描写长期的悲慘生活給工人心灵上投下的阴影时，也表现了动人的艺术力量；工人們再也不能从他們先輩传下来的格言如“瓦片也有翻身日”、“苦尽甘来”中得到安慰了。在这种絕望的境地，他們欢迎死亡，如約翰·巴頓听說他的老友威尔遜死了而产生感慨那一段写得便相当成功，通过这种心理刻划，作者更有力地表现了压在工人头上的巨大灾难。工人旣然已經不再相信那些逃避现实的格言，那么最后出路只有一条，那便是斗爭。后来事情的发展正是这样。作者很准确地抓住了广大工人在饥餓威迫下思想轉变的情况。約翰·巴頓，作为一个走向斗爭道路的觉悟工人形象之所以令人信服，也是同作者的細致心理描写有关的。最后在作品的艺术性方面不能不提到，盖斯凱尔夫人很善于运用有浓重朗卡郡口音的工人語言，她能在对話里表现出工人由于他們的純良朴素而无意中使自己的語言增添了生活的气息。老爱丽思的回忆和約伯·李的第一次去伦敦的故事，是这种語言的非常成功的运用，可惜幷不是整个作品的語言都这么出色。在后半部的某些对話里，作者插入了大段大段充滿基督教精神的議論，使得工人的語言，不象工人倒象牧师的說教。

《瑪丽·巴頓》中的人物塑造幷不都是成功的，甚至成功的人物描繪有时也显得累贅。这也許是因为作者主要着眼于

描写工人的一般状况的緣故。作者过分偏重于通过人物形象来表现工人阶級的一般特点和整个阶級的命运，因而人物描写似乎有某种程度的一般化傾向。他們也許过多受着作者本人观点的支配而缺乏十分鮮明的个性。他們的生活有时显得缺乏丰富的独特的內容，而他們的死亡，往往只是作为广大工人悲慘命运的一例，因而也缺乏悲剧的巨大力量。尽管有这些缺点，作者笔下的工人形象在其主要方面是成功的，因为它們的确表现出了工人阶級的某些本质方面，但是关于資本家的形象就不能这样說了。《瑪丽·巴頓》中的資本家形象除一般化以外，最大的缺点是作者在描写他們的行为时，沒有看到驅使他們行动的物质原因，而把他們的行为动机完全归之于抽象道德原則，如說資本家是为了懲罰工人对破坏罢工者残酷毆打才决定不提高工資，好象他們沒有考虑到自己的利益似的。这就使得《瑪丽·巴頓》中的資本家形象显得不够眞实，尤其是在小說的后半部。显然，盖斯凱尔夫人了解資本家还不及她了解工人，虽然她对后者的了解如上所述也是不完全的。

*　　　*　　　*

在資本主义时代留下来的优秀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中，《瑪丽·巴頓》是值得我們重視的一部。不錯，它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是有局限和缺点的，但是对資本主义的批判，对工人状况的描写始終是它的主要方面。《瑪丽·巴頓》中关于十九世紀四十年代英国工人阶級生活与斗爭、他們的思想感情和阶級仇恨的描写，有力地打破了关于資本主义制度永恒性的幻想，揭露了这个制度的矛盾而且还具体地呈现出了它的掘墓人的

有血有肉的形象。正因它的这种大胆反映，作品一經出版便引起广泛重視，作者本人也因此而一举成名。有些工人合資买《瑪丽·巴頓》，可见这本书的影响之大。《瑪丽·巴頓》不但在英美轰动一时，而且还在工人运动发达的其他資本主义国家如德国、法国、西班牙、匈牙利、芬兰等国都翻譯出版，发生广泛的影响。但《瑪丽·巴頓》所得到的并不完全是贊扬。她的大胆暴露得罪了資产者，他們責备她不公平，还說工人的貧困是由于他們有錢就花而沒有长远安排等等。《曼徹斯特卫报》上連續发表了好几篇攻击性的評論，一篇說盖斯凱尔夫人"一般地违背了事实的眞相，这些事实不是超乎这位女作家的理解能力就是在她的知識范围以外。"另一篇說作者"对工人状况具有病态性的敏感"，而对"体面人和有地产的貴族"[1]抱有成见。然而这一切攻击絲毫沒有損害这部名著的现实主义成就，而只是更加証实了，即使在当时它的进步的思想傾向、它对資产阶級的揭露和对工人阶級的同情和眞实描写乃是《瑪丽·巴頓》的主要方面，而这也正是我們今天所要肯定的方面。

朱　虹　一九六二年九月于北京

---

① 均见艾丽斯·恰德威克著：《盖斯凱尔夫人传》，伦敦1913年版，第163—165頁。

原　　序

三年前，我一心一意(为了些什么緣故，不必在此地詳細交代)想写一部小說。我住在曼彻斯特，对乡村却十分爱好，深切向往。我最初的念头便是用农村风物来做我那篇故事的骨干；我也已經开始写了一部分，故事发生的时代是一世紀以前，发生的地点是約克郡的边区。我忽然想起，在我居住的城市里，那些每天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擦肩而过的人們的生活中間，該是有着多么深刻动人的传奇材料。我素来对那些焦心积虑的人們，感到一种深厚的同情：他們好象命中注定要一生一世在生活中挣扎，时而得业，时而失业；受尽环境的顚簸，比另外一些人显然經历着更大的痛苦。由于我有时向他們表示出一些同情心，有时对我所熟識的那些劳动人民所吐露的感慨又花了些工夫去傾听，他們之中有一两个比較有思想的便把他們心底里的話完全向我訴說，我于是知道了他們对一般富豪們是如何的怨憤气恼：富豪們似乎在欢度着的那种安定的生活，好象使他們自己那种因打彩票式的命运而产生的苦痛更显得尖銳了。他們激烈指責那些有錢人——尤其是一班靠他們发了財的大老板們——对他們漠不关心。这是否有

确实的根据，我是不配来判断的。我只敢說，有許多可怜的沒有受过教育的曼彻斯特工人，他們相信在他們的“同胞們”手里所遭受的只是不公平和苛刻。因此竟动摇了那种一切由上帝去支配的信念，而产生了报仇雪恨的思想。

这种不愉快的情况，居然存在在那些因共同利益而結合在一起的人們中間，那些理应紧密团結的厂主和雇工中間。我越是想，越是深切感到：这些有苦說不出的人們所身受的陣陣痛苦，他們历尽顚沛可是得不到那些享乐者同情的痛苦，哪怕完全出于誤会，我也一定要让他們傾吐一下才是。这些象潮水一般去去复来的苦难，摧残着我們工业城市中工人們的心灵，可是除了受难者自己外，却絲毫得不到别人的注意。怎么說，这也得是一种錯誤，因为它所造成的后果使各方面都挨受痛苦，因此，一切的公家法令、私人善举，甚至一点一滴的捐献，都应当迅速付諸实施，使那些工人們可以赶快解除这不幸的誤会。目前，在我看来，他們好象已經被逼到了这一种地步：他們不再悲伤，也不再流泪，因为这些都毫无用处；他們一面咬牙切齿只想詛咒，一面摩拳擦掌准备厮杀了。

我一些不懂得政治經济学，或是做买卖的理論。我竭力使我的写作忠于事实，万一我的叙述附和了或是触犯了某种制度，那么，不論贊成或反对，都并非出于本意。

以我自己来說，那么，那种我认为是曼彻斯特极大多数工人中間所产生着的心理状态，也便是我企图在这篇（一年前完成的）故事里所表达的他們的思想情况，已經从大陆上他們同一阶級最近所发生的一些事件里面，得到了相当的証实了。

一八四八年十月

目 次

原　　序

三年前，我一心一意（为了些什么緣故，不必在此地詳細交代）想写一部小說。我住在曼彻斯特，对乡村却十分爱好，深切向往。我最初的念头便是用农村风物来做我那篇故事的骨干；我也已經开始写了一部分，故事发生的时代是一世紀以前，发生的地点是約克郡的边区。我忽然想起，在我居住的城市里，那些每天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擦肩而过的人們的生活中間，該是有着多么深刻动人的传奇材料。我素来对那些焦心积虑的人們，感到一种深厚的同情：他們好象命中注定要一生一世在生活中掙扎，时而得业，时而失业；受尽环境的顛簸，比另外一些人显然經历着更大的痛苦。由于我有时向他們表示出一些同情心，有时对我所熟識的那些劳动人民所吐露的感慨又花了些工夫去傾听，他們之中有一两个比較有思想的便把他們心底里的話完全向我訴說，我于是知道了他們对一般富豪們是如何的怨憤气恼：富豪們似乎在欢度着的那种安定的生活，好象使他們自己那种因打彩票式的命运而产生的苦痛更显得尖銳了。他們激烈指責那些有錢人——尤其是一班靠他們发了財的大老板們——对他們漠不关心。这是否有

确实的根据，我是不配来判断的。我只敢說，有許多可怜的沒有受过教育的曼彻斯特工人，他們相信在他們的“同胞們”手里所遭受的只是不公平和苛刻。因此竟动摇了那种一切由上帝去支配的信念，而产生了报仇雪恨的思想。

这种不愉快的情况，居然存在在那些因共同利益而結合在一起的人們中間，那些理应紧密团結的厂主和雇工中間。我越是想，越是深切感到：这些有苦說不出的人們所身受的陣陣痛苦，他們历尽顚沛可是得不到那些享乐者同情的痛苦，哪怕完全出于誤会，我也一定要让他們傾吐一下才是。这些象潮水一般去去复来的苦难，摧残着我們工业城市中工人們的心灵，可是除了受难者自己外，却絲毫得不到别人的注意。怎么說，这也得是一种錯誤，因为它所造成的后果使各方面都挨受痛苦，因此，一切的公家法令、私人善举，甚至一点一滴的捐献，都应当迅速付諸实施，使那些工人們可以赶快解除这不幸的誤会。目前，在我看来，他們好象已經被逼到了这一种地步：他們不再悲伤，也不再流泪，因为这些都毫无用处；他們一面咬牙切齿只想詛咒，一面摩拳擦掌准备厮杀了。

我一些不懂得政治經济学，或是做买卖的理論。我竭力使我的写作忠于事实，万一我的叙述附和了或是触犯了某种制度，那么，不論贊成或反对，都并非出于本意。

以我自己来說，那么，那种我认为是曼彻斯特极大多数工人中間所产生着的心理状态，也便是我企图在这篇（一年前完成的）故事里所表达的他們的思想情况，已經从大陆上他們同一阶級最近所发生的一些事件里面，得到了相当的証实了。

一八四八年十月

第一章　神秘的失踪

啊，眞是难受，眞是难受，
一天到晚，不断地干活，
眼看你的左邻右舍，
携男挈女，去寻欢作乐。

瞧，利查紧抱着小娃娃，
瑪丽手搀着幼女吉英，
一家人到处快乐逍遥，
穿过田野，走过香花的小径。
——曼彻斯特民歌

曼彻斯特[1]附近有一片田野，居民們一向叫它做“青草田”；田野里貫穿着一条公共走道，直通二哩外一个小村庄。这些田地尽管又平坦、又低洼，再說，又沒有林木的幽胜（要知平原曠野本来全靠林木点綴风光），却自有一种令人留恋的地方；即使是一个山区的居民，离开了那忙乱嚣扰的工业都市不过半个小时，来到这平淡无奇、却是十足田园风味的农村，也

会觉得城乡之間自成一种对照，不禁心向神往。这里到处可以见到黑白相間的老式农舍②，农舍边上还盖着横七竖八的披屋，好象和目前的邻近城市人口生在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过着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在这里，随着季节的变换，你可以见到收麦割草、耕田耘地等庄稼活儿，城里人看来都十分新奇有趣；那些被机器声和喧嚷声震得耳聋眼花的技工，也可以跑来听听各种富有乡村情調的声音——牛羊的吽叫，挤乳妇的呼喚，以及鸡鴨在旧谷场上唧唧啄啄的声音。你也就不会奇怪，每逢休假的日子，大家都喜欢到这里来消遣散心。某一处的篱磴边，景色特别迷人，要是让你亲眼看见，或是我能描写得恰到好处，你再不会奇怪，大家又总是聚集在这一个地方。近旁有一个清水池塘，浓綠色的深渊里反映出了那些倒挂在水边、遮蔽着阳光的树木。池岸到了晒谷场的近边，方才向下傾斜；这晒谷场是属于一宅我前面所說的那种古色古香、三角形屋頂、黑白相間的农舍的，可是被宅子撇在一边，从这里可以俯瞰公共走道所越过的那一片田野。农舍的門廊上长满了玫瑰花，四周的园子里栽着許多老式的药草和花木，这些全是好久以前种在此地的，当时这园子可說是邻近唯一的药圃，培植着各式各样的花草——玫瑰花、薰衣草、藿香、香油树（放在茶里用的）、石南、石竹、爬墙花、葱蒜和茉莉，杂乱地丛生在那里，好不热鬧。这农舍和园子距离那个篱磴不到一百碼远，前

---

① 英国郎卡郡的工业城市，从十四世紀起便有了紡織工业，工业革命以后，成为有名的紡織中心。

② 英国乡間极多一种砖墙的木屋。砖墙用粉刷，露在外面的木料用黑漆。

后是一大一小两片牧场，牧场中間隔着一道山楂和野蔷薇編成的围篱；靠近篱磴的那一边，据說时常可以找到櫻草；在池边的草丛里难得又有芳香的紫罗兰。

我不知道这是雇主們所规定的假日，还是工人們眼看春光明媚，禁不住大自然的吸引，給自己放了假，可是离现在十年或十二年以前[①]，某天下午，这些田地上挤滿了許多游客。那是一个五月初的黃昏——詩人們还只能算是四月[②]，因为整个上午还下着大雨，一朵朵柔軟的白云被西风吹着飘过蔚蓝色的天空，有时还夹杂着一块叫人担心的灰黯色云团。白天和暖，树上发出了新綠的嫩芽，我們几乎可以眼见它們卜卜跳地获得新的生命，那些杨柳，早晨在水里反映出来的影子还带着棕黃，现在却变成浅淡的灰綠，和春光微妙地交織成一幅色彩和諧的图画。

一群群喜洋洋、鬧嚷嚷的姑娘，年龄都在十二岁到二十岁之間，連蹦带跳地走过来。她們大多数是厂里的女工，穿着她們这一类姑娘出門时經常穿的服装，那就是：一条大披肩，在中午或是天气好的时候，只当披肩用，到了黃昏，或是逢到天气阴凉，可就变成一种西班牙女人的头巾，或是一方苏格兰格子呢，罩在头上，两边下垂，有时在下頷边用別針扣住，看来倒也綽約动人。

她們的面貌都說不上怎样美丽，除了一两个例外，姿色当

---

① 按本书原著出版于1848年。

② 參閱莎士比亚詩句："The April's in her eyes; it is love's spring,"（«安东尼与克里奥佩特拉»第3幕第3场）意譯当作：她眼睛里有四月天的气候；这是情人的春天。

真全在中人以下；她們的头发是深顏色的，梳得光洁端正，眼珠也是深顏色的，但是缺少血色，面带病态。她們能引起路人注意的，只是那种在工人群里慣常见到的聪明伶俐的神情举止。

那里也有許多男孩子，一个个都已經是成人模样了，他們在田野里漫步，正想随便找一个人說說笑話，尤其想和那些姑娘攀談几句；可是那班姑娘偏偏不理不睬，她們并非怕羞，却是自己很有主意的样子，对于这班小伙子的高声談笑和曲意奉承，始終保持着淡漠的态度。到处又有一对对端庄沉靜的人儿，也許是喁喁私語的情人，也許是丈夫和妻子；如果是夫妻，又很少不带上个小孩，多半由做父亲的抱着；有的时候，竟有三四个跟蹌学步的小孩，被捧在怀里，拖在身边，来到这里，整个家庭于是可以一起来欣賞这个天朗气清的五月下午了。

就在那天下午，有两个工人在前面屡次讲到的篱磴边碰见了，互相亲切地打了一个招呼。一个是典型的曼徹斯特人，厂工的儿子，他自己从小就在工厂里做活，成人以后也一直在工厂里工作。他是中等以下的身材，体格也很瘦弱，看样子好象发育不够完全；他的灰白而沒有血色的面容会給你一种印象，觉得他在儿童时代，一定为了工业不景气和缺乏精打細算的习慣，曾經度过艰苦的生活。他的脸上有許多瘢痕，可是五官还算端正，表情也非常誠恳；一切事，他不管好歹，說做就做，內心非常刚强热烈。在我现在所叙述的那一个时期，他善的一面胜过了恶的一面，他那种神情使一个素不相識的人会放心向他請求帮助，相信一定能得到允許。他的妻子在边上陪着他，也許不用夸张，她可以算得上一个美貌的女人，虽然

她现在眼睛也哭肿了，而且不时把围身蒙住了脸。她有农村女子的那种清新秀美，面容上又带着些不太懂事的神情，那也是农村居民和都市居民不同的一个特点。她怀了孕，快足月了，这也許是使她过分伤心，自己不能控制的原因。他們所遇见的朋友，比較我方才描写的那个人长得要漂亮些，可是沒有他那样聪明，看上去极誠恳，满怀着希望，虽然年紀大些，举止态度却更来得年青活泼。他輕手輕脚地捧着一个婴儿，他那清瘦多病的妻子，一拐一拐地走着，怀里也抱着一个年龄仿佛的婴儿，那是一对双生子，看来母亲的虛弱体质已經遺传到了他們身上。

我后讲的那个男子先开口，他的愉快的脸上突然罩上一种同情的表示。"啊，約翰，你近来怎么样？"他又接下去輕輕地問，"爱絲忒有消息嗎？"同时，他們的妻子也象老朋友一般地打了招呼，那双生子的母亲又低軟又和婉的声音却使巴頓太太重新啜泣起来。

"好吧，娘儿們，"約翰·巴頓說，"你們路已經走得不少了。我的瑪丽不出三个星期就要坐褥了；你呢，威尔逊太太，一向又是弱不禁风的。"他說得很和气，听的人不会不高兴。"你們坐在这里吧；现在地上的草該干透了，你們这两位娇滴滴的人儿全是着不得凉的。"他跟着又温順体貼地說，"慢着，这是我的手帕，把它铺在地上好了，你們女人家是舍不得把衣服弄脏的。啊，威尔逊太太，把娃娃給我，让我来替你抱着。你和瑪丽談一会儿，安慰安慰她，眞可怜，她为着爱絲忒的事心上总是不快活！"

一切布置好了，两个女人便在她們丈夫的蓝布手帕上坐

了下来，两个男人，每人抱着一个婴儿，一路往前走去。巴頓离开了他的妻子，立刻变得愁容满面。

“那么你一点沒有得到爱絲忒的消息嗎，这个可怜的姑娘？”威尔逊問。

“沒有。我想起来也不会有什么消息的，我相信她是跟了人走了。我的老婆在发愁，以为她投了河，可是，我对她說，沒有人会穿了漂亮衣服去投河的。布拉晓太太（她寄寓的地方的那个女房东，你知道）說：她最后一次看到她是在上星期二，她从楼梯上下来，穿着星期天出門穿的那件衣服，帽子上换了条新絲带，手上戴了手套，装扮得活象是她一直想做的那种大家閨秀一样。”

“她当眞是一个十分美丽的姑娘！”

“她的确挺好看，所以更叫人可惜，”巴頓叹了口气說。“你看那些白金汉郡到这里来做工的人和我們曼彻斯特人完全不是一个样儿。曼彻斯特姑娘們不会有我的妻子和爱絲忒那样鮮紅的面頰，灰色的眼珠和漆黑的睫毛（連眼珠也变黑了）。我从来沒有见过象她們这样美的一对姊妹，从来沒有！說起来美貌眞是一种可怕的陷阱。爱絲忒太自高自大了，怎么也管不了她。我要是稍微劝她几句，她便会大发雷霆。眞的，我的妻子把她纵容惯了。你知道，她年紀比她大得多，簡直象是她的母亲，什么事都替她做。”

“我簡直想不到她会离开你們，”他的朋友說。

“女孩子們进厂干活，最大的坏处就是这种地方。她們有工做的时候赚到了錢，自己可以养活自己。我决不让我的瑪丽① 进厂做工，这一点我是拿定了主意的。你知道，爱絲忒爱

在衣装上用錢，心想这样才配得上她那张漂亮的脸蛋，后来老是很晚回家，我只得老实不客气說了她几句。老婆觉得我說得太重了，我可是要她好，我当眞是很爱爱絲忒的，哪怕全是为了瑪丽的关系。我說：'爱絲忒，你老是涂脂抹粉，騷形怪状，别人家规规矩矩的妇女全上了床，你却还在外面蹓躂，要是尽这样下去，你当心你会得到怎么一个下场！爱絲忒，你会变成一个娼妇。那时候，不管你是我老婆的妹妹，我可不准你跨进我的門檻！'她于是說：'約翰，你不用操心，我现在就收拾了东西离开你們好了，我决不再待在这里听你用这种話来称呼我。'她涨紅了脸，象一只火鸡，眼睛里簡直要冒出火来。可是她一看见瑪丽在哭(因为瑪丽最怕家里人斗口)，便走过去吻着她說，她并不象我說得那样坏。以后我們讲話客气了些，可不是，我告訴过你，那姑娘的面貌生得好，性情又活泼，我原是喜欢她的。但是她說(当时我觉得她說得入情入理)，要是她到别的地方去住，不时来看看我們，大家的感情会好得多呢。"

"原来你們的感情沒有完全破裂。人家都說你把她攆了出去，以后也从沒有跟她来往。"

"一般人总喜欢說人家坏話。"約翰急躁地說。"她住开以后，还来看过我們好多次。再上一个星期日，不，就是上一个星期日，她还到我們家里来和瑪丽一起喝茶呢，这就是我們最后一次看见她。"

"她的态度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嗎？"威尔逊問。

---

① 約翰·巴頓的妻子和女儿，名字都叫瑪丽。此处指女儿，紧后面又指妻子，請讀者自己領会。

"那我說不上。事后我也想起过几次，她好象比較文靜，也比較老成、温柔，又有些羞怯怯的样子，不象以前那样撒野，滿屋子都是她的声音。她来的时候将近四点钟，正是下午祁拜堂人散的时候，她到了便把自己的帽子挂在她住在家里时常挂东西的那个釘上。瑪丽坐在椅子里搖摆着，心里十分不自在；她坐在瑪丽身边的一张矮凳上，我記得当时我还想过，她是多么漂亮的一个姑娘。她一会儿笑，一会儿哭，但是很温柔，很文靜，象一个小孩子，我簡直不忍再去駡她，况且瑪丽也已經够煩恼了。我只記得說了一句話，說得也极不客气。她挽住了小瑪丽的腰——"

"你不能再叫她小瑪丽了，她现在长得越发俊俏，附近的小姑娘們有誰比得上她，眞象她媽媽呢。"威尔逊打断了他。

"我叫她小瑪丽，因为她媽媽的名字叫做瑪丽。再說，我方才正在告訴你，爱絲忒当时对瑪丽做出一种逗引的样子。'瑪丽，'她說，'你要不要我什么时候把你接了去，做一位大戶人家的太太？'我实在听不慣人家对我女儿讲这种話，我就說：'你可别把这种不三不四的話說給我女儿听。我可以告訴你，我宁可她将来依照《圣經》上的指示，拿自己的汗珠去换面包，哪怕永远吃不到黃油，我也不要她做一个茶来伸手飯来张口的闊太太，白天在商店里打混，晚上在鋼琴面前怪叫；等她爬上床去的时候，这一天里除了对她自己，对上帝創造的人类簡直一絲一毫沒有好处！'"

"你对那些上等人总是看不上眼，"威尔逊說，他朋友看他生那么大的气，觉得有些好笑。

"可是他們对我倒做过些什么好事，能叫我喜欢他們呢？"

巴頓問，心中的怒火使他的眼睛炯炯发光；他继續憤慨地說：“要是我生了病，他們会来服侍我嗎？要是我的孩子病得快死了（就象我們可怜的湯姆，蒼白的嘴唇瑟瑟地抖，只因我沒法給他好一些的东西吃），財主們会带了药酒、肉汁，来救他的小性命嗎？要是工厂生意不好，我一連几个星期找不到工作，冬天来了，冻着寒霜，刮着大风，火炉里沒有煤块，床上沒有鋪蓋，几件破衣服包不住一把瘦骨头，如果他們的宗教不是騙人，財主們不应当把他們堆积在那里的东西分一些給我嗎？要是我立刻就要断气，瑪丽（上帝保佑她！）焦急得走投无路，我知道她一准是那样；”說到这里，他的声音有些发顫，“会不会有一位財主太太走来，把她带到自己家里去暂且住下，等她精神恢复以后，再出去找事做，寻飯吃呢？不会的。我告訴你，穷人，只有穷人，才会帮穷人的忙。你也不必在我面前弹那种老調，說什么財主們并不知道穷人遭受着这样的苦痛。我說，他們要是真不知道，就該設法去知道。我們有气力上一天工，就給他們做一天奴隶；我們流了血汗，他們掙了家业，可是两方面完全隔絕，象两个不同的世界，当真的，好比«圣經»里的財主和乞丐[①]一样，他們中間有着一条跨越不过的鴻沟；可是我也明知道哪一方面占得了便宜，”他冷笑着結束了这一番議論，笑声里一些沒有愉快的成份。

“好吧，朋友，”威尔逊說，“你說得也許全对，可是我现在最关心的是爱絲忒——最后一次你听到她的消息是在什么时

---

① 財主和乞丐，原文“Dives and Lazarus”，见«新約：路加福音»第16章第20节。

候?”

“啊，她在那一个星期日晚上亲亲热热地和我們道别，吻了老婆瑪丽，也吻了女儿瑪丽(假如不許我称她小瑪丽)，又和我握了手。她样子很高兴，因此我們沒去理会那亲吻握手还有些什么别的意思。可是到了星期三晚上，布拉晓太太的儿子把爱絲忒的箱子送了过来，跟着布拉晓太太自己又把钥匙送了来。我們談起了，方才知道爱絲忒告訴她要搬回我家来住，因为沒有預先通知，愿意多付一星期的房租；在星期二晚上，她就带着一个小包裹走了(我已經說过，她最好的衣服全穿在身上)。她还嘱咐布拉晓太太說，那个大箱子不要紧，等有空的时候再送来好了。因此，她以为爱絲忒一定在我家里。她讲完以后，我的妻子突然喊叫一声，昏厥过去。瑪丽急忙拿了水給她媽喝，我也尽担心着我的老婆，把爱絲忒一古脑儿丢在脑后了。第二天我去打听所有的邻居(我們的和布拉晓太太的邻居)，可是他們沒有一个看到过她，或是听得人談起过她。我还去問过一个警察——那家伙倒是个好人，往常我因为他穿了制服，从来沒有和他讲过話——我問他能不能为我們調查一下。我相信他曾經問过旁的警察；有一个說星期二晚上将近八点钟的时候，他看见过一个象爱絲忒那样的小娘儿，腋下挾着一个包裹，在霍尔姆教堂[①]旁边搭上一辆出租馬車。我們不知道車子的号碼，所以也无法追究下去。我眞替这位姑娘担忧，不管是长是短，反正已經出了岔子，可是我更替我的老婆发愁。她除了我和瑪丽以外，最亲爱的就是爱絲

① 霍尔姆教堂是曼彻斯特較大的教堂之一。

忒；而且自从小湯姆死了以后，她的身体从来沒有复元。现在，让我們回到她們那里去吧。你的老婆大概已經劝过她了。"

两个男子放快了脚步走回来，威尔逊表示他們还应該象从前住在貼邻时一样。

"我們的爱丽思依旧住在理发匠街十四号的地下室，如果你的妻子感到寂寞，你只要通知一声，几分钟內她就会走来和她作伴。虽然我是爱丽思的弟弟，也許我不便这样說，可是我敢担保，誰也不能象她那样愿意替人家帮忙出力的。就是洗了一天的衣服，里弄里倘然有什么孩子生病，她总是自己跑去陪夜，哪怕第二天早上六点就得工作，她一样会坐到天亮。"

"她是一个穷女人，懂得穷人的苦楚，威尔逊，"巴顿回答；他又接着說，"非常感謝你的好意，我也許要麻煩她不时来和我的老婆作伴；要是我去做工，瑪丽上了学，她一定会非常煩悶。看，瑪丽来了，"父亲的眼睛里頓时发出了光輝，因为在远处一群女孩子中間，他看到了他的独养女儿：一位十三岁左右的健康的姑娘，她跳跳蹦蹦地走过来和父亲招呼；让我們可以看出，这个峻顏厉色的人却有着一副柔軟的心肠。那两个人走过了最后一座籬磴，瑪丽落在后面采摘些山楂花的蓓蕾，一个身材高大的小伙子走过她的身边，搶着吻了她一下，口里嚷着，"别忘掉老朋友啊，瑪丽。"

"那么，記住了你的老朋友吧，"那女孩子满脸涨得煊紅——不是害臊，是生气——在他面頰上摑了一記。她讲話的声調把父亲和他的朋友叫了回来。那男孩子恰好是朋友的大儿子，比那对双生子要大十八岁。

"喂，孩子們，不必亲嘴和斗口了，你們每人来抱一个娃

娃，要是威尔逊的手臂和我的一样，那也該累透了。”

瑪丽赶上前去从爸爸手里接过了那个小娃娃，原来女孩子都喜欢嬰儿，她并且知道她母亲不久也要生产了。小威尔逊也哄着他的小兄弟，完全改变了他那种撒野和頑皮的样子。

“双生子在穷人身上真是一副沉重的担子，上帝保佑他們，”那个一半驕傲一半劳頓的父亲說着，重重地在嬰儿脸上吻了一下，然后把他交給他的大儿子。

第二章　曼彻斯特的茶会

璞丽①，把水壶放上，
　　我們喝茶吧。
璞丽，把水壶放上，
　　大家喝茶吧！

“老婆，我們回来了，你們不怕我們会失踪吧？”威尔逊兴冲冲地說，那两个女人都站起身来，伸了伸腰，准备起步回家。巴頓太太虽然还沒有十分快活，可是已經不象方才那样忧郁，因为她已經把心事向她的朋友尽情訴說过了。巴頓邀請大家一块儿从“青草田”回到他家去喝茶②，她更是滿脸表示欢迎。只有威尔逊太太略微推辞了一下，她怕回家太晚，对那一对双生的婴孩不大方便。

“不要多讲了，太太，”她的丈夫和善地說。“你不知道这一对小家伙不过十点钟不肯睡觉嗎？你不是可以象母鸡保护小鸡一般，用你那条大围巾把一个孩子裹在里面嗎？另外一个我宁可揣在口袋里，也不肯不上巴頓家去，我們离开自己的家反正很远呢。”

“我可以再借一条围巾給你，”巴頓太太提議說。

“好，只要能上你家去，随便怎么样都可以。”

事情就那样决定了。两家人一起走回去，經过許多沒有修建完成的小巷，这些小巷都差不多是一个样子，很容易使人攪錯了迷路。可是我們的朋友一步也沒有多走，进了大街，拐上个弯，穿出了一条小巷，就来到一个地面鋪得很平的院子里。这个院子里的房屋，后背全朝向外边，中間橫着一道水沟，洗衣服、洗碗盞的脏水都傾倒在里面。住在院子里的女人正忙着在一条条绳子上把便帽、衣衫、枕套、被单等收下来。那些东西原先挂满了一院子，挂得又很低，要是他們早回来几分钟，他們便得弯下半个身子才能过去，否则半干半湿的衣服准会碰在他們的脸上。郊外空曠的地方，时間好象还早，可是在房屋拥挤的院子里面，輕雾弥漫，黑夜已經降临了。

威尔逊夫妇和那里的許多妇女彼此打着招呼，因为不久以前他們也住在这个院子里。

两个粗野的男孩子，站在一个收拾得不很整齐的家門口，看见瑪丽·巴頓（女儿）走过，就嚷了起来，“你們瞧：璞丽·巴頓有了情人了！”

这当然是指小威尔逊；他偷偷望了她一眼，看她有什么表示。他见她气得脸都变了，后来和她讲話，她簡直睬也不睬。

巴頓太太从口袋里拿出了門上的钥匙；走进屋子，眼前一团漆黑，只见有一小点亮光，象是个猫眼睛；这原来是炉火，給

---

① 璞丽（Polly）是瑪丽（Mary）的爱称。

② 喝茶：此处指“high tea”，簡单的晚餐。

一块大煤盖住了。約翰·巴頓把那块大煤搗碎，滿屋子便立刻光亮和暖了起来。巴頓太太又湊着煤火点起一枝蜡烛，可是炉火熊熊，这一点儿黄色的烛光簡直跟沒有一样。她把蜡烛插进錫制的烛台里，又对各处张望了一下，心中只是在打算怎样来招待客人。那屋子还算宽大，布置得也相当舒适。你走进房来，右面是一个狹长的窗戶，配着宽闊的窗檯，窗戶两边挂着蓝白相間、棋盘花紋的窗幃，现在全給拉上了，让老朋友們可以在屋子里安閑地欢乐团聚。两棵摆在窗檯上的天竺葵，因为沒有修剪，长了很多叶子，也帮同来挡住室外人的窺探。火炉和窗戶中間的屋角里有一只碗橱，里面装满了杯碗盆碟之类，还有許多說不出名目的东西，旁人会以为一些也沒有什么用处——譬如說，墊在刀叉底下以免弄脏台布的那种三角玻璃片之类的东西。可是巴頓太太对她这些碗盞家具一定十分看重，因为她把碗橱的門敞开着，不自禁地带着一种顾盼自豪的神气。在房門和窗戶的对面便是楼梯，还有两扇門，靠近火炉的一扇，开进去是一个小灶間，那揩碗洗碟等肮脏工作全是在这里做的；几个木架子便是伙食房和儲藏室。另外一扇門要低得多，通着楼梯底下一个小煤間，从那里直到火炉边上，铺了一块色彩鮮艳的漆布。屋子里仿佛堆滿了家具，可见得有过一个时期工厂的生意很好。窗戶底下是一只有三个大抽屜的柜桌。火炉架对面有一张桌子，我应該叫它盆布魯克桌[①]，可是因为是松木做的，我不知道配不配这样的称

---

① 盆布魯克桌(Pembroke table)：是一种英国式的桌子，桌面两边附着釘有鉸鏈的两块活片，可以张开来，支在活动的台脚上。

呼。桌子上面有一只翠綠色的日本漆茶盘，靠着墻摆在那里；茶盘中央还有一对朱繪的，拥抱着的情人。熒熒的火光在上面跳动，尽管成年人不象小孩子那样觉得它好看，可是屋子的这一边的确是紅顏綠色，非常热鬧。那里还有一只大紅漆的茶叶罐，相映成趣，更显得灿烂夺目了。碗橱对面的墻角上放着一张日常用的独足圓台。假使你脑子里有了这些印象，再加了墙壁上印着的顏色浅淡、可是綫条分明的图案，那么，你就可以想象得出巴頓家布置的大概了。

他們把那只茶盘取了下来；在碗盞叮当声开始以前，两个女人先把戶外的衣着脱掉，叫瑪丽拿上楼去。接着便听见主人們喁喁私語的声音、数鏠币的声音，威尔逊和太太碍着禮貌不去参加；明知道是在商量着怎么来款待他們，将来他們自己做主人的时候，当然也会一般地高高兴兴来准备。所以他們只是忙着照管孩子，假装不听见巴頓太太吩咐瑪丽的那些話。

“好瑪丽，赶快到巷口轉角上第平家去买些鸡蛋（你可以替每个人买一只，那是五便士），再看一看那里有沒有好的火腿，跟他买一磅。”

“来它两磅，太太，你不要舍不得用錢，”丈夫凑上来說。

“好，就买一磅半，瑪丽。要昆布兰的火腿。威尔逊就是从那个地方来的，他尝到家乡的口味一定喜欢——还有，瑪丽，”看她立刻想走，便又喊住了她說，“你得再买上一便士的牛奶，一只面包——記住了，要新鮮的——还有，还有，——沒什么了，瑪丽。”

“不，还有，”丈夫說，“你还得买六便士的甜酒，和在茶里

喝；你到‘葡萄’去买。你还得到爱丽思·威尔逊那儿去；他說她就住在轉角那儿，理发匠街十四号的地下室，”——后半句是对他老婆說的——“請她来和我們一块儿喝茶；她看到她兄弟一定会高兴，况且还有吉英和那一对双生子呢。”

“要是她来，还得带一副杯盘，因为我們只有六副，这里已經有了六个人了，”巴頓太太說。

“别麻煩了，杰姆和瑪丽可以合用一个杯子。”

但是瑪丽暗地里决定，别忘了叫爱丽思把她的一副杯盘带来，她才不愿意和杰姆合用什么东西呢。

爱丽思·威尔逊才从外面回来。她整天在野外采集煎湯合药用的野草，原来她除了尽心竭力为人家看护病人，和浆洗衣服来維持生活之外，还辨认得药草，又知道許多丹方。天气好，要是沒有什么生意上門，她便时常到各处荒径里和草坪上采药，能走多远就走多远。这个晚上，她正采了許多蕁麻回来，一到家里便点起了蜡烛，把它們一束束挂在地下室空隙的地方。这房間收拾得十分整洁，墙角边放一张簡单的床鋪，一头是棋盘格花紋的帐幔，另一头却只有粉刷的墙壁。地下鋪着泥砖，眞是一尘不染，但是很潮湿，好象上回冲洗以后，再也不肯干了。地下室的窗口对着街道，因为怕小孩子們扔石子，装上一面百叶窗，又挂满了从籬笆上、沟渠边和田野間采来的奇形怪状的野草，我們一向以为这些东西完全沒有用处，可是穷人时常拿来当药用，药性很猛，不是吃好，就是吃坏。那屋子里到处挂着药草，光綫也受了障碍；药草在风干的时候，随时散发出一种不大好聞的气味。另外一个角落里，有一个旧木板做成的吊架，上面堆积着爱丽思珍藏的各种零碎物件。她

的一些碗盞都摆在火炉架上，烛盘和火柴匣也放在那里。一只小碗橱，底层安置煤块，上层放着面包、雀麦粉、油鍋、茶壶，还有一只鉄皮小鍋子，平常拿来烧开水，有时候就在里面为邻居的病人煎煮湯药。

她回到家里，又冷又累，正想用半干的树枝和带湿的煤块生起火来，却听得瑪丽在敲門。

"进来，"爱丽思說，可是她想起为了准备过夜，房門已經落閂，立刻过去把閂子拔掉。

"是你，瑪丽·巴頓！"她借着烛光认清了那姑娘的面貌，惊訝地說。"我还是以前在兄弟那里常常看到你，你长大得多了！进来，姑娘，进来。"

"劳駕，"瑪丽說，几乎喘不过气来，"媽媽請你去喝茶，还要你带一副杯盘，乔治和吉英·威尔逊全在那里，还有那一对双生子和杰姆。請你快些去。"

"啊，你媽媽眞是太好、太客气了，謝謝，我一定来。慢着，瑪丽，你知道你媽媽有沒有春天泡湯喝的蕁麻？要是沒有，我来带一些給她。"

"我想她不会有的。"

瑪丽象野兎子一般地跑掉了。一个十三岁的女孩子，什么事都想自己作主，自然觉得花錢买东西比邀請客人更有趣味。她办貨办得很好，很能干，带回来一小瓶甜酒，一只手里是鸡蛋，另一只手拿的紙包，里面是半精半肥、熏得噴香的昆布兰火腿。

她早已回到家里在煎着火腿了。爱丽思却拣好了蕁麻，熄灭了蜡烛，又鎖上了門，才拖着疲乏的脚步到巴頓家来。这

里比她那个簡陋的地下室不知要舒服多少。啊，她并不想比較，只是，她不能不感觉到炉火的温暖，屋子里每一个角落都映耀着它的光亮，还有厨房里透出来的各种香味，还有开水壶里发出来的亲切音調和煎火腿时嗞嗞的响声。她行了一个老法的屈膝禮，关上了房門，亲亲热热地过来回答她兄弟兴高采烈、喜出望外的招呼。

现在，一切都已准备舒齐，大家便坐了下来。威尔逊太太坐了宾位，便是火炉右边那只摇椅，喂着孩子吃奶；她的丈夫坐在对面的安乐椅里，用牛奶浸湿的面包喂給另外一个孩子吃，想叫他安靜下来，可是办不到。

巴頓太太为了禮貌关系，只是坐在茶桌前替客人們斟茶，虽然心里放不下，不时回过头来望望，怕火腿煎得不好。瑪丽却在打鸡蛋，翻火腿，对自己的烹飪手段觉得很有把握。杰姆局促不安地靠在框桌上，粗声粗气地回答姑母的問話；他觉得她仍旧当他是一个小孩子，可是他却自以为是个小伙子，而且还不是太小的小伙子呢，因为再过两个月他就十足十八岁了。巴頓得意洋洋地在火炉和茶桌中間打轉，只是他仿佛看见老婆的脸色一会儿紅，一会儿白，好象有什么痛苦似的，未免感到美中不足。

最后，茶会正式开始，刀叉碗盞响了，大家都不再讲話，因为他們全餓了，一张嘴忙不过来。爱丽思首先打破了沉默，她举起茶杯，似乎敬酒的样子，她說："祝我們大家欢聚——别时容易见时难！"

她立刻感觉到这句話說得太不凑巧。每一个人都想到了爱絲忒，失踪了的爱絲忒，巴頓太太把盘子放了下来，禁不住

眼泪直往外涌。爱丽思恨不得把自己的舌头咬下来。

这个晚上，大家头上好象都浇了一盆冷水，虽然可以安慰的話在田野里早已說完，可是看着巴頓太太不断地淌着热泪，大家都想再說些什么来安慰她，一点沒有兴趣去談旁的事情。乔治·威尔逊，他的老婆和孩子都走得很早；临走以前，虽然方才的談話不大順利，他們表示希望时常有这种聚会。約翰·巴頓也满口贊成，又說一等到他老婆身体复元，他們立即可以举行。

“我下次决不敢再来打搅了，”可怜的爱丽思在想，她走到巴頓太太跟前，十分抱歉地抓住了她的手說：“你眞不知道我說了那句話以后心里怎样不好受呢！”

可是，出乎意料之外，巴頓太太把手臂圈住了她的頸項吻着，这使得自怨自艾的爱丽思快活得眼泪也流了出来；巴頓太太又对她說：“你一些沒有坏意，这全是我自己想不开，爱絲忒出了那件事，到现在还沒有下落，我总是不能安心。晚安，不要再去想它了。愿上帝保佑你，爱丽思。”

爱丽思后来有許多次想起那天晚上的事，念念不忘巴頓太太的那种和善体貼的言辞。但是，当时她所能回答的只是：“晚安，瑪丽，愿上帝保佑你！”

第三章　約翰·巴頓的灾难

> 早晨到来眞是又黯淡，又凄凉，
> 　　一陣雷雨又加上了几分寒凜，
> 她已經把她宁靜的眼皮闔上——
> 　　她有的是和我們不同的早晨。
>
> ——胡特①

正在那一天的半夜里，巴頓家的一个邻居被一陣敲門声从辛苦工作后的熟睡中喚醒了；她起先还当作是一个梦，后来知道的确有人在叫她，于是連忙开了窗戶，問是哪一个。

"我——約翰·巴頓，"他回答說；他受到了过分的刺激，說起話来，声音抖得厉害。"我的老婆要生产了，我得赶快去找医生。她的情形很不好，为了上帝的慈爱，請你过去照看一下吧。"

那邻居的妇人匆匆忙忙把衣服穿好，窗戶还沒有关上，只听得黑黝黝、靜悄悄的小院子里，送过来一陣陣呼痛的声音。不到五分钟，她已經来到巴頓太太的床边，接替了惊惶不知所措的瑪丽；她的眼睛里沒有泪水，脸色惨白，可是保持着沉靜，

一声也不响，只是神經紧张，有时禁不住牙齿捉对儿厮打。

呼痛的声音愈来愈厉害了。

門鈴响了好久，医生方才听到；又費了不少时候，方才弄清楚来請他去急診的是什么人。他又叫巴頓等着他穿起衣服来，免得自己找寻地方会多費时間。巴頓等着他下楼，只急得在門口連連頓脚。他們一起走的时候，巴頓拔脚飞奔，医生有好几次要求他走得慢些。

"她情形很不好嗎？"他問。

"坏极了，我从来沒有看见过这样坏，"約翰回答。

不是的！她已經不会更坏了——她永远休息了。呼痛的声音已經停止了。約翰来不及仔細听，他走进了前門，等不及点枝蜡烛照医生上楼，——他自己走慣了——一忽儿就来到楼上的房間里，可是他那千恩万爱的妻子已經死去了。医生靠着壁炉的光綫摸上楼来，看见邻居那一副惊駭的神气，便立刻了解到实际的情况。屋子里寂靜无声，他照例踮起了脚尖，輕輕地走到床边；那个可怜的瘦弱的躯体现在已經不可能再受到什么惊扰了。她的女儿跪在旁边，竭力压制住自己的哽咽，把头埋在被单里，几乎塞满了一嘴。丈夫站在那里，好象失去了神志。医生低声問了邻居几句話，轉过身来向着巴頓說："你必須到楼下去。这可是一个极大的刺激，但是你得放些勇气出来。下去吧！"

他一任他們摆布，走下了楼，一看到椅子便坐了下去。他

---

① 胡特(Thomas Hood, 1799—1845)：英国詩人，曾写过一些同情貧困的劳动人民的詩歌。

沒有了希望。她臉上的死容太明显了。可是，他只要听到一两下特别的声响，他的脑子里立刻又有了一种念头，觉得他妻子也許只是昏迷、发厥，或是别的什么，但决不是死！啊，不是死！他正想跨上楼去，可是又听得楼梯上医生的沉重稳慢的脚步声，这才明白楼上发生的那件事是千眞万确的。

“什么也救不了她——她神經受到过什么打击，”他一路这样說下去，听的人都不在意，过后想起却很値得玩味；这些話当时沒有多大的意义，可是記在心里，将来自会发生作用。那医生看着这种情况，也替那丈夫感到悲痛；可是自己瞌睡得很，心想还是走的好，因此向他道了晚安——见他并不理睬，便自己开門走了。巴頓却象木头一般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一响也不响。他也听到楼上的声音，也懂得是什么意思。他听到她們把他妻子平时放置衣服的，木料膨胀、不易推动的抽屜，硬拉了开来。他看到邻居走下楼来，东碰西撞地在寻找肥皂和清水。他很知道她要些什么，为什么要那些东西，可是他一句話也不說，也不去动手帮忙。最后她走了，讲了些安慰他的話（一套老話他听也沒有听进去），她又提到关于瑪丽的什么事，可是他神志昏迷，弄不清楚她指的是哪一个瑪丽。

他竭力要叫自己相信，他的妻子是当眞死了。他的脑子里于是又回想到过去的一些日子、一些和现在完全不同的情况。他想到求婚的时候，他怎样第一次见到她，一个面目姣好而举止呆板的乡下姑娘，对她在工厂里学习的精細工作，做来实在不太灵活；还有他第一次送給她的礼物，一条玻璃珠的項圈——这条項圈早已擱置在柜桌的大抽屜里預备将来給瑪丽了。他不知道现在是否还在那里，他怀着一种古怪的好奇心去

摸索，因为炉火差不多将近熄灭，他又沒有蜡烛。在黑暗里，他的手碰到堆在那里的茶具——方才大家累极了，所以他要她留着等明天再去洗滌。他又想到了这种日常所做的小事情，当我們所爱的人做了这回以后，永远不再做了，它竟然会发生这样感人的力量。他又想到他妻子每天所做的那种家常瑣碎工作，从此再也不会由她来动手了，格外激动了他的悲感，于是放声大哭起来。同时，可怜的瑪丽当时机械地听从了邻居的指示，帮着一同把死者打扮端正。后来邻居吻了吻她，又讲了些話来安慰她，可是她只在面頰上沉靜地淌下几行眼泪，預备等邻居走了，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邻居走后，她便輕輕地关上了臥室的房門，跪在床边，肠断心碎地尽是搖撼着那张床鋪，口里又不断地重复着下面的几句話："啊，媽媽！媽媽！您眞是死了嗎？啊，媽媽！媽媽！"可是这一連串的問話，对已經脫离世界的人是完全白費的，再也得不到回答的了。

到后来她停住了，因为突然想到这样的任情悲痛会打扰她的父亲。楼下沒有一些儿声响。她看着那个已經改变了的、可是和从前又是十分相象的面容，她弯下身去吻了一下。那种冷冰冰、木僵僵的肌肉，使她心底里起了个寒噤，不自禁地連忙拿起了蜡烛，打开了房門。她这才听到父亲伤心的嗚咽，于是赶快偸偸地走下楼来，伏在他身旁，吻着他的手。起先他沒有注意；他伤心得已經失却了自主的能力。但是她尖銳的抽噎，恐怖的呼号（她再也忍不下去了）震动了他的耳鼓，他便压制住了自己。

"孩子，现在她已經去了，就剩下我們父女两个了，"他低声說。

“啊！爸爸，您要我做什么，告訴我，我一定照您做！”

“我知道你肯听話。你千万不要叫自己忧郁出病来，这是我第一个要求。孩子，你现在离开了我乖乖地去睡吧。”

“离开您，决沒有这回事！”

“咳，可是你一定得这样；你一定得上床去，想法子好好地睡一下，可怜的小姑娘；明天要你做，要你担当的事尽多着呢。”

瑪丽站了起来，吻了吻父亲，悲切切地走上了楼梯，到她睡觉的那个小間里去。她觉得沒有脫衣服的必要，因为她决不会睡得着——决不会，于是和着衣服倒在床上，不到十分钟，年青人剧烈的悲痛已經消失在酣眠里面了。

巴頓的昏迷状态和不能自制的悲痛却让瑪丽下楼来打住了。他倒可以靜下心来，想一想有些什么事要办，应当怎样去筹备殯殮，再算一算昨天請客花了許多錢，如果不能赶快找到工作，重进工厂，那么錢就完全用光了。他曾經加入了一个互助社，因此殯葬費由社里負担。他心里把一件一件的事盘算着。他記起了方才医生的話，想到他可怜的妻子最近为了那个宝貝的姨妹莫名其妙地失了踪而受到的打击，眞使他恨得咬牙切齿。他簡直詛咒着爱絲忒。这一切的祸殃全是她种的因，一切的不幸全是她的輕举妄动造成的。他以前想到她的事情，多少还带些詫异和惋惜的成份，可是从此以后便永远对她痛心疾首了。

約翰·巴頓生命里的“善的一面”在那天晚上离开了他。他和世界上許多善良人中間的一絲牽連，现在已經断裂了。从那天起，邻居們都觉得他好象变了一个人。他的忧郁和峻厉

的神色不是难得而是經常的了。他更来得刚愎了。他对瑪丽却完全不是那种样子，父女之間充分表现出一种神秘的关系，因为最爱他們俩的那个人是已經死去不会回来的了。他对旁人惯常是粗暴蛮横和沉默寡言，但对瑪丽却永远是温順体貼。她比一般和她年龄相同的女孩子来得任性。一方面当然是环境的关系，因为所有的銀錢都要經过她的手来使用，大小家务都凭着她的意思或兴趣去安排。另一方面乃是父亲纵容的緣故，因为他相信她的脑力和心思都有超人的地方，可以完全由她自己去选擇朋友，她喜欢什么时候和他們会面，他也不加干涉。

虽然如此，父亲对他现在开始一心一意在搞的工作却不去向瑪丽說明；她只知道他参加了互助社，对职工会的工作很热心。可是象瑪丽那样年龄的女孩子（就是在她母亲死去二年或三年以后），对于資本家和工人中間的糾紛是不见得会发生多大兴趣的——这在工厂地区是經常酿成騷动的原因，尽管一时平息，商业萧条的时候一定又会重新爆发，而且比以前更加剧烈，原来表面上虽然安静，可是某些人的心头却依旧燃烧着扑不灭的余烬。

約翰·巴頓就是这些人中間的一个。这位可怜的織工始終想不明白，为什么他的老板們能够从原来的房子一次一次地搬到更好的房子里去居住，最后又总是盖造一所比以前所有的房子都来得华丽的住宅；或者从合伙組織里抽回資金，或者卖出工厂，在乡村中置上一大片庄园，可是做織工的人，眼看着这些資財是他和他的伙伴們挣得来的，自己却要身受减削工时、克扣工資、裁員解雇等等的遭遇，老是为孩子們的面

包在不断掙扎。他也知道生意不好，也能了解（至少一部分）已經制成的貨物为了沒有买主銷不出去，因此不能多做新貨；其实只要資本家們也同样吃苦，他就也一定能够忍受，絲毫不出怨言。但是老板們如果一切如常，生活不受影响，他就想不通了，或者用他自己的話来說，他便觉得，"气憤不过"了。紡織工人的住房都已搬空，原先住在那里的工人不得不搬到小房間或地下室去，但是大宅子里的人照样住着不动。工人們得不到工作，一天到晚在街头游蕩，心里挂念着家里面黃肌瘦而口无怨言的老婆、啼饥号寒的儿女，这些他最亲爱的人們都逐漸在丧失健康，接近死亡；但是街上的馬車照旧在疾馳来往，音乐会里照旧是拥滿了长期定座的闊客，高貴奢侈品的店鋪里照旧有着經常的主顧。两方面的对照实在太鮮明了。为什么单单要他們来承受不景气的打击呢？

我知道事实并不眞正是这样；我也知道一切事情的眞相：可是我现在在这里要引起注意的是工人的感觉和思想。眞的，他們好象小孩子一般，从不顧前慮后，市面好的时候他就不再抱怨，也不再想起小心提防或是未雨綢繆了。

然而这里面自有些誠懇篤实的人，他們忍受着种种委曲，口里一句話也不說，但是心里却永远不会忘記，也不肯饒恕那些（他們认为）造成这种灾祸的人。

約翰·巴頓也便是这样的一种人。他的父母都忍受过一切生活的煎熬，他母亲便是为了衣食无着而活生生地給糟蹋死的。他自己是一个工作可靠的好工人，因此相信一定可以得到固定的工作。他而且有一种信心（你也可以說他是缺乏打算），凭借着本人的努力能够来滿足一切的需要，因此平时沒

有絲毫积蓄。所以当老板突然营业失敗，一个星期二的早上，所有工人都带着亨脫先生关厂的消息回到家来，巴頓手里只剩下几个先令[①]了。可是他依然抱着满腔的热望，以为总可以在别的厂里找到工作，所以在回家以前便花了几个钟头到各家工厂里去寻求工作。但是每一家工厂都受到了不景气的影响：有的削减了工作时間，有的在解雇工人，一連几个星期，巴頓只靠着借貸度日。正在这个时候，他的儿子竟得了猩紅热病。这孩子眞是他的心头肉，全副生命的寄托。他們用尽方法把他从生死关口拉了回来，可是这条小性命，依然象是一根空中的游絲。医生說，大病以后身体虛弱，全仗营养，要多吃滋补的东西。当时家里連吃口淡飯薄粥也談不到，这簡直是說笑話！巴頓想法子賒欠，可是小伙食鋪也受了不景气的影响，无从帮忙。他觉得就是去偸窃也算不了罪过，他当眞会去偸窃的，可是在小孩捱命的短短几天里，也找不到一个机会。他自己也沒有飯吃，几乎象一头餓慌了的野狠，可是身体上的苦痛却因为惦念着将要死去的孩子而被扼制住了。他站在一个陈列着許多丰盛的食品的橱窗前面，——一块块的鹿脯，一盘盘的果子冻，还有各种著名的干奶酪，——叫一般过路人看了都馋涎欲滴。亨脫太太正从这家店里走出来！她穿过街头，伙計捧着她为了宴会买的一包包食物跟在后面，把她送上馬車。車門很快地关上，車子便疾馳而去。巴頓心中满怀着怨憤回到家里，他的儿子却早已断了气。

你可以想象得到他对資本家們是怀有怎样的仇恨了。当

---

① 英鎊的輔币，一鎊等于二十先令。

时还自有一批人专門在口头上或是文字上，竭力去燃起工人阶級这种憤怒的火焰；他們知道用什么方法和在什么时候来激发这种危险的力量，他們利用他們的知識来达到他們的目的，对于任何方面都不留絲毫余地。

所以，一方面瑪丽任着自己的性子干下去，一天比一天变得鋒芒，也一天比一天长得俊俏，一方面她的父亲却在职工会大会上做过了許多次的主席；他是代表們的朋友，自己也想做个代表，他是个宪章派①，愿意为他的組織采取一切的行动。

那时候工厂情形还很好，所以这一种感情不过是属于理論上的，而不是属于实际上的。他目前最实际的念头是要設法让瑪丽去做一个时装店的学徒；为了种种理由他总是不愿意叫一个女孩子进厂做工。

瑪丽总得要做些事情，我已經說过，进厂是不用再考虑了，此外还有两条路——一条是去帮佣，另外一条就是去做时装店的学徒；那第一条路是瑪丽决心不愿意走的。要是她父亲反对她这种心愿，当然我也不知道結果会怎么样；可是她父亲也正是舍不得和她分离，她是他心上唯一的安慰，家里唯一可以談話的对象。而且，按他对上流社会的意见和感情来說，他觉得家庭帮佣是一种奴隶制度；在主人方面是增添些不必要的排场，在佣人方面却牺牲了白天休息和晚上安眠的权利。

---

① 1836 年英国突然爆发的經济危机将成千工人赶到了街头。当时伦敦工人組織协会，为爭取普选权而斗爭，并起草提出《人民宪章》，以备向国会提出請愿（內容要点之一是取消财产資格的限制）；同时在工人組織中普遍爭取签名，成为全国性群众运动，先后签名的近一千万人，这就是“宪章运动”，“宪章派”的名称也由此产生。

他这种夸大的反感究竟有多少事实上的根据，那得由讀者去判断了。瑪丽本人反对帮佣可不是为了这些大道理。三年以来自由惯了(自从她母亲死后,已經过了这几个年头了),她再不愿去受那种种的拘束：时間要有规定；来往的人要有限制；穿什么衣服也得由女主人来作主；还得放弃女性們特别宝貴的权利,从此不能和愉快的邻居去談天說地,或是为遭到不幸的什么人日夜帮忙。况且那个神秘地失踪了的姨母爱絲忒所讲的話也在她身上不知不觉发生着一种影响。她知道自己长得很美；工人們拥挤着从厂里走出来，碰到随便什么人，总是指着她評头批足(不管他們怎样說法),瑪丽早就自己明白了。他們的話尽管听的人不在意，可是自有那些出身和她不同的青年男子，在街上遇见了这位織工的漂亮女儿，乐意和她招呼。一个十六岁的姑娘,有什么缺点也許自己不觉得,要是生得漂亮，她自己却不会不知道。因此她早就认定了她的美貌准会使她成为一个大戶人家的太太；再說,她父亲最是痛恨那种上流人物,她于是更觉得他們值得涎羡；她确信那个失踪的姨母爱絲忒已攀上高枝儿去了。一个佣人一定要时常做粗重的工作,弄得脏手脏脚；在来往的客人面前，都得低声下气来侍应；而时装店的学徒(照瑪丽的想法),衣服一定要穿得象个样子,也不必做粗重的工作,去沾污自己的手或是弄脏自己的脸。我这样地把瑪丽的感触和心思老实告訴你們，幷不是要你們对她永远有不好的印象。要知道一个十六岁的人，不管地位环境如何,都难免有荒唐的幻想。父女俩反复思量,結果是决計让瑪丽去做时装店的学徒。她雄心勃勃地敦促着滿怀不快的父亲先到一家家最高級的时装店去詢問；如果要投进

去做一个帮工，必須要耐多少劳，吃多少苦。他們都要先收一笔費用——可怜的父亲！他就是不請了一天假到四处去打听，也应当早就懂得的。假使瑪丽跟了父亲一同去，結果也許会完全不同，因为人家看见了她的美貌，一定会叫她做一个时装表演員。要是父亲想得到这种情形，准会气得发抖。他后来又去打听第二流的时装店，可是所有的地方都需要一笔費用，他却沒有繳付的能力。他又是灰心又是气恼，晚上回到家来，就說时間工夫全是白費掉的，做衣装終究是一件麻煩事，不值得去学习。瑪丽看出这是一时的气憤話，第二天她便自己去找寻，因为父亲不能再不去上工了。前一天的經过，使她把希望压低了，不到晚上，她便和一位西蒙芝小姐約定，做了她的学徒(虽然这样地称呼，事实上并沒有訂立从师契約)。西蒙芝小姐开的是女式衣帽店，那鋪子設在阿狄克草场过去一条挺整洁的小街上，沿街的玻璃窗里挂着一块黑地金字鑲在枫木小鏡框里的招牌。店里的女工們都称做小姐。瑪丽在这里学艺，应該尽义务工作两年，滿期以后她可以得到午飯和晚茶的供应，每季还可以支領一笔极小的薪水(每季发薪要比每星期发薪文雅得多了)，数目极小，每星期只合到微乎其微的一点儿。夏天她每天六点钟必須上班，头两年得自己带飯去吃；冬天她可以吃了早点再去。每天晚上什么时候回家，那就要看西蒙芝小姐的工作多少来决定了。

瑪丽十分滿意；父亲看到这种情形，虽然嘴里嘮叨不休，心里也就寬慰了許多。瑪丽知道他的脾气，只是逗着他說笑，又高高兴兴地計划着美丽的未来，在他們睡觉的时候，虽然說不上欢天喜地，可是心头輕松得多了。

第四章　老爱丽思的故事

辽闊的天空下，我沒有羨妒的东西；
我問心无愧，一生的光阴也未虛度；
正象一朵玲瓏的紫罗兰，靜靜地
散发着芬芳以答謝上天的恩賜，
又快乐地俯身承受雷雨的洗滌。

——埃利運特①

又是一年过去了。时間的浪潮似乎早已把可怜的瑪丽·巴頓的一切遺迹都湮灭了。她的丈夫依然在想念着她，那是一种沉靜的隐痛，在长夜漫漫里起伏着的思緒；瑪丽也会在一天辛苦以后的熟睡中惊醒过来，在似梦非梦的情景里，看见她的母亲还象"从前"一样，站在她的床边，一手遮住了烛火，带着无限的深情来注視她酣眠中的孩子。瑪丽抹一抹眼睛，重又躺下，她现在已經清醒了，知道这原来是个梦；可是她每逢有什么困难或是煩恼的时候，她总是默默向她母亲求援，她想："母亲要是活着，她一定会帮助我的。"她忘記了她现在已經是成人了，心里的悲痛，就是有伟大的母爱，也不象童年时那般

容易消除；她也沒有想到她自己要比她所怀念的母亲懂事和能干得多。爱絲忒依旧毫无消息，人們也不再疑神疑鬼，都开始把她忘記了。巴頓还是不断到互助社去，在职工会里很活跃；他簡直去得比以前更勤了，因为瑪丽晚上回家，沒有准时刻，忙的时候也許整夜不回来。他最要好的朋友依旧是乔治·威尔逊。虽然他对那些害得巴頓心神不宁的問題沒有多大同情，可是他們中間自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友誼，再加上对过去种种回忆，他們会面时总有一种說不出的高兴。我們的老朋友杰姆·威尔逊，原先是个毛头小伙子，现在却长成一个魁梧奇伟的好青年了。他的面相，叫人一看就知道他很聪明，要不是疏疏落落有了几点麻子，簡直可以說是很漂亮呢。他在一家极大的机械工程行里工作，他們把各种机器和零件运銷到那有沙皇和苏丹的国度里去。他的父亲和母亲不断称贊杰姆，美丽的瑪丽却总是装着沒有听见，明知道他們是要她明白他可以成为一个极好的丈夫，希望她能接受他的一番情意；可是他本人除了在眼睛的动作和面部的表情里流露出一些意思以外，再也沒有勇气說出口来。

在一个初冬的晚上，那个时节里，人們都取出了他們經久耐穿的厚暖的冬衣，暫时不需要添做衣服，所以西蒙芝小姐那里的生意很清淡。瑪丽走在路上恰好碰见爱丽思·威尔逊从一个商人的家里做了半天工回家。瑪丽和爱丽思一向很要好；老实說，爱丽思对这个失去了母亲的女孩子，还有一种特殊的

---

① 埃利渥特(Ebenezer Elliott, 1781—1849)：英国詩人，写了許多描写工人生活的作品。

感情，因为她时常想起她母亲那次寬厚的亲吻，曾使她在許多次睡不着的时候，得到了极大的安慰，因此这位端方的老妇人和那个鮮花怒放般艳丽的年輕女工见了面眞是十分亲热。爱丽思就問瑪丽当天晚上能不能到她那里一块儿喝茶。

"你要是单单和我这样一个老太婆待在一块儿是会觉得沉悶的。可是，瑪丽，我們楼上住着一个十分端正的小姑娘，跟人做針綫，有时也跟人縫縫衣服，她是紡織工人約伯·李老爹的外孙女，沒出嫁，怪好的一位姑娘。瑪丽，你非来不可！我只想介紹你們两人做朋友，她眞是一个挺文雅的姑娘呢。"

爱丽思开始讲話的时候，瑪丽生怕那另一位客人会是她的侄子，可是爱丽思很知趣，就是存心为她亲爱的杰姆拉攏，也不愿意叫双方中有一方感到为难。瑪丽等到听明白以后，就松了一口气，高兴地答应下来。爱丽思頓时忙乱得不可开交！她是难得請人喝茶的；她现在只觉得做主人的責任实在重大得叫她有些担当不起。她赶快回到家中，生起火来；这个炉子不容易生旺……她还去借了一副小风箱来吹火。她平时是从不性急的，要是专为她自己一个人受用，她一定会耐心守着炉火慢慢地燃旺。她又穿上木屐到隔院的水龙头那里灌上一水壶清水，順路又借了一个杯子。杂色的茶托她倒有不少，有时就当菜碟子使用。半两茶叶和三两黃油就把她上半天掙得的工資給花光了，不过这是难得的盛会。平时在家里，她只用药草泡茶，除非有什么想得周到的女东家，家里茶叶多，送了一些給她。她把两张椅子收拾干淨了給客人坐，另外又在两只蜡烛箱上架起了一块木板（当然一些不稳，可是她有經驗，知道怎么样輕輕地坐上去；其实整个儿的設备不过是为了面子好看，

幷不是为了坐得舒服)。这时候火发得很旺了,炉子跟前摆了一张很小很小的圓桌;她那只脫了漆的旧茶盘里放着一把黑茶壶,两只紅白色图案的杯子,一只古色古香的白地青花的杯子,茶托都不是原套(另外一只多余的茶托里放着一块黃油)。一切准备好了,爱丽思得意洋洋地左顾右盼,心想不知还能添些什么,使客人在那天晚上可以更加舒服。她又把桌子跟前的一只椅子搬来,放在我前面讲过的那只悬挂着的木板架底下,自己就站在椅子上面,从架子上的一个松木盒里,取了好多片北方肯培兰和威斯脫摩尔兰特称为"脆面包"的燕麦餅。这种餅很薄,好象拿在手里就会碎,她把来放在空桌子上,相信她的客人們一定也爱吃这种她自己小时候喜欢的东西。她又取出好大一只四磅重的普通面包,以后就坐在一张草垫的椅子里休息——眞是休息,不是装腔。蜡烛就在手头,水壶已經煮滚,茶叶在紙包里放着,一切都准备好了。

門上响了一下!那是瑪格丽脫,住在楼上的青年女工,她听到下面一陣子的忙乱,现在已經安靜下来,便知道下楼做客的时候到了。这位姑娘长得很好看,可是面容消瘦,样子又憔悴;她的服装朴素簡单,身穿一种深色的毛呢长褂,頸項里围着一条褐色的头巾——也可叫作大手帕——前后都用別針扣住。

老妇人懇切地欢迎她,請她坐在方才自己坐过的那只椅子上,她自己就在木板座子上坐定,让瑪格丽脫可以相信,她完全是为了自己喜欢才选取了这个座位。

"我不知道瑪丽·巴頓为什么还不来。她工作时常做得很晚,"爱丽思說。瑪丽依旧沒有来到。

事实是瑪丽正在那里打扮,是的,她觉得到可怜的老爱丽

思家里去，应当要仔細考虑穿些什么衣裳。你当然明白，这不是为了爱丽思，她們俩是够熟悉的。可是瑪丽喜欢叫人对她注意，这一点她时常能达到目的——现在却正有一个素不相識的女孩子要和她会面呢。她于是穿上了那件新做的齐脖子的蓝色毛絨衫，加上白麻布的領子和袖口，姗姗地来到清苦而温静的瑪格丽脫面前。她当眞使她得到了极深刻的印象。爱丽思从来不大注意人家的容貌，也沒有和瑪格丽脫說起过瑪丽是怎样的漂亮，因此当瑪丽一半自負、一半含羞地走进房来的时候，瑪格丽脫簡直看呆了；瑪丽低下了她那又黑又长的眼睫毛，好象对自己煞費苦心去引起的注意，感到討厌。你能不能想象得出爱丽思怎样忙着冲茶，把茶倒在杯子里，問她們喜欢加多少糖，又一次次地請她們吃燕麦餅、面包和黄油？你能不能想象得出她心里的快乐，看着两个餓了的女孩子，把她一大堆的燕麦餅吃得精光，又再三地贊美着她家乡口味的好点心？

“我的媽媽当时碰着北方有便人来的时候，总要帶些燕麦餅給我——上帝保佑她！她知道离开了家乡，吃到这些东西，味道格外好。可是大家都爱吃呢。我在人家帮佣的时候，慣常分一些給我的伙伴，他們都高兴。咳，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快讲給我們听，爱丽思！”瑪格丽脫說。

“沒有什么事情可以讲給你們听呀，好姑娘。家里的人太多，吃口太重了，威廉的爸爸湯姆（你們不认識威廉，因为他是个水手，老是在海外漂泊）先到曼徹斯特来，往家里带了一个信，說是这里的工作很多，男孩子、女孩子都有工做。我的爸

爸便先叫乔治出来(瑪丽,你跟乔治是熟极了的)。正巧我們住的柏香地方沒有什么工作,爸爸說我也不妨出来看看,找个位置。乔治也写信說,工錢在曼徹斯特要比密尔丛普或兰开斯德大得多。好姑娘呀!我那时正年輕,不知天高地厚,只觉得离开家乡到远方去是一件怪有趣的事情。因此,有一天,一个卖肉的从乔治那里带来了一封信,他說他听到有一个位置,我就急着要动身,爸爸也很高兴,可是媽媽一句話也不說,一声也不响。我以后老是想起,她当时看我这样愿意离家远行,心里一定觉得难受,——上帝饒恕我!可是媽媽替我收拾行李,又把她自己好一些的衣服,凡是我穿着合身的都給了我,放在上面的那个小紙箱里。这箱子现在沒有什么用处了,可是我情愿一生不得烤火,也舍不得把它燒掉。这个箱子的年龄快近八十岁了,因为这是媽媽做姑娘的时候买的,她嫁給爸爸的时候,就把所有的衣服装在里面带了来。可是我方才的話还沒有讲完,她当时沒有哭,虽然眼睛里总是含着泪水;我离家的时候,走下那条小径,只见她一直在那里望着我,她的手遮在眼睛上面挡住了阳光——这也就是我最后一次看到她了。”

爱丽思知道自己不久就要到这位母亲那里去了;况且年輕时的悲痛和伤感在年老以前也早就消失了,可是她的样子是那么凄愴,使两个女孩子也受到了感动,心里都在为那位死去多年的可怜的母亲叹息伤心。

“你以后沒有再见过她嗎,爱丽思?她活着的时候你沒有回过家嗎?”瑪丽問。

“沒有,一直沒有。我有好多次打算要回家。我现在还打

算着，希望在上帝召我以前能回去一次。我在帮佣的时候，老是省下錢来，想要回家过一个星期，但不是这件事出了岔子，就是那件事不凑巧。我請了七天假，可是日子到了，先是太太的小孩儿們出了痧子，他們一个个全要我当心，我沒有法子离开他們。后来太太自己病了，那我更不能走开。你們知道，他們家开着一个小鋪子，主人又爱喝酒，只剩下太太和我两个人来照管小孩，照管店鋪，还要做飯洗衣服。”

瑪丽觉得她幸亏沒有去做帮佣，又把心里的話說了出来。

“啊，姑娘，你不知道帮人家有多大的快乐，我那时眞高兴，高兴得好象在自己家里一样。到了第二年我又想抽空回家，太太也答应給我两星期的假。整个冬天我时常晚上不睡觉，赶着拼拼凑凑地亲手来做一条被头，带給媽媽。可是主人死了，太太离开了曼彻斯特，我又得重新去找工作了。”

“可是，”瑪丽打断着她說，“我却以为这正是回家的好机会啊。”

“不，我不是这样想。你要知道，如果我有着职业請假回去，还带些錢貼补貼补爸爸，那和我空手回去反而增加了他的負担是完全不同的。再說，我回去以后，万一此地有工作，我怎么会知道呢？这样一想，我觉得还是不回去的好，可是也許回去了更好，因为我还能看见媽媽一面啊。”这时候，可怜的老妇人，显出一种不知所措的神情。

“我相信你一定是朝着正路上走的，”瑪丽和婉地說。

“啊，好姑娘，一些不錯，”爱丽思昂起了头，带着比較愉快的口吻說，“你說得一些不錯，我把一切交給上帝去安排了。到了第二年的春天，我把被头的里子也做好了，誰想有一个晚

上，乔治却走来对我說，媽媽已經死去，我真难受极了，又难受又伤心。我此后不知有多少个夜晚，总要流泪痛哭；白天沒有工夫哭，因为那个太太的规矩很大；她也不許我回家去送葬；其实她就是許我去也来不及了。来的信不知道怎么有了耽誤（那时候的邮政比不上现在的邮政），乔治当天晚上就乘着长途馬車赶回去，到得家里，丧事早已办完，爸爸却在打算搬家；因为媽媽过世以后，他再也不忍在那个小屋子里住下去了。”

“那个地方美不美？”瑪丽問。

“美极了，好姑娘！哪儿我也沒有看到过这样好的所在。你知道那里有許多山高得几乎連着天，也許离天还很远，看起来也就更好看。我时常想，这些也許就是天上的金山，媽媽在我很小的时候一直唱的：

那边是天上的金山，
　你永远无法登攀。

那山歌唱的是关于一条船和一个苦命的情人。我們那个小屋子附近有許多岩石。咳，好姑娘，你們在曼彻斯特决不会知道岩石是个什么样子！一块块灰色的石头，和房子一样大，上面长着五顏六色的苔藓，有的黃色，有的棕色；地上还有着齐膝盖的紫色石南草，一股清香的味儿，蜜蜂們永远在里面嗡嗡地唱着歌儿。媽媽总是叫莎蕾和我去采了石南和青菱来做箒帚，那活儿真是有趣！我們到晚上背着大捆的草回来，草多得人家几乎看不见我們的身体，可是背在身上很輕。媽媽又让我們坐在一株老山楂树底下（我們时常躲在露出地面的老树根中間去玩耍），把石南草拣出，捆将起来。一切事全象是昨天

一样，可是已經很久很久了。可怜的莎蕾姊姊已經到坟墓里去了四十多年了。我时常想起那株老山楂树是不是还活着；现在的姑娘們是不是象我們好久以前同样地采着石南草。我心里老是想再去看一看那块地方。要是上帝还不来召我，明年夏天我希望眞能回去一次。"

"为什么你这許多年都沒有去成呢？"瑪丽又問。

"咳，好姑娘，起先为了这件事耽擱，过后又为了那件事羈留；沒有錢又动不来身，我时常穷得不成样子。湯姆是个浪蕩子，今天向你要这样，明天又向你要那样；他的老婆（我想浪蕩子总是比规矩人結婚得早些）又是个經不起风吹雨打的貨色。她老是生病，他老是有麻煩，所以我的手就閑不得，我的錢也积不起了。后来他們夫妇俩在一年里头先后去世，遺下一个男孩子（他們原先有过七个孩子，可是上帝收回去了六个），就是我刚才讲到的威廉。我收养了他。因为要让他多少享受些一种家庭的乐趣，我就不再去做帮佣的工作。他是一个好孩子，长得和他爸爸一模一样，只是更有主张，他打定主意，好象只有去航海才能使他称心。我想尽方法来劝阻他。我說：'海面上眞叫人难过得死不得活不得。你的母亲是从曼島①上来的，她自己和我說过，就是沉在水里也不愿坐在船上。'我从运河②里送他到海口去让他自己去尝一尝海的滋味。我满以为他会呕吐得面如死灰，逃回家来。可是这孩子一直去到利物

---

① 曼島（Isle of Man）：英国的一个小島。

② 曼彻斯特到利物浦的海道大运河到 1894 年才通航，这里是指原来的小运河。

浦，看见了眞的大海船，做水手的心也更坚决了。他說他一点不暈船，完全够得上做一个水手。我只得对他說，他爱怎么干就怎么干吧。我虽然一脸的不乐意，他却吻了我，又謝我。现在他已經到南美洲去了，他們說，这是在太阳的那一边。”

瑪丽对瑪格丽脫偸看了一眼，看她对爱丽思的地理知識怎样感想，可是瑪格丽脫仍然声色不动，瑪丽甚至怀疑她也許是眞的愚昧无知。瑪丽自己也沒有什么高深的学問，不过她看见过地球仪，还能在地图上找出法兰西和世界各大洲的位置。

讲过了这么一大篇話以后，爱丽思仿佛在轉着念头出了神，两个女孩子体会到这一点，觉得她也許在想老家，想自己童年时代的情景，因此都保持着沉默。突然間，她想起自己在做主人，这才好不容易从回想的梦境中醒了过来。

“瑪格丽脫，你得唱支歌給瑪丽听听。我自己不懂音乐，可是人家都称贊她是一位极难得的歌唱家，她每次唱到《奥尔丹織工歌》[①] 的时候，我总要淌眼泪。瑪格丽脫，好姑娘，你就唱这个吧。”

你知道这《奥尔丹織工歌》嗎？假如你不是生长在郎卡郡，那是不会知道的。我现在把这郎卡郡的民歌抄在下面。

奥尔丹織工歌

一

我是个貧苦的織工，大家都知晓，

---

① 奥尔丹（Oldham）：是邻近曼徹斯特东北方的一个紡織工业中心，也属郎卡郡。

我沒有东西吃，衣服也完全破了。
我全身所有的，値不到两个便士①，
木屐有了裂縫，脚上也沒有袜子。
　生到世界上来，
　眞是活活受罪，
餓着肚子还得拚了一条命做事！

二

毕立的儿子翟克时常向我规劝，
他說只要不开口，情形就会好轉。
可是我咬紧了牙关几乎要断气，
心想照这样下去，我也許会餓死。
　翟克命运眞好，
　肚子吃得飽飽，
他一生一世也沒有开动过織机。

三

我們挨过了六星期——时刻在等死，
一天又一天，天天总是餓着肚子。
有野草的时候，就用野草来当飯，
最好的食品只是稀湯薄粥一碗。
　我說的是实話，
　还有許多人家，
也和我們一模一样地受尽熬煎。

① 便士：英国币制中最小的輔币。全身所有値不到两便士，也就是不名一文了。

四

有一天，毕立派来了几个执法官，
鋪子里賒的債，立刻要我来归还。
可是他比我們的房东迟了一步，
我們的車馬家具全都抵了房租；
　剩下一条长凳，
　只够两人平分，
上面坐了个我，又坐了我的老婆。

五

执法官圓睜着老鼠眼，看了又看，
他知道我們的家具全部完了蛋，
一个对一个說：你看，什么也沒有；
我說你別着急，尽不妨仔細研究；
　他簡直不客气，
　把凳子搶了去，
我們一夫一妻就双双跌倒在地。

六

躺在地上我开口对着老瑪琪說：
我們当真在过着最低下的生活，
要是有什么轉机，也許还能出头，
心想现在的确到了世界的尽头。
　我們沒有飯食，
　也沒有織布机，
天啊，横想竪想总是沒法子过活！

七

瑪琪說她只要有件遮身的衣裳，
就到伦敦去拜见当今的皇上：
万一事情依然不能有一个轉机，
她决計把她两片嘴唇縫在一起；
　不再去求开恩，
　可要主张公平，
她說人家得罪了她，她决不留情。

这支歌曲的調子象是一种平淡的朗誦，全靠唱歌人的表情和声調。讀起来也許会觉得滑稽，但是这一种滑稽是和悲感十分相近的，要是听的人曾經亲眼目睹过它所描写的那种慘况，那么，这一支歌曲就非常沉痛动人。瑪格丽脫眼见过那种貧困的景象，心里起了共鳴；她的声調又那样浓厚，眞是天賦的歌喉，因此不需要十分渲染，听的人已經被她深深地感动了。爱丽思靜靜地在落着眼泪。可是瑪格丽脫眼睛直对了前面看，好象做梦一般，更好象一层深一层地在切身感受她所歌唱着的灾难，觉得痛苦和絕望离开她們当时这种比較过得去的环境，只有极短的一个距离。

她突然又用尽力量，提高了她金声玉振的嗓子，好象在为一切苦难中的人作着祈祷，激昂慷慨地唱着："主呀！求你不要忘了大卫。"① 瑪丽屏住了气，舍不得漏掉一个音符，这支歌

① 大卫，古代犹太著名国王。在《旧約：撒母耳記：詩篇》中載有大卫贊美和求告上帝的許多篇章。其中《詩篇》第132篇开头第一句为"主啊！求你不要忘了大卫，和他所受的一切苦难。"

是这样地明朗，完美，恳切！一个眞正了解音乐的人也一定同样地会欽佩这个貧苦忧郁的女縫工，她懂得怎样去充分运用她那美妙婉轉的歌喉。即使是脫拉維斯①（她也是奥尔丹一个青年女工，后来以尼維特夫人的名义成为时髦社会的宠儿），她也一定会承认，瑪格丽脫尽可以和她自己先后媲美呢。

她唱完了。爱丽思眼睛里含着圣洁的同情之泪，向她致謝。那位唱歌的女孩子，又回到以前那种声色不动的样子，这眞使瑪丽十分奇怪，她不断地对着她看，这样的一种潛在力量竟然一些也不在外表上流露出来，的确是一件怪事！

爱丽思讲了一番感謝的話以后，屋子里变得格外沉靜了，只听得有一个清脆、可是发顫的男子嗓音在重复着瑪格丽脫歌辞的几节。

"啊，这是外公！"她叫了起来。"我該走了，他告訴我說他到九点以后才回来呢。"

"好的，我也不留你了，明天早上四点钟我就要到辛普森太太那里去洗很多的衣服。可是姑娘們！我眞是希望什么时候再能见到你們，我但愿你們俩能做成一对好朋友。"

两个女孩子就一同在石阶上走上去，瑪格丽脫說："請进来坐一下，我要你见一见外公。"

瑪丽表示同意。

---

① 脫拉維斯(D. Travis—Mrs. Knyvett)：英国十九世紀初期的著名女歌唱家，生于奥尔丹(Oldham)附近乡間。

第五章　工厂失火——杰姆挺身救险

他的学問好:不論爬虫或飞鳥,
它們的生活和历史他完全知道;
不論岩上的野花,井边的青苔,
他都叫得出名字,說得出梗概。

——埃利遲特

曼徹斯特城里有着一种人，好多居民都不知道他們的本領,一般自以为对科学界十分熟悉的人,簡直不会相信有这种人存在。我单单提到曼徹斯特，事实上郎卡郡的工业地区里随处都有他們的踪迹。奥尔丹附近，就有几个普通手紡机的織工,他們一面不断地在穿着梭子,一面却在織机上翻开了牛頓的数学原理①,抽空偸看;等到吃飯的时候或是晚上回家以后,讀得尤其用功。这些言語粗魯、相貌平凡的工人对于数学問題都很有兴趣,有許多人并且在全神貫注地研究。因此,他們中間不少人对自然科学里有一般趣味的几个部門发生浓厚的兴趣,更是不足为奇了。这里面有一些对于林內氏分类法②和自然分类法都很熟悉的植物学家，凡是邻近周圍一天路程

中間的植物，他們都能叫得出名称，指得明出处；在某一种植物开花的时候，他們又会抽出一天两天的空閑，手巾包里带了些簡单的干粮，专誠前去，把那些肮肮脏脏的野草采回家来。还有几个昆虫学家，他們带着粗笨的网罩，见到有翅的虫儿就捉，或是带着一种捞网，在綠色粘滑的池塘里去打捞各种的小生物。他們全是些精明能干、不辞劳苦的科学工作者，对每一种新标本总带着眞摯的科学兴趣去埋头研究。这班求知心切的人，不单是对那些类别分明的昆虫和植物經常注意；可巧每年降灵节[3]全市放假日总是在五六月里面，曼彻斯特的工人們便乘此去对大家不甚重視的蜉蝣科和石蚕科那两大类美丽的生物作了深切詳尽的考查。如果你翻翻《史密斯爵士传》的序言（我手头沒有此书，否則可以把这一节完全抄下来），你会在里面找到一段故事来証实我前面所讲的話。他曾經到利物浦去拜訪罗斯可，間起一种据說在郎卡郡可以找到的稀有植物。罗斯可回答說不知道，可是他举出了一个曼彻斯特手紡机織工的名字，又說要是这个人不能告訴他，就沒有人能告訴他了。史密斯爵士就乘船去曼彻斯特，到达以后，就問替他搬运行李的脚夫能不能带他去拜訪那一个織工。

"啊！不錯，"那个搬运夫回答說，"他也是搞我这一套的。"經过細談以后，才知道这两个工人都是卓越的植物学家，正可以供給那位爵士所搜求的資料。

---

① 指牛頓在1687年完成的巨著《数学原理》(Principia)。

② 指瑞典植物学家封·林內 (Von Linné, 1707—1778)发明的动植物分类法。

③ 降灵节：耶稣复活节后的第七个星期日，所以大概在五月底至六月初。

一班有思想的，可是不大为人所知的曼徹斯特工人，就有着这种的嗜好和研究。

瑪格丽脱的外祖父也就是这一种人。他是个矮小結实的老头儿，行动起来却一抽一抽地，象小孩子玩的穿綫木偶。柔軟的褐色头发稀零零地盖在头上；他的前額特別大，簡直和面部不大相称，脸盘的輪廓也很古怪，因为所有的牙齿全部落掉了。眼睛里面閃耀着智慧的光輝，又敏銳，又細到，你几乎觉得他有妖法。眞的，那整个屋子就象是一个妖怪的洞窟。墙上不挂图画，木边的鏡框里全是些釘死的昆虫；一个小桌上堆滿了千奇百怪的书籍，旁边还有一匣子神秘的工具，外孙女儿走进房来的时候，約伯·李正好从匣子里拿了一件出来在使用。

他听见外孙女儿进房来，便把眼鏡推到了額角上朝着她看，又对瑪丽客气地略略招呼了一下。他对瑪格丽脫簡直象一个母亲撫弄初生的嬰孩一样，眞是百般的温順，和她讲起話来几乎改变了一种声調。

瑪丽对那些在家里从来沒有见到过的古怪东西看了一遍，眞觉得有些不可思議。

"你的外公是个星相家嗎？"她低声地問着她的新朋友。

"不是的，"瑪格丽脫也輕輕地回答，"你可不是第一个人問我这句話。他就爱搞这一套沒人懂得的玩意儿。"

"你也完全不懂嗎？"

"外公喜欢的东西里面，有几种我也懂得一些；那是因为外公喜欢，我才去学的。"

"这是些什么东西呢？"瑪丽問，指着屋子四周一个个粗糙

的玻璃匣里面那些奇形怪状的生物，看着它們怪害怕的。

約伯·李說了一大串的专門名辞，听来好象成片的冰雹落在天窗的玻璃上，她完全不懂；那些奇怪的語言，真把她怔住了。瑪格丽脱看到这种情形，連忙过来搭救她。

"你看，瑪丽，这个可怕的蝎子。我差一点儿让它駭死：现在想起了，还有些心惊肉跳呢。有一次降灵节放假，外公到了利物浦，在碼头上蹓躂，希望从水手那里撿些好标本。水手們时常从他們那种热带的国家里带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回来；那一天，他看见一个人手里拿着一个象药房里装原料的瓶子，外公說：'喂，你这瓶子里是什么？'那水手举起瓶子来让他一看，外公就知道里面是一个难得看到的蝎子；那人正从东印度群島来，就在当地也不多见。他又說：'你从哪儿把这个好家伙找来的？我想，抓到的时候很花了些工夫吧？'那人告訴外公說，这是卸貨时在一袋大米底下找到的，他猜它是冻死的，因为沒有压坏也沒有受伤。他舍不得把冲淡了当酒喝的酒精，省下一些来，把它浸在里面，因此就这样随便装了一个瓶子，好在总有人肯花几个錢买去的。外公就給了他一个先令。"

"两个先令呢，"約伯·李插嘴說，"实在便宜极了。"

"外公回到家里，快活得眉开眼笑，从口袋里把瓶子掏了出来。你知道，那蝎子已經縮成了一团，外公怕我看不清楚它有多么大，便在火炉面前把它从瓶子里倒了出来。那时的火炉生得暖烘烘的，我記得我正在燙衣服。我便停住了，蹲下身子去仔細打量，外公又找出一本书，念給我听这是最毒最狠的一种蝎子，咬了人可以致命，接着又讀到被咬的人会渾身发肿，慘号呼痛。我仔細听着，可是它从瓶子里倒了出来以后，

我的眼睛直瞪住了它，虽然不一定在对着它看。它忽然好象抖了一下，我还来不及开口，它又抖了一抖，一眨眼就变得鲜蹦活跳，象一条疯狗似的向我扑来了。”

“那你怎么办呢？”瑪丽問。

“我嗎？我先跳到椅子上，又跳到柜桌上，把我刚才在那里熨的衣服全踩在脚底下，我一边高声急叫，要外公快到我身边来，可是他理也不理。”

“啊，要是我到了你身边来，請問誰去捉蝎子呢？”

“我求外公赶快把它踩死，有一次我手里的熨斗已經对准了它，可以打得正着，可是外公不許我伤害它。我不知道他在找些什么，他一面不許我伤它，一面在屋子里打轉，好象很担心的样子。后来他走到开水壶边上举起盖子来看了一下。我想不出这是什么意思，蝎子在屋子里爬来爬去，它决不会有心思喝茶的吧。他接着便拿了火鉗，把眼鏡戴戴好，一轉眼就鉗住了它的腿，拾起来扔进开水里去了。”

“它有沒有燙死呢？”瑪丽問。

“当然罗；外公也沒想到要把它煮那么多时候。可是我单怕它能活回来，便跑到酒店里去买了些金酒，外公把酒灌进瓶子，倒掉了壶里的水，又把蝎子撿了出来丟在瓶子里，到现在快有一年了。”

“当时它怎么会活的呢？”瑪丽問。

“你知道，它压根儿就沒死，不过是冻僵了，动不动，我們的炉火把它救活了。”

“我眞高兴我的爸爸不搞这一套。”瑪丽說。

“是嗎？外公喜欢他的书、他的虫儿、他的花草，我倒很高

兴。看着他那种得意的神气，我心里感到舒服。他老是在家里把它們分門别类，一有空閑，便赶着到各处去搜集。你看他！他又在查书了，一直要到我催他去睡觉才肯放手，快乐得象个神仙！不錯，他不大和我談心，可是只要他做得有劲，心里滿意，兴趣浓厚，那又有什么关系？况且，他要是开动了他的話匣子，你就万想不到他会有那么多的話讲。我的外公太可爱了！你才不知道我們多么快乐呢！”

瑪丽不能确定那位亲爱的外公有沒有听到这些話，瑪格丽脫讲話的声音并不低；可是，不，他正在一心一意地研究着一个問題。瑪丽向他道别，他也沒有注意。她回到家里，只觉得今天晚上认識了两个从来不曾见到过的怪人物：瑪格丽脫是这样沉靜、朴实，唱起歌来却眞有动人的力量；在外面不多說話，在家里又是那样地輕松有趣、和藹可亲；她的外祖父更是和别人完全两样。瑪格丽脫說她的外祖父不是星相家，她还是不敢十分相信。

要打破心里的疑团，她便把那天晚上的經过告訴了父亲；父亲为了女儿的关系，很想自己见见他們。有了这样的心意，机会当然不会缺少，冬天还沒結束，瑪丽和瑪格丽脫几乎成为老朋友了。要是瑪丽晚上在家，瑪格丽脫就带着活計来和她作伴。約伯·李总是口袋里装上一本书和一个烟斗，走过街来接他外孙女回去。要是巴頓在家，他就和他一块儿談天；要是巴頓还在互助社，女孩子們要他等待，他就一边抽烟，一边看书。总之，只要他心爱的外孙女高兴，他怎么都愿意。

我不知道这两个女孩子中間，有什么异同之处（因为极端相象或是完全不同，慣常会使人成为知己），竟然变得这般投

机融洽。瑪格丽脫最大的长处是能明白事理，你不觉得这种优点的难能可貴嗎？要是你有一个朋友，能把困难的問題分析得很清楚，知道应該怎样去对付；又能确定哪一个办法最聪明、最适当；一切的困难，到头来都迎刃而解，那眞是再愉快不过的事。可是一般人见到有才能的人总是滿口称扬；碰到一个明白事理的人，虽然也感觉可貴，嘴里却一字不提，心里也难得去理会。

瑪丽和瑪格丽脫两人間的交情于是愈来愈深了；瑪丽把平时瞞着人的許多心事都告訴了她的朋友。她把自己的各种弱点也对瑪格丽脫說了，可是并不完全。她心底里还保留着一个私愿，那是对任何人不肯透露的。这关連着一位情人，她并不爱他，就只对他存着一种幻想。一位举止大方、相貌漂亮的青年——她却并不眞爱他。可是瑪丽希望每天在路上能碰到他，她听得他的名字就脸紅，她总喜欢把他想象作自己未来的丈夫，尤其喜欢把自己想象作他未来的妻子。啊，可怜的瑪丽！你这种弱点眞是你莫大的祸殃呀！

还有許多人爱慕她。里面有一两个极想和她交往，可是他們都說她的架子太大。杰姆·威尔逊一句話也不說，只是一往情深地爱着；明知沒有希望，可是偏要希望；放弃瑪丽，就等于放弃自己的生命。他不敢預期有什么圓滿的結果，他只求现在能时常看到她，接触到她衣服的边緣，也就心滿意足了。当然，經过相当的时候，这样的深情自会引起人家的怜爱。他决不肯取消这个念头，不过她那种冷淡的态度却尽够使任何人灰心；杰姆虽然感到极度的失望，可是隔了好久，还不肯向自己承认。

有一天，他高高兴兴地为父亲到巴頓家来传話，开进門来只看见瑪格丽脫坐在火炉边打瞌睡。她有事来和瑪丽商量，可是整夜工作，精神劳頓，炉火又暖和，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杰姆想起了那句老古話："两只手套一个模样，"便靜悄悄地走过去，象老朋友那样吻了她一下。

她醒了过来，完全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便說："杰姆，你眞不怕难为情！瑪丽知道了該怎么說？"

她問得輕松，他也就答得灵巧。

"她只会說，熟能生巧啊。"两个人都笑了。可是瑪格丽脫的話，杰姆听来很刺心。瑪丽会介意嗎？她一些不会介意嗎？他白天也想，晚上也想；他觉得瑪丽对于他的一举一动完全不放在心上。可是他依然一往情深地爱着。

瑪丽的父亲很明白杰姆对他女儿的一番情意，他却并不跟任何人談起，只觉得瑪丽年紀太小，还談不上婚姻問題，况且也不忍去想到有一天要和她分离，哪怕日子还长着。可是杰姆来到他家，他总是表示欢迎，因为不問他怀着什么动机，他究竟是老朋友的儿子；有时候，他也想到瑪丽要是到了結婚的年龄，杰姆·威尔逊并不算最坏的对象，他为人很稳健，行业也不差，待父母极好，又有相当的丈夫气概——至少瑪丽不在旁边的时候是这样，要是她在，那么，他就一直如醉如痴地盯住了她看，用約翰·巴頓的話来說，連一点儿"种气"也沒有了。

那年的二月底边，一連几个星期下着寒霜。尖銳的东风早把大街小巷打扫干淨；可是来了大风，灰尘又象冰屑般卷起在空中，夹着一股冷气向人們的脸上打来，刺得人好痛。房子、

天空、人身，不管什么东西都好象让一把大刷子涂上了一层黑墨水。且不說大地是一片焦黃，人們嘴脸的肮脏也不是完全沒有来由，因为清水出了錢也买不到；可怜的洗衣妇都在邻近的沟渠和池塘里，用尽方法想敲碎了結得厚厚的灰色冰块取一些儿水，可是完全沒有办法。大家都說这寒流也許还要延长下去；春天一定来得很晚，用不到裁制春衣；夏天說不定会待多久，所以夏衣也不必去买。眞的，寒凜凜的东风尽这样刮下去，人們的嘴里再也說不出好話来。

有一天将近黃昏的时候，瑪丽急匆匆地从西蒙芝小姐那里赶回家来，把围巾蒙住了嘴，她低下了头，好象对着迎面的风在祈祷。因此她直到了院子轉角上才看见瑪格丽脫。

"啊，我的天，瑪格丽脫！是你嗎？你上哪儿去？"

"我正要上你家里去（你要是欢迎的話）。我今天晚上非把一些針綫活做完不可，全是明天出殯要用的丧服。外公采集苔藓去了，老晚才能回家。"

"好极了！要是你赶不及，我来帮你做。活儿多不多？"

"很多，我昨天中午才把这些活儿接下来；一位太太、三位小姐，她們剪的料子又不够，还得去添配，又要試样子，我眞有些来不及了。裙子全沒有做好，我等点了蜡烛再做；还有許多袖子呢，且不提那些衣服有几处还得一小块一小块拼得称身。那几位小姐的脾气才大呢。她們都哭得那么悲伤，可是試起样子来，一个个立刻会停住了哭，批評这样，批評那样，我眞忍不住要笑。我敢說她們虽然心也碎了，肠也断了，她們的衣服可一分一厘也不能馬虎。"

"啊，瑪格丽脫，你放心好了，你是知道的，我一定高兴陪

着你，帮你的忙，虽然我今晚在西蒙芝那里已經做了不少活了。”

这时候瑪丽已經把封好的煤火生起，又点上了蜡烛，瑪格丽脫便在桌子那边坐了下来做活計，她的朋友在这一边胡乱吃了些晚点。料子一齐放在柜桌上，瑪丽用身上那件日常穿的围裙，把这一边的桌子揩抹干淨，拣了几块裁好的料子，开始縫将起来。

“这是哪一家的，你有沒有对我讲过，我已經忘了。”

“啊，就是牛津街上开蔬菜鋪的奥格登太太。她的丈夫是喝酒喝死了的，他活着的时候她老是一天到晚罵他；可是他现在死了，她却越想越伤心了。”

“他有沒有遺下什么财产？”瑪丽問，又看着手里的衣料說，“这是挺好的羽毛紗呢。”

“沒有，恐怕只有一点儿錢。再說，除了那三位小姐以外还有好几个孩子呢。”

“我觉得那么大的女孩子也該自已会做衣服了，”瑪丽說。

“我相信她們会做，該有几个会做呢。可是现在好象都在忙着办丧事。这次的排场不小，有一个孩子对我說，差不多請了二十个人来用早餐。那孩子看见热鬧眞有劲，我想可怜的奥格登太太一定要这样才安心。我在厨房里等着，鼻子里只聞到一陣陣煮火腿烤鸡鴨的香味；不象是办丧；倒象是做喜事了。他們說这一次丧葬費用，花去了她六十个金鎊呢。”

“你好象說她沒有多少錢，”瑪丽說。

“咳，我知道她已經在好几个地方借了錢，她說她丈夫把所有的錢全喝酒喝光了。可是殯仪館里的人却尽是慫恿着她，

說这一种是寻常的，那一种也很普通，大家都要另外一种，弄得这位可怜的女人自己沒有了主意。我还敢說她心里一定觉得有些对他不起(对死者总有这种感觉)，她也許駡过他許多臭話，給过他許多难堪，可是他现在已經断了气，沒了命，她只能把丧事大大地鋪张一番，作为贖罪补过。这笔債要是还得清，她和她所有的孩子，不知要挨上多少年穷，吃上多少年苦呢！”

“就是这些丧服也要花掉不少錢，”瑪丽說，“我总奇怪，为什么大家要穿孝，既不好看，又不合用，正在花不起錢的时候反添上一大笔花費。按照《圣經》上的話，一个好人死了会得到安息，我們根本不必悲伤；一个坏人死了是活該，反正是好事。我实在不懂穿孝有什么意思。”

“我告訴你，我想这花样也是一种‘安排’(老爱丽思对什么事都說是‘安排’，我相信她是对的)。这是有好处的，也許不値得花这么多的錢。悲痛过度的人都以为他們除了哭泣以外，再沒有什么别的用处，可是这样一来，他們就有事情可做了。我刚才不是告訴过你，她們都十分伤心嗎？也許他不喝醉的时候，虽然糊里糊涂，却是个好心好意的丈夫和爸爸。可是我在那里的时候，她們都很高兴，所以我多提出些問題，让她們可以有些話說說，商量出一个办法来。我还故意把两个月以前的时装样本留給她們呢。”

“我不相信每个人都会象她們那样伤心，老爱丽思就不会那样。”

“象老爱丽思这样的人，一千个里面难得有一个。我相信她不論怎样悲痛，也不会十分煩恼。她一定以为一切是安排

好的，她会竭力去发现这里面的好处在什么地方。每一件坏事都是上天的好意。我有沒有告訴过你，瑪丽，她有一天看我心里很难受，对我讲了些什么話？”

“沒有，快說給我听。你得先告訴我为了什么事难受？”

“我现在还不能告訴你；将来也許会告訴你。”

“什么时候呢？”

“也許今天晚上就讲，也許永远不說：要看我情形怎么样。这是一种恐怖，有时候我想也不敢想，有时候我又不能不想。那一天我就为了这一种恐怖，心里万分难受，爱丽思恰巧为了什么事来找我，看见我在哭。我也沒有告訴她，瑪丽。她就說：‘亲爱的，你心里焦虑煩悶的时候，千万要記住这一句話：焦急的心不是圣洁的心。’瑪丽啊，自从她讲了这話以后，我便时常把悲痛抑制住了。”

一会儿，屋子里只听得一針針縫紉的声音，瑪丽又开口問道：

“这些丧服你拿不拿工錢的？”

“我并不想拿。我也再三思量过，我决計不拿工錢，只算是我对她們同情的表示好了。我看她們也沒有能力付錢，可是她們正是那种不穿孝不安心的人。我只有一个理由不喜欢做黑色的衣服，那就是因为我的眼睛会发痛。”

瑪格丽脱把活計放下来叹了口气，用手罩在眼睛上面。她又装出一种愉快的声調說道：

“你不必再等了，瑪丽，我的秘密已經在我嘴边了。瑪丽，你可知道，有时候我觉得我的眼睛一点一点地在瞎了，那时候外公和我全怎么办呢？啊！上帝保佑我！天主保佑我！”

她禁不住一陣心酸，泪如雨下。瑪丽跪在她身边，用尽方法来安慰她；可是，正象一般沒有經驗的年輕人那样，只会竭力推說瑪格丽脫心里的恐怖不可凭信，却不懂得去帮了她一同对付和克服她的孽障。

"不，"瑪格丽脫把她滿含泪水的眼睛瞪住了瑪丽，說，"我知道我不会錯。我早就觉得一只眼睛有些毛病，可沒想到会出什么乱子；去年秋天我去找过一个医生，他并不敷衍我，他說除非我待在黑暗的屋子里，一直閉上了眼睛，否則要不了几年，我一定会双目失明。可是我怎么能依他的話呢？单讲老外公，他一看就会怀疑到我有了什么毛病。咳！要是让他知道了，他一定十分伤心；所以能慢一些儿总是慢一些儿的好。再說，瑪丽，我們有时候簡直沒有錢过活，我能賺几个錢也不无小补。外公一会儿到这里，一会儿到那里，搜寻植物和昆虫，花上四五个先令买个标本不算一回事。我眞不忍去想象亲爱的外公連这一点儿乐趣也沒法享受。我后来又去找了另外一个医生，硬要他推翻前一个医生的診断，他于是說，'这不过是眼力衰弱，'又給了我一瓶药水。我連配了三瓶（每瓶花两个先令），我的那只眼睛却越来越坏，虽然痛得好些，可是什么东西也看不见了。喂，瑪丽，"她閉紧了一只眼睛說，"我现在看起你来，只是一个大黑影，四周又在顫动着，閃着光。"

"你另外一只眼睛看得清楚嗎？"

"还算好。不过我要是接連縫級了一个长时間，我看着的地方就会出现一个亮光，好象是个太阳；除了这一块地方以外，倒还相当清楚。我重又到那两个医生处去过，他們现在的意见完全一致了；我恐怕很快很快就要看不见。普通衣服工

錢少，今年冬天穿孝的人又特别多，我看到丧服不肯不接下来，现在我可受罪了。”

“可是，瑪格丽脫，你依旧尽量承接着那种工作；别人这样做你就会罵他們是发傻。”

“当眞的，瑪丽！可是我有什么办法呢？人一定要吃飯；反正我的眼睛总是要瞎的，我又不敢对外公直說，停手不干；他知道了准会急死呢。”

瑪格丽脫坐在搖椅里，前后摆动，硬压住自己的感情。

“啊，瑪丽！”她說，“我要把他的面容深深地印在心上，他不注意的时候，我就瞪着眼对了他看，然后把眼睛閉上，看我能不能記住他那张慈祥的脸。就只有一点，瑪丽，总算叫我得到了些安慰。你当然听到过那位能歌善唱的織工老白脫华斯吧？我跟他相当熟識，所以我就去找了他，請他教我正式歌唱；他說我的嗓子好，很难得，我于是每星期到他那里去上一次課。他年青时候唱歌很出名。逢到节日，他总做歌咏团的領班，伦敦的客人几次三番向他道謝；一位外国歌唱家卡泰拉尼夫人① 在那众目昭彰的大教堂里回过身来和他握手。他說我也許能靠了唱歌賺許多錢；可是我不敢說。无論如何，瞎了眼睛，心里总不好受。”

她又把活計拿到手里，說她眼睛已經休息过了，她們两个就靜靜地縫了好久，大家不說話。

小院里的石子道上突然来了許多脚步声，幔住了的窗戶

---

① 卡泰拉尼夫人(Angelica Catalani,1780—1849)：意大利著名歌剧女高音歌唱家，曾在伦敦表演很久。

外边接二連三地有人跑过。

“出了什么事了，”瑪丽說。她走到門口，馬上拉住了一个人，打听这一陣子忙乱的原因。

“啊，姑娘！你不看见火光嗎？卡逊家的厂房烧得才热鬧呢，”那人說着跑了。

“瑪格丽脫，快把你的帽子戴上，我們一块儿去看看，卡逊家的厂着火了；大家都說紗厂火烧好看极了，我从来沒有见过。”

“我想一定很可怕。再說，我这些活計还沒有做完呢。”

可是瑪丽柔声柔气地慫恿着她，同时答应一准帮了她把活計赶完，就做整夜也可以；她还說她觉得做整夜很有趣。

事实上瑪格丽脫把心事告給了她，眞叫她忧思郁結，又想不出办法来安慰她。她想叫瑪格丽脫去散散心；除此以外，她也当眞想去看看火烧厂房。

她們不到两分钟都准备好了。在屋子門口她們遇见了約翰·巴頓，对他說明了她們要去看火。

“卡逊家的厂！不錯，的确有什么厂房失火了，我們可以看得见火光，当前一滴水也难得，免不了会惹起一场大火。可是卡逊决計不在乎，一切全保好了险，原来的机器又是老，又是旧，他們也許还看作是一件喜事呢。誰来救火，他們才不会感激。”

他閃开身子，让那两个心急的女孩子走了出去。她們也不問是什么街道，只是朝着火光发亮的方向奔去；迎着对面吹来的狂暴的东风，低着头横冲直闖。

卡逊家的厂是东西横盖的一座大楼房。它的前面是曼彻

斯特最老的一条街道。这是城里比較古老的地区；最早的几个棉織厂就造在这里，邻近全是些狹弄小巷，最怕着火。工厂的楼梯在西首的大門里面，門前是一条宽闊、汚秽的街道，开着些酒館、当鋪、破旧的仓庫，和肮脏的伙食店。工厂的东头是一条狹窄的小巷，还不到二十呎寬，街灯稀少，路面也高低不平。厂房这一头正对着大街上最后一所房子的側墻。那房子的体积寬大，門面漂亮，門堂子上面的装飾又相当精致，原先也許是一所紳士的住宅；可是现在敞开着的前窗里灯烛輝煌，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房子里华丽的陈設，琳琅的壁画，墙上的柱子，金漆的装置，还有一般囚首垢面的客人。那是一所大酒館。

瑪丽恨不得馬上走开去；挤在人群里看火，这才明白那是怎样一种可怕的景象，瑪格丽脫方才說得完全不错。疯狂的火势难得小了一些，人群中間就会发出一陣騷乱的声音。可见大家看得实在有劲。

“他們讲的什么？”瑪格丽脫对着站在她旁边的一个人問。嘈杂的人声中，有几个字让她听得很清楚。

“那厂房里面一定不会有人吧！”瑪丽嚷着，只见大家都仰起了脖子，一致向东边那头看着邓汉姆街——就是上面讲的那条狹窄的小巷。汹涌的火焰被风势卷向厂房的西部，屋頂上赤焰飞騰。一个个窗洞里都吐出可怕的火舌，狠心地舔着熏黑了的墙壁。大风吹来的时候，火焰暫时会低落；大风一过，便更加熾盛，烘烘地燎将起来。忽然霹靂一声，这边的屋頂便完全傾圮，人們都爭先恐后地挤到邓汉姆街那一头去，原来烟濃火烈、墙坍壁倒，虽然好看，究竟比不得有人性命出入时那

样紧张！

这一头，恶毒的火焰被强烈的风势压倒了，可是一个个孔隙里都冒着黑烟。在那四层楼的一个窗戶口，其实是安置吊貨車的一个缺口，每当浓黑的烟雾散开了的一刹那，大家可以看到两个身影，盼望人去搭救。不知道为了什么事，所有的工人全都走了，他們却还留在里面。因为风把火焰扑到了那一头，他們并沒有看见或是听到火警，直到好久以后（不到半个钟头的担惊受怕究竟能不能算太久呢？），房子那一头的旧式木头楼梯已經燒断了，方才觉察。說不定还是楼下看火人的喧嘩使他們明白了自己处境的危险呢。

“救火車到哪儿去了？”瑪丽問她边上的人。

“一定就会来的。天知道，自从我們听說此地着了火，到现在至多只有十分钟呢。风势大，天气又这样干燥。”

“沒有人去拿梯子嗎？”瑪丽喘着气說。这时候，上面的人在呼救的样子已經看得很清楚了，虽然他們的声音听不出来。

“啊，威尔逊的儿子和另外一个人飞奔着去拿梯子，差不多有五分钟了。可是瓦匠石匠們早就散了工，把作场都上了鎖。”

原来烟雾散开来的时候，火光中显现出来的那个人影就是威尔逊——是不是乔治·威尔逊呢？瑪丽駭得心头作恶。她知道他的确在卡逊家的厂里做工；可是起先她想不到有人会有什么生命危险；等到她明白了，当前那热烘烘的空气，一蓬蓬的火焰，耀眼欲花的光亮，还有那心慌意乱的人群，真叫她惊惶得不知所措了。

“啊，瑪格丽脱，我們走吧，我待不住了。”

“我們走不了！你看周圍的人把我們挤得动也动不得。可怜的瑪丽，你以后总不会再要看火了吧。快听快听！”那些圍在工厂角上、挤满了邓汉姆街的人群突然都靜了下来，耳朵里只听得一陣馬蹄声和救火車的輪子声。

“謝天謝地！”瑪格丽脫身边的那个人說，“救火車到了。”

大家又是一片肃靜：水龙头太紧了，水流不出来。

人群里一陣傾軋，前面的人倒在后面的人身上，两个女孩子被大家挤得头昏眼花。接着就松了下来，方才吐出了一口气。

“小威尔逊和一个救火員带了梯子来了。”瑪格丽脫旁边的人說。这人是个高个子，可以从人家的头頂上看出去。

“請你把看见的事情說給我們听！”瑪丽恳求着說。

“他們把梯子靠在酒館的墙上了。厂里的人有一个倒下去了，准是让烟气熏昏了。地板还沒有坍下。天哪，”他一边說，一边眼睛跟着什么东西往下看。“梯子太短！可怜！那两个家伙完了。火焰一定会蔓延过来，他們旣弄不到水，又弄不到梯子，这两个人是死定了。上帝可怜他們！”

大家都屏住了气不响，可是有一声好象是神經紧张的女人发出来的抽噎。又来了一陣象方才那样的傾軋。瑪丽使劲抓住了瑪格丽脫的手臂，她但愿暈倒了不省人事，免得去受这种精神上的痛苦。这样过了一两分钟。

“他們把梯子拿到屋頂上去了。反正沒法子送回去了。”

一陣高声的喧嘩連死人都会被它惊醒。只见那个梯子有一头在酒館屋頂底下的一个小窗里露了出来，在半空中搖晃，差不多正对着两个人影所在的那个缺口。人群里站得最近工

厂的人，当然最看得清楚上面那个小窗。据他們說，有好几个人抓住了梯子的另一头，在使劲把它移对那个缺口。大家沒有留神，他們早把那个小窗的框子拆掉了。

最后——虽然事实上不到两分钟，却仿佛很长久，因为这是应当按照心跳来計时的——梯子架好了；一座看来令人目眩的天桥，在半空中跨过了小巷的街面。

大家眼巴巴地望着，每个人都是提心吊胆，連呼吸也好象停止了。上面的人全不见了。风越发刮得厉害，把延烧过来的火焰吹了回去。

瑪丽和瑪格丽脫现在可以看清楚了；那梯子恰好在她們的头頂上，在大风里面顫动着。下边的人群倒退了几步；救火員的帽盔在小窗口出现，紧紧地握住了梯子，一个人跨着又稳又快的脚步，昂起了头，从梯子这一头走到那一头去。在他跨越这一座九死一生的悬桥，脚底下有些震蕩的时候，大家一点儿声音也不敢发出来，可是等他走过了那个梯子，总算到达比較安全的厂房以后，便高声欢呼起来，然而一霎时又肃静无声，因为結果怎样还不能确定，而且眼看那位勇敢的人在把生命孤注一擲，簡直就不敢去惊扰他了。

“他出来了！”这句話跳到了大家的口边，但见那个人来到缺口处，站在那里仿佛喘了一口气，这才放心跨越回来。他的肩膀上背着一个失去了知觉的人。

“这是杰姆·威尔逊和他的爸爸，”瑪格丽脫低声說，可是瑪丽早已知道了。

看的人都急得要命。他现在不能再摆动着两只手来維持平衡，一切全要靠胆量和眼力了。眼睛看着前面，他挺直了脖

子，一些儿也不摇动；梯子在两个人的体重下震蕩着，他依然强住了脖子——他不敢往下面看。最后总算跨进了窗戶，有人把他背着的人接了过去；父子俩都不见了。

这时群众的沉默打破了。这件勇敢的事迹已經完成，一时欢声雷动，胜过了火焰的热烈，也胜过了巨风的呼号。又听得一个尖銳的声音在問：

“那老头儿活着嗎？能够活嗎？”

“啊，”一个救火員对底下等着回答的人群說，“他慢慢地苏醒过来了，现在又用冷水噴过了。”

他把头縮了回去；蜂涌着的人群中間又来了許許多多殷切的問話，热烈的欢呼，和海潮一般嘈杂的声音，可是一霎时又静了下来。还到不了我讲話这一点儿时間，我們勇敢的英雄又跨上了梯子，显然是要去搭救那一个依然留在厂房里的人。

他跨着和前次一样稳快的脚步走了过去，底下的人們，因为他上一次的成功，这一次就不再那样紧张了，大家高声地报导着厂房那一头的火势，和救火員怎样在設法取水，那群挤紧在一处的人又不时向左右移动着。这和上一次的沉靜得透不出气的情形完全不同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就为了这种情形，还是想起了上一次的危险，还是他在背着那个留在厂房里的人（一个小个子）回来以前，朝下面看了一眼；总之，杰姆·威尔逊的脚步不象方才那样稳定了；他好象决不定下一步的地位，沒有了把握，最后竟然在半路站住了。这时候人群里一些声响也沒有了。在这一刹那間一个人也不敢讲話，也沒有人敢来鼓气。許多人都駭怕得心头作恶，閉上了眼睛，不忍去看

那悲惨的結局。事情果然不出所料，那位勇敢的人左右搖擺着，起初不过是略微有些傾側，似乎在平衡重量；可是他显然胆也寒了，人也糊涂了。这是很奇怪的，他自己要保全生命的欲望竟然沒有压倒他救助旁人的好心，他并沒有把身上背着的累贅往下丢；但也許是一种本能的力量不允許他这样做，因为突然减掉了这样重的分量，本身的危险就更大，也就更来得不可避免了。

“請你們来帮帮忙，她昏过去了，”瑪格丽脫叫喊着。可是沒有人理睬她。所有的眼睛都在朝着上面看。就在这一忽儿，救火員把一根打着活扣的绳子，象捕捉野兽时用的套索那样，对准了那两个人的头和腰部，很巧妙地抛过去。当然这种办法很冒险，功效也不会大，可是这一点儿小小的功效，却起着一种鎮定的作用，它拉住了沉下去的雄心，惊醒了发昏的头脑。杰姆重又向前走去。绳子沒有把他用力拖拉，只是慢慢地漸漸地收回去，他也就慢慢地漸漸地跨上四五步，終于脫离了险境，跨进了窗子。一切都安全了。街上的人群兴奋得手舞足蹈，欢呼狂叫，他們的嗓子簡直要喊破了。大家突然又轉移了目光，左拥右挤，前推后涌，口里咒駡着，急忙地离开了邓汉姆街，回到火势凶猛的那一边去。在那里，烈火的燃烧声和人群里的喊叫声、詛咒声，竟然混成了一片。

瑪格丽脫一直用手臂挽住了瑪丽的腰身，不让她倒下来，单怕有人踩着她；她这种顾虑的确有理由。她竟然被瑪丽身体的重量压得面色惨白，几乎要支持不住了。大家走开以后，她便把瑪丽慢慢地平放在寒冷干淨的人行道上。变动了一下身体的姿势，加上人散以后周圍温度的改变，瑪丽这就很快恢

复了知觉。

她醒了轉来，眼光里透露出一种迷惑不解的神气。她想不起她在什么地方。身底下又冷又硬的街石使她觉得奇怪，天空中的烏烟和閃光又使她感到惶恐。她便閉上了眼睛用力去想，用力去回忆。

她第二次睜开眼睛来，就对着上面看。那座惊心动魄的天桥已經撤去，窗戶口也沒有人了。

“他們全很平安，”瑪格丽脫說。

“当眞嗎？大家全平安嗎，瑪格丽脫？”瑪丽問。

“你問問那一位救火員吧，他一定比我說得更清楚。可是我确实知道他們全都平安。”那位救火員立刻証实了瑪格丽脫的話。

“你們为什么让杰姆·威尔逊進去两次呢？”瑪格丽脫問道。

“让他去？我們挡也挡不住他。他一听到他爸爸开口說了話(他爸爸很快就醒回来的)，便飞也似地走了，他說他更容易找到另外那一个人。他要是走得不那样快，我們是誰都会去的。沒有人能說曼徹斯特的救火員见到危险不敢上前！”

他一边說，一边就跑开了。那两个女孩子也不讲話，也不討論，一同走回家去。老威尔逊追上了她們：他的脸色蒼白，渾身肮脏，眼睛也有些模糊，但显然已經恢复了体力。他挨在她們身旁走了一些时候，告訴她們他在厂房里的情形；接着就匆匆告別，說是他一定要赶快回家，告訴他的妻子說，他安然无恙。可是他走不上几步又轉回身来，走到瑪丽身旁，恳恳切切地低着声音說話，瑪格丽脫免不了全听进耳朵里。他說：

“瑪丽，要是你今天晚上碰见我的孩子，請你看在我的分上，对他說一两句好話。你一定要依我！上帝保佑你，我的好姑娘。”

瑪丽低垂着头不作声，一眨眼他已經走掉了。

她們回到家中，約翰·巴頓正在抽着烟斗；他不想問什么，可是很愿意听她們叙述方才的經过。瑪格丽脫从头到底讲了一遍，看他那种越听越有趣、越听越兴奋的样子，可眞有意思。她开始讲的时候，他已經不尽着抽烟了；以后就停止了不抽；再以后，把烟斗从口里拿了出来，抓在手里不动了。最后他站了起来，故事一步步紧张，他也一步步挨近那个叙述的人。

他听完了，就詛咒了一句(他从来不詛咒)，又說，如果杰姆·威尔逊眞要瑪丽，明天就可以把她娶去，哪怕他一个鏤也沒有，养不活她。

瑪格丽脫笑了。瑪丽的神經已經恢复常态，嘟起了嘴，好象生气了。

她們又继續去做方才放下的工作。但是心中有事，手里就做不快了。說来抱歉，这场大火竟害了奥格登家的二小姐和三小姐；当一班至亲好友来向她們吊唁的时候，她們都不能出来招呼，連送葬也沒有赶上：据說是因为失去了亲爱的父亲，伤心过了度。

第六章　貧穷和死亡

財主如何能弄得明白，
　穷人是怎样一种心情；
当“貧困”象狠毒的鬼怪，
　一步一步地向前逼近！

他从不曾各处去奔忙，
　寻求工作来維持生命；
听到坏消息心头悲伤，
　这一次又是枉費苦心。

他从不曾心痛又脚疲，
　冒着北风回到地下室；
这里是又潮冷又阴暗，
　也找不见一点儿吃食。

他沒见过地板当床鋪，
　亲爱人儿躺着打寒顫；

没听过一声声的惨呼：

“爸爸，爸爸，給我一口飯！”

——曼彻斯特民歌

約翰·巴頓猜得不算错，卡逊家并沒有为工厂失火感觉到过分悲痛。保险足額；設备又不象近年来那样进步，比起新机器来效率要差得多。再說生意不好，棉布沒有銷路，許多貨物都打了包堆在栈房里。工厂继續开着，不过是把肉体做的机器和金属做的机器經常准备着，等候时运好轉罢了。所以卡逊家倒觉得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正可以拿保险公司大笔的賠款来装置头等的新机器了。他們因此并不着急。每星期要付出去的工資，照目前市场情况来說，完全是浪費，现在可以停止了。几位大股东已經好多年沒有得到这样的空閑，因此答应夫人和小姐們，但等天气轉暖，便带她們到各处去游览观光。他們现在再也不必一天到晚被棉布和賬簿纏得不可开交了。每天早餐的时候，可以看看报紙或杂志来消磨消磨时光；随时又可以跟他們不惜工本所教养出来的才貌双全的女儿們談談心，这眞是人生快事。他們不时又在家里举行些愉快的宴会，这班大商人竟然也有工夫来享受些家庭的乐趣了。可是这幅图画的背面却另有一番景象。卡逊厂的失火竟害得許多人家遭了大难，那班人是非做工不可的，现在却完全沒有工作了：对于那班人，空閑便是灾难。一星期一星期地过去，找不到工作，也借不到錢来买面包，一家人大哭小喊，啼饥号寒的呻吟竟成了家庭里日常的音乐。这里沒有早餐給他們去消磨时光；他們的时光全消磨在被窩里，一則可以抵御刺骨的春

寒，二則躺着不动可以压低一些餓火。他們原有几个零錢，可是买不了多少麦粉和甘薯，于是用来买了鴉片，使小孩們可以不再嚷着要吃，使他們在昏沉的睡眠里可以不再难过。这眞是慈悲为怀！在这种时候，我們本性里的善心和恶念都会强烈地表现出来。有些父亲鋌而走险；有些母亲罵不絕口（啊上帝！有什么奇怪呢！）；有些孩子更是胆大妄为。在这种困苦艰难之中，一切人与人的关系都起了变化。这里有富人們所不能想象的、人間少有的信仰；这里有"視死如归"的爱情；这些魯莽粗率的人中間更有着忘我的精神可以和西特尼爵士[1]的光輝事迹互相媲美。要知道，穷人們有时犯的罪恶叫"我們"震惊，可是如果把一切人心底里的秘密全部揭露出来，那么，穷人們的美德更会叫我們大大地震惊呢。这一点我是确定的。

春天到来（只不过名义上是春天），眞是寒冷徹骨，市面依旧毫无生气，因此别的工厂也都縮短工时，裁减人手，到后来竟然全部停工了。

約翰·巴頓做着短工。威尔逊因为是卡逊家厂的，当然完全沒有工作。他的儿子却在一家机器厂里做事，他为人稳健可靠，賺得的工資勉强可以維持一家人的生活。威尔逊心里总觉得长期依靠儿子不是个办法。他精神萎頓，意气銷沉。巴頓老是容易生气，动不动就跟人吵架，对有錢人更是痛恨切齿。有一天晚上，天气依然象圣誕节那样冷，下午六点钟还是

① 西特尼爵士（Sir Philip Sydney, 1554—1586）：英国詩人，战士，以勇敢著名。于弗兰德斯的祖特彭一役負重伤，临死前叫人把水送給躺在他近旁的一个兵士，説："他比我更需要水。"

很光亮的，峭厉的寒风打每一个門窗角落里吹进来，巴頓生了一个小火，坐在那里納悶，盼望着瑪丽的脚步声；他自己虽然不肯承认，可是有她在身边，他就高兴。門开了，威尔逊奔了进来。

"你身边有錢么，巴頓？"他問。

"我沒有。现在还有誰会有錢，我倒要請教。你要錢什么用？"

"不是我自己用。我們也实在沒有力量帮助人家。你认識以前在卡逊家厂做的戴文保嗎？他发着燒躺倒了，家里一块煤也沒有，就連一块冷甘薯也沒有。"

"我对你說我沒有錢，"巴頓說。威尔逊显出失望的样子。巴頓要想不管，可是他虽然粗声粗气，到底还是看不过去。他站了起来，走到碗橱那里（那是从前他老婆心爱的宝貝），把午飯时剩下来准备晚上吃的面包和一片冷火腿拿手絹包了，塞在帽子里，又說，"好，我們去吧。"

"去？你这时候还要上工去嗎？"

"当然不是去上工，你这个大傻瓜。我們去看你讲的那个人。"他們于是戴上帽子一同出发。在路上，威尔逊說，戴文保真是一个好人，就只太守教律了；他的孩子全太小，还不能做工，却已經懂得要吃要穿；他們的境况愈来愈坏，什么都典当完了，现在住在儲仓街附近的貝利街上一个地下室里。巴頓嘴里嘰嘰咕咕，对某一阶級的人，說了許多沒有好感的話，他們便走上了貝利街。路面还沒有鋪过，中間是一道小沟，它流經街道上有窟窿的地方，就化成一个个小水潭。古时候爱丁堡人走路，口里总嚷着叫人"当心有水"，这句話在这里真有极

大的用处。他們一路走去，只见一个个妇女站在各自門口，把各色各样的脏水向沟里泼去，那脏水都淌向下一个水洼，潴满了就成为一潭死水。一堆一堆的灰屑倒也能当石磴用，可是最不讲究清洁的走路人也留神着不肯把脚踩上去。我們的朋友并不爱修飾，但連他們也选着路走，到后来他們跨下了几級石阶，来到一小块地方，在那里，挺直了身子还得比街面低一呎，你不必移动就可以碰到地下室的窗子和对面阴湿的土墙。从这一小块肮脏的地方再走下一步才来到地下室，有一簇人就生活在这里面。里面暗极了。有許多的窗子已經破坏，就把破布去蒙在上面，因此哪怕到了中午，透进来的光綫依旧灰暗。街道既如上述，就不怪他們两人走进地下室来，几乎被一陣臭气冲倒了。不过他們也受得惯，一会儿便不再觉得什么。他們在黑暗里只看见有三四个小孩伏在湿砖地上玩耍。不，那砖地簡直是潮的，因为街上积下的脏水慢慢地都从底下渗出来了。炉子里是空的，沒有生火，那女人坐在丈夫的床鋪上，在黑暗里嘤嘤啜泣。

“啊，大娘，我又回来了。孩子們，不要作声！别再跟你媽媽嚷着要面包。这位伙伴带了一些东西来給你們吃呢。”

陌生人在这种微弱的光綫里，簡直一些东西也看不见；小孩們却围住了巴頓，把他带来的吃食夺了去。好大一块面包，一眨眼就連一粒屑子也不剩了。

“我們一定要替他們想个办法，”他对威尔逊說，“你待在这里，我隔半个钟头就回来。”

他便跨开了步子，跑回家去。他把留剩在杯子里的一点飯菜全倒进那个万用袋一般的手絹里。瑪丽要在西蒙芝小姐

那里喝茶，她今天吃的东西已經有了着落了。他又到楼上去拿出他那件比較好一些的大衣，还有一条大紅鮮黃的絲手帕——这些就是他全部的金銀珠宝和貴重物件了。他走进一家当鋪，当了五个先令；他既不逗留，也不耽擱，一口气奔回到离开貝利街不过五分钟距离的伦敦路来——到了那里，他方才放慢步子，找寻着他所需要的一家家店鋪。他买了肉、面包、蜡烛、木花，又从一个小煤鋪里买了两百磅煤。还剩下一些錢，也預备用在他們身上，可是他不知道买些什么最好。粮食、光亮、煤火，他知道这些是最要紧的；不要紧的慢慢再說。威尔逊看见巴頓买了这許多东西回来，不由得眼泪盈眶。他完全明白这些东西的来路，他但愿能重新找到工作，那时候自己便也可以給些实惠給人家，不必总觉得是用儿子的錢，心里不好过。可是他虽則"不名一文"，精神上却給了他們极大的帮助。巴頓在这方面也并不落后。所謂"寒热"(在曼彻斯特相当流行)，是一种象险恶的斑疹伤寒之类的病症，是由于生活困苦、环境污秽、精神忧郁、身体衰弱所引起的。这种病是恶性的，来势很凶，又容易传染。但是穷人对于传染病都是宿命論者！他們也不得不如此，因为住的地方那样拥挤，隔离病人事实上不可能。威尔逊問巴頓，他会不会传染到，反而让他取笑了一番。

这两个人做起看护来，又是粗暴又是温柔。他們把火生起，但那火好象在阴暗潮湿、长久不用的烟囱里找不到路，于是退了回来，弄得满屋子烟雾迷漫。可是这些烟，在那重浊的空气里，竟能使人七窍通灵，精神蓬勃。小孩又在嚷着要吃；这次巴頓却先把一块面包給了那个走头无路的可怜妇人，她依旧坐在丈夫身旁，听着他的沉痛的呻吟。她接过了面包，撕

了一小块，可是吃不下去。她已經餓过头了。砰的一响，她竟直僵僵地摔倒在地上。两人急得手忙脚乱。“她差不多要餓死了，”巴頓說。“人家說，一个快餓死的人决不能多給东西吃，可是，天哪，她什么也吃不进呢。”

“我来想个办法，”威尔逊說。“我可以把这两个专爱吵架的大小孩带回家去，今晚上交給老婆去带領，我再去拿壶茶来。女人还是喝些茶水、羹湯之类的东西最好。”

巴頓这里只剩下一个最小的孩子，吃完了东西，在哭着叫媽；还有那个昏昏沉沉、人事不知的女人；还有那个心火难熬、尖声急叫的病人。他把那个妇人抱到了炉火边，重重地摩擦着她的手。他又看看周围有什么可以枕头的东西。只见到几块零碎的砖头。他脱下了自己的外衣，好好地把它們盖了起来，垫在她头底下。炉子里开始有了些热气，他便把她两只脚移近火边。他又到处去找水，可是那个可怜的妇人餓得走不动，水龙头离开他們那里太远，因此屋子里一滴水也沒有。他立刻抱起了孩子，跨上台阶，到上边的屋子里去把他們唯一的鍋子借了来，又要了些水。接着他便做了一些面糊；原来他平时做工手脚灵活，因此很快就調得好好的。他又找到了一把伤痕累累的鉄湯匙（一切旁的东西都卖掉了，单把这个留下来喂小孩用的），硬打她牙縫中間灌了一两口进去。她的嘴自动地张了开来；又吃了几口，便慢慢地苏醒了。她坐起身来，对四面看了一下；她記起来了一切的事情，只感到衰弱和消极，于是又倒了下去。那个最小的孩子爬到她身边，用手指抹去了她正在扑簌簌地落下的眼泪。她已經有气力来哭泣了。现在应当赶快去照管那个病人。他睡在一个又潮又霉的草垫上，

哪怕是一条狗，对了它也会搖头，宁可睡在石板地上。他那骨瘦如柴的身子底下鋪了个破痲袋；身子上面盖着破破烂烂的东西——她老婆和孩子在这样大冷天还能留剩下来的全都在这里了；再加上他自己的衣服：要是全能堆在那里不动，也許可以抵得上一条毛毯。可是他不停地翻来翻去，这些东西全掉了下来；虽然皮肤象火烧，依然冷得他渾身发顫。有时候，他发了疯似地直竪起来，好象那描写大灾难的名画里面的悲惨万状的先知；可是不到一忽儿，就精疲力尽，倒了下去。巴頓觉得非要当心地看住他不可，万一跌在砖地上也許会受重伤。威尔逊回来了，他才放心。威尔逊双手捧了一壶热茶来給那可怜的妇人，可是神志迷糊的丈夫一看到飲料，便象老鷹扑小鸡一般地搶了过去。这一种自私的举动，在他沒有病的时候是从来不曾有过的。

他們商議了一会。两个人心照不宣，决定陪了这对不幸的夫妇一起过夜。可是一个医生都請不到嗎？大概請不到。明天一定要去請求发給一张医院的住院証，暂时他們只能要药房配些药。巴頓（只有他身上有錢）便到伦敦路去找寻药鋪。

两旁的店鋪灯烛輝煌。街上非常好看，煤气灯晶光雪亮。橱窗的陈設比白天更显得精彩。所有的店鋪里面，那个药鋪可眞象我們小时候听到的那些神怪故事：从阿拉丁仙果纍纍的花园①，到罗莎梦紫色的瓮子②，一应俱全。可是巴頓却并

---

① 阿拉丁：《天方夜譚：神灯》里的人物。他窃取了神灯后，来到一座花园里，看见許多果子树，那枝上的果子都是碩大丰满，光耀夺目，原来都是些宝石。

② 待考。

沒有这种联想，他只觉得这些堆足貨物、充滿光綫的店鋪和那間昏黯凄凉的地下室正好形成一种对照，不禁十分难受。这些人生的神秘問題，他和許多人都想不明白。他不知道在这些东奔西走的人群里面，有沒有一两个也是从那种悲惨的家庭里来的。他們看上去都很快活，他的心里于是又大为不平。每天有不少人在大街上和你擦肩而过，可是誰也猜不透他們的心思。你怎么能知道他們生活里千奇百怪的事情？他們也許正在經受着各种的考驗，抵抗着各种的誘惑呢？你也許会碰到一个女孩子，用了她的手肘子在推着你，她被生活逼迫得无法可想，滿脸装出了狂欢的笑容，但是她的灵魂却正在祈求着死亡的安息，只觉得一流清波也許是上帝所能給她的唯一安慰了。你也許会碰到一个罪犯，正在預謀着一件凶案，你在报紙上看到了会渾身发抖。你也許又会碰到一个虛心下气的人，他在人世上默默无聞，可是将来却会永远站在上帝的左右。你每天碰到成千成万的人——也有做好事的，也有做坏事的——你有沒有想过他們全准备到什么地方去呢？巴頓在做的是好事，心里却轉着坏念头，他见到快乐的人就恨如切骨，原来他当时把他們和自私自利的人一律看待。

他来到一家药鋪面前，走了进去。那掌柜的态度非常和順，仿佛是用鯨脑油涂过了的。他留心地听着巴頓描画戴文保的病状，断定是附近地区非常流行的一种斑疹伤寒，接着便配合了一瓶东西，也許是什么硝酸盐的甜药水，或是什么吃不坏人的玩意儿，对于伤风感冒十分有效，但是立刻想去制止那个可怜人的熾烈的寒热，却完全沒有一些儿用处。他也主张他們原先决定了的办法，在第二天早晨去請求一张医院的住

院証。巴頓于是满怀着对于那瓶药水的信心，离开了这家药铺。因为工人們万一相信了药水有效，他們便会相信所有的药水都是同样的灵験。

同时，威尔逊在戴文保家里也尽了他最大的努力。他許多次替病人把身上的东西盖好，又加意安慰；他又喂飽了那个最小的孩子，他也不再吵鬧了；他又温顺体貼地跟那个妇人讲着話，她疲乏地躺在那里不作声。他打开过一扇門，却又馬上把它关上。那是一个后房，沒有玻璃窗，只有一个鉄栅的窗洞；猪圈里的排泄物和許多又脏又臭的东西都从上面流下来。地上沒有鋪砖石，全是些臭味扑鼻的泥土。这个小間从沒有人用过，里面一件家具也沒有；不要說是人，就連猪玀在那里也待不住几天。可是这个后房也要房錢。戴文保家租了“两間房”，所以租金比别人多付三个便士。他回过头来，只见妇人正在用她干癟的奶头喂着那个最小的孩子。

“这小孩一定是断了奶的吧！”他詫异着說，“他有多大了？”

“快要两足岁了，”妇人低声回答。“可是，我沒有旁的东西給他吃的时候，只有这样才能使他安靜；他就是不吃别的，也能好好地睡一忽。我們不管自己怎样吃苦，总竭力設法去找些东西来給小孩們吃的。”

“你沒有請求公家救济么？”

“沒有，我的男人是生在白金汉郡的；要是去請求的話，他怕公家会把他遣送回乡；所以我們只有盼望着市面好轉。可是这种好日子，我是决不会看见的了，”那可怜的女人又失声啼哭起来。

“你把这一点儿面糊喝掉了，想法子睡一下。約翰和我今天晚上替你来照顾病人。”

“上帝保佑你們！”

她喝完了面糊，就睡着了。威尔逊把他的外衣盖在她身上，輕手輕脚地不敢惊动她；其实他用不着担心，因为她已經精疲力尽，睡得熟极了。她只醒回来过一次，拉过外衣来替小孩盖一盖好。

病人好象发了狂，威尔逊和巴頓用了全力来制止他。他一会儿跳起来，一会儿又高声喚叫，仿佛气悶得忍受不住了。他詈駡着，詛咒着，这叫威尔逊很奇怪，因为他知道他平时是一个虔誠的教徒，他不懂这是神志不清时的譫語。到后来，他把气力使尽，方才睡着；巴頓便和威尔逊移近炉边低声說話。他們坐在地上，因为沒有椅子；桌子也只有一个，还是把旧木桶翻了过来充当的。他們熄灭了蜡烛，在炉火的閃光中交談着。

“你和这人相識很久了嗎？”巴頓問。

“三年多了。他在卡逊家厂里也做了那么久了。他为人稳健可靠，讲話很有禮貌，可是我方才已經告訴过你，他太守教律了。一两个星期以前，他正在附近各地找寻工作，給他老婆写了一封信。我但愿还保存着那封信，我讀了心里眞感动，因为我当时也有着一肚子的牢騷。我决不能老是依靠着杰姆，把他的血汗錢来养活一班应該由我来喂养的人。况且，你知道，我虽然賺不来錢，还是少不了要吃的，因此我牢騷很多。正巧这时他的老婆（对着那个熟睡的女人把头点了一下）拿了他的信来找我，因为她自己认不得字。这封信就和《圣經》里的

說話一样；一些儿沒有怨言；又說上帝是我們在天之父，无論他怎样安排，我們必須耐性忍受。”

“那位上帝不也是大老板們的在天之父么？我可不愿意有那样的弟兄。”

“啊！約翰，快不要这样說；老板們中間，心肠跟我們一样好的也有，比我們更好的也有。”

“你这样說，我倒要問你：为什么他們富，我們穷呢？我很想明白这道理。我們帮了他們这許多忙，他們又帮了我們什么忙呢？”

可是威尔逊不会跟人辯論，他一向承认他自己沒有口才。巴頓知道沒有人会来阻碍他，便一路說下去。

“你会說（至少有很多人这样說）：他們有資本，我們沒有資本。要知道，我們的劳力就是我們的資本，我們也应当收利息。他們的資本随时随刻可以取得利潤，我們的資本却始終不起息，否則他們怎么能那样穷奢极欲呢？况且他們里面有許多全是白手起家的：卡逊，邓康，孟杰，还有不少旁的人，他們到曼彻斯特来的时候，除了一身衣服以外，什么都沒有，他們现在却有了成千成万的家私，沒有一样不是我們的劳力替他們掙来的；单就土地来說，那么，二十年前只值六十鎊的，现在值到了六百鎊，也全靠我們的劳动。但是你看自己，看我，看那边可怜的戴文保，我們得到了些什么好处？他們把我們的血汗脂膏搜刮得一干二凈，积起了偌大的家財，盖起了偌大的住宅，我們許多許多人却在挨饥受餓。你能說这里面沒有什么毛病嗎？”

“是的，巴頓，我不敢說你不对。可是厂房燒了以后，卡逊

先生就和我說，‘老实告訴你，我也要紧縮了，在这不景气的时候，我非省吃俭用不可。’大老板也在吃苦呢。”

“你听到过他們有什么孩子餓死嗎？”巴頓問。他的声音很深沉。他接着又說，“我并不是說我穷到这种田地。我不愿为我自己說話；可是我眼看着象戴文保这样的人，躺在那里活活餓死，就再也受不下去了。我只有瑪丽一个，她已經能够自立了。我們也許不再起灶；我完全不在乎。”

两个人尽談着这一类的話，漫漫的长夜就这样过去了。他們看上去，戴文保的病情依旧一样，不过症状有时略微有些变动。他的女人还睡着，可是小孩一哭，她就醒了回来；小孩的哭声似乎对她有一种特别的力量，别的声音再高一些她也听不到。那两个看守人讲定，但等卡逊先生可能已經起身，又肯见客的时候，威尔逊便去到他家請求发給一张医院的住院証。灰黯的天光終于透进了这黑黝黝的地下室。戴文保依旧睡着。威尔逊回来以前，巴頓决不离开。威尔逊走到外面，接触到了新鮮的空气，虽然是在又臭又脏的街道中間，居然也觉得神清气爽；他于是一路向卡逊家走去。

卡逊的住宅差不多在郊外，威尔逊走了两哩路方才到达。街道上来往的人还不热鬧。市面不景气，当地买东西的人很少；虽然将近八点钟了，伙計們还只是懶洋洋地在卸着排門。三两个愁眉不展的妇人已經走上了她們每天乞食的征程。可是街上的人还不多。卡逊的住宅很漂亮，一切的陈設都不惜工本。可是虽然花費了无数的金錢，却也表示着相当的鉴賞能力，房間里的装飾都很精致美雅。威尔逊走过一个方才由使女打开的窗戶，从那里他可以看到許多图画和金漆的物件，

他不由得站住了仔細观看；可是他想起这种样子太沒有礼貌，于是連忙走到后門口去。佣仆們好象都在那里忙着准备早餐，看见他就招呼他进去，說話虽然不多，态度却很和善；又答应即刻便去通知卡逊先生。他来到厨房里，只见那里四壁全是耀眼的鉄罐，炉火熊熊，各处墙上又挂着各式各样的烹飪器皿。威尔逊猜想着它們的性质和用途，消磨了一些时間。仆役們来来去去地忙个不停。一个外院的男仆又走来听候差遣，在威尔逊的身旁坐下。厨司在煎牛排，下女在烘面包，煮鸡蛋。

炉子上面的咖啡热气騰騰；各种的香味混合在一起，引得威尔逊饥肠轆轆，因为昨天吃了中飯到现在，还沒有一些东西下过肚。要是仆役們知道了这种情形，他們一定会尽量給他些肉食和面包；但是他們跟所有的人一样，自己吃飽了，就想不到有人在挨餓。他們在灶間里又自由又尖刻地談論着上房里的事情，威尔逊一边听着，一边餓得簡直要发疯了。

“湯姆斯，你昨天到深夜才回来！”

“不錯，我昨晚眞等得疲乏极了；他們要我十二点钟去接，我准时前去，可是他們到两点钟方才来叫我。”

“你尽在街上等嗎？”那个使女問。她眼前的工作已經做完，现在到厨房里来聊天了。

“见你的鬼！你不要以为我是个大傻瓜，尽着在外面挨冻，让我的馬也去挨冻；我們要是尽在街上等，就完全都冻死了！嘿，我把馬寄放在小旅館的馬房里，我自己就在那里火炉旁边喝它一两杯。他們那里和一般馬夫做上了交易。我們一起有五个人，喝了不少麦酒和烧酒来驅除寒气。”

“哎喲！湯姆斯，你将来准会成一个酒鬼！”

“要是我当眞成了酒鬼，那也算不了我的錯，那全是太太的不是。我們的身体也是肉做的，可不愿死等着那班沒有头脑的人，活活坐在車頂上冻死！”

这时候，太太身边的一个使女走来传达太太的命令。

“湯姆斯，你快騎着馬到魚販那里去，告訴他星期二要的鮭魚，太太至多只肯出两个半先令一磅；太太为了市面不景气，在发脾气。她叫三点钟把馬車准备好，她要到皇家校场去听演讲，你别忘了。”

“好，我知道了。”

“你們今天讲起話来全得留神，她早晨气色就不好，又在嚷头痛了。”

“可惜琴京士小姐不在这里和她配对了。天哪，她总是和太太两个爭吵着誰的头痛更厉害；琴京士小姐就是为了这个走的。她始終不肯承认她的头痛不厉害，可是太太只許自己头痛，旁的人头痛她就受不住。”

“厨司务，太太要在楼上用早餐，叫把昨天剩下的冷竹鸡拿去，咖啡里多放些奶油，她說还有一个烤饅头沒吃掉，叫你多抹些黃油。”

那个使女一边說着，一边离开了厨房去等候着小姐們打鈴，她們隔天晚上的宴会散得迟了，說不定什么时候才会醒来。

在那装飾华丽的图书室里，桌子上陈列着丰盛的菜肴，卡逊先生和他的儿子一同坐在那里——父亲看着报紙，儿子看着杂志——他們一面漫不經心地在享受着烹煮精致的早餐。

那个父亲看上去是一个刚愎自用的老头儿。儿子的相貌非常漂亮，也有一种沾沾自喜的样子。他的衣服剪裁得宜、熨褑挺括，比他父亲更有紳士气派。他是个独生子，因此姐妹們都当他是件宝貝；父亲和母亲也当他是件宝貝；他无法违拗他們的心意，就也把自己当作是件宝貝了。

門开了，爱美跳了进来，她是主人最小的女儿，今年才十六岁，生得千娇百媚，玲瓏活泼，鲜艳得象一朵玫瑰花蕊。她年龄太小，不能参加外面的宴会；这倒使她父亲十分高兴，因为整个晚上可以和她讲讲笑話，听她象小鳥儿一般唱唱歌曲；她又会跟他亲热厮纏，免得他独个儿发悶；到了第二天早晨，莎菲和海伦都还酣睡未醒，她却可以亲切地来陪着他一同进早餐。

他由着她把两只手蒙住了他的眼睛，在他紫紅色粗糙的脸上吻个不停。她要拿掉他的报紙，他假装和她争执了一番就让她夺去了。她又不准她哥哥哈利继續看杂志。

"爸爸，今天早晨娘儿們就只我一个，你們应当尽心竭力来奉承才是呀！"

"我的宝貝，不管你是不是唯一的娘儿，你还不是爱怎么就怎么的！"

"不錯，爸爸，你的确很乖，很听話，我不能不那样說；哈利可总是那么淘气，我关照他的事他从不肯照办。对不对，哈利？"

"我实在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讲我的坏話，爱美；你只該夸奖我，不該責备我。你在許士的鋪子里买不到那种葡萄牙香水，我不是給你到城里去买了来嗎？你这个忘恩負义的小妮子！"

“当眞嗎？啊，可爱的哈利，你眞是象葡萄牙香水一样的可爱，你差不多和爸爸一样好呢。不过，你还是忘了到毕格仑那里去买玫瑰花——他們特有的那种奇种的玫瑰花。”

“我沒有去，爱美，可是我并沒有忘記。我問过他，他那玫瑰花的确好。可是，我的千金小姐，一朵小花，他要你半个多金鎊呢。”

“啊，我不管，爸爸会买給我的——亲爱的爸爸，是不是？爸爸知道他的小女儿沒有了花和香水是活不成的。”

卡遜先生要想不答应他的宝貝女儿，可是經不起她左哄右騙，結果依旧屈服了。她說她非要不可，沒有它不能生存。沒有了花，做人就沒有意思！

“那么，爱美，”她的哥哥說，“就拿牡丹和蒲公英来将就一下吧。”

“啊，亏你說得出口！我才不把它們当作花呢。你自己还不是照样地揮霍浪费嗎？請問，一个月以前誰在耶池花店花两个半先令买了束鈴兰呢？当时你可怜的小妹妹跪了下来求你，你也不肯給她！好少爷，你倒来說說是什么个道理。”

“你硬逼人家沒用，”哥哥回答說。他虽然嘴边装着笑，眼睛里却露出恼怒的神气，他窘透了，脸色一会儿紅，一会儿白。

“先生，”一个仆人走进房里来說，“有一个厂里的工人要想见您。他說，他的名字叫威尔遜。”

“我就去看他；慢着，你叫他到这里来吧！”

爱美蹦蹦跳跳到房外的花棚里去了。那消瘦蒼白、沒有洗脸也沒有修面的織工随后就被带了进来。他站在門口，只是搔弄着头发，不时又偸眼看看周围富丽的陈設。

"啊，威尔逊，你今天来有些什么事，伙計？"

"对不起，先生，戴文保有了热病，我到这里来請求您能不能給他一张医院里的住院証！"

"戴文保——戴文保是誰？我不記得这个名字。"

"他在您厂里做了三年多了，先生。"

"也很可能。我不敢說厂里伙計們的名字我全能記得，这是我的管工的事。他病了，是不是？"

"是，先生，他病得很厉害，我們想把他送到热病的专門病房里去。"

"我怕住院証沒有多余了，我可以給你一张門診券。"

他說着便站了起来，开出一只抽屜，想了一想，拿了一张門診券給威尔逊。

那时候，小卡逊先生正看完了杂志，在留神听着他們讲的是怎么一回事。他把早餐吃好，站起身来，从口袋里掏出五个先令，走过威尔逊面前时便給了他，轉給那个"可怜的家伙"。他很快地来到門口，叫把馬拉过来，兴冲冲地騎了上去，便走了。他赶着去候瑪丽·巴頓；这位漂亮的姑娘，一路走到西蒙芝小姐家去，见到他会看他一眼，又会对他笑一笑。可是，今天他却要失望了。威尔逊从卡逊家出来，說不明白应当高兴还是煩恼。他們对他讲話都很客气；說不定他們会查問戴文保的情形，再給他和他的家属一些帮助。况且，那个厨司务，在开出了早餐以后，居然也想到了，看着威尔逊蒼白的脸色，在他走出客厅以后便把一些肉和面包塞在他手里；肚子满足以后，心理上也就乐观起来了。

他回到貝利街来，觉得带来的消息还不坏，心里相当高

兴。可是当他推开了地下室的門，看见巴頓和那妇人正在病床前弯着身子对病人看，他們脸上都显出一种惊惶忧郁的神气，他的心便沉了下去。

"过来，"巴頓說。"你走了以后，他的情形就有了变化，你看是不是？"

威尔逊仔細一看。病人的肌肉已經陷了下去，皮肤绷得很紧，骨头突了出来，满脸是土一般的可怕的顏色。他的眼睛依旧张开着，还有感觉，可是上面已經罩住了一层死气。

"你走的时候他还睡着，后来醒了，就满口囈語，又不断地呻吟；过了一会又静了下去；直等他叫唤他的妻子，我們方才知道他一直醒在那里，可是她站到他跟前，他又沒有話对她說了。"

他們都觉得他也許已經不能讲話了，因为他的气力显然一点点在消失。他們寂静地站在他的身边，連那妇人也抑制住了抽噎，虽然她的心快要碎了。她把那个小孩抱紧在怀里，竭力想法叫他不要作声。他們的眼睛都瞪住了看着那个还剩下一口气的人，但是他的生命已象游絲一般了。最后他挣扎着把一双手做成祈祷的样子，他們看到他的嘴唇在掀动，便都弯下身来，只听得他急促地喘着气，說的話簡直一些儿沒有声音：

"啊，上帝！我感謝你！一生艰苦的挣扎总算到得尽头了！"

"啊！天！天！"他的妻子失声痛哭起来。"你怎么丢下我走了？你叫我怎么能活下去？"

戴文保不再会說話了。在天使吹起号角，他的舌尖重又灵活以前，他是决不再会开口了。但是他耳朵还能听，心里也明白，虽然眼睛已經看不见了，他的手却在被面上摸索着。他

們懂得他的意思，便把他的手放在她的头上。她，垂下了头，两只手蒙住了脸，实在悲伤得支持不住了。他那有气无力的手亲切地按在她的头上就不动了。在最后的一剎那間，他的脸上变得神光煥发，显出了一种不可形容的安靜。他的手在他妻子的头上也成为一种僵硬笨重的东西。他从此不再会悲伤和痛苦了。他們恭恭敬敬地把尸体躺平。威尔逊又去把他唯一多余的一件衬衣拿来，給它穿上。那个妻子却倒在那堆破衣服里面，簡直哀痛得不省人事了。

有人在打門，巴頓走去开了。来的是瑪丽，她已經从邻人那里得到父亲托他們带的口信，知道他父亲在这里。她很早就要来看他，預备在当天工作开始以前和他讲一句話，可是西蒙芝小姐差她做了几件事，忙得她直到现在方才有工夫。

“进来，小妮子！”她的父亲說。“看你能不能安慰安慰跪着的那个可怜的妇人。上帝帮助她！”瑪丽不知道該讲些什么話，怎样去安慰，但她还是跪在她边上，把手臂挽住了她的頸項；不多一会儿，她自己的眼泪竟然为了对那个寡妇的同情，好象江河决了口，禁不住嚎啕大哭起来；她的满腔心事也暫时觉得松动了些。

瑪丽本来打算好在路上会碰见那个爱慕她的漂亮公子哈利·卡逊，可是现在全忘了；她把西蒙芝小姐的差遣，以及生起气来的样子也忘了：一心只想来安慰这个可怜孤单的妇人。她那美丽的脸蛋变得象天使一样圣洁，她那温柔的声調变得象音乐一样悅耳，她对着那个妇人断断續續地說着安慰的話：

“啊，不要这样哭了，亲爱的戴文保太太，你千万不要这样悲痛。他已經到了那个无忧无虑的地方去了。是的，我知道

你一定会觉得孤单，可是你得为那些小孩着想。我們一定来帮了你賺飯給他們吃。你丈夫要是知道你这样难过，他也不安心的。快不要这样哭，千万不要这样哭。”她說到后来，自己竟然也哭得和那个可怜的寡妇一样伤心了。

大家都同意去替死者請求义葬。死者在生前曾經加入过一个丧葬互助社，有力量的时候一直勉力繳会費，可是最后几个星期沒有付，因此便沒有权利請求补助費了。大家劝戴文保太太和小孩跟瑪丽一同回家过夜。瑪丽也帮着慫恿，她自己心里觉得很高兴。可是那个可怜的亲人的遺体还在那里，家属怎么能离开呢？他們只能尽自己的力量替她做了些安排，再去請邻居們时常过来望望，說几句安慰話。戴文保太太于是留在那里看守尸体，有工作的人回去做工，那个沒有工作做的人便負責料理丧事。

瑪丽当天因为心神不定，受到西蒙芝小姐許多埋怨。西蒙芝小姐眞让她急得要命，因为有一件衣服当晚一定要交出，可是瑪丽早上沒有把短少的薄紗和綢子去配好了带来；瑪丽的心思也确实不在这上面，原来她苦心孤詣地在想着把她自己的一件旧黑袍（她在母亲丧事里穿的最好的一件）揩抹干净，再翻一个身，放长了，給那寡妇做一件象样些的丧服。她晚上虽然回来得很晚（西蒙芝小姐因为她早上的疏忽，故意罰她多做了一些时候），可是一到家里便动手；一边赶着做，一边心里又很得意，禁不住不时哼出快乐的小調来，她立刻又自己压制住了，因为这和她手里的活計太不相称了。

到了殯葬的日子，戴文保太太穿上了那套整齐的丧服，在万分的哀痛中間对她的确也是一种安慰。巴頓和威尔逊伴着

她带同两个比較大的孩子跟在棺材后面。大家步行着，一切很簡单，絲毫不妨碍别人；我觉得眞比上流人那种无謂的排场，那种华丽的柩車，和搖头摆尾的羽毛，要合情合理得多呢。穷人出殯也不必連累“尸骨在石子地上震得格格作响”。妻子郑重地又沉靜地一路送丈夫去安葬，尽力为了他节制住自己的悲哀。原来穷人的葬礼中間只有这一点是表现給活人看的！他們来到墓地，便在一块揭开了的漂亮的石板前站住。那块东西原来是用木头仿制的坟地上的装飾品。一下子便可以把它掘起来；底下的墓穴里堆积着許多穷人的尸体，距离地面只有一两呎。他們把泥土盖上了，又用力踩平，那块木头的盖子便又搬到另一个穴子上去应用了①。送葬的人一些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合式。

① 据我所知，曼彻斯特有一处墓地是这种情形，也許还有别的地方也一样。——原注

第七章　杰姆的失态

爱和希望，那无尽的宝藏。
充满了两个小小的庫房！
我們又多么空虛和貧困，
当死亡，象个残忍的債主。
把我們的东西搜刮一光。

——《双生子》

那魑魅似的热病决不饒人，誰让它抓到了，就休想它肯放手。戴文保的寡妇把她两个孩子領了回来；她的邻居都发着善心，替她付清了一点儿欠租，并且还多給了她几个先令。那間地下室充满着痛苦的联想、悲惨的記忆，她决定搬一个家。政府的救济处并不如她想象的那么可怕，派人来調查了一下，非但沒有象她所担心的那般把她送回到她丈夫的故乡白金汉郡去，反而同意代她繳付房租。所以她現在只需要找飯来塞满四张嘴就行了——她說起来不过三张嘴，因为照她的算法，她和那个还沒有断奶的嬰孩只能算做一张嘴。

她接連一两个星期沒有断过粮食，体力恢复了一些，胆气

也壮了。她先替人照管孩子，每天把孩子們帶来的食物煮好了喂給他們吃，一粒面包屑也不少他們的。晚上把他們交还給了他們的母亲，便拿起活計来工作：縫合、衬底、鑲边，一边又坐在那里打算怎样去欺騙厂里的監工，說他那个气力大、身材高、一天到晚吃不飽的本恩已經超过了十三岁。她把生活就这般安排定当，接着却听到威尔逊家的双生子也得到了热病，心里禁不住十分焦慮。

那一对双生子原来並不强壮。他們就和旁的許多双生子一样，两个孩子似乎合着一条性命、一股气力。再說，目前这一对簡直是一个脑子；他們身体衰弱，性格愚蠢，可是父母並不因此就不疼爱。那位精神活泼、体格魁梧的大哥也很爱他們。他們走路比别人走得晚，讲話也比别人讲得晚，什么都比别人迟一些；到现在还得要人喂着吃，帶着走；别人家跟他們年龄仿佛的孩子，早已会在街上乱跑，迷失了路，在几哩路外被人送到警察所去了。

他們家里的境况还沒有窘迫到不能够疼爱这两个小孩的地步。就說现在，杰姆賺来的工錢，和母亲有时在外面打杂得来的貼补，仅仅够他們吃口粗茶淡飯，可是对这两个孩子依旧一般地好生照管。

这一对双生子先是不舒服了好多天，肉也不想吃，到了一个下午，突然同时病势轉重。那三个热爱着他們的人，虽然彼此不曾說明，都觉得十分危险。差不多經过了一个星期，他們生病的消息才传到从前的住处，也就是巴頓现在还住着的那个院子里来。

爱丽思在几天以前就听到那两个小侄儿生了病，立刻把

她地下室的門上了鎖,一口气走到安売次区她兄弟家来;她的邻居知道她时常在人家有病痛时跑去帮忙，所以也不觉得有什么奇怪。

在那小哥儿俩病重了几天以后，瑪格丽脫有一次碰到了杰姆·威尔逊，方才听到了他家里的情形。当天晚上瑪丽很晚才回院子,她便把这件事告訴了瑪丽。瑪丽一路走回家来,听到了許多愉快多情的言辞，这个不幸的消息正好成为强烈的对照；她听了心里很难过。她觉得自己近来老是幻想着美好的将来,就連星期天下午或是其他空閑的时間,也难得去探望她母亲的老朋友威尔逊太太，实在太不应該了。她急于要弥补这个缺憾,便在邻居那里給父亲留下一个口信,加紧了步子赶到生病人家里来。

她把手擱在威尔逊家的門閂上,站住了定一定神,听得屋子里眞是寂靜无声。她把門慢慢地推了开来，只见威尔逊太太坐在旧搖椅里，膝上躺着一个病重得就象死了的孩子。她哭个不停,可是不敢放声,单怕惊动了这个痛苦地喘着气的孩子。在她的背后，老爱丽思正在另一个双生子的尸体上扑簌簌地洒着眼泪，那死孩就平放在屋角里一张长椅子上面横着的木板上。那位父亲却弯着身子全神貫注地看着那个还剩下一口气的孩子，想在絕望中間找出一絲儿希望。瑪丽輕輕地走到爱丽思身边。

"啊,可怜的孩子。上帝很早就把他收去了,瑪丽。"

瑪丽讲不出話,她不知道应該讲些什么;她沒有想到情形会这样糟。到后来她方才低着声音說:

"你看那另外一个有沒有什么希望?"

爱丽思摇摇头；脸上的神气告訴她說，她相信一些儿也沒有希望了。她接着用力想把那个死孩抱了起来，放到他父母亲房間里他經常睡眠的床鋪上去。可是父亲虽在热切地留心那个还活着的孩子，眼睛、耳朵却不断地挂在死孩的身上；他看到这种情形，連忙跑了过来，輕手輕脚地把硬板上的死孩抱在怀里，走上楼去，好象怕把他惊醒。

另外一个孩子气喘得更响、更急，也更费力了。

“我們决不能让他母亲再把他抱在手里了。她要着他，所以他不能断气。”

“要着他？”瑪丽带着疑問的口气說。

“啊！你不懂‘要着’的意思嗎？如果一个竭力要他活的人抱住了他，那个人便沒法断气。活人的灵魂会纏住了那将死者的灵魂，不让他脱身；那灵魂要得到安息，就得經过老大一番掙扎。我們决不能再让他母亲抱在手里了，否则那可怜的小孩死起来太苦了。”

她接着便直截痛快地走去，要把那奄奄一息的孩子抱过来。但那母亲还是不肯放手，滿含着热泪，对爱丽思用了一种恳求的眼光望着；她又恳切地低声說，她并不在要着他，她也希望他能早些脱离痛苦。爱丽思和瑪丽站在旁边瞪着眼睛看那个可怜的孩子。他掙扎得似乎更厉害了，母亲最后才嗚咽地說：

“爱丽思，也許还是你抱了去好。我现在心里的确在要着他，因为我舍不得两个孩子在一天内全离开我，我忍不住在要着，可是我也不該叫他为了我多受罪了。”

她弯下身子，爱怜地（啊，那是多么热烈的爱呀！）把孩子

吻了一下，便交給了爱丽思。爱丽思分外小心地把他接过来，不到一会儿，挣扎便停住了，那小孩平静地吐出了他最后的一口气。

母亲这才放声大哭起来。丈夫听到哭声便从楼上赶下来，忍住了自己心里的悲痛来安慰她。爱丽思把尸体打扮端正。瑪丽虽然心里害怕，可是端肃地在边上帮忙。那父亲和母亲便把他抱到楼上去，让他們小哥儿俩在宁靜的安息中躺在一块儿。

瑪丽和爱丽思走到火炉边站着，暗自伤心。过了一刻，爱丽思方才开口对瑪丽說：

"杰姆回来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不知要怎样难过呢。啊，可怜的杰姆！"

"他现在在哪儿？"瑪丽問道。

"在厂里做加班工。他們接到了大批外国定貨，你知道，他心里尽为两个小哥儿着急，可是又不能不去工作。"

接着她們又轉着念头不作声了，后来还是爱丽思先說話。

"我有时候觉得，上帝一定反对人家有什么計划。我每次定好了計划，他总会搞些事情出来把它一古脑儿推翻，仿佛要我以后把一切全交給他去安排。你知道我老是想回家，不知已經有好多时候了，在圣誕节以前我满以为这次回了家就可以不必再到外边来了。圣馬丁节① 边，家乡地方有一位年輕的姑娘到曼徹斯特来帮佣。那天星期休假，她来看我，說我有个堂兄弟叫她来找我，盼望我能回去和他家住在一起，替他們

① 圣馬丁节在11月11日。

照管小孩，因为他們的田地很大，女人在牛棚里的工作也很忙。因此我不知道有多少个寒冷的夜晚睡不着觉，心里只是盘算着，要是上帝允許，到了夏天就跟乔治和他的老婆告别，回到家乡去。我再也想不到万能的上帝会来破坏我的計划——他一向带領着我渡过所有的难关，我理該把一切都交給他去安排！乔治现在又失了业，我从来沒有看见过他象这样垂头丧气；就是沒有这一次的大打击，也着实要人好好来安慰。我想现在上帝已經明显地指出了我的归宿之处；我相信要是乔治和吉英肯遵从主的安排，我也一定愿意照着做。”

她一面說着，一面便去整理屋子，尽可能把病人留下的痕迹收拾干凈。她又生上了火，烧开了水，替弟妇冲上一杯茶。楼下不时能听到她弟妇哽咽啜泣的声音。

瑪丽帮了她把这些瑣碎的事情做好。她們在那里忙着，只见房門輕輕地启开，杰姆走了进来。他做夜工做得满面污垢，渾身肮脏，腰里还围着一条沾满了油漬的圍裙；这一副模样和打扮在平时他决不愿让瑪丽看见，可是现在他簡直就沒有注意到她；他径直走到爱丽思面前，詢問那小哥儿俩的情形。在午餐的时候他們似乎好了一些，他整个下午工作到深夜，心里总在想他們也許会有些轉机。他在喝茶的半小时中間，偸空走出去替他們买了些橘子，现在还鼓起在衣袋里。

他一定要姑母明白地告訴他；她搖着头，眼泪扑簌簌地落了下来，可是他只是不懂；逼得姑母不能不明明白白告訴他。

“他們都去了，”她說。

“死了！”

“可怜的小哥儿俩！两点钟不到他們就变了。約瑟先去，

象一头驯服的羔羊；威廉死得比較費事些。”

“两个都死了！”

“咳，孩子！两个都死了。上帝为了要使他們避免什么灾难，所以把他們带走了，否則他不会选中他們两个的。这一点你准可以相信。”

杰姆走到碗橱那边，一声不响地从口袋里把买来的橘子掏出来。他站在那里不动，待了好一会儿，他那壮大的身躯竟然伤心得抖顫起来。两个女人全吃了一惊——女人們看到男人悲切得不能自主的时候总是这样的。她們陪着他重新痛哭了一场。瑪丽看到了杰姆的悲伤，心底里发了軟，她慢慢地走到他背了她們站着的那个墙角跟头，把她的手輕輕地按在他的手臂上說：

“啊，杰姆，不要这样伤心；看见你这种样子，我眞难受。”

杰姆心里竟觉得有一种奇奇怪怪的兴奋，明白了她的安慰能对他发生多么巨大的力量。他一句話也不說，单怕什么声音或动作会搅乱了他那时間所感到的愉快；她那輕軟的手触使他全身觉得舒服，那清脆的声音使他的耳朵里感到了温顺。是的，这也許很不应当；他簡直自己痛恨自己，在这种不幸和哀伤的环境里，他竟然能为了瑪丽这样对他讲了几句話，心中就立刻充满了快乐和幸福。

“不要，杰姆，不要这样，”她又低声对他說，她以为他这样的沉默也是因为悲痛到了极点。

他約束不住自己了。他抓紧了她的手哆嗦着，再有，他那种讲話的声調竟使她立刻发生了反感。他說：

“我簡直在恨我自己。当我的两个小兄弟还在那里躺着，

父亲和母亲还在那里悲痛心切，我可死也不愿放弃这一刹那的时間。啊，瑪丽（她正要把她的手縮回去），你当然知道我为什么会感觉到这样幸福！”

她的确知道——他說得一些不錯。可是等他轉过头来和她打了个照面，他看出她那俊俏的脸蛋上带着一种老大不高兴的神气，好象在恼他，又好象在怕他；他感觉到她簡直在厌恶他。

他放松了她的手，她便很快地走到爱丽思那边去。

“我眞是个大傻瓜——不，当眞是个死不足惜的东西——竟然随我自己在这种哀伤的环境里去和她談情說爱；看到这样一个自私的畜生，难怪她扭轉身子就走了。”

他一方面为了待在这里叫她看着刺眼，一方面心里也的确想要去分担一些父亲和母亲心里的痛苦，于是立刻走到楼上小兄弟躺着的那个房間里去。

瑪丽整夜机械地帮同爱丽思料理一切，可是当晚沒有再见到杰姆；他一直逗留在楼上。天明以后，瑪丽觉得从僻靜的小巷子里走回家去可以不用害怕了，她想早晨上工以前到家里去睡一会儿。她便給乔治和吉英留下了一些安慰的話——她决不定是否要給杰姆也留下一两句，可是后来一想，还是不要的好——迎着早晨的阳光走出門去，这和死亡所降临过的那个黑暗屋子是怎样鮮明的对照啊！

他們有的是和我們不同的早晨。

瑪丽和衣在床上躺下；也許是为了这个緣故，也許是为了天窗里射进来了耀眼的光亮，更也許是为了神經过度紧张，因

此隔了好久，她方才勉强打上一个瞌睆。她尽是想着杰姆的态度和言語。虽然她早已知道了，大家也一直在讲着这件事，可是她不喜欢他会有这样明显的表示。

"哎喲，"她对自己說，"我但愿他不要把我的意思弄錯了。我哪怕对他說一句普通的客气話，他的眼睛也会发亮，面頰也会涨紅。我眞难透了。爸爸和乔治·威尔逊是老朋友，杰姆和我又是从小在一块儿长大的。我不知道见了什么鬼，看到他神志沮丧，就想去安慰他一下；今天晚上，理該由他的姑母去劝他，我偏又插身进去，搞得他昏天黑地。我对他并沒有意思，可是，我一不留神，和他讲起話来，就会带着一种温柔的声調。我眞是左也不对，右也不对：我要是特别当心，我就会对他粗声粗气；我要是听其自然，又总是太和气，太溫順了。况且我和另外那一个差不多已經象訂了婚一样，那个人比杰姆要漂亮得多；不过我总觉得杰姆的脸最討人喜欢；可是喜欢尽你喜欢，一些沒有用处。等我做了哈利·卡逊太太以后，也許我可以好好地帮杰姆一手忙。可是他会不会感謝我呢？我知道他有时候很粗野，也許我嫁了别人，待他好，他反而会生气。啊，我决不再想了，想到就头痛。"

她翻了一个身就睡着了。白昼慣常幻想的事情便在睡梦中出现：教堂里钟声叮当，她結了婚出来，坐上馬車，去迎接她那惊惶詫异的父亲；从此他永远离开了那个昼夜辛勤、古旧阴暗的院子，搬进了富丽堂皇的大厦，每天有报看、有书讀、有烟抽、又有肉吃——假如他高兴，那么，一天到晚这样生活也可以。

这些念头当然和她对于那位漂亮年輕的卡逊先生的相思

是夹杂在一起的。原来小卡逊自从当天陪同他姐妹出去买东西，在那家鋪子里閑逛，第一次碰见了这个美丽的女縫工，直到后来在她每天早出晚归的途中，总算很随便、却也还正經地和她結成了相識，他这才定下了心。他本是个不受工作羈絆的人，每天总要想法子和她见一次面。照他自己的說法，他为了她眞是神魂顚倒，每天总要找机会碰到她一次(最近还不止是找机会)，才能心安。她脸上有一股精明能干的样子，这和她从西蒙芝小姐鋪子里那些女孩子彼此介紹閱讀的传奇小說里所看来的那种簡单、愚蠢、脫离现实的空想恰好相映成趣。

是的，瑪丽有她的野心，她并不因为小卡逊錢多，地位高，就对他沒有什么好感。爱絲忒姨母在她小时候灌輸給她的旧影响现在发生了力量；也許正因为她父亲不贊成有錢有势的人，那个影响的力量就变得更大。这是人心的一种矛盾，从夏娃以来一直如此，我們现在还是和古时的亚当一样，觉得不許我們去尝的正是最甜蜜的东西。因此瑪丽一直就打着主意，要做一个大戶人家的太太，又跟大戶人家的太太一样去做些空洞无聊的漂亮事儿。西蒙芝小姐有时候駡了她，她就想着某一天她会坐了自己的馬車来到这个性子急躁、人倒还和气的女裁縫那里定做几件衣服，心里的气恼便平了下去。卡逊家的大小姐和二小姐，不論在跳舞会上或街道上，不論騎馬或步行，大家看到了总是啧啧称羡，公认是当地两位出色的美人。当她想到她将来可以和她們姐妹相称，一同騎馬又一同步行，心里便觉得十分高兴。她的計划里最好的一点，最神圣的一点，也就是多少可以抵得过她种种虛荣的罪孽的一点，便是关于她父亲的一切：他受到了生活的压迫，竟然变成了一

个心灰意懶、忧郁沉悶的人了。她但愿能尽心竭力来使他获得一切的享受(她当然要他跟他們住在一处)。到那时，他才会明白有了錢确实有意思，女儿做了大戶人家的太太确实是福气！到那时，凡是在貧賤时候对她有好处的人，她都要加上一百倍去补报。

这些便是她的空中楼閣，奢侈的白日梦：它們将来不知道要害她流多少眼泪呢！

同时，她的言語——尤其是她的声調——在杰姆·威尔逊的記忆里是不容易磨灭的了。他想到当时她的手怎样放在他的手臂上，全身依然会感到一种兴奋。他对她的想念又总是和他对那失去了的兄弟的深切悲痛联結在一起。

第八章　瑪格丽脫开始歌唱生涯

好好地对待他們，他們已經吃了許多苦；
不要嘲笑他們美丽的希望和誠恳的計划，
虽然你看来无非是一些幻梦和痴想。
很可能，他們在实地經驗的粗暴的学校里，
竟然学到了些在理論里学不到的东西；
即使他們犯了大錯，你依旧要好好地对待，
让他們的过失使他們更加熱切地来呼吁：
“請把我們所需要的光明和指导賜給我們！”

——《情思》

那个悲惨的夜晚过去了三个星期以后，有一个星期日的下午，杰姆来到巴頓家，表面上作为拜訪約翰。他穿着最好的一套衣服(这是专在星期日穿的漂亮服装)；脸擦得閃閃有光；满头的黑发也在鏡子面前經过了一次又一次的梳理；他衣襟上的鈕孔里还插着一朵水仙花(郎卡郡管它叫“甜蜜的南茜”)，希望会引起瑪丽的注意，他就可以十分愉快地把这朵花送給她。

可是这一次快乐的拜訪，开头就不大順利，因为瑪丽在他沒有走进来的几分钟以前便先看见了他。她坐在桓桌边上，把小窗帘拉在一边，一面讀着攤开在面前的«圣經»，一面就可以看看来往的走路人。所以有个朋友招呼杰姆，那副吊慰的表情，同情的握手，她全看见；她便乘着他还沒有进来，把自己的面貌和姿态端正了一下。杰姆走了进来，仿佛眼睛里只有她父亲一个人；那时候約翰正坐在火炉旁抽着烟斗，一面在讀着从邻近酒店里借来的旧的«北方明星报»[①]。

他然后轉过身来看瑪丽，——原来一个人鍾了情，不必用眼睛看，本能地就会知道她在身边，甚至可以說他的肉体能直接感觉到。她的一双手正在忙着整理衣服，杰姆不禁心想这种动作旣不自然，也不必要。她对他招呼的样子很斯文也很和气，不过严肃了一些。她感觉自己象玫瑰花似的满脸涨得通紅，她要止也止不住；一方面杰姆却在奇怪，不知道她的脸紅是为了害怕，还是为了生气，还是为了爱。

她可眞是狡猾，她装着在用功讀«圣經»，一些不留心他們讲些什么話，但是事实上沒有一句話逃过她，連杰姆那种使她刺心的长吁短叹也都听在耳朵里。后来她拿起«圣經»，仿佛他們的讲話打扰了她，就到她楼上的小房間里去了。她簡直沒有和杰姆談什么話，簡直看也沒有看他，也沒有注意到他带着的那朵美丽的水仙花——只等她稍微称贊一下，他就会把这朵花送給她了！幸亏他不知道，总算免掉了痛苦，原来她那

---

① «北方明星报»(Northern Star)是宪章派的机关报紙，馬克思和恩格斯曾为該报写稿。

黑暗的小房間里正摆着一只白色的瓶子，里面插了一大束花枝招展的早春玫瑰，整个房間充滿着芬芳和光輝。这是那个有錢的情人的礼物。杰姆就这样让自己的圈套扣住了脖子，一直陪了約翰·巴頓坐着，听他談話，又絞尽心思来和他对答。

“这《北方明星报》里的話真有劲，一些不錯。彻头彻尾地主张縮短时間。”

“工資照旧嗎?”杰姆問。

“当然，当然！否則有什么用处？那些大老板都出得起錢，叫他們掏些腰包真不在乎。我有沒有告訴过你，許多年前医院里的人跟我說的話嗎?”

“沒有，”杰姆心不在焉地回答。

“啊！你当然知道我有一次染了热病住在医院里。外边的市面坏极了。医院里却自有几个好人，只要你活着，他們总肯帮你的忙，哪怕你死了以后把你‘开膛剖腹’。他們看我退了烧，虽然人还軟得象棉花一般，他們却来对我說，‘要是你能写字，你可以帮着医生整理文件，我們能照管你的吃喝，让你多住一个星期，你也能恢复你的健康。’我一听不錯，便立刻答应下来。因此我就开始抄写，我的字是写得挺好的，可是有些字的拼法很特别，我以前不常看见，我只得看一个字抄一个字，忙得象鸡在地上啄米。可是有句話我看了有些不明白，就放大了胆子去問医生是什么解释。我对数字时常搅不清楚，不过这一点我倒懂得，据說，‘工场里絕大多数的意外事件都是在工作的最后两小时中发生的，’那正是在工人們身体疲乏，精神涣散的时候。医生說这是完全真的，他要把事情的真

相发表出来。”

杰姆一心在思忖着瑪丽的举止态度，可是巴頓讲到这里停了下来，他觉得在礼貌上一定要开句口，表示自己在听，因此就說——

“确实是眞的。”

“咳，眞透了，我的孩子，我們实在工作过了度，不久准会有更可怕的事情发生。印刷制版工人就要罢工了，他們的工会很强硬，不让人欺侮。不久还有許多事情要发生呢，一般人可还看不到。杰姆，你相信我的話好了。”

杰姆很愿意相信他的話，可是并不象他所应該表示的那样表示惊异。巴頓觉得不妨再点醒他一两句。

“工人們不肯再让人践踏下去了。我們的忍耐已經达到了最后的限度。要是大老板們沒有办法，要是他們承认沒有办法，我們就得到再上一层的人那儿去。”

可是杰姆依旧沒有追問下去。他也放弃了瑪丽会自愿再来和他见面的希望；心想还不如回到家里独个儿去对她相思的好。他于是含糊地抱歉了几句，推說非立刻要走不可，便匆匆地向約翰告别，让他再燃上了烟斗，继續去思索政治問題。

这三年来市面愈来愈不景气，粮食却愈来愈貴了。工人的收入和伙食的价格差上一大截，这种局面所造成的疾病和死亡，多到出于我們意料之外。一家家男女老少都在逐漸变成餓鬼，只缺少一个但丁[1]来記录他們所忍受的痛苦。再說，

---

[1] 但丁(Alighieri Dante,1265—1321)：意大利伟大詩人。所著《神曲》三部，第一部为《地獄篇》，描写地獄中种种残酷的刑罰和悲惨恐怖的景象。

連他那枝笔也未必形容得出这种恐怖的眞相，至多只能把一八三九、一八四〇和一八四一这几个可怕的年头里成千成万人貧苦的慘况，描写出一个輪廓罢了。纵然是研究过这些事实的慈善家也不得不承认，要想去找出这种穷困的眞正原因，簡直无从下手：整个事情的性质十分复杂，徹底明了几乎沒有可能。因此工人們和上层阶級之間，在这个艰难的时期里，发生了强烈的恶感，也就不足为奇了。工人們的赤貧状态和身受的苦痛，使他們中間許多人的心里都发生了一种猜疑。他們觉得国会里的議員、地方行政长官、大老板們，甚至教堂里的牧师，一般都是压迫他們的仇人；这些人串通一气来蹂躪他們、奴役他們。我所讲的这个商业不景气时期产生了一种最最牢不可破的怨結，那便是社会上不同阶級中間存在着的分歧。我們实在沒有办法去形容，或是約略描写一些当时城市中的困苦状况，我也不想去尝試。然而我又想，在一个信奉基督的国度里，这些事实如果眞能让大家知道了，那么，即使說得不够有声有色，一般处境比較快乐和比較幸福的人們也一定会起来同情和援助的。那些受着煎熬的人大都先是哭泣，后是咒罵。他們这种仇恨心理便表现在暴躁的政治运动上面。可是当我听到了（正象我从前听到过的一样）那些穷人的艰难痛苦的情况：他們到伙食鋪去买茶叶、糖、黄油，甚至面粉，每次只出得起半个便士；有些父亲母亲一連七个星期整夜坐着，把仅有的一张床和一床被褥让他們的儿女享用；还有些人在严冬季节一連几个星期睡在炉灶旁的石头地上，旣沒有食粮，也沒有煤炭；还有些人被迫着絕食了好多天，心里也不再存着什么好轉的希望，在拥挤的擱楼上或是阴湿的地下室里苟延

残喘，逐渐在饥寒和失望的压迫下，赶早进了坟墓。我又亲眼看见了他們憔悴的面容、憤慨的情緒和凄凉的家庭，在这种艰难悲惨的年头——我怎么还能怪他們中間有許多人，讲出来的話和做出来的举动会暴躁激烈呢？

工人中間现在有了一个新的主意，这原来是宪章派发动的，后来却有許多許多人认为是絕妙的办法。他們都以为政府并沒有知道他們所忍受的痛苦，他們宁愿相信那些奋身当先做国会議員的人可能还不明了实际的情况，就好象那些家教严厉的家长竟然想不到他們的孩子已經好多天沒有吃食一样。况且这班饥餓的人群也听到人說起，他們遭受苦难的事实曾經有人在国会里否认过。他們虽然心里很奇怪，也想不出个道理，可是总觉得只要有人把他們的悲惨情况詳詳細細地揭露出来，那么自会有补救的办法。这样一想，他們沉痛的心灵居然得到了些安慰，狂怒的火焰也就平息了下去。

他們于是写好了一封請愿书。在一八三九年明朗的春日里，成千成万人在上面签了名，請求議会允許那些替工业区域里这种絕无仅有的貧苦状况作証的人出席申訴。諾定昂·設斐尔德、格拉斯哥、曼彻斯特，还有旁的許多城市，都忙着派遣代表一同去递送請愿书，那一班代表非但能讲出他們所看到的和听到的一切，而且能从他們本身所經历和忍受的事情上来說明。他們都是些在生活上受尽苦楚，忧虑憔悴和挨饥受餓的人們。

約翰·巴頓也是其中的一个。他簡直不好意思承认，他当选以后心里所感觉到的那种快乐和兴奋。他也象小孩子一般，因为能上伦敦去而觉得高兴，不过这上面快乐的成份很

小，实在很小。他又为了能在許多大人物面前訴述自己的意见而感到一种虚荣，这上面快乐的成份比較大一点儿。可是，当他想到自己由大家公推出来做了代表的一分子，去把人民的痛苦尽情宣布，因而使大家获得极大的救助，从此不必再忍受貧困的苦楚，生活也有了保障，他心里便眞正快乐起来了。虽然事情很渺茫，可是他一心希望这次請愿能有圓滿的結果。多多少少人都把他們一綫的希望寄托在这封請愿书上，但愿当局肯听一听大家所身受的痛苦。

在曼彻斯特的代表們一早出发赶往伦敦的前一天晚上，許多邻居都接二連三地到巴頓家来，他好象开了个盛大的招待会。約伯·李带着烟斗早就占定了火炉旁边的位置，他不多讲話，只是噴着烟，一面自得其乐地照管着挂在炉火面前那些燙衣服的烙鉄，让瑪丽使用起来可以方便些。瑪丽自己呢，正象有一出喜剧里一个貧苦人的老婆那样，在灶間里洗滌父亲的两件衬衫，她要他到了伦敦打扮得象个样子。大衣已經贖回，那块絲手絹却在当鋪里沒掉了。客室通灶間的門照常开着，有熟人走进来时她随时打着招呼。

“約翰，你决計要上伦敦去了，是嗎?”一个說。

“恐怕非去不可吧，”約翰回答，好象不得不去似的。

“好吧，我有許多話，希望你轉告議会里的人。你千万不要放松他們，約翰，把我們心里的話，老老实实告訴他們：就說我們都已經餓够了。沒有一个人生到世界上来不要吃，如果他們連这一点儿也不能跟我們想办法，那么，我們簡直不明白这班人还有些什么用处。”

“是，是！我一定把这些話告訴他們，輪到我說話的时候，

我还有好多話要讲；可是你知道在我头里还有不少人要发表他們的意见呢。”

“你临了总是要讲的。啊，孩子，你一定要請他們叫老板們把机器全部毁掉。自从有了紡織机器以后，就从来沒有过好日子。”

“机器眞是穷人的死对头，”好几个声音一齐說。

“照我看，”一个衣衫不全、冷得发抖的人說，他挨近到炉火边来，仿佛发了瘧疾，“我倒希望你叫他們通过那个縮短工作时間的法案。工作太重，肉做的身体哪儿頂得住！为什么工厂里的工人比旁的行业时間要做得久？巴頓，你把这句話去問問他們，好不好？”

这时候，那个他曾經热心帮助过的可怜的寡妇戴文保太太正好走了进来，也就省了他一番答話。戴文保太太好象空着一半肚子，飯也沒吃飽，样子很急切，很郑重，穿得倒还整齐，手里拿着一个紙包，交給瑪丽。瑪丽打开一看，用她的肥皂手把一条衬衫領子拎了起来，口里就嚷着：

“看，爸爸，你在伦敦要变成个公子哥儿了！这是戴文保太太送你的；新做的，样子又时髦。謝謝你想得这样周到。”

“咳，瑪丽，”戴文保太太低声說，“他帮了我和我家里偌大的忙，这一点儿算得什么呢！再說，瑪丽，你收拾起行李来一定很費劲，我也可以帮帮忙。”

“你只要帮我把这些衣服擰干，我就可以把它們拿去燙了。”

戴文保太太就在旁边听着他們談論，过了一会她自己也参加进去：“約翰·巴頓，要是你去和議会里的人們讲話，我想

你一定肯对他們說，他們这种不管小孩子是强是弱，一律不許进厂做工的法律，眞是个大麻煩。单說我們的本恩，他的胃口实在大，稀飯簡直不管事；我想送他进学校，又沒有錢；他成天在街上游蕩，愈来愈吃不飽，还学了許多坏样子；可是工厂检查員不許他进厂工作，因为他的年龄不合格。他比那个小痨病鬼沙基要强壮一倍呢。那个孩子虽然年龄合格，而且还要大些，可是工作到后来总是嚷着腿痛。”

“我有个計划要和約翰·巴頓讲一讲，”一个自命不凡、談吐郑重的人說，“我希望他把这个計划向議会提出。我母亲是牛津人，在法兰西斯·戴虛烏德爵士家做过老媽子，帮着洗衣服。我們小的时候，她常和我們讲些他們那种豪华的故事：她說起过那位爵士每天要换两件衬衫。他和那些議員是同一类的人，我相信有許多議員也和他一般地奢华。約翰，你可以告訴他們，要是他們都用紗布来做衬衫，紗布的生意就会活跃起来；他們每年穿坏的衬衫又多，这对郎卡郡的紡織工人也就是一个很大的恩典了。”

約伯·李现在也插进来說話了。他把烟斗拿下，对着那最后讲話的人說：

“皮耳，我跟你說句話，你可别生气。議会里的人不过几百个，却要穿那許多衬衫；我們紡織工人有几万个，每个人压根儿只有一件衬衫；穿破了也不知道再到哪儿去找第二件，虽然他們每天織出来的紗布要有多少哩长；又有多少哩长的紗布堆在仓庫里，因为沒有人买，銷路打不开。約翰·巴頓，你好好听我的話，去請求議会准許自由貿易，让工人可以賺到一份合式的工資，一年里买上两件甚至三件衬衫；紡織工业这才

可以活跃起来。”

他又把烟斗放进嘴里，用劲抽上几口，去弥补方才消耗掉的时間。

“諸位邻居，”約翰·巴頓說，“我怕我不会有这許多机会把你們的話完全传达；我想我只能把他們所认为不存在的那种种悲惨情况告給他們。他們要是听到了有些婴孩生产在潮湿的砖地上，出世以后既沒有一点儿破布遮身，母亲也沒有一点儿食物充饥；还有許多人直僵僵躺在街道上死去，或是挨着餓躲在幽暗狹小的地下室里等死；他們要是听到了这一切的瘟疫和饥饉，他們准会定出一个比我們现在所猜想的更聪明的办法来。可是，只要有机会，我自会把你們的意见传达給他們听；无論如何，我一定尽心竭力去做，你們看吧，也許議会知道了一切的底細，我們可能过到好一些的日子。”

有几个人摇着头，可是更多的人都露出高兴的样子；接着便一个个走了，只留下約翰和他女儿两个人在家里。

“你有沒有留心，吉英·威尔逊的脸色难看极了？”他問。他們在炉边晚餐，結束了一天的辛苦。炉火代替了蜡烛，在屋子里閃着光。

“沒有，我沒有注意到。可是她自从那一对双生子死了以后，精神始終沒有恢复；她的身子又一向很衰弱。”

“她自从出了那件事以后，一直就是这个样子。我記得她原先又活泼又漂亮，在曼徹斯特姑娘里面眞可以算得上一个。”

“出了什么事，爸爸？”

“她的腰部給机輪軋伤了。那时候机輪外面还沒有罩子。

她正好在准备出嫁，有人以为乔治不肯要她了；我可知道他决不是做那种事情的人。她能够起身走动以后，差不多第一个到的地方就是那个老教堂。这位可怜的姑娘，脸色蒼白，瘸着腿，走上通道，乔治象母亲一般温柔地扶了她，尽她慢慢地一步步挨着。許多不懂礼貌的青年人还在取笑着他們俩。她进教堂的时候，脸白得象一张紙，可是还沒走近圣坛就满脸通紅了。要不是这一点儿，他們的婚姻眞可算得十全十美。乔治和我一直厮混在一起，象自家弟兄一样。万一吉英出了岔子，他一生一世也就完了。我觉得她今天晚上的神气实在不妙。”

他就这样上床去睡了，心里一面盘算着明天的事情和将来的希望，一面又担忧着他朋友可能会遭遇到的不幸。

瑪丽把两只手遮住了朝阳的光芒，送他动了身，便回进屋子里，在上工以前把家里收拾收拾干淨。她不知道那种早晚的寂寞，她究竟会喜欢还是不会喜欢；一連几个钟头，每次听到打钟她就想到爸爸不知道已經到达什么地方。她又依照自己的见解下定了几个决心。可是不久，一件件白天的工作和零零碎碎的事情，使她忙得把对于离人的怀念搁置在一边了。

瑪丽下定的几个决心里面有一个是：不管人家怎样劝說或引誘，父亲不在这里，她决不和哈利·卡逊先生会面。可是她良心上到底觉得有些不妥貼，因为这样的决定就等于承认平时和他会面是不对的。可是她一直自己对自己說，她的行为十分純洁、正当；她虽然瞒着父亲，又明知他知道以后不会贊同，她却总是觉得她和卡逊先生的約会，最后的結果一定会使她父亲得到利益和幸福。可是现在他不在家，她决不愿做一件他不贊成的事情，哪怕将来結果对他有好处。

西蒙芝小姐鋪子里那些年輕姑娘里面，有一个在瑪丽这次恋爱事件中一开始就有份，她是卡逊先生所委派的心腹人。他觉得必須有一个传言递信的人，他自己不在边上还可以帮他說些好話。这才找到了一个叫做莎莉·利得比脫的女孩子，她愿意担当这个差使。她本来为了寻求刺激，就自愿帮着人家談恋爱(特别是那种偷偷摸摸的)；现在不时还可以由卡逊先生报效半个金鎊，她更是愿上加愿了。

莎莉·利得比脫只是一个十分粗俗的姑娘，談到恋爱或者情人就渾身有劲；在她看来，有了一大串追求的男人才算得起光荣。她虽然天賦这样的性情，可惜自己的相貌不好看，一头赤发，满脸雀斑，大家觉得她要是单靠她本身的优点恐怕不大可能成为一个男子追求的对象。她善于說笑，胆子又大，就竭力把这些来弥补她相貌上的缺陷；一般太太小姐們却又会把它叫作泼辣。她开出口来从来不怕难为情。她别的沒什么，就有把人带坏的本領。她那善良的本性成了一种恶劣的影响。这样热心的人，沒有一个能恨她；这样肯自己出头替人家掩飾过錯的人，也沒有一个避得掉她。她的手脚又勤，人家有什么欠缺，总愿意去帮忙；她又生成一张利嘴，随时肯代人說謊。犹太人或伊斯兰教徒(我忘記是哪一种人)相信人身上有一块小骨头(我記得好象是一块脊椎骨)，永远不会腐朽，在地底下一直不損不伤地保存到最后审判日，这就是灵性。甚至最堕落的人也有这种善根，有一天自会起来战胜他們的罪恶；这是稳妥地隐藏在一切腐敗恶劣的人身上的唯一良善的品质。

莎莉也有着这一种的灵性，那就是她对于她母亲的孝思。母亲年紀老，經常病倒在床上。为了她，她情愿自己吃苦；为

了她，她变得又温順又体貼；为了她母亲独自躺在那里无聊，她虽然身体十分疲倦，到了晚上，仍旧抖擻起精神，把白天經过的事情，編成了笑話，一件件讲給她听；要是她那双犀利的眼睛看到人家有什么可笑的样子，她就活龙活现地来装給她的母亲看。那位母亲也象莎莉一样不拘小节，因此卡遜先生給她这許多錢的原因，也不必对她隐瞞。她高兴得格格地笑着，但愿追求的时期拖拉得越长越好。

这位老妇人、她的女儿和哈利·卡遜，都不喜欢瑪丽的那个决定：說什么父亲出外期間决不和他会面！

有一天黃昏（初夏的黃昏很长，天色也亮），莎莉約好了和卡遜先生会面，預备去传遞一封信給瑪丽，恳求她见他一面，莎莉还得用了全力去从旁劝說。她别了卡遜，觉得时候还不太晚，便决定立刻到瑪丽家去，做寄书人兼做說客。

她看见瑪丽正在那里沉痛悲慟，因为她方才得到了乔治·威尔遜突然死去的消息：他是她自己的老朋友，爸爸的好朋友，又是杰姆的爸爸，这許多重关系强烈地激动着她。她虽然不象闊人家的子女，非有必要就不会看到一个死人的脸，也不会听到一句关于死人的話；可是最近三四个月里面，她已經和尸首接触过好多次了。看着一个个朋友相继死去，眞是可怕。她的父亲在离家的前一天晚上，还害怕着吉英·威尔遜活不长久。可是孱弱的她留了下来，精强力壮的男人反而先走了。不論怎样，她父亲替他恐惧的事倒永远不会发生了。这許多念头一齐涌上了她的心头。

她不能去吊唁死者的家属；纵然她可以有办法安慰他們，她也不去：因为她下定了决心要躲避着杰姆，她觉得特别在这

一种的场合下，她一定保持不住那种故意冷淡的态度。

在这种悲不自胜的情形中間，莎莉·利得比脫当然是瑪丽最最不愿意看见的人。不过她仍旧站起身来迎接她。莎莉只见她哭得眼皮都紅肿了。

"好，我明天一定去对卡逊先生說，你怎样在为了他伤心；我可以老实告訴你說，他也正和你一个样儿。"

"为了他伤心，才笑話呢！"瑪丽把满头美丽的金絲搖动了一下說。

"唉，小姐，还不是为了他！这几天你在工作时間老是叹着气，好象心也快碎了。你要是再不去看看那个爱得你象性命一样的心上人儿，你才眞是个大傻瓜呢！'有多少爱？''有这么多！'就象小孩子們那么說的一样。"她又尽张开了两个胳膀，装着手势。

"瞎扯！"瑪丽撅起了嘴唇說，"我时常觉得我一些也不爱他。"

"我下次看见他，要不要就这样对他說？"莎莉問。

"随你高兴，"瑪丽回答說。"我敢說现在什么事也不在我心上；"她又哭起来了。

莎莉可不愿意把这样的消息带回去。她知道她摸錯了門路，瑪丽装满了一肚子心事，再也不希罕什么书信或是消息了。她于是很知趣地放下了原来的題目，用着一种和方才完全不同的同情口气来說話：

"告訴我，瑪丽，你为着什么这样伤心？你知道我从来就不忍看你流眼泪的。"

"乔治·威尔逊今天下午突然死了。"瑪丽一边說，一边对

莎莉呆頓頓地看了一下，接着便把脸蒙在围裙里重新抽噎着哭了。

“哎喲！人命如草芥；《圣經》上說得好，今天在这里，明天不见了。他年紀也老了，不济事了，留些有用的人在后边才是道理。他那位爱嚼舌根的老处女姊姊还活着嗎？”

“我听不懂你讲的是什么人，”瑪丽不客气地說。她当然听得懂，可是她不愿意她亲爱的、朴实的爱丽思給人家乱讲。

“嗳，瑪丽，别跟我装傻。好吧，我就說，爱丽思·威尔逊小姐还活着嗎？你现在該乐意了吧？我近来在这一带不看见她了。”

“是的，她已經不住在此地了。自从那一对双生子死后，她觉得她的弟妇老是那样愁眉不展的，心想自己也許可以去帮帮她，叫她高兴一些；至少，在她心头实在郁悶的时候，可以有一个人和她談談，因此，爱丽思便退掉了她的地下室，搬到兄弟那里去住了。”

“她去了正好。我不喜欢她，我也不喜欢她把我的漂亮的瑪丽姑娘劝化成一个美以美会教徒。”

“她不是美以美会，她是英国正教会。”

“啊，瑪丽，你太认真了。你知道我的意思不在这里。瞧，这封信是誰写来的？”她举起了哈利·卡逊的信。

“我不知道，我也不希罕，”瑪丽說着，脸涨得很紅。

“哎喲，好象我当真不知道你是知道的，而且正在希罕呢。”

“那么，給我，”瑪丽不耐煩地說。象现在这种心境，她只希望这位客人早些走开。

莎莉勉强把信交了出来。可是她很高兴看到瑪丽讀起信来脸上显出的酒渦和紅暈，这表示她对于写信的人并不完全是漠不关心。

“你一定要告訴他我不能去，”瑪丽最后抬起头来說。“我已經說过，父亲沒有回来以前，决不愿和他会面，我决不和他会面。”

“可是，瑪丽，他眞想看你。他见不到你，就变得那样垂头丧气，你一定也过意不去。再說，你父亲在家的时候，你也是瞞了你父亲和他会面的，那么，现在和他碰碰头又有什么关系呢？”

“啊，莎莉，你不用再問了；我說了不愿意去，就不愿意去。”

“我去叫他晚上自己来看你，不要再把我差来差去；他来了，你也許不会象现在这样难对付。”

瑪丽生气了。

“要是他敢在父亲出外的期間到这里来，我就去喚街坊邻居来把他攆出去，你可别叫他上这种当。”

“天哪！人家眞要以为世界上的女孩子只有你一个在讲爱情呢；你沒听见过旁的女孩子在怎么做嗎？她們一些也沒觉得不好意思。”

“住口，莎莉，瑪格丽脫·勤宁斯来看我了。”

一霎眼間，瑪格丽脫已經走了进来。瑪丽曾經要求过約伯·李让她来和她同住。在炉火的閃爍中你自会看出她象盲人一样在摸索着走路。

“好，我一定要走了，瑪丽，”莎莉說，“这就是你的确定的

答复嗎?”

“是的，是的；祝你晚安。”她把这位不受欢迎的客人——至少那个时候是不受欢迎的——送走以后，便高高兴兴地关上了門。

“啊，瑪格丽脫，你听到乔治·威尔逊的坏消息嗎?”

“我已經听到了。这班可怜的人，他們近来的境遇实在太坏了。我觉得一个人能突然死去倒不算坏事，死得便当，也不会觉得什么恐怖。倒是活着的人才难过呢。可怜的乔治，他一向看上去身体很强健。”

“瑪格丽脫，”瑪丽仔細地对她的朋友看了一番說，“你今儿晚上眼光很不好，对吧？是不是哭坏的？你两只眼睛又是紅又是肿。”

“不錯，亲爱的！可并不是为了悲痛才哭的。你沒听說我昨晚在什么地方嗎?”

“沒有。在哪儿?”

“你看！”她拿出一个閃閃亮的金鎊来。瑪丽一双灰色的大眼睛张得圓圓的，心里奇怪得說不出。

“我来告訴你一切的經过。你知道机器工人俱乐部里有一位先生在讲演音乐，他要人替他唱些自己所譜的歌曲。正巧昨天晚上他的助手喉嚨痛，嗓子发不出音。因此他們就来找我去。白脫华斯老爹先就給我說上一句好話，他們問我愿意不愿意唱。你一定以为我吓坏了，可是我觉得这个机会要是錯过了，便永远不会再有；于是答应尽我的力量做去。因此我跟那位演讲家試唱了一下，管事人便知照我把自己打扮端正，晚上七点钟去报到。”

“你穿的什么衣服?”瑪丽問。“啊,你为什么不来問我借那件挺好看的方格子粉紅麻布衫?”

“我也想到的,可是那时你还沒有回家。我就穿上了去年翻过面子的那件长毛絨褂子,披了那条白围巾,把头发梳理整齐;一切都还不錯。啊,我七点钟准时前去。我的眼光看不清楚歌譜,可是我依旧把它带着,免得手指空着沒有事做。我站在台上只看见前面摆动着无数的人头,好象和我賽球对垒一样。你可以想象到我心里的慌张,幸亏我不是第一个唱,音乐又仿佛是好朋友在說話,鼓励我放大胆量。簡短些說,事情过去了,那位演讲家向我极口称謝,管事們都說,一个新出场的歌手从沒有受到过这样的欢迎(我唱完以后,大家又是拍手又是頓脚,我心想这种样子,一个星期不知要穿破多少双鞋子呢,他們的手掌更不必說了)。我星期四再要去唱。昨天晚上我赚到了一个金镑,以后那位先生每晚在机器工人俱乐部演讲,总由我来歌唱,每晚的酬报是半个金镑。”

“啊,瑪格丽脫,我听到眞高兴极了。”

“你还不知道,更好的还在后面呢。现在我好象有了一条新的路子,虽然上帝的意旨让我变成个盲人,我仍旧不必叫人感到是一种累贅,所以我决定对外祖父說个清楚。昨天晚上,我因为不愿意叫他睡觉时心里忧郁,只对他讲起去歌唱和赚到一个金镑的事,今天早晨才原原本本告訴了他。”

“他听了怎么样?”

“他不是个爱讲話的人,这个消息完全把他怔住了。”

“这才怪呢,自从你告訴了我以后,我在你一举一动上面都看得出来。”

“对呀，就是这个道理！如果我沒有告訴你，可是天天见面，那么，一天天极微細的变动，你也不会看得出来。”

“好吧，你的外祖父怎么說呢？”

“啊，瑪丽，”瑪格丽脫带着笑說，“我不大愿意告訴你，因为你除非象我一样懂得外祖父的脾气，你一定会觉得詫异。他听了我的話完全怔住了，只說了一声：‘你眞該死！’接着他又低倒头去看书了，一句話也不說，等着我慢慢地把經过的一切讲給他听。我說我原先怎样地害怕，又是怎样地懊丧，可是现在已經想明白了，这是上帝的意旨；我又說，我但愿能靠了唱歌挣錢过活。我一边讲着，一边只见一顆顆大泪珠掉在书本上，可是我一直沒让他知道我看到。亲爱的外公！他整天地不声不响把我面前的东西輕輕地移开去，单怕它們会把我絆倒，又把他以为我需要的东西全放在我手边；他始終不晓得他做这許多事情，我都看见，也都明白；我猜想他一定以为我的眼睛已經完完全全瞎掉了，——当然不久眞是要瞎掉的。”

瑪格丽脫說話的声調虽然很愉快，也很心安理得，可是讲到这里，不禁叹了口气。

这叹气瑪丽是听到的，可是她觉得还是只装沒在意的好。她实在眞心眞意同情她，于是故意对她問着第一次歌唱时的情形，瑪格丽脫便把当晚成功的情形詳詳細細讲給她听。

“啊，瑪格丽脫，”她后来嚷了起来。“你一定会大大有名，就象那天晚上我們看见坐着馬車到音乐会去表演的、从伦敦来的那个貴妇人一样。”

“也許会的，”瑪格丽脫笑着說。“你等着吧，瑪丽，到那时候我决不会忘記有机会时提拔你一下。不，誰知道呢？要是

你规规矩矩，我也許叫你做我的貼身使女呢！那不是很好么？我可以照着那一首唱詞里的头两句替我自己唱：

你会披着錦綉的衣裳，
大把的金銀不用秤量。”

“不，不要停住；要不然，你就唱些新鮮的东西，我不知怎样总不喜欢‘多多想着唐納尔德’那一节。”

“好吧，我虽然有些疲乏，可是也沒关系。我到你这里来以前，把这星期四晚上要唱的几段足足练上了两个钟头。那位讲演家說，这調子一定对我很合适，我一定得把它唱好。当然，他对我这样好，这样鼓励着我，我决不能使他失望。唉，为什么世界上象他那样的人不能多有几个，减少些口舌和咒駡，世界就会好得多呢！再說，有几个唱歌的人說，这支歌一定是他自己譜的，因为他那样地坐立不安，絲毫不肯苟且，又那样担心着我不能把它充分表达出来。我当然要格外小心。他說第一节应当要唱得‘溫柔，而且愉快！’我怕我唱得还不够味儿，可是我决定尽量叫大家满意：

这一个字有多大的力量！
拨动了一个个人的心弦，
唤醒了許多亲切的回想，
散布着各种美滿的希望，
让大家脸上都神采焕发——
这一个字有多大的力量！

“随后要降落到低一級的音阶，一定要唱得悲戚。我觉得

要比上面那节有把握些。

> 这一个字有多大的力量！
> 人生竟变得完全是虚伪，
> 把愉快和希望一齐赶光，
> 不留下一絲欢欣的光芒，
> 鮮艳的花朵就完全雕謝——
> 这一个字有多大的力量！”

瑪格丽脫的确把这支小曲唱得有声有色。有一个厂工在外面听着，他批評說，“她囀得妙极了！”她在俱乐部里只要能唱得有那天晚上一半好，那么，如果那位演讲家不承认他喜出望外，他也就实在太难侍候了。

瑪丽听她唱完以后，心里想說而說不出的感想，都表现在脸上了。她一半为了要忍住眼泪不让它挂下来，于是脸上堆满了笑容說，“那辆馬車一定快来了。我們一块儿去做个好梦吧。”

第九章 巴頓在伦敦的經历

我們的生活应当任情放纵，
　他們却应当放弃一切的欢欣；
我們的街道应当要宽广繁荣，
　他們却只配居住肮脏的角落，
　昏暗的擱楼和水鼠游泳的地窖！
我們有甘霖灌溉的綠草如茵，
　他們只有汚泥堆积的幽巷小道！
这种命定的痛苦并非我們造成——
天生有穷有富——何必怨天尤人？

——諾登夫人①：《海島的孩子》

第二天晚上，下着暖和的淅瀝不停的长脚雨，——这就是一种催花雨。但是曼彻斯特沒有花木，这种雨只会叫人煩恼忧郁：街道上又湿又脏，屋檐的滴水又湿又脏，人也是又湿又脏。大多数人都躲在家里；石子地的小院子里脚声很少，寂靜非凡。

瑪丽走回家来，不得不换衣服；她还沒有坐定，就听到有

人在大門上摸索的声音。这声音延續了一会，她站起身来，走去把門打开。門口站着的，不是旁人，正是她的父亲。

他滿脸风霜，周身淋漓，就这样站在那里！她又高兴又惊异地招呼他，可是他走进門来也不把潮衣服脫掉，就在火炉面前坐下，什么都不管的样子。瑪丽却不肯就这样任他去，她跑到楼上把他工作时的衣服拿了下来，她让他在炉火旁換衣服，自己到灶間里去找寻一些充饥的东西，一面兴高采烈地談笑，可是父亲那种失意的神气早在她心头压上一块大石头了。

瑪丽一天到晚关在西蒙芝小姐那里，說到听到的，主要是时装、衣式、什么时候要有宴会、哪几种衣服要赶着宴会前做好一类的話。有时就交头接耳談談恋爱和情人，对于当前的政治消息却一些也不知道。工人們用尽一切粗野不文的言辞的力量向議会請愿，要求来訴說他們身受的困苦；这种困苦就正象騎着灰色馬的征服者② 一样，在人民中間馳騁，把人民的生命任意摧残，在全国各地打上了灾难的印記，但是請愿却被議会拒絕了。

他吃了东西，精神恢复了一些。两个人就默然相对地坐着；瑪丽想要父亲把忧郁的原因告訴她，可是不敢开口。这种地方她的确聪明；因为一个人有了重大的心事，你不如等他到了时候，自己向你透露，比較来得合适。

瑪丽象小时候一样，坐在她父亲脚边的小凳上，把自己一只手輕輕地放进他手里，可是她竟沾染了他的忧郁，只觉得心

---

① 諾登夫人(C. E. S. Norton，1808—1877)：以抒情詩著名，当时人几乎把她和拜伦相提并称。

② 指領导諾曼人在第十一世紀中征服英国的威廉第一。

里悲痛，叹起气来，为了什么原因却不知道。

“瑪丽，我們的話沒有人理睬，我們只能对上帝去讲了！咳，我們就是眼睛里哭出血来，现在也沒有人肯听。”

瑪丽立刻明白了她父亲所以这样忧郁的原因，虽然还沒有知道底細。她一声不响，只是同情地握住了他的手，她不知道該讲些什么好，她怕讲得不对，所以就靜着不作声。可是他的态度隔了半个多钟头一点儿也不变动，两只眼睛呆呆地尽盯住了炉子里的火光看，她耳朵里只听得困人的时钟滴答声，和門外屋頂上雨水的淅瀝声，不时又有她父亲深长的叹息声，瑪丽再也受不住了。无論如何不能让父亲这样悶郁下去，哪怕讲一个坏消息給他听也好。

“爸爸，你可知道乔治·威尔逊死了，”（她突然觉得自己的手被猛力地一把抓紧）“他昨天早晨倒毙在牛津街上。太悲惨了，爸爸，你說是嗎？”

她热泪盈眶地等待着父亲同情的表示，可是对于死者的伤感也改动不了他那失望过度的麻木状态。

“死了最好，”他低声地說。

这眞叫人受不住了。瑪丽站了起来，推說要去告訴瑪格丽脫一声，今晚不用再来陪伴她，其实是去請約伯·李过来安慰她的父亲。

她到了他們門口，站住了不进去。瑪格丽脫正在练唱；在夜晚沉寂的空气里，她的音調悠扬，正象是一位天使的歌声：

安心，安心，我的人們，你們的上帝这样說。

这古老的希伯来預言的辞句落在瑪丽的心上仿佛是甘

露。她不去打断她。她站在那里听着，感到了一种安慰。她直等里面重新有了讲話的声音，方才走进去把自己的意思告給了他們。

外祖和外孙女两个立刻站了起来，跟她回去。

“他只是太疲乏了，瑪丽，”約伯老爹說，“到了明天他准会变个样子。”

声音笑貌对于一个沉痛的悒郁的心灵能发生多大的作用，那是无法描写的；不到一个钟头，約翰·巴頓就和平时那样叨叨不休地談着了。当然，他說的話无非是关于自己的失意和大家的絕望。

“是的，伦敦是个了不起的地方，”他說，“住在那里的人比我們所想到的，或是听到的还要神气！他們为了将来不免受苦，眼前就尽量享受。”

还是《圣經》里財主和乞丐的老比喻！闊人們的心里也会象穷人一样担忧嗎？

“請把伦敦的一切全告訴我們，亲爱的爸爸，”瑪丽說。她正坐在父亲膝边的老位置上。

“我自己看见的还不到十分之一，叫我怎么能把一切全告訴你們呢。他們对我說，伦敦有六个曼徹斯特那么大。六分之一是些伟大的宮殿，六分之三是些中等的房屋，其余都是些下流肮脏的貧民窟，我很高兴說，連曼徹斯特也沒有那种地方。”

“那么，爸爸，你有沒有看见女王[①]呢？”

“沒有，可是有一天我似乎看见了她几次。你知道，”他說

---

① 指1837年登位的維多利亚女王。

着，轉过身子来向着約伯·李，“他們指定了一个日子让我們上議会去。我們大部分人都住在荷尔蓬区的一家客店里，他們招待得很好。遞送請愿书的那天早晨，我們吃了一頓特別丰盛的早餐，想起来女王吃的也不过如此。我想他們为的是壮壮我們的胆。又是羊肝、香肠、烤火腿，又是煎牛排、洋葱，簡直象晚餐不象早点了。可是我看得出，我們中間有許多人一点儿也吃不下。他們想到了家里的妻子和小孩，也許正在这时候什么东西都沒有得吃，他們的喉嚨就哽住了。吃过了早餐，我們开始排队，两个人一排，这可耽擱了不少时間。那个請愿书有几十呎长，由前面几排的人拿着。大家都很严肃，这是可想而知的：那一群瘦弱蒼白、可怜相的人儿！”

“你自己也好不了什么！”

“不錯，可是跟里面好几个人比起来，我还算身体胖、脸色好的呢。我們一路往前走，經过了好多条就象第因門一样的街道。我們走得很慢，因为街道上挤滿了各式各样的車辆。我以为过了一陣也許会清靜些，可是街道越宽，車馬也越多，到了牛津街，我們簡直就給挡住了，一步也动不得。隔了好一会儿，我們总算穿了过去，天知道！那些大街眞了不起！伦敦那些盖房子的人不知道是怎么搞的；要是有一个眞能懂事的好建筑师，到那里一定有出路。你看，有許多房子奇形怪状是不适合人住的；有些房子造好了以后怕要倒坍，所以又在外边装上些极难看的柱子。还有些房子上面（我們都觉得一定是成衣匠的招牌）放着一絲不挂的石头男人和女人。我眞象个小孩，东看西看，連当时的正經事全給忘了。那时候已經到了中午，也許过了中午，我們可以看得出，因为太阳正在我們的头

頂上，我們全是又脏又乏，隔上好久才走得一步。我們最后走上了一条壮丽无比、直通皇宮的大道；我好象就在那个地方看见了女王。約伯，你看见过装飾着白羽毛的灵柩車么？”

約伯点了点头。

“那些做殯葬营业的人在伦敦可真做到了好买卖。差不多每一个坐在大馬車里的貴妇人当天都租了一根羽毛，装在头上搖来摆去。他們說那些人都是去覲见女王的，一辆辆馬車都向着皇宮駛去，有的里面坐着打扮得象馬戏班里人一样讲究的紳士，有的里面坐着許多貴妇人，那些馬車本身也装飾得富丽堂皇。还有些紳士，在里面坐不下了，就吊在車身背后，鼻子尽嗅着貴妇們头上的花束，手里又拿着手杖把那些会弄脏他們絲袜子的走路人赶开去。我不懂他們为什么不另雇一辆街車，何必要象小馬伕一般地吊在后面；我想，也許是他們喜欢陪着太太，正象达比和琼恩①一样如胶如漆的难拆难分。那些御夫都是矮胖子，头上戴着象老式教士戴的假发。我們就給这些馬車拦住了不能前进，只得一直等在那里。那些馬都太肥了，跑不快；它們一定是养尊处优惯的，看它們光潤的皮毛就可以知道。我們想要穿过去，警察却把我們推回来。有一两个警察还用棍子打，御夫們都笑了，有几个站在近边的警官都把望远鏡放在眼睛上，好象画了花脸。有一个警察打了我一下。‘你这是怎么一回事？’我問他。

“‘你把馬吓了，’他用了那种含糊的口音說，”（伦敦人全

---

① 一对亲爱的老夫妇。可能是1735年发表在杂志上的一首詩里面的人物。

是短舌头，沒有一个字眼咬得清楚)"'我們也不能让你們去惊扰这些到女王那里去覲见的老爷太太。'

"'我們为什么就該让人惊扰呢?'我問他，'我們好好地在干着我們的事，这是我們的生死关头，我們郎卡郡有許多小孩子快要餓死了。你想一想，究竟哪件事在上帝面前来得重要：我們的事呢，还是那班你另眼相看的老爷太太們的事?'

"但是我这話等于白說，他只是笑了一笑。"

約翰讲到这里不讲了。約伯等着，看他自己会不会接下去，就說：

"啊，可是你沒讲完呢。我們要听一听你們到了議会以后怎么样。"

約翰沉默了一会儿才回答：

"請你原諒，好朋友，我眞不愿意提起这件事。我們許多人永远不会忘記，也永远不会宽恕；我不能把我們这种伤心事当作新聞来讲。我只要活着，我就不会把那天受到的气忘掉；我只要活着，我就永远要咒詛那班横暴地拒絕我們請愿的人；但是我不愿意再談到它了。"

他們吓得不敢再問，大家于是靜默地坐了好儿分钟。

虽然这样，約伯老爹却觉得总該有个人讲讲話，否则他們这一次走来和約翰·巴頓解忧除悶，就要前功尽弃了。过了一会，他想到了一个題目。那題目旣不是和方才所談的話完全无关、叫滿怀心事的人听不入耳，也不是十分相同，又会去引起他的伤感。

"你有沒有听說，"他对瑪丽問，"我也去过一次伦敦?"

"沒有!"她惊訝地說；一面对約伯又增加了些敬意。

“咳，我当眞去过，瑪格丽脫也去过，可是她記不得了，可怜的小东西！你知道我只有一个孩子，那就是瑪格丽脫的媽媽。我太宠她了。有一天她走到我这里来（站在我的背后，不让我看到她羞紅了的脸，只是撫摩着我的面頰做出她那种討人喜欢的样子），告訴我說，她和弗兰克·勤宁斯（一个住在邻近的細木工人）要是能結婚，就快乐极了。虽然我舍不得她离开我，我也不忍心反对。她是我唯一的孩子，我从来沒有責备过她，就怕她小心窩里会不好过。我竭力去回想自己年輕时候，爱上了她的媽（上帝保佑她），我們就离开了爸爸和媽媽，一同到外边去生活；因此我当时一些也沒有发脾气，也沒有对她說，我失去了她，簡直象挖掉心肝一样痛苦，害得她难受。”

“可是，”瑪丽說，“你不是說那个年輕人是邻居嗎？”

“是的，他是邻居，早先他的父亲也是我們的邻居。可是那时候曼彻斯特的市面很萧条，弗兰克的叔父写信来告訴他，伦敦的机会多，伦敦的工資大，他于是决定上伦敦；我那瑪格丽脫随后也去了。想到当时的情景，现在还叫我心痛。她是那样的快乐，他也是那样的快乐，只有她可怜的父亲私下在替他們担心。他們結婚了，动身前和我同住了几天。我以后时常想到，在这几天里瑪格丽脫的心里好几次沒有了主意，恨不得对我說出口来，可是我知道还是不响的好，我也就从来沒把我心里的話对她直說。她走过来吻我，抓住了我的手，做出她小时候跟我亲热起来的种种惹人怜爱的样儿，我完全明白她心里的意思。后来他們就全走了。你知道他們来的那两封信嗎，瑪格丽脫？”

“是的，当然，”她的外孙女回答。

“我可怜的女儿寄来的信就是这两封。她在信里說她很快乐，我相信是眞的。弗兰克的家里也接到信說，他得到了个好位置。在一封信里，可怜的孩子，她在結束时写着：‘再会吧，爷爷！’在爷爷两个字旁边还画上两个圈，我又从字里行間看出她是有了身孕了；我沒有說什么，可是我节省下来了一点儿錢，想在降灵节請几天假去看望她和她的孩子。可是将近降灵节的一天，勤宁斯带着满脸的心事来看我，他說他得到了个信息：弗兰克和瑪格丽脫都染上了热病。我吓得手脚都軟了，好象上帝已經告訴我結果会是怎么一回事。原来老勤宁斯接到他們房东太太发来一封言辞婉轉的信，問我們有沒有亲戚朋友去照顾他們。她先染病，弗兰克象她自己母亲那样当心看护着她，接着自己也染上了；她又說不定哪一天就要分娩。閑話少說，老勤宁斯和我当天就搭了长途馬車动身。你看，瑪丽，我就是这样上伦敦去的。”

“你到那里的时候，你的女儿怎么样了呢？”瑪丽焦急地問。

“她已經永息了，可怜的孩子，弗兰克也永息了。我看到房东太太替我們开門时那张哭肿了的脸，我已經完全猜到了。我們問，‘他們在哪里？’我一看她的神气就知道他們全死了；但是我想勤宁斯还沒有明白，因为当她領我們走进一个房間，那里面床上铺着一条白被单，底下看得清楚躺着两个永息了的人体，他便象女人一样突然駭叫起来。

“他另外还有子女，我却一个也沒有了。那里躺着我的宝貝孩子，我的独生女儿。她死了，沒有人来爱我了，一个也沒有了。我記不得当时我做了些什么事；我只記得我尽是呆着不作声，我的心一片片碎了。

"勤宁斯在那个房間里再也待不住了，房东太太便陪了他下楼去，我正好愿意一个人留在那里。我一直坐到天黑，房东太太上楼来对我說：'到这儿来。'我站了起来，走进灯光里面，可是我一些气力也沒有，头暈眼花，只得扶住了楼梯的栏杆走。她把我带进一个房間，勤宁斯躺在一张沙发上睡得很熟，把一块手帕纏在头上当作睡帽。她說他尽哭尽哭就睡着了。桌子上摆好了茶点，她眞是一个好心人。可是她又拉着我的手膀对我說：'到这儿来。'我于是繞过桌子，走到炉火旁边一个衣服筐子那里。筐子上面盖着一块披巾。'揭起来，'她对我說，我照着做了，那里面有一个小小的娃娃在酣睡着。我的心跳了一下，眼泪便扑簌簌地淌了下来：这还是我当天第一次流眼泪呢。我虽然已經明白，可还是問她說，'是她的嗎？'她說，'是的，那时候她的热病退了一些，这小娃娃便下地了；后来那个可怜的男人病势变坏，先死了，她隔不了几个钟头也跟着去了。'

"这样一个小东西！这正象是那个接我女儿去的天使又回来安慰我了。勤宁斯每次走近那个婴孩，我心里就感到妒忌。我觉得那个小娃娃的血肉里面我的成份要比他的成份多。我单怕他会要了去。其实他心里根本就沒这样想，他还有許多别的子女呢；我以后才知道，原来他当时一直在盼望着我肯把这个小娃娃带走。我們便把瑪格丽脫和她的丈夫葬在伦敦一个很大很挤又很僻靜的墓园里。我眞不愿意把他們丢在那里，我想到了复活的日子，他們离开曼彻斯特和所有的至亲好友那么遥远，开头一定会感到生疏；但是也沒有办法。好在上帝照管那边的坟墓也会象照管这里的坟墓一样！丧事用了不少錢，因为勤宁斯和我都主张办得象样一些。我們还得把那个肥

肥胖胖的小宝貝带回家。我們已經剩不了多少錢了，可是天气很好，我們預备搭車到布罗馬根，再打那里走回去。正是一个天朗气清的五月早晨，我在一两哩外的一个小山上面回过头来最后一次看了看伦敦市。就在这个偌大的城市里，我留下了我长眠的亲爱的女儿——永远在那里长眠。啊，如主所愿！她已經走在我头里升到天堂上去了；要是上帝允許，我最后也会到那里去的，虽然还得等上一些时候。

“我們动身以前先把孩子喂飽，車子顚动着，她竟睡得很好，上帝保佑这个小心肝！可是車子在午餐时間停了下来，她却醒了，哭着等面糊吃。我們于是要了些面包和牛奶，勤宁斯拿了先去喂她，可是她的嘴却变了个方洞眼，灌进去的东西全打四个角上流出来。我說：‘勤宁斯，你把她搖一搖；他們从漏斗里灌水，塞住了就这样办的；小孩的嘴就象是漏斗大的一头，喉嚨就象是細的一头。’他依了我去搖，小娃娃却哭得更厉害了。‘让我来，’我說。我还以为勤宁斯是个粗手笨脚的老头儿，誰知我自己也是同样地不中用。我們一面搖着，一面灌了些进去，可是流出来的反而更多，倒把房东太太替她穿上的挺好的干衣服完全弄湿了。我們正好来到飯桌上自己吃些东西，吃了不过两口，車上的管理員却走了进来，还有一个家伙手里揮舞着一块白布。一个說，‘車子就要开了，’另一个說，‘餐費两个半先令。’好吧，我們以为那是两个人的餐費，我們才尝了这一点儿。可是，眞要命，原来是每个人两个半先令，倒了小孩一身的面包和牛奶是一先令。我們說这太欺侮人，但是大家都說这是那里的规矩。我們两个苦老头儿还有什么办法呢？自从上了車一直到布罗馬根停下来过夜，那小孩总是哭个不停。

这小东西叫我才心痛呢。我們想法子逗她，她就把小嘴咬着我們的衣襟，又抓着我們的嘴巴。可怜的小妮子，她在要她长眠在地下的媽媽呢！'这不行，'我說，'要是她晚上再象中午一样不让东西进口，她会餓死的。我們得去找个女人来喂她，只有女人懂得对付小孩子。'我們就找到了客栈里的侍女，她倒是很高兴地帮了忙。我們总算吃了一頓結結实实的晚餐，因为那里很和暖，我們又坐在車子外面赶了一天路①，人感到又舒服又疲倦。那个侍女說她很愿意带着孩子睡，可是她怕女主人要責罵她；小娃娃在她怀里安靜极了，好象一直在笑，看上去我們就是自己带她睡也不会有什么麻煩了。我便說：'你看，勤宁斯，我早就对你說，只有女人能把小孩子哄得不哭不吵。'他表情很严肃。他素来看上去象个思想家，虽然我从来沒有听他讲过一句高深的話。最后他說：

"'好姑娘，你能不能借給我一頂睡帽？'

"'女主人总預备着几頂睡帽，专給不愿意打开行李的先生們用的，'她很快地說。

"'可是，好姑娘，我要的是你的睡帽。这小娃娃好象和你很要好，我戴上你的睡帽，在黑暗里也許会把我当作你的。'

"那侍女忍住了笑去拿睡帽，我却放声大笑起来，这个絡腮胡子的老头儿竟以为戴上一頂睡帽就可以把自己扮成个女人了。可是他不管人家笑，还是要照着做，我便抱着孩子，等他上了床交給他。这一晚才不容易过呢！孩子又照老样子哭

---

① 在火車通行以前，长途馬車是唯一的交通工具。坐在車子外面可以少付一些車費。

起来了，我們就輪流抱着，坐起来搖她。我看着这个小东西，心里眞难受，只见她一张小嘴歪来歪去在找奶吃；可是我也禁不住要好笑，想到我們这两个老头儿，一个还戴着女人的睡帽，整夜坐了起来，哄着騙着一个不受哄騙的孩子。等到天快亮了，可怜的小姑娘才睡着，实在哭得太乏了，但是就在睡眠里，她也还是不断地抽噎，那种声音簡直象是打她小小的心窩里挖出来的，有一两次我眞恨不得让她倒在她母亲怀里去永久安息。勤宁斯也睡着了，我却在計算着我們的錢。我們簡直剩下了沒有几个錢，因为前一天午餐的費用实在太大了。我还不知道那一天晚上的宿費、晚餐和早餐費一共要多少。我自小一做算术就会睡觉，因此不多一会儿我也睡着了；直到侍女来輕輕敲門方才惊醒。她問我們要不要她趁着女主人沒有起身，替小娃娃把衣服穿好。可是，天知道，我們前晚就始終沒想到把她的衣服脫掉。现在她睡得甜极了，我們觉得那样的安靜再好也沒有，不必去弄醒了她，害得她又哭哭啼啼。

“你們看，瑪丽听得睡着了。你們也許在嫌我讲得太长，我就快些結束了吧。付过了賬，錢差不多光了，我們觉得还是走回家去的好，据說只有六十哩路，除了吃些东西，可以不用停留。我們便离了布罗馬根（这里也和曼彻斯特一样烏烟瘴气，就缺少那种家乡的滋味），輪流抱着小孩，步行了一整天。侍女在我們动身以前把她喂了个飽。天气也好，路上人讲話的口音又慢慢地象样起来，想到不久可以到家，我們就格外高兴了（虽然上帝知道，我的家是多么凄凉）。我們沒有停下来吃中飯，到了晚餐的时候，我們在一个小客店里好好地吃了一頓，又尽了我們的力量去喂孩子，可是依旧喂得不象样。那个

侍女教了我們一个办法，把一块面包皮給她含在嘴里吮着。这个晚上，不知道是人太辛苦了还是怎么的，我們觉得路特别长，可怜的小姑娘又睡醒了，哭得我心碎肠断。勤宁斯对着我說：

“‘我們昨天眞不該神气活现坐馬車。’

“‘不該嗎，伙計？要是我們不坐車，就該多走路，我相信你和我都走得怕了。’

“他靜默了一会儿。可是他这种人的脾气，讲錯了一句話縮不回去，偏要找个什么岔子来出口气。接着他咳了几声嗽，仿佛要想讲話，我就和我自己說，‘好小子，他又来了。’他說——

“‘对不起，朋友，我想，要是当初我的儿子不和你的女儿来往，他也許反而好些。’

“这句話我听得气极了，也伤心透了。我要不是手里抱着‘她’的孩子，我眞想揍他一頓。我后来实在忍不住了，就說：

“‘你不如說，要是上帝当初沒有創造这个世界，反而更好，我們就可以不用到这个世界上来，也不用象现在这样悲伤了。’

“他說这完全是亵瀆上帝，我却觉得他那样責备上帝的安排要比亵瀆更坏。不过为了小孩子的緣故，我不愿意再說什么气憤的話，这小孩是我已死的女儿的孩子，也是他已死的儿子的孩子啊！

“天底下沒有走不完的路，这一个夜晚到底捱过去了。我們的腿也痠了，人也累了，我觉得小娃娃也愈来愈沒有气力了；听着她那种嗚嗚咽咽的声音，眞叫人心痛，我簡直情愿犧牲一切来換取她昨天那样的嚎啕大哭！我們都想吃些早点，她也想吃呢，这个沒娘的孩子！我們找不到小客店，六点钟左右

(我們还当是已經过了六点)我們才来到一所茅舍前面，屋子的門敞开着，近門口有一个女人在走动。我便說，‘大娘，我們能在这里休息一会儿嗎?’‘請进来，’她說着，就用围裙把椅子抹抹干淨，其实这椅子原先就不肮脏。那是个高爽明亮的屋子，我們坐了下来真舒服:我还以为我再也弯不过腿来呢。她一下子便看到了小宝貝，馬上抱在自己手里，一次次地吻着她。‘大娘，’我說，‘我們还带着些錢，要是你能給我們吃些早点，我們一定照价錢付还給你;要是你能把这可怜的小娃娃洗一洗干淨，穿一穿整齐，再拿些薄粥灌在她肚里——她快餓死了——那我到死也不会忘掉你。’她一句話不說，把小孩子交还給我，一眨眼，她已經把鉄鍋放在炉子上，面包和奶酪也取了出来。她回过身来，滿脸通紅，嘴唇閉得紧紧。我們的早餐眞是做得好，愿上帝降福給这位好心的妇人！她輕手輕脚地喂着那孩子，又溫柔地逗着她讲話，正象是她的亲娘一样。这孩子跟那个陌生妇人似乎在前世里就相熟的，她只是亲热地对着那妇人看，嘴里又嘰嘰咕咕做出一种象鴿子般的小声音。她就替她脫掉了衣服(可怜的小宝貝，早該换衣服了)，当当心心地，把她从头到脚洗个干淨，可是她那些衣服全脏得不成样子，她母亲为她預备下的东西又都在伦敦交給了信客代送;她就把那些脏衣服摆在一边，拿光身的小娃娃裹在自己的围裙里，又打胸前取出了一个系在黑絲带上的钥匙，把柜桌的一个抽屜打开。我并不是有心偸看，可是我自然而然地看到抽屜里盛着几件小孩子的衣服，上面都洒着花露水，衣服的旁边还有根小鞭子和一个破搖鼓。我这才明白了那妇人心里的事情。她取出了一两样东西，鎖上了抽斗，就来跟小宝貝穿衣服了。正

在这时候，她的丈夫走下楼来。他的身材挺高大，虽然时間已經不早，他却依然是睡眼蒙矓的模样；可是很容易看得出，楼下讲的話他都听到。再說，他眞是一个粗暴的汉子。我們早餐已經吃好，勤宁斯瞪出了两个眼睛看着那妇人搖小娃娃睡觉。到了后来他就說，‘我现在完全懂了；顚两顚，搖一搖，顚两顚，搖一搖，我现在自己也会哄小娃娃睡了。’

“那男人一些不客气地对我們点了点头，站到門口，把两只手插在褲袋里吹着口哨，眼睛尽向着外边看。最后他就回轉身来，粗声厉气地說：‘我說，太太，我今天大概沒有早餐吃了吧。’

“她听了这話，就抱起小娃娃来，輕輕地长长地吻了一下，眼睛对我望着，看我懂不懂她的意思，一声不响地把小娃娃抱还給我。我实在动也不想动，可是看情形还是走的好。我于是把勤宁斯重重地推了一下（他已經睡着了），又說，‘太太，我們該付多少錢？’我一边就把錢掏出来，故意弄出些响声，让她不用担心我們一个錢也沒有。她看了看她的丈夫，可是他一句話也不說，只是竖起了两只耳朵听着。她看他不作声，又见了他怕，似乎有些左右为难的样子，便半吞半吐地說，‘你們觉得六个便士不太多嗎？’这和客栈里的算法太不相同了，因为我們在那个家伙下楼以前吃了好多东西。所以我又問，‘还有那小娃娃的面包和牛奶呢？’（我又想說，‘还有你在孩子身上受到的麻煩，’可是我沒有敢說出口，因为我从她一举一动上都可以看到她的好心完全是出于眞正的怜爱。）她一边偷眼看着她丈夫的背心，他正在凝神听着；一边就很快地回答說，‘啊，那小娃娃吃的一点儿，我們不能要錢。就是再多吃一倍，也算不

了什么。怪可怜的!'他恶狠狠地看了她一眼。她懂得他的意思,便輕輕地走过去,把一只手挽住了他的膀子。他好象要把她的手摔开,可是她低声地說,'利查,看在可怜的小約翰的份上吧。'他便不动不响了;她又对他的脸上看了一会就扭轉身去,她的喉嚨也哽塞住了。我付錢給她的时候,她又趁着把睡着的小娃娃吻了一下。我恐怕那粗暴的丈夫不高兴,或者要和她吵鬧,就又在面包底下偸偸地放上六个便士,方才动身。我对那妇人最后又望了一眼,只见她靜靜地拿起了裙角在抹着眼睛,一面在預备丈夫的早餐。我永远不会忘掉她的。"

他停下来回想那个很久以前的五月早晨,他在遙远的围篱边和开着花的枫树下,抱着外孙女一路回来的情形。

"沒有什么可讲了,姑娘,"他对着瑪格丽脫說,因为她还央求着他继續讲下去。"当天晚上我們到了曼徹斯特,我明白勤宁斯极愿意把小娃娃让給我,我于是立刻把她带了回家。她从此就成了我的无价之宝。"

几分钟大家靜着不說話,每人都在轉着自己的念头。他們接着又好象同时注意到瑪丽身上。她坐在小凳上,把头枕着父亲的膝盖,就象个嬰孩似的睡熟了;她的呼吸也跟嬰孩一样輕柔得象在树叶丛中的窠巢里竄进竄出的小鳥。她那掀开了一半的嘴唇紅得象冬天的浆果,衬托着她洁白的肌肤,随时浮映出一层紅暈。眼睛底下是漆黑的睫毛,細嫩的面頰上又点綴着一蓬蓬金黃色的头发,她头发多得好象溫軟的垫子一样,可以把头埋在里面。她父亲得意地又亲切地捏了一綹滑潤的鬈发,把它拉一拉直,仿佛要炫耀它的长度和光彩。

这种輕微的动作惊醒了她。她就跟十个人里面九个人一

样，碰到这种情景，总是张大了眼睛叫着說：

"我沒有睡着，我一直醒在那儿。"

就連父亲也忍不住要笑，約伯·李和瑪格丽脫簡直放声大笑起来。

"啊，好姑娘，"約伯說，"我这样个老头儿讲着老古話，是难怪你会睡着的。看你能不能张开了眼睛听我对你父亲念一首詩，这是一个象我們一样的織工写的，他能写出这样的詩句来，眞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他把眼鏡在鼻子上戴一戴好，仰起了脖子，交叉着腿，又咳了声嗽潤一潤嗓子，便把不知在哪儿撿来的那首班福德①的詩朗誦了出来：

上帝帮助穷人，她在严冬的清晨，
　从昏沉黑暗的狹弄走上街头。
上帝帮助她，这蒼白的姑娘失了依凭，
　可是一切的苦辛，她都温馴地忍受；
上帝帮助她，流浪的羔羊，她打着哆嗦，
嘴唇泛白了，手也冻得发紫，
眼睛凹了进去，羞怯地不敢抬头，
黑夜一般的头发在狂风里顫抖，
胸膛露出了一半，又变了顏色，
啊！冷极了，霜雪早在上面凝結，

① 班福德(Samuel Bamford, 1788—1872)：是一个紡織工人出身的政治运动家和詩人，专用郎卡郡土話写工人生活。曾經为了参加要求取消《谷物令》的运动被判监禁。他所著的《一个过激党传記里的几个片段》是当时工人生活的重要資料。

鞋子都破烂了，两只脚也完全冻僵，
　上帝帮助你，无依无靠，流浪的羔羊，
　　　上帝帮助穷人！

上帝帮助穷人，一个婴孩在呻吟，
　小巷里不断地传来这种的声音！
一个妇人蜷縮在墙角，脸色发了青，
　把她的孩子摟在怀里挡着寒冷，
她的帽子又破又旧，衣衫也稀少，
　用薄薄的围巾把孩子全身裹紧：
她就这样抵御着晨风的冷酷，
　一股寒气直刺进了她的心。
她突然张大了眼睛，饥餓难熬，
有人带着新烤的面包拐过墙角；
他一步不停往前走，她哭不成声，
　上帝帮助你，你无依无靠，孤苦伶仃！
　　　上帝帮助穷人！

上帝帮助穷人，看那挨餓的青年，
　沒有鞋，沒有袜，脚踝又受了伤，
似梦似狂，一瘸一拐地到处流連，
　他在鋪子門前站住了仔細张望，
橱窗里摆着各色各样的食品。
他但愿有可能飽飽地吃上一頓；
啊！粗陋的食物也叫人昼思夜想，
只有忍饥挨餓的人才知道眞相！
他拿了一块发霉的面包啃得认眞；

这宝貴的恩物使他手和嘴忙个不停，
再不管头頂上狂风怒号，阴霾滿天！
　　上帝帮助你，无依无靠的青年！
　　　　　　上帝帮助穷人！

上帝帮助穷人，他又看到一个老者，
　　弯腰曲背，令人见了肃然起敬，
他的帽边下垂，緞带也褪了顏色，
　　一件灰色的外套眞是襤褸透頂。
狂风吹得他满头白发在空中飘扬，
他沒有衬衣，完全赤裸着胸膛。
隔了一会他把两个眼睛张得老大，
又取出手帕拭去了眼睫上的水花。
他伸长了脖子四处张望，看看有沒有
得意时节款待过的高朋好友：
啊！有的死了，有的再也不肯招留
这个穷途潦倒，无依无靠的老头！
　　　　　　上帝帮助穷人！

上帝帮助穷人，他們都在高山深谷里，
　　那些野草丛莽中間存身活命；
他們的事儿說起来叫人伤心落泪，
　　大家都不过問，更沒有人要来打听
　　他們那种辛苦和貧困的状况。
他們一大早就让織布机催着起床；
　　工作到两眼昏花方才倒下来休憩；
　　虽然吃到些东西，可吃不飽肚皮。

屋里不生火，白雪都堆滿在門口，
风暴整夜在原野上高唱着悼歌！
他們是不是永远要受到遺弃和压迫，
是不是永远要饥餓，絕望和劳碌？
不！上帝就要降临，来帮助我們穷人！

"亚門①，"巴頓又严肃又悲痛地說。"瑪丽！小丫头，你能替我把这支歌儿抄下来嗎？好嗎？——那就是說，如果約伯不反对的話。"

"好极了。我說，听到讀到的人越多越好。"

这样，瑪丽就把那首詩接了过来。第二天拿了半张四边印着許多箭头和心的空白"情箋"②——她曾經疑心是杰姆·威尔逊寄給她的——就把班福德那首美丽的小詩抄在上面。

---

① 原希伯来文，意为"从心所愿"。

② 西洋习俗，每年2月14日为"范伦泰节"，亦作"情人节"。这一天大家互寄"情箋"，上面都印着有关爱情的隽言丽句。寄箋人不一定署名。

第十章　浪子归来

我的心，曾經温柔得象女人的眼泪一样，
現在却专和我医治不了的病痛去厮纏。

——埃利温脫

好好地保护她的天眞，
別让她象我一样沉淪；
如果她早些离开人間，
啊，那眞是千幸万幸。

——《流浪人》

失望象烏云般籠罩在头頂；可是在困苦的死寂之中，有时候暴风雨将要来临的呼嘯，却預示着黑暗的征象快要結束。我們被悲痛和憤怒煎熬得忍受不住的时候，时常会从先人前輩由經驗中得来的一些成語和格言里得到安慰；可是我們现在觉得，那种象“瓦爿也有翻身日”和“苦尽甘来”一类的話，簡直又是虛伪，又是空洞。艰难的日子压得人实在太久太重了。穷人在痛苦里面越陷越深。这些年头里，比較起来，死的人倒不

算多，可见人类对于长期的磨折也有些对抗的本能。但是，你要記得，我們留心到的不过是那些穷困家庭里掙錢来养家活口的人的死亡；至于那些岁数大的、身体衰弱的、年龄幼小的——这些人死的时候我們是不会注意的，虽然他們在某些人的心里面，竟留下了經年累月也无法填补的空隙。你还要記得，去把社会里身体結实、工作能干的分子折磨到死也許不容易，但是把他們变成衰弱、沮丧、残废，叫他們从此带着忧郁的心情和病痛的身体在人生的道路上永远抬不起头来，那可沒有什么困难。

大家都觉得前几年的貧困已經很难堪了，压迫已經够沉重了，但是今年受的罪更大。以前用馬鞭子抽，现在用带着鉄釘的棍儿来毒打了。

巴頓当然也挨受到一份肉体上的痛苦。他那次上伦敦去空跑以前，一直在做着短工。可是他一心希望議会立刻能定出办法，改善情况，就把那个工作放弃了；现在他要求复工，他們却告訴他說，人手每星期在递减，他又从其他工人的讲話里明白了象他这样一个宪章运动的代表、职工会里的領导人，要想謀求职位，不会有多大的希望。可是他自己依旧鼓足了勇气做人。他知道他挨得起餓；那种本領是自小练成了的，当时他看到母亲把自己一份吃的节省下来让小孩們多分几口，他就会說出这样一个伟大的謊言，“我不餓，我再也吃不下了，”照着母亲勇敢的榜样，去止住几个小弟弟辛酸的啼号。瑪丽在西蒙芝小姐那里一天两餐是不成問題的；可是据說那成衣铺也受到了市面萧条的影响，所以把每天晚上供应学徒的点心取消了；西蒙芝小姐又为了要做出节約的榜样給大家看，不

管怎样晚，她总要等夜工做完以后自己才吃东西。

可是还有房租呢！每星期两个半先令，瑪丽的收入几乎只够付房錢。他們只有两个人，再小一些的地方也可以过得去。——(这种时候就应当感謝上帝，早死的人，总算可以不用吃苦了。)——农村里工作的人一般都不愿意离开本乡；但是在城市里的居民中間，这种想法就不很普遍，甚至完全不存在。当然也有例外，巴頓便是一个。上次市面不景气，湯姆染病死去，他們过后便搬到现在这个屋子里来。他当时觉得他那伤心得发了呆的可怜妻子忙着搬家可以有一些事做，因此自己也就忙这样、忙那样地格外有劲，盼望着她的脑子又能活动起来。每一个为了她的便利而釘在墙上的釘子，他好象都能記得。只有一个已經去掉了。就是爱絲忒挂帽子的那一个；他妻子死后，他心里对她怀着深刻的怨恨，便把那个釘子从墙上拔了出来，扔到街心去了。这屋子里处处遺留着他妻子的痕迹，他实在不忍离去。可是他的脾气一向是說做就做，做錯了也不管；他于是决定通知經租处退租，另外去找寻个便宜的住处，又告訴瑪丽說，他們一定要赶快迁出。可怜的瑪丽！她也爱着这个屋子。这眞是活生生地割断了她对原来那个住家存在着的天然的感情；再要她对另外一个地方发生这样深厚的情感，不知要隔多久才能做到呢！

可是他們竟逃过了这一个难关。到了星期一，巴頓恰好預备提出迁居的通知，經租处却自动把房租每星期减低三个便士。这正够叫巴頓可以暫时将就，于是答应住下去再說。

这屋子里点綴着的小东西逐漸地不见了。有些破碎了，修补起来也要两个或是三个便士，这种零錢却拿来用在急切需

要的伙食上面了。隔不多时，瑪丽把那些放着不用的东西一样样送进当鋪里去。那个珍藏已久的漂亮茶盘和茶盒也拿去換了父亲的面包。他从沒有向她要过，也从沒有一句怨言，可是她看着他那种瘦削可怕、虎視眈眈的神气，可以知道他肚子里饥餓。毯子也去掉了，好在夏天用不到；瑪丽心想卖得的一笔錢可以让他們支持到情形好轉。可是这些錢不久全用完了；她又把屋子里剩下来的一些零碎摆設搜刮一空。她这样做着，她父亲一句話也不說。不管是空着肚子，或是卖掉了东西难得吃一頓乳酪和面包，他总是滿脸忧憤，那种冷漠的态度眞叫瑪丽感到十分难受。她时常希望他肯去請求公家救济，又时常奇怪职工会为什么一些不替他想办法。有一次，他整天沒有吃东西，坐在火炉旁边，沒有洗脸也沒有修面，一副憔悴的样子，她間他为什么不向市政府請求救济，他回过身来，怒气冲冲地說道，“我不要錢，孩子！我不要他媽的救济，也不要他們的錢！我要工作，这是我的权利。我要工作。”

他自己对自己說，他能忍受一切。他的确忍受着，可是脾气幷不溫順；这也难怪他。眞正溫順的性格是从亲善的环境中产生出来的。一般人待他幷不亲善。可是他虽然捱着这样艰苦的日子，却依旧坚持着不愿去要求职工会可能給他的帮助。职工会的力量有限，可是他們自有一种实事求是的处理办法；他們对于那些家庭負担很重而办事不够踊跃的会員虽然不肯救济，对于一个活动而有能力的会員却愿意帮助。約翰·巴頓的意见可不同。在他看来：需要就是权利。

“把它給湯姆·达比夏吧，”他說。“他更需要，他有七个孩子，他的权利比我大。”

这湯姆·达比夏是个阴样怪气、口里嘮叨不休的人，专在背后説巴頓的坏話。巴頓也知道，可是他决不会因此在这件事上改变自己的主张。

瑪丽很早便出去做工，可是旁的女孩子們在工作时間再也听不见她亲热的笑声了。她时刻为了目前的困难操心，直到縫級的时候，方才把一切的念头寄托在将来的幻梦上面；可是她多半思量着舒适的环境和奢华的享受，很少想起那个要和她在一块儿生活的情人。她难免有些得意，一个出身地位比她高出許多倍的男子居然会鍾情于她；她也不免私心窃喜，这个好多人爱慕的人竟时常对她説，他情愿出无論什么代价来博取她甜蜜的一笑。她对他的爱情是个虛荣吹出来的肥皂泡，看起来却很眞实、很光明。莎莉·利得比脫在边上看得清楚；她发现瑪丽也已經开始懂得金錢的可貴，它能"买命"；許多女孩子都被金錢弄得眼花撩乱、受尽誘惑，何况她自信已經看出，瑪丽心底里对他还有着爱情呢。她于是去告訴小卡逊先生説，瑪丽家里一定在受着經济压迫，又教促他不如趁此机会弄出个名堂来。可是他很知趣，生怕引起瑪丽的反感，連一般人在遭受着困苦的話也一些不敢提起。他觉得暫时不必过分奢望，只能偸着和她见见面、黃昏时和她散散步、凑着她的耳朵讲些甜言蜜語，讲得她面紅耳赤，粲然一笑，更显得光艳美丽。不，他宁可慢些，要做得千妥万稳；无論如何他总不让瑪丽跳出他的手心。归根結底，他自有他个人的可爱之处；他知道自己生得漂亮，并且相信自己很有魅力，日子久了一定会发生作用。

要是他知道了瑪丽家里实在的情形，他就不会那样有把

握地相信：她一天比一天愿意跟他在戶外逗留，完全是为了对他的感情在一步步增加了。原来她晚上回来，父亲时常不在家；况且从前有零錢买肥皂、买刷子、买黑水和白堊粉来收拾屋子的时候，这个家看上去也愉快。现在却又是肮脏又是不舒服。那位不开口的知己老伴——炉火——也无影无踪了。瑪格丽脫又常到那种高貴的地方去唱歌，往往出远門。还有爱丽思，啊，瑪丽眞希望她沒有搬到弟妇家去，依旧在地下室里住。关于这一点，瑪丽心里很觉得过意不去；她自从乔治·威尔逊去世以后，一直就拖延着沒有去探望那位寡妇，因为怕碰见杰姆，怕他要以为她想跟他和从前一样亲密交往；就这样耽擱了这么多时候，她实在觉得不好意思，簡直永远不敢去看他們了。

要是父亲在家，情形也并不比較好些，老实說，更要坏呢。他难得讲話，比以前更沉默；开出口来总是些刻毒怨憤的話，他以前是从来不对她說这种話的。她的脾气也大了些，她的回答也不太和婉；有一次，他气极了竟然打了她一下。要是莎莉·利得比脫或者卡逊先生那时候就在旁边，瑪丽一定会愿意永远脫离家庭。父亲气冲冲地走了出去，她便独自坐在那里回想着过去的日子，責备自己的性子太躁，觉得父亲一些也不爱她；一桩桩一件件痛苦的回忆都兜上心来。誰会来顾怜她呢？卡逊先生也許可能；不过在当时那样的悲伤中間，这种念头也安慰不了她。母亲是死了！父亲时常发怒，近来又是这样粗暴（那一下很重，打得瑪丽白嫩的皮肤又紅又肿，痛得也厉害）；可是她回过头来想想，又自己怨怪自己当时的神气和言語太叫人难堪，况且父亲近来又是受尽了苦楚。啊！在这些

不幸的日子以前，他是怎样的一个和善可亲的爸爸呀！她又接二連三地記起了他从前对她的种种慈爱，不禁自己奇怪起来，她怎么竟然会象方才那样来对待她的父亲！

后来他回来了。要不是心里十分慚愧，她一定会把自己的忏悔向他直說的。她滿脸悒郁，竭力抑制住自己的情感。她父亲等了好一会儿，不知道怎样开口才好。到后来他就忍气吞声地說道：

"瑪丽，我打了你，心里眞难受，这一点儿也不是虛話。你也太会斗气了些，我的人又不象往年那样了。可是这究竟不对，我以后决不再碰你就是。"

他张开手臂抱住了她，她也流着眼泪，說自己怎样后悔。他从此再也沒有打过她。

他依然容易发怒，可是这究竟比一声不响要好一些。他坐在火炉旁边（那是他的习惯）抽着烟，或是嚼着鴉片①。啊！瑪丽眞恨那一股味儿。在黃昏将尽，短促的夏夜快要开始的时候，她就不敢再对着窗子看了；她父亲现在一直不让她把窗幃扯好；她时常会看到一些东西，害得她晚上梦魘。有时是些蒼白的陌生面孔，深黑的眼睛閃閃有光，对着昏暗的屋子里探望，好象要确定她父亲在不在家。有时是一只手或是一条胳臂（身体躲在外边）伸进門来，招呼他出去。他总是去的。有一两次，瑪丽已經上了床，只听到楼下有許多人在說話，他們談得认眞，声音很低。

他們都是些工会里的激进分子，什么都干得出来；貧困把

① 鴉片也可以嚼食，当时在英国和印度的一些商埠很流行。

他們压迫得不能不干。

有一天晚上，这种沉悶的阴影正好压得她透不轉气来，父亲突然把她从沉思中惊醒，問她什么时候曾去看过吉英·威尔逊。听他說話的口气，她知道他已經去过；可是他去了回来却一句不提。当时他便粗声粗气地吩咐她明天非去一次不可，又加上了几句責备的話，怪她为什么先前沒有去。她父亲发着这一点儿小脾气罵她几句話，正是她当时所需要的推动力，因此，第二天算准了杰姆不在家的时候，她就上威尔逊家去了。

这一个她所熟悉的人家，看上去完全变了个样子；从前大門是开着的，现在可关上了。窗戶前面的花草原是乔治·威尔逊得意的东西，他一向小心培植着，现在却是一副萎謝、雕敝的样子。这些花草有很多时候沒有浇水；那寡妇突然想起了自己不应当这样疏忽，她又是性急，又是外行，水可又浇得太多了。开进門去，她先看到爱丽思，她不象从前那样喜欢东摸西摸了，只是坐在火炉旁結絨綫。下午明亮的阳光照了进来，虽然炉火不旺，屋子里却好象很热。威尔逊太太在收拾午餐用过的碗盞，一面提高了嗓子，带着哭声在說話，瑪丽起先一些也听不懂。可是她立刻明白她們一定时常在記挂着她，又談論着她为什么不去。她看到威尔逊太太那张悲伤的脸上有些不很自然的样子，她知道自己快要挨罵了。

“唷！瑪丽，是你嗎？”她开始說。“誰做梦会想到是你来了！我們以为你早把我們完全忘掉了；杰姆也时常在担心，要是在街上碰到你，他也許认不得你了。”

这些时，吉英·威尔逊的境遇是够伤心的；虽然外表上沒

有什么大影响，脾气却变得非常尖酸了。她要表示給瑪丽看，她对她老大的不高兴，她还把几句刻薄的話算做是杰姆說的，让她自己的意思透露得更彻底些。

瑪丽眞觉得过意不去，又說不出什么理由来推托；她好一会儿站着不作声，滿脸是羞愧的样子，接着便轉过身来招呼爱丽思姑母。爱丽思吃了一惊，恳切地和她打着招呼，却把她手里的絨綫球掉在地上，小猫抓着它，繞着所有的椅子轉了一圈，又繞着桌子轉了两圈，她赶快撿了起来理好，不然就要乱得不可收拾了。

"如果眞要她听见，你得把声音放高些才是；这几个星期以来，她聋得和一根木头差不多了。要是我沒忘記你已經很久不见到她，我早該关照你了。"

爱丽思一看就明白她們在讲些什么，她便說，"不錯，亲爱的姑娘，我近来耳朵坏透了，我的日子大概快到头了。"

"快不要这样讲，"她的弟妇嚷着。"家里走的死的也够多了，用不到你再来添上一个了。"她把围裙蒙着脸，坐下来哭了。

"他眞是一个好丈夫，"她把一双淌着泪水的眼睛从围裙后面抬了起来，又用比較平靜的声調对瑪丽說，"沒有人能明白我怎样地为他伤心，誰也不会象我那样知道他的好处。"

她看到瑪丽在同情地听着，心肠就軟了下来，于是继續把悶在心里的痛楚向她訴說。

"咳！天哪，天哪！誰也不知道我的痛苦。那一对双生子死了，我觉得上帝已經把我踩得粉碎了，再也想不到乔治又会跟着走；我更想不到他走了我竟然还能活得下去！可是现在我还在这里，他可——"一陣心酸又把話打断了。

“瑪丽，”她又开始說，“你听到过我結婚的时候怎么样可怜嗎？他可眞是个漂亮的青年！杰姆和他父亲年輕时簡直不能相比！”

是的，瑪丽听到过的，她照实回答了她。那可怜的妇人回想到过去的日子，又把一件一件小事情都讲了出来，中間夹着叹息、哭泣和一陣陣的搖头。

“眞不知道他怎么会看上了我。我出事以前相貌还好，受伤以后簡直就难看透頂了。当时还有白茜·惠特，她眞爱得他要命；她现在变成卡逊太太了，她是个漂亮姑娘，虽然我当时一些看不出她的美点；那时候卡逊的地位声价比她也高不了多少，可是现在他們全在我們的头頂上了。”

瑪丽的脸涨得通紅，她希望自己能够忍住了不脸紅，她又希望威尔逊太太能多讲些关于她情人的父母的事；可是她不敢要求。威尔逊太太的心思却又轉到她丈夫和他們初婚时的情景上去了。

“你再也不会相信，瑪丽，世界上有象我那样笨手笨脚的女人；可是他竟然把我娶了去！我差不多五岁就进了厂，既不会揩台抹凳，也不能烧菜煮飯，洗衣服一类的事更談不到了。我們結了婚以后的第一天，他吃了早餐就到工厂里去，他說，‘吉英，我們午飯就吃冷牛肉和番薯好了，皇帝家里也不过如此呢。’我热切地希望能叫他过得舒服，上帝知道我是怎样热切地希望着。可是我一些不懂得怎么样煮番薯。我只知道应当放在水里煮，又应当先把外面的皮削去。我接着就把屋子草草地收拾了一下，又看了看上面的那个钟，”——她同时指着墙上挂着的那个钟——“我一看是九点，心想那些番薯无論

怎样来得及煮熟，立刻把它們放到火上去(这就是說，一等到我把它們的皮削去了以后就放上去，可是削皮这件工作开头也眞不容易)，以后我就去打开了我的箱籠收拾衣服去了！十二点二十分他回到家来，我早把冷牛肉摆好在桌上，便去把番薯打罐子里取出来；哎喲！水早煮干了，那番薯成了一堆棕色的糊浆，满屋子都聞得到它的味道。他什么也不說，还是很温柔的样子。瑪丽，我下午哭了一大陣。我永远不会忘記，是的，永远不会。我以后又做錯了許多事，可是这一件叫我心里最难过。”

“父亲不喜欢女孩子进厂做工，”瑪丽說。

“是的，我知道他不贊成，他有他的理由。女人結了婚不应該再进厂做工，这一点我很清楚。我可以算得出来，”——她扳着手指——“是的，有九个男人就因为女人做厂，变成了酒鬼。她們都是些很好的人，觉得把她們的孩子交給人家照管，家里骯脏一些，不生火炉，也沒有什么害处。这种样子的地方叫丈夫会待得住嗎，你想？他不久便发现酒館里又干淨又光亮，火又生得旺，可叫你感到亲热呢。”

爱丽思站得很近，听起来可以便当些，她也抓到了个大意；这个問題她們一定早已討論过，她于是插了进来說：

“我但愿我們的杰姆能把关于結了婚的妇女做厂的意见对女王談一談。啊！你只要逗他讲起这个問題，他才激昂慷慨呢。他将来决不让自己老婆抛开了家庭出去做工。”

“我說，应当去問一問亚尔培脫亲王[①]他回到家里，又倦

① 指維多利亚女王的丈夫。

又累，正需要个人来安慰他，他的太太可出去了，这个他喜欢不喜欢。再說，她也許不多一会儿也回来了，也是疲乏得渾身瘫軟。再問一問他，是否喜欢她永远不把家里收拾干淨，也不在炉子里生起一把热烘烘的火来。且不說他的一日三餐都是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吃起来也沒个舒服。我敢說，就連他这种亲王，要是他太太这样待他，他也会跑到酒館那一类的地方去的。他为什么不定下一条法律，不許穷人們的妻子到厂里去做工呢？”

瑪丽插进去說，她认为女王和亚尔培脫亲王是不能制訂法律的，不过她得到的回答是：

“废話！別对我說女王不能制訂法律，她不是应該顺从亚尔培脫亲王的么？要是他說她們不該做厂，她也会說她們不該做，大家都說不該做，那么，我們就永远不必再做厂了。”

爱丽思沒有听到她弟妇最后这一段宏論；她心里依旧在想着她的侄儿，和他的种种才干。她說，“杰姆在厂里干得非常好；他不知在弯軸上还是油箱上发明了些什么，我記不清到底是哪一样，厂主把他升做了領班；旁的工人都接二連三地被厂主解雇，可是杰姆是个要紧人，他們少不了他。他賺的錢不少了，我跟他說他該早些結婚了，說真話，总得要有个十全十美的妻子才配得上他。”

瑪丽满脸涨得通紅，样子又有些发恼，可是她听到她这样称贊杰姆，心底里也有一种說不出的高兴。杰姆的母亲只看得见她发恼的神气，心里就不很痛快。她并不十二分希望她的儿子立刻結婚。他住在家里总可以引起些过去快乐时代的回忆，而且不管誰是她将来的儿媳妇，她总不免有一些儿忌

妒。再說，她又看不过那样的女孩子——晓得了杰姆对她中意，却感不到得意和兴奋。她也明知道杰姆心里最最中意的就是瑪丽。她从来不觉得瑪丽眞能配得上杰姆，况且她近来这样疏远他們，她心里总是有些不好过。因此她决計造出些話来，让瑪丽不要以为杰姆早已拣定了她，仿佛爱丽思所說的"十全十美的妻子"就是她。

"对啊，他是在想要結婚了，"她又放低了声音，似乎在偸偸地告訴她，其实是怕她那位头脑簡单的大姑子会插进来更正或是解释，她接下去說："不久，茉莉·吉伯森(就是路口上杂貨鋪里的那位小姐）就能听到一个不会叫她不太称心的消息了，我在这里想。她对杰姆从来就是那种忸忸怩怩的样子，可是他怕她的父亲不会肯把她許給一个普通工人，现在他却沒有一点儿配不上她了。以前我看他对你也有些意思，瑪丽，可是我想你們不会合适，还是现在这样的好。"

瑪丽勉强把自己的气恼抑制下去，又說：她希望他和茉莉·吉伯森将来一定幸福。她确实很漂亮。

"是的，而且挺能干呢。让我上楼去把她上星期六送我的什錦被子拿来給你看看。"

瑪丽很高兴她走出屋子去。她的話使她的心乱了，虽然她并不完全信她，可是心还是要乱。而且瑪丽也想和爱丽思談談。威尔逊太太却好象因为自己是寡妇，客人就得专跟她一个人讲話。

"亲爱的爱丽思，"瑪丽說，"看着你这样耳聋，我眞难受极了；这大概来得很突然吧。"

"是的，亲爱的，我不能不承认这眞是活受罪。但愿上帝

給我力量来接受他的教訓。我眞难过，有一个大晴天，为了吉英咳嗽，我想到田里去找些香草来給她泡茶喝，只觉得野外又寂寞又清靜，起先我还不知道缺少了些什么；后来我突然明白了缺少的是那鳥雀的歌声，我从此再也听不到它們那种美妙的音乐了，我的眼泪禁不住点点滴滴地落了下来。可是我应当感謝上帝。我想我对于吉英是一种安慰，她总算有个人让她出出气，难得駡上几声也可以忘記一些心里的苦楚，她眞可怜！我只要眼睛看得见就不打紧；人家讲些什么話，我猜得出来。”

那条紅黃两色綴成的什錦被子拿来了，吉英·威尔逊一直要等到瑪丽把四边、正中、衬的地子、正面和反面完全贊遍了方才滿意。瑪丽总算尽了她的責任，又添油加酱讲了許多好話，反正她不愿意当眞費力去欣賞她情敌的活計。可是这些敷衍話她讲得特别快，因为她不愿意碰见杰姆。她离开了那房子和街道又走了好一段路，方才放慢了脚步，細細思量。杰姆当眞会跟茉莉·吉伯森要好嗎？好吧，要好就让他去要好。人家还觉得她(瑪丽自己)配不上他呢。可是有一位相貌地位都高出他好多倍的人也許将来会叫他看到，她居然还配得上做哈利·卡逊的夫人呢。这种的怒火，或者象瑪丽所說的，“这一口气”，逼得她特别加紧去鼓励小卡逊先生。

几个星期以后，約翰·巴頓所加入的工会举行了一次会議。开会那一天的早晨，他在床上睡得很晚，早起又有什么用呢？他捉不定主意还是去买些吃的，还是去买鴉片。他决定还是买鴉片，因为他逐漸地已經上了瘾。他现在一定要吃了才舒服，不吃就沒有精神。还得吃一大块才能使他回复正常状态，就是說，象他沒有上瘾时那样的正常状态。八点钟开会，

会上誦讀了許多来函，全国各地都写信来訴說困苦的詳細情况。会场上弥漫着憤懣和絕望的忧郁气氛；将近十一点的时候，他們也就带着憤懣和絕望的情緒分散，有几个因为人家反对了他們激烈的主张，心里很不舒服。

那晚上的天气也提不起他們的兴致来；他們从会场上的煤气灯光中走到街上时，大雨正下个不停。街灯的玻璃罩上全是雨珠，灯光模糊，离远一些便照不见了。街上不见一个行人，一切都是寂靜的，只有穿着油布外套渾身淋湿了的警察們在各处走动。巴頓对其他的人道了晚安，向着家里走去。他穿过了一两条街，听到背后有脚步的声音，他也不想停下来看看是誰。又走了一些路，那个人便加紧了脚步赶上来，輕輕地在他的手膀上碰了一下。他回过头来，就在街灯幽微的黑暗地带也能看出，站在他旁边的女人做的是什么买卖。她的装束便能叫你明白了，她那身褪了顏色的打扮完全經不起傾盆大雨的淋打；薄紗的帽子，原来是粉紅的，现在变成了灰白；花布的衣裳拖在地上，一直到膝部都浸透了雨水；身上裹紧了一条顏色鮮艳的紗围巾，可是她渾身打着哆嗦，低声地說道："我要和你讲話。"

他罵了一声，叫她走开去。

"我真要和你讲話。不要赶我走。我现在还透不轉气，我不能立刻把要讲的話讲出来。"她把手撳住了腰，呼吸起来好象很痛苦。

"告訴你，我不是你要找的人，"后面又加上了一个污辱的名称。"慢着，"他說，她的声音突然叫他心里一动。他把方才推开的手膀抓住；她也不敢怎么抵抗，便让他拉到了最近的一

盞街灯底下。他把她的帽子往上一推，又粗暴地硬把她的脸扭了过来对着灯光，只见一双特别光亮的大眼睛，那张惹人怜爱的嘴撅开了一半，似乎在恳求他宽恕，可又讲不出口，他立刻看出是那个失踪已久的爱絲忒，也就是那个害得他妻子伤心而死的爱絲忒。她还保持着往年大部分的丰姿，可是她那刺眼的脂粉，瘦削的五官，还有那种和以前大不相同的表情簡直太不堪了！他最最厌恶的是她的衣服；可怜这个女人，为了当天晚上要找他讲話，还特地拣了一身最素淨的来穿上的呢。

“原来是你呀！原来是你！”約翰叫着說，一边咬紧了牙根，猛烈地搖撼着她。“我一直在街道轉角上找寻你，我知道我終究会在这些地方找到你的。你也許还記得起我从前說过的几句話，你当时就板起了脸儿；我說的是几句关于婊子的話；啊，当然你不是那样的下賤貨，誰看见了你这样长裙曳地、脂粉满面，会說你是呢！”他讲得气也接不上来了。

“啊，可怜我！約翰，可怜我！为了瑪丽的緣故，請你听我說几句話。”

她指的是他的女儿，可是这名字刺进他的耳朵里，他还以为是指他的妻子；这簡直是火上加油。虽然她胭脂沒有抹到的面部已經由白变青，虽然她口口声声求他饒赦，可是完全沒有用。他又发作起来了：

“你还敢对我提起这个名字，你以为讲了她，我就能饒赦你，你沒想一想正是你把她杀死了，就象該隐杀了亚伯一样[①]。她爱你象自己的亲人一样，她信任你象自己的亲人一样，你走

---

① 典出«旧約圣經»，亚当的儿子該隐杀死了他长兄亚伯。

了以后，她一直沒有舒眉开眼过，不到三个星期就死去了。在最后审判的日子里，她会站起来，指着你，說你就是杀她的凶手；要是她不指，我一定指。”

他用力把她摔开，便大踏步走了。她顫抖着，餓得沒有了气力，头脑也昏迷了。她有气无力地叫了一声，便又在街灯的柱子旁倒下地去，渾身癱軟，再也站不起来。一个警察凑巧在这时候走过，看爱絲忒那样跌跌冲冲摔倒在地，以为一定是喝醉了酒，就把她在这种昏迷状态中送到拘留所去过夜。这个罪恶人和苦难人所耽擱的地方的看守人，在黑夜的瞌睡中間，时常被一种他以为是酒后的囈語和鳴咽声惊醒。要是他仔細地听一下，他会听出她在东拉西扯地重复着下面这几句話，說得又总是那样焦急和含糊：

“他不肯听我讲；叫我怎么办呢？他不肯听我讲；我可想警告他！啊！我怎么样能救瑪丽的女儿呢？叫我怎么办呢？我怎么样能叫她不要也变成象我这种堕落和丑恶的东西呢？她也在象我从前一般，信着人家的話、爱着人家，結果也就会和我一样。我怎么样去救她呢？她也一定象我从前一般，不肯听人劝告，不懂自己留心。应該有个人卫护着她才好，可是誰能那样爱她，肯来卫护着她呢？上帝保佑她不要吃苦！可是我不能替她祷告，我是个罪人呀！我的祷告能有用嗎？不！反而会有害处。我怎么样去救她呢？他不肯听我讲。”

那一夜就这样过去了。第二天早上，她便被送到新刑事裁判所去。

她犯了妨害风化罪，这是明明白白的事。她被判处监禁一月。这一个月里面有好多件事情可以发生呢。

第十一章　卡逊先生表明意图

你忍心叫他废寝忘食嗎？
他可情愿为了你牺牲生命。
你忍心叫他肠断心碎嗎？
他唯一的过錯是对你鍾情。

——彭斯①

我該承认，錢財能叫我欢喜，
可是我更看重本人，沒錢也可以；
我决不会为了地位和家产，
就对一个人完全另眼相看；
我也决不会为了他庫藏盈滿，
就自愿和一个討厌鬼締結姻緣。

——惠脫②：《菲地丽亚》

巴頓碰见了爱綠忒以后回到家中，心里很不舒服，总觉得渾身不自在。他說的話，无非是多少年来他准备在这种算定的情况下碰到她的时候要說的几句。他相信她是活該，可是

他现在又恨不得当时沒有这样說她。她求他饒恕时那一副面容，尽在他断断續續、心神不定的睡眠中追踪着他；她那种躺在地上沒有人收管的样子又老是在梦寐里出现。他在床上坐了起来，竭力想去驅除这种幻觉。现在，他的良心严厉地譴責着他，可是已經来不及了。他想，当时讲了那許多話，要是在后面再加上几句安慰的言語，那就好了。他怀疑他妻子在地下会不会也知道当天晚上的經过；他不希望她知道，因为她这样爱爱絲忒，他相信要是她看见了爱絲忒如此堕落，如此丑恶，一定会感觉到天大的痛苦。他现在又想起了她那种屈辱的样子，对她自己失足的默认；他开始冥想，是不是他时常听人談起的那种宗教力量还能把她从现在的生活中拯救出来。他觉得决沒有一种人間的力量能做到这一点，可是想到了宗教也許能救她，他似乎在黑暗中瞥见了一綫光明。不过上哪儿去找她呢？在大城市的人山人海里面，哪儿能找到这一个渺小的人呢？

一晚又一晚，他在上次听到脚步声响的那几条街道上徘徊着，在每一个奇形怪状、不端不正的帽子底下仔細窺探，希望再能看到爱絲忒，并且要用和上次完全不同的态度来招呼她。但是一夜夜四处寻找，总是沒有結果，到后来他只得认为絕望，放弃了这个企图，又故意去記起她种种可恨的地方来，放宽一些內疚的心情。

---

① 彭斯（R. Burns, 1759—1796）：苏格兰大詩人。他是一个貧农的儿子，他的詩篇都是采取民間熟悉的題材，用当地方言写作。

② 惠脫（G. Wither, 1588—1667）：英国抒情詩人，曾因写了諷刺著作遭到监禁。

他时常望着瑪丽，但愿她不要那样象她的姨母；因为容貌相似，叫人不免想到命运也有相似的可能。这一种念头刺激了他容易冲动的心灵，他对瑪丽的行为也变得有些怀疑和担心了。直到现在为止，她从来沒有受过什么約束，也差不多沒有人查問过她的行动，现在她父亲改了一种态度，确实使她不容易忍受。她恰好特别在迁就卡逊先生，答应他时常见面，父亲却尽問着她什么时候下班，是不是直接回家一类的話，这眞叫她难过。她不会說謊，虽然沒有問起的事情可以尽量隐瞞。她于是想出了个办法，死不开口，推說是不愿受他这样严詞盘問。这并不会增进父女間的感情，可是彼此依然十分亲爱；两个人都在想，他們所以要各自做出这种使对方不太高兴的行为，实在是因为确信这样做法可以保証对方的幸福。

她的父亲现在开始希望瑪丽早些結婚。結了婚，那么，这种因为她相貌象爱絲忒而引起的可怕的疑虑就可以不必叫他操心了。他觉得以前放纵惯了，现在也沒法子駕馭。要是有了个丈夫，那情形就会不同。杰姆·威尔逊如果能和她結婚就好了！他那样勤恳又那样能干！可是他觉得瑪丽也許得罪了他，他现在来也不来了。他倒要問問她。

“瑪丽，你和杰姆·威尔逊究竟是怎么回事？你們从前不是很要好的嗎？”

“啊，人家說他要和茉莉·吉伯森結婚了，当然，求起婚来一定忙得沒有空閑，”瑪丽装出全不在意的样子来回答。

“那么，你的手段太不高明了，”她父亲用着怨嗔的口吻說。“有一个时期，他是非常喜欢你的，假如我不是完全看錯的

話。可惜你不配他那样的喜欢。"

"这是說，有人会这样想，"瑪丽頂嘴說，因为她記得就是前一天早上，她跟卡逊先生在一块儿，他还长吁短叹、賭神罰咒，又那样百般殷勤地矢口說，她是世界上最美丽、最甜蜜、最可爱的人。她后来又看见他和他一个漂亮的姐妹騎着馬，他还特地把她指給他姐妹看，大概說她是一个值得注意和交往的对象；他又故意落在他姐妹的馬后，連連对着她吻自己的手。所以，她尽可以把杰姆·威尔逊丟在脑后了。

可是父亲当时的心境却受不住她那种唐突，便口口声声責备她，为什么放弃了杰姆·威尔逊，說得她把嘴唇差一点儿咬碎，不让肚子里的气憤話說出口来。好不容易等她父亲到外边去了，这才嚎啕大哭了一场。

恰好杰姆經过了长时間的考虑，就在这一天下定了决心来碰一碰运气，究竟是旗开得胜，还是全軍复沒。他现在已經有能力可以維持一个相当舒适的家庭了。当然他的母亲和姑母必須要住在一处；但这是穷苦人家普通的情形，如果各方面原先熟悉有交情，他觉得对于婚后生活也不会有什么妨碍。他相信母亲和姑母都很欢迎瑪丽。啊，想到她們欢迎，他更确定了将来无穷的幸福。

他整天精神恍惚，但等晚上去办理大事。他为了准备去探望瑪丽，竟然这样仔細地梳妆打扮，連他自己也觉得好笑；仿佛一件背心或是一条領带都会影响他这件終身大事的成敗休咎。他相信他在鏡子面前左看右看完全是为了心虛胆怯，完全是为了对于一个女孩子的恐惧。他決計不去多想它，可是想得却更厉害。

可怜的杰姆，这个时辰对你并不吉利啊！

“請进来，”瑪丽听到有人打門。她正在心事重重地縫衣，她晚上跟人家做些衣服，想多賺几个小錢。

杰姆走进門来，比平时更显得窘迫和羞怯。居然只有瑪丽一个人在家，这正合他的心意。她沒有請他坐，他站了一会儿就靠近着她坐了下来。

“你的父亲在家嗎，瑪丽？”他找了这句話来开场，因为她好象打定了主意不作声，一心一意做着活計。

“不在，他大概到工会里去了。”又沉默了下来。杰姆心想，尽等是不成的。他眞是心慌意乱，再也想不出什么話来引到題目上去，还是痛痛快快地說出来吧。

“瑪丽！”他說，那一种不寻常的音調引得她抬起头来望了一下，她頓时从他的脸色上看出他要說的是怎样一回事，她的心突然猛烈地跳动起来，她簡直坐也坐不定了。可是有一点她是确定了的：无論他怎么說，她也决不会答应他的要求。她要让他們大家看看，“誰”乐意和她結婚。她父亲讲的許多刺心的話还在激动着她。可是她那一双眼睛在他热情的注視下有些模糊了。

“亲爱的瑪丽！（你多么可亲可爱，我却找不出适当的辞句来告訴你。）我要和你讲的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事情。你一定早就看了出来，早就知道了。自从我們全是小孩子的时候起，我一直爱着你；我爱你比爱我爸爸媽媽和一切别的人都厉害：我白天轉的念头里有你，晚上做的梦里也有你。我沒有法子让你老等着我，我又不愿叫你为了我受累；我一天到晚担惊受怕，也許有什么人会把你娶了去。可是现在我已經是厂里的領班，亲

爱的瑪丽，你听着我，"她忍受不住那种內心的焦躁，便站了起来扭轉身去。他也站了起来，挨近了她，想要抓住她的手；但是她絕对不允許。她正在鼓足了勇气来斬釘截鉄地拒絕他。

"现在，瑪丽，我能給你一个家庭，还有一顆最最眞誠的心，来珍爱你、撫慰你；我們不会太有錢，我敢說；可是，我这一顆热恋的心和一只强壮的右手膀一定不会叫你再担忧吃苦。我想說的話說得不好；我的爱情无法用言語表达。可是，啊！亲爱的，我求你相信我，我求你答应我！"

她一时回答不出；一个字也說不上来。

"瑪丽，人家說，不响就是默认，对嗎？"他低声說。

她要是现在不說出口，就永远說不出口了。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她的音調是鎮靜的，虽然身体从头到脚在发顫。"我一直愿意做你的朋友，杰姆，可是永远不能做你的妻子。"

"不做我的妻子？"他懊丧地說。"啊，瑪丽，你再想一想。你不愿做我的妻子就也不能做我的朋友。至少，要我光做你的朋友，我可決不甘心。你再认眞想一想！要是你不答应我，你就叫我絕望得无路可走了。这不是昨天开始的恋爱。人家称贊我的好处，全部种根在这上面。要是你不答应我，我就不知道会变成个怎么样的人。瑪丽，你且想想你的父亲又会多么欢喜！听起来好象是夸口，可是他对我說过好几次，他很希望我們两个人能成为夫妻。"

杰姆把这一点当作是很有力的理由，可是在瑪丽当时那种心境，这却引起了她最大的反感；她竟然生出了一种錯誤和愚蠢的念头，以为父亲急切地要撮合他們两人的婚姻，甚至对

他透露过一些恳求的意思。

“我告訴你，杰姆，絕对办不到。我干脆对你說，我永远不会嫁給你。”

“这就是我一切希望和恐惧的結果嗎？我可以說，这也結果了我的生命，因为活在世上已經一些沒有意义了。”他神經越来越紧张，心头的怒火也遏制不住了。“瑪丽，你也許要听到我成为一个酒徒，或是成为一个盜賊，或是成为一个杀人犯。你記住！不論什么人都可以讲我的坏話，你却沒有权利来責备我，要知道，全是你这种冷酷无情，才害得我甘心堕落，象我所担心的那样。連試一試能不能喜欢我，你都不肯說嗎？肯嗎，瑪丽？”他突然改变了声調，从絕望的威胁变成热烈的恳求；他把她的手拉过来，紧紧地握在他两手中間，竭力想看到她扭轉过去的脸。她不讲一句話，这是因为她受着深刻强烈的感情冲动。他再也等不得了；他不愿意再希望，待忽儿又得碰上个釘子；他眞是滿肚子的怨憤，于是决計去接受絕望的痛苦：她沒有来得及确定怎样答复，他却已經摔开了她的手，从屋子里冲了出去。

“杰姆！杰姆！”她叫着，声音微細又带着哽咽。但是已經太晚了；他飞奔着穿过了一条街道又一条街道，直向野外走去，他要在那沒有人的地方，把心头的郁积痛痛快快发泄一下。

他方才进到屋子里来的时候，瑪丽的心緒还比較平靜，前后不到十分钟，她现在却半个身子伏在柜桌上，两只手遮住了脸，哭得渾身在震顫了。为什么她会这样伤心，她起先也讲不出理由（要是你在那时候問她，她即使能回得上話来也不会讲得出）。事情太突然了，她来不及分析，也来不及思索。她只觉

得自己这样一做，将来的人生就变成空虚乏味。到后来她悲痛得身体完全瘫軟了，也沒有气力再哭了。她于是坐了下来；一切的念头便涌上了心头。不过一个钟点以前，一切都沒有說出口来，她还掌握着自己的命运。可是，她所讲的話，差不多是很久以前就决定了要在这种场合里讲的話啊。

当时仿佛两个人在辯論着这件事；从前的她和现在的她在作着一场悲痛沮丧的談話——一天、一个钟头以前的她和目前的她。我們每个人都知道，在这个所謂人生的若干年月里面，时常因为几分钟的关系，竟使所有过去的岁月和未来的岁月显示出完全不同的意义；使我們明白了过去的虛荣和罪恶，对将来的展望也全部变更，从前我們所热烈希望的目标成为可憎可厌的东西了。一刹那的时間可以把我們的志趣和努力轉换一个方向，使整个人生的目标完全改变一个样子。

再讲到瑪丽。她过去的計划，我們很知道，是要和卡逊先生結婚，一个钟头以前发生的事不过是初步的准备。这是确实的；但是她的内心却反而揭露了出来，她不得不承认她对杰姆的爱情超过了一切人和一切东西。不过杰姆是个穷苦的机工，他还得贍养母亲和姑母；他的母亲又曾經很明显地对她表示过，她不愿意要她做儿媳妇。卡逊先生却又有錢，又有前途，又知情識趣，她相信他会給她个舒适豪华的环境，使她永远脫离貧困。她现在发现了心底里情感的秘密以后，那些渺茫的虛荣观念对她还有什么用呢？她想到卡逊总是拿些小零小碎的东西来引誘她，她簡直觉得他有些可恨了。她看到各种的奢侈排场，一切的賞心乐事都是那样空虛、无聊，除非她能和杰姆一同来享受——是的，正是这个方才被她断然拒絕了的

杰姆。他虽然穷，可是她觉得他越穷越可爱。他的母亲虽然觉得她配他不上，可是她现在在悲痛的忏悔中承认他的母亲一些沒有看錯。她已往的行径就象是“盲人騎瞎馬，夜半临深池”，可是从过去这一个钟头里面她所获得的启示，她已經明白了自己的危险，就决心把自己永远扭轉过来。

这倒是相当值得安慰的：我的意思是指她已經徹底觉悟到什么事情不应当做；从此无論哪种誘惑也打不动她的心了。至于她拒絕了杰姆的爱，鑄成了旣对不起杰姆也对不起自己的大錯，应該怎样去补救，那是另外一个焦心的問題。她搜索枯肠想出了一个个法子，可是又一个个把它們推翻了。

她听到邻近教堂里的钟声打了十二点，方才明白时間已經很晚。她知道父亲快要回家了，可是她不想见他的面。她于是赶快把活計收拾好了，回到自己的小房間里，让她父亲自己去开門。

她熄灭了烛火，叫她父亲不会在門縫里看见什么亮光，便坐在床上轉着念头。她把事情翻来复去地想着，她决定只能立刻和卡遜先生断絕一切往来，态度越坚决越好。女孩儿家的羞怯（眞正的爱情也总是羞怯怯的）弄得她左思右想，始終想不出什么办法去对杰姆表明她上次拒絕了他以后怎样地后悔，和她现在已經明白了她对他的爱情是怎样地热烈。她非常聪明地决定暫时不要有什么举动，耐性等待着时机到来再作主张。如果杰姆知道她一直不嫁人，当然又会来向她求婚的。他决不会受到了一次的拒絕就永远死了心；要是她处在他的地位就决不会那样。她过去眞是錯尽錯絕，从此她一定要努力改正，表现出女人的耐性，将来他自会从她日常的行动里看出

她已經改变了和忏悔着的心肠。纵然她必須等上几年，也沒有什么难处，这不过是她应得的处罰，因为她一方面和人盲目去談爱，另一方面又搞不清楚自己对另一个人的眞正的感情。她心想，不管怎样遙远，自己的恋爱終究会达到美滿的結果。在工厂初次打钟的时候，她就朦朧睡去了。她是和衣躺下的，睡得也并不酣畅，醒来时只觉得周身寒凛，滿怀悒郁，可是一时竟想不出自己这种煩恼的原因。

她想起了昨天晚上种种的事情，决心按照着原定的計划做去。可是今天早晨却不容易象昨晚那样有耐性了。

她赶快跑到楼下，又悲又恨地一心要把自己改好，便仔仔細細替父亲做好了一份虽然簡陋却很可口的早餐。他懶洋洋地走进房間，渾身显出很別扭的样子，她却尽量温順地忍受着，后来她的婉轉的答話到底叫他的怒气全消释了。

她每天工作的时間必須和莎莉·利得比脫见面，她心里恨透了，可是沒有法子避免，于是鼓足了勇气去和她碰头，預备立刻对她說明，她已經决定不再和卡逊先生有什么交往，她們两人中間的友誼也就从此断絕了。

但是莎莉并不是那样的人，由着她說罢休就罢休。她立刻便看出了瑪丽当时的心情，她却以为那只是女孩儿家心眼儿太活罢了，将来总有一天，瑪丽会感激她现在几乎逼着她去和那有錢的情人继續会面和通信呢。

接連两天，瑪丽很明显地躲避着莎莉。卡逊先生便来对莎莉訴說，瑪丽已經不跟他約会了，除非他趁她急急忙忙赶回家去的时候，在路上拦住了她，那么，只怕和她讲一句話的机会也沒有了。莎莉于是决定硬逼着瑪丽“为了自己的好处”去

改变态度。

第三天，她們坐下来工作的时候，她不去注意瑪丽对她的躲閃，她好象对于她們中間友誼的疏淡已經默认了。她很早就把活計收起，說是要回家去照料母亲，因为她病痛得比平时更加厉害了。其他的几个女孩子也都学着她的样子一个个走了。瑪丽最后一个走出来，她站在西蒙芝小姐門口的台阶上，向街道周围很快地看了一眼，便匆匆地奔回家去，希望不要碰到她现在越来越怕看见的那个人。那天晚上她总算沒有碰见他，她回到家来，家里一个人也沒有；她是早就料到的，因为那天是互助社例会的日子，她父亲从来不肯缺席。她坐下来喘了一口气，又定了一定神，虽然她走得很快，可是她的心跳的原因，与其說是疲劳过度，不如說是神經紧张。她然后站了起来，把帽子摘去，一眼看见莎莉·利得比脫的身形在窗前徘徊，睜大着眼睛对着黑暗的屋子里窺探，仿佛要确定瑪丽到底回来了沒有。不多一会儿她又掉过身来，敲着門，不等到回答，就走了进来。

“啊，亲爱的瑪丽，”（她明知道瑪丽那时对她一点也不亲爱）“在西蒙芝小姐那里沒有法子痛快談話，所以我想我还是到你家里来看你。”

“你不是說你媽病痛得厉害，你要去陪她嗎？”瑪丽回答說。她一点沒有欢迎的口气。

“对呀，可是媽媽现在好些了，”莎莉老着脸皮說。“我說，你的父亲不在家吧？”她尽对着周围张望，因为瑪丽并不忙着接待她，还沒有划一根火柴把蜡烛点上呢。

“是的，他出去了，”瑪丽隔了一会說。这时候她才准备点

蜡烛，可是始終沒有請客人坐。

“那就更好了，”莎莉回答說，“老实告訴你，我还有一个朋友在路那头，因为你近来的脾气很古怪，不愿意和他在街上讲話，所以他眞想到家里来看你。他立刻就要来了。”

“啊，莎莉，别让他来，”瑪丽到底不得不恳切地說；她奔到門口去，想把門閂紧，可是莎莉拦着她，又笑她这样着急。

“啊，莎莉，”她挣扎着，“亲爱的莎莉，别让他到这里来；邻居一定会說閑話，父亲听到了会气疯；他会杀我，他一定会。况且，我并不爱他，我从来沒有爱过他。啊，别拉住我！”这时只听得有脚步声走近来，慢慢地走过了她家門口，她方才透了一口气，接着說，“莎莉，亲爱的莎莉，快去对他說，我不爱他，我不愿意再和他有什么来往。我可以說，以前和他那样交朋友是完全不对的，我很抱歉，要是我叫他对我有了心；我不愿意他再想着我了。莎莉，你能把这个話对他說嗎？要是你說了，你要我怎么样謝你都可以。”

“你听我說，”莎莉的口气松动了一些。“我陪你一同走到他在等着的那个地方去，事实是，我叫他先在那里等一刻钟，让我来看一看你的父亲在不在家；可是如果我一刻钟以內不回去，他說他就要到这里来，硬闖进門来也要见你一面。”

“好，我們去，我們去，”瑪丽說。她觉得旣然不能不和他会面，那么随便什么地方总比家里好些；因为父亲随时会回来。她抓起帽子，一刻儿就到了院子口，她不知道应当向左走还是向右走，只能等着莎莉。莎莉却不慌不忙地走来，挽着瑪丽的手膀，抓得很紧，再也不放松，怕她会变了主意跑回去。可是，在当时的情形之下，她却并沒有猜对瑪丽的心思。她一直

在反复地思忖着，她是不是应当和卡逊先生再见一次面；后来决定去对他表示这是最后的会面，还要告訴他，要是她不經意地使他空希望了一场，那她真是十分抱歉。我們应当記住，她实在是天真无知，竟然以为他眞要和她正式結婚；在男的一方面，那么，他当然愿意出不論什么代价来設法占有她，可是代价愈少愈好，因此从来沒有戳穿她的幻想。莎莉·利得比脫却在暗暗好笑，不知他們两个結果会鬧成个什么样子——心想瑪丽这样故意相信卡逊先生向她求爱，是为了要和她結婚，这一手会不会眞让她达到目的。

就在瑪丽住的院子門前的那条街上，走过去不远，她們遇见了卡逊先生，他把帽子边拉得很低，似乎怕叫人认出是他。他看到她們走来，就掉轉身子，一声不响地在前面带路(虽然她們紧跟在后面)，走到一条許多房子还沒有建筑完成的街道上去。

在路上走着的时候，瑪丽想起了即刻就要跟卡逊会面，心里有些畏縮；可是纵然她自己的决心起了动摇，莎莉·利得比脫却抓得她紧紧的，她要是不狠命掙扎，别想能脫身。

这一带人行道边上，搭着些木板的围墙，用来隐蔽和挡住那些瓦礫木片之类的东西。他便閃到这围墙后面；一分钟以后，那两个女孩子也走来站在他旁边了。这时候瑪丽反而拉紧了莎莉的胳臂，原来她在路上就决定不管愿意不愿意，叫她做他們談話的见証。莎莉好奇成性，因此很馴服地做了瑪丽手掌中的俘虏。

卡逊先生做出他以前从不曾有过的輕薄样子，摟紧了她的腰；任她怎样地撑拒也不松手。

“别动，别动！你这个小妖精！我现在把你抓住了，你就别想脱身。告訴我，你这几天为什么见了我就逃走——告訴我，你这可爱的迷人的小妖精。”

瑪丽停止了挣扎，轉过身来差不多面对着他，又沉靜又勇敢地說道：

“卡逊先生！我这一次要和你說个透彻。我自从上星期一晚上见过你以后，我就抱定了决心不再和你交往。我知道我不应当让你以为我喜欢你；我当时簡直是神志不清；如果因此叫你对我太有好感，那么，先生，我在这里低下头来向你道歉。”

他听了大吃一惊，可是立刻他的虛荣心又占了优势，他相信她只是在那里开玩笑。他是这样一个又年輕、又可喜、又有錢、又漂亮的人！不会的，她只是在卖弄一点儿风情罢了。

“你这可爱的小无賴！你說得眞有意思：如果我对你太有好感，你现在就向我低头道歉；好象你不知道我从早到晚一直在想念着你。你可一定要我說了再說，說了再說，是嗎？”

“不，先生，眞的不是。我宁可你說永远不再想着我，不愿你說现在这样的話。眞的，先生，我的态度再认眞也沒有了，我說，今天晚上就是我和你談話的最后一晚了。”

“最后一晚，你这双关話說得眞巧妙，那当然不是最后一天罗！哈哈，瑪丽，这一下我抓着你的破綻了，对不对？”她眞窘透了，他老是以为她在說笑話，她迟疑着怎样才可以把她的意思述說清楚。

“我的意思是說，先生，”她严厉地說，“过了今晚，我无論什么时刻再也不和你讲話了。”

“你这样变卦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瑪丽？”他說，现在正經

了些。"我有什么事得罪你了嗎?"他恳切地接着說。

"沒有，先生，"她很溫和又很堅決地回答。"我也說不出我究竟怎么样会改变心思的，可是我以后决不会再更改了；正象我已經說过，我要是有什么对你不起的地方，总要請你原諒。现在，先生，要是你不见怪，我就祝你晚安了。"

"我要见怪的。你不能走。我做了什么，瑪丽？对我說。你不說出我怎样得罪了你，一定不能走。你究竟要我怎么办?"

"我不要你做什么，先生，可是，"(一种激动的音調)"啊，放手！你不能改变我的心思；这是确定了的。啊，先生，你为什么把我抓得这样紧？要是你一定要知道我为什么不愿意再和你交往，那就是因为我不能够爱你。我已經試过了，但是我实在做不到。"

这种天眞爽直的声明，一些也沒有什么用处。他沒法相信这是眞話。背后一定有什么緣故。他万分热烈地爱她。他能用什么办法来引誘她呢？他突然想出了一个主意。

"听我說，瑪丽！不，我要你听完了我的話才让你走。我眞爱你，我也相信你多少有一点儿爱我，多少总有一点儿。你如果不愿意承认，那也沒有关系！我现在只要告訴你，我为了爱你，愿意接受怎样一种牺牲。你知道（也許你并沒有完全明白)，我的父亲和母亲是决不会乐意我跟你結婚的。他們一定会大发脾气，我一定还要給許多人取笑，所以我直到现在沒有去想这回事。我以前总想，我們就是不正式結婚也能十分快乐。"(这一句話直刺进了瑪丽的心坎里)"可是，现在，只要你愿意，我明天早晨就去領証书，——今天晚上都可以。我不怕大家怎样反对，一定和你結婚，我决不肯放弃你。过了一两年，

我的父亲会宽恕我；在这个时期里面，只要錢能买得到、爱能办得到的，我全会給你，让你快快乐乐地享受你的生活。再說，我的母亲以前也在厂里做过工。”(这是对他自己說的，好象是在替他自己的胆大妄为作辯护。)“啊，瑪丽，你现在可以知道，我为了你，愿意承——承受一切牺牲；我甚至愿意和你結婚，来满足你小小的野心。你现在还不肯說你能給我一絲絲、一屑屑的爱情嗎?”

他把她拉向自己身边。万想不到，她依然拒絕着他。是的，虽然她許多个月以来总在理想着做卡逊先生的太太，现在这个机会来到，放进她的手里，她却把它拋开了。他的一大篇話只給了她一个感想，那就是，她的心里得到了絕大的安慰。她自从懂得了眞的爱情，一直就在恐惧着她可能害得人家怎样地眷恋她；她那种輕佻的举动更可能煽动了怎样的热情。她又严厉地責备着自己可能造成了人家怎样的痛苦。现在她可以自慰了，她明白他那种眷恋眞是下流卑鄙，竟然会計划去玷污他恋爱的对象；她所引起的热情极为肤浅，只求得到一己的满足，連他妄称作情人的那个人的苦痛和名誉都一些不顾惜。对于这种心計恶毒的人，她沒有抱歉的必要，这便是她觉得安慰的地方。

“我很感激你，先生，方才告訴了我那一番話。你也許会把我当作一个傻子；我确实一向以为你是有意和我結婚的；可是尽管这样想，我却觉得仍然不能爱你。我簡直懊悔我和你交往了这么长久。现在，先生，我可以告訴你，纵使我从前爱过了你，我想我听了你方才讲的話，也就决不再会爱你了。你說得很明白，你直到现在才想到和我正式結婚，你一向不过是

要害得我身敗名裂。我以前説我很抱歉，又低下头来向你道歉，这是因为我还沒有看穿你是这样的一个人。现在我知道了你竟想用手段去糟蹋一个可怜的女孩子，我簡直厌恶你了。晚安！”

她使出渾身的气力突然一掙，便象閃电般跑掉了。他們听到她在空巷子里飞奔的脚步声。接着莎莉忍不住笑出声来，刺进了卡逊先生的耳朵，他便大大地生气了。

“莎莉，你有什么事觉得这样有趣？”他問。

“啊，先生，我向你道歉。或者照瑪丽的説法，我低下头来向你道歉。我实在忍不住好笑，她比我們厉害得多呢。”（她想要説“比你厉害”，可是换了一个代名詞。）

“莎莉，你有沒有想到她会发这样大的脾气？”

“我沒有，当眞沒有。可是你旣然想和她結婚（要是你容許我大胆地問你），你为什么又告訴她，你以前沒想要和她結婚呢？她就是听了这句話跳起来的。”

“不，我以前几次三番地对她暗示过，結婚并不是我的目的。我做梦也沒有想到，这个想入非非的小东西，竟然会傻得完全誤会了我的意思。所以，我当然应該让她知道，我为了她，連自己的面子都肯犧牲；我想她也許始終沒有弄明白里面的道理呢。我相信在曼徹斯特的上流社会里，随我要哪一个女子，都办得到，可是我偏想要去娶一个貧苦的女縫工。你现在懂我的意思了嗎？你可明白，我为了要討她的欢喜，准备作多么大的犧牲？可还是沒有用处。”

莎莉守着沉默，所以他继續着説道：

“我的父亲要是知道我和一个出身这样低微的女孩子发

生关系，他会很快地宽恕我，但是和这种女孩子結婚，那是很不容易得到宽恕的。”

“我仿佛听你說，先生，你的母亲也在厂里做过工，”莎莉說得很恶毒。

“是的，是的！——可是那时候我父亲的地位也差不多；无論如何，不象现在我和瑪丽中間的差别这样大。”

大家又沉默了。

“那么，你是决定不要她了吧，先生？她已經老实不客气地說她不要你了。”

“不，不管你和她高兴怎么想，我可不預备放弃她。我比以前更爱她了，哪怕她这样莫名其妙地发脾气。她一定会回心轉意的，你看着吧。女人总是这样的。她們时常会忽发奇想，觉得丢掉一个情人对她們更有好处。可是你記着，我下次再不会給她这样有利的条件了。”

又讲了几句无关紧要的話，这两个搭档便分手了。

第十二章　老爱丽思的孩子

我不爱他；可是他现在远离了人間，
　我却感到寂寞孤单。
我总不让他开口；要是他再能說話，
　啊！我决計不来管他。
我曾經为了寻求我不爱他的原因，
　竟想得我精疲力尽。

——兰多①

瑪丽现在觉得她已經把她两个情人都回絕了。这两个人却各有各的看法。那个全心全意爱着她的人认为她的回絕是无可挽回的。他并不把女人們抛弃了情人会回心轉意那样的話来安慰自己，虽然这次的确是这种情形。他尊重自己爱情的眞摯，他相信很对得起瑪丽；他的脑子里一些沒有那种自騙自的心理。他想他只是不合瑪丽的"口味"，这虽然是老生常談，事实却叫他一直痛到心里。許多疯狂的幻想：从軍、酗酒，还有各式各种鋌而走险的計划都在他心头縈繞；可是想到了他的母亲，又正象看见一个仗着宝剑的天使拦住着他走向罪

恶的道路。因为，你知道，他是母亲的独养儿子，她又是个寡妇，要依靠他生活。所以他不能摧残自己的健康、虚擲自己的光阴，这些正是奉养她終老的資本。他因此照常去工作；表面上和平常一样，心里面却真是痛定思痛。

卡逊先生，我們已經知道，始終以为瑪丽的拒絕不过是有意撒娇罢了。她在作工的时候，莎莉·利得比脫总会把一封措辞热烈的情书塞进她手里，随后便一溜烟地跑开，瑪丽沒有法子立刻还給她，因为在一块儿作工的女孩子們见了会起哄。她有时候还不能不把几封信带回去。可是她看过了一封以后，便决定了个应付的办法。莎莉递过来的时候，她不再竭力推拒，也不把它們拆开，有时候就用半张空白紙包了退回去。可是更麻煩的是那个执拗的情人經常在她回家的路上拦住她；他对她的习惯早已熟悉，因此她不容易躲避。不管回家迟早，她总不能确定他不来和她糾纏。无論走这条路或是那条路，她正好高兴当天逃过了他，他却又会突然从一条岔路上出现。他要使她憎恨他，的确再沒有比这个法子更可靠的了。

这許多时候，杰姆一直沒有来过！她不敢想他再会来看她，可是他总該来望望她的父亲；她說不出他为什么要来，可是她总希望他会找一个借口来一趟，看看她有沒有改变主意。他一直沒有来。她变得沉悶、焦灼，精神也提不起来了。一个情人叫她活受罪，另一个情人給她个死不理，她真是受着双重的痛苦。她晚上做活計再也坐不安定了；要是她竭力鎮靜，不

---

① 兰多（Walter Savage Landor, 1775—1864）：英国詩人与散文作家。

在屋子里走来走去，縫衣时嘴里就得唱歌，才可以解除一些忧虑。她唱的还是些她所能想到的最热情、最愉快的歌曲。悲伤的小調在快乐时候是合适的，可是她现在要抑制住內心的痛苦，就得靠外界的刺激来帮忙了。

她的父亲又是完全变了个样，身体簡直坏透了，这也使她非常焦急。可是他不肯承认有什么病痛。她当然明白。因此不論晚上做到什么时候，她总要賺几个便士，让她父亲第二天有一頓好的吃食（她做的是些零碎的縫补工作，那些貧苦的仆人們还未必能按时付錢）。她时常做了一整夜，早上尽快把所做的东西完工，赶到那个人家里去取錢。她又时常沒有再去买食物的时間，她的父亲便迫不及待地把錢接了去；有时候他的确是餓得发了慌，可是更多的时候是鴉片瘾发作了。

一般說来，他还不象他女儿那样挨餓。因为她在西蒙芝小姐那里一点钟吃了午餐，时常做到半夜不吃东西。她又年輕，还沒有学会挨餓。

有一天晚上，她一面做着活計，一面唱着愉快的小調，不时又停下来叹一口气，盲目的瑪格丽脫摸索着走了进来。瑪格丽脫跟着那位讲演家在約克郡和郎卡郡的小城子里各处去表演，一直沒有在家。她的外公也趁着那个好机会到許多地方去采集标本，因此几个星期以来他們的門总是上了鎖。这也是瑪丽更加苦痛的一个原因。

“啊，瑪格丽脫，瑪格丽脫！我看见了你多么高兴。当心些。对了，那里，这是父亲的椅子。坐下来。”她一次又一次地吻着她。“我看见了你，瑪格丽脫，就仿佛光明的日子已經到来。眞好！你看你的样子多么好！”

"医生們总劝病人易地疗养，你知道我近来去过好多地方。"

"你当眞成了个大旅行家了！快把一切全讲給我听，瑪格丽脫。你先讲你到了些什么地方。"

"啊，好姑娘，說来話很长。我有时候想我当眞游历过半个世界了。波尔頓、布里、奥尔丹、哈利法克斯，还有……可是，瑪丽，你猜我在那里碰见了誰？啊，也許你知道，猜也不用猜。"

"不，我不知道。快告訴我，瑪格丽脫；我等不及，也猜不出。"

"好吧，有一个晚上，我們房东太太的一个小使正带着我从寓所里出来，去找我那天唱歌的地方，我听见走在我前面的一个人在咳嗽。我想，要是我沒有完全听錯，那是杰姆·威尔逊咳嗽的声音。他又打了个噴嚏，咳了一声，我便更确定了。起先我犹豫着該不該讲話，要是一个陌生人，他会觉得我太卤莽。可是我知道瞎子不怕多嘴，我就說，'杰姆·威尔逊，是你嗎？'眞的是他，不是别人。你不知道他在哈利法克斯嗎，瑪丽？"

"不知道，"瑪丽輕声地伤感地回答。哈利法克斯在她心里好比是天涯海角，忏悔的面容和处女的温情都达不到这一个遙远的地方。

"他在那里，他在替他的厂主跟那里的人装置一部机器。他干得很不坏，现在有着四五个工人做他的下手。我們会面了两三次，他告訴我說，他发明了一种不用弯軸或是什么机件的办法。他的厂主向他买了专利权，已經拿到了証书，杰姆得

了他老板这一笔錢，一生一世有飯吃了。可是，瑪丽，你当然早听到了吧？”

不，她沒有听到！

“我还以为这是他离开曼彻斯特以前的事，那你当然早就知道了。可是，这也許是他到了哈利法克斯以后才发生的；我們别去管它，他因为那个发明，得了两三百个金鎊呢。瑪丽，你怎么了？你怎么这样坐立不安的样子？当然，你沒有跟杰姆吵架吧？”

瑪丽立刻哭起来了；她身体虛弱，心里不快活，现在可以把心头的郁結痛痛快快地傾吐一番了。她不好意思承认她的痛苦是她当时的虛荣和痴愚所造成；她希望那些事情永远不让人知道，她連想也不敢去想。

“啊，瑪格丽脫！你知道有一天晚上杰姆到这里来，凑巧我精神不好、脾气又坏。啊，天哪！我想起了就恨不得把我的舌头咬下来。他告訴我他怎样爱我，我却以为我并不爱他，我就告訴他說，我并不爱他。瑪格丽脫，他竟然相信了我，又伤心又气恼地走了。啊，我现在怎么都愿意……”她的話被自己的抽噎打断了。瑪格丽脫很难过地看着她，可是心里很乐观，因为她自己絲毫沒有怀疑，这不过是一些暫时的波折罢了。

“告訴我，瑪格丽脫，”瑪丽說着，把围裙从眼睛上拿下来，用了一种认眞恳切的眼光看着瑪格丽脫，“我要怎么办才能叫他回到我这里来呢？我該写封信給他嗎？”

“不，”她的朋友回答道，“那可不成。男人都很古怪，他們求起婚来，喜欢一切由自己动手。”

“我当然不是写信去跟他求婚，”瑪丽說。她有些恼了。

“你只要一写信，就好象給他一个暗示說，你已經后悔，现在很想嫁他了。我相信还不如让他自己发觉的好。”

“但是他不想，”瑪丽叹着气說。“他在哈利法克斯，叫他怎么样会发觉呢？”

“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这句話不会錯。他如果对你沒有心，你当然也不会要他，瑪丽！不，亲爱的，”她把方才那种有见識人的直捷痛快的語气，改变成他們所特有的那种温順体贴的声調，“你一定要忍耐些等待。你放心好了，結果包你称心如意，比你现在去瞎搞要好得多。”

“可是要忍耐实在太困难了。”瑪丽分辯着說。

“是的，亲爱的；我认为忍耐是我們人生过程中，任何人都要經受的最困难的一件事。等待比做事要难得多。我因为坏了眼睛，完全看明白了这一点；还有許多人是从看护病人的时候領会到的。这一个上帝的教訓，我們反正都得要学习。”她隔了一会又問，“你近来有沒有去望过他的母亲？”

“沒有，好几个星期沒有去了。上次我去望她的时候，她沒給我好脸看。我相信她实在不愿意见我。”

“我要是你，一定要去。杰姆自会知道，这对于他的心理上要比写一封信好得多。老实說，眞正要写信，你也会觉得是件不容易的事；既不能写得太多，又不能写得太少。可是我得走了，外公在家里，我們还是第一个晚上在一块儿，我不能让他尽是一个人坐在那里。”

她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可是停在那里沒有走。

“瑪丽，我还有几句話和你說，可是我不敢开口。你是明白的，外公和我全过过苦日子，我們知道你父亲现在沒有工

作，我凑巧最近赚了不少錢，自己也沒有多大用处。亲爱的，請你把这个金鎊收下，等日子好些再归还我好不好？"瑪格丽脫說着这些話，眼泪忍不住要淌下来了。

"亲爱的瑪格丽脫，我們还沒有窮成这个样子。"（她突然想起自己的父亲和他的病容，每天一餐的吃食。）"可是，亲爱的，要是你沒有什么不便，我一定多做些工，挣下錢来还你。你的外公不会不高兴吧？"

"他不会的，你这个小妮子！还是他先想到的呢。我們家里錢还多着，你也不必要紧还我。当然，瞎了眼是极不好受的，錢却比以前来得容易；这种錢賺得也眞有趣味，我本来就最喜欢唱歌。"

"要是我也会唱歌多么好！"瑪丽看着那个金币說。

"各人的天賦不同，我当时眼睛看得见的时候，就只希望有你一样的美貌，瑪丽！我們都和小孩一样，总是想要我們所沒有的东西。可是我还得讲一句話。你記住，万一你們有什么急需，要是不让我們知道，我們可要生气的。再会吧。"

她虽然瞎了眼睛，却很快地走了，急于要到外公那里去，同时也想躲开瑪丽种种感激的表示。

她这一次来看瑪丽，使瑪丽得到了許多的好处：加强了她的耐性和希望，又使她相信瑪格丽脫确实和她要好。还有便是使她明白了貨币的价值，要知道，她手里拿着的那个金鎊，虽然給她的安慰力量最小，比起友誼来簡直可說毫无价值，但是可以用来买到多少东西呀！她第一就想到当天晚上她父亲可以有一頓舒舒服服的晚餐；她轉到了这个念头，立刻就往外跑，虽然天已很晚，她希望伙食鋪子还沒有完全关門。

当天晚上，那个小屋子里显得异常地光亮和暖，父女两个吃了一頓在他們几乎认为是奢侈的晚餐；原来他們已經好多时候沒有把肚子吃飽了。

"腹飽胆气壮，"这是郎卡郡人的一句俗語。到了第二天，瑪丽便照了瑪格丽脫替她出的主意，抽出时間去探望威尔逊太太。她正碰上她独个儿在家，比瑪丽上一次看她时要客气得多。她告訴她，爱丽思已經出去了。

"簡直沒有一点儿用处，她却一定要到邮局里去走一趟，要問問有沒有她养子寄来的信，擱在那里待領。她的养子就是威廉·威尔逊，那个做水手的孩子。"

"她怎么会想到有信来呢？"瑪丽問。

"啊，你知道，有一个邻居从利物浦来，說威廉的船到了。他上一次到利物浦的时候就說一定要来看爱丽思，但是他的船只停留一个星期，在这段时間里却又有許多辛苦的活儿要大家做。因此爱丽思觉得他这一次一定会来的；街上有一点儿声响，她便把手托在耳朵后面听，以为就是他。她今天老是心神不定，偏要到邮局里面去打听，他会不会写了一封信寄到你們近边的老住址去。我劝她不要去，因为耳朵不便，近来眼光也坏了，离开十呎八呎就看不清楚，可是，她偏要去，可怜的老婆子。"

"我沒有知道她的眼光坏得这样。她住在我們近边的时候，眼光还好。"

"是的，不过近来变得坏极了。可是，你一句也不問到杰姬，"——她急于要談起她心上最亲切的那个人。

"眞的，"瑪丽涨紅了脸回答。"他好不好？"

“我也說不出他好不好，他还在哈利法克斯，上星期二来的信上說很好。你听到他交运的消息沒有?”

她非常扫兴，因为瑪丽回答說她已經听人讲过，他的厂主为了他那个发明，給了他一笔錢。

“那么，瑪格丽脱有沒有告訴你，他拿到了这笔款子以后怎样用法？他的脾气就是那样，他一句也不跟我們提起，拿到了錢，就請厂主帮忙，替我和爱丽思存了一笔专款。爱丽思名下的一笔說明是給她一个人的养老金。可怜的爱丽思，她活着的日子怕不太多了。她近来身体又很坏。你瞧，瑪丽，我們两个变成大財主了。他們說，每年可以拿到二十个金鎊。啊，但愿我那两个双生子还活在这里!”她說着，落下了几滴眼泪。“他們会受到最好的教育，肚子也能吃得飽。他們在天上也許更舒服，不过我总想看看他們。”

瑪丽对于杰姆的善良品性有了更深的了解，她心里对他的爱也更深了一层；可是她不能放在嘴上讲。她亲热地抓住了吉英·威尔逊的手紧紧地握了一下，接着就跟她讲起她那做水手的侄儿威廉来。吉英有些不高兴，可是她现在有了錢，脾气柔和得多，看瑪丽对杰姆和他的好处似乎并不关心，倒也不觉得十分气恼了。

“我相信他到过非洲和非洲附近的地方。他也很象个样子，不过头发沒有杰姆那样好看，太紅了一些。他上次回国(也許爱丽思告訴过你了)給她寄来了五个金鎊，可是，你知道，这究竟比不上养老金。”

“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一次赚到一两百金鎊的呀!”瑪丽說。

“不錯，不錯，你說得对极了。象杰姆这样的人沒有几个。

听，这是爱丽思的脚步声，”她說着便赶过去替她的大姑子开門。爱丽思满身尘垢，又是疲乏，又是忧愁。当然，要不是她那样的忧愁，她的疲乏和尘垢是誰也不会注意的。

“沒有信嗎？”威尔逊太太說。

“沒有，一封也沒有！我只好再等上一天，才可以接到我孩子的信。等来眞是心焦。”爱丽思說。

瑪丽記起了瑪格丽脫說过的一句話：每个人都会有一个时候要等一件事情。

“我只要能知道他平安，不曾淹死就好！”爱丽思說，“要是我知道他淹死了，那么，我也可以求上帝去保佑他的灵魂。可是尽这样等候却叫人难受。”

“我們所有的人都觉得忍耐是非常困难的，”瑪丽說，“我知道我自己是这样，可是，爱丽思，我从沒有想到象你这样好的人也会这样；现在我听你說了，将来缺少耐性的时候也就不必太苛責自己了。”

瑪丽决不会責备爱丽思，爱丽思也明知道这不是責备她，可是她依然說：

“那么，亲爱的，要是我表现出我的信心薄弱，竟然削弱了你的信心，那么，我得求你原諒，也得求上帝饒赦。我們的生命有一半消耗在等候里，可是象我这样一个受到过上帝許多恩惠的人，还要怨天怨地，那就太不应該了。我从此要管住自己，不許胡說乱道，也不許胡思乱想。”她带着謙恭温和的口吻說，好象在求上帝寬恕。

“好了，爱丽思，”威尔逊太太插嘴說，“不要因为哪儿說错了一句話就懊恼得这种样子。瞧！我已經把水壶放上，你和

瑪丽即刻就可以有茶喝了。”

她来回忙着，取出了一大块新鮮面包，让瑪丽去切面包和黃油，她自己就把一个个茶杯拿出来——碰出了一陣悅耳的声音。

她們正好坐下，只听得門上有人打了一下；那个人不等里面开門，自己已經抬起門閂，走了进来。这是一个男人的口音：乔治·威尔逊是不是住在这里？

威尔逊太太正要对那个人詳細地、伤心地解释乔治以前的确住在这里，但是已經死了；爱丽思的眼睛和耳朵通常都比别人迟鈍，现在却似乎受了一种天性的驅使，站起身来，跌跌冲冲地走到門口去。

“我的孩子——我亲爱的孩子！”她嚷着，就倒在威廉·威尔逊的怀里。

你可以想象到这一陣子接待欢迎的热鬧；威尔逊太太又笑、又哭、又讲話，真是快活做一团；瑪丽却痴望着这一个小时候在一起玩耍的老伙伴，现在竟然变成了一个精神飽满、紫銅色皮肤、滿头鬈发的水手了，他又是这样一副誠恳亲切的样子。

可是爱丽思再能看见她的养子回来和她在一起，这一喜眞是非同小可。她沒有讲話，其实她要讲也讲不出；她的眼泪在又老又憔悴的脸上一行行地往下淌，把她为了要仔細看看他的面孔而特地戴上的牛角眼鏡都沾模糊了。她的眼光不济事，眼眶里又滿含着泪水，看不眞切，她于是只得改用一种方法。她抖抖瑟瑟地举起了一双潮湿皺縮的手，亲切地在他結实的脸上撫摩，他温馴地低下了头，让她用着这种奇怪的方法端

詳他起来，可以便当些。这样一来，她心里方才完全满足了。

喝过了茶，瑪丽觉得他們母子两人一定有許多話要談，最好不要有旁人在边上，甚至象她这样亲密的朋友也还是走开的好，她于是站起身来告辞。爱丽思这才从她快乐得象梦一样的境地里醒回来，急忙跟着瑪丽走到門口。她扶着門閂站在門外，又挽住了瑪丽的胳臂，讲出了她差不多从看到侄儿回家以后的第一句話。

"亲爱的，要是我今天晚上所讲的不好的話竟然在你心里起了魔障，我就永远也不能饒恕我自己了。你瞧，上帝不理睬我的怨言，反而把恩惠加在我的头上！啊，瑪丽，不要让一个不信仰的湯麦斯① 削弱了你的信心：不論你有什么困难，你要耐性地遵从上帝。"

① 湯麦斯不信耶穌能死后复活，因而成为不信仰者或怀疑者的代名詞。

第十三章　旅行家的故事

美人魚整天坐在岩石上，
炫弄着她的美发，輕歌婉唱。
你准可以听到她的歌声，
只要你跟着太阳往海里下沉。

——兰多

上一章讲到的事情过去了四五天以后，有一个晚上，瑪丽正好站在窗前沉思遐想，只见威廉·威尔逊进了院子，很快地朝着她家走来。她很高兴看见他，因为他从小一向和她要好，可是也許性情太相象了，所以他們总是不大亲近，不大密切。她打开了門，准备領受他热誠的問候，同时对他表示热誠的欢迎。

“來，瑪丽！快些戴上帽子，披上围巾，还有什么女人出門提提带带的东西也都拿了。他們派我来邀請你。我是有令在身，不敢久留。”

“叫我上哪儿去？”瑪丽問，她想到也許有誰在等着她，心跳得厉害。

“不很远，”他回答說。“就拐个弯到約伯老爹那里。姑母要我跟她那些新朋友见见面，我們本来打算过后来看你和你的爸爸，可是那位老爹一定要在今晚上热鬧一番，叫把你們都邀了去。你的父亲呢？我要看他。他也非去不可。”

“他出去了，可是我能在隔壁邻居那里留一个口信；要是他回家早，让他跟着来。”她又支吾地問道，“还有什么人在約伯那里嗎？”

“沒有！我的婶母吉英不知为了什么鸡毛蒜皮的事不肯来；杰姆呢，我不知道你們都怎么样在那里欺侮他，弄得他这样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我簡直看不下去。經过了这么多伤心事，当然也难怪他，可怜的孩子！可是他现在也該放寬些了，不要象个多愁多病的女孩子。”

“他已經从哈利法克斯回来了嗎？是不是？”瑪丽問。

“是的，他的身体回来了，他的心可沒带在身边。我相信他的舌头是一定丢掉了——小孩子不肯讲話的时候，我們就时常这样說他們。我想尽了法子叫他提起一些劲头，我想他很喜欢和我作伴，可是始終是那样阴郁消沉。昨天他带我到厂里去玩，我們两个人就象是丧魂失魄一样，一路上半句話也不說。厂里那种地方，眞叫人待在那里会发疯，一个黑黢黢的窟窿，声音可大得要命！有一两样东西还值得一看，譬如那个鼓风箱，还有他們也称做风箱的那种吹气。我整天站在边上也愿意；万一叫我去塡个空缺，我就愿意做一个管风箱的，假使有这样一种职使的話。可是杰姆連这个也不能叫他宽一宽心；那种大风把我抓在手里的帽子也吹去了，他却象个法官一样，峻顏厉色地站在那里。他吃东西也完全沒有胃口，我的婶

娘眞让他急坏了。走吧，瑪丽，你預备好了沒有。”

她沒有法子打听，到底会不会在約伯·李那里见到杰姆；可是一打开門，她便立刻看见他不在那里。今天晚上可就完全沒有意思了；至少她在最初五分钟是这样想的；不过老朋友們见面以后，大家高高兴兴，不多一会儿竟把自已的失望忘怀了。所有的人，除了她自己，都是各人有各人开心的事情。瑪格丽脫一些也不肯偸閑，她在打着絨綫；她把脸正对着屋子里的人，并不对着手里的活計。爱丽思老眼昏花、满面笑容、心平气和地坐在那里，使足了劲看着大家，听着大家讲話；眞的，她正为了自己的幸福在衷心感謝上帝；因为有着她的侄儿——她的孩子在身边，她眞是心满意足，眼睛耳朵有些毛病也完全不放在心上了。

約伯在做着主人，同时也兼做女主人，心里十分得意；他和瑪格丽脫有着默契，打破了平时閑怠的习惯，在做着瑪格丽脫一向經管的許多瑣碎事情。他一边东捞西摸，一边又和那年輕的水手談得上了劲，盘問着他到过的許多国度里各种关于生物的事情。

“啊，你要是喜欢螃蟮、蒼蝇、甲虫那些东西，再沒有比塞拉勒窝內[①]更好的地方了。我但愿你能看到我們在那里的情形，我們看见的虫儿实在太多，喝水的时候会把它們喝下去，吃东西也不能不带些到肚子里。我眞想不到有誰会希罕那样的大綠虫儿，否则我能替你带它几千个来。說眞話，我們时常

---

① 塞拉勒窝內(Sierra Leone)在非洲西部，近海岸处多潮湿的淤灘。本为英国殖民地，于1961年宣告独立。

盛了一盆豌豆湯，忽然会发现盆子里的豌豆多出了好几倍。”

“我眞愿意出了大价錢买它几个，”約伯說。

“是嗎？我知道有人喜欢我們在国外看到的那种稀奇古怪的东西，可是从沒有想到有人会喜欢这些又可怕又肮脏的虫儿。我总是在搜寻着美人魚①，那才是一件稀罕的宝貝呢。”

“那你就一生一世寻下去吧，”約伯带着輕蔑的口气低声說，可是那水手的耳朵灵敏，早就听到了。

“在有些地带，老爹，也許用不到寻得那么久。当然，我們这里的海洋太冷，論理不会有美人魚；这里的女人因为天气关系不会半身裸体。可是我到过的地方，有时在岸上穿着薄紗还嫌太热，那里的海水比刚刚挤出来的牛奶还热。我从来沒有福气在那种地带见过美人魚，我却知道有人看到过。”

“快讲給我們听，”瑪丽嚷着說。

“眞是胡扯！”生物学家的約伯說。

两方面的說話都使威廉决定继續讲下去。一个从来沒有远离家乡的人怎么会知道海底里的神秘，他哪儿能就此把他吓唬住呢？

“我們上一次航行时，船上的三副杰克·哈里斯告訴过我們好多次。那时候他正在茶坦姆島②附近，因为风息停航（那是在广大的太平洋里面，这一带天气热透了，所以有美人魚、鯊魚，还有各种各样危险的东西），于是有几个水手就乘着小艇，划到島上去见識见識。将近海島的时候，他們听到了一陣喘

---

① 此处指民間传說中的美人魚(mermaid)。上半个身体是人，下半个身体是魚。

② 茶坦姆島(Chatham Island)在新西兰的东方，南太平洋里的島屿。

息，好象有人从海底里浮到水面上来透气。你們沒有看到过有人潜水嗎？好吧，你們該看见过有人发气喘病，那种声音就跟这个完全一样。他們回过头来一看，只见一条美人魚坐在岩石上晒太阳。你知道，海水在大风浪时才比較和暖，当时风平浪静，她大概身上太冷了，所以跑上岸来取暖。”

“她象个什么样子？”瑪丽問，她兴奋得气都透不过来。

約伯从火炉架上拿起烟斗，重重地抽了几口，好象这故事不值一听。

“啊，杰克时常說，她就和理发館陈列着的蜡象一般美丽；不过，瑪丽，只有一点儿小分别：她的头发是鮮明的草綠色。”

“我想这不大好看，”瑪丽迟疑着說；她好象对这一位公认的美人不敢提出什么批評。

“啊，你看惯了当然也会觉得好看。我們每次航行，隔了好久看到陆地的时候总觉得天底下再沒有比草綠更美的顏色了。再說，她的头发当眞是綠油油的，她自己也非常得意；因为他們看到她的时候，她恰好在梳理她那一头的长发。他們都觉得捉住了她眞是一件宝貝，也許和鯨魚的价錢差不多（他們是专捕鯨魚的）。要知道，一般人还是很看重美人魚，不管有些人心里怎么想。”这句話是冲着約伯說的，他听了不高兴，故意高声吐痰和吸烟，鬧了一陣子。

“他們果然把小船对着她划去，想把她捉住。她却只是在那里梳着她美丽的头发，又招手叫他們过去，另外一只手握着一面鏡子。”

“她有几只手？”約伯問。

“当然两只，和别的女人完全一样，”威廉憤憤地說。

“噢！我以为你說她一只手在打招呼，另外一只手在梳头发，还有第三只手在握着鏡子呢。”約伯带着挑拨性的口气，靜靜地說。

“不，我不是那样說的！至少，要是我那样說了，我的意思是她先做这样，后做那样，除了……（这里他含糊地加上两三个字）都能懂得。啊，瑪丽，”掉轉身来正对着她，“她看到他們来得近了，也許是看见他們带有准备到島上去打猎用的鳥枪，心里觉得駭怕，更也許是她三心两意，不知道怎么办好（她一半是个女人，所以我想大概是为了这个緣故）；等他們来到离她坐着的那块岩石两枝桨远的地方，她就往水里一蹦，只看见她下身那个魚尾巴还露出在水面上，一刹那間也完全不见了。”

“他們以后沒有再见到她嗎？”瑪丽問。

“当然。有一晚，船上一个守夜的人說，他看见她繞着船在游泳，把她的鏡子举了起来給他看；他从里面看到他妻子在威尔斯所住的小屋，完全象眞的一样，他的妻子站在小屋的前面，用手挡着阳光，似乎在寻找他。但是杰克·哈里斯不相信他，他說他专喜欢想入非非，而且老是想家，一天到晚垂头丧气。”

“你們捉到了她就好了，”瑪丽沉思着說。

“他們拿到了她一样东西，”威廉回答說，“那样东西我不知亲眼看到过多少次，我以为这个可以証明他們的話完全可靠，假使有人需要証明的話。”

“是一样什么东西？”瑪格丽脫說。她恨不得她的外公也不要再怀疑。

“啊，她要紧逃走，把她那个梳子遺留在岩石上，让他們中間一个人远远望见了；他們觉得这比空手回去总要好些，便把船划到那里去撿了来。杰克·哈里斯把它带在《約翰·克罗伯号》船上，我看着他每个星期日早晨总用它来梳头发。”

“是个什么样子的梳子？”瑪丽急急地問。她的幻想中以为是嵌着珍珠的珊瑚梳子。

“啊，如果你沒听到方才那个神奇的故事，你几乎看不出它和普通的細齿梳子有什么分别呀。”

“我想也不见得会有什么分别，”約伯嘲笑着說。

那个水手好不容易忍住了他对那老爹的气恼。瑪格丽脫却担上了心事，她很知道外公的脾气；也許他还会說些什么譏諷話，使那个年輕的水手客人更觉得煩躁：她簡直不敢去設想。

瑪丽对于海洋的神秘却觉得非常有趣，她一些也沒有理会到約伯老爹不相信威廉所說的美人魚故事。威廉讲完以后，心里不很高兴，决定当天晚上不再开口。她于是恳切地說：

“啊，威廉，請你再讲些船上听到看到的事情給我們听听。”

“要是人家不相信我，瑪丽，我讲了也是白讲。有許多事是我亲眼得见的，可是有人会来吁一声、啐一口，仿佛我是个小娃儿，声音大些就能把我吓坏。但是海洋上面还有些别的神秘事情，我可以讲給你听，瑪丽，”他把“你”字說得特别响亮，“因为你居然会相信我。我看见过一种会飞的魚呢。”

这使瑪丽吃了一惊。她曾經听到过小旅館里用美人魚做招牌，人家談起海里的神怪也提起过美人魚，可是从沒有听到

說有飞魚。約伯却不觉得奇怪。他把烟斗拿在手里，点着头表示贊成說：

"哎哎！ 年輕人，你现在說的是实在話了。"

"啊，老爹，这个你倒相信了。我說有一种动物，一半象魚，一半象鳥，你能相信；可是我說有一种动物，一半象女人，你却不能相信。在我看来，这两种东西是一般奇怪的。"

"不过你沒有亲眼看见那美人魚呀，"瑪格丽脫温和地插进去說。但是威廉·威尔逊做人的原则是"爱屋及烏"；他說起来便是"你相信我，你就得相信杰克·哈里斯。"所以瑪格丽脫那句話原来想代他解說，他听了却并不怎么舒服。

"这个学名叫做'埃克苏西妥斯'①，一种腹部軟鰭类的海魚，"約伯十分感到兴趣地說。

"现在你可对劲了！你就是那种叫不出名字就认不得东西的家伙。让他們穿起了正式的制服，你就认得他們；要是普通装束，你就睬也不睬。我也碰见过許多象你这种性情的人，要是我早知道了，我就該替可怜的杰克的美人魚取上一个念不顺口的伟大名称。我不妨叫她做'美人魚科斯'，听上去倒很象他們那种新創的拉丁学名。你相信有这样一种'美人魚科斯'嗎，老爹？"威廉問。他正象一般人那样，对他自己的笑話非常欣賞。

"我不相信！ 請你讲那个……"

"好吧，"威廉說。他觉得很高兴，因为他到底引起了那老头儿的兴趣和取得了他的信任了。"就是我們最近一次的航

---

① Exocetus，飞魚的拉丁文学名。

行，离开馬台拉[1]大約一天路程，我們有一个水手——”

“我希望不要又是那个杰克·哈里斯，”約伯咕噜着說。

威廉沒有留心他那句話，接下去說，“他叫我去看你叫做什么的那种东西——就是我說的飞魚。它大概飞出海面有二十呎，每一次差不多要飞一百碼远。我說，老爹，我藏着一条晒干了的飞魚，要是你要它，我可以送給你，不过，”他放低了一些声音說，“我希望你能相信我那个‘美人魚科斯’的故事。”

我想，如果贈送这条飞魚要拿相信美人魚做条件，那么，約伯虽然是个誠实人，他却也会假装着相信那个故事；因为他能得到这样的一个标本，心里眞是愉快极了。他站起身来握着他的两只手，热烈地表示感激。他这种举止深深地感动了那个水手；可怜的老爱丽思却觉得十分惊异，莫名其妙地微笑着，因为她知道这准是对她侄儿的好意表示呀。

約伯要表示他的感激，但不知道怎样办才好。他恐怕那个年輕人不会要他的多余的蜘蛛类标本，就是他珍藏着的宝貝美洲大蜘蛛怕也未必能得到他的賞識，否則他愿意把任何多余的标本来交换一个軟鰭类的飞魚。他应当如何答謝他呢？他能叫瑪格丽脱唱歌。除了溺爱她的外公以外，还有好多人都喜欢听她唱歌。因此，瑪格丽脱便唱起几支古雅的歌曲。她沒有学过现代的曲子（她的听众也許很爱听那些），可是她把近来陪着那位音乐讲演家到处游历时演唱的几支古旧的小曲，用她婉轉的歌喉唱了出来。

瑪丽觉得很有趣，眼看着那个年輕的水手坐在那里听出

---

[1] 馬台拉(Madeira)是大西洋上摩洛哥西面的群島，以产酒著名。

了神，他张大了嘴巴和眼睛，一絲一縷的声音也不肯錯过。他連眼睫毛都不敢閃动，单怕霎了一霎眼，屋子里繞梁的歌声会溜掉一小部分。瑪丽心上第一次感觉到：这个相貌平常、娇小伶俐的瑪格丽脫，虽然这样庄重、嫻靜，也許会引动了这个精神飽滿、活力充沛、漂亮的威廉·威尔逊的心吧。

約伯对那位新客人的印象改变得很快。飞魚打开了一个新局面，他对于瑪格丽脫歌唱的露骨的爱慕又把它推进了一大步。

这一件事情眞有趣，那两个人在过去的一小时中間彼此还不很融洽，现在竟然竭力想要相亲相爱起来。威廉听完了瑪格丽脫的歌唱就抽了一口气(一口又长又深的贊叹)，接着便挨近約伯的身边，半吞半吐地問他：

“你要不要一个活的曼島猫，你要嗎，老爹？”

“什么？”約伯叫着說。

“我不知道应該叫它做什么，”威廉謙虛地說，“可是我們都叫它做曼島猫，那是一种沒有尾巴的猫。”

約伯虽然熟讀生物学，却从来沒有听到过这一种动物。威廉又接下去說：

“因为我上船以前，要到那个島上去探望几个媽媽的朋友，要是你喜欢的話，我很高兴給你带一个来。那东西的样子很奇怪，很特別，就象飞魚一样，又象……”他勉强抑制住了下面要讲的那几个字。“尤其是当你看着它在屋頂上走，后面衬着一抹色的青天；要是一个寻常的猫，它的尾巴一定竪得笔直，象是一个走绳索的人平衡着身体的重量；可是这种猫是沒有尾巴的，竪不起什么东西来，因此許多人觉得特别有趣。要

是你允許我，我可以带一个来給这位小姐，”他把头对瑪格丽脱那边側了一下。約伯也很希望看到这样一种沒有尾巴的东西，于是带着好奇的心情，十分感激地表示了同意。

“你們什么时候开船?”瑪丽問。

“我可說不定，据說我們这一次航行的目的地是美洲。我的一个伙伴答应等到有了确实的开行日期再来通知我。可是我先要到曼島去一趟，我上一次回国来的时候，答应舅父这次一定去看他。我們随时随刻会开船；所以，瑪丽，趁我沒有走，你要我干什么就尽量吩咐吧。”

約伯問他有沒有到过美洲。

“我怎么会沒有！南美，北美，我全去过！这一次我們到北美。我們都把它叫做‘扬基乡’，山姆大叔就住在那里。①”

“哪个大叔?”瑪丽說。

“啊，这不过是水手們的讲法。我的意思是說我要到美国波士頓去，山姆大叔就是美国。”

瑪丽听不懂，她于是坐到爱丽思身边去。除非是特别对着她讲，爱丽思一些听不出人家的談話。当天晚上，她大部分时間只是靜靜地坐在那里；她现在看见瑪丽过来，就对她温和地笑了一笑。

“你的父亲在哪儿?”她問。

“我猜想他在工会里，他晚上多半在那里。”

---

① “扬基乡”(Yankee Land)：指北美新英格兰一带地方。山姆大叔(Uncle Sam)原来是指一个名叫山姆·威尔逊的检察官，后来变成美国(U.S.)两个字的代名詞。

爱丽思搖搖头。瑪丽弄不清楚这是表示她听不出話，还是她对于听到的話不很贊成。她便沉默地坐着对爱丽思看；从前的眼睛多么光亮敏銳，现在却是糊涂昏花，她眞替她伤心。爱丽思似乎另外有一种感觉可以知道瑪丽心里的念头，她突然回过头来，向她解释。

“亲爱的，你是在替我难受嗎？这是不必要的，瑪丽。我象小孩子一样快乐呢。我有时候想我是一个小孩子，上帝正在哄着我长眠。我記得当初替人家带小孩的时候，女主人总叫我讲話讲得輕些低些，还要把房里的光亮遮起来，让她的小孩可以睡着；现在我觉不得什么声响，一切都很寂靜，这煩恼的世界也好象朦朧、昏暗了，我知道这是天父要引我去长眠的意思。我眞是心滿意足，你也不必为我懊丧。所有我能需要的人生幸福差不多全有了。”

她想到爱丽思一向盘算着的那个亲切的希望，一心要回到她儿童时代的家乡去，經过了多少次的延擱，恐怕永远不会实现了。纵使实现，那和她热烈盼望着的情况，又会怎样地不同！那簡直是和旣瞎又聋的爱丽思开玩笑了！

那个晚上的欢聚很快地結束了。吃过了簡单愉快的晚餐，大家便欢欣地告别。瑪丽于是重又回到了自己又骯脏又凄凉的家里；一片的沉靜和孤寂；父亲还沒有回来，炉火已經熄灭，她晚上要做的活計摆在柜桌上还不曾动手。这一个愉快的小小插曲眞是十分有意思。这使她的注意力从許多种压迫下放松了好几个小时。这是个黑暗、沉浊、窘迫的年头，忧愁和貧困从四面向她围攻，她担着很多的心事：她的父亲完全变了个样子，一看就知道他已經丧失了健康，滿肚子全是气憤；那个

狭窄又单調的成衣鋪里的工作，永远沒有个完日，耳边又总听得莎莉·利得比脫的猥亵的私語；每天她又得站在西蒙芝小姐店鋪門口朝着街头巷尾仔細探望，深怕那个折磨她的情人会在近处出现；原来对方并不死心，专打埋伏，向她进攻，近来越发肆无忌憚起来，总是不顾顏面地纏住她，要她听他讲話，全不管路上的行人会对她有怎样的譏評，要是这种閑話传到了父亲耳朵里是多么可怕，要是让杰姆·威尔逊听到，那简直比死更难受了。这一切都是她自己輕佻地卖弄风情闖下来的祸殃。啊！她想到那一个酷热的夏夜，縫衣工作做得渾身疲乏，她沒精打采地躑躅回家，第一次听到了那个勾引她的人的話音，眞是多么可恨的事呀！

再說杰姆·威尔逊！啊，杰姆，杰姆，为什么你不回来，看看瑪丽一心想要給你看的和順的脸色，听听她恩爱的辞句，重新来試一試你的命运？上次她固然回絕得太冒失，你也未免鹵莽，竟认为完全沒有挽救的希望。你們两人都在为了这件事伤心，流了不知多少眼泪。可是日子一天天过去，朝夕盼望，依旧枉然；瑪丽的悲叹正象“城河庄”古老的怨辞——

> 她說：“他为什么不来？
> 我等他等得这般憔悴。
> 啊，倒不如死了爽快！”

第十四章　杰姆和可怜的爱絲忒会面

审理案件，你得先明白犯罪的根由！
但看这棵树——当初多么青嫩、幽致；
现在除了几根新枝，全已干枯腐朽！
你說不出它的原因。——不多几天以前，
邻近的橡树（在地下早和它根株交織）
倒了下来，害得它也連根儿掘起；
我們虽然小心地用泥土把它掩盖，
它却从此姿容憔悴，又逐漸枯萎。
我們可以照样来解释人类的痛苦：
我們时常看见那种墮落的女子；
仔細检視，常能发现一顆受創流血、
被人欺騙的心灵——啊，这太不公平，
我們不表同情，反而将她判处罪刑。

——《街头吟》

一个月过去了——这是新婚夫妇的蜜月期；这是母子平

安的产妇休养期；这是孤儿寡妇的黯淡凄惨的悼亡期；这也是一个逡巡战栗、伤心絕望的犯人受着苦役和监禁的刑期。

“我受着监禁，身体有病，你却会来探省。”你和我配受到这句贊美嗎？我知道有一个人。他是一个鉄厂里的监工，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年人，許多年以来，他每个星期日总要去訪問曼彻斯特新裁判所里的犯人和难民。他不但劝告他們，安慰他們，而且給他們实际的帮助，使他們重新获得已經失去了的德性和安定；他又自己帮他們寻找职业，况且也不是帮助了一次便永远不再照顾。①

爱絲忒的拘禁期满了。监獄官的記录簿上对于她的批語很好，她每天拣了一定数量的粗麻，从来沒有受到强迫劳役的处罰，也沒有讲过粗暴非礼的言語。她于是又从监獄里出来了。监獄的大門在她背后砰然关上，她只觉得凄凉孤单，似乎是从家庭里驅逐了出来——从她唯一的安身之处驅逐了出来，沒有家也沒有錢，这的确是一个悲惨黯淡的日子。

可是她站在那里只是迟疑了不多一会儿。有一个念头日夜縈繞在她的心头，簡直使她好象得了偏执狂的精神病：她一心在盘算着如何去拯救瑪丽（她去世的姊姊的独生女儿，她自己沒有堕落的时候最宠爱的孩子）；如何去拯救她，使她不要和她一样落入罪恶的陷阱。她能对誰去訴說，叫誰来帮助呢？她不敢再去招惹約翰·巴頓；她想到他那种恶狠狠地嫌弃她的举动，他那种更加恶狠狠的言辞，她便完全沒有了勇气。如果

---

① 参考1846年3月18日星期三《曼彻斯特卫报》，和威廉姆斯监獄官的报告。——原注

去把自己的处境泄露給瑪丽知道，那是比死更难受，否則——她有时候觉得——这倒是一种最可怕却最有效的警告。她一定要讲，她的灵魂迫着她讲，但是对誰讲呢？她也不敢去对她从前那些女朋友讲，纵使她們能懂事、有勇气、有热心，肯替她担任这一件差使。

这一个人人唾弃的娼妓能对誰去訴說她的心事呢？在这走头无路的时候誰肯来帮助她呢？她的罪孽正象痲疯病，誰见了都要站远去，单怕沾污了身体。

她在晚上躑躅街头的时候，她注意着許多人經常的去处和习惯；他們却想不到这样一个可怜孤独的妇人会在留心他們的行动。你可以很容易想象得到，她对于这些她从前熟識的亲友的举止和交游，自有一种双重的兴趣；当时只觉得他們又是辛苦、又是单調，现在回想起来却是那样地快乐和光明。因此，我們在前面看到，她在那个不幸的晚上，知道什么地方可以碰见約翰·巴頓，想不到引起了他极大的气憤，又害得自己遭了一个月的监禁。她也注意到他和威尔逊家依旧很亲密。她曾看见他和威尔逊父子两个都一同散过步、談过話。那两个也是她自己的老朋友；后来有人在无意中告訴了她乔治·威尔逊暴死的噩耗，她还洒过不少滴沒有人注意也沒有人重視的眼泪。现在她脑子里突然想起她不妨把这事和那个儿子談談，他是瑪丽从小在一起玩的朋友，儿童时期的老大哥。他应該会十分关心地听她自己的訴說，他也許想得出法子来保护和拯救瑪丽。

这些念头，她在监獄里的时候便轉到过，所以出獄以后她的目标十分清楚，否則更要觉得歧途徬徨的凄凉难堪呢。

当天晚上，她很早就在一家铁工厂附近等候着，她知道杰姆就在那里干活；誰知那天他却在厂里逗留得比平时长久，因为要安排第二天的工作。她等得体倦心焦。許多工人从那个长而静的砖墙的門里走出来，她仔細地去窺視他們的面孔，顾不得一切的侮辱或咒駡。他也許早已回家；再在街上兜一个圈子，她也要走了。

正在兜着圈子的时候，他走出来了。那条街上都是些工场和仓庫，在寂静之中她立刻听出了他的脚声。她頓时覚得失却了勇气，可是她一定要达到她的目的，哪怕这回事进行起来多么痛苦。她把手拉住了他的胳臂。

正如她所預料到的那样，他对这个想拦住他的人看了一眼，便用力摔开了她的手，继續往前走。可是她虽然渾身在发顫，一只手却抓紧了死不肯放。

"杰姆·威尔逊，你一定要听我讲句話，"她說，几乎带着命令的口气。

"走开，你这个娘儿；我沒有事要听你讲，也沒有事要跟你說。"他又想用力来掙脫。

"你非听我讲不可，"她又命令着他說，"为了瑪丽·巴頓的緣故。"

那个名字就象有魔力似的吸住了他。他象一个三岁孩童那样乖乖地听着。

"我知道你对她很关心，你一定不愿她受人欺騙。"

他正在凝視着她的脸，又惊詫地說：

"你是誰？你怎么会认識瑪丽·巴頓，你又怎么会知道她和我有什么关系？"

那时間，爱絲忒心里一时拿不定主意，她觉得承认自己是什么人真太可耻，但是說明了以后，对她要讲的事却会有更大的效力。她于是說：

“你記得爱絲忒嗎？約翰·巴頓的老婆的妹妹，瑪丽的姨母？你还記得我十年以前二月里寄給你的‘情笺’嗎？”

“当然，我很記得她。可是你不是爱絲忒，是嗎？”他又仔細看了看她的脸，认出了他小时候的朋友，他便抓住了她的手，亲切地握着，一件件旧事都兜上心来。

“啊，爱絲忒！你这些年到哪儿去了？你在哪儿漂流着，害得我們誰也找不到你？”

这两句脫口而出的問話却招来了异常沉痛的回答。

“我上哪儿去了嗎？我做了些什么事嗎？你为什么要用这些問題来折磨我呢？你不能猜想嗎？可是我的經过情形可以使我要讲的話加多一分力量，待忽儿我会告訴你的。不！你千万不要心思活絡，又說不愿意听我讲。你一定要听，我也一定要讲；往后你就得当心着瑪丽，不要让她变得象我一样。她现在爱着一个地位超过她很多的人，就象我从前一样。”她凝着神在回忆，沒有注意到杰姆的喘息，他的手突然抓着墙壁，显示出对她所讲的話，感到了极度的激动。“我的那个人真是漂亮，又热情！后来他們的队伍移駐拆斯忒，（我沒有告訴过你他是个軍官么？）他舍不得离开我，我也舍不得离开他，他于是带了我一同去。我想不到可怜的瑪丽心里会难受到那种地步！我老是想等我正式結了婚便来接她上我那里去玩；因为，你得注意！他是答应要和我結婚的。他們都答应結婚。以后就过了三年的快乐日子。論理我也許不該快乐，可是我的确

很快乐。我还生了一个女孩子呢。啊！她当眞是一个难得看见的可爱的小宝貝！可是我决不能再去想她，”她把手突然撳住了自己的前額，“否則我就会发疯，我准会发疯。”

“不必再讲你自己的事吧，”杰姆安慰着她說。

“啊，你已經听得厌煩了，是嗎？可是我一定要告訴你；你已經問了，你就得听下去。我不是凭空又要去回想过去的磨难，我讲了出来也可以松一松气。噢，我那时是多么快乐！”她低下了她的声調，好象小孩在泣訴。“有一天他来告訴我，他又要被調到爱尔兰去，只能把我留下来；那时候我們在布里斯乇尔，这簡直象是个青天霹靂。”

杰姆含糊地讲了几个字；她猜到了他的意思，带着一种吁求的口吻接下去說：

“啊！不要駡他，不要說他一句坏話！你不知道我还是怎样爱他，纵使我已經墮落到现在这种的情形。你猜想不到他那时的心肠多么好。他在分別时給了我五十个金鎊，我知道当时他自己錢也不够。不，杰姆，請你不要这样。”原来他又气得駡起来了，听她这样說就住了口。“我拿了那些錢应該好好地安排一下；我现在懂了。可是那时候我一些不知道金錢的价值。从前我在工厂里做工，賺錢并不困难，我沒有什么正当的开銷，就完全穿在身上、吃在肚里。我和他同居以后，要錢的时候只要向他开一声口；所以我以为那个五十鎊錢簡直永远用不完了。所以我回到拆斯忒，因为我曾經在那里过得很快乐，开了个縫級零件鋪，又在附近租了一間房子。我們也許会过得很好，可是，天啊！我的小女孩生病了，又是店又是小孩，我两头照管不了，情形就一天不如一天。我只得把店里的

东西卖掉了去替她买食物和药品。我几次三番地写信給她的父亲，請求救助，可是他大概已經調了防地，我始終沒有得到他一封回信。店鋪的房东把我剩下的一些绳子带子抵付了房租。我們早已搬了一个很脏很小的房間，要是付不出房租，那間小屋子的房东也就要把我們攆出去。我們挨过了几个星期。这是一个凜寒的冬天，我的小孩病得厉害，眞厉害，我又沒有东西吃。我不忍心看着她受罪，也沒有想到如果两个人一起死了反而要好得多；啊，她那种嗚嗚咽咽的声音，只要有錢就可以减少她的痛苦！因此，有一个正月里的晚上，我就在街头落魄了——你想上帝会因此降罪在我身上嗎？"她用一种粗暴憤怒的口气质問，几乎象发了疯一样，摇动着杰姆的胳臂，逼着他答复。

他还沒有来得及找出适当的言辞来表达他心里的同情，她那粗暴的口气却已經改变成了絕望的低訴。

"可是这也沒有什么！我以后就这样干下去了，从此你我就象天堂和地獄那样隔絕了。"她的音調又轉成痛苦的喊叫。"我的宝貝！我的宝貝！我就是死了，也不见得再会看到你，我的亲宝貝！她眞可爱，象个小天使。《圣經》上怎么說，我記不得了——我很小的时候坐在母亲的膝上，她曾經教給我的，开头是說'降福給心灵純洁的人……'

降福給心灵純洁的人，他們当能见到上帝。

"对了，就是这句！母亲要是知道我现在落到什么地步，她那顆心一定要碎的——瑪丽的心已經碎了，你是知道的。我想起来了，杰姆，我就是为了她的孩子的事来找你的。你是

认識瑪丽·巴頓的，不是嗎?”她說着，竭力把思想集中起來。

杰姆当然认識她，认識得又是多么深切，他的猛烈的心跳可以証明。

“好吧，你可以替她做一些事；我忘記了是什么，你等一等！她眞象我那个小女孩，”她說着把她滿含泪水的亮晶晶的眼睛对着杰姆的脸，看他有沒有同情。

他深切地怜恤她，但是，噢，他眞想去提醒她方才讲的是瑪丽和那个身份太高的情人，他們又应当怎样去保护她。可是他抑制住了自己，一声不响。过了一会儿，她用比較安靜一些的口气继續說：

“我回曼徹斯特以后（因为她死了，我不能在拆斯忒再住下去），我不久就把你們的消息完全探听明白。可是万万想不到我那可怜的姊姊已經死了，也許是我根本沒有轉到这种念头。我时常在約翰住的那个院子口窺探，不知有多少个夜晚，我从邻居的談話里听到一切所能得到的消息；我却从来不敢問一句話。我把这一点和那一点凑合起来，有时跟着这一个人走，有时偸听那一个人的讲話；有过好多次，我趁着警察不在那里巡邏，打窗縫里去偸看那个老房間，时常看见瑪丽或是她的父亲深夜还坐在那里不知做什么。我又发现了瑪丽到成衣鋪里去当学徒，我就开始替她担忧了；因为一个女孩子老晚还在外边总不是事，辛苦工作了許多钟点以后，有些什么新鮮的玩意儿来換換空气，她們很容易会跟着跑。我就下定了决心，虽然自己是个坏女人，我可以照看着瑪丽，也許能防止她受到危害。所以我总在晚上等候她，跟着她走回家，时常她一些不知道有人在她的身旁。她有一个同伴是我所最討厌的，

我知道那个女孩子准是在搗着什么鬼。慢慢地瑪丽走回家去时就不止一个人了。她离开了鋪子，不久就有个男人过来陪她——他是一个上流社会里的人。我开始替她担心，因为她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孩子，有人和她要好当然高兴。我又看见那个人和我方才讲到的坏女孩子作过多次的长談，于是更觉得他不是个好东西。后来我因为吐血睡倒了好久，便一些沒有办法可想了。我的心里一直担忧着瑪丽也許会出什么岔子，病势也就更重了。我起床以后，一切还是照旧，不过她似乎和他更要好了。但是，啊，杰姆，她的父亲不肯听我讲話，全靠你去救瑪丽了！你就象是她的哥哥，也許你能劝告她，照看她，約翰一定也会听你；可他就是那样的严厉，沒有情分。"她回想到他的痛駡，止不住掉下了几滴眼泪，可是杰姆的粗暴严厉的問話打断了她：

"瑪丽喜欢的花花公子是誰？把名字告訴我！"

"就是小卡逊，老卡逊的儿子，你父亲在他們厂里做过工的。"

沉默了一会，她又开口說：

"啊！杰姆，我把她托付給你去照看吧！我想，杀了人当然有罪，可是如果让她象我这样活着，那还不如叫她死了的好。你听见嗎，杰姆？"

"我听见的。的确更好些。我們大家都是死了更好。"这把他心里想着的話讲了出来，可是他立刻改变了語气接下去說：

"爱絲忒，你可以相信我，我愿替瑪丽尽我的全力。我决定这样去做。现在你得听我說几句話。你当然怨恨你那种生

活，否則你也不会那样对我讲。和我一起回家去吧，到我媽媽那里去。她和爱丽思姑母住在一起。我准会叫她們欢迎你。到了明天，我再想法子替你找个正当的生活办法。和我一同回家吧。”

她静着不說話，他希望他已經說动了她。可是她說：

“杰姆，你能讲这几句話，上帝一定会保佑你。在几年以前你也許还救得了我，正象我现在希望并且相信你一定能救得了瑪丽。不过现在太晚了——太晚了，”这是一种沉痛絕望的語調。

他却依然不肯松手。他又說，“回家去。”

“我告訴你，我不能去。就是我愿意过正当的生活，我也做不到了。我只能使你受累。”他似乎还要敦促她，她于是說：“我全对你說了吧。我现在非喝酒不可。过着象我們这样的生活，不喝酒是受不了的。只有喝酒才能叫我們不去自杀。要是我們不喝酒，那么，想到过去的事情和目前的光景，就一天也活不下去了。尽管我沒有吃的，沒有住的，酒可一定要喝。啊！你才不知道我在监獄里喝不到酒，一夜夜那种难过的情形呢。”她說着就渾身战栗，又用受惊的眼光四面睨視，似乎怕看见有什么黑影幢幢的鬼怪挨近她。

“看到她們眞可怕，”她說时声音很低，可是有一种恐怖的音調。“她們整夜地就是那样繞着我的床鋪兜圈子。我的母亲抱着小安妮（我不知道她們怎么会搞在一起），还有瑪丽，她們都用她們凄慘的眼睛一霎也不霎地死瞪住了我；啊，杰姆！那眞是可怕！她們不必轉身，就打我的床背后走了过去，可是我觉得她們的眼光一直跟随着我。我就是钻进了被窝里，还是

看得见她們；更糟糕的是，”她恐怖地嗫嚅着說，“她們也看得见我！請你不要再和我說什么去过更好的生活这一类話吧——我非喝酒不可。我今天晚上就不能不喝两杯，我不敢不喝。”

杰姆深切地对她同情，一句話也說不出来。啊！那么他簡直沒法帮她的忙了！她再跟他說話的时候，語气已沒有方才那样兴奋，可是非常恳切。

“我知道你在为我感到悲痛呀！这比你用言語对我讲还要清楚。你一点儿沒办法帮我的忙。我已經沒有了希望。可是你去救瑪丽还来得及。你一定要救她。她是无罪的，她唯一的过錯就是爱了个社会地位比她高的人。杰姆，你一定去救她嗎？”

杰姆虽然只讲了几个字，可是誠心誠意地答应說，即使要他赴湯蹈火，他也一定去救她，决不让她墮落。她于是又对他說了許多祝福的話，便和他道别了。

她正要走开，他說，“請你等一会儿。我也許再要跟你談話。我得知道上哪儿去找你——你住在哪儿？”

她发出一陣奇怪的笑声。“你想我墮落到这个样子还会有家嗎？规规矩矩的好人們才会有家。我們是沒有的。沒有家；要是你需要我，那么，晚上到这里附近的街头来寻我。夜晚越是冷，越是凄凉，越是有大风大雨，你就越有把握找得到我。因为，”她的声調更悲慘了，低声地接下去說：“那时候在弄口或是門阶上睡着太冷，我就更需要喝酒了。”

她很快地轉过身去，杰姆也走上他的路。可是还沒有走完那条街，虽然在嫉妒、悲憤之中，他的良心却在責备他。他沒有尽力去拯救爱絲忒。他再多劝說她一次，她也許会肯来的；

不，就是再多劝她二十次，只要她能来，也是值得的。他回过身去寻找，但是她已經走得无影无踪了。当时因为旁的感情激动得太厉害，他自責的心理暫时平息了下去。可是以后的許多許多日子里，他总是痛切地悔恨着自己沒有尽到責任，好事沒有做到底。

现在，第一件事是赶快回到家里，独个儿去忍受凄凉。瑪丽爱上了另外一个人！啊，他怎么能受得住？他过去总觉得她的回絕是很大的苦痛，但是现在却不觉得怎么了。他现在記起那件事，只觉得幸而沒有第二次再去求她，即使去了，就算她不讲什么話，可是她的态度也准比言語会表示得更清楚；原来她的甜蜜的微笑、文雅的举止，还有那些可爱的家常动作，都是保留着要去取悅另一个人的眼睛，討好另一个人的心思！他却一定还要活下去，这眞是一件最奇怪的事情。他虽然失去了瑪丽，又明知道她属于另一个人，可是他依旧不得不去度过那漫长的一生（他知道有些人心头怀着深刻剧烈的苦痛，却仍然活得很长久），这一种可怕的思緒他要保留着，到夜深人靜的时候，独自在房里去冥想。他现在已經到达自己的門口了。

他走了进去。看见的依旧是那寻常的几张脸，那寻常的各种景象。他厌恶透了，可是又因为他怀着这样厌恶的心情便咒駡自己。他母亲給他預备下一頓丰富的晚餐，可是因为擱得太久，差不多快走了味，她觉得很不高兴。爱丽思的感觉一天比一天迟鈍，靠近着炉火木然地坐在那里。她想到养子就在她身边，心里便觉得快乐，她知道自己耳朵听不出，他会重讲給她听；她蹣跚地走着，他会把那些碍手碍脚的东西替她

移开。威廉存心要逗大家快乐，讲話越讲越有劲。他看到杰姆精神頹丧，心想多聊几句天也許可以提高他的兴致；至少把嬸娘嘮嘮叨叨的埋怨声給掩住了，也多少消减了些夜晚的寂寞。睡觉的时間終于到了，威廉回到他邻近的住所去；吉英和爱丽思把門窗关好，灭了炉火，高声談着話，蹣跚地上楼。杰姆也回到他那个称做臥室的小間里。門上沒有閂，他便用右臂使了一下劲，把一只大箱子移过来堵住了房門，他这才坐在床边去仔細思量。

瑪丽爱上了另外一个人！这一个念头总浮到他心上来，他用尽了力量才把它压下去。这也許并不太奇怪，她会拣中一个生活上一切外表条件都远比他好的人。但是那个上流社会里的人，有着那么許多上流社会里的女人供他挑选，为什么偏要降低身份来把一个貧苦人的情人搶去呢？他为什么放着近在手边的花园里的艳丽的花朵不管，却来采摘一朵野玫瑰——杰姆自己的芬芳的野玫瑰？

他自己的！啊！现在永远不是他自己的了，——永远拿不回来了。

他心里又泛起一陣残忍报复的犯罪思想，嫉妒中的热狂！該有一个人死。他宁可让瑪丽死，在坟墓里僵臥，也不愿意她归給另外一个人。在他想象中，他看到她蒼白恬靜的脸蛋，光潤的头发都沾上了淤泥，这种形象不断地在他刺痛着的眼睛前面呈现。她的眼睛可不曾閉起，仿佛很溫柔，可是又死盯住了他，里面又含着无限的怨嗔！她做了什么錯事，要受他这样残酷的对待？杰姆也知道那个向她求爱的人是漂亮、活泼、又聰明，她只是把爱情报答了他。不过如此。論理是

那个求爱的人应該死。是的，他应該死，还要让他明白他致死的原因。杰姆意想着（还尽对着这幅可怕的画面看）他被打倒在地上，但是还有知觉，听着謀害他的人对他譴責，宣布他的罪狀。他怎么脱离了自己的圈子，胆敢来爱一个低一級的女子；啊！最刺心的苦痛是——她竟然也反过来爱他！那时他却又轉到了另外一个念头，他必須要明白他这样的报复会害得瑪丽肠断心碎！他竭力压制住这个念头，或者只用反常的心理去考虑。她越是伤心，他便越是得意！她越凄惨他便越高兴！

不，他不能这样做，这一个念头还是不对。他现在心里的悲痛已經不容易忍受了，要是造成了那样的祸殃，那就比现在更要坏，更要坏得多呢。

可是就这样活下去，那忧伤的煎熬也是忍受不住的。他情愿自杀，让这一对情人继續爱下去；太阳普照大地，他和他那顆燃燒着的悲哀的心便会从此得到安息。"为上帝的人民所安排好的休息。"

然而他不是已經一口答应——这种从心底里发出来的庄严的意愿，使他的允諾比誓言更来得郑重——去拯救瑪丽，免得她象爱絲忒一样墮落嗎？他眞該象懦夫一样自杀，去逃避这种人生的責任嗎？那么誰再来保护瑪丽，保护她的爱情和她的天眞呢？虽然她不爱他，可是他如果能为她尽力，在人生的险途中做一个保护她的天使，而她却又始終沒有觉得，那不是一件美好的事嗎？

他振作起精神来，对他自己說，只要上帝帮助，他愿意做她人世間的保护人。

现在他把前途的云雾和风暴都一扫而光，虽然还剩着不少刺人的荆棘。他心头最急切的問題既然得到了解决（他把紛乱的心思整理得有了些头緒），其余的事在他面前也变得更清楚了。

可怜的爱絲忒也許因为自己吃过了亏，于是比較武断，以为卡逊先生对瑪丽存着歹念；至少她心里那种恐惧，举不出什么切实的根据。在杰姆想来，小卡逊可能很乐意和她結婚，不但可能，而且确实很象。杰姆想到瑪丽天生是一种千金小姐的样子，她的举止、丰度、精神，样样都合式。許多曼徹斯特的厂主都靠着自己白手成家，他們也都引以自傲，那么，出身的高低，他們怎么会放在心上？讲到錢財（他用自己的心理来忖度另外一个人），那么，如果能把它悉数貢献給所爱的人，正是最大的幸运。哈利·卡逊的母亲也做过厂里的女工，讲到底，他有什么理由要怀疑小卡逊对瑪丽有什么不良的企图呢？

这件事开始办起来，也許会有些小麻煩；瑪丽的父亲先就存着很大的成见，卡逊的家属当然也不免有同样的感觉。可是杰姆知道，他有力量可以劝說約翰·巴頓；要是他丢开了自私的观念，运用了这一种力量来增加瑪丽的幸福，那么，他一番苦心也不能算完全白費。

啊！为什么爱絲忒要选他来当这件差使呢？他簡直沒有力量能处置得恰当呀！为什么她要挑中他呢？

他沉靜地想了一会才得到答复：原来瑪丽沒有别的朋友可以来担当这个責任；这是一个长兄的責任，爱絲忒的想象中一定以为他和瑪丽交往得如此长久，应当会有这种感觉。他决計要做得象是她的长兄。

既然如此，他应当去确定哈利·卡逊向她求爱究竟怀着怎样的企图。他一定直截痛快地去問他，光明磊落地和他談一談，假如有必要，他也决不諱言他自己对瑪丽的情感。

他这样决定了尽他的全力去履行責任，他的心便立刻安定了；他已經从狂风暴雨中間冲了出来。

在天亮以前两小时，他睡着了。

第十五章　情敌的冲突

凡是有思想的人只要望一望
貧富人中間存在的那条鴻沟，
他自会看到有惨不忍睹的事情！
那种事情說来也眞叫人伤心：
他們凶狠地厮打，象天生的冤家；
可是上帝原要他們相亲相助，
能象弟兄一样合作和团結！
啊！誰有智慧在鴻沟上盖座桥，
使他們能互信互爱，联合在一起？

——《爱的眞諦》

我們又得回过头来讲約翰·巴頓。可怜的約翰！他自从到伦敦去碰了个大釘子，心里始終提不起劲来。他那一次所感到的懊丧（也許一个人的懊丧再沒有比他这样更不含有自私的成份了），决不是过了些时候就能忘怀的；說眞的，他一切的忧虑都不是輕易能忘怀的呀。

接着，身体上又受到了长期的煎熬，每天挨着饥餓；虽然

他硬叫自己相信他一定能够逆来順受，事实上也确实和很多人一样吃得起苦，可是肉体上的磨折却在别处发生了影响。精神变得乖僻而阴郁，几乎失去了平衡。他不再能屈能伸，象年輕的时候或比較快乐的时候那样；他也不再抱有希望。一个人失去了希望是很难生活下去的。

約翰·巴頓那种精神状态，要是放在一个有空閑去想到这些事情的人身上，又有医生可以去給它定下个名称，也許就会叫做偏执狂；許多念头一天到晚不断地在他脑子里作祟。我讀到过一种意大利的酷刑，描写得有声有色，簡直可以和波耳查[①] 的发明媲美。他們把一个被誣攀的或眞正的犯人囚禁在一个房間里面，那里具备着一切方便和享受，起先除了失却自由不觉得有什么难过。然而一天天他觉得那个房間的墙壁的距离在縮小，他于是明白了他的結果。两面的墙壁慢慢地会近得可怕，最后把他挤成了肉浆。

一天又一天，一步进一步，許多病态的想法就这样紧逼着約翰·巴頓。它們遮隔了天上照耀的光明和人間快乐的声音，它們在准备着他的死亡。

不錯，这种的病态也許大半是为了吃鴉片的关系。你如果要严厉地責备他吃鴉片，甚至說他犯了罪过，那么請你自己先去試一試那种毫无希望的生活，天天挨餓，一些东西也沒有得吃。你先去試一試，不但是你自己一个人沒有希望，而且所有周围的人都处在同样的絕望之中；你周围所有的人都在告

---

① 指意大利教皇波耳查（R. Borgia, 1431—1503）和他的儿女，均以残酷著称。

訴你(虽然用不到开一声口、說一句話),从他們的面容和衰弱的动作里来告訴你,他們都在忍受着痛苦,都在奄奄待毙。你愿意不愿意把这种的人生和人生的負担忘掉一下呢?鴉片就能使你暫时把这些忘掉。

不錯,誰要去买这种暫时的遺忘,就得付出很大的代价;可是你怎么能希望沒有教育的人去懂得这种怪癖的靡費呢?可怜的不幸的人們!他們付出了太大的代价。白天沒精打采,怠惰懶散,实在的事情都象梦一般的恍惚;黑夜的梦景更如同抽筋剝皮一般的苦痛;衰頹的体力,蹣跚的步子,人又逐漸在变成癲狂,更坏的是那种逐漸在变成癲狂的一种知觉;这就是那怪癖的代价。可是我們有沒有教过他們因果的定律呢?

約翰·巴頓心里那个推不开的思想,也就是最后决定他在世上的命运的那个思想,便是关于富人和穷人的問題;旣然上帝一样地造人,为什么要把他們划分得这样开,区别得这样清楚?他們的利益又是这样地互相抵触,这决不是上帝的意旨。这是誰的作为呢?

这样就引伸到人生的神秘和問題上去,終于弄得他昏乱迷惘、煩悶痛苦;在他紛繁的心緒之中,只有一点是明明白白、确确实实的,那就是对于一个阶級的仇恨,和对于另一个阶級的热烈同情。

但是他的同情有什么用呢?他沒有从教育中去获得什么智慧;沒有智慧,那么,即使有爱,以及它所能发生的一切作用,反而时常会造成害处。他根据了自己的判断力行事,但是他的判断力却有极大的錯誤。

沒有教育的人的举动,在我看来,就同富兰根斯坦①一

样。这个怪物具有許多种人类的本能，但是沒有灵魂，不能鉴别善恶。

人民觉醒了；他們使一些人气恼，他們使一些人恐慌，那些人又成为他們的仇敌。这样，在那些人得意地掌握着权力的不幸的短暂期間里，他們的眼睛一眨不眨地注視着，虽然不讲話，但是心中在責备着。为什么那些人把他們造成这个样子：一个强有力的怪物，但是沒有获得安定和快乐的內在因素？

約翰·巴頓加入了宪章派，又成了个共产主义者，那便是一般所說的危言聳听、专尙空想的那类人。不錯！可是能有空想总比沒有要强。这說明他有灵魂，不单是一个肉欲的动物；他是一个为了大家的利益往前看的人——即使不为了他自己。

他虽然有許多弱点，可是他有一种实际的力量，使他在所属的团体里能有他的用处。他有着敏捷的口才，郎卡郡那种粗糙不文的口才，因为他情感丰富，一般处身和他相同的人，听他把他們心里的話說出口来，都觉得十分滿意。他有时候头脑很清楚、有办法、能布置，那对于組織群众是一种必要的才能。还有一个使他最受人信賴和看重的地方是：每个和他接触过的人都感觉到，他一些沒有自私的动机，他只知道忠誠于他的阶級、他的团体，决不計較他个人的利益。要知道，即使是伟大高貴的人物，一旦把自私心放在最重要的地位，他立

① 富兰根斯坦(Frankenstein)是英国詩人雪萊的夫人(Mary W. Shelley, 1797—1851)所著同名小說中的主角，并非人，而是一位生理学者所創造的怪物，那怪物后来把生物学家害死。

刻就变成一个卑鄙渺小的东西了。

不久以前，工人中間又在討論着一个問題，約翰·巴頓对它极感兴趣，那正是他近来时常不在家的原因。

我不能确定我能不能把厂主或工人們所用的专門名辞說得清楚，我现在只能簡单地把后者討論的主題述說一下。

外国新辟的一个市场里需要定购一批粗棉布，数量很大，可以使所有制造那一类貨色的工厂家家有工作做；但是这批定貨必須赶快开工制造，价錢还得尽量降低，因为厂主們得到消息說，这批定貨同时也在和欧洲大陆上的一个工业城市接洽，那里的食粮沒有限制①，建筑和机器沒有捐税，因此他們单怕那里的貨价会比英国可以报出的价錢便宜得多；在这种情况之下，那对手的厂主也許会把这笔交易完全夺去。因此本地的厂主为了自己的利益，必須用最小的价格去采购原棉，并将工資尽可能压低。到头来工人們自会享受到利益。虽然厂主和工人彼此不能信任，双方的利害却是一致的。时間上也許有些先后，結果则完全相同。

但是厂主們不肯把这种情势向大家說明。他們自以为站在主人的地位，有权来决定工資，强迫工人接受；他們相信在这种不景气的期間，許多工人失业，他們不难达到目的。

现在让我們来看一下工人們对这个問題的见解。他們不知道厂主們的經济状况已經不够殷实，只觉得他們依旧很富足，象許多紳士一般"在家享福"，但是工人們却在忍饥受餓，

---

① 1815年，英国政府为了国内地主阶級的利益，頒布《谷物法令》，限制米粮进口，使麦价保持在每夸脫50先令以上。(这项法令，直到1846年，由于受到人民的反对，才始取消。)

奄奄一息地一天一天挨过去；现在外国要来定貨，虽然数量不小，却大大地給夸张了；这批定貨又非要赶快动工不可。为什么在这种情形之下厂主們还要把工資压得这样低呢？他們眞不要脸！这是利用工人們衣食不足的情况来加重剝削；但是他們宁愿餓死也不肯去接受这种苛刻的条件。工人們用了一双双瘦削的手，淌着滿头大汗，使厂主們都发了財——他們也已經貧穷得够苦了，可是决不让人完全践踏在脚底下。不！他們宁可交叉着手，坐着不动，对厂主們微笑，就是死也得要叫他們受些罪。他們决定用极端的堅忍来拒絕工作，让厂主們可以知道一些他們的力量。

阶級和阶級之間，就这样互相猜忌着；他們彼此不信任，于是双方同时受到了痛苦。厂主們不愿受人家的威吓，也不愿让人家逼着他們去說明为什么他們觉得规定这样低微的工資是最聪明最好的办法；他們并且不愿意說出，他們为了要压倒欧洲大陆上的厂商，甚至不惜牺牲他們的資本。工人們于是靜靜地坐着，意志堅决地交叉着手，拒絕接受这种的工資去干活。曼徹斯特罢工了。

当然，各方面就发生了广泛的响应。其他許多行业的工会，都用金錢的协助、暗中的同情，以及各种鼓励的方式来拥护曼徹斯特机器紡織工人反对他們的厂主的堅定立场。格拉斯哥、諾丁罕姆和旁的城市都遣派代表到曼徹斯特来，支持他們的反抗精神。他們組織了一个委員会，一切应有的职員都选出来了：有主席、財务、名誉书記等——約翰·巴頓也在里面。

厂主們同时也采取了行动。他們在各处墻上张貼起招雇

机器紡織工人的广告。工人們也张貼出一种字体更大的广告，說明他們的苦痛。厂主們每天在城里会集，大家叹息着时光在飞逝，接受外国定貨要来不及了。大家又讲定了决不让步。他們如果这一次屈服了，便永远要屈服了。那可不成。厂主里面，态度最强硬的就是卡逊父子。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沒有一个宗教徒能象新近皈依的教徒那样热心；也沒有一个厂主能象工人出身的厂主那样严厉和漠視工人的利益。这就可以解释老卡逊先生为什么决心不肯被迫让步，也不愿被迫說明厂主們何以如此行动的理由。这是厂主們的意旨，工人們不必过問。哈利·卡逊幷不費心去研究他的行动是否合理，只是喜欢这件事的刺激性。他就喜欢这样和他們对抗。他是勇敢的，觉得自身冒一些危险也有意思，虽然有几个比較謹慎的人在警告那些脾气急躁的人說，可能会有什么危险。

同时，住在郎卡郡較远地区的机器紡織工人，还有邻郡的工人，全听到了厂主招工的消息，那一班住在僻远的地方受不了饥餓的人决定到曼徹斯特来。他們的脚都走痠了，一个个都是辛苦劳頓，吃不飽飯的样子，在人們还沒有动靜的清晨，或是黄昏时候，想法子偸进到市区里来。现在工会里当眞做出錯事来了。他們愿意接受怎样一种工資标准才去工作，或不去工作，那也許是聪明，也許不聪明，最坏也不过是判断的錯誤。可是他們沒有权力压制旁人，用暴力去胁迫旁人来迁就他們的范围。他們痛恨厂主們的压迫手段，为什么自己也要去压迫别人呢？原来人們在感情冲动的时候，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因此，我們只可以根据了大家所爱的上帝的那种慈悲精神来判断了。

虽然有警察在保护着从乡間来的可怜的織工，虽然有执法官、监獄、严重的刑罰，可是那些准备接受可詛咒的“吃不飽、餓不死的工資”而从乡間长途步行来的垂头丧气的可怜的人們，有的被袭击，有的被痛毆，几乎象死尸样給遺弃在路旁。警察把一群群游蕩着的人們驅散，他們幷不反抗，但在市区半哩以外又集合起来了。

在这种情形之下，厂主和工人的感情当然是不会改善的。

团結是一种可怕的力量。这正象一般伟大的蒸汽原动力一样，不論做好事或是做坏事都有着无限的力量。可是要使一切的工作获得圓滿結果，必須在一个高超和英明的意志的領导之下，不受情感冲动的影响，才可能成功。一般負責的工人却幷沒有冷靜的头脑来替他們作主。

以上是一般的說法，现在再让我个别讲来。

机器紡織工人們发出了一封短簡，措辞虽然很客气，語气却极强硬：請厂主們和他們的代表团一同开会；他們准备提出几个条件，厂主方面如果接受，他們便可以終止罢工。他們觉得已經占得了优势，可以使对方接受条件了。約翰·巴頓被选做代表团团員。

厂主們同意談判，巴不得罢工早些終止，可是他們自己人中間还沒有决定应当让多少步，或是一步也不肯让。他們里面有几个老年人，因为閱历深了，所以同情心也强一些，都主张让步。另外有些人，头发也白了，可是却在人生的岁月里面磨练得更頑固、更执拗，都譏笑着那班息事宁人的老板。年輕些的人都一致主张对这种利用暴力做后盾的要求，必須坚决拒絕。哈利·卡逊是这一班人的首領。

他也正象一切能干的人一样，工作越是多，时間越显得宽裕。他虽然又要写信、又要訪問、又要到裁判所去旁听那些审問外来工人被袭击的案件，可是他和瑪丽也糾纏得更加厉害。他簡直搅得她生活也沒有意味了。諂媚已經变成了威胁——他威胁說，不管她愿意不愿意，她一定要归属于他。最使人感到侮辱的是：他一些不怕惹起人家的注意，連累她的名誉。

她仍然沒有见到杰姆。她知道他已經回家。她有时从他的堂兄弟那里得到些消息；原来威廉高高兴兴地到处去串門子，探望旧朋友，結交新朋友。可是她从沒有看见过杰姆。她該怎样捉摸这回事呢？莫非他已經把她放弃了呢？她在激动的当儿，脫口而出的几句話是不是就决定了她終身的命运呢？有时她觉得，她能够柔順地忍受下去，从她自己对他始終不渝的爱情中間去寻求快慰；却并不梦想去改换对象，或者輕易会完全忘怀。但是有时候她又觉得非常不耐煩，她几乎抑制不住自己，只想跑去找他，当面（象一个男人对另一个男人，或是一个女人对另一个女人那样）請求他原諒她当时不加思索的那些話，允許她收回前言，再請他接受她心里面洋溢着的一整片爱情。她后悔听了瑪格丽脫的劝阻，沒有这样去进行；她相信完全是因为她朋友說了那几句話，才使这样輕而易举的事办不到，尽管她巴不得要去找他。可是，要知道，一个朋友的劝告，只是在它能把隐藏在我們心里的話說出口来时，才会发生效力。这实在是女子的天性使她畏縮不前，不敢做出不合閨女身份的行动，并不是为了瑪格丽脫的劝告。

威廉这次到曼彻斯特来探亲，在这十天左右的时間內，竟

做下了一件瑪丽直到现在还是觉得很高兴的事；要是在从前，她准会感到非常有趣和兴奋呢。她看得很清楚，仿佛有人告訴她一样，这个愉快、磊落、談笑风生的水手已經热烈地爱上了那位沉静、庄重，可并不很美的瑪格丽脫。她不知道瑪格丽脫是否已經感觉到，然而，更仔細地留心一下，她就觉得那个盲目的姑娘本能地体会到了誰的眼光时常凝視在她蒼白的脸上，有一种內在的感觉使她脸上不知不觉地显出一陣惹人怜爱的紅暈。她讲起話来不象以前那样直截爽快了，她的态度中有一种迟疑的样子，使她变得格外动人；仿佛她談的話里面，不只是包括着眞知灼见，还搀进了柔情脉脉的成份；她的眼睛一向是温柔的，并不因为盲了有什么异样，现在在她蒼白低垂的眼瞼下閃动着，似乎更显得可爱了。瑪丽觉得她一定明白：这便叫做心心相印。

威廉讲起爱情来并沒有脸紅、低头、言語囁嚅那些花巧；完全就象他的性格一样，又是爽快、又是透徹；可是他害怕自己直认了会得到怎样的答复。瑪格丽脫那种象天使似的歌声吸引住了他，使他感到她是另一个世界里的人物，他不敢向她去求婚。因此，他尽心竭力去討好約伯。他到利物浦去，从自己的大行李箱里，拿到了那条飞魚（倒也并沒有多大腥味）。他捉不定主意要不要把那婴儿的衣胞也送給了他；在他看来，这比飞魚要宝貴得多。但这对于一个陆地上居住的人有什么用处呢[①]？可是瑪格丽脫的歌声又在他的耳边繚繞，他于是决定把这件最宝貴的財产也去送給她所疼爱的外公。

---

① 人的衣胞，照英国海員的迷信說法，可以保护人不致溺死。

他把衣胞和那条飞魚都放在一个棕色的紙包里；在火車上，为了恐怕遺失，一路就坐在这个紙包上面。約伯对那宝貝的衣胞却完全不感兴趣，让他很容易地把它索取回来，心里倒也着实安慰。他一直繞住在瑪格丽脫的身边，他的良心几次三番来警告和責备自己：这些时間他应該去陪他爱丽思姑母。他走出了門，可是又想起了些小事要和約伯讲一讲。他又走了回去，在瑪格丽脫面前讲着話，手把住了門，只等有一句鼓励他的話，他就又能进去坐坐。但是人家沒有留他，他只得离开了他們，回家去尽他的天职了。

杰姆·威尔逊候着哈利·卡逊，一連四天沒有候到；那位公子因为罢工期間厂主們必須时常开会商談，离家和回家的时刻都沒有一定。在第五天上，杰姆并不有意去找他，他們却碰上了。

那是工人們的午餐时間，十二点到一点之間，那时候曼彻斯特的街道上比較清靜，只有几个妇女上店里去买东西，和几个男人在散步，这在那个繁忙的都市里是算不了什么的。杰姆在替他老板办些事情，所以沒有回家去午餐；他正走上一条小路（因为有人預备在那里建造很多房屋，所以也称做"大街"），便遇见了哈利·卡逊。他只见这条人迹稀少的小路上就是他和卡逊两个人在那里。一边有着很高的围墙，上面涂着煤焦油，为了防止外人爬过围墙到花园里去，所以頂上插着許多尖釘子。围墙边有一条人行道。可是这条街道上，馬車，或是甚至手推車，都沒法通行；因为路上有着很深的泥坑，非有超人的气力，休想拉得过去。街道的另一边是一座深灰色的砖墙；墙的那一面是一片田野，有着鋸木坑和一个木匠的工场。

杰姆眼看那个愉快漂亮的年輕人跨着輕快的步子走近来，他的心很厉害地跳动了。这就是瑪丽所爱的人了。那也許并不奇怪；因为在这个貧苦的工人看来，他的态度是那么文雅，装束是那么讲究，就連他自己也不得不痛心地承认，在外表上，自己着实不如他。可是一刹那之間，他心里又生了另外一种感觉，他想："不管怎么样，哪怕再好上一倍，一个人总是一个人。"他于是不再觉得他情敌的外表有什么可以使他不安的地方了。

哈利·卡逊一路走来，跨越过那些肮脏的泥坑，輕快得象个小孩子一样。他看到一个面色黝黑、态度沉着的工匠挡着他，不觉吃了一惊；只见那个人对他很客气地說：

"先生，我能和您讲一句話嗎？"

"当然，伙計，"他十分詫异地說。可是看着他要讲的話似乎不很容易出口，他便接着說，"赶快讲，我还有要紧事呢。"

杰姆早先准备着要把心头最急切的話婉轉地讲出来，可是现在不得不直截爽快地說了。他用一种干哑的声調，发着顫說道：

"我知道，先生，您在和一个名叫瑪丽·巴頓的年青女人交往，是不是？"

哈利·卡逊的心里有了些数目，他在給对方等待着的答复以前，静默了一会儿。

这个人可能是瑪丽的情人嗎？可能她就是因为爱上了他（这也是一种刺心的奇怪念头），所以把自己坚决拒絕的嗎？他把杰姆从头到脚看了一遍：一个又黑又脏的工匠，穿着一身污秽的斜紋布衣衫，身体結实，举止却很粗笨（按照跳舞教授的

看法）；他又对自己身上看看，回想起他方才离开卧室以前在鏡子里见到的那一表人才。这是不可能的。凡是生着眼睛的女人决不会有了这样一个人向她求婚，还会去选中那一个人。这一个是神仙，那一个是鬼怪[①]。他立刻想到了这一个比喻；他却忘記了“不管怎么样，一个人总是一个人”。可是这里倒有一条綫索，他从此可以明白她所以变心的原因了。假使她爱了这个人，假使——。他恨这个人，他但愿能揍他一下。他要問一个究竟。

“瑪丽·巴頓！让我想一想。对了，这是那个女孩子的名字，那个小賤人眞是个卖弄风情的好手；可倒是漂亮得很。对了，她叫瑪丽·巴頓。”

杰姆咬紧了嘴唇。瑪丽当眞是他所讲的那种卖弄风情的輕薄女人嗎？他不肯相信，可是他恨不得沒有听见那两句害他要胡思乱想的話。然而已經听进了耳朵，也就沒有办法了。就算她是那样的人，那便更有理由需要一个人来保护她。咳，这位可怜的有缺点的意中人！

“她是个很规矩的女孩子，先生，不过也許因为她美，所以看上去有些两样。她是她父亲的独养女儿，先生，……”他說到这里不說了；他不想对他有什么怀疑，可是他拿定主意要打听个明白。他該怎么說法呢？

“啊，好伙計，那和我有什么关系呢？你拦住了我，如果就为了要告訴我瑪丽·巴頓生得好看，那眞是浪費我的时間，也

① 原文“Hyperion and Satyr”，前者是希腊神話里的太阳神之父；后者是一种半人半羊的怪物。語出莎士比亚悲剧《哈姆雷特》(I.ii.140)。

是浪費你的时間；我用不到你来告訴我。”

他仿佛就想往前走，可是杰姆把他那只粗黑的、做慣粗工的右手抓住了他的胳臂止着他。那个傲慢的年輕人摔开了他的手，又似乎怕有什么汚穢沾上了他那浅色大衣的袖子，便拿手套在上面撣了几下。这个小动作把杰姆激恼了。

“年輕人，我现在痛痛快快把要說的話讲給你听。有一个知道这件事情又亲眼目睹过的人告訴我說，你和那个瑪丽·巴頓时常在一起散步，大家都知道你在向她求爱；那个告訴我的人觉得瑪丽确实在爱着你。这話也許对，也許不对。我是她和她父亲的一个老朋友；我只希望知道你是不是眞想和她結婚。虽然你說她很輕狂，我却和她认識了已經好久，我敢担保她一定能做一个最值得人尊敬的妻子，不管那个男人怎样了不起。我决定象兄长那样保护着她。要是你对她眞有誠意，你就也不会怪我跟你說这种話；要不是那样——可是我不愿意說出口来，我可自有办法来对付那个敢損伤她一毫一发的人。总而言之，他到死我也不会让他好过。现在，先生，我要請求你的就只这一点。要是你眞想光明正大地对待她，那么很好；如果不然，那么，不但为了她，也为了你自己，請你不要再跟她糾纏，不要再跟她讲一句話。”杰姆說得如此认眞，他的声音都发抖了，他焦急地等候着他的回話。

哈利·卡逊并不在仔細留神着对方那番話的用意，却在想法子从話里面去猜度这究竟是怎么样一种情况。他到目前为止，只能猜到杰姆似乎相信瑪丽在爱着他，那么，即使这个讲話的人自己也在爱着瑪丽，他可决不是她所中意的人。卡逊心里于是又生了另外一种念头：瑪丽虽然屡次坚决地拒絕

了他，也許依然爱他；她现在买通了这一个人（不管他是誰）来威胁他去和她結婚。他决定要設法把这个人和她的关系搞个清楚。他究竟是不是一个情人，一个她不中意的情人（在那种情形之下，卡逊先生就完全不明白他必須要促成她的婚姻的动机在什么地方了），还是一个普通的朋友，瑪丽买通了来胁迫他的人。卑鄙自私的家伙不相信世界上会有好人！

“在我把事情老实告訴你以前，好伙計，”卡逊先生带着輕蔑的口气說，“我想我不如先問一問你有什么权利来干預我們的事。我觉得，瑪丽和我，都沒有請你出来做居間人。”他停住了不往下說，希望替上面的假定得到一个确切的答复。对方沒有回答，因此他猜想那个人一定是来威胁他作什么諾言的，他于是发起火来。

“因此，我的漂亮朋友，請你让我們自己来料理我們自己的事，那和你絲毫不相干，你不必来糾纏。如果你是她的父亲或哥哥，那情形也許要不同些。照现在这种情形看来，你完全是多管閑事。”

他又想往前走，可是杰姆堅定地挡在他前面說：

“你說如果我是她的哥哥或父亲，你就会回答我的問題。你得知道，就算是她的父亲，她的哥哥，也不会象我这样疼爱她，——象我这样现在依旧在爱着她；要是爱她的人有权来保护她的名誉不受玷汚，那么，世界上不会有另外一个人比我的权利更大。现在，先生，告訴我！你是不是眞想正正經經地对待瑪丽？我已經說明我有权利来問，我就是死也要弄个明白。”

“来，来，別这样脸皮厚，”卡逊回答說。他已經发现了他所要知道的事情（那就是，杰姆是向瑪丽求爱的人，瑪丽却并

不中意他）准备走了。“父亲，哥哥，或是失意的情人，”他把“失意”两个字說得特别响，“沒有一个人有权来干預我和我那个小女人中間的事。沒有人可以来干預。混帐东西，你替我滚开，否則我就不客气了。”杰姆还依旧寸步不移地拦住了他的去路。

“我不干預也行，可是你必須先給我一个答复，”那个工匠这样回答。一个个字都是咬紧了牙关迸出来的，遏制不住的怒气使他的脸色变得鉄青，他的样子可怕极了。

“你不让嗎？”他輕蔑地笑着說，“那么我就不客气了。”那年輕人举起細长的手杖，在工人的脸上重重地抽了一下。一霎眼間，他自己已經横躺在泥地里，杰姆怒气冲冲地站在他旁边。在这感情冲动不能控制的时刻，誰也不知道他第二步会做出什么来；可是一个警察正从那小路所通到的大街上走过，他們两个人都沒有注意，他却已經候了好些时候，料想这两个年輕人的激烈爭辯，准会产生象现在这样的后果。警察就把杰姆的两只手抓住。他来得突然，杰姆无从反抗，只能把怨气悶在心里。

卡逊先生立刻站了起来，他又是憤怒，又是羞慚，脸涨得通紅。

“他打你，要不要我把他送到拘留所去，先生？”那警察說。

“不要，不要，”卡逊先生嚷着，“是我先打他的。并不是他要打我，可是，”他接着便带了一种不屑的口气朝着杰姆說，——杰姆尽管問心无愧，可是他却恨他的情敌帮忙，不叫警察把他带走。——“你放心，我永远不会忘記、也不会饒恕你的侮辱！”他因为憤激得太厉害，喘着气說，“瑪丽也不会因

为你替她强出头而沾到什么便宜的。”他笑着，似乎感到了自己有多大的权力。

杰姆也是同样憤激地回答他：

“要是你敢碰伤她一根毫毛，我一定在沒有警察的地方等候着你。让上帝来代我們算这笔賬。”

那时候警察便出头来劝説和警告。他挽住了杰姆的胳臂不放，看着卡逊先生走了，便拉着杰姆向相反的方向走去。杰姆忧郁地跟着他走不到几步，便掙脫了。警察在他后面叫着：

“当心些，朋友！别忘了天底下决沒有一个女孩子会抵得上你給自己去招来的祸殃。”

可是杰姆已經走远了。

第十六章 厂主和工人的会議

千万不要坐上譏諷者的座位；
那时节，你再也想不到，一个字，
一种声調或一种表情，竟然会
害得你的弟兄伤心，变成仇人。
——《爱的眞諦》

厂主們和工人代表团約定会議的日子到了。会議准备在一个旅館的客厅里举行；十一点钟左右，那些接到了外国定单的厂主便在那里开始集合。

当然，不管他們担着怎样的心事，第一个談到的題目还是天气。他們把上一个星期中的阴雨和晴天談了一陣以后，方才讲到会議的正題上去。屋子里大約有二十个紳士，有几位和目前問題的解决幷沒有直接关系，但是有相当利害出入，因此也被邀参加。他們分成几个小派别，各派的意见幷不协調。有的主张稍微让步一些，就象用冰糖葫芦哄小孩一样，用一些代价去买个安宁。有的却坚决反对作任何让步，以为这次如果对罢工的威力表示屈服，就造成了危险的先例。他們說，这

就是教导工人来做主人；要是以后他們再有什么异想天开的玩意儿，他們便懂得用罢工的办法来达到目的了。再説，出席人中間，有一两位是方才从裁判所里回来的；那里正在审判一件残酷的袭击案，受害人是一个从北方乡区来的貧苦織工，他想来接受低工資的工作；犯人是罢工工人。厂主們为了那外来人遭到残酷的袭击，都感到憤慨，說起来也应当，可是他們的憤慨也象慣常一样采取了趋于极端的报复方式。他們仿佛觉得，与其对这班不惜用那样残酷的手段对付其他工人的人們让步，还不如把这次定貨中所能得到的利益完全放弃，让这班工人格外受些痛苦。他們忘記了现在这一次的罢工正就是饥寒貧困的結果，在受苦的人看来，他們不应当受到这样的遭遇；因为，不管怎样疯狂，和缺乏理論的根据，这确实是他們的信仰，也是他們采取暴力行动的原因。你不能用暴力来扑灭暴力，这句話的确有道理。你也許暂时能把它鎮压下来；可是你正在为这种空洞的胜利自鳴得意的时候，它却又会卷土重来，而且还要厉害个十倍八倍呢！

厂主們中間沒有一个人想到把工人們当作弟兄和朋友来看待，他們竟好象知理明义的人一般，公开地、清楚地、反复地陈述和研究着当前的形势；大家都认为最好的办法是自己牺牲，同时也希望工人們跟着一同牺牲。

打那屋子里一簇堆一簇堆的人們中間走过去，你可以听到下面这許多杂乱无章的談話：

"这些穷鬼！我怕他們都快要餓死了。阿尔弗里特太太每个星期用两个牛头煮了湯施舍，許多哩以外都有人赶来領受；要是这样的日子一直拖下去，我們还得多办些善举。但是

我們决不受人家的威逼!”

“增加一先令左右的工資并沒有什么了不起，让他們也可以认为已經爭得了些好处。”

“我正是反对这一点。他們一定会认为这样：下次要是再想什么好处，不管如何不合理，他們立刻又会罢工。”

“罢起工来，他們受到的損失实在比我們大得多!”

“我不明白我們的利害关系怎么可以划分得开。”

“那个残忍的家伙先把鏹水洒在那个可怜人的脚踝上，你知道那个部分多么难治。他痛得只能站住了不动，一些沒有抵抗的力量，那残忍的家伙就对着他头上乱打，打得簡直是血肉模糊。大家說不定那人还能不能救活。”

“哪怕就为了这一件事，我也要起来反对他們，破产我也不管。”

“是的，我本人决計連一个小子儿也不愿多給这班穷凶极恶的家伙；他們簡直是野兽，不是人。”

(可是叫他們做人，不做野兽的权柄在誰手里呢?)

“我說，卡逊，你把他們那种恶劣行为的新鮮例子去說給邓功伯听听。他在动搖，我想这一下他該捉得定主意了。”

那时候，侍者开了門进来說，工人們已經来了，全在楼下，請問諸位先生能不能接见他們。

他們答应了一声好，大家便很快地在公事桌四周坐了下来；那种神气正象古罗馬的元老們等候着布里納斯带着他的高卢人冲进城来①。

楼梯上发出一陣沉重的脚步声，一会儿五个面貌粗鲁、态度誠恳的人便走进房間里来了。約翰·巴頓因为沒有算准时

間，不在他們中間。要是他們的骨格大，你也許要說他們很狠狽，可是他們都是小身材，粗斜紋布的衣服就那样又宽又大地挂在干癟的肢体上。工人們挑选代表的时候，专取他們的头脑和讲話的能力，并不顾到他們的衣衫；他們也許讀到过《成衣匠雷薩吐斯》② 那本书里著名教授托費尔斯德萊克的意见，从破旧的衣衫和褲子里可以找出有才有力的人来。他們有許多人已經好久不曾有过添置衣着的那种豪举了；衣服上都有了出气洞。一片片破布当着那些貴客的面前在空中飘扬，有几个厂主看了很生气；可是工人們才不把它放在心上呢。

一位匆促地推选出来的主席，便叫代表团的領袖宣讀他們的意见书。那位領袖便用了一种唱贊美詩的調子，高声朗誦。那里面有工人們关于当前問題的意见，他們的申訴和他們的要求，最后一項的語气并不特别和婉。

他念完以后，便和其他的代表們退到另外一个房間里去，让厂主們去考虑他們切实的答复。

工人离开了那个房間以后，厂主們便交头接耳地討論着，各人重申自己以前的主张。結果妥协派占得胜利，但只多了一票。少数派毫无顾忌地高声表示他們对于让步办法的异議，甚至工人代表們回进房来以后，还在争执；他們的言語和面色都已經被目光銳利的工人注意到，他們的名字也被記录在怀

---

① 布里納斯（Brennus）是高卢人的領袖，于公元前390年入侵意大利，焚毁罗馬城。

② 指英国散文作家卡萊尔(Thomas Carlyle, 1795—1881)的哲学論著，1838年出版。书中那位教授的名字是 Teufelsdroch，德文的意思是"魔鬼的穢物"。

恨的心坎里了。

厂主們并沒有完全同意工人們增加工資的要求。他們只答应每星期按原来的工資加給一先令，代表們是否有权接受这个条件呢？

他們有权接受或拒絕那一天厂主們所提出的任何条件。可是他們自己也必須商議一下，才能作出决定。他們于是又退出房去。

不多一会儿，他們回来了，正式拒絕对于他們要求的任何折衷方案。

厂主里面激烈派的領袖和发言人哈利·卡遜，就在怒容满面的工人面前暴跳起来，向主席提出几条議案。这些議案都是方才工人們离去的时間內，他和几个意见相同的人所拟定的：第一，撤回方才的提案并宣布厂主們和对方的那个工会停止接洽；第二，宣布此后工人必須具結保証，并不隶属于任何工会，决不贊助或参加任何以干涉厂主权力为目的之团体，否則厂方决不雇用；第三，厂主們应保証，凡是愿意接受上列条件和方才提出的工資标准来工作的工人，可以受到保护和鼓励。这些蹙紧了眉头、义憤塡胸地站在那边听着的人們，原来都是工会的主要人物，那些議案的本身已經尽够挑拨起彼此間的仇視了：可是哈利·卡遜觉得单是提出这些議案还嫌不够满意，他又用着許多沒有分寸的言語来批評工人們的行为；他的每一句話都使他們的脸色更加蒼白，使他們的目光更加可怕。有一个工人正想出来讲話，可是他們的領袖严厉地瞅了他一眼，又在他的胳臂上捏了一把，他只得忍住了沒有开口。卡遜先生坐下以后，一个朋友立刻站起来附議。那提案

虽然通过了，大家的意见却絕不一致。主席便把这个决議向工人們正式宣布(他們在表决的时間又退出那房間一次)。他們目瞪口呆地听着，一句話也不讲，就离开了那个房間，临走也沒有鞠躬。

曼彻斯特的报紙上刋登着那次会議的一切經过，可是有一件小小的插曲却沒有記載。

工人們第一次走进来时，他們先在房門口集合，哈利·卡逊便把他的銀鉛笔取了出来，画了一张极好的漫画来諷刺他們那种身躯瘦弱、衣衫襤褸、精神沮丧和忍饥挨餓的形象。在那下面他又潦草地引了《亨利四世》里那位胖武士的一句名言①。他把它递給旁边的人，那人立刻认出了画上的人象，又一个个传递过去，大家看了都点头微笑。那张画回到了卡逊手里，他把背面繪着画的那张信紙扯做两半，捏成了个紙团，抛到火炉里去，但是他沒有留心是不是已經丢进了火炉，想不到那张紙凑巧沒有落在燃烧着的木柴上面。

这一切的經过都让一个工人仔細地看在眼里。他候着那些厂主們从旅館里走出来(有几个都在高声說笑)，他等他們走光了便又折回进去，他走到侍者那里，这个人倒还认識他。他便說："方才有一位先生在楼上扔掉了一小张画，我家里有个孩子最喜欢图画，你能不能让我上去把它撿起来？"

那个侍者心肠好，对人也和气，就陪着他上楼；看他把那

---

① 《亨利四世》是莎士比亚的历史詩剧。胖武士指福斯达夫爵士。他曾說过："我身上的皮肤宽得就象一件老太太的宽罩衫一样；我的全身皺縮得活象一只干瘪的苹果。"(上集 III. iii. 3) 正文所說"一句名言"可能指此而言。

张紙撿起，抖了开来，他匆促地看上一眼，相信那工人說的話不錯，当眞是“一小张画”，他便让他把找到的东西带走了。

当天晚上，将近七点钟，許多工人便在一家叫做“織工的图徽”的酒館里开始集合，集会地点就是店主人在当初开幕时通告上說明的那个专供“喜庆之用”的房間。但是，咳！他們那天晚上的集会却完全不是为了什么喜庆！这些挨着饥餓、受着刺激、絕了望的人，集合起来，专等厂主們对于他們代表所作的答复的消息；通知上說，报告了那个消息以后，还有一位从伦敦来的先生要向大会报告雇主和工人間的现状，或者說（依照他的措辞）怠惰和勤劳阶級間的现状。那个房間并不大，可是因为里面沒有家具，看上去倒也不小。沒有罩子的煤气灯照在这些走进来的又瘦又脏的工人們身上，强烈的光亮射得他們眼睛都睁不开了。

他們一个个在长凳上坐了下来，等候着代表团。代表們忧郁地、憤怒地传达了厂主們的“最后通牒”，自己一句話也不添；不过越是不讲，听着的人便越是觉得痛心。

以后那位伦敦来的先生（他已經預先知道了厂主們的答复）便走进房来。大家都說不定他的确实地位和教育程度。在这一群眞誠、粗暴、担着很大心事的人中間，他有一种不自然和不恳切的态度。他也許是个失了体面的鮑伯·索耶[①]一类的医学生，或者是个不得成名的演員，或者是个虛华浮夸的店員。他所能給你的印象也許不好，但是他身上还有許多别的地方，你却只能說是在“两可之間”。

---

① 鮑伯·索耶：狄更斯所著小說《匹克威克外传》中的一个貧苦医学生。

他皮笑肉不笑地接受了他們的粗魯的招呼，坐了下来。他向周围看了一遍，便問在座的各位要不要抽些烟、喝些酒，他又說他愿意做东道。

正象一个喜欢讀书的人，好久不看见书本，见到了自会爱不释手，这一班可怜的人早就染上了吸烟飲酒那一类的嗜好，一听得伦敦代表的建議，便也同样地眉飞色舞起来。烟酒忘饥，大家也暂时忘掉了凄惨的家庭和渺茫的将来。

现在他們准备乐意地来听他的談話了。他領会到这一点，于是象一位大演說家似的站起身来，把右臂向前伸出，左手插在胸前的背心里面，用了舞台上讀台詞那种压紧着的嗓子开始发言。

他滔滔不絕地讲了一大篇，他掺和了老布魯图斯和小布魯图斯的事迹[1]，又夸大了曼彻斯特几百万人的不可抗拒的力量；接着便談当前的事实問題，在这一点上他的确沒有辜負那些派他来做代表的人的期望。一般群众，自己作主的时候，似乎很能辨认得出天生有才干的人，可惜他們不大注意感情或原则。他很快地为他們拟定了一个个决議案，又建議了一种种办法。他起草了一个准备张貼在各处墙上的动人的招貼。他提議分派代表到各地方的工会去請求援助。他又为那个和他关系特别密切的伦敦的某工会捐出一笔不小的数目作为倡导；不仅如此，他这件事还有一个地方做得与众不同：他竟然立刻拿出了鏗鏗响、晶晶亮的金币，当场交付。啊呀！这錢正

---

① 传説公元前510年，古罗馬时代，布魯图斯(Lucius Junius Brutus)推翻暴君，建立貴族共和国，自己做第一任执政官。后来两个儿子与叛党勾結，图謀复辟，他便把他們判处死刑。

是急切需要的；但是在明天所要发放的各处私人救济金以外，先拿了一些小数目发給每一个代表，他們在一两天以內便要分头到格拉斯哥、紐卡塞尔和諾丁汉姆等等的地方去。那些人大都是当天早晨去和厂主們談判的代表团团員。那位从伦敦来的先生又拟了几封信，說了几句激励的話，和所有在场的人一一握过了手，便退席了；有許多人便也跟着一同从那个房間和那所屋子里走出去。

那些新选的代表，还有几个别的人，都留了下来商討他們各人的职使。现在他們用着在那位伦敦演說家面前不敢乱用的那种亲切和随便的口吻交換意见。

“那家伙眞是难得，”一个說，翘起大拇指来指着門口，表示所讲的便是方才走出去的那位代表。“不管怎样，他的口才就着实不坏。”

“是啊！他眞会讲話。你看他怎样把那个布魯图斯的故事灌进我們的耳朵里。这个布魯图斯的心肠也硬得厉害，竟然会杀自己的儿子。”

“要是我的儿子和厂主勾搭，我也会把他杀死；眞的，不过我的儿子是領来的，那也沒有什么分别。”

现在，所有的嘴巴都閉住了不作声，所有的眼睛都对住了当天早上回到旅館去拿到哈利·卡逊先生那张諷刺画的那位代表。

大家的头都聚在一处，来注視和辨认画里的人象。

“那是約翰·史来德！他那个大鼻子，我不論到哪里总不会认錯。天哪！眞象；这是我，倒霉，我因为不让人看出我沒有穿衬衫，那件背心总是扣得很高的。这簡直不成話，我受

不了。”

“好吧！”約翰·史来德說，他也认出了自己的鼻子和相貌，“即使把我本人取笑，我也会象他們那种快活人一样看着发笑，只要我不是在挨着餓，”（他的眼眶里滿含着眼泪，面容溫順而悒郁；他是一个受尽了貧穷苦楚，瘦得象个皮包骨头的人。）“只要我能不去想到家里人全在挨餓；可是我耳朵里老是听见他們要东西吃的叫喚，我簡直不敢回家去，我想，我即使在运河里淹死了，躺在河底里，也許仍然会听到他們的悲号，——象这种样子，伙計，我就再也笑不出了。现在竟有人会对着自己感受不到的东西开玩笑，把我們这班心碎肠断的人画成滑稽可笑的样子，实在叫我痛心，但求上帝保佑我們！”

約翰·巴頓开口了，他們都掉过头来仔細听着。“这不但叫我痛心，簡直使我燃起了怒火，他們看着我們和死亡掙扎，竟然开得出玩笑。我們不过是替坐在寒冷的屋子里顫抖的老年奶奶要些煤炭；替躺在潮湿的泥地上生养小孩的穷人老婆要些被褥和蔽体的衣服；替饥餓得哭也哭不动的小孩們要些吃食。弟兄們，我們要求加工資，还不就是要求这一点儿东西嗎？我們不想吃得好，只求吃得飽；我們不想穿得漂亮，只求穿得暖和；只要有吃有穿，好坏全不計較。我們不想他們的高楼大厦，我們只求有一片屋檐能挡得住风霜雨雪；是的，不只是为我們自己，还有在大风时紧偎在我們身旁很小的小孩，他們的眼睛似乎在发問：为什么要把他們生到世界上来受苦？”

他又把他沉重的嗓音放低了說：“我知道有一个做父亲的，因为看不过自己的小孩在眼前活活餓死，就自己把他杀了；他平时还是个心肠很軟的人呢。”

他又用他寻常的声調接下去說："我們誠誠懇懇去和厂主們会面，也就是去要求我上面所讲的那些东西。我們知道我們替他們掙下了不少的錢；我們知道营业已經在好轉，他們接到了大批的定貨，也有很好的利潤；我們只要求我們应得的部分；因为，我們說，要是厂主們拿我們的名份一并吞了去，他們也只不过去多雇几个仆人，多养几匹馬——多做些衣服，多买些漂亮的东西。好吧，如果他們愿意做傻瓜，我們也管不着，只要他們公正；可是我們必定要拿到我們的一份；我們决不肯受他們欺騙。我們需要錢来买每天的粮食，养活性命，并且不单是为了养活我們自己的性命(因为我从切身經驗上領会到，这里有不少人，如果能躺了下来，从此脫离这不幸的世界，才觉得高兴和快慰呢)，而是为了那些小孩子，他們还不知道什么是人生，并且惧怕着死。我們因此走到厂主面前去，說明我們的需要，和我們該有的名份，以后我們就准备替他們工作；可是他們回答說'不可以'。想起来他們也已經够狠心了，但是这还不算。他們还要把我們画成这种可笑的样子！我也会自己取笑自己，就象那边可怜的約翰·史来德一样；但是我总得要沒有了心事才发得出笑。现在我只知道我愿意牺牲我最后一滴血，在那个家伙身上替大家出口气；他簡直毫无心肝，竟然拿一班受苦的老实人来开玩笑！"

人群里面发出一陣憤怒不平的声音，可是还沒有人正式讲話。約翰又接下去說：

"你們会觉得奇怪，朋友們，为什么我今天集会时沒有赶上；我来告訴你們我在做些什么事。裁判所里的教誨牧师叫了我去，給我一张許可証去探望乔納斯·希金波賽姆。就是

上星期向一个工賊洒鏹水被捕的人。我不能不去，可是沒有想到会耽擱得那么久。我看到他的时候，乔納斯就象是个瘋人；他說他想起了那个可怜的被害人的脸，日夜得不到安息；他又想起那个人进城来步行时那种腿痠脚痛、疲乏飢餓的样子；他又想起也許他留在乡下的家里人正在探听消息，焦心盼望，但是得到的也許反而是他的死訊。乔納斯就在这样一层层地想，到后来他簡直坐也坐不定，立也立不安了；不断地踱来踱去，象关在籠子里的野兽一样。他終于想出了一个办法，多少可以安安自己的心，他于是請那里的教誨牧师把我叫了去；他这样告訴我：那个人现在躺在公医院里，他叫我去（今天是公医院准許探訪病人的日子）把他母亲那个銀表拿了，能卖多少錢就卖多少錢，把那笔錢带給那个受伤的工賊，让他寄回乡下去；我还得代替乔納斯去問候他，并且恳切地求他饒恕。因此我就照着乔納斯的愿望去办。可是天哪！要是有人能看到我今天眼见的景象，我們中間誰也不会再去洒鏹水了，至少不会向那种想来填空档的可怜人去洒了。那个人躺在病床上，他的脸全部裹着紗布，我沒有看到已經成了个什么样子！可是他的手和脚，处处节节，都在痛得发顫。他愿意把手咬了下来去止住那种种的疼痛；可是做不到，他只要动上一动，他的脸就痛得要命。我把乔納斯的話告訴他，他簡直好象沒听见；我把錢做出了鏗鏘的声音，他便握了一下我的手，可是当我問他妻子的名字的时候，他竟高声急叫起来，'瑪丽，瑪丽，我不能再看见你了嗎？瑪丽，我的亲人，因为我要替你和我們自己的孩子做工，他們把我的眼睛弄瞎了；啊，瑪丽，瑪丽。'后来那个护士来了，說是他在讲胡話，我来了以后他更讲得厉害了。

我觉得她的話很对，但是我沒有打听出把錢送到哪儿去，我就决不肯走开。因此我耽擱得太久了，朋友們。”

“你听清了他妻子的住处沒有呢？”許多恳切的声音問。

“沒有！他一直在对着她讲話，一句句話都象刀子一样割得我心痛。我請托了那位护士代我去打听她的姓名和住址。可是我现在特别要讲給你們听的原因是——一方面我要你們知道今天早上我沒有到场的原因；另一方面我要說明，我个人已經看够了袭击那种工賊的結果，以后决不来預聞这种事了。”

听的人里面有几个說了些不贊成他的話，可是約翰不去管他們。

“不是！我并不是胆小鬼，”他回答說，“我是个眞誠老实人。我希望的，也便是我愿意做的，就是去向厂主們进攻。你們中間有一个人說我是胆小鬼。好吧，每一个人都有发表意见的权利；可是我今天把这件事从头到底想了一想，我觉得我們去袭击和自己一样的穷人，那才有些象胆小鬼；他們也都是走头无路，不得不在‘吃鏹水’和‘餓死’两样里面去选擇一样。我們不放过他們，却要袭击他們，我以为这才更象胆小鬼的行为。不！我愿意做的是：向厂主們进攻！”他又大声嚷道，“向厂主們进攻！”他讲話的声音低了些，大家凝神靜气地听着：

“厂主們造成了这种的灾殃，我們应得向厂主們报复。誰方才叫我胆小鬼，可以試一試我到底是不是。让我去和厂主們交一交手，就可以看出我是不是敢作敢当。”

“要是我們能把一个厂主打个半死不活，才能让他們知道一点厉害，”有一个人說。

“是的，或者干脆把他打个一命不留，”另一个低沉着声音說。

大家这样讲着，彼此递着比讲話还要清楚的眼色，終于訂出了一条复仇的大計。他們站在那里，粗暴地低声讲述他們的意思，或是对旁边的人閃爍着眼睛，表示他們想着的正是自己觉得可怕的事情，那言語的含意是愈加深刻、愈加阴沉了。他們一个个握紧着拳头，咬紧着牙关，脸色都变得鉄青：从这些上面可以看得出他們在盘算着一种犯罪的行为，和进行起来的种种細节，他們的心里分明熬受着多么大的痛苦。

以后便举行了严厉得可怕的宣誓，这种宣誓是工会逢到要采取什么行动时，会員們必須遵守的。在耀眼的煤气灯光底下，他們重新集合起来作进一步的探討。凡是筹划着一件罪行的时候，每个人都会对旁边的人发生怀疑；都担心另一个人会泄漏秘密。他們就把当天早上画着諷刺画的那张信紙，扯成了許多小紙块，里面有一块上做着个記号，又折叠得完全一模一样，然后放在一頂帽子里，把它們仔細搅和。熄了煤气灯，每人取了一张；然后再把煤气灯点亮。他們便分头走了开来，不作一声，脸上也尽可能不流露一点儿表情，各自把拿到的那张紙仔細检視。

后来他們依旧是那样严肃地沉默着，各自拿起了帽子，分头回家。

誰捡到了那张做着記号的鬮儿，誰就被派去杀人！他发了誓要去办到！但是除了上帝和他自己，沒有一个人知道是哪一个被派去杀人。

第十七章　巴頓的黑夜使命

分手时总难免煩恼，
　纵然是短短的一瞬；
别离中誰又能料到
　几許事会叫人伤心。

——佚名

前章所讲的事是在星期二发生的。星期四的下午，瑪丽正在忙着些瑣碎的事情，威廉·威尔逊突然走来，她倒吃了一惊。他的样子很是奇怪；至少可以說，他脸上的表情和平时那种眉飞色舞的样子显然有些不同，不免使人奇怪。他的手里拿着一个紙包。他走进了門，坐了下来，比平时沉靜得多。

“威廉！你怎么回事？你好象有什么心事的样子！”

“不錯，瑪丽！我是来和你告别的。有誰高兴和自己喜欢的人們告别呢！”

“告别！啊，威廉，这来得很突然，不是嗎？”

瑪丽把手里湊着的衣服放下，走过来站在火炉边上。她一向很喜欢威廉；可是现在好象从她心底里涌起一种姐妹似

的友情；她听到了他就要远去，觉得很不好受。

“这来得很突然，不是嗎？”她把方才的問句重說了一遍。

“是的，来得很突然，”他含糊地說。“不，不是的，”他定一定神，想想自己在讲些什么話。“船主告訴过我，隔两个星期就要开航；可是我觉得很突然，我实在舍不得离开你們。”

瑪丽了解这一句籠統的話里面，特别舍不得的是誰。她便說：

“可是你来了还不到两个星期呢。你在吉英·威尔逊家敲門，到现在还不到两个星期，你該記得我当天也在那儿。不象有两个星期呀！”

“是的，我知道不到两个星期。可是，你要明白，我今天下午接到了杰克·哈里斯一封信，据說我們的船下星期二就要开航了。我好久以前答应过我的舅父（我母亲的兄弟，就住在曼島的雷姆賽港那边一个叫做寇格-克雷司脱的地方），这次回国一定去看他和他家里的人。我非去不可。我也觉得不好受，可是我不能得罪我可怜的母亲方面的亲戚。我非去不可。你不要想法子留我，”他說。这是很明显的，要是有人殷勤相劝，他怕自己的决心会靠不住。

“威廉，我不来留你。我敢說你是对的；不过你要离开，我当然禁不住觉得难受。我們待在家里一定会感到十分无聊。你什么时候走呢？”

“今天晚上。我不再来看你了。”

“今天晚上！你到利物浦去！也許你可以和我父亲同走。他要到格拉斯哥去，正从利物浦經过。”

“不，我是步行的，我想你父亲不会走得动。”

“那么你为什么忽发奇想要步行呢？火車票只要三个半先令。”

“是的。可是瑪丽（你千万不能把我和你說的話給旁人知道），我沒有三个先令，不，連半个先令也沒有，至少，在这里沒有；我来到这里以前，先把往島上去的来回船費和买些礼物的零錢都交給了房东太太，余下来的錢全带了来；现在只剩下这一些了，”他手里弄着几个銅币，在叮当作响。

“啊，走三十来哩路，你用不到替我担心，”他看着她那种又认眞、又难受的样子，立刻这样說。“今晚天气好，我要是走得早些，还可以赶上早起开往曼島的航船。你父亲到哪儿去？你是說要到格拉斯哥嗎？那也許我們可以同走一段路；因为要是我到利物浦的时候，曼島的航船已經开出，我便得改搭苏格兰的航船。他到格拉斯哥去做什么呢？去找工作么？大家都說，那里的市面和这里一样不好。”

“不，他知道的，”瑪丽忧郁地說。“我有时候觉得他永远不会找到工作了，市面也永远不会好轉。要忍耐着不灰心，眞是不容易。我但愿我是个男孩子，那就可以和你一块到海上去航行了。至少，可以不必听到那些坏消息。现在，跨进这門檻来的人，总是讲些悲伤和煩恼的事情。父亲是代表着工会，到格拉斯哥去請求援助的。他今晚就要动身。”

瑪丽叹了口气，她又想起一个人留在家里会感到十分无聊。

“你說跨进这門檻来的人总是讲些悲惨的事；你的意思不是說瑪格丽脫·勤宁斯也会有什么伤心事嗎？”那年輕的水手急切地問。

“不是！”瑪丽微笑着說；“我所认識的人里面，我可以說，就只她一个看来并不担什么心事。她眼睛瞧了有时候簡直是幸福；她当初唯恐会有这样的事儿的时候，精神的确十分沮丧；现在她却反而很宁静，很快乐了。不！我当真相信瑪格丽脱很快乐。”

“我倒几乎希望不是这样，”威廉沉思着說。“要是她有煩恼，我一定会乐意来安慰她，爱护她。”

“不过，纵使她很快乐，你为什么就不能爱护她了呢？”瑪丽問。

“啊！我不知道。她好象比我好得太多了！还有她那种歌声！我听着她唱，又想到自己心里的愿望，我总觉得去向她求婚，就仿佛向上帝的天使求婚一样地不可能。”

瑪丽虽然担着很重的心事，可是听他把瑪格丽脱比作天使，却禁不住嗤的一声笑了出来；她根据她做时装的經驗，簡直想不出办法，怎么样可以在她那棕色布袍或蓝黄色印花的衣服上，去装上一对翅膀。

威廉因为瑪丽笑得这样美、这样高兴，便也不由得稍微笑了一下。他接着又說：

“好，瑪丽，你笑吧；这可以証明你从来沒有恋爱过。”

瑪丽的鬢儿立刻变成了鮮紅色，她那浅蓝色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她早从恋爱的种种疑团中領受了那么多的痛苦！他的話太刻薄了。他沒有注意到她神色改变。他只觉得她不想說話，他于是继續下去說：

“我以前想到过，现在还是这样想，等我这一次航行回来，我一定向她开口。这是我跟着那条船在同一个船主带領下的

第四次航行，他答应在这次航行以后把我升做二副，那时候我就可以比較对得起瑪格丽脫了；她的外公和爱丽思姑母可以和她来住在一块儿，那么我出外航行的时候，她便不会感到寂寞了。可是我說得好象她已經对我有了爱情，将来也肯嫁我的样子。你想她可能爱我么，瑪丽？”他恳切地問。

瑪丽本人对于这一点已經有她确定的意见，可是她觉得好象沒有权利把它透露出来，所以她說：

“你得去問瑪格丽脫，不能問我，威廉；她从来沒有对我提起过你的名字。”他的脸色沉了下来。“可是我要說，在她那样的一个女孩子，这倒是好的征兆。我沒有权利对你說，我心里在怎么想；可是，如果我处在你的地位，我在离开以前一定要向她开口。”

“不，我开不出口来！我已經尝試过了。我到她家去和他們告别，我的声音就哽住在喉嚨里。我想讲的話一句也沒有讲。我不等到这次航行以后做到了二副，决不敢向她求婚。我連送她这个匣子都沒有勇气，”他說着，便把那紙包打开，里面是一只装飾得很华丽的手风琴。“我一直想买些东西給她，我觉得要是和音乐一路的东西，她也許更喜欢一些。因此，等我走了以后，瑪丽，就請你轉給她吧。要是你能代我說上几句温柔話——你知道，就是我心里感觉到的那一种滋味——那她也許肯听你讲，瑪丽。”

瑪丽答应照他所要求的完全替他办到。

“我在汪洋大海中值班的时候，一定夜夜会想到她；我不知道当风声呼啸、海上卷起狂飈的时候，她是不是也会想起我。你肯时常对她讲起我嗎，瑪丽？要是我遭了什么不測，請

你告訴她，我是怎样地爱她，多么地爱她，並且要她为了一个曾經热切地爱过她的人，想法子去安慰安慰我那位可怜的爱丽思姑媽。这位可爱的老姑媽！我想，你和瑪格丽脫一定肯时常去探望她的吧，是不是？她比我上一次登陆时衰老得多了。她待人眞好！我記得很小的时候，跟着她一块儿住，我时常被邻居們敲門喚她的声音惊醒；不是这个人病了，便是另一个的小孩子吵鬧不安；她却从来不管自己怎样疲乏，一眨眼就爬起身来穿好衣服去了，从不想到明天一大早还要做洗衣服的苦工。这些眞是快乐的日子！她带着我到田野里去采集药草，我那时多么愉快！我后来到过中国，正式尝过茶的味道，可是比了她在星期日晚上做的药草茶，哪儿及得到它一半的好处。她識得許多草木和禽鳥，熟悉它們的生活习慣。她时常詳細地讲給我听她自己小时候的故事，我們又时常盘算着什么时候我們可以去，为了使上帝快乐（这是她一向用的辞句），住在郎卡郡那边她的老家里；要是我們能办到的話，就住到她出生的那所乡村老屋里去。啊！现在是怎样地不同呀！她依旧住在一条曼彻斯特的小街上，大概永远看不到她的老家了。我又是个水手，下星期便要到美洲去。我但愿她在去世以前眞能回到老家去看一下。”

“她也許看到一切变了个样子，反而觉得伤心，”瑪丽說，虽然她心里也贊同威廉的念头。

“是，是！我也认为还是现在这样好。我只有一个愿望，在海上独个儿工作着的时候，我时常这样愿望着（那时候就是最沒有心思的人也不得不去怀想着过去和未来），那便是，我从来沒有害她伤心过。啊，瑪丽！我們有許多急躁的話，过后

回想起来,觉得我們已經害一个人伤了心,今生却又不会再看见那个人,心里就会感到格外难受。”

他們都站在那里想着什么。瑪丽突然怔了一怔。

“那是父亲的脚声。哎喲,他的衬衣还沒有預备好!”

她急忙回到熨斗那里,赶快燙着衣服。

約翰·巴頓走了进来。那样一种憔悴和焦虑的神情,威廉心想他从来沒有看見过。他看着威廉,可是沒有讲一句招呼或欢迎的話。

“我是来和你辞行的,”那个水手說。照他那种喜欢交接而和善的脾气,也許还要說下去。可是約翰很快地回答道:

“那么和你再会吧。”

他那种态度分明是催着客人早走,因此威廉就和瑪丽握了握手,又看着約翰,仿佛决不定要不要伸出手来。可是約翰的眼光和姿势里沒有反应,他于是只得走了,又在門口站停了說:

“瑪丽,你在星期二不要忘掉为我祝福。杰克·哈里斯說,我們就在那天开船。”

門闔上了,瑪丽觉得十分难受,好象把一种友情的温暖关在門外了。还有她的父亲,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完全是坐立不安的样子,也不讲話(她宁可他讲些話),一会儿跳起来,一会儿坐下去,害得她燙衣服也沒有心思;他脸上的神色又似乎有着极大的气憤。她弄不明白,是否为了討厌威廉到他这里来,还是为了她把家事耽擱了,所以不高兴。到后来她实在忍受不住了,他那样神經紧张,竟叫她也同样神經紧张起来了。她还是讲話吧。

“爸爸，你什么时候走？我不知道火車的时刻。”

“你为什么一定要知道？”他粗暴地回答。“你只管燙你的衣服，不要管跟你毫不相干的閑事。”

“我想先給你弄些东西吃，”她温和地說道。

“你不知道我正在练习着不吃东西，”他說。

瑪丽看看他是不是在說笑話。不，他的样子簡直严肃得可怕。

她把衣服燙好了，便动手做飯，她觉得父亲一定需要吃些东西；因为她现在对于挨餓的滋味已經有了經驗，她知道他这样脾气煩躁，虽不是饥餓直接的結果，可是肚子餓了就更容易气恼。

因为要代表工会到格拉斯哥去，他們給了他一个金鎊，他早上便从那里面取了几个先令給瑪丽；所以她有錢去办上一頓丰盛的伙食：现在她只要去烧得好些，让他看了想吃就行了。

“瑪丽，要是你在那里替我做飯，你这心思是白費的。我已經告訴你不想吃了。”

“爸爸，在动身前多少吃一点儿，”瑪丽婉轉地劝他。

約伯老爹却在这时候来了。他是不常来的，可是他一来，瑪丽从过去的經驗知道，总得坐上好久。她父亲听着她悦耳的声調和娇媚的恳求，脸色刚刚轉得温和一些，这一下又回到先前那种深沉的忧郁里去了。他又变得神情恍惚，坐立不安起来，連招呼客人都不象个样儿。好在約伯是熟不拘礼的。他誠意来拜訪，这种事情全不放在心上。他对約翰·巴頓到格拉斯哥去的使命很关心，因此来探听消息。他坐了下来，舒舒

服服躺在椅子里，那样子瑪丽明白，在短时期內他是不預备离开他們的了。

“你当眞要到格拉斯哥去了，是不是？”他的盘問开始了。

“嗯。”

“什么时候动身？”

“今天晚上。”

“这个我晓得。哪一班車呢？”

这正是瑪丽想要知道的事；可是她父亲显然不愿意对他們細讲。他一句話不說，站起身来，走到楼上去了。瑪丽从他的脚声和神情里，知道他是怎样地心煩意乱；她单怕让約伯也看出来。可是約伯仍然是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这样更好，也許对于这样一个要好的朋友，只要她自己多尽些礼节，就可以把父亲的冒昧遮盖过去了。

因此，她一面听着父亲在楼上的动作(那种重手重脚，心慌意乱的动作)，一面招呼着約伯·李，必恭必敬地对待他。

“瑪丽，你的父亲什么时候动身？”

又是那句害人的問話。

“啊！很快就要走了。我正在这里替他做一点晚餐。瑪格丽脫很好嗎？”

“她很好。今天晚上她想着要到爱丽思·威尔逊那里去，和她作一两个钟头伴儿，一等到她的侄儿动了身就去；她知道那位老姑娘一定会觉得有些寂寞。我說，你父亲出門是工会給錢的吧？”

“是的，他們給了他一个金鎊。你也是工会的会員吧，約伯？”

"我当然是个会員,但是我在会里不管事。我是为了息事宁人才加入的，否則好象和他們不合作了。你知道他們都觉得自己很聪明，又觉得我傻，因为我的意见和他們不同。好吧，那也沒有什么大不了。可是他們不让我安静地一个人去发傻,偏要叫我和他們一样聪明；我說,这可不是英国式的自由。他們非要我照了他們的意见去聪明不可，否則他們就跟我糾纏,跟我过不去。"

她的父亲在楼上踱来踱去干些什么?他为什么不下来?再說,約伯为什么不走？晚餐快要糟掉了。

可是約伯一点儿也沒有走的意思。

"你要知道，瑪丽，我的傻念头是这样的：我拿得到的就拿;我想半块面包总比沒有面包来得好。我宁可接受低工資，不愿意閑坐着挨餓。但是，工会走来說：'要是你去拿那半块面包,我們一定叫你煩死。你还是愿意餓死,还是愿意煩死?'挨餓是一种安静的死法,煩恼却不是的，我还是挨餓吧，因此加入了工会。可是我虽然傻,我却希望他們不要来管我。"

楼梯上有了脚步声,她的父亲終于下来了。

是的,他下来了，可是样子比以前更阴沉得可怕，而且手臂里夹着个小包裹,衣服也穿好了。他走到約伯那里,比瑪丽所想象的更有礼貌一些,和他說了再会。他轉过身来,又匆促又冷淡地向她道别。

"啊，爸爸，請慢一点儿走。你的晚餐好了。再等一会儿吧。"

可是他把她推开了,往外就走。她跟着他到門口,她的視綫立刻被盈眶的泪水遮蔽住了;她站在那里望着他的背影。他

眞是古怪、冷酷、残忍。突然間，到了門口，他回头一看，只见她依然站在那里，便很快地走了回来，把她抱在怀里。

“上帝保佑你，瑪丽！——上帝在天上保佑你，可怜的孩子！”她把两条手臂围住了他的脖子。

“慢些走，爸爸；我还不能让你走。进来吃一点儿东西吧；你的脸色多么可怕呀；亲爱的爸爸，我求你听我的話。”

“不，”他低声沉痛地說，“这样最好。我吃不下去，还是走的好。我在家里不能定心，我还是走吧。”

他一边說一边把她那交叉着的柔軟的手臂扯松开来，又吻了她一次，接着便动身前去完成他那可怕的使命了。

他已經走得看不见了！她不知道什么原因，只觉得以前从来沒有象现在这样沮丧、凄凉。她轉身进去，約伯依旧靜靜地坐在那里。她的父亲，走到人家看不见了他的地方，便把脚步放慢，沒精打采地拖着脚跟走着，他心里面的絕望和頹唐是不言可知的。天色漸漸地黑下来了，他懶散地往前走去，有人向他招呼他也不理睬。

他耳朵里猛然听到一个孩子的哭声。他回想到小湯姆，他生活較好时死去而埋葬了的那个小孩。他跟着那嗚咽的声音走去（心里想着自己的孩子），找到了一个迷路的小孩，他那小心坎里悲痛得只剩下一个念头：媽媽，媽媽。約翰·巴頓温柔地安慰着他，用了异乎寻常的耐性，从这滿怀恐怖的小孩子的一面抽噎、一面吐露的一言半語里面，去捉摸出一些头緒来。他又一路东問西找，終于把他送了回去。原来他的母亲忙得沒有留心小孩子走失，现在看到送回来了，便一再表示感謝，用了爱尔兰动人的語辞，不断地为巴頓祝福。① 約翰听到了祝

福的語辞，沉痛地搖了搖头，轉过身来重新走上自己的路。

我們暫且不提他的事。

瑪丽等他走了以后，便拿起活計尽坐着听約伯談論；他似乎比平时特別爱讲話。她总算压制住了对他不耐煩的情緒，又把她父亲不肯吃的那份晚餐給他摆了出来；她甚至自己也想吃一些。可是她的精神总是安定不下来，心头压得重重的，好象有什么凶訊的預兆；这也許是当天下午有两个人离开了她，她未免悒郁过度了。

她不知道約伯还要待多久。她不愿意在他面前放下了活計，哭出声来，可是她一輩子也沒有象现在这样，只想独个儿去畅畅快快地大哭一场。

"啊，瑪丽，"她突然听得他在讲，"我想到你今天晚上会觉得有些寂寞；瑪格丽脫又正想去安慰那个老妇人，我便說我来和年輕的姑娘作伴吧。我們今晚談得很高兴，很有意思。不过我不知道瑪格丽脫为什么还不回去。"

"也許她已經回去了，"瑪丽提醒他說。

"不会的，我已經安排好了。你看这个！"他掏出一把大門钥匙。"她只能站在街上等，可是她决不会那样做，她会上这里来找我的。"

"她能自己走回来嗎？"瑪丽間。

"能。起先我有些不放心让她一个人在街上走，我时常远远地跟在她后面，当然不让她知道。可是，也眞奇怪，她走路

① 那时候爱尔兰人移居到英格兰工业区域来的很多。事见恩格斯著«英国工人阶級状况»。

稳得和有眼睛的人一样；就只比較慢些，她的头偏在一边，好象在听着声音。看她越过一条街才有意思呢。她先等在那里，要等所有的声音都沒有了才敢走；她并不是瞎得連馬車或运貨車的大黑影都看不见，可是她确不定离开有多远，因此她就用耳朵听。你听！她来了！”

是的，她走了进来，可是她經常恬靜的脸上满是泪痕，又带着十分悲痛的样子。

“这是怎么一回事，我的姑娘？”約伯急切地說。

“啊，外公！爱丽思·威尔逊不好了！”她气急喘喘地再也說不下去了。天黑了，和威廉分别又受了刺激，她的神經实在激动得支持不住了。

“究竟怎么一回事？瑪格丽脫，快告訴我們！”瑪丽說着便把她引到椅子上坐下，又替她解开了帽带。

“我想是中了风。不管怎样，她已經半个身子不能动了。”

“是在威廉动身以前出的事嗎？”瑪丽問。

“不是的，我到那里的时候他已經走了，”瑪格丽脫說，“她那时还很好，就象是近来一向的样子。她讲了些話，可是不多；那是很自然的，因为，你們知道，威尔逊太太总喜欢一个人讲話。后来她站了起来走到房間那一头去，我只听见她的脚一溜，接着便倒在地上。威尔逊太太赶快跑过去，高声急叫起来！她連忙去找医生，我就陪着爱丽思；她一句話也讲不出了，我看她竭力想要回答我的話，可是沒法开口。”

“杰姆上哪儿去了呢？为什么不让他去請医生？”

“我去的时候他不在家，我在那里待了这許多时候，也一直沒有回来。”

“你就这样把可怜的爱丽思丢給威尔逊太太一个人嗎?”約伯急急地問。

“沒有,沒有,”瑪格丽脫說。“啊! 外公,我现在才感觉到眼睛看不见的苦恼。我眞愿意去看护她;我試过一下,可是反而让我搞得一团糟。啊,外公;我要是眼睛能看见多么好!”

她哭了一会儿;他們也随她去透一透心里的郁积。她又接下去說:

“沒有! 我走去找戴文保太太,她在忙着做活;可是我告訴了她那件事以后,她立刻就准备到吉英·威尔逊那里去。她今晚上一直要陪着爱丽思呢。”

“医生怎么讲?”瑪丽問。

“就和一般的医生讲話一样:他說了一句好,又說一句坏,单怕人家抓住了他的把柄。他先說决計医治不好了;又說,只要不死,总有希望。他又說,她也許会恢复一部分,不过她的年龄实在太大了。他又囑咐用头部放血来治疗。”

瑪格丽脫讲完話便躺在椅子里,身体和精神都疲乏到了极点。瑪丽赶快替她冲了一杯茶。約伯方才那样爱讲話,现在却坐着一声不响,一副沉痛的样子。

“我明天一早就去,看看她的病情怎样。我去上工以前,会来給你們送个消息,”瑪丽說。

“威廉又不在这里,眞是糟糕,”約伯說。

“吉英觉得她已經认不清人了,”瑪格丽脫回答說。“也許他现在还是不要看见她的好,他們說她的脸上完全沒有血色了。要是他不再看见她,他倒能永远保持个更好看的形象。”

他們彼此又讲了些沉痛的話,大家便道了晚安。瑪丽一

个人留在家里，細細思量着在这个不幸的日子里她脑子里所經受的各种事情。威廉走了，她的父亲也走了——那样地古怪！又是到那个她以为远得不可思議的格拉斯哥去！她觉得要是父亲不出門，那么，对哈利·卡逊和他的恐吓还有些抵挡；她现在只怕卡逊会知道她独个儿在家里。她心里对于杰姆也开始失望了。她怕他已經不爱她了；可是她却因为他表面上的疏远，反而越来越爱他。同时，这許多倒霉事挤在一块儿，好象还嫌她受的罪不够，现在爱丽思再来个中风，好叫她心里又多加些苦痛。

第十八章 謀杀案

可是他脉搏没有强烈的震顫，
他嘴唇边没有垂死的呻吟；
也没有悲叹、遺言、掙扎的喘息，
去护送他走上死亡的道路！

——《科林斯之围》①

我的脑子想过来又想过去，
可是只想到要报仇和雪耻。

——《盖斯公爵》②

我现在要回头讲到瑪丽和她的朋友晚上分别前一两小时的事。大約是当天晚上八点钟左右，三位卡逊小姐正在她們父亲的客厅里坐着。他在餐厅里那只他心爱的安乐椅里打瞌睡。卡逊夫人因为沒有什么特别的新鮮事发生，又是那老一套，觉得渾身不舒服，正坐在楼上梳妆室里口口声声嚷着头痛。当然，她的身体不大好。佣人們都說是“头里有风”。可是在她的环境里，身体和精神都懶着不动，那倒是个自然的现

象。她因为教养不够，不懂得财产和空閑的价値，她的环境却把这两項都归給她去掌握。要是她能把自己的一个女佣人的工作做上一个星期，那效力要比她每天用惯的"以太"和"嗅盐"强得多呢；要是她能鋪鋪床、抹抹桌子、拍拍地毯、每天早上呼吸一下戶外的新鮮空气，那比了穿上披肩、大衣、围巾、皮鞋、帽子、面紗，那出去"兜风"时的一大套行头，坐在密不通风的馬車里，不知要好多少呢。

那三位小姐就这样地占据了那間舒适幽雅和光綫充足的客厅；正象处在同等环境里的許多小姐們一样，她們簡直不知道在吃晚茶以前可以做些什么消遣。那年龄較大的两位前一天晚上参加了个跳舞会，现在只觉得意懶人倦。有一位想要閱讀埃默逊的《散文集》③，一讀就睡着了。另一位正在翻看一叠新歌譜，要想挑选几支她喜欢的曲子。最小的那位爱美在抄写乐譜。隔墙的花棚里，香味浓郁的花朵正在散发夜間的气息，空气里充滿着芳馨的味儿。

火炉架上面的时钟打了八下。瞌睡中的大姊莎菲被钟声惊醒了。

"现在几点了？"她問。

---

①、② 前者为拜伦杰作之一。科林斯是一个希腊城市。拜伦詩中敍述到1715年土耳其大軍深入摩利亚，先从攻打科林斯入手。后者出处不詳。两詩均以报仇雪恨为題材。

③ 埃默逊(R. W. Emerson, 1803—1882)：美国散文家，詩人；作品甚多，1841和1844年出版了散文第一集和第二集；此外还有許多哲学論著。

“八点，”爱美説。

“哎喲！我眞太疲倦了！哈利回来了沒有？喝了茶，人清醒一些。你不觉得疲倦嗎，海伦？”

“是的，我也很疲乏。一个人跳过了舞，第二天就完全不中用了。可是我幷不觉得跳的时間太长，我想还是时間太晚的緣故。”

“可是有什么办法去安排呢？有許多人要到五六点钟才吃飯，因此非等到八九点钟才能开始，而且还得隔上好一会儿才能上劲。总要吃过了晚餐，兴致才会高起来。”

“好吧，我今天实在太疲乏，不預备在这跳舞上面去移风易俗了。你在抄些什么，爱美？”

“就是你唱的那支西班牙小曲：«誰在恋爱»。”

“你抄它做什么？”海伦問。

“哈利在早餐时候叫我替他抄的——他說要去送給利查生小姐。”

“琴恩·利查生，”莎菲說，仿佛一种新的见解在她心里更有了依据了。

“你觉得哈利那种殷勤的样子，当眞是对她有了意思嗎？”海伦問。

“不，我也和你一样弄不清楚；我只能在边上看着他們，心里瞎猜。你觉得怎么样，海伦？”

“哈利老是喜欢和房間里公认的美人儿表示亲热。要是大家都在称羡某一位姑娘，他便一直去簇拥着她，好象和她特别有交情的样子。他的脾气就是这样，我也看不出他对琴恩·利查生的态度有什么特别。”

“可是我觉得她并沒有懂得这不过是他的老脾气。下一次我們和她见面时，如果哈利也在那里，你只要留心看着她好了；她一看见他在走近她的时候，脸就会涨得通紅，眼睛又会对着别处望。我想他也看得很明白，还自己在得意呢。”

“我敢說，哈利要是能使琴恩·利查生那样的一个漂亮姑娘对他鍾情，当然会觉得高兴。可是不管她怎么样，我却不能确定他已經堕入了情网。”

“不过，”莎菲激昂地說，“他虽然是我們自己的弟兄，我总觉得他那种行为是不对的。我越想越觉得她一定以为他眞是有意于她，并且他也存心要她这样去想。可是，有一天他不再对她表示殷勤的时候……”

“也便是有一个比她更漂亮的姑娘出现的时候，”海伦打断了她。

“如果有一天他对她不再表示殷勤，”莎菲接着說，“她一定会受到极大极大的刺激，以后便索性跟人家去卖弄风情，变成一个卖俏的姑娘，正象他是一个风流的公子那样。啊，可怜的姑娘！”

“我不喜欢你把哈利說成这个样子，”爱美抬起头来看着莎菲說。

“我也不喜欢一定要这样說他，爱美，因为我是很爱他的。他是个脾气好、心肠好的弟兄，可是我确实觉得他太輕浮了。我想他自己簡直不明白，尽这样輕浮下去，将来不知道要吃多少苦、作多少孽呢。”

海伦打了个呵欠。

“啊！我們打鈴叫把茶拿来吧，你說好不好？飯后睡了一觉，人就象发烧一样。”

“当然好，为什么不好？”莎菲比較有精神，她說着便毅然决然去打鈴。

“派格，快去預备茶，”她看那佣人进得房来，便立刻对他吩咐說。

她完全沒有注意旁人脸色的习惯，因此并不留心派格的表情。

說来眞可怪，他的脸白得簡直象死人一样；两片嘴唇閉得紧紧的，似乎怕泄漏出什么可怕的消息；眼睛鼓了起来动都不动。那是一张吓坏了的脸。

那几位小姐把乐譜和书本收拾起来，准备飲茶。房門又慢慢地开了，这一回进来的是奶媽。我称她做“奶媽”，这是因为她从前在这里做过奶媽，可是现在却占据了一种十分特别的地位：縫衣妇、小姐們的随身老媽子、伙食間的管家婆，全都由她担当，可是名义上依旧称她做奶媽。她跟随着主人的年份最长久，主人們对她也另眼相看，决沒有象对其他的佣人那样傲慢。她有时候也会到客厅里来寻找她們父亲或母亲的东西，因此她走了进来，大家一些也不觉得詫异。她們继續在收拾着方才用来消遣的那些物件。

她盼望她們能抬起头来。她盼望她們能看看她的脸——那一张充分显露着悲痛和恐惧的脸。但是她們依旧不加注意。她咳了一声嗽，这不是自然的咳嗽声，而是那种显然要引起人家問話的咳嗽声。

“亲爱的奶媽，有什么事？”爱美問。“你有什么不舒服

嗎?"

"媽媽有病嗎?"莎菲急急地問。

"說呀,你說呀,奶媽!"她們齐声說,只见她喉嚨里噎住了发不出一些声音。她們都緊张起来,围住了她,眼看有什么可怕的消息快要宣布出来了。

"我亲爱的小姐們! 我亲爱的姑娘們!"她总算迸出了这两句話,她的眼泪便扑簌簌地落了下来。

"啊! 快告訴我們是怎么回事, 奶媽,"一个說。"不管怎么,比这不开口总好些。快說!"

"我的孩子們! 我不知道应当怎么样来說給你們听。亲爱的,可怜的哈利已經送回来了……"

"送回来……'送'回来……怎么說?"她們不自觉地把話音降低下来,变成一种可怕的低語。奶媽也用着同样輕微的声音,仿佛怕让墙壁、家具,还有各种本身无生命,可是要靠着它們生活和享受的那些东西会听到似的,回答說:

"死了!"

爱美使劲抓住她奶媽的胳臂,把眼睛瞪住了她,仿佛要看看这話靠不靠得住。她从奶媽的凄惨、悲伤和呆瞪瞪的眼珠里証实了方才所讲的話,爱美便一言不发、一声不响地昏倒在地板上了。另一个姐妹坐在軟凳上蒙住了脸,竭力去体会这个消息,这是莎菲。海伦倒在沙发上,把头埋在許多靠枕里面,要想抑制住震顫着她全身的喊叫和嗚咽。

奶媽站着不响。她还沒有全部讲出来呢。

"告訴我,"莎菲抬起头来看着她,带着一种表现出她內心苦痛的粗暴的語調說:"告訴我,奶媽! 你說他死了,是不是?

你有沒有請过医生？啊，快請医生，快請医生，"她提高了嗓子接着說，又急忙站了起来。海伦也坐直了身子，屏住了气息，对着奶媽看。

"亲爱的，他已經死了！可是我也已經去請医生了。我能办的事全办了。"

"他是什么时候——他們是什么时候把他送回来的？"莎菲問。

"大約十分钟以前。在你們打鈴叫派格之前。"

"他是怎么死的？他們在哪儿找到他的？他的精神那么好，他一向又是那么壮健。啊！你能确定他已經死了嗎？"

她朝着房門口走去。奶媽把手拉住了她的胳臂。

"莎菲小姐，我还沒有完全告訴你。你听下去能受得住嗎？記住，老爷在隔壁房間里，他还沒有知道呢。来，你来帮着我去告訴他。你必須安靜些，亲爱的。他并不是好好地死的！"她看着她的脸，仿佛想用眼光来传达她的意思。

莎菲的嘴唇在蠕动，可是奶媽听不到什么声音。

"他是今晚回家的时候，在車匠街让人用枪打的。"

莎菲的嘴唇还在顫抖，好象起了痙攣一般地在牵动。

"亲爱的，你必須要振作一下，不要忘記还得要有个人去告訴你父亲、母亲才是。你开口呀，莎菲小姐！"

可是她开不出口；她整个的面孔都禁不住在抽搐。奶媽走出房間，立刻去拿了些嗅盐和清水回来。莎菲忙着把水喝下，又重重地吸了一两下嗅盐，她这才带着安靜可是不很自然的音調說：

"你要我做什么，奶媽？你快到海伦和可怜的爱美那边

去。你看，她們正需要人照应呢！”

“可怜的孩子們！我們暫时只得不去管她們了。你现在必須到老爷那里去，这就是我要你做的事情，莎菲小姐。你得把这个消息透露給他听，可怜的老爷！来吧，他现在还在餐厅里打瞌睡，外面有人等着他說話呢。”

莎菲机械地跟着她走到餐厅門口。

“啊！我不能进去，我不能去告訴他。我該怎么說呢？”

“我和你同去，莎菲小姐。你可以一步一步地对他說破。”

“我不能，奶媽。我的头在发脹，我一定会把話說錯的。”

可是她把門推了开来。她的父亲坐在椅子里，在遮暗了的烛光下，他脸上的棱角变得柔和了，他的白发和椅子的深紅色皮面子相映成趣。他起先在看着的一份报紙已經落在他身边的地毯上。他的呼吸又調匀又深长。

这时候，莎菲心头想起了希門司夫人[①]的歌詞：

> 你不明白你干的是什么，
> 当你把沉睡着的人們，
> 从你看不见的境界里，
> 拉回到人生昏倦的路上。

可是对于这位失去了爱子的父亲，他人生路上还不止是昏黯和倦怠呢。

“爸爸，”她輕輕地喚了一声。他动也不动。

“爸爸，”她喚得高了些。

---

① 希門司夫人(F. D. Hemans，1793—1835)：英国女詩人。

他惊醒了，可是沒有醒透。

“要喝茶了，是不是？”他又打了个呵欠。

“不是的，爸爸，但是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一件悲惨的事！”

他在大声打着呵欠，沒有听到她讲些什么，也沒有看到她脸上的神情。

“哈利少爷沒有回来，”奶媽說。她不常和他这样讲話，因此她的声音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擦了擦眼睛，对着那佣人看了一下。

“哈利！啊，不錯，他得为了那些可恶的罢工工人去参加厂主会議呢。我想他还要隔一会儿才能回来。你为什么这样奇怪地看着我，莎菲？”

“啊，爸爸，哈利已經回来了，”她說着就哭了起来。

“你們这是什么意思？”他說。可是他感觉到情形有些不妙，立刻变得很着急的样子。“你們一个說他沒有回来，一个又說他回来了，簡直是胡扯。赶快告訴我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是不是騎了馬出去的？他跌伤了嗎？孩子，快說！”

“不是的，他并沒有跌伤，爸爸，”莎菲伤心地說。

“但是受伤很重，”奶媽插进来說；她要紧把談話引到本題上去。

“受伤？哪儿受的伤？怎么样受的伤？你們請了医生沒有？”他說着便立刻站起身来，仿佛要走出房間的样子。

“是的，爸爸，我們已經請了医生——可是我怕——我相信已經沒有用了。”

他对她看了一会儿，他从她的脸色神情里看明白了一切。

他的儿子，他的独生子，已經死了。

他坐回到椅子里，两只手蒙住了脸，擱在桌子上面。他悲慟到了极点，哭得渾身发顫，那张結实的桃花心木餐桌也震动得戛戛发响。

莎菲走过去把她的手膀围住了他低垂着的頸項。

“走开！你又不是哈利，”他說了这一句話，神志倒忽然清楚起来。

“他在哪儿？他的……在哪儿？”他問。两分钟极度的悲慟已經在他坚强的面容上划出了許多凄楚的綫条。

“在下房里，”奶媽說。“两个警察和另外一个人把他送回来的。等您能见他們的时候，老爷，他們希望和您說几句話。”

“我现在能见他們，”他說。他刚站起来的时候有些摇摇欲墜的样子；可是他鎮定了一下，便象个操练中的兵士一般大踏步地向房門口走去。他又掉轉身来，从方才留在桌子上沒拿走的酒瓶里倒出了一杯酒。他的眼睛接触到了那个不过两三小时以前哈利还在用着的酒杯。他深深地带着顫声叹了一口气，又挺一挺身子，走出了那个房間。

“你还是到你妹妹那里去吧，莎菲小姐，”奶媽說。

卡逊小姐走了。她还不敢去看死尸。

奶媽跟着卡逊先生到了下房。那可怜的尸体躺在餐桌上面。把它送来的人們正坐在火炉旁边，好几个佣人围着桌子站着，注視着遺体。

遺体呀！

有一两个在哭；有一两个在低声讲話；因为有死人在边

上，一切都变得寂静得可怕。卡逊先生走进房来，大家便让开了路，体会到他的悲痛，带着敬意望着他。

他走向前去对死者平静的脸亲切地注視了好久，然后弯下身去吻一吻血色还沒有褪尽的嘴唇。那警察跑前几步，站在那里等他問話。这老头儿的心里起先只想到他儿子死了，可是慢慢地，慢慢地，便感觉到这是暴行，謀杀的結果。他哼出了一声：“他是怎么死的？”

两个警察彼此看了一下。一个警察便开始說，他听见車匠街有一声枪声，便跑到那条路上去（卡逊先生知道那是一条幽靜荒僻的小道，是到他花园門的一条捷径，哈利身上带着钥匙）。那警察走近去，只听得一个人逃跑的脚步声响；可是月亮还沒有升起，天色十分昏暗，二十碼以外的人他就完全看不见了。他走到近处，看见脚底下横躺着一个尸体，不免大吃一惊。他立刻吹起警笛；等到另一个警察到来，用灯一照，方才辨明受害的是什么人。他們相信他們扶起他来的时候他早就死了，因为他一些也不会动、不会說話、也不会呼吸了。他們已經把这个謀杀案去报告了警长，他不久便要到这里来。还有两三个警察在出事地点搜寻凶手的綫索。他們說了这些話便住口了。

卡逊先生留神听着，眼睛一直看着那个尸体。他們讲完以后，他便說：“打中在什么地方？”

他們把那浓厚的棕色鬈发挑起一部分，指出額上一块青紫的印痕（你簡直看不出是一个枪洞，四面的肉已經拼起来了）。打得准极了！晚上又是那么黑！

“他一定就跟在他背后，”一个警察說。

“他是貼近了身子开的枪，”另一个接着說。

房門口一陣子騷动，只见可怜的卡逊太太，死者的母亲，在那里站着。

她听到了屋子里有些和寻常不同的声音，便叫她的侍女下来查問是什么事情（对于她，那侍女比她那几位有教养的小姐更来得接近）。可是那侍女也許忘了，也許吓得沒有敢回去；卡逊太太等得不耐煩，就自己下楼，跟着那乱紛紛的声音找到下房里来了。

卡逊先生回过头来。他却不肯离开了那死者而来照顾任何一个活人。

“陪她出去，奶媽。不要让她看。快叫莎菲小姐去陪着她母亲。”他的眼睛又盯住在死者的脸上。

一会儿，卡逊太太尖声的叫喚响彻了整个屋子。他丈夫悶郁在心里的沉痛让太太发泄到外面来，他听了也渾身战栗。

过后那警长来了，医生也跟着来了。医生悶声不响，做着一切診断死亡的手續，最后见割开了血管也沒有流出血来，于是摇了摇头，所有在场的人都明白确实沒有挽救的希望了。警长要求和卡逊先生私下談几句話。

“我正好也想要求跟你談几句話，”他回答說；一面便領着他到餐厅里，那酒杯依旧在桌子上。

小心地把門关上了之后，两个人一同坐下，大家显然都在等着对方开口。

到后来还是卡逊先讲。

“你大概听說过我是个有錢的人。”

警长躬一躬身子，承认了这句話。

“好吧，我情愿拿出一半的家产来，甚至全部的家产来，只要能把凶手捉来抵命。”

“你尽管放心，先生，我們一定竭力效劳；可是如果能出一笔可观的賞格，也許更容易破案。我特別有句話要告訴你，先生，我們有一个人已經找得了些綫索；另外一个（就是陪我到这里来的人），一刻钟以前，在凶犯走过的田野里，找到了一枝枪；那也許是他逃走的时候，带在身上怕有不便才扔掉的。我有十分把握可以捕获正凶。”

“你所謂可观的賞格要多少錢呢？”

“那个，先生，三百到五百镑已經是个很丰厚的数目了：誘动同謀的人来告发，也許还用不到这么多錢呢。”

“給它来个一千镑，”卡逊先生决断地說。“这一定是那班該死的罢工工人做的事。”

“我并不这样想，”警长說，“几天以前，我方才和你提到过的那个警察，在稽查队长巡邏到他的崗位时报告說，他曾經把一个年輕人和你的儿子解劝开来，那年輕人的服装象是在鉄工厂里工作的，他把小卡逊先生打倒在地上。当那个警察走来干涉的时候，他好象还預备要继續毆打。眞的，我們的人正想要以毆打罪把他拘捕起来，小卡逊先生却不許他那样办。”

“他的为人正是这样！多高尚的人格！”那父亲嚅囁着說。

“可是在你的儿子离开以后，那个人又說了些很强硬的恐吓話。还有一件事眞是巧得奇怪，原来上一次的冲突恰好就发生在现在謀杀案的地方；也是車匠街。”

有人在敲房門。那是莎菲，她把父亲叫了出去，用飽受惊慌的声調輕輕地請他上楼去劝母亲。

"她不肯离开哈利,嘴里尽讲些奇奇怪怪的話。眞的,——眞的,——爸爸,我觉得她已經神經錯乱了。"那可怜的女孩子抽噎个不停。

"她在哪儿?"卡逊先生問。

"在他的房里。"

他們静静地赶上楼去。那是一間又大又舒适的卧房;它实在太大了,匆忙中从厨房里拿来摆在梳妆台上的閃爍的烛火,照不到全屋子。

床的四周挂着厚得象柩罩似的綠色床帷,床上躺着儿子的尸体。他們已經把他抬上楼来,放在床上,輕手輕脚地单怕惊醒了他似的;眞的,那样子說是死了,还不如說是睡着了更来得恰当,面容是那么沉静和安閑。你可以看出他五官的清秀輪廓,沒有了生前那引人注意的紅潤的色彩,反而显得格外端正。他那种安静的模样可以表示出死亡来得突兀,他一些沒有受到什么痛苦。

那母亲坐在床前一张椅子里发着痴笑。她抓住了他一只手(即使在她温暖的手掌中間,也已經很快地在发硬了),輕輕地拍着他的手背,好象她对她所有的孩子,在他們幼小的时候,慣常亲热地撫弄着一样。

"你来了我很高兴,"她說着,抬起头来看看她的丈夫,脸上依旧在笑。"哈利老是喜欢开玩笑,他总是鬧些新鮮的玩意儿逗我們快活;现在他假装睡着了,我們叫也叫不醒他。你瞧!他在笑了,他知道已經让我看破了。你瞧!"

他那嘴唇在死亡的安息中的确好象带有一絲笑容,在搖曳着的、沒有剪过芯子的烛光底下,簡直似乎在嚅动。

“瞧，爱美，”她对那最小的孩子說。爱美正跪在她的脚边，吻着她的衣服，竭力想安慰她。

“啊，他一向是个淘气的孩子！你記得嗎，爱美？他在嬰孩时就是那么調皮，你要和他玩耍，他总把他的脸躲在我的胁窝底下。哈利一向是个淘气的孩子！”

“我們一定要把她騙开，老爷，”奶媽說。“您知道还有許多事要办呢。否則……”

“我明白，奶媽，”那父亲很快地打断了她的話，怕她把人体的变化那一类事讲得太清楚了。

“来吧，我爱，”他对妻子說。“我要你跟我来。到楼下去我有話和你說。”

“我就来了，”她站了起来，又弯下身子吻一吻那沒有血色的嘴唇，說，“奶媽，他也許当眞疲倦得睡着了。可是你不要让他着凉——他身上很冷呢。”

她的丈夫扶着她的腰，一同离开了那个房間。那三个姐妹便嚎啕大哭起来。她們突然接触到了生死的实际。可是在哀号悲哭、冷顫寒噤中間，莎菲却瞥见了死者的靜穆之美；想到了那样横暴的遭遇，便更显得他的恬靜安閑，她于是竭力压制住了自己的感情。

“来，”她对妹妹們說，“奶媽不要我們待在这里，况且我們也应当去陪着媽媽。我方才去請爸爸的时候，他叫那个和他讲話的人等着不要走，我們不該让媽媽独个儿丢在那里。”

当时那位警长正好取了一支蜡烛，在欣賞餐厅壁上挂着的那些雕版画。他虽然为了要偵查凶手，心中难免有些焦虑，可是犯罪案件他究竟见得多了，所以他也并沒有把整个儿的

心思完全放在这件凶案上面。他忙着在观看这房間里仅有的一张油画(一个十八岁左右的少年，乔装打扮的画象)，他正在猜想这可能就是那个神秘地死去的年輕人。房門开了，卡逊先生回进房来。他方才走开的时候脸上就很严酷；现在回来，看上去更加严酷了。他的脸色下沉，怀着报复的决心。

“先生，請你原諒我，叫你等了这些时候。”警长听着便鞠了个躬。他們于是坐了下来談上好久。那几个警察輪流地被传喚进来受着盘問。

宅子里整夜忙乱和騷动。沒有一个人想去睡觉。莎菲听见半夜里有人从母亲身边把奶媽叫去吃晚飯，她觉得很奇怪；奶媽居然会去吃，她觉得更奇怪。在一个丧事人家，飲食的需要似乎是談不到的。

等到黑夜将尽、天光微露的时候，餐厅的門开了，走廊里可以听到两个人的脚声。警长終于走了。卡逊先生站在前門的阶石上，眼看着天上的星星在晨光中消逝，只感到朝气很凉爽。

“你决不要忘記，”他說，“我完全信托你了。”那警长听着又鞠了个躬。

“不要怕用錢。我现在觉得錢的用处就是把犯人逮捕法办。我活着的希望就是眼看他被处死刑。随便要多少賞格都可以。传单上說明一千鎊好了。不管白天晚上，无論什么时候，只要有需要，尽管来看我。我向你們要求的只是叫犯人抵命；要是可能，下个星期就叫他抵命——今天是星期五。你們既然有了綫索，就一定能搜罗到充分的証据在下星期开庭审問他了。”

“他很容易推說时間短促，申請延期开庭，”那警长說。

“要是可能的話，不要让它批准。我一定把那几个最好的律师去請来。他一天不死，我就一天不得安心。”

“我們决計尽了一切的力量去办，先生。”

“你可以和驗尸官去商量。要是便利的話，就定在十点钟好了。”

警长告辞走了。

卡逊先生站在石阶上，不敢回到那个阴气沉沉的屋子里去，单怕跟阳光和空气完全隔絕。

“我的儿子！我的儿子！”他后来說。“我一定替你报仇，我的可怜的被害的孩子。”

咳！那凶手为了要报复他所受的迫害，便拣定了他的被害人，一举手就把上帝所賦予的生命夺了去。那老人活着要替儿子的死报仇，一心只想对凶手报复。不錯，他那种报复是法律所許可的，但是又有什么两样呢？

我們究竟是崇拜耶穌，还是崇拜阿来克多[①]？

啊，俄瑞斯德斯[②]！你要是活在十九世紀，你可以成为一个相当好的基督徒呢。

---

① 阿来克多(Alecto)：希腊神話中的复仇女妖。

② 俄瑞斯德斯(Orestes)：希腊大悲剧家埃斯庫罗斯所著悲剧«俄瑞斯忒亚»三部曲中的主人公，他为了报杀父之仇，杀死了母亲和她的后夫。

第十九章　杰姆涉嫌被捕

> 事情要隐瞞，还是不要隐瞞，
> 我搞昏了，不知道如何是好；
> 不管是自己作孽，或是受累，
> 仿佛全是罪恶、灾殃和煩恼。
>
> ——柯勒律治①

我前面把满腔忧思的瑪丽独个儿丢在家里，正是卡逊家大祸临头的那个星期四晚上。她整夜翻来复去睡不着，心头千思万虑，只盼望天光快亮，可以起来找些事做。可是正在晨光熹微的时候，她的心神却比較安定，竟然沉沉地睡着了；醒来时满屋子照得通明，她知道时間一定不早了。

她急忙穿好衣服，只听得邻近教堂的大钟打了八下。她要想照着隔夜的安排去行事(先探問爱丽思的病情，再走去告訴瑪格丽脫)显然太晚了，因此她决定先去通知瑪格丽脫說，她已經改变了計划，并且把理由說明；可是她进得門去，只看见約伯一个人坐在那里，满脸忧虑的样子。她把她的来意告訴了他。

"啊，姑娘，瑪格丽脱到威尔逊家去了已經有两个钟头了。不錯，你昨天晚上确实說过你会去的，可是她无論如何睡不着，一大早就去了。"

瑪丽一心怨怪自己早上瞌睡了那一陣子，于是赶快跟了去；虽然时間已經不早，她觉得要是沒有打听出那好心的爱丽思·威尔逊病情怎样，她可决不能安下心来干活。

因此她一边吃着干面包当早餐，一边急忙忙地穿过一条条街道。她后来想起她看到一群群人都在紛紛談論着什么消息；可是当时她只管赶路，单怕太迟了会受到西蒙芝小姐的呵斥。

她走进吉英·威尔逊的屋子，想起杰姆也許会在家，她的心突然很奇怪地跳动起来，脸上也发出了一陣紅暈。可是我敢保証，她事先幷沒有想到过这件事情。她虽然爱着他，又急于想见到他，不过，在这个急匆匆的早晨，她只关怀着爱丽思的病情，幷沒有对他的情愫摻杂在内。

她的心跳和脸紅全是多余的，因为他根本不在家里。圓桌子上摆着一副杯盘，分明是用过了的；吉英·威尔逊坐在另一边隐隐地啜泣，一面把早餐胡乱地塞进嘴里。戴文保太太在洗着一个象睡帽一样的东西，式样很老又很簡单，瑪丽一看就知道是爱丽思的。可是……此外便沒有别人了。

爱丽思沒有多大变化，她們对她說，也許比昨天好了一些；她总算能开口了，虽然只是些胡言乱語。瑪丽要不要去望她？

---

① 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 1772—1834)：英国浪漫派詩人和評論家。

她当然要去望她。一旦朋友病倒了，一般人总喜欢去看看他目前病情又怎样了；况且穷人中間也沒有那些养生保命的忌諱，生怕会被感染，或是精神上会受到刺激。

瑪丽于是走上楼去，戴文保太太陪着她，一路洒着手上的肥皂沫，又直着喉嚨和她耳語，声音反而比平时更响。

“我得赶快回家了，晚上我再来，尽来得及把她的帽子燙好；她一生最爱干凈，待人又那样好，现在生了病，我們要是随她去搞得肮肮脏脏，那可太不应該，也太对她不起了。咳，可怜也沒有个人好好地来照料她！她不会认得你了，瑪丽；她一个人也认不得了。”

楼上那間房里放着两张床鋪，一张比較象样，有四根立柱，围着棋盘格子布的帐帷，原来是两个双生子在他們短促的一生中睡的。另外一张小床是爱丽思睡的，她自从搬来住了就睡在这上面。现在因为体恤到她的病痛，前天晚上中了风以后，便把她移到这张比較宽大象样的大床上来；吉英·威尔逊就在小床上安身——其实她每晚不知要醒多少回、翻多少次身呢。

瑪格丽脫走上前来迎接她的朋友，她听得出瑪丽的脚步声，一半也确实在等待她来。戴文保太太又回到楼下去洗衣服。

那两个女孩子都沒有讲話，她們看着爱丽思簡直吓得不敢作声。她在那里躺着，脸上那两团自小就离开了她的紅暈，现在病得快死了反而又呈现了出来。她側轉了身子躺着，底下的一边完全失去了知觉。另外一只手膀不断在空中揮舞着，可又不象是心里有什么难过，只是一种单調的連續的动作，旁人看着很不好受。她又用了低得听不清楚的声調在讲

話，差不多也一直不停。但是她側着的脸蛋，看上去是那样地安静又带着些笑容，好象她迷糊的脑子里轉到了些什么有趣的念头。

“听！”瑪格丽脱說着，又弯下身来，想把她輕微的話声听得更仔細一些。

“不知道媽媽要怎么說呢？蜜蜂全回到窠里不出来了，我們还有怪长的一段路要走呢。瞧！这个金雀花丛里有一个紅雀窠，母鳥正伏在上面。看她那一对晶亮的眼睛，她待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哎喲，我們得赶快回去。我們拣了这一大堆的花草，媽媽該多么高兴！快些走，莎蕾，我們晚餐也許吃瞿麦呢。我方才看见那个卖瞿麦人的驴子正朝着我們家的那条路上走去。”

瑪格丽脱握了一下瑪丽的手，她也回握了一下，表示大家心照不宣。她們知道这次的病对于那位厌世的老妇人倒是一种福份，上帝又重新使她回到儿时的环境中去，这些早已过去了的岁月依旧象当年一样光明；她又和她小时候的姐姐待在一块儿了，这是她五十年以前游戏的伴侶，这位姐姐躺在家乡的蕪草丛生的小墓园里也差不多有五十年了。

爱丽思的脸又变了一种神气，她似乎在发愁，簡直象悔恨的样子。

“啊，莎蕾！我們眞不該瞞着她。她还以为我們整天都在教堂里，我們却依旧沒有对她說明。我們早把一切告訴了她就好了——教堂門口的山楂花多么芳香，我們坐在最后一排凳子上，看到了今年春天第一个蝴蝶，那蝴蝶又飞到了教堂里面；啊！媽媽决不会发脾气，我們眞該早就告訴了她。我下次

一看到就要和她說，'媽媽，我們上个星期日太頑皮了。'"

她住了口，想到儿时的撒野和扯謊，眼泪从衰老干癟的脸上慢慢地淌下来。当然，这种象儿童一样天眞的心灵，从那一次以后，便再不会蒙上什么更多的罪孽了。瑪丽看她在寻找什么东西来揩抹她淌下的眼泪，便把一块紅花点的手帕放进她手里。她拿到了，輕輕地低声說，"謝謝您，媽媽。"

瑪丽把瑪格丽脫从床前拉开去。

"你想她心里是不是很快乐，瑪格丽脫？"

"啊，我想她心里一定很快乐，上帝保佑她。她一点不觉得痛苦，也不知道自己现在的状况。啊，我但愿我能够看得见，瑪丽！我竭力在她面前忍耐着，可是我愿意抛弃一切的东西，只求能看看她，看看她需要些什么。我是这样不中用！要是只有吉英·威尔逊一个人在家里，我便决計帮着她看守，我恨不得今晚整夜来陪她，不过……"

"我可以来，"瑪丽决断地說。

"戴文保太太說她可以再来，可是她白天已經做得很辛苦了。"

"我来，"瑪丽重新說。

"那你就来吧！"瑪格丽脫說，"我在这里等你来了再回去。也許，杰姆可以和你輪流替换着。吉英·威尔逊不妨到他的床上去安心睡一觉；她昨晚有大半夜就是那样爬上爬下的，到了天亮前两三点钟，她睡得正甜，杰姆又回来了，他說話的声音一会儿就把她吵醒。"

"他上哪里去了——到哪时候才回来？"瑪丽問。

"啊，这不关我的事；說实話，我一直等他进来看爱丽思的

时候才见到他。他今天早晨又来过，好象十分忧郁。可是，你今天晚上也許能想法子安慰安慰他，瑪丽，”瑪格丽脫說时带着微笑；瑪丽心里透出了一綫希望，一时簡直有說不出的高兴，終究来了这样一个机会，使他們俩又能会合在一处了。啊！快乐的夜晚！到什么时候才来呢？还得要挨过那么几个钟头呢。

她回头看见了爱丽思，觉得很惭愧，就狠狠地对自己罵了一声。可是不管她怎样責备自己，心底里依然感到高兴。因此她竭力压制自己不再去轉那些念头，一路跨着輕快的步子赶到西蒙芝小姐那里去。

她迟到了——她早知道一定会迟到的。西蒙芝小姐生了气，脾气很大。那她也預料到，她想，只要特別勤謹，特別留神，便可以把她的气平下来。可是那些女孩子有种怪样子，她却弄不明白，也沒有預料到。她們一见她进来，便停止了讲話；或者，我应当說是停止了听讲，因为大家本来正在十二分用心地听着莎莉·利得比脫讲話。起先她們都看了瑪丽一眼，仿佛自从昨天到现在，她这个人又增加了一种新鮮的味儿。随后她們便交头接耳地談着；瑪丽虽然在想着自己的心事，她却不能不感觉到大家是在讲她。

后来，莎莉·利得比脫便問瑪丽有沒有听到那个消息。

“沒有！什么消息？”她回答。

那些女孩子都觉得非常奇怪，彼此递了个眼色。莎莉继續說：

“你沒有听到小卡逊先生昨天晚上让人謀杀了嗎？”

瑪丽的嘴唇上迸不出一个“不”字，可是大家看了她蒼白和恐怖的脸色，沒有一个会怀疑她确实还沒有听到那桩可怕

的事件。

啊！太可怕了，这个突然的消息，一个你所认識的人竟会遭到惨死！想到这个世界上竟会有这样的事件发生，实在叫人寒心；再想到这个世界上竟会有那样一种强暴凶恶的人存在，更使人觉得非常难过。尽管最近瑪丽越来越怕见他，可是现在他死了（又是这样的死），她心里也不禁感到无限的惋惜。

屋子在打轉，她觉得似乎要暈倒了；正巧西蒙芝小姐开門进来，带来了一陣比較新鮮的空气，又因为一定要受到痛駡，竟使她的身体和精神都振作了一些。可是西蒙芝小姐整个的心全在当天的消息上面。

"你还听到些关于这件凶案的旁的什么消息嗎，巴頓小姐？"她一面拿起自己的工作，一面問她。

瑪丽想要回答，可是起先发不出声音，后来勉强說出了一句話，却完全不象是她自己的声調。

"沒有，小姐，我还是此刻才听到这消息呢。"

"噢！这倒奇怪，大家都在紛紛議論呀。我希望这凶手早些破获，我眞希望。那样一个漂亮的年輕人就这样地让人杀死。我恨不得馬上叫那个做这件事的恶棍碎尸万段。"

有一个女孩子提醒她們說，巡迴裁判所下星期就要来的。

"是的，"西蒙芝小姐回答說，"那个送牛奶的人还告訴我說，他們一个星期里面就会把那个恶棍抓住，立刻判处死刑。不管他是誰，这是活該。咳，那么一个漂亮的年輕人。"

她們接着便一个个向西蒙芝小姐报告她們所听到的不同的消息。西蒙芝小姐突然叫喊起来：

"巴頓小姐！天知道，你在哈克司夫人的新綢褂上洒起眼

泪来了！你不知道有了水渍永远洗不掉的嗎？一个漂亮的年輕人遭了横死，你就象小娃娃似的啼啼哭哭。你眞不怕羞，小姐！留神些，不要忘了你自己的名誉和你的工作！要是你一定要哭，”她看到她这样斥責非但沒有止住瑪丽的眼泪，反而叫它越流越多了，于是又說，“那么，拿起这块印花布去哭一个够吧。那不会象漂亮的綢子一样不能沾水，”她又拿了一块干凈的手帕擦着那块綢子，好象撫弄着心爱的东西一样，仔細把一个个漬痕輕輕地抹掉。

瑪丽拿起了那块印花布，可是說来有趣，现在有人让她去哭一个够，她反而一些也不想哭了。

每个人的心思都关注在这个消息上面。出去配綢料的女孩子一回来便把从鋪子里听来的驗尸官检驗的情形向大家报告；連那些来定做衣服的小姐太太也先讲謀杀案，一面关照着她們的衣服該怎样做，一面談論着这件案子的一情一节。瑪丽觉得这件推挪不开的恐怖事，好象是个恶梦，只有醒过来才能救得了她。那想象中的被杀害的尸体，比实际上要可怕得多，似乎在她眼前不断浮现。莎莉·利得比脫当着她的面讲起她的事情，几乎带着一种譴責的态度；把瑪丽的行为全部公开出来。那些同事的女孩子，都不怪瑪丽事先的輕佻，却埋怨她后来的忘情。

“可怜的年輕公子，”一个說。莎莉正把瑪丽最后一次和小卡逊见面时的情形告訴了她們。

“太不該了！”另一个嚷着，又憤憤地把眼睛瞪住了瑪丽。

“这就是所謂朝三暮四，”第三个說，“他现在可血肉模糊的，冷冰冰躺在棺材里了。”

直到西蒙芝小姐又走进屋子，莎莉的报告和那些女孩子的批評方才停住，瑪丽眞是感激得說不出来。

她恨不得回到爱丽思的宁靜的病室中去。她现在的刺激太深，不再以无限愉快的心情来盘算着和杰姆会面了；可是她盼望着方才那位可怜的老妇人在胡言乱語中所流露的那种宁静和慈爱，安息和美丽的景象：好久以前那种天眞的岁月。她但愿能象爱丽思一样接近死亡；这世界上的痛苦她很早就已經知道了，它的罪恶现在又逼近着她，她但愿能早些超生。她記起了《圣經》上的那些老句子；这是她母亲在她还是个小孩的时候高声地念給她听的，其实是一个个字拼音給她听的："在那里坏人不再作恶，疲乏的人得到休息。""一切人的眼泪全会揩干。"等等。那是爱丽思快要到达的境界！啊，她但愿自己是爱丽思呀！

我现在又得回过头来讲到威尔逊家了。那里可决不是瑪丽心中所想象着的安乐窝。你記得卡逊先生为了要逮捕他儿子的凶手所悬的賞格嗎？这本身已是一种推动的力量；再有那年老双亲失去儿子的悲痛，以及那年輕人正在盛年而遭到惨杀，这些事实也自然会引起一种同情来把那力量加强。此外，去解决一件疑案，从一些蛛絲馬迹里查明全案的眞相，又总是一件痛快的事。我可以决定，这种感觉給了警察局方面很大的鼓励。他們一向是随时在警惕之中，以搜集証据、整理資料和探奇冒险为乐事；正象一般庸俗和沒有受过教育的人所爱讀的約克·希巴德式的传奇小說①一样，破案的經过都十分有趣；犯罪的行为和綫索又总是带着强烈的刺激性。

那天早晨驗尸官审詢的时候并不缺少綫索和証据。那枪

声和尸体的发现、凶器的寻获都很快地經过了查問和証明。以后那个曾經解劝杰姆·威尔逊和被杀的年輕人之間的冲突的警察又出席作証，他的叙述很簡明，也很爽快。驗尸官沒有什么疑問，陪审員也沒有疑問，可是那裁决的措辞相当审愼："查系生前被人杀害，凶手不詳。"

卡逊先生认为案情已十分清楚，不必再有什么顾虑，对于这种过分的审愼很是气恼。警长說这个裁决不过是官样文章，他拿出一张逮捕状給他看，这张逮捕状授权給他去捉拿嫌疑犯杰姆·威尔逊；他又說他决定派遣偵緝队里面一个有名的干員出去查明凶器的来源，和搜集其他的証据，尤其是关于那警察所提出的那个引起两人冲突的年輕女子的材料；可是卡逊先生依旧气憤不平，精神和身体都难以安定。他做了一切准备，第二天早晨在地方官前控告杰姆：他聘請对于刑事訴訟极有經驗的律师来研究案情，撰写起訴书；他还写信給在北部巡迴中的著名律师，預約他們到时替他出力。他渴望着复仇，只有赶快判决、赶快执行才能使他滿意。他但愿自己能兼做警察、地方官、起訴发言人来包办一切，最要紧的是自己做法官，站起身来立刻把凶手宣判死刑。

那天下午，吉英·威尔逊正因为隔天晚上沒有睡好，觉得有些倦意，坐在她大姑子的床前听着她微弱的声音不断呻吟，接連在打着瞌睡，她突然听见有人在楼下讲話，吃了一惊。那

---

① 約克·希巴德(Jack Sheppard, 1702—1724)是一个木匠的儿子，著名的强盗，几次越獄，最后被判死刑。許多小說家和詩人都把他作为題材。有人便把情节曲折描写盗窃案的通俗小說喚作"約克·希巴德式的传奇小說"。

人打了一会門，沒有人答应，就自己走了进来，高声嚷叫：

"太太！太太！"

威尔逊太太从楼梯栏杆中間看了那闖进来的人一眼，立刻辨出他是个陌生人，一个工人，也許是她儿子的同事，因为他的衣服很脏，看起来很象。他手里握着一枝枪。

"对不起，請問这枝枪是你儿子的嗎？"

她先看了看那个人，以后一半是困倦，一半是沒有清醒，又觉得沒有什么理由不回答人家的問話，于是走上前去拿了起来仔細察看；一面在枪杆上找寻一些老式的装飾物，一面說着話。"看上去很象是他的；噢，这是他的，一定不錯。这些記号我完全认得。他的祖父在北方做过狩猎人；你要知道，现在做的枪决沒有这样細巧了。可是，你这是哪里来的？他非常宝貝这枝枪。他要到射击场去嗎？他一定不会的，他的姑母有重病，我又是一个人在家里，"这时候她眼前的焦虑又兜上心来，她就讲了一大套关于爱丽思生病的話，中間还夾着許多关于她丈夫和小儿子死时的回想。

那个化了装的警察听她讲了一两分钟，又尽力探听些其他的材料，接着便說还忙着别的事，掉轉身来就走。她送他到門口，嘴里还在嘮叨着她的各种煩恼，当时沒有想到那人行为奇突，怎么又把枪带走；过后想問已經来不及了。她蹒跚地走上楼去，她断定那是她儿子的同事，他大概是約了他上射击场去；否則便是交給他去修理，或是还有旁的什么关系：这样一想，她便不再去奇怪那个人的行为了。她的心事本来就够多了，用不着再为了那枝老枪去轉念头。杰姆既然交給他拿回来，那就决不会失落，否則呢，她也很高兴不必再要看见它，因

为她根本就不爱什么火器，火器是容易伤人的呀。

她虽然忘了多問那人几句話，可是就这样地自己安慰着自己，又打了一个瞌睡，好象发着烧，梦又多，一些也不舒服。

那警察当时达到了目的走了，心里夹杂着各种不同的感觉：一点儿厌恶，一点儿失望，又禁不住十分惋惜。那厌恶和失望是因为那寡妇很容易地承认了这枪是她的儿子所有，加上她从装飾物上一下子便认明了的那种情形。他喜欢旁人先来个不承认，那样才合乎慣例，他这才有机会来运用他的机智和他的聪明。假使狐狸自己送上門来，猎狗便完全失掉了趣味。再說，他虽然是个警察，偵緝队里的好手，他也吃过母亲的乳汁；对于那老妇人的"懵懂"，直接帮助了来証实她的儿子就是本案的凶手，他也感到遺憾。虽然如此，他依然把枪交回了稽查队长，又报告了他所調查到的材料。隔不多久，三个警察便跑到杰姆做工头的那个鉄工厂去，他們向惊愕的监工說明了他們的来由，那个监工便带着他們走进杰姆正在指揮着翻砂的作场。

他們越过工场中的空地，那墙壁、土地和周围人的脸都是黑沉沉的；可是在熔炉間里面，炉子里强烈的火焰发着咆哮，一片深紅的光亮照耀着整个工场。工人們象一个个怪物，渾身带着泥灰和火光，烏黝黝地围着站在那里，靜候那許多吨硬鉄化成了燚燚的流质，带着安閑沉重的声音，傾注到准备接受它的黑細砂做成的細巧模子里面去。热度高得厉害，紅光愈来愈强了；那些警察对着这新奇的景象，看得都发了呆。那些黑色的身形于是拿着奇形怪状的杓子，对着深紅色的炉光走来，那鉄汁便又透明、又光亮，流进各种的模子里去。这时候

哄起了一陣人声，可是也只有讲几句話，喘儿口气和抹去一些汗水的时間，随后他們便分头四散，又去做别种的工作了。

"B. 72 号"指认出杰姆就是和小卡逊冲突过的那个人，另外两个便上前去把他拘捕，又向他說明了他被控的罪名和控訴的理由。他沒有抗拒，只是显出一种詫异的样子；他又招呼一个同事过来，簡单地請求他去告給他母亲說：他有些麻煩，暫时不能回家。他目前不愿意把所有的事情都叫她知道。

因此威尔逊太太的瞌睡第二次被惊醒，就象一个重复的恶梦，簡直和上次一模一样。

"太太！太太！"楼下有人在叫着。

又是一个工人，不过这一个比上一个的脸色比較黑些。

"你要干什么呀？"她不耐煩地問。

"沒有什么，不过是……"那人囁嚅着說不出話来；他是个好心肠的老实人，不会編排辞句，可是心里着实同情。

"好吧，快說，你不会爽爽快快說嗎？"

"杰姆有些麻煩，"他說。他是完全照着杰姆自己的話說的，他想不出旁的辞句。

"麻煩？"那母亲用了一种絕望的尖銳的口音說，"麻煩？上帝保佑我，我的麻煩簡直沒有个完日。你說的麻煩是怎么一回事？快說，伙計，你不会說話嗎？他病了嗎？我的好孩子！請你告訴我，他是不是病了？"她心里恐慌，說話就特別快了。

"不，不，不是这回事。他沒有病。他只是叫我来对你說，'告訴母亲，我有些麻煩，今天晚上不能回家。'"

"今天晚上不能回家！叫我怎么去安排爱丽思呢？我再也干不下去了，看守着病人把我自己也累死了。他該回来帮着

我呀！”

“我告訴你他不能来，”那人說。

“他不能来，可又不生病，你怎么說的？胡扯！他准是象旁的年輕人一样寻欢作乐去了。等他回来，我得要揍他一頓呢。”

那个人掉轉身来要走；他不相信自己想得出話来替杰姆圓謊。可是她不肯放松他。

她站在門口挡住了他，对他說：

“你不告訴我他在做什么，我决不让你走。我看得出你是知道的，我放你之前一定要知道。”

“你很快就会知道的，太太。”

“我告訴你，我现在非知道不可。有什么事害他不能回来帮助我照顾病人？我昨天整晚沒有闔眼。”

“好吧，要是你一定要知道眞情实况，”那个可怜人逼得沒有办法，就說，“警察已經把他带走了。”

“把我的杰姆带走了！”那母亲发着怒說。“你是在信口胡說，你眞是胡說。我的杰姆从小就不肯做坏事。你完全是在胡說。”

“他这坏事可做得不小呢，”那人也发起怒来，“他們已經找到了充分的証据，昨天晚上枪杀小卡逊的就是他。”

她跌跌冲冲地上前去，想把那个报告可怕消息的人揍一下，可是年老力衰，更压制不住慈母的悲痛，她就在椅子上倒下，蒙住了自己的脸。他不能离开她了。

等到她再能开口的时候，那是一种象小孩子似的軟弱和祈求的声調了。

"啊，好先生，你説你是在开玩笑吧。要是我得罪了你，我现在請你原諒，你只要説你是在开玩笑就是了。你不知道，杰姆对我有多大的关系。"

她卑屈地、焦急地仰起头来看着他。

"我也但愿我不过是在开玩笑，可是我說的是眞話。他們因为謀杀案把他带走了。他們在出事地点找到了他的枪，有一个警察还看到他在几天以前为了一个女孩子和小卡逊先生爭吵呢。"

"为了个女孩子？！"那母亲插嘴說。她又发起怒来，可是她的身体太虛弱，不象上次那样够劲了。"我的杰姆稳重得就象……"她一时举不出一个比喻来結束这一句話，接着她又說，"稳重得象晨星一样，他眞是个小天使，你知道。我的杰姆决不会为了女孩子和人爭吵。"

"咳，可是事实是这样。那女孩子的名姓，他們很清楚。他們在爭吵着的話那个人全听到。不管她是什么人，她的名字是瑪丽·巴頓。"

"瑪丽·巴頓！那不要脸的东西，她居然引得我的杰姆闖出这样大的祸来！我见到她，我可要重重地揍她一頓；我一定要揍她。啊，我的可怜的杰姆！"她把身子仰前倒后地摇个不停。"啊，关于那枝枪，你方才怎么說？"

"他們在出事地点找到了他的枪。"

"那么这就是一句謊話。这枝枪好好地拿在一个人手里，一个钟头以前我还亲眼看到。"

那个人摇了摇头。

"当眞有一个人拿着。他是杰姆的朋友，他借給他的。"

“你认識那个人嗎?”他实在也切盼着杰姆能无罪释放,听到她方才讲的話,觉得有了一綫希望。

“我不敢說我认識他。可是他的打扮象个工人。”

“也許那是警察局里的人化了装。”

“不,他們不該这样做的,騙着我叫我說我自己儿子的坏話。这簡直就象用母亲的乳汁去煮死儿子,这是《圣經》上不許可的。”

“我不知道,”那人回答說。

他过了一会儿就走了;他既不能想法子来安慰,也看不过那样凄惨的情景;她恨不得留住他,可是他一定要走。只剩下她一个人了。

她始終不相信杰姆会犯什么罪:要她相信,她得先看见西天出太阳;可是心里却止不住一陣陣的悲痛、凄凉和怨憤。她把事情告訴那个神志不清的爱丽思,希望能引起她的同情;可是完全失望了,因为爱丽思仍然安靜地微笑着,在低声讲述她的母亲和她自己小时候那些快乐的日子。

第二十章　瑪丽的梦和醒

我看见絞刑架的底下，
他躺在那里又僵又冷，
每个人都用手指着說：
“他为了你在此地牺牲！”

啊，哭泣的心！流血的心！
现在你怜惘也是枉然！
但看他眼睛已經泛白，
額上还留着冷汗未干！

——《甘桔树的悲剧》

在那个病人的家庭里，除了爱丽思——垂死的爱丽思以外，也就沒有一个人再感到安宁了。

可是瑪丽一些不知道当天下午所发生的那件事情。她走出了西蒙芝小姐的鋪子，愉快地呼吸着新鮮的空气，匆匆地赶到威尔逊家去。空气的改变使她的思緒也轉换了个方向。她不再去多想那一整天搅扰着她的恐怖事件了；店里女工对她

的責罵，她也不怎么放在心上了。她想到从前在爱丽思那里得到的安慰和同情，只觉得她虽然精神失常、神志不清，可是靠近在她身边，一个遭遇不幸的人依然能够获得慰藉和安定。

可是她又不免譴責自己，心里竟会有那样高兴的感觉，因为她可以不必恐惧再有什么人会在路上拦阻她了；她可以安心地走过一条条街道，一家家店鋪，不必怕有人再会埋伏在那里了。啊！跳动着的心呀！你里面不是还隐藏着一点儿别种的愉快，使外面的空气更来得舒畅了嗎？她不是正要去和杰姆聚首会面，說笑談心嗎？他們俩热恋的情緒不是从此可以彼此諒解了嗎？

她輕輕地拔起門閂，老朋友的家里是无須拘束的。他不在那里，可是他的母亲却在火炉边站着，在做什么羹湯。那沒有关系！他不久就要回家的。她一心想着要对他切身的人尽些殷勤的責任，便輕輕地走上前去。那年老的妇人沒有听得她，因为她一面注意着自己手里的羹湯在慢慢起滚，一面正是滿腔忧思，嗚嗚咽咽地在自言自語。

瑪丽很快地把帽子和围巾脫了下来，走到前面去让威尔逊太太知道她已經到了，她說：

"你一定很累了。交給我来替你做吧。"

威尔逊太太慢慢地回过头来，她认清楚了那来客是誰，她的眼里就发出一陣凶光来，簡直象一头鎖在籠子里的野兽。

"是你！出了这种事情，你还敢跨进我的門嗎？你那种妖形怪状把我的儿子害了还不够，再要到他母亲面前来花言巧語嗎？你这賤貨，金黄的头发，大大的蓝眼睛，害得人家家破人亡，你可知道他到哪儿去了？給我滚出去，你这张标致的脸，

擦粉的僵尸！你知道你把杰姆害到哪儿去了？”

“不！”可怜的瑪丽一进門听到那发怒的母亲这样讲話，簡直吓坏了，她嗫嗫嚅嚅地哼出了一个字，几乎不知道自己在答話。

“他现在关在拘留所里了，”那母亲一个个字慢吞吞地說，盯住了她，看这句話所发生的效果，仿佛相信它会有使人痛苦的无限力量。“他就关在那里，說是为了謀杀小卡逊先生要受审問。”

她沒有回答；可是她的脸色鉄青，眼睛张得大大的，似乎发了狂，手脚打着哆嗦，簡直站不稳了。

“你认識那个死掉的卡逊先生嗎？”那个硬心肠的妇人接着說。“大家都說你认識他，而且和他要好得很。就是为了你这种东西，我的宝貝儿子枪杀了他。但是他不会的。我知道他不会。他們就是絞死了他，他的母亲也一定說他无罪；她到死也要說他无罪。”

她停住了，因为她已經精疲力尽了，倒不是因为沒有話說。瑪丽开口了，可是她的嗓音完全变了，好象喉嚨給哽塞住了，連那老妇人都有些吃惊。那声調很沙哑，很奇怪，好象有第三个人在屋子里讲話。

“請你再說一遍，我沒有听懂你的話。杰姆做了什么事？請你告訴我。”

“我始終沒有說他做过那件事。我說，我可以发誓，他决不会做的。我不管誰听到了他們吵过架，也不管他的枪是否在尸首近边找到。不管那个女孩子对他怎样无情无义，我亲生的杰姆决不会杀人。我亲生的好杰姆一出世就是家里的宝

貝。"她心里回想到从前她怎样搖着他那"头胎儿"的搖籃，眼泡儿一热，泪水便涌了出来；她把过去的事情一件件想着，很快地又体味到目前的处境；她觉得在一个害他到了这步田地的妖精面前，不該流露出她柔軟的心肠，于是又用一种尖刻的語气說道：

"我早告訴过他，告訴他不要再想你，可是他不听从我的話。你这个賤人，你还不配替他揮拭他脚上的尘土呢。你这个下流的騷貨。幸亏你媽——說也可怜——沒有知道你是这样的一个不要脸的东西！"

"啊，媽媽，媽媽！"瑪丽說，好象在向慈爱的死者祈求。"我的确配不上他。我知道我配他不上，"她用一种动人的卑屈的語气接着說。原来她心里正反复地回想到他最后一次和她讲話时那預示坏兆的言語：

"瑪丽，你也許要听到我成为一个酒徒，或是成为一个盜賊，或是成为一个杀人犯。你記住！不論什么人都可以讲我的坏話，你却沒有权利来責备我，要知道，全是你这种冷酷无情，才害得我甘心墮落……"

虽然她确信他是犯了罪，她可不怪他；她明白要是她也为了他而发生了嫉妒，她也自会表现出疯狂的行动来的；而且，她自己是那样一个可怜不幸的罪人，他那片遏止不住的妒火原是她去招惹出来的呀！你讲吧，凄苦的母亲。尽你对着她罵吧。她破碎了的心里觉得一切完全是該当的。

可是她方才讲的謙卑自責的話感动了威尔逊太太，虽然她的心还是那样沉痛；她看着这个脸色蒼白的女孩子那副可怜的眼神，那种难过得透不出气来的样子，不由得自己把心肠

軟了下来。

"你知道这就是輕佻浮薄的結果，瑪丽。全是为了你的行为害他受到了嫌疑；他眞象个沒有出世的小孩一样清白。如果他遭到死刑，你得要負全責。我也一定死到你門上来！"

这些話虽然严厉，她的語气却比方才来得緩和。可是杰姆被处絞刑，杰姆会要送命，这种念头直刺进瑪丽的心坎，她把一双冰冷的手蒙住了眼睛，好象要避开那些可怕的景象。

她嘴里在自言自語，声音极低，似乎极端的悲痛把她的喉嚨扼住了。吉英·威尔逊却隐約能听得出来。"我的心要碎了，"瑪丽有气无力地說，"我的心要碎了。"

"胡扯，"威尔逊太太說。"不要讲那些傻話。我的心总該比你更碎，你瞧，我还是支持着。可是，哎喲！哎喲！"她突然又想到她儿子已經大祸临头，她的情緒便又轉变了，"我怎么讲的？杰姆，要是你死了，我怎么还能支持得住？我虽然确确实实知道你清白无罪，可是他們如果絞杀了你，我的孩子，我也只有死了！"

她痛苦地感觉到她儿子将要遭到的危险，便放声大哭起来，哭得比以前更加凄惨了。

瑪丽只得自己振作起精神来。

"啊，让我来陪着你，至少，等我們知道了結果再說。最亲爱的威尔逊太太，让我来陪着你，好不好？"

威尔逊太太越是气憤憤地坚决拒絕，瑪丽越是低声下气地恳求，"让我来陪着你。"她那創伤的心灵，只希望能和一个同她爱得一样、同她悲痛得一样的人待在一块儿，哪怕待上一个钟头也好。

可是，威尔逊太太絕对不允許。

“也許我是对你太凶了些，瑪丽，我自己也承认。可是我还是不要你待在我眼睛前面，我不能忘記全是你的輕浮举动闖下了这样的大祸。我要陪着爱丽思，也許戴文保太太会来帮些忙。我实在受不了你。再会。也許明天我会对你改变一些看法。再会。”

瑪丽离开了那个屋子——那是“他”的家，有人在里面爱他，有人在里面为他悲伤。她走上那条熙来攘往、可是她却感到异常凄凉的街道，那边有人在叫卖半便士的号外新聞，上面有凶案的記載，驗尸的經过，还有一张蓬头垢面的照相，那是謀杀嫌疑犯杰姆·威尔逊。

可是瑪丽沒有听见；她沒有注意。她趺趺冲冲地向前走去，好象在做梦。她低垂着头，拖着脚跟，不知不觉拣着最近的小路走回家去。照她现在的心緒来說，那个家不过是个四面有墙的藏身所在，那里，她可以尽情去发泄心头的悲痛，不被外面尖利刻薄的人們看见和注意，可是那里并沒有欢迎、撫爱和同情的眼泪等待着她。

她匆匆地走近那个家，隔着不到两分钟的路程，只觉得有人輕輕地碰着她的手膀；她連忙回过头去，看到有一个意大利小孩背着一个不象样的小箱子，里面有个白老鼠一类的东西。落日的紅光照着他蒼白的脸，他那卷起的长睫毛上挂着晶瑩的泪珠。他带着輕柔的語調和恳求的面色，操着很不正确的英語說：

“餓，餓得很！”他指指他的嘴，和发着顫的惨白的嘴唇，好象要用手势来帮助他說明那簡短的辞句。

瑪丽不耐煩地回答他："啊，孩子，饥餓算不了什么——算不了什么！"

她很快地向前走去。可是立刻她心里就为了那种冷酷的答話在責备着自己，她急忙走进了門，把碗橱里还留着的一点儿食物拿在手里，又重新回到方才的地方。那个絕望的外国孩子正倒在他那不会讲人話的同伴旁边，又是孤单，又是饥餓，一面扑簌簌地淌着眼泪，一面用了外国語低声叫喚那千里迢迢的"我的媽媽"。

他正象一般的小孩子那样，情感有极大的伸縮性，他看见那女孩子带来的食物便跳了起来。他方才看到她虽然愁容满面，可是依然亲切可爱，所以放大了胆来向她招呼；现在便用他本国那种文雅的礼节，抬起头来看她，对她微笑，又吻着她的手向她再三道謝，接着便和他那心爱的小伴侶一同来享受盛饌。她站了一会儿，看着他那种天真的愉快，暫时忘去了自己心头的悲愁；于是弯下身来在他光潤的前額上吻了一下，离开了他，独个儿伤心断肠去了。

她重又回到家来，把門鎖上，把軟帽摘下，好象舍不得錯过一刻儿的时光，要尽量去浸沉在忧思苦慮中間。

她接着便倒在地上，是的，把她柔軟的肢体倒在坚硬的石板上；头发上的梳子落了下来，一綹綹光亮的发絲都披散在尘埃里，她把手臂当作枕头，蒙住了脸，高声抽噎着哭了起来。

啊！世界呀！你今天晚上，对于你这个可怜的孩子确实象是一个凄慘的所在了。沒有一个人来安慰，也沒有一个人来怜恤！心里只是自怨自艾，受尽了痛苦的煎熬！

啊，她为什么会听从那魔鬼的話呢？为什么她自己有过

那样的妄想，要去追求荣华富貴呢？为什么她想要有一个富有的情人呢？

她——她本該受到这一切报应；誰知他却成了牺牲者——这个她所鍾爱的人。她猜不出，也想不出，誰向他去泄露，或是他自己怎样会发现，她和哈利·卡逊的結交。这回事，分明不知怎样，让他完全打听出来了；他会把她看作怎样一个人呢？他决不再会爱她了——啊，她也愿意放弃他的爱，不再作非分之想：但是他的生命，宝貴的生命，现在发生了絕大的危险！她尽力去想起一切的細节；方才威尔逊太太告訴她的时候，她完全不曾听进耳朵里去——似乎关于一枝什么枪，一场什么争吵，她完全記不清楚。啊，想到他的罪行，他犯的血案，是多么可怕呀！他一向是那么善良、那么高尚的人，现在竟变成了一个杀人犯！她一会儿簡直觉得他有些可怕；一会儿又自己痛恨着自己，在深刻忏悔中更热烈地想着他的面貌态度。不正是她自己引他堕落到现在的陷阱里去的嗎？她怎么配来責备他呢？怎么配来判断他呢？誰能說得定，他在嫉妒的时候，会发狂到怎么样的程度；只要一刹那不可自制的冲动，就能使他成为杀人的凶手！听到了他上一次那样坚劝、情悬和預示的一番話以后，她怎么还能在心里怨怪他！

她又重新哭了一陣；哭得沒有气力了，便又重新思索起来。啊，絞刑架！絞刑架！黑黝黝的呈现在眩目的炉火前面，她尽管閉紧了眼睛，依然看得清清楚楚。啊，她眞要发疯了；她就那样躺了一会儿，外表上虽然很沉静，可是脑子里面却跳动得厉害，头顱簡直要爆裂了。

她又回想起那些久已过去的事情，很奇怪的，眼前的事情

竟然忘怀了。她想到那时候，不管她有什么伤心事，或是犯了什么过失，她可以把脸藏在母亲慈爱的怀里，听着她温柔安慰的言詞；那时候她觉得她母亲的爱簡直太伟大了，仿佛永远不会消失；那时候肚子餓了，多想几想、多嚷几嚷就有得吃（正象当晚她所接济的那个外国小孩一样）；那时候杰姆和她在一处玩耍，他比她大，有事总让着她，她却天眞烂漫地确信有許多小事情，他也正和她一样重視；那时候她的父亲还是个心境愉快的人，热爱着他的妻子，和朋友也交往得很好；那时候（又回到这上面来了）母亲还活着，而"他"也不是个凶手。

上天在不知不觉中保佑着她，她回忆着，遐想着，竟然慢慢地睡着了。是的！就是这样七歪八斜地躺在那又硬又冷的石板上，她睡着了；她还梦到从前那种快乐的日子，她躺在那里，母亲走来和她亲吻，在快乐的梦境里死去的人都复活了。一切儿时的愉快景象都重行显现，連她从前那个知己朋友——那只早已遺忘了的小猫——也在那里。一切心爱的都在那里！

她忽然醒过来了！完全淸醒过来了！一种什么声音把她从梦中惊醒。她坐了起来，把她的头发（上面还沾湿着她的泪水）从火热的面頰上整理好了，仔細听着。起初她只能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外面的一切都寂靜了，因为在悲痛中不觉得时間已經过了午夜；可是月光从那沒有关上百叶窗的窗戶里照进来，惨淡的寒光把房間照得几乎和白天一样明亮。門上有人輕輕地在敲着。一种奇异的感觉泛上了瑪丽的心头，好象有什么阴灵近在她的身边，好象她方才梦里看见的死者，他們一个个可怕的形象都在她的周围飘蕩。可是为什么可怕呢？他們不是以前爱过她的嗎？—— 现在不是依然爱她的嗎？她

这样孤单，倒不是正可以欢迎那些在世上爱过了她的人的灵魂嗎？要是她母亲是有知觉的，她一定还保持着对女儿的爱情。她于是不再恐惧了，只是听着——静心地听着。

"瑪丽！瑪丽！开門！"好象她在屋子里小小的动作使外面的人可以知道她沒有睡，又在静心地听着。那是她母亲的声音，那一种南方的口音，瑪丽完全記得很清楚；她独个儿在家里，有时候也模仿着这种亲爱的口吻。

因此，她既不恐惧，也不迟疑，站起身来就去开門。只见月光底下有一个人影，非常象她死去的母亲，瑪丽觉得一定沒有錯认，就象一个受了惊的小孩，接近着慈亲的爱护，完全感到了身心的安全，她就嚷了起来：

"啊，媽媽！媽媽！您到底来了！"她于是冲进了——事实是跌进了——她那失踪已久、难以辨认的姨母爱絲忒的震顫着的怀抱里面。

第二十一章　爱絲忒探訪瑪丽的动机

我心乱如麻，
　我心痛如割，
天长共地久，
　此恨永不絶。
——《浮士德》：瑪格丽脫之歌①

我这会儿暂且折回去，讲一讲爱絲忒要和她外甥女会面的动机。

那凶案还是在星期四晚上天刚黑时发生的，从那时候起，到第二天天亮的中間，尽来得及让消息四面传布开来。凡是当时因为有职在身或是无家可归，甚至为了各种不正当的勾当，留在曼彻斯特街头的人，沒有一个不听到。

那些听到这件暴行案的經过的人里面，有一个就是爱絲忒。

她心里切盼能知道得更詳細一些。她虽然离开車匠街很远，她却立刻动身到那出事地点去；赶到的时候天上已經发出熹微的晨光了。那里什么都很安宁靜寂，她几乎不相信会是

出事的所在。唯一有过凶杀或是殴斗痕迹的就是尘土里的一道印記，好象曾經有人躺在那里，以后又有人用力把他抬起来。沒有叶子的矮树丛中，小鳥在开始跳动，啁啾地叫着，那便是近处唯一听得清楚的声音了。她跨进田地，她猜想凶手可能在那里站过；这地方很容易进去，因为那一排让人碰坏了沒有长好的小山楂树中間有許多空隙处。她脚底下那些踩伤了的草都发出一种夜間的气息，她向着那鋸木坑和木匠的工场走去。我曾經說过那是在田野靠近路边的一个角落里；有一个告訴她消息的人說，警察們假定凶手在这个地方隐藏着等候被害人。那里可看不出有什么人到过。要是有些草曾經让他踩坏过，那么，它們的生命富有弹性，經过了一夜露水的滋潤，也已經重新竖起来了。她不由得带着一种恐惧，屏住了气息，可是她看不到有什么暴行的迹象。她站着冥想了一会儿，就根据那路上尘土里的印記，这些仅有的迹痕，猜度着那两个人站立的位置。

那时太阳还沒有升到地平綫以上，她突然瞥见矮树丛里有一点白色的东西。旁的顏色都是一个样子的灰暗，只能辨清楚它們的形状。这是什么呢？不可能是花，因为那不是开花的时节。是不是冻住了的一块残雪，在蓬松的矮树中間留存到现在？她走前去仔細一看，原来是一个硬紙箋搓成的圓团。她立刻明白这是凶手拿来当枪塞用的紙团。那么她所站立的地点可能正是几小时以前凶手站立的地点；那凶手也許是(市

① 《浮士德》是德国大詩人歌德的杰作。瑪格丽脫是詩中遭受着悲慘命运的女主角。

上流传着的那种謠言，她也听到）一个可怜的气疯了的罢工工人：这些工人到处游蕩着，全是一副阴郁怨憤的面相，好象在預謀什么暴力的行动。她完全对他們表示同情，因为她懂得他們受的是怎么样的痛苦；况且她自己对于小卡逊先生也极端厌恶，又为了瑪丽的关系，见了他害怕。但是，可怜的瑪丽！死亡虽然可怕，却把她从爱絲忒一直替她担心的危险中救了出来。不过她旣是那样爱他——爱絲忒相信她是那样——她又如何能經得起这个打击呢？可怜的瑪丽！有誰去安慰她呢？爱絲忒于是想象着她接到情人慘死的消息时那种悲痛和失望；她急切地要去告訴她，如果他不死，她所受的痛苦更要来得厉害呢。

朝暾初上，眞是又光明、又美丽。那时候，象她这种人应当和夜間一切的肮脏东西同时隐藏，因为白日的光輝只有快乐的人才配享受。她于是掉轉步子回到城市里去。手里依旧捏着那团紙。在跨过矮树的时候，她觉得捏着东西有些麻煩，便把它扔掉了。她又走了几步，一心想着瑪丽，忽然轉到了一个念头：这张虽然象是白紙，会不会倒是找到凶手的綫索呢？我方才已經讲过，她的同情完全在这一方面，因此她又走回去把它撿了起来；只觉得自己仿佛成了个从犯，来不及細看，便把它捏在手心里，匆匆地从另外一头走上街去。

离开那个地点一段路以后，她方才敢把那紙团抖开来，只见上面正写着瑪丽·巴頓的名字，不但如此，还写着她住处的街名：她当时心头的感触是可想而知的了！不錯，有一两个字母已經扯掉了，然而整个的名字依旧容易辨认。啊！那兜上心来的念头多么可怕呀！是否只是她的幻想呢？那字体又象

是她从前很熟悉的一个人所写的——是杰姆·威尔逊的字体。她从前住在姐夫家的时候，他是个近邻，她有时給人写信觉得自己书法拙劣，別字又多，见不得人，便常常請他代笔。她还記得那时候她把要写的話說給他听，杰姆得意地表演着新学成的技艺，时常把秀丽和回旋的手笔在她眼前夸耀。她还記得那时她多么欽佩他那些神奇的花体字呢！

当眞是他的笔迹可糟了！

啊！也許她一心在想着瑪丽，因此把每一件小事都联系到她身上去了。好象只有一个人能写这种弯弯曲曲的花体！

她拿到了那张紙，可能免得瑪丽牵涉到这案子里去，这一想眞叫她得意极了。她又看上一遍，心想那些愚鈍的警察是否会看不清楚那个名字，又想瑪丽是否因此一定会被牵連。

不会錯！那上面明明写着“……丽·巴頓”，而且的确是杰姆的笔迹！

啊，如果这样，她就完全明白了，那是她一手造成的！她素性狂放，不受拘束，又因为她生活方式的关系变得十分古怪，再加上对于堕落的后悔，于是自己詛咒着自己全是因为她的干預才闖下了这样的大祸；全是因为她告訴并且警告了杰姆，他才做出了这种杀人的凶案。她是个受人唾弃的薄命人，虽然一片好心，怎么能希望有什么幸福的善果？上天不赦，无論她的用意是好是坏，她的行为只会造成孽障。

可怜这个罪孽深重的游魂！沒有一个人会来保佑你！

她再也不能把心神安定下来，象平时一样在早晨昏昏沉沉地睡一觉，因此便在街头巷尾徬徨着，热切地听着走路人的讲話，又挨近到每一群閑談着的人边上去，希望把人家的消

息、猜想或是疑虑，一点一滴都收集攏来，可是她絲毫沒有一定的目标。她始終抓紧着那张可能透露出案情的紙头，直到手掌里都显出了清楚的指甲印；她神經过敏地担着惊慌，单怕一不留神会把它失落。

将近中午的时候，她的身体实在支持不住，不能不休息一下和吃些东西了；她便到一个酒窖里去休息，喝了一杯金酒。

她迷迷糊糊总算休息了一会儿，接着又惊醒了。她忽然心血来潮，急忙赶到警察局去，警察正在报告着关于这件人人注意的案子，从各方面收集来的消息。她忍住了心头的沉痛，从流露出来的片言只字里面去領会他們的意思。她听得更明白了。他們在怀疑杰姆。他們确定杰姆是凶手。

她看见了他（他却在凝神沉思，沒有看见她），她看见他带了手銬被押解着从車子里出来。她看见他进警察局——她喘着气在外面等，后来又见他依旧带着手銬，被押解到新刑事裁判所去。

只有他曾經跟她讲过，希望她能脫离掉罪恶生活。他的話縈繞在她心头，成为一种上天的召喚，就象是星期日远处的钟声，可是她当时在絕望的心境里面沒有依从他。只有他曾經好心好意和她談过話。这件謀杀案虽然惊心动魄，可是好象是一桩遙远又抽象的事情，她心里并沒有也不愿意去想到它，她念念不忘的只是杰姆的危险和他的好心。

她接着便記起了瑪丽。爱絲忒心里在猜想——猜想得气力也沒有了——瑪丽怎样来对付这件事。对于那个可怜的沒有娘的女孩子，这多少总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她的父亲又是那么严厉，爱絲忒把他当作是一种譴責的天使。

她便朝着瑪丽家的那个院子走去，要尽量在那里探听些消息。可是她不好意思走进她从前身世清白的时候所住过的那个院子，只能在附近街巷里徘徊；她也不敢問人，因此知道得很少；事实上除了知道約翰·巴頓不在家以外，别的一些也沒有打听到。

她走进了一个黑暗的門堂子，坐在阶石上歇一歇腿，仔細轉着念头。她把手肘子撑在膝盖上，两只手蒙住了脸，尽力集中了思想，把一件件事仔細考虑一下。可是不时张开手来看看那紙头是否还在那里。

最后她站了起来。她已經定出了一个計划，她所要采取的行动至少可以滿足她某一項热烈的要求。可惜她现在想出来的主意再也不象以前那样聪明了，也不象以前那样把握得定了。天色逐渐暗下来，那倒更加方便。她走进一家当鋪，在后間里把她花俏的衣装脱掉。那鋪子里的人认識她，她的信用还不坏，因此并沒有費十分周折便从他們那里借到了一身衣服，象是工人家眷的打扮，一頂黑色的帽子，一件印花布的袍子，一条方格子布的披巾，虽然破旧肮脏，可是在一个街头卖淫的神女看来，自有一种神圣的感觉，因为那是幸福的人們所穿的合适的衣服——她是再也不能回到那些人中間去了！

她在墙上的小鏡子里对自己看了一下，想到自己一失足便永远脱离了清白的乐园，不由得伤心地摇了摇头；她现在多么愿意为了丈夫、家庭、小孩去工作、辛苦、挨餓，甚至必要的时候还肯死——可是想到小孩这一个念头，她便忍受不住了；一个小小的身影在她幻想的魔杖下显现出来，天眞地对着她怒視，她于是急忙去进行她的計划。

你們现在已知道她怎么会站到瑪丽家的門口来了。她等候着，渾身顫抖着，直到門閂拔起，她的甥女讲着那种受尽人間凄凉的伤心話，倒在她的怀里。

她站在那里，只觉得有一种圣洁的力量阻挡着她（竟然象妖女吉拉尔亭在克丽絲泰貝尔的住所被阻一般）[①]，不許她輕易跨进她早年清白时代的家門；她要等人家請她才敢进去。但是瑪丽呼吁的举动打消了她一切犹豫的顾虑。瑪丽連抱带拖把她送到椅子里。她凝視着姨母的脸蛋，尽对她那一双詫异的眼睛看，虽然觉得很相象，却不敢完全确定。

爱絲忒依照原定的計划，正象她的打扮一样，在态度和举止方面也装得象一个工人眷属。可是为了要說明她为什么离开了这么长久，又为什么对她应当接近的亲戚們一向沒有信息，她必然要做出一种冷漠的样子——这和她眞心的情感是太不相同了，她虽然有着不少的过錯，可是多么爱瑪丽，又多么想和她亲近。同时，她也許做得过火了一些，瑪丽觉得这突然重现的姨母已經大大改变了，她对她簡直有些嫌恶；要是爱絲忒知道了她从前的小宝貝，现在对她是这样的感觉，她眞要心碎了。

"我看你記不得我了，瑪丽！"她开始說。"眞的，我离开你們很久了；我好多次想要来看你，和……你的爸爸。可是我的住处实在太远，我又总是那样忙，我不能爱怎么做就怎么做。你还記得你爱絲忒姨母嗎，瑪丽？"

---

① 事见柯勒律治的未完成长詩《克丽絲泰貝尔》。克丽絲泰貝尔是一位爵士的女儿。吉拉尔亭是女妖的化身，冒充另一位爵士的女儿，蓄意来謀害她一家人。

“你是爱蒂[1]姨媽嗎?”瑪丽輕声地問。她依然看着她的脸,那跟从前她所記得的鮮艳夺目的美貌是完全不同了。

“是的!我是爱蒂姨媽。啊!我不听到这称呼有那么久了呀!”她想到这里便叹了口气;接着又振作起精神来,回复她所要扮成的硬心肠的角色,她継續說:“今天我听說你的一个朋友,也是我很久以前的一个朋友出了事,我猜想你也許会觉得伤感,因此我想我不妨走过来看看你。”

瑪丽的眼泪又重新涌了出来,但是她并不想把心事对这位来得奇怪的姨母直說,因为她自己也承认已經把他們疏远了这許多年了。不过她对任何人的好意,无論它来得怎样晚,总該表示感激;她更想对她的姨母敷衍得周到些。她可又极不愿意談到这緊挂在心头的可怕的事件。因此,停了一会儿,她便說:

“謝謝你。你眞是一番好意。你到这里来走了很多路吧?我实在抱歉,”她說着,突然想到一件事便站了起来,可是再想一想又突然停住,“可是我家里沒有什么給你吃,我相信你走了那許多路,一定很餓了。”

瑪丽估計她姨母的住处一定极远,在市区的那一头,因此大家碰不到头,消息十分隔膜。可是,她压根儿沒有多想到她,她的心正为着旁的許多事在沉痛,此外她觉得都象是梦。她在和姨母談話中間,获得了些感觉和印象,可是她沒有,也不能,把它們凑合起来,或是去思索和辨解。

再說爱絲忒,她消瘦的面容和慘白的嘴唇早就表明了她

---

① 爱蒂(Hetty)是爱絲忒(Esther)的爱称。

几天来，甚至几个星期来，都沒有吃到多少东西，可是她口里絕对不肯吐露！

她于是装着假笑回答說：

“啊，瑪丽，亲爱的！不要讲到吃东西的話。我們的生活很舒服，十分富裕，因为我的丈夫有着很好的工作。我出来时吃了一頓很飽的晚餐，就是你有东西，我也一口都吃不下了。”

她的話在瑪丽心里引起了一陣特殊的辛酸。她一向記得她姨母的脾气可爱，又絕不自私；要是现在她生活富裕，却从沒有想到来問一問这些簡直要餓死的亲戚，这是多大的改变！她不禁对这位姨母有些寒心了。

可怜的爱絲忒尽把眼泪往肚子里咽，做作得特別过分，又超乎寻常地克制着自己，但愿她的甥女不要看破她姨母已經成了一个娼妓，一个受人唾弃的人物；她知道了一定会惊駭，发生反感。

她平时一直希望能对这个她曾經爱过的亲人，剖开她辛酸又辛酸的心怀——这样絕望，又这样为世人所鄙弃；可是她又不敢做，她怕說了出来以后对方的眼光会閃开，声音会改变，心头会嫌恶。她只能直接讲到当前的題目。她不能再拖延了，因为她感觉到这样假扮下去，她要露出馬脚来了。

她們在圓桌旁边面对面地坐着。一枝蜡烛正好放在她們的中間，爱絲忒把它移了开来，这样她可以更清楚地看到瑪丽的脸色，好明白她情緒的起伏和关切的程度。

她于是开始讲話了：

“这件事眞糟透了——这卡逊先生的謀杀案。”

瑪丽听了不禁一怔。

“我听說杰姆·威尔逊已經被捕了。”

瑪丽把一双手蒙着眼睛，仿佛遮蔽光綫似的。爱絲忒本人素来不常有自制的能力，神經紧张得簡直不能再安靜地观察旁人了。

“我正在車匠街那边散步，順便到出事地点去看一看，”爱絲忒接着說，“眞是运气，我在矮树旁边撿到了这一小团紙头，”她把依旧握紧在手里的那一小团宝貝东西拿了出来。“我想那是用来塞枪管的；当眞，你只要看它团成的形状就可以明白。我不管那凶手是誰，总是很替他担忧（我那时候还不知道杰姆蒙着嫌疑），我想我还是不要把这个东西留在那里——不管是怎样一件小东西，——去帮助他們定他的罪名；警察們对于这种小地方是很注意的。因此我把它撿了起来；走了几步路，把它抖开一看，上面却有着你的名字，瑪丽。”

瑪丽听到这句話，便把手从眼睛上拿开，带着一副惊异的样子看着姨母的脸。她毕竟是一番好意，她不是帮她避免了她最害怕的事，不必让人传去盘詰审問了嗎？她确信那些她所不愿意回答的話，不管說得如何圓轉，可能只会加重他們对杰姆的嫌疑。她的姨母心肠眞好，她这一下可以免掉多少麻煩！

爱絲忒继續說下去，沒有注意到瑪丽的脸色。她这样說話已經够痛苦了，不时被自己短促的咳嗽打断；她咳起来眞厉害，全身都震动；几个月以来，这种毛病一直纏在身上。說話这样地困难，她簡直沒法子再仔細观察瑪丽了。

“他們要是找到了这个，那可糟了。瞧你的名字，还有这院子的名称！要是我沒有完全搞错，这正是杰姆的笔迹。你

瞧，瑪丽！”

现在她才留心看着她。

瑪丽把那张紙攤开一看，禁不住从椅子里直跳起来，直僵僵地站在那里，好象看见了什么恐怖的形象，給怔住了；她脸上的皮肤都收縮了，她的嘴唇閉得紧紧的，抑止住了正要发出来的叫喚。她接着就倒在椅子里，好象她用劲扎紧的肌肉，突然間完全松散开来了。可是她一句話也沒有說。

“这是他的笔迹——不是嗎？”爱絲忒問，虽然瑪丽的态度几乎已經把这一点証实了。

“你不会讲出来吧？你永远不会讲出来吧？”瑪丽追問着，口气十分认眞，几乎带着威胁的意味。

“不，瑪丽，”爱絲忒似乎埋怨着她說，“我不会坏到这种地步。啊，瑪丽，不論我是怎么样的人，你决不要以为我会做那样的事。”

她想到自己被人怀疑会去告发一个老朋友，眼睛里便涌满了泪水。

瑪丽看到了她伤心和怨憤的神气。

“不！我知道你不会讲的，姨媽。我心慌得自己也不知道讲了些什么話。可是你只要說你不会告訴人就好了，你說。”

“不，眞的，我无論如何决不讲出来。”

瑪丽靜靜地坐在那里辨认着那张紙上的文字，又把那张紙翻来复去地仔細察看，似乎在希望什么，但她心中所存着的恐惧又把那希望給打消了。

“我先前还以为你很喜欢那个被害的少年呢，”爱絲忒提高了一半嗓子說。可是看到瑪丽对那个謀杀嫌疑犯怀着特殊

的感情，竭力不让一絲一毫的綫索去增加他的嫌疑，她心里便明白了不少。她来到这里以前，原想要知道瑪丽对卡逊到底悲痛到怎样的程度，她很高兴可以用那一张重要的紙头做借口。为了要試探瑪丽是怎样的感觉，她讲了那句关于杰姆的笔迹的話。可是一說出口，便觉得太嫌冒失。再說，瑪丽急切地叫她不要讲出来，那一种表示实在又强烈、又明显，使她确定了瑪丽对杰姆十分关爱。她愈来愈糊涂，她那眩暈的头脑簡直弄不明白。瑪丽一直不讲話。她把那张紙紧紧地握着，无論如何决不肯放手了。同时又急切地盼望着姨母能早些走。爱絲忒见她坐在那里，面孔极象她那个死去了的孩子。

“你真象我那个小女孩子，瑪丽！”爱絲忒說。她因为在那件事上得不到满意的解答，觉得有些厌倦，便一心回想到死人身上去了。

瑪丽把头抬了起来。原来姨母有孩子了。她就得到了这样一个印象。她心里絕对沒有想象到那个可怜的人的爱情和不幸，否则，虽然那人犯了罪过，瑪丽一定会抱住了她，尽量去安慰她那顆已經破碎的心。不，她一点儿也沒有想象到！她的姨母原来有孩子了；她正想問几句关于她孩子的話，可是还沒有来得及讲出口，却让另外一个念头把它岔了开去，她又在思索怎么样去解决那张紙和那笔迹的疑竇。啊，她多么希望姨母能早些走呀！

正象那些相信催眠术的人所說的，一个人有了坚强的愿望，即使不說出口，也能在另一个人身上发生影响，爱絲忒也感觉到她自己不受欢迎，最好她早些离去。

她虽然感觉到了，可是隔了好一会儿，才下定决心走。她

一向所热望着的，又是恐惧着的和瑪丽的会面，結果使她非常失望；她原先編排了个正常家庭生活的謊話来哄她，可是她又多么渴望着有人来同情她实际的遭遇。她哄得她很相信。她也許过后会感到高兴，可是当时却好象加倍地失望。她不得不离开这从前的住所；她只觉得就是这里的墙壁、黑暗又肮脏的地面，也看来可爱。不得不离开这"貧困的住所"，回到更可怕的"罪恶的住所"里去了。她不得不走——她只得走了。

"好吧，瑪丽，再会。那张紙到了你手里，我就放心了。可是我答应了你不对旁人去讲，你也一定要答应我在睡觉以前把它毀掉。"

"我答应，"瑪丽嘶哑地可是坚决地說。"那么你要走了嗎？"

"是的。除非你要我陪伴你，除非我能給你一些安慰，瑪丽，"她存着些微的希望。

"啊，不必的，"瑪丽切盼着不再有人和她糾纏。"你的丈夫要奇怪你到哪儿去了。改天你一定要来把你的事完完全全讲給我听。我忘記了你现在的姓？"

"富戈生，"爱絲忒忧切地說。

"富戈生太太，"瑪丽不經意地跟着說。"你說你住在哪儿？"

"我沒有說过，"爱絲忒低声回答；接着又提高了嗓音說，"在天使牧场，尼古拉街一四五号。"

"尼古拉街一四五号，天使牧场。我不会忘怀。"

正当爱絲忒把肩巾披上，准备离去，瑪丽心里忽然想起她对待这位好心人的态度太冷酷了；她姨母把那张可畏可怖的

紙头带来，免去了她——她簡直說不出免去了她多少的麻煩！因此，存心要补救她以前淡漠的态度，她走上去想在姨母离开以前和她亲个吻。

但是，万想不到她姨母竟然带着很粗暴的姿势把她推开，口里又說着：

“不行。你千万不能和我亲吻。你！”

她冲进外面的黑暗里去，独自伤心地大哭了一场。

第二十二章　瑪丽竭力搜求反証

她滿眼含着恐怖仔細諦听，
彷佛灾祸还只是开始降临：
厄运如同烏云，在前面打路；
怨恨好比雷鳴，是它的后盾。
——济慈：《赫坡里昂》

爱絲忒一走，瑪丽就赶快閂上了門，把百叶窗关好——方才因为爱絲忒进来，又忙着点蜡烛，所以匆促間只拉上了窗帘。

她做着这些事，依然是咬紧了嘴唇，神情十分严肃，和初次看到那张紙头的时候一样。她坐下来想了一想，立刻又站起身来，心里有了个主意，三脚两步走上楼去；她經过自己的小間，再走两步，就来到了父亲房里。她要到那里去干什么呢？

我一定得告訴你們；我一定得把她相信那张紙头所透露的可怕的秘密向你們說明。

她的父亲是謀杀案的凶手！

这一张硬硬的有光厚箋紙，她认出是她几个月前在上面

抄写班福特那首好詩的紙头的一部分——你們也許还記得，那首詩就抄在杰姆·威尔逊在情人节寄給她的箋紙上。那时候她还不知道宝貴和珍藏他所接触过的东西，现在就决不会这样做了。

那张詩稿給了她的父亲，她原是替他抄的；她还时常看见他拿起来誦讀；她能确定，不到两个星期以前她还看见过。可是她现在决定要去查明白，那张紙撕下来的另一部分，是不是依然在她父亲那里。他可能——只是說他也許可能——把它送給了一个朋友；要是这假定不錯，那个人就是眞凶，她无論在那里，都能把这张紙辨认出来。

她先把那小小的旧五斗樹的抽屜里所有的东西倒了出来。那里面有些东西是她母亲的，可是她现在沒有工夫仔細看，或是去勾起回忆了。她对那些东西所能表示的最大的敬意只是把它們当当心心地拿过去平放在床上，别的东西就全給乱丢在地板上了。

那张抄上班福特小詩的紙头并不在里面。啊！也許他送給旁人了，可是会不会送給了杰姆呢？那枝枪是他的。

她又加倍使劲去检查当作凳子坐的那个什物柜子，在她父亲穿得起星期日衣服[1]的时候，那柜子里就放着他星期日的衣服。

她注意到他在临走以前从当鋪里把他比較整齐的一件上装贖了出来，家里只有他的一件旧上装。那口袋里㗭㗭嗦嗦响的是什么东西？

---

[1] 指星期日上禮拜堂去穿的比較体面的衣服。

正是那张紙！"啊，爸爸！"

是的，一些不错；每个缺口，每个弯角，每个字都对得上，就連爱絲忒当作空白的地方，也看得出有一小点、一小横，和那留下的一块完全合得攏来。好象这样的罪証还不充足，她又在同一个袋子里摸到了几顆小子弹或者弹丸（我不知道应当叫做什么名称），还有一小包火药。她把那张紙和子弹取出，正要把上装放下，又看见一只絨布枪袋，那种你經常看见用条子馬衣布做的枪套子。看到了这个，她又更仔細地去寻找，可是沒有什么旁的可以当作物証的东西了。她于是把柜子鎖上，坐在地板上来考虑那些东西：一会儿觉得絕望；一会儿又觉得詫异，她父亲怎么会安排得沒有让人觉察。讲到底那也并不困难。他显然是弄到了一枝枪。（当眞是杰姆的枪嗎？他是不是他的同謀？不，她不相信这样；杰姆决不会和另外一个人来預謀杀人，不管他一时感情冲动得多么厉害。他尤其不会事先不警告她，便在她父亲面前說她的坏話；他的性格完全不是这样的！）她父亲拿到了枪，便在家里装上子弹，趁她出了門或是睡了觉，又当邻居都不注意的时候，把它带了出去；此后他也許把它藏在一个什么地方，要用的时候一拿就是。她能确定他最后一次出門时，并沒有带着这样的一件家伙。

她觉得去猜想他的动机在什么地方是沒有用处的。他近来的行动又是那样的粗暴和奇突，她不能用理智去推测。况且，知道了他闖下这样的大祸还不够嗎？她想到自己对父亲的感情，竟夹杂着对于罪行的恐怖，不由得十分辛酸。那亲爱的父亲从前是那么慈祥、那么热心、那么乐于帮助不幸的人們或是可怜的禽兽，现在居然会謀害人命！痛苦的思想围繞着

她就象沙漠一样，那干旱的深处是怎样黯淡的所在，她簡直不敢去揣想；可是她脚边却迸出了一縷慰人的清流，起先沒有注意，不久便給了她力量和希望。

这个发现使她明白，自己有奋发的必要。

啊！我确实觉得在危难的时际，能叫自己奋发一下，不論在肉体上或是精神上，采取一种行动，眞有极大的好处，虽然在开始的时候免不了感到痛苦。当你觉得应該要去做些什么，那就是說你有希望可以成功某种好事情，或避免某种更大的不幸事情；那希望就也一步一步地抵消了不少的悲痛。

世上最难得到安慰的就是那些无法避免的痛苦。那种不肯眞心同情人家的人們，他們所作的一切陈語俗套、空言虛文的安慰之中，我最不喜欢听的，便是劝告别人不要为了一件"那是沒有法子的"事情伤心。如果我有法子，你想我会抓紧了拳头呆坐着，长吁短叹就算完事嗎？如果还有希望，你不相信我会振作起来去干一下嗎？我长吁短叹，正是因为这件事沒有法子。你劝告我不用伤心的理由正是造成我伤心的唯一原因。請給我个更高超的理由，让我可以耐心去忍受天父所决定降临到我身上来的事故，我一定眞心誠意地忍耐着；但是千万不要嘲笑我，或是其他悲怨的人們，說什么"不要伤心，因为那是沒有法子的，无可挽救的"。

可是瑪丽想着、想着，却想到了一个可以挽救她的痛苦的念头。如果她的父亲是凶手，杰姆便一定无罪。如果无罪，那便有救他的可能。必須要救他。她必須去做这个工作，因为她不是唯一知道这可怕的秘密的人嗎？她的父亲还沒有受到嫌疑；如果她能預先布置或能竭力設法去防止，就永远不会有

人疑心到他。

她不知道該怎么样搭救杰姆，同时又不让人家觉得她的父亲犯了罪。这非要十分仔細考慮不可。可是她一方面振作奋发，一方面又因为素来精明果断，她觉得她自有一种潜在的力量来应付这个非常的局面。现在每一个步驟，不，每一分钟的工作都有重要性；因为，你必須記住，她在西蒙芝小姐那里听說，也許下星期那个謀杀案就要公开审判了。你也必須記住，沒有一个年輕女人象瑪丽当时这样孤立无助、貧困不堪。可是獅子伴着尤娜[①]通过了荒野和危险；一个崇高意愿，也同样会随时随刻的、坚决的趋就正途的保卫和陪伴着不幸的人。

时钟响了两下；夜已深了。

在这昏沉漫长的黑夜里，尽着胡思乱想是沒有用处的。在天亮以前也无事可做：她起先眞是煩躁得等不及天亮；可是她感觉到她要是这个样子，明天一定无法进行任何計划，她于是决心节省一些自己的体力。

第一件事，她得把那张提供綫索的紙片烧去。那些火药、子弹和枪袋，虽然不见得能当作是任何人的罪証，她依然打成了一个包，暫时放在床褥底下。然后她带着那张紙到楼下去，在壁炉里面把它烧掉，又用手指把紙灰捻碎，和进了炉灰中間。她这才透了口气。

她的头痛着，昏眩得厉害；她必須要把这种痛楚去掉，否

---

① 尤娜是英国詩人斯宾塞（E. Spenser，1552—1599）所作长詩«仙后»里代表眞理的美丽女郎。

则她便不能轉念头、出主意了。她要寻些食物，可是屋子里除了一些生麦片，沒有旁的东西。她只得不顾哽塞喉嚨，硬吞了一些下去；因为她有經驗，头痛时常是饥餓引起的。她又想弄些水来洗一洗胀痛着的太阳穴，同时解除一下她发烧似的口渴。可是屋子里沒有水，她于是拿起水壶到院子那一边的水龙头那里去；深夜的寂靜中，她輕快的步子在院子里发着回声。天上无数的星辰在无限的寂靜中閃耀着。院子里一所所房屋的堅硬的方形輪廓，背着冷寒皎洁的天空，清楚地显现出来。戶外的景象絲毫不怜憫她心里的煩恼。一切都是那么沉寂、靜止、冷酷！这和我现在在写作的这一个乡間的可爱的夜景完全不同：这里远远可以望见地平綫在月光下变得柔和而曲折，近处的树木在晚风中前后摇曳，几乎象是人的动作一样；微风在树枝間撫弄，奏起音乐来，仿佛对怀着满腔心事不能入眠的困倦的人們說着撫慰的話。象这一种夜間的景色和声音，才能催眠着痛苦和煩恼，叫它們好好地安睡。

瑪丽灌满了水壶提回家来，心里觉得更焦急，但也更明白在这人口众多、冷酷无情的世界上，只有她一个人知道这个可怕的事实，也只能靠她一个人去尽心出力。

她冲洗了她的前額，也解除了她的口渴，打定主意上楼去，脫掉了衣服，做出好象要舒舒服服地睡一觉的样子，虽然那时候离天亮只有几个钟头。她相信自己不会睡得着，可是她躺下来閉上了眼；不到几分钟她竟然沉沉地睡去，似乎世上已沒有什么罪恶和悲痛的事了。

她醒来时身子当然舒服了不少，可是心里却有一种什么大祸临头的感觉。她坐在床上回想，等她記了起来，便又伤心

失望地倒了下去。这不过是一时沒有了主意；她立刻又明白每分钟都是宝貴的，就是沒有行动也得要加紧計划。

她照例做着每天早晨的工作，把自己梳洗一番，又把屋子收拾收拾，心里却早把紛乱的思想理出了一个头緒，并且决定了一种行动的計划。如果杰姆沒有犯罪（现在不要說是謀害人命，就連同謀或是知情，她也压根儿不相信有他的份），那么，他在出事的时候一定在旁的什么地方，也許和旁的什么人在一起，他們該会替他証明，只要她能找得到他們。一切的事情都要靠她了。她曾經听到过要有什么"反証"，她相信这也許就是她所想完成的那項工作；可是她不敢确定，她决計去請教約伯老爹，因为他是她所认識的极少数能懂得艰深名詞的人之一，在她看来，法律名詞也好，博物学名詞也好，都是些說不上口的神秘莫測的玩意儿。

时間紧急了。她立刻便赶到約伯·李家里去，只见那老爹正和他外孙女坐着进早餐；她一开进門，便听得他們俩降低了声調在郑重地談話，好象有什么事使他們痛心似的。他們看见她进来便住了口，她这才知道他們原先在讲着关于謀杀案的事，关于杰姆重大的嫌疑；还有（她第一次忽然觉悟到）他們从此对她的一种新的看法：因为在这以前，他們始終沒有听到过她和卡逊先生那种輕狂的举动；她和瑪格丽脫談过許多知心話，可也从来沒有讲到这一点。现在，瑪格丽脫自会听到大家在批評她的行为，說她是个不識羞耻的坏女孩；就算她不是每一句話都相信，她也难免会感到痛心，对瑪丽失望。

因此，瑪丽照常祝她早安的时候带着些胆怯的声調，約伯有礼貌地招呼她的样子也使她有些气沮，因为她一向在这里

是熟不拘祀的，用不到說請，就会坐下来。

她坐了下来。瑪格丽脫还是保持着靜默。

“我是来和你們談这件事的，——談杰姆·威尔逊的事。”

“我說，这事情眞糟糕，”約伯忧悶地回答她。

“咳，的确糟透了。但是杰姆是无罪的。眞的，他的确是无罪的；我能十二分确定。”

“你怎样会知道呢，姑娘？事实証据对他非常不利，虽然他們說他是气憤极了、受了刺激才那样干的。咳，可怜的孩子，我恐怕这一下他可把自己毁了。”

“約伯，”瑪丽急得从椅子里跳了起来，“你千万不能說是他干的。他沒有干。我当眞确定他沒有。啊！你为什么要搖头？要是你这样一个和他熟識的人都坚持說他有罪，还有誰能相信我，还有誰能說他无罪呢？”

“我也极不愿意这样想，姑娘，”約伯回答道，“可是我想他当眞是受了委屈，自己的情人丢开了他去爱了别人（这話好象太露骨，瑪丽，但这是明明白白的事实），因此他激起了极大的气憤——好多男人为了类似的原因也有过类似的举动呀！”

“啊，天哪！那么，約伯，你不肯帮我来証明他无罪嗎？啊，約伯，約伯！相信我，杰姆从来沒有损害过什么人！”

“从前的确沒有过——你記住了，姑娘！这一次的事我也不想苛責他。”約伯閉上了嘴不讲話了。

瑪丽想了一会儿。

“好吧，約伯，我知道你不会拒絕我这一点。我不管你的意见怎么样，我只要求你当他无罪一般来帮助我。现在假定我知道他是无罪的——我知道他是无罪的，不过就假定他是

无罪好了，約伯——我必須怎么样去証明呢？告訴我，約伯！要是有人能宣誓說，出事的时候他正在另一个地点，这是不是叫做‘反証’？”

“如果你眞知道他无罪，最好的办法是把眞凶去找出来。事情很淸楚，这件凶案总是有一个什么人干的。如果不是杰姆，那么是誰呢？”

“我怎么会知道？”瑪丽回答說，她感到极度的恐怖，約伯的問題該不是有什么疑心才发出的吧。

可是他完全沒有轉到这种念头。眞的，他心里一些也不犹疑，那謀杀案准是杰姆受到了情人的奚落，妒火中燒，在情感冲动时干的。他还相信瑪丽也明明知道，不过对于她自己引起这样严重結果的輕佻的行为已經后悔莫及，她现在只是急切地想把她小时候的同伴，先前的朋友，从难以逃避的死刑中拯救出来。

“如果杰姆沒有干，我也不知道我們中間有誰能說得出是哪一个干的。要是我們有时間，我們也許能找到些綫索，可是他們都說星期二就要开庭。我也不用瞞你，瑪丽；看来情形对他很不利呢。”

“我知道情形很不利！我知道情形很不利！可是，啊，約伯！如果証明謀杀案发生的时候，他确实在另外一个地方，这能不能作为是反証？我又怎样着手去找寻这一种反証呢？”

“这个当然是反証。”他想了一想說，“你可以去問他的母亲，他在那天晚上做些什么事，到过些什么地方；你知道了这些，也許会有一点儿头緒。”

他只想让另外一个人去开口告訴瑪丽这件事情絕对沒有

希望；同时，他觉得单靠他个人的意见不能使她相信，等她自己去調查研究以后，自会明白。

瑪格丽脫一直严肃地坐着不作声。說实話，她听到了瑪丽和哈利·卡逊間那种行为，眞是又惊訝又气恼。她自己素来文靜、謹愼，从来沒有尝到过人家贊美她容貌的滋味，便連自己见到、听到或想到威廉·威尔逊时那种冲动、温柔和无限愉快的感觉，她也沒有去捉摸是不是恋爱——瑪格丽脫对于許多人因为美丽、虛荣、野心，或是那种要求人家爱慕的心理，而受到的种种誘惑，毫无同情；总而言之，对于那种卖弄风情的女孩子毫无同情。所以她不会懂得那些情况和她不同的女孩子所經受的感情和理智冲突的意味。她本人只要确信一种行为不对，便决計不再会去做它；旣然决定了，便也一些沒有什么困难。因此她不明白瑪丽怎么竟会这样胡搞，虽然她心里还有一套替她辯解的話，可是她实在不好意思去讲到她的行为。瑪格丽脫觉得她的朋友欺騙了她，眞是难受；现在我讲給你听的这个时候，她簡直想和瑪丽絕交。她以为瑪丽是个沒有貞嫻品德、慣会两面耍花巧的女孩子；她一方面說到杰姆时眞是情意深切，一方面却又在慫恿着另一个男人向她求爱：她这种性格至少可以說是不太正經。

可是现在瑪格丽脫也被拉进来讲話了。突然間瑪丽心里一閃，想到出事那天的晚上，或是清晨，正是瑪格丽脫去陪伴爱丽思的那个日子。她急忙掉轉身来对她說：

"啊，瑪格丽脫，你能告訴我的；他那天晚上回家的时候，你正在他那里；你不是嗎？不！你还不在那里，可是你到那里的时候也隔不了几个钟头。你有沒有听說他上哪儿去的？前

一天晚上，就是爱丽思中风，你去喝茶的那个晚上，他也沒在家。啊！他上哪儿去的，瑪格丽脫？”

“我不知道，”她回答說。“慢着！我記得象是他要陪着威廉一同步行到利物浦去。我不能肯定，那天晚上的事情实在太多了。”

“让我到他母亲那里去，”瑪丽很有决断地說。

他們两人一个也不說話，旣不贊成，也不拦阻。瑪丽觉得从他們那里得不到什么同情，可是她振作起精神来，下定决心就是沒有朋友热誠帮助也要干下去。她知道她只要問到他們，他們还是愿意提供意见；关于杰姆的事情，她从他們那里，也只希望得到这一点帮助。她怀着世界上只有她独个儿知道的秘密，朝吉英·威尔逊家走去，心中却又不觉有些气餒。

吉英·威尔逊的眼睛也哭肿了；二十四个小时的深虑重忧竟使她的面目变得这样憔悴，看来也叫人伤心。整个晚上，她和戴文保太太低声談着她們一件件的痛苦，可是好象旧式的曲子一般，每节的結尾要重复一句，她們总是归結到威尔逊太太当前的最恐怖的痛苦。她竟然变得——我簡直不知道用什么詞句来表达——好象为她当前的苦难而感到驕傲；她变得和悲痛有一种难割难分的亲热；为了替她儿子担忧，她竟然变得异常兴奋。

“啊，瑪丽，你来了！啊，瑪丽，姑娘！他在星期二要受审了。”

她又抽抽噎噎地哭了，她那种喘不过气来的样子，一看就知道她早就哭过好多回了。

“啊，威尔逊太太，不要这样伤心！我們一定会替他脫罪，

你看着吧。不要着急，他們沒法子証明他有罪！”

“可是我告訴你，他們一定有法子証明，”威尔逊太太插嘴說，她觉得瑪丽說話时有一种輕描淡写的样子，不免有些着恼；再說，她自己已經死心塌地絕望了，另一个人却还在希望，她也有些不很自在。

“你也許觉得很合式，”她接着說，“自己鬧出来的禍事还看得这样平淡；他送了命，这笔賬全得算在你头上，我活着一天总不饒你，我知道他一定送命；可是他决沒有犯这个罪——他决沒有犯。啊，我的宝貝儿子呀！”

她的身体太衰弱了，沒有气力一直发怒下去；她的怨憤便变成了輕微的嗚咽和呻吟了。

瑪丽竭力想安慰她，使她不要过分悲痛，或者过分气憤；她希望她能記忆清楚过去的事情，况且她对于杰姆的母亲本来就非常怜爱。她于是輕輕地、緩緩地跟她說了許多体己話，虽然断断續續地說得也沒有气力，可是配合着从心坎里发出来的亲热的神情和举止，却自有一种极大的力量。那老年妇人在不知不觉之中被她那可爱的蓝眼睛、同病相怜的泪水、亲切和希望的詞句所感动了，她那激动的心情也变得宁靜了些。

“啊，亲爱的威尔逊太太，你能記得星期四那天晚上他說过他上哪儿去的嗎？爱丽思中风的时候他不在家；他直到第二天早上才回来，說得准确些，那么，直到晚上才回来，是不是？”

“不錯！他出門时大約是五点钟；他和威廉同走的。他說他要陪威廉走一段路，因为威廉一定要步行到利物浦去，杰姆要借給他五个先令做盘費，他无論如何不肯拿。因此那两个

孩子便一块儿走了。我现在全記起来了：你要知道，爱丽思生了病，杰姆又出了这么大的乱子，我把这些事都忘了。他們是一块儿走的，步行到利物浦去，那就是說，杰姆陪他走一段路。可是，誰知道，”她又回复她本来那种失望的口气，“他是不是眞去了呢？他也許半路折了回来。啊，瑪丽，姑娘！他們准会为了一件他沒有做过的事把他絞死呢。”

“不，他們不会的，他們也办不到！我现在有了些主意了。我們一定要找威廉来帮忙；时間还来得及。他可以宣誓說，杰姆和他在一块儿。杰姆现在在什么地方？”

“人家說他早晨坐在囚車里被押到刻克代尔去了，也不让我见他一见，可怜的孩子！啊，姑娘！他們就是这样的狠心，只想草草了事。”

“咳！他們一刻等不得二时，拚命只想把凶手抓到手，”瑪丽悲痛怨憤地說。“可是你尽放宽了心吧，他們以为杰姆有嫌疑，那是走錯了方向。别害怕。你看着将来杰姆不会有事的。”

“要是我能出些力，我便不会这样不好受，”吉英·威尔逊說，“可是我就是这么一个可怜多病的老太婆，我的脑子完全不中用，好象丧魂失魄似的；爱丽思病了，又是这样那样的，我想来想去，一点儿沒有法子来帮我孩子的忙。我昨天晚上該去看他的，他們现在才告訴我，我又失去了个机会。啊，瑪丽，我沒有去看他，我也許永远看不见这孩子了。”

她那对悲惨的眼睛带着可怜的神情看着瑪丽的脸，瑪丽觉得心里难过得实在支持不住了，她单怕自己会嚎啕大哭起来，于是赶快换个題目，間起爱丽思的病状。吉英·威尔逊的

心里只觉得无論什么痛苦决計比不上做母亲的痛苦，便回答道：

“她还是那老样子，謝謝你。她是快乐的，因为外面发生的事她全不知道；可是医生說她越来越虛弱了。你也許想看看她吧?”

瑪丽走到楼上，一半因为貧苦人家有让亲友們最后去看一下死者或将死的人的规矩，同时也有被邀的人不能拒絕的规矩；一半也因为她觉得那个虔誠善良的老妇人的周围有一种宁靜圣洁的空气，她盼望能到那里去透一口气，哪怕只有一忽儿也好。爱丽思依然象以前一样，躺着不觉得什么苦痛，至少表面上看不出；她沉浸在过去小女孩时代的回想之中，一切都生动得和现实一样，可是对当前的情况却完全不知不觉了。她依然在那里讲着綠色的田野，依然在讲着她死去多年的母亲和姊姊，仿佛她們还活着，和她一块儿在她幼年时代的那些愉快的地方。

可是声音变得微弱了一些，举动也变得迟緩了一些；她显然在衰沉下去了；可是多么快乐呀！

瑪丽默默地站了一会儿，看着她，听着她，然后弯下身来，恭恭敬敬地吻了吻她的面頰；又把吉英·威尔逊从床边拉开，仿佛床上躺着的人在精神上还能感觉到身边的事实；她对那可怜的母亲低声讲了几句安慰的話，又亲亲热热地把她吻了又吻，方才和她告别，走了几步又回来，劝她不要着急。

她一走出屋子，吉英·威尔逊便觉得房間里好象失去了一片阳光。

可是，瑪丽的心又是多么沉痛呀！残酷的事实一步步地

明显起来，她的父亲正是杀人的凶手！她拚命不把念头专注到这上面去；她只要想找个办法来証明杰姆无罪：这是她首要的責任，她非做到不可。

第二十三章　法院的传票

是不是全靠这迷糊的眼睛，
和战栗的手来駕駛这小艇；
載着我宝貴的希望与爱情，
在险峻的澗石間觅路前进，
达到那和平与安全的海濱——
或是就盲目冲撞，不幸下沉？
我祝祷上天来帮助我，拭淨
我的眼睛，使发顫的手穩定！
——《忠貞的女人》

她的心在狂跳，她的脑子里有了許多主意，她需要时間和清靜来把它們整理，于是赶快走回家去。她象是个找到了一块宝石而又不能立刻說出它有多大价値的人，只得先把它隐藏起来，到一个清靜的时間再来詳細考量这东西到底对他有多大好处。她象是个发现了到温柔乡去的綫索的人①，虽然一切条件已經掌握在他手中，可是还得等待些时候再去探寻那条曲折的迷津。

但是沒有一个守財奴或痴情人会对宝石和温柔乡象瑪丽对她所怀着的信心那样宝貴，因为她现在可以証明杰姆完全无罪，同时还能不牵涉到另外一个人——虽然是眞凶，但对她是多么亲爱的人——他在那残酷的罪行中做了什么，她連想也不敢去想。因为她要是一想，立刻就发生了这样的一个十分狠狽的問題——如果一切都对无罪的杰姆不利，法官和陪审員都同意判他死罪，絞架在等候着他，那么她这一个知道可怕的眞相的人該要怎么办呢？当然她不能去告发她的父亲，可是——可是——她宁可自己先死或者发疯，懵懵懂懂不再有什么知觉，也不愿回答这样一个狠狽的問題。

她眼前似乎出现了一条道路，这条道路越来越清楚了。她觉得她幸而想到了要提反証，更幸而很快地就找到了那悲惨的晚上杰姆去处的綫索。这一种新希望，这种籠罩一切黑暗的光明，好象又使她觉得早些开审也是一种值得庆幸的事。威廉·威尔逊原定在星期一那天从曼島回来，要找他是不困难的；到了星期二，一切便都可以搞清楚了，凡是她敢希望搞清楚的全可以搞清楚了。

她还得仔細考虑一下，从头到底再想一想，怎么样設法去和威廉会面——写信是靠不住的；必須找出他在利物浦时的寓所；必須竭力記起他航行的船名；要去确定这許多微細而又重要的事实，她越想越觉得困难了。因为你知道，那位对最有

---

① 传說英国国王亨利二世有个外宠，叫做洛莎曼德。亨利为她造了一座迷宮，旁人无法进去。最后皇后循了一根絲綫的指示，深入內室，将她謀害。

兴趣的事能記忆清楚而不会忘怀的爱丽思，現在已躺在那里几乎失去了知觉。吉英·威尔逊(用她自己的詞句，在郎卡郡人都能彻底了解)又是完全給"搅昏"了，那就是說，接二連三的恐怖和悲惨的遭遇把她的脑子弄糊涂了；她的心思再也不能归总；而且就是她头脑最清楚的时候，她对威廉的事也并不十分关心(或者是她故意做作)，她心目中唯一的宝貝只是她的独生子杰姆，无論什么事来打岔，她就吃醋。因此，那水手的行程如何安排，从她那里是打听不出什么消息的。

那么，她能不能去問杰姆自己呢？不！她太了解他了。她觉得他自己一定明白，只要他供出了另外一个人来，便可以叫自己完全脫罪；可是他悶声不响，拒絕这样做，那就証实了她从来沒有怀疑过的一点，那眞的凶手决不会有被他告发的危险。她因此怕他也不会同意采取任何可以使他宣告无罪的步驟。况且她也沒有法子去和他商量。他已經被押到刻克代尔去了，时間又是这样急促。现在已經是星期六的中午。即使她能去看他，我相信她也不愿意去。她一切要由自己来做：恢复他的自由，救他脫离死罪；虽然她无論怎样努力，也許永远不能重新获得他的爱情！啊！她又怎样能和他去討論这案子呢？他們俩都知道誰是眞凶，可是沒有一个会把他的名字說出口来；他虽然有过失，虽然有罪孽，他們俩却又是多么热爱他呀。

她早已不再去苦想了，可是威廉的那个船名突然在她的心头閃现：«約翰·克罗伯号»。

她可以确定，他不时在說着那条船的名字。他在那个倒运的星期四晚上也在談話中提到过。她总是不敢放心，只怕又把它忘了，于是反复地背誦着：«約翰·克罗伯号»。

她接着便仿佛从奇怪的昏迷状态中清醒过来，想到了瑪格丽脱。现在爱丽思对于世上一切的活动簡直同死了一样，威廉的一举一动还有誰比瑪格丽脱更重視呢？

她正好想到这里，一个邻居走了进来。那位邻居平时当瑪丽和她父亲不在家的时候，总替他們代管钥匙；倘若有朋友来看见門鎖着，要留个信或是問几句話，她也总代他們来招呼。

"这里有些东西給你，瑪丽！一个警察留下的。"

一张厚厚的紙。

好多人最怕看到这种神秘的厚紙头。我就是这样。瑪丽也是这样。她拿了起来心里便觉得有些不安，那字体很特别，虽然看得清楚，却不懂得它的意思，换一句話說，她可能是故意不去弄懂它，这正可以証明她已經多少猜到了那里面讲的是些什么。

"这是什么东西？"她讲話时的音調完全是一副沒精打采的样子。

"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警察說他傍晚时候再来，看你收到了沒有。他还不愿意把它留下呢，虽然我对他說我是什么人，还告訴他我代管钥匙，传話带信那些事情。"

"这上面讲些什么？"瑪丽再問，她的声音仍旧是那样粗糙、微弱，她又用手指把紙张翻了过来，仿佛恐怕自己看懂它的意思。

"啊！你认得字，我认不得；要我来告訴你才是怪事！可是我們当家的說，那是个通知，要你到利物浦巡回审判庭去做杰姆·威尔逊那案子的証人。"

"上帝可怜我！"瑪丽輕声說，脸白得象紙一样。

“不要，姑娘，你不要这样着急。你去讲些什么，既不会对他有益，也不会对他有害，因为大家都説他准是要被处絞刑的；再説，那死了的一个倒是你的情人。”

要是在旁的时候，这話会使她感到异常的痛苦，现在瑪丽却顾不了这些。她的脑筋里正替自己忙着想象他們下一次见面时可怕的情况——那种样子相会，眞不象是情人相会呀！

“好吧！”那邻居說。她觉得她呆在那里实在沒有意思，瑪丽既不注意她的人，又不注意她的話。“你可以对那警察說，这张宝貝紙条你已經拿到了。他好象以为我会把它藏起来似的；他是第一个不相信我传話带信靠得住的人。再会。”

她离开了那屋子，可是瑪丽并沒有知道。她把那张厚紙头握在手里静静地坐着。

她突然跳了起来。她可以把它拿到約伯·李那里去，請他告訴她究竟是什么意思，因为这不会就是“那个”。

因此她走了去，吞吞吐吐地提出了她的問題。

“这是一张传票，”他回答道。他象艺术鉴賞家似的把那张厚紙反复地看着；約伯喜欢那种艰深的名詞，律师口吻的語調，甚至觉得自己也有半个律师的資格，因为他曾經在旧书摊上买到一本从整部里拆散了的布来克斯东① 的作品，从那里撿来了一点儿法律的皮毛。

“一张传票——那是什么呢？”瑪丽喘着气說，她依旧摸不着头脑。

---

① 布来克斯东（W. Blackstone, 1723—1780）：英国著名法学家，著有《英国法律解說》等书。

約伯听着她的嗓音，那一种改变了的悲惨的嗓音，吃了一惊，从眼鏡上面窺探着她的脸色。

"一张传票无非就是这样一件东西，亲爱的。这是传喚你在哈利·卡逊謀杀案里，审問杰姆·威尔逊的时候，到庭去回答几句問話；压根儿只有这一点儿作用，不过用的字眼比較雅致些，那是专为那些精通文墨的人去欣賞的。我以前也做过一次証人；那沒有什么大不了的事；要是他們沒礼貌，你就回答他們一个沒礼貌：一拳来时一脚去。"

"沒有什么大不了的事！"瑪丽学着他說，可是声調完全不同。

"唉，可怜的姑娘，我明白。我敢說，这对你的确十分难堪。你能說的話旣不会对他有利，也不会对他有害。啊！你也許会对他有些好处，因为他們一看见你，馬上就会明白他为什么吃醋吃得那样厉害；你生得这样美，瑪丽；他們看上一眼，就能了解这个年輕人的疯狂的原因，他們就比較容易原諒他一些。"

"啊，約伯，我告訴你他无罪，你为什么总是不肯相信呢？眞的，眞的，我能提出証明，他那天晚上整夜和威廉在一起，这是眞的，約伯！"

"我的姑娘，你是凭誰說的？"約伯用着怜憫的口吻說。

"啊，他的母亲告訴我的，我要去找威廉来做証人。可是，啊！約伯，"她說着便哭起来了，"要是你不肯信我，那就心肠太硬了。熟悉他的人，应当爱护他的人，都还一口咬定他有罪，叫我怎样能在陌生人面前替他开脫呢？"

"上帝知道，我并不是一口咬定他有罪，"約伯严肃地說。

“只要我能救得了他，要我减少一半寿命我也愿意——就要我死我也愿意，瑪丽（我这条命除了为我那可怜的瞎眼孩子以外，根本一个子儿也不值）。你說我心肠太硬，瑪丽，可是我并不眞是硬心肠，只要我能帮你，我总帮你，不管对不对，我一定帮你，”他接着說；可是声音很輕，隔不上一会儿就連这几个不确定的字眼也随着咳嗽咳掉了。

“啊，約伯，只要你肯帮助我，”瑪丽叫着說；她的眼前頓时亮了一亮，脸上也有了一种高兴的样子，虽然只是冬天的阳光似的，沒有多大的分量。“告訴我，他們問我的时候我該怎么說；我一定心惊胆怕得答不上話来。”

“最好的办法是讲眞話。他們說，眞話不論在什么时候总是最好；尤其是和律师們打交道，那更是一定的，因为他們又敏捷又狡猾，你逃不出他們的手掌；他們会搞得你象个傻瓜一样，先撒了个謊，过后又让他們把眞話逼出口来。”

“可是我不知道眞相，我的意思是說……我不懂怎么样把自己的意思說得清楚；我敢确定，如果我急得沒有办法，眼看几百个人盯住了我望，不管他們問我一个怎么样簡单的問題，我一定全会答錯；如果他們問我是星期六看见你的，还是星期二，或是不論哪一天，我准会忘得一干二净，偏偏拣了不該說的話来說。”

“不对，不对，你千万不能有这种念头；这便是他們所說的‘神經质’了，尽这样沒有好处。啊，瑪格丽脫来了，天保佑这位小姑娘！你瞧，她自己走得多象样！”

約伯目不轉睛地看着他的外孙女，她正跨着平稳有尺度的步子，仿佛拍着板眼一般，从对街走来。

瑪丽觉得象吹到了一陣冷风似的瑟縮着——在瑪格丽脫前面瑟縮着。那个瞎了眼的女孩子，謹慎沉默，似乎是个严厉的审判官；她要是在这里听着，那么瑪丽正在引动約伯对她同情的那种热切的信心便会受到限制。瑪丽知道这是她自己不好，她心坎里处处都感到自己的錯誤；但是她宁可叫他們尽量数説自己的錯处，再加上极严厉的斥責，却不希望受到象瑪格丽脫当天早上对她那种冷漠的态度。

“瑪丽在这里，”約伯几乎在代她向他的外孙女求情，“到这里来和我們吃一点儿午餐，我敢説她今天一定沒有想到替自己做飯；她那脸就蒼白得一絲儿沒有生气了。”

話音里就听得出他款待的誠意；穷困的人們，虽然沒有多大的东西来款待客人，可是更见得他們情意的亲切。瑪格丽脫作着欢迎的姿势朝瑪丽走来，那样子比当天早上要和善得多了。

“千万不要客气，瑪丽，你知道你家里沒有什么吃的，”約伯硬留着她。

瑪丽又是軟弱又是困倦，心事紛繁得不可开交，就也不再坚持，答应留下。

他們靜靜地吃着；因为每个人都觉得不容易开口，勉强説了一两句，便大家不作声了。

吃完了飯，約伯又提起他們大家关心的題目。

“那刻克代尔监獄里的可怜的孩子需要个律师，替他主持公道，不致受他們的欺侮。有人想到了这个沒有？”

瑪丽沒有想到，她能断定他的母亲也沒有想到。瑪格丽脫証实了后面这一点。

"我方才从他家回来，可怜的吉英的脑子糊涂了；这么許多伤心事都凑集到了一块儿。一会儿她好象确定他要被处絞刑；要是我依着她說，她却又火了起来；（可怜的妇人！）她說，不管人家怎么讲，自有人能够并且愿意証明他沒有犯罪。我簡直不知道相信了她哪一句話好。只有一件事她是坚持不变的，她口口声声說他沒有罪。"

"做母亲的总是这个样子！"約伯說。

"她說有人可以証明他无罪，她指的是威廉。杰姆在星期四那天晚上和威廉在一起；威廉步行往利物浦去，他陪着他走了一段路。这件事只要找到了威廉，让他来証明就行了。"瑪丽这样說，她很沉静，因为她有着一个急切的目的。

"亲爱的，你不要单純依靠这一点呀，"約伯說。

"我就要依靠这一点，"瑪丽說，"因为我知道这是事实；不管怎么样，我要竭力去証明它。无論你怎么說，我决不会动摇，約伯，你不必再試了。你可以帮忙，可是你沒法子阻挡我去实行我已經决定了的事。"

他們佩服她坚定的决心。約伯眼看她那样坚决地要照着去做，几乎也信从了她的意见。啊！我們有了一种信仰要去說服人家，不管事大事小，最可靠的方法是把它作为行动的指針，自己絕不动搖！假如这样，那就用不到过分的表白，它自能成为一种有生命力的东西来推动一切！

瑪丽觉得她至少已經說动了一个朋友，于是平添了不少勇气。

"现在我已經弄明白了这一些，"她接着說，"那天放枪的时候（她不愿說是謀杀案发生的时候，因为她沒有忘怀，照一

切情形看来，誰是眞正的凶手)，他和威廉在一块儿。威廉能証明这一点，我一定要找到他。他要到星期二才开航。我們还有时間。他預定星期一从曼島他舅父那里回来。我一定要在那一天到利物浦去找他，告訴他这里发生的事情，可怜的杰姆受了牵累，他必須要在星期二那天来出庭作証。这一切我能做到，我也一定去做到，虽然我此刻还不十分知道应該怎样去着手。可是上帝一定会帮助我。我相信我理直气壮，一切信托上帝；因为我是为着一个清白的好人在出力，并不是为我自己，我自己是罪孽深重的。杰姆是这样一个好人，我想到他就什么也不怕了。”

她兴奋得讲不下去了。瑪格丽脫又重新对她发生了一种热情；她依然是先前本人所知道的那样美丽可爱、不无缺点、容易冲动的瑪丽·巴頓，可是更显得尊严、奋勇和果断。

瑪丽又往下說：

“我现在知道了威廉那条船名——《約翰·克罗伯号》；我知道它是开往美洲的。这也是要紧的一点。可是我記不得有沒有听他說到过他在利物浦的住址。他提起过那客寓的女主人是个善良可靠的人；可是即使他曾經讲到过她的名字，我却已經沒有印象了。你能指点我嗎，瑪格丽脫?”

她这样从容地、毫不含糊地求她的朋友帮助，似乎完全了解、并且承认她和威廉之間有一种未經宣布的密切关系；她問她就象是問一个妻子她丈夫到哪儿去了一个样子。瑪格丽脫也用了同样从容的声調来回答，不过面頰上添了两片紅暈，显出心里有些不好意思罢了。

“他住在姓琼斯的太太的家里，在尼古拉街过去的牛乳

场。他开始在海上工作的时候就寄寓在那里，我相信她是个很规矩的女人。”

“好吧，瑪丽，我要来为你祈祷，”約伯說，“我并不經常祈祷，虽然我在特别快活，或是特别忧愁的时候，也常常对上帝通神几句；我有时找到了个稀有的虫子，或者出門正碰着天好，我也会突然想到感謝‘他’；我禁不住这样做，正象我不肯不去告訴朋友一样。可是这一次我要为杰姆，也要为你，經常地祈祷。我敢說，瑪格丽脫也准会这样做。可是，姑娘！你觉得去請个律师怎么样？我认識一位齐夏先生，他对昆虫也是极有兴趣的，心肠很好。他和我有了多余的标本时常交换。他一定肯来帮助我的。让我戴上了帽子去看他一下。”

說着，他站起身来就走。

瑪格丽脫和瑪丽两个留在家里。于是她們仿佛又都感到不自在起来，虽然还不能說又感到疏远起来。

可是瑪丽鼓足了勇气先开口。

“啊，瑪格丽脫！”她說，“我知道你一定觉得我的行为太不好了；可是我自己现在也明白了，不用你說，我自己就瞧不起我自己。”說到这里，她的喉嚨哽住了，說不下去了。

“不，”瑪格丽脫开始說，“我沒有权来……”

“当然，瑪格丽脫，你有权来审判我；你禁不住要这样做；不过，照《圣經》上說，只是，在审判的时候别忘了慈悲为怀，象《圣經》上所說的那样。你一向是这样好，你不会懂到开头走錯一步有多么容易，以后要回过头来却是多么困难。啊！当初我只觉得卡逊先生說的那些話叫我听了高兴，可完全沒有想到会有怎么样的后果，也許他死了我反而觉得他比活着的

时候好。”

她嚎啕大哭起来。一整天悶住了的情感必得要发泄一下了。可是她又勉强忍住，抬起头来眼泪汪汪地看着瑪格丽脫，好象她那平静的、沒有表情的眼睛还能看得到自己的乞怜求情的面容。她继續說：

“我决不能哭；我决不能丧失自制的能力；以后尽有时間让我去哭呢，如果……我只要求你对我說几句好听的話，瑪格丽脫，因为我实在太苦了；誰也不会知道我苦得这种样子；我有时候想，我虽然做错了也不应該吃那么大的苦——可是这是不对的，是不是，瑪格丽脫？啊，我做错了，我就应該受罰；你再也想不到我受的罪有多么大！”

誰能不被她那种悲慘和屈辱的声音、語調感动呢？她那样忏悔地恳求着，誰能不給她同情呢？瑪格丽脫不用提了。早先的友誼又重新恢复了，也許比从前还要更多些温情呢。

“啊！瑪格丽脫，你以为我們能救得了他嗎？要是威廉挺身出来做証人，你想他們还能判他罪名嗎？那不是个很好的反証嗎？”

瑪格丽脫沒有立刻回答她。

“啊，瑪格丽脫，你說！”瑪丽急得不耐煩地說。

“我不懂得法律，也不懂得什么反証，”瑪格丽脫温和地說；“可是，瑪丽，外公說过的，你会不会太信賴了吉英·威尔逊的話，說是他和威廉同走？可怜的老太太，我想她的脑子全糊涂了，心境不好，还得照管病人，又来了这样大的祸事；誰能怪她呢？再說，杰姆告訴他母亲說他走了，也許只是个借口。”

“你不了解杰姆，”瑪丽說，她急忙从椅子里跳了起来，“否

则你就不会这样說了。”

“我但愿我說得不对！可是你該想一想，瑪丽，多少証据全是对他不利的。杀人的弹丸是从他的枪里放出来的；沒有好多天以前，他还对卡逊先生說过恐吓的話；那案子发生的时候，他恰好不在家，那是我們都知道的，我怕也有人会出来作証；又沒有旁的人和他一样犯着嫌疑。”

瑪丽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可是，瑪格丽脱，他絕对沒有干这件事，”瑪丽又肯定地說。

瑪格丽脱的样子依然表示着怀疑。

“我明白，我光是說話也不会有用，你們一个也不相信我；我要是不能把事实来証明，我也决不再讲了。星期一早晨我到利物浦去。我要去候着开审。天哪！天哪！我一定要去找到威廉；那时候，我想你自会觉得对杰姆坚持着这种偏见是不对的了。”

“不要生气，亲爱的瑪丽；我只希望我說得完全不对。现在我要和你讲几句实实在在的話。你需要錢用。他們那些律师全是非錢不行的，再說，你去寻找威廉要盘費，在利物浦要吃住开銷，还有旁的費用。我放在旧茶罐里的錢你可以拿一些去。你千万不能拒絕，我这是借給杰姆，不是借給你，这些錢你全是为了他用的。”

“我知道，——我明白。謝謝你，瑪格丽脱；你眞是个好心人。我就替杰姆收下了；我一定好好地为他去使用。可是，不要全給我；我决計不拿的。我的膳宿費用他們会給我的①。我就拿了这个吧，”瑪格丽脱把一向放在碗橱里的积蓄拿了出

来，瑪丽只受了一个金鎊。“你的外祖父可以替我付律师費，我不去跟那个人打交道，”她想起了約伯的話，說律师們能有办法迟早查究出事实的眞相；又想到她自己一定要隐藏的秘密，不禁打了个寒噤。

“天知道！你不要这样大惊小怪，”瑪格丽脫岔开了瑪丽許多感謝的話。“我有时候想，«圣經»上的訓誡不妨从两方面去看；我們也可以說，‘你肯怎样待人家，让人家也怎样待你。’因为我們时常为了自己有傲性，不肯接受人家的好意，他們滿腔热誠来帮忙，我們却不让他們称心如意；可是我們自己处在他們的地位，我們也会愿意做同样的事情。啊！我时常受到人家冷漠的拒絕，叫我不用为他們的忧虑、悲痛来煩心，而我却明明知道他們很是悲慘，需要慰借；我那时够多么气恼。我們的主耶穌也总让人家来帮助他，因为他知道一个人能替人家做一些事也有快乐。那是世界上最快乐的工作。”

瑪丽正在全神貫注地看着街上出现的事情，并沒有十分留意瑪格丽脫讲的話。她坐的地方可以很清楚地望到窗外去，她看见有一位先生同約伯一起走来，那个人看上去很精明很沉着，可能是个律师，約伯正和他談得十分认眞。他那高举着的手指，和全身的姿势，她可以看得出他正在申說着几个要点請那个人注意；他又从对街指着他的屋子点了点头，似乎在邀請那个人进来。瑪丽单怕他会进来，那她就要被他詳細盘問着为什么她能断定杰姆无罪的理由了。她以为那个人当眞要

---

① 依照英国法律，凡传审証人到外埠出庭，其舟車膳宿等費用，均由当局負担。

来了；只见他向前跨了一步。啊，不是！原来瑪丽不曾注意到有一个小孩蹒跚地走来，他不过是让一让路。約伯和那个人已經厮混得很熟，他拉住了他滔滔不絕地談下去。那个人心里很焦急，只想早些脫身，可是又不得不敷衍着；那种样子倒叫瑪丽很喜欢他，虽然他是个律师。又来了一大篇談話，那个陌生人只是点着头，短短地回答了一两个字，便加紧了步子走了。約伯和善的脸上带着一些得意的笑容跨过街来。

"好吧！瑪丽，"他一走进来就說，"我已經看见过律师了，不过并不是齐夏先生，因为他是不办謀杀犯一类案件的。他写了个紙条介紹我去看另外一个律师。那人也很好，就是太爱讲話！我想插句話，他总把我打断。可是我把主要的几点又重新和他說了一遍，你們也許看见我們的。我想請他自己进来和你談一下，瑪丽，他却实在忙得很；他說，你提供的証明对于案子不会有多大的出入。他准备星期一乘头班車到巡回法庭去，他会去探訪杰姆，問他一切詳細的情形。他又把住址給了我，瑪丽，你和威廉都得去看他（特别是威廉），时間是星期一下午两点钟。你記住了嗎，瑪丽，你得在星期一下午两点钟在利物浦去看他？"

約伯也的确該要怀疑她是不是完全明白他讲的話；因为他这些滿意的安排，各种的細节，不过使眼前活生生的事实更深刻地印进她的脑子里。她这才相信这些全是眞事，她并不是在做梦。原来她坐在一向坐惯的老地方，休息了一会，吃了一些东西，精神振作了不少，又听着瑪格丽脫恬靜的語声，有几分钟簡直是沉湎在幻想里面了。隔不到多少钟点，她方才看见的那位先生就要去会见和詢問杰姆了，結果会是怎么样呢？

星期一，那就是后天：到了星期二，那便是她情人的生死关头；也許死亡就要不可避免地（多么可怕）临到她父亲的头上了。

难怪約伯又把这些細节重新讲了一遍——

“記住了，星期一，两点钟。这是他的名片——布列格諾斯先生，利物浦，伦晓街四十一号。他就住在那里。”

約伯不說話了，这靜默使瑪丽想起了謝他。

“你眞好，約伯，太好了。不管有什么事，你和瑪格丽脫是决不会抛弃我的。”

“啊，不用提了，姑娘；不要灰心，我现在倒有些盼望了。他觉得威廉的証明大有关系。姑娘們，威廉的行动你們不会搞錯吧？”

“我能确定，”瑪丽說，“他从这里动身先到曼島去探望他的舅父，星期日晚上回来，准备星期二开航。”

“我也能确定，”瑪格丽脫說。“那条船的名字是《約翰·克罗伯号》，他就住在我已經告訴了瑪丽的那个地方。你有沒有記下来，瑪丽？”瑪丽把它写在布列格諾斯先生名片的背面。

“他并不十分高兴想去，”她一边写，一边說，“因为他和舅父一点儿不熟識，他說就是不多交往，也沒有关系。可是他說亲戚到底是亲戚，旣然答应了去，就只能去一趟，住上一两天也就算了。”

瑪格丽脫还得上城里去练习歌唱，因此，瑪丽虽然不愿意离开了他們独个儿去待在家里，可是不得不和她的朋友們告别。

第二十四章　在垂死人的身旁

啊，凄惨和严肃是战战兢兢的守望：
他們坐在那里，数計着漫长的时光，
在他們亲爱者发着烧的睡榻边上！
啊，万籟无声的午夜叫人多么惊惶，
眼看那惨白的躯体躺着不再动弹，
吓了一跳問："现在是瞌睡还是死亡！"

——佚名

瑪丽实在忍受不住这种寂寞凄凉，許許多多悲痛的思想全压在她的心上，就連那所屋子也黑黝黝地挤满了可怕的回忆和不祥的預兆。

对于杰姆，她已經凭她微弱的力量、热爱的心肠，尽了一切的責任；她父亲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生活上面已經罩上了一块黑幕，她想不出应当怎样来尽她的孝道。她心里不由得想找些什么事来做做——不管什么事，什么都比閑着想心思要好些。

这样就引起了路得和拿阿米亲密結合的那种古老的感

情[1]，因为她們两个都爱着一个人；瑪丽觉得减輕她心事最好的办法还是去替他的母亲做些事，去安慰安慰她。因此她又鎖上了自己的屋子，走到威尔逊家去；一路低着头跑，单怕有人认識她要拉住了她讲話。

瑪丽走进門来，吉英·威尔逊正安靜地坐在椅子上；想到她平时那种匆忙和急躁的样子，再看她现在这样的安靜，眞叫人非常詫异。

她的脸色十分蒼白憔悴；可是使瑪丽吃了一惊的是她的安靜。瑪丽进来的时候，她也沒有站起来，只是坐着不动；她輕微地、軟弱地讲了几句話，瑪丽完全听不清楚。

戴文保太太也在那里，她扯了扯瑪丽的衣服，低声地說，"不要去管她，她疲劳过了度，还是随她去好。一切等我到了楼上再告訴你。"

可是瑪丽看不过威尔逊太太的那种焦急的神气，眼睛盯住了她，似乎在等候她的回答；她于是凑近去听她反复地在讲些什么話。

"这是什么东西？你能告訴我嗎？"

瑪丽仔細一看，见到那母亲手里也有一张倒运的厚紙，她正把顫抖的手指在搓卷着。

瑪丽心里一陣酸痛，讲不出話来。

"这是什么东西？"她又說，"你能告訴我嗎？"她依然用了小孩似的好奇的眼光和恳求的神情对瑪丽望着。

她能回答什么呢？

---

① 路得和她的婆婆拿阿米的故事，见«旧約圣經：路得記»。

“我叫你不要去管她，”戴文保太太有些气愤地对她說。“她早就明白了这是什么——也許太明白了。他們送来的时候我不在，可是隔壁的希明太太在这里，她看懂了里面的意思，就完全解释給她听了。那是叫她在杰姆受审时到庭作証的通知——希明太太猜想是要証明那枝枪，因为你知道，只有她才能証明那枝枪是他所有。她对那个警察輕易地說出了那是他的枪，现在当然沒有法子不承认。可怜的妇人；她受的刺激眞是太深了！”

威尔逊太太看她們在低声談話，便耐心地等候着，心想她們讲完以后，也許会解释一些給她听听。可是，她們都沉默着不作一声；虽然两个人眼睛的表情，不用言語或文字，也可以看出她們心底里对她的同情。她依然用了那种輕柔的声調（她平时除了对待在她重伤残废后娶她的丈夫以外，脾气一向暴躁，现在却完全不同了），那声調和她从前性急的样子完全不同，她又說出方才那几句焦心的問話：

“这是什么东西？你能告訴我嗎？”

“你不如立刻把它給了我，威尔逊太太，让我去放在你看不到的地方。瑪丽姑娘，你去对她讲，让你看一下；我試了又試，想騙掉它，她却理也不理我，我又不愿意打她手里去夺过来。”

瑪丽把柜桌底下一张小凳抽了出来，坐在威尔逊太太的膝边，把她顫抖着不停的手放在自己手里，温柔地撫摩着。她只稍微輕輕地縮了一縮，以后便任它去，她的手被瑪丽抓紧了依旧在抽动，不多一会儿，那张厚紙便掉在地上了。

瑪丽当着她不慌不忙地撿了起来，并不把它藏掉，靜靜地

放在那母亲一双焦急和惊惶的眼睛所看得见的地方，继續撫慰着她。

“她已經有很多晚沒睡了，”那女孩子对戴文保太太說，“有这么些悲惨不幸的事，当然也难怪。”

“这是实話！”戴文保太太回答說。

“我們非把她弄上床去不可，一定叫她脫了衣服躺下来，但愿上帝能可怜她，让她好好地睡一觉，否則……”

你知道，她們当着她面前讲話，就象她不在那里一样；她的心已經飞到老远的地方去了。

她一动也不动地坐在椅子里，她們几乎把她抬了起来，抱上楼去，就象一个母亲抱着沉睡着的嬰孩一样；她們替她把衣服从瘦得可怜的身体上脫了下来，让她躺在楼上的小床上。她們原想让她睡在杰姆的床上，在那里，也好让她的耳朵眼睛清靜些，免得受到爱丽思方面的惊扰；可是她們又想到睡在一个不习惯的地方，她醒来时会受到惊慌，况且瑪丽准备在这个悲惨的家庭里守夜，单怕发生了什么事，沒法子两头照顾。

所以她們就象我所說的那样，让她睡在小床上；她們正在慢慢地从床边走开去，希望她能暫时放掉她心头的重担，好好地睡一会儿，她却又悲切地望着瑪丽低声說：

“你还沒有告訴我这是什么东西。这是什么东西？”

一面对她凝視着等待回答，一面慢慢合上眼皮；她沉沉地睡去了，酣熟得象死了一般。

戴文保太太径自走了，瑪丽就独个儿待在那里——这种在孤寂中感到的痛苦，那两个沉睡着的人是不会来安慰她的呀！

她想到那漫漫的长夜，不禁恐慌起来。爱丽思也許会死，医生在白天說过她的病情已經沒有希望，不会拖延多久；有时候，瑪丽心里也觉得害怕，不是怕死，而是一种年輕人自然会觉得的对于尸体的恐惧：她弯下身子焦虑地听着爱丽思瞌睡中发出的深长而間断的呼吸。

瑪丽深怕威尔逊太太醒了回来会神志不清，滿口囈語；她越想越怕，可是越怕越想。威尔逊太太的神經早已受到了重大的刺激，因为有人对她解释明白了她該要做的事——她必須对她的儿子，她唯一的儿子杰姆，提出不利的証言，瑪丽确定那位过于殷勤的希明太太已經向她說明了；要是在梦里（在那里，沒有一个人的同情或怜爱能貫彻到另一个人身上，不管是共享欢乐或是分担苦痛；——在那里，有的景象是无法形容地恐怖，有的隐藏着神秘，有的又有无价的宝藏，但只有独个儿能知道——也只有在那里，我逗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可以看见我亲爱的孩子的可喜的笑靨儿[①]），——要是她从恶梦里醒回来，心記着各种駭人的景象，又想到了可怕的现实，神經变得更加錯乱；那便怎么办呢？

恐惧中的幻想有时候比现实格外可怕。瑪丽害怕的那个夜晚，实际上过去得多么平静！簡直比她沒有这許多心事的时候还要平静！

她对她們担上了这許多心事，反而把她自己的心事擱在一边了。她陪伴着她們，想着她們一切的情况，到后来她自己

---

① 本章中作者穿插的話不少，当是有感而发。作者也有一个儿子，早年夭亡；此处可能是作者自道。

实在疲倦得支持不住了，便也断断續續打了些瞌眈，不知不觉地把一夜度过。爱丽思每次醒来，总是一个人讲話、唱歌，她自己以为自己是个小孩；她在幻象中看到所有亲爱的人儿都来到她身旁，聞到野草的香味，听到周围翱翔的野鳥在歌唱，还有那片段的歌謠，和民間流行的贊美詩（就象在满披青藤的乡区教堂里所唱的那种詩篇；那里只听得流泉琮琤、树叶嘍嗦，配合着頌主圣德的歌声）。她这样說着唱着，听到的人心里也舒适愉快；瑪丽还沒有想到天光会从地平綫上透露的时候，魚肚色的早晨已經使烛火变得黯淡了。

她便从她打着盹的椅子里站起身来，睡眼惺忪地向窗口走去，看一看到底天亮了沒有。街上有一种星期日特殊的宁靜。沒有一家工厂在那天早上打钟；沒有早班工人在那天上班；沒有衣衫不整的女孩子在揩抹小店鋪的橱窗，打破了街头的单調；可是你倒能看到有几个工人出城去呼吸一些田野的空气；还有些父亲带着跟蹌学步的小孩，让他們在清新寒冷的早晨里，跟爸爸一同去蹓躂，享受着一种不易多得的快乐。那些在一星期的工作日中比較空閑的人，在这星期日早晨的凜冽的空气里面，也許要比平时走得快些；可是他們每一个人都觉得随处閑蕩自有一种乐趣，一种神清气爽的感觉。

那天早上也确实有一两个走路人，他們心里的打算，比起我所讲到的那些人来，就沒有那么純洁和值得称道。这种人，身心方面的兽性表现和安息日的精神互相冲突，可是我不愿多說；你和我，甚至每一个人，我想，都应当自己痛責自己，因为我們沒有用尽我們一切的力量去拯救这些迷途和游蕩的弟兄。

瑪丽从窗口轉回身来，走到每个睡着的人的床前去看了一看，听了一听。爱丽思在沉睡中是十分宁靜和愉快的，她的脸色看起来要比平时年輕得多，毫无痛苦地一步步在接近死亡。

威尔逊太太的脸上却打上了几天来忧心焦虑的印記，虽然她好象也睡得很熟。瑪丽正在仔細端詳她的脸，看她和儿子有几分相象，她却醒了过来，抬头看着瑪丽的眼睛；她自己的眼睛里现在透露出她已經又有了知觉了。

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她的銳利的眼光中显示出回忆的悲痛，那眼光直射得瑪丽不敢回看她一下。

"我在做梦嗎?"那母亲終于低着嗓子問。

"不是，"瑪丽用同样的声調回答。

威尔逊太太把她的脸藏在枕头里面。

她今天早上神志完全清楚了；显然，昨晚在衰弱疲乏之中，那张法院传票使她受到的极大的刺激，现在已經平服了。她有气无力地做着要想起床的姿势和动作，瑪丽并沒有阻挡她。一张睡不着的床鋪是最容易引起胡思乱想的。

瑪丽帮她穿好了衣服，她便在爱丽思床边站了一会，看她打盹。

"她是多么快乐呀!"她安靜地、悲切地說。

瑪丽把早餐安排好，又做着一切她能想到的家常瑣碎，让杰姆的母亲可以更加舒服。威尔逊太太却靜靜地坐在圓椅里，一声不响地看着她。她从前那种煩躁的脾气和态度好象突然消失；也許是她身心太疲乏了，表现不出来。

瑪丽告訴了她聘請布列格諾斯先生的經过，还有她要去

寻找威廉的全部計划，以及她种种的希望；同时竭力隐瞞着她心里不由自主地产生的一切疑虑和恐惧。

威尔逊太太听着这些話，沒有讲什么，可是她显然很感兴趣，而且也完全了解。瑪丽讲完了，她便叹了口气說："啊，姑娘！我是他的媽媽，可是我不能做什么，什么也办不了！这是我頂气恼的事！我就象是个小孩看着媽媽病了，哭着、喊着，小小的心也碎了，可是不能做什么事来帮忙。我觉得突然之間失去了一切的本能，我連象小孩子那样啼哭的气力也沒有了。"

她一边低声嗚咽，一边怨怪着自己連外表上的悲痛都不够深刻；好象号哭、眼泪和高声的咒駡，会比她现在脸上的神色，以及那微弱、尖銳、变了音的嗓子，更能表示出她内心的苦痛！

可是想一想瑪丽和她心里忍受着的一切！請你自己去想象（因为我不能告訴你）那一大堆的念头在她的脑筋里会合冲突；你就可以揣度她要保持安靜，沉默，甚至有时候还要勉强做出欢乐和微笑的模样，那够多么費力了。

过了一会儿，她开始忖度有什么办法可以免除那可怜的母亲出庭去証明那枝枪的苦难。当天早上她沒有提起过法庭传訊的事，瑪丽几乎以为她已經忘怀了；可是一定要想个法子去避免她这桩額外的伤心事件。她可以去請教約伯，不，要是需要的話，她可以去找布列格諾斯先生，不管他那銳利的問句会替她添出多少麻煩。原来最近两天里面，她自己掙扎着克制着自己（虽然在心底里受了很重的創伤），遮盖住了她自己的苦痛，隐藏掉了她内心的悲伤和慌乱，她因此开始有了自信，相信能有力量以相当鎭定的态度和任何人会面，不管在她

的伪装掩护之下，实际的生活在遭受何等样的磨难。

因此，一等到戴文保太太早上做了礼拜回来，探望这两个孤独凄凉的妇人（至于威尔逊太太，她比她們昨天想象的状况要好得多呢）——一等到这位知恩报德的善心妇人到来，瑪丽說明了她的企图，便走去延請那个替爱丽思診病的医生。

他在早晨巡視了一回病人以后，正好松了一口气，高高兴兴地等候着星期日的午餐；可是他是个性情和善的人，就在病榻和死人面前也不改变他逍遙自在的态度。他許是拣錯了职业，因为他最愉快的是看到他周围的人們全能充分享受人生的乐趣。

可是他脸上竭力装出一种同情的表示，适合着一个医生在听人訴說他自己或他朋友的病情时所应有的态度。原来瑪丽那张忧郁、蒼白、焦急的脸儿，叫人說不定她是病人还是病人的朋友。

"啊，我的姑娘！你到这里来做什么？"他走进了診室說道。"我希望你自己沒有什么毛病吧？"

"我打算請你去看一下爱丽思·威尔逊，——同时我想請你也看一下威尔逊太太。"

他赶忙穿上衣服，戴了帽子，立刻跟了瑪丽就走。

他看着爱丽思摇头（好象这样一个純洁善良的人，一个眞誠而卑逊的基督徒漸漸接近她所盼望着的天国，竟是一件不幸的事），嘴里又照旧嘟囔着叫大家不要再希望，早些預备后事；接着便跟随了瑪丽的眼色，轉过身去詢問坐在圓椅子里一动不动的威尔逊太太的病状。

她回答了他的問話，又让他检查身体。

“你觉得她怎么样?”瑪丽急切地問。

“啊，这个——”他开始回答。他感觉到必須要給一个确定的答复,可是看不出那問話的人要他說好还是說坏;又猜想也許說好更合适,于是接着說道:

“当然，她很軟弱;她的儿子被捕了，这是很自然的现象——我听說那个杀害了卡逊先生的杰姆·威尔逊就是她的儿子。家里出了这种事,眞是不幸。”

“你說是誰杀害的，先生?”瑪丽气憤地說。“他不过因为嫌疑被捕:許多人，凡是认識他的人，都相信他是无罪的，先生。”

“啊，是的!是的!医生不大有看报的时間，我敢說我讲的話不大正确。我敢說他一定沒有犯罪;我当然不該乱讲，——方才不过是說順了口。我說,姑娘;眞的，我觉得你不必为隔壁房里那位可怜的妇人担心;不錯，她很軟弱，可是只要好好地休养一两天就可以复元,你那聪明和善的样子,我敢确定你一定可以看护得很周到——我叫人送几顆药丸和一瓶药水过来,可是不要心慌——我可以向你保証,用不到心慌。”

“可是你觉得她不能到利物浦去吧?”瑪丽問,她的声調依旧是那样急切,誠恳地在要求着一个确实的答复。

“到利物浦去——可以,”他回答說。“那样短短的旅行不会太疲乏，也許可以叫她散散心。你尽管让她去——这正是对症下药。”

“啊,先生!”瑪丽叫了起来，几乎要哭出来了;“我只希望你說她病重不能去。”

“噢!”他說着,拉長了声音吁了一口气,他这才心里明白。

原来正象他自己所說的，他不看报紙，所以完全沒有想到她有特別的原因要希望他給这样一种硬心肠的診断——“你为什么不早些和我說？她这样衰弱当然旅行只会有害处！出門总有些危险，可能受到风寒等等。对她可能很不好……很不好。象威尔逊太太这样精神萎頓、心火过旺的人，我决不贊成她去旅行或是受刺激。要是你听从我的劝告，趁早不要去轉那种赶到利物浦去的念头。”他簡直不知不觉地已經把他的意见完全改变过来了：他就是那样一个尊重旁人愿望的人。

“啊，先生，謝謝你！如果律师需要，你能給我一个証书說明她不能出門的理由嗎？你知道，”她接着說，看出他有些迷惑不解的样子，“就是那个替杰姆辯护的律师，——他們要她去做一个对他不利的証人。”

“亲爱的姑娘，”他几乎发着怒說，“你为什么不早些明明白白告訴我？我一下子就可以办妥了——我却在这里等着不回去吃飯。她当然不能去，誰要她去眞是发了疯；要是她能提出有利的証明，那就又当别論了。請随时到我那里去取証明书好了，如果律师觉得对的話，我一定同意律师的主张；两位专家的意见你都請教到了，哈哈！”

他一面笑着自己說的笑話，一面便走了。瑪丽独自責怪着自己，怎么傻得以为每个人对这件案子的事实都象她自己一样清楚；她竟然从沒有想到那医生会不知道威尔逊太太要到利物浦去的原因。

她立刻到約伯那里去（那位随时肯来帮忙的戴文保太太看守着两个老妇人），把她的恐惧、計划和办法告訴了他。

使她惊异的是他反而搖着头表示疑虑。

“要是我們不让她去，也許看上去不大好。律师們就喜欢玩弄花巧。”

“这不是什么花巧，”瑪丽說。“她的身体太坏了，至少昨天晚上坏极了，今天她就那样地憔悴和軟弱。”

“这妇人当眞可怜！不过我是为杰姆着想；既然有这許多事情已經让人家知道了，现在就是躲在家里也沒有用。可是我要去問一問布列格諾斯先生。我还可以把你医生說的話告訴他。你待在家里不要走开，一个钟头以內我再来看你。你管你去吧，姑娘。”

第二十五章　威尔逊太太的决心

有些什么事，誰也不敢乱讲，
只见輕云飘过明朗的天空，——
交头接耳无非私語和暗示，
議論紛紜，沒有人能够判别。

——克剌布①

他总是作些稀奇古怪的推測，
模棱两可的問題就任意取舍。

——同上

瑪丽回家了。啊！她的头痛极了，脑子也变得糊里糊涂的！不过，她知道，将来尽有时間去痛快发泄，现在可万万使不得。

因此她竭力坐着不动也不响；她坐在窗口，望着外面，可是什么也看不见。突然間她的眼睛接触到了什么东西，使她吃了一惊，身子赶快往里躲。

可是太迟了，她已經让人家看见了。

莎莉·利得比脫穿着星期日的花俏衣服，飘进这肮脏的小屋里来，满屋子都映上了紅紅綠綠的顏色。

莎莉眞想来看一看她；她和一个杀人犯的关系好象使她成了个“怪物”，有些人都死盯住了她看，几乎认为她的容貌也发生了变化。可是瑪丽这两天全心全意在搞着别的事，压根儿沒有注意。

现在莎莉把她看了一个爽快，看了一遍又一遍（当然看不到她心里），差不多把一根根毫毛都記在心里了：“她心爱的那件家常袍子（荷尔厂淡紫色的印花布，你知道，胸部很高）；頸項里象男孩子一样围着块黑絲小領巾；头发全往后梳，好象要叫头脑保持清醒；她的头发老是留得那么长；她的手又是一刻不停地在那里搓弄……”

这些情节可以让莎莉第二天早晨在工场里成为一张新聞特刊，就是瑪丽本人不供給什么資料，也已經不虛此行了。

“啊，瑪丽，”她开始說。“你一直躲在什么地方？西蒙芝小姐那里昨天一整天沒有见到你的面。你不要以为出了这件事，我們对你会有什么坏印象。我們有几个的确覚得那个为了你送命的年輕人很可怜，瑪丽，可是我們决不把罪名加在你的头上。要是你不来，西蒙芝小姐可要急坏了，有許多丧服要做呢。”

“我不能，”瑪丽低声說。“我不預备再来了。”

“怎么，瑪丽！”莎莉当眞吃了一惊。“不錯，你要上利物浦

---

① 克刺布（George Crabbe，1754—1832）：英国詩人，以现实主义的手法描写当时英国农村的貧困情况。

去，星期二，也許还有星期三；可是以后你就該回来，詳詳細細讲給我們听。西蒙芝小姐也知道你得要請两天假。可是，我和你說句知心話：她也挺喜欢嚼舌根，一定想听听这次审判的前后經过；你走掉了一两天，她也决不会怎么怪你。况且，昨天蓓济·毛根在說，她断定你大有吸引顾客的力量。审判过了，一定会有許多人专为要看你一眼，特地到西蒙芝小姐鋪子里来定做些衣服。眞的，瑪丽，你会变成个大名鼎鼎的女人呢。”

她的手指搓弄得更厉害了，一双温柔的大眼睛乞怜似地望着莎莉的脸；莎莉却照旧得意洋洋地談下去，她并不是对瑪丽有什么特别不和善和残酷的用意，只是因为她根本不懂得她心里的苦痛。

卡逊先生的死，当然使她吓了一大跳，可是这种刺激反而使她相当高兴；她看见瑪丽现在成了大众注意的目标，也觉得十分有劲。

“你喜欢不喜欢让人来审詢盘問，瑪丽？”

“一点儿也不喜欢，”瑪丽觉得不能不回答，只得这样回答了她。

“啊！那些律师眞是些不要脸的家伙，还有他們的文书，也比他們好不了多少。我不会觉得奇怪，”她用的是一种安慰的口气，而且当眞相信她能使人得到安慰，“你也許在利物浦能找到一个新的情人。你預备穿件什么衣服去呢，瑪丽？”

“啊，我不知道，我也顾不到这个，”瑪丽嚷着，这个客人实在討厌。

“那么，听我的話！穿那件蓝色細羊毛的袍子去。当然旧

了，手肘子那里也有些磨損了，可是人家不会注意到，那顏色和你挺相配。别忘了，瑪丽。我还可以把我的黑围巾借給你，”她好心好意地說。她倒的确眞心帮忙，而且，想到她心爱的行头能叫一个謀杀案的証人披在身上去出庭，也很有点儿得意。

“我明天在你动身以前送来給你。”

“不，不用！”瑪丽說；“謝謝你，我不要。”

“那你穿了什么去呢？你的衣服我全都知道，就跟知道我自己的衣服一样，你还有什么可穿的呢？我希望你不要用那条旧的格子布围巾！你是不是更喜欢我身上穿的这件袍子？你要嗎？”她說着，想到这一点满面放光，这件衣服她也愿意借給她，无論要她什么东西她都愿意。

“啊，莎莉！不要再讲了；这种时候我怎么还想得到衣服穿戴上去呢？这是杰姆的生死关头呀！”

“你这位姑娘，眞是天晓得！原来是为了杰姆，是不是？好吧，在你和卡逊先生那样决裂的时候，我早就想到一定有个情人儿在背后，那么，你旣然已經和哈利先生决裂了，他到底为什么又要把他打死呢？我說，他是不是怕你又和他再搭上手呢？”

“你怎么胆敢說是他打死哈利先生？”瑪丽問。原先莎莉在讲着衣装，她懶得去听，便也不多理会，现在却猛然地发起火来。“可是你不认識他，随你怎么样想都沒有关系。最使我痛心的是那些认識他的人也都以为他是眞的凶手，”她說着又回复了先前那种失望的口气和态度。

“你不相信是他干的嗎？”莎莉問。

瑪丽想了一想；对于这样一个好奇而又毫无顾忌的人，她

的話說得实在太急了。况且，她还記得就是她自己，起初也以为他是犯了罪的；她觉得她沒有資格去責备那些根据常情来断定他有罪的人。沒有一个人肯承认他不是凶手。沒有一个人相信他无罪。只有他的母亲；可是她只是凭了感情推測，并沒有理智的依据，她的慈爱从不允許她有一刻儿想着杰姆是个杀人犯。可是瑪丽厌恶这整个的談話，談話的題目和方式都叫她痛苦，她又看不惯这个和她談話的人。

恰好这时候她听见了門口約伯·李的声音，她心里觉得松动了一下。他正站在那里握着門閂和一个邻居讲話，莎莉发着恼跳起来說："准是沒有錯，那个老頑固到这里来了！是你父亲为了自己不在家叫他来照应你的嗎？要不然，这老头儿来干什么？我可要走了，我受不了这个老头儿和他那位功架十足的外孙女。再会吧，瑪丽。"

上面的話讲得很低，后来又提高了些嗓子說："要是你肯让我把那条围巾借給你，瑪丽，你明天九点以前到我那里来好了，我十分欢迎。"

她和約伯在門口擦肩走过，彼此恶狠狠地瞪上一眼。

"这眞是个厚皮老脸的臭丫头，"約伯对瑪丽說。

"她的脾气很好，"瑪丽回答說，凭着她正直的性格，她不愿意辱駡一个方才跨出門檻的客人，她宁可举出莎莉性格中一个最显著的优点。

"咳！脾气好、气量大、人有趣、会开玩笑，还有許多别的名堂；那些都是魔鬼給他的子孙留下的好性情，这样才能引得那些傻子去上鈎。你想，要是一个人沒有一点儿好处，别人怎么会受他勾引走上邪路呢？可是我不是来讲这种事的。我已

經见过了布列格諾斯先生，他好象和我們的意思一样；他觉得这不象个样子，而且在审判中对那可怜的孩子会有不利；可是如果她当眞有病，那也沒有法子。”

“也許她病得幷沒有那样厉害，”瑪丽說，她开始担心自己不要做出些事来，对那个可怜的情人会有什么不利。

“約伯，你能过去看她一下嗎？那医生讲的話似乎只是順着我的意思，幷不是根据他的診断。”

“那是因为他診断不出什么来，旣不能讲好，也不能讲坏，”約伯回答說，他对于医生的藐視几乎和他对于律师的重視是一样的程度。“可是我很高兴去。自从出了事以后，我还沒有看见过那两位老太太呢，按理也应当去問候她們一下。我們走吧。”

威尔逊太太的屋子里毫无动静，就象你通常在生病人家里或是死了人的家里所看到的那种情形一样。沒有特别的事情可做；大家都在看守着、等待着，除非发生了突然或强烈的变化，大家都沒有什么动作；一切都是靜悄悄的、呆頓頓的；家具早就搬动过了，一切布置都只为了病人的舒适；窗帘全部拉上，把扰人的阳光都挡在外边；屋子里的人全带着忧郁沉悶的脸色；你到了里面也会变得和她們一样，全神貫注在当前固定不移的事实上，把街头和外界的事一概都丢在脑后。

威尔逊太太靜靜地坐在椅子里，脸上的神色和瑪丽方才离开她的时候完全一样。戴文保太太走路时鞋子格格作响，她虽然当心地、緩慢地跨着步子，声音反而更大：这种声音，有病和悲痛的人因为感觉迟鈍不大觉得，健康的人听在耳朵里却十分討厌。楼上的爱丽思依然心里很得意，滔滔不絕地讲

話，又发出微笑的声音；那也許是自言自語，也許是和許多看不见的同伴在一起欢聚。我說“看不见的”，可能比說“她所幻想的”更来得确当。誰敢說上帝不会允許那些最亲爱的灵魂环繞在垂死人的病榻周围呢？

約伯說了句話，威尔逊太太也回答了他。

談話的声音是这样文静，在那种环境之下显得很不自然。可是无論什么身体上的病痛，也不会使那个老头儿得到更深刻的印象。她如果是滿口胡話，或是热病呻吟，那他就会象慣常一般地发表意见，提出劝告或是加意安慰，可是他现在却吓得一声也不敢响。

后来他把瑪丽拉到威尔逊太太坐着的那間屋子的角落里去，和她談話：

“瑪丽，你沒有錯！她决不能上利物浦去，怪可怜的。我现在看到了她，我眞奇怪那医生怎么起先会犹豫。不管对可怜的杰姆怎么样，她决不能去。是好是坏，不久就有結果，目前最好不要去煩她，到以后再說。”

“我早就确定你会这样想的，”瑪丽說。

他們这样策划着，也不去和她本人商量。他們认为她已經失去了感觉，其实她的感觉只是不够灵活，不能很快地把获得的印象传达到担負过重、麻煩太多的脑子里去罢了。他們沒有留意到她的眼睛一直在跟着他們看（起先象是不由自主的样子），他們到墙角那里，她的眼睛也跟到墙角那里；她那呆了好久沒有表情的脸也漸漸露出不耐煩的老样子来了。

他們静在那里不作声，她却站了起来。他們吃了一惊，好象死人开起口来了，只听她又清楚又决断地說：“我上利物浦

去。你們商量的話我全听到；我告訴你們，我要上利物浦去。要是我的話会害死我的儿子，也已經出了口，收不回来了。可是我信任上帝。爱丽思总說我应当信任上帝，现在我信任上帝了。他們决不能——决不会杀死我的儿子，我的独养儿子。我一些不害怕。可是，啊！我也怕够了。如果他一定死，我是不是該要再见他一面；是的，在审判的时候见他一面？大家全恨他，他可还有他可怜的媽媽在他身旁，看着他，望着他，陪他流眼泪，給他一切的安慰。我整个儿的心，就在他一人身上。我知道他沒有罪孽，至少在世俗的眼光里沒有罪孽。他們会让我到他的身边去，也許，一等到审完以后就让我去；我还知道（虽然你們不会想到）許多經文可以使他得到勇气。上次他押解到监獄去以前，我失去了和他见面的机会，现在我决不让任何东西阻挡我去看他了；时間也許已經有限，也不会有多久耽擱。我相信我能給我可怜的孩子一点儿安慰。你們再也想不到，他对我讲起話来总是那般和善温柔，殷勤体貼。他眞是爱得我透頂。大家恶毒地誣蔑他，我能让他独个儿去忍受嗎？我就是沒有旁的办法，至少能在他們冤枉他的时候替他祷告；他会从我的神色里看出他媽媽在替他做什么，可怜的孩子。”

他們对她的意愿仍然做出了些反对的神情和姿势。瑪丽是她发脾气的老对象，她掉过头来对着她說：“啊，姑娘，我现在要和你說个一淸二楚，上帝都不能作我的主，他懂得，因此也不来勉强我。他所做不到的，你也不必試。我明天要上利物浦去看我的孩子，好歹陪着他；要是他死了，上帝慈悲，也許肯把我一起带走。坟墓是一个破碎了的心最好的去处。”

她突然使了这样一大股劲，疲乏得又跌回到椅子里去了。他們想和她說話，她总把他們挡住（不管是什么題目），口口声声說："我要上利物浦去。"

大家也沒話了。医生的話本来就不确定。布列格諾斯先生作为一个律师的意见也主张她去。旣然各方面看来是去的好，瑪丽就也不得不把劝她留在家中的念头打消了。

"最好的办法，"約伯說，"让我明天一早就去找寻威廉。瑪丽，你和吉英·威尔逊随后再来。我认識一位挺规矩的太太，你們两人可以到她那里去过夜；我找到了威廉，大家就在那里会面，两点钟再一同到布列格諾斯先生的事务所去。我可以告訴他，这件事关系着杰姆的性命，我不能信托他的文书去寻找威廉。"

瑪丽满肚子的不乐意；她不喜欢这个办法，一部分是由于理智的关系，另一部分却又是感情作用。她不愿把这个援救杰姆的紧要步驟叫人家去代劳。她觉得好象那是她的責任，她的权利。她不敢信托别人来完成她的計划；他們也許不够劲，不够耐性，或者不够拚命把最小的机会都抓紧，她的爱情却使她完备了以上种种的条件。姑且不說万一失敗了，杰姆判了罪，她自己所要遭受的可怕的結果。沒有一个能有她那样的动机；因此也沒有一个能有她那样敏銳的头脑和拚死的决心。况且（这一点未免是自私），要她提心吊胆地等在那里，有了結果才有消息，她也实在忍受不住。

她于是气急呵呵地駁斥着約伯所主张的一切的理由；当然，她这样反对，他觉得完全是意气用事，便也更加坚持。他們一路回去，彼此讲了許多气話，二人之間一时发生了相当的

隔膜。

这时候秉性温柔的瑪格丽脱便加入到他們中間来了，正象个和平的天使，又鎮靜又合理，两个人都为了方才的激动感到慚愧，心照不宣地让她来决断。（瑪丽现在想到方才对約伯那种的态度，不禁眼泪汪汪地自怨自艾，那位好心的老头儿虽然和她主张不同，但的确是帮着她在替杰姆做事；然而，我敢說，要是瑪格丽脱的决断和她的意见不合，她也决不会让步。）

“还是让瑪丽去的好，”瑪格丽脱低声对她的外公說。“我知道她心里的意思，她觉得一切由她本人来尽力也是一种安慰，别人經手她也許不会觉得称心。外公，你让她去吧。”

要知道，瑪格丽脱直到现在还不很相信杰姆当眞无罪；她觉得要是瑪丽看见了威廉，听他亲口对她說了杰姆在星期四那天晚上并沒有和他在一起，那么，那迫在眉睫的一次重大打击可能会因此減輕一些分量。

“让我把家里的門鎖上了，外公，去和爱丽思住上两三天。象我这样的人做不来什么，”她輕輕地接下去說，“可是，靠上帝的福，我很高兴去做；在这种地方，金錢有它的好处，我自己不能做，可以雇个人来替我服侍她。戴文保太太很肯帮忙，她对困苦和疾病都有經驗，我能送些錢給她，让她差不多整天可以待在那里。就决定这样做吧：亲爱的外公，你陪着威尔逊太太一起走，让瑪丽去寻找威廉，你們以后再在一处会面，我敬祝你們万事如意。”

約伯不大服气地哼了几声，总算同意了；大体說来，这老头儿的脾气可算好极了，几分钟以前还是推撼不动的呢。

瑪丽很感激瑪格丽脱代她解决了困难。她不讲話，只把

自己的手膀围住了瑪格丽脱的頸項，又撅起了她那玫瑰紅的嘴唇和她亲吻，連約伯也給她这孩子气的可爱的姿态所感动了；后来她又偷偷地来到他的身边，那种样子就象一个小孩悄莫声儿地挨近生了气的大人跟前一样，这时候，他便弯下身来祝福她，当她是他自己的孩子一样。

对于瑪丽，那老头儿的祝福就象是上天的綸音。

第二十六章　到利物浦去的旅程

象是海上一叶扁舟，
　生命在死亡中流連；
但看你上下和周围，
　时刻都埋伏着危险。

你和那坟墓的中間，
　只隔开薄板儿一层；
惊涛駭浪将你顚簸，
　狂风又尽情来播弄。

任你天气如何明朗，
　海面如何风平浪靜；
只奈在人生的路上，
　还得当心翻船复頂。

——罗格特①

星期一早晨到利物浦去的早車上滿載着律师、律师的文

书、原告、被告、証人；他們都是去上巡回法庭的。这群人眞是形形色色，无奇不有，每个人心里都有着些焦虑的事情：其实这句話也是多讲的，或者等于不說，因为我們活在世界上，每个人都同样有着煩恼；从小到老死，大家都担着一分恐惧、怀着一分希望。瑪丽·巴頓就是这一群旅客中的一个，穿着那件蓝色的袍子，披着那条討人厌的格子布围巾。

鉄路现在已經是到处通行的交通工具，尤其是在曼徹斯特，可是瑪丽还是第一次搭乘火車：只见人們匆促来往，声音嘈杂；鈴声和号角声，还有火車到达时的机器轉动声和汽笛声，她不免觉得心慌意乱。

这旅行的本身就象是一件奇事。她的座位是朝对后面的；她看着許多工厂的烟囱，外加一陣陣的黑烟象烏云般籠罩在曼徹斯特上空，眞有一种类似神話里天宫卫兵的感觉②。她自小所习见的一切景象现在第一次在她眼前消逝了；虽然大多数人都觉得这些东西并不美观，她却象迁往海外的移民般有一种依依不舍的情緒。

却脱-莫司上空变幻的云影，紐敦鎮美丽如画的古屋，它們对于满腔心事的瑪丽又算得什么呢？它們經过她面前时，她似乎看得很仔細；可是她旣看不见什么，也听不到什么。

她一直看不见什么也听不到什么，直等几个熟悉的名字钻进了她的耳朵里。

---

① 罗格特(F. Rückert, 1788—1866)：德国詩人，以抒情詩著名。

② 北欧神話，天宫里的卫兵能眺望到很远的所在，象我国神話里的“千里眼”一样。

两个律师的文书在討論着巡回法庭这次受理的案件；那个人人矚目的“謀杀案”当然是談話中主要的題目。

他們对那案子的結果毫无疑問。

“陪审員們一向不愿意根据旁証来判定罪名，”一个說，“可是这件案子实在一些沒有什么疑問了。”

“如果这件案子的事实不是这样显明，”另一个回答道，“我一定要說，这样急速开审是不很合理的。可是，他們应得多搜集些証据才对。”

“他們告訴我，”第一个讲話的說，“我指的是葛登納事务所里的人，他們說，如果这审判再拖延下去的話，那当事的老头儿准会发疯。单是星期六那一天上他和葛登納先生就会面了七次，晚上还特地来通知他要写一封什么信或是采取一种步驟使这案子赶快裁决。”

“可怜的老头儿，”他的同伴回答，“誰能怪他呢？——他的独生子——这样的慘死——再加上那种呕人的情节；我星期六沒有时間去讀«卫报»，不过我听說是为了一个做工的女孩子爭风吃醋。”

“不錯，大概是那一类的女人。当然她也要来受审，威廉姆斯有一出好戏要做呢。我一定从我的庭上溜过去听听他的发言，只要我能凑得上那个时間。”

“你还得找到一个位置，你看好了，那庭上一定非常拥挤。”

“当然，当然！那一班女太太們（可爱的人們）自会成群結队来听一个謀杀案的审訊，见见那个謀杀犯，再看看那个审判官把他的黑帽子戴上头頂。”

“然后回到家里，咒駡着那些喜欢看斗牛的西班牙女人，

說她們‘心腸硬得一点儿不象女人’!”

他們于是又談到旁的題目上去了。

这不过是在瑪丽的苦杯里再加上一滴苦水；可是她几乎已經到了克剌布所描写的情況——

> 她那苦杯是这样盈满，
> 加上一滴就溢出边緣。

现在他們进隧道了!——利物浦到了。她几天以来又是焦急，又是辛苦，又沒有睡好，精神和肉体都已疲乏，现在必須要振作起来了。

她向一个警察問到了去牛乳场的路径。她是个生长在城市里的姑娘，懂得怎样按照着他的指示去寻找；她在距离碼头不远的地方，走上了一条热鬧拥挤的大街，又弯进了一个院子。

她走进那幽静的前院，便站住了喘一口气、积一积力，因为她的手脚在发顫，她的心跳动得厉害。

她心里一直抑制着不敢去想的那些可能发生的不利事件，现在都泛上了心头：也許有可能，哪怕是极少的可能，杰姆是謀杀案的共同犯；更可能是他也許沒有按照原来的企图陪着威廉同走一段路，而因为有什么偶然发生的小事却改变了主意；他也許是和旁的人在一起过夜，可是那旁的人现在已經来不及去找来做証人了。

反正她早晚总得面对事实的眞相；因此，她便鼓足了勇气，去敲一家屋子的門。

“琼斯太太住在这里嗎?”她問。

“隔壁过去第一家，”是那冷淡的回答。

就这样多拖延一分钟也好象是一种緩刑。

琼斯太太正在忙着洗衣服，如果她脾气不好，她对那个有气无力地敲着門的人也許会发怒；可是她是个温和、孤苦的妇人，这个不幸的星期一早晨竟然有这許多人来打搅她的工作，她也只得自己叹口气。

可是，逢到脾气不好的人本該发怒，她却对打搅她的人产生了一种偏见，不管来的是哪一个——是男还是女。

瑪丽那种慌慌张张的样子使琼斯太太的偏见越发加深，她站在那里抹着手膀子上的肥皂沫，眼睛盯住了这位来訪的客人，等她說明有些什么事情。

瑪丽的話却哽住在喉嚨口，說不出来。

“說呀，姑娘，你要什么？”琼斯太太終于冷冷地問。

“我要——啊！威廉·威尔逊在这里嗎？”

“不，他不在，”琼斯太太回答着，心想把門立刻关上。

“他还沒有从曼島回来嗎？”瑪丽問，心里眞象翻肠絞肚一般难过。

“他始終沒有去；他在曼彻斯特耽擱得太久了，你也許早已知道。”

那門又好象要关起来了。

但是瑪丽带着恳求的态度把身体弯到前面来（就象一棵小树被强暴的秋风吹得弯腰曲背一样），喘着气說：

“告訴我——告訴——我他现在在哪儿？”

琼斯太太猜想是什么恋爱关系，也許还是不很正当的一类；可是她面前那个面容憔悴的女孩子显然是受着很大的痛

苦；怪可怜的，哪怕她罪大恶极，琼斯太太可也摆不出那种不耐煩和冷漠的态度来了。

“他恰好今天早上动身了，可怜的孩子。进来，让我詳詳細細告訴你。”

“走了！”瑪丽叫了起来。“怎么走的？我非要见到他不可——这是生命攸关的事；他能来搭救一个无罪的人免受絞刑——他不会走——怎么走的?”

“船开走了，亲爱的！那条《約翰·克罗伯号》今天一大早开走了。”

“船开走了！”

第二十七章　在利物浦碼头上

那边是我們的碼头！
听那泥濘道上的喧嘩，
那里堆滿了船上的貨物；
四周乱放着乇卸下的財富，
大包、小包、箱柜和木桶；
高声的水手和气恼的长工，
一同在风声里工作、叫嚷。

——克剌布

瑪丽跌跌冲冲走进屋子。琼斯太太让她在一张椅子上坐下，自己站在旁边，搞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

“啊，爸爸，爸爸！”她自言自語地說，“你做了这种事！叫我怎么办呢？那无罪的人該死嗎？——否则他——我怕他——我怕——啊，我在讲些什么？”她惊惶失措地向周围看了一遍，看到琼斯太太的脸色又好象安了些心，“我是这样凄楚，軟弱——到底不过是个可怜的女孩子。我哪儿懂得怎么样做才对呢？爸爸！你一向对我多么慈爱——而你——不要紧——

不要紧，大家死了以后就沒事了。”

“哎喲，哎喲！”琼斯太太叫了起来，“她可不是发疯了！”

“不，我沒有，”瑪丽听到了那女主人讲的字眼，便使劲让自己鎮定下来，那一直是蒼白的脸上因为血液上升变成絳紅色了——“我并沒有发疯；还有許多事要等着我做——許多事——除了我沒有人做，你知道——虽然我也不懂得应当怎么做，”她迷惘地抬起头来望着琼斯太太的脸。“我无論怎么样决不能发疯，——至少目前还不能。不！”（她竭力把自己振作起来）“也許有法子补救，我一定去做。船开走了！是不是？是《約翰·克罗伯号》嗎？开走了？”

“是呀！那船在昨天晚上离开了碼头，等早潮来时开走。”

“我以为要到明天才开，”瑪丽低声說。

“威廉也这样想（他在这里住得久了，所以我們都叫他威廉），”琼斯太太回答道。“我相信那个船上的同事也是这样对他讲的，直等他星期五早上回到利物浦才知道有了变动；他一听到以后，立刻就打消了到曼島去的念头，随后就陪着那个同事，一个叫做約翰·哈里斯的，赶到港口去，那同事在阿伯及尔过去不远那里有几个朋友；你也許听他談起过他；他們两人是好朋友，可是我并不喜欢哈里斯。”

“他当眞上船走了嗎？”瑪丽又問了一遍：她多問几遍，可以叫自己相信这是事实。

“是呀！他昨天晚上上了船，就象我方才說的，准备趁今天的早潮开船，我的孩子看着那船开往下游，回到家来快活得象发狂一般。却利，却利，你来！”

她高声叫喚着她的儿子；可是却利正是那种孩子，只要外

边发生了什么事，他总是——照郎卡郡人說起来——“离不远”的；不論有什么奇談、新聞、火警、吵架，他总是逢场必到；这孩子也好象是当今那种有“分身法”的忙人。

事实上，却利一直在她們身旁；不过他也有一会儿在洗衣盆里胡搞，不曾专心听他媽媽和方才进来的女孩子談的話。

“啊，却利，你在这里！你今天早上不是看《約翰·克罗伯号》开往下游去的嗎？你把它对这位姑娘說一說，我想她簡直不信我的話。”

“我看见一条汽輪把那船拖往下游去的，那也不用多說了，”他回答。

“啊！要是我昨天晚上来就好了！”瑪丽悲痛地說。“可是我根本沒有想到。我根本沒有想到他預定星期一早上从曼島回来的打算会有变卦——现在我的疏忽却要害人送命了！”

“送命！”那孩子嚷道，“怎么回事？”

“啊，威廉能替一个人提反証，——可是他已經走了——那我还有什么办法呢？”

“你不要絕望，”那活泼的孩子嚷道，他对这件事立刻发生了兴趣；“让我們想个法子去找找他看。要是我們不成功，事情也不会更糟。”

瑪丽立刻精神振作起来。这富有同情的“我們”两个字使她有了些勇气和希望。

“可是該怎么办呢？你說那船已經开走了；又有什么办法呢？”她說話的声音高了些，音調也有了些生气。

“不！我沒說那船已經开走，媽媽这么說的，女人們对这些事总是搞不清楚。你要知道，”（他在教导着人家，自己很是

得意，他不知不觉也象所有和瑪丽接触到的人一样，被她的美丽、和善、誠恳的面容所感动了）"港口有許多沙滩，只有在潮涨的时候船舶才能通过，尤其是象《約翰·克罗伯号》那样載满了貨的船。现在那船在低潮时拖往下游去了，一直要等到江水涨高能把它浮出了沙滩方才可以开走。所以不要垂头丧气，——你还有希望，虽然希望也許不大。"

"那么我該怎么办呢？"瑪丽問。她听他那种解释眞有些神玄莫测。

"怎么办？"那孩子不耐煩地說，"我不是已經告訴了你嗎？只有女人們会这样笨（对不起），弄不懂海上的事情；——你得雇一条小船，赶快去追他——追那《約翰·克罗伯号》。你也許会追到，也許追不到。这要碰运气；不过它載的貨很重，这对你有利。它要吃許多呎水呢。"

瑪丽虚心地、认眞地（啊！多么认眞！）听着那小孩的神机妙算；虽然用了心听着，她却只能懂得要赶快，要雇船——到一个什么地方去。

"我請你原諒，"她对他这样恭敬，那孩子觉得十分高兴，更加热心替她出力了。"我請你原諒，"她說，"可是我不知道上哪儿去雇小船。这里有租船的地方嗎？"

那孩子放声大笑起来。

"你大概是才到利物浦来的。租船的地方是沒有的。你只要走到碼头那里，不論哪一个碼头，雇上一条小船——你只要到了那地方就准沒有錯。不过你得要赶快。"

"啊，我只要懂了，就不用你催了，"瑪丽說着，急得发起抖来。"你說得对，我从来沒有到这里来过，我也不知道怎么样

到你所讲的地方去；你只要告訴我，我一分钟也不会放过。”

“媽！”那个任性的孩子說，“我来領她到碼头上去；一个钟头左右就回来。”后面一句讲得很低。

那善心的琼斯太太还沒有来得及搞清楚他們計議着的是怎么一回事，她的儿子早已奔上街头，瑪丽半走半跑地緊跟在他后面。

过了一会儿，他便放慢步子，預备和瑪丽談談，他觉得现在已經走出了他母亲叫喚声的范围，理該滿足一下自己的好奇心了。

“这个！……你叫什么名字？老称你姑娘多么不好意思。”

“我的名字是瑪丽，——瑪丽·巴頓，”她回答。她虽然跑得太快了，胸口觉得气急，头又发胀，她实在不愿意讲着話錯过了时光，可是那孩子对她这样热心，她該要討他一些好才是。

“你要找威廉·威尔逊提反証——是不是？”

“是的，——啊，是的——我們现在能过街了吧？”

“不行，待一会儿；留神你头上那个起重机。是誰受审？”

“杰姆。啊，小哥，我們走得过去嗎？”

大包的貨物在他們头頂的空中顫动着，他們从底下跑了过去，往前奔了几分钟，却利觉得又可以走得慢些，再来問上几句。

“瑪丽，杰姆是你的弟兄还是情人？你这样一心一意要救他！”

“不是——不是，”她的答話有些躊躇，害得那个伶俐的孩子更想要追根問底弄一个明白。

“那么他也許是你的表哥吧？有許多女孩子沒有情人，可是总有个表哥。”

“不是，他和我非亲非眷。这是怎么一回事？你停着做什么？”她看见却利那时退回了几步，对着一条横街探望，心里又急得发慌。

“啊！你不用慌张，瑪丽。我听你和媽媽說，以前从沒有到过利物浦，你要是从这个街口看过去，你就可以看到市交易所的后窗。那是多么伟大的建筑！有些用让毯子把光身子遮住的玩意儿，納尔逊将軍和另外几个人都在院子中央！不，这边来，”那时瑪丽因为特别要敷衍那孩子的好意，找到一个窗子便盯住了看。“这里，现在你看得见了。现在你能說你已經看到过利物浦的交易所了。”

“这窗子当眞很美丽，当眞很美丽。可是我們要雇船还有多远？我回来时再来看，现在我們还是赶快走吧。”

“啊！要是遇着順风，你一会儿就能到下游，找到威廉，我敢保証；要是风不順，那么，你知道，在这里看看交易所的一刻儿时間也坏不了什么事。”

他們赶了一陣，来到碼头近边，又得穿过一条大街，于是只得站一站定，瑪丽可以喘口气，却利又有时間可以来問句話了。

“你还沒有告訴我，你是从哪儿来的？”

“曼彻斯特，”她回答。

“那么，你該要见識一下的东西太多了。他們說，曼彻斯特比起利物浦来，簡直是天差地远。那是个烟雾迷漫的肮脏窝，不是嗎？你一定得住在那里嗎？”

"啊，是的！我的家在那儿。"

"好吧，我要是在煤灰堆里住家，可就受不了。瞧那边！那就是江。你們在曼彻斯特就看不到江。瞧！"

瑪丽当眞看了一看，从靠岸的船舶上那些象树林似的帆檣中望出去，只见一条广闊的河流，上面有一条条白帆的大船在行駛；船上挂着各国的旗号，不是在"耀武扬威"，只是表明它們从酷热的或寒冷的遙远地带前来，到这个大市场来装运它們的享用品或奢侈品。她看到許多小船在这耀眼的河道上来往，又看见无数的輪船在噴出象云雾似的煤烟，她奇怪为什么却利对于曼彻斯特的煤灰却那么样忍受不住。走过吊桥，沿着碼头——他們来到了几百只船停泊着在装卸貨物的大碼头上，站在那里呆住了。水手們的叫嚷，来往的人所讲的各种語言，那种瑪丽以前从沒有见过的一切新奇的景象，都使她感到自己的零仃孤苦；她只有倚仗那孩子的向导，靠他卓越的知識来帮她和她周围那一批新奇的人类联系——原来一个生长在內地的女孩子，素来交接的大都是工厂里的工人，她当然会把这批水手看作是一种新奇的人类。

在这视觉和听觉接触到的新世界里，她心里依旧不断地挂着一个念头，虽然她的眼睛在看着大船小艇和宽闊的河流，她却一心只想追赶威廉。

"我們到这里来做什么？"她問却利。"这里沒有小船，我以为我是要搭着小船去的；这些船都是出远門的，不是嗎？"

"当然，"他带着不屑的神气回答。"可是那《約翰·克罗伯号》原先就停在这里，我认識好几个水手；要是我能找到一个相識的，我可以請他爬上桅杆去看一下，看它在不在海面

上。你要知道，如果它已經起了錨，你去也沒有用了。”

瑪丽默默地承认他說得有理，仿佛她也象却利现在一样，追不追得到威廉全不在心上；事实上她已經意志頹丧，一向支持着她的勇气也完全消失。她的身子撑不下去了，虽然她站立的地方毫无遮盖，中午的太阳正强烈地晒在头上，她却觉得很冷，渾身打着哆嗦。

“啊，湯姆·包恩来了！”却利說着，把他方才和瑪丽說話时那种傲慢的态度改变过来，和一个飽經风霜的老水手去打招呼。那水手正搖搖摆摆向他們所站的那条便道上走来，两只手插在口袋里，烟叶子含在嘴里，好象沒有事做在閑逛，到处吐着唾沫。却利招呼了这个老水鬼，把他的要求用俚語說了一遍；瑪丽几乎听不出，也完全听不懂。我又是个陆地上住慣了的門外汉，沒有法子准确地記录下来。

瑪丽看着那种神色和举动，感觉又重新敏銳了一些。

她看着那老头儿留神地听着却利的讲話，看他把自己从头到脚端詳了一番，結果点头同意（因为那經驗丰富的老水手看到她衣衫朴素，觉得事情可靠），接着又见他从容不迫地搖摆着走到一只停泊着的船上去，借了一架望远鏡，象猴子一般很快地爬上了桅杆。

“他要摔下来了！”她害怕得抓紧了却利的胳膊說，原来那水手一副飽經风霜的脸色，在岸上走路时那种蹣蹣跚跚的样子，看上去要比实际的年龄大得多。

“他才不会呢！”却利說。“他已經升到頂上去了。瞧！他正在用着望远鏡眺望，他的手臂的动作稳健得象在平地上一样。啊，我也不知有多少次爬到桅杆上去过，你可不要告訴我

媽媽，她老是想叫我做鞋匠，可是我已經下定决心要当个水手；和一个女人总沒有理讲。你不会去告訴她的吧，瑪丽?"

"啊，你瞧!"她嚷了起来(她是决不会泄露他的秘密的，因为她根本就沒有听进耳朵里)；"瞧! 他在下来了；他已經下来了。快去問他，却利。"

她簡直一刻儿也等不得了，便自己叫喊了出来：

"你看见那«約翰·克罗伯号»沒有? 它还在那里嗎?"

"是的，是的，"他一面回答，一面很快地走到他們面前；他催着他們赶快去雇一条小船，他說海水已經涨到沙滩上了，在一个钟头以內，那船便要扬起帆来开走了。

"你們正碰到对头风，非用桨划不可。再不能拖延时刻了。"

他們跑下了几級台阶，直走到江边，招呼着几个船夫。那些船夫虽然猜測到是怎么一回事，却装得并不急于要接这桩买卖，他們悠閑地把小船撑到台阶边来，仿佛要不要他們的船完全不放在心上，他們先簡单地低声商議着，該要討个什么价錢。

"喂，請你們快些，"瑪丽嚷着說，"我要你們把我送到«約翰·克罗伯号»船上去。那船在什么地方，却利，你告訴他們，——我实在讲不清楚——只要赶快!"

"那船是在海面上，准沒有错，小姐，"一个船夫回答；他把却利推在旁边，觉得他年紀太小，够不上和他談买卖。

"我想我們去不了，迭克，"他对他的伙伴递了个眼色說，"那边海滨浴场有一位先生要我們的船呢。"

"不过也許这位姑娘为了要和她情人再见一次面，能多給

我們一些錢呀，"另一个打断了他說。

"啊，你們要多少錢？只要赶快——我有的錢尽够付給你們，可是一分钟也不能耽誤了，"瑪丽說。

"事情是这样的。从这里到江口至少要一个钟头，那船在两点钟就要开了。"

可是在瑪丽心里，"有錢"这两个字和船夫心里的意义完全不同。瑪格丽脫借給她的那个金鎊，現在就剩下十四五个先令了；船夫們听到她有錢，以为她可以出得起几个金鎊，于是坚持着要一个金鎊（这当然是漫天喊价，可是比原来要的一个半金鎊已經減去不少了）。

却利是个孩子，等得不耐煩了，也不管是多少錢，只是催促着說：

"照数給他們得了，瑪丽；少了他們不肯送你去的。这是你唯一的机会。大教堂里的钟已經在敲一点了！"

"我只有十四个先令九个便士，"她把錢数了一下，失望地叫着說；"可是我能把这条围巾給你，你可以拿它去卖四五个先令——啊！这該行了吧？"她問。她那种急切哀求的語調除非是鉄石心肠的人才能拒絕她呢。

他們扶她上了船。

不到五分钟，她有生以来第一次尝到了小船上顛簸搖蕩的滋味。她独个儿和两个粗魯的、面貌凶狠的人在一起。

第二十八章 喂！《約翰·克罗伯号》！

浪潮滚滚，一片浩蕩的海面，
陣风呼嘯着向前狂吹，
推动白帆象引满的弓弦，
搖撼着奇伟雄壮的樯桅！
啊！搖撼着樯桅，好厉害，
那条船就象鷹隼一头，
自由奔放地疾馳向前，
把老大的英吉利丢在身后。

——爱倫·克宁汉①

瑪丽沒有知道却利并不打算跟了她一起来。她根本就沒有想到，直等他們把船从碼头上推开，她才发觉他不在她的身旁；她記起了他对她多么热心却沒有向他道謝；现在不在身边，倒叫她觉得十分孤寂——就是这一个钟头里面象香蕈一样生长出来的友誼，也是可貴的呀。

那小船在岸边的許多大船中間繞道前进，一会碰到了这一艘，一会用桨板挡住了另一艘的船身，一会又从第三艘的船

身上擦过，到后来总算来到了广闊的江面，离开两面的边岸都有了相当的距离，远远还听得出陆地上嘈杂的声音。

这时候船身似乎不动了。

风势和潮水都是逆对着他們来的，不管那两个船夫怎样用力，他們前进得很慢。瑪丽忍耐不住，有一次站了起来，看看他們到底走了多远；可是那两个人粗声厉气地叫她立刻坐下去，她虽然心里依旧焦急，却象个受了責罵的小孩一样，坐在位置上不敢动了。

但是她现在能够断定，他們已經离开了那条直綫航道，因为要避开潮水的力量。隔不多久，一种恶梦似的恐惧涌上她心头，她簡直相信，一切有生命和沒有生命的东西都联合着和她要追赶威廉的唯一目的在作对；她不由自主地这样嚷着。

他們粗暴地回答了她。他們看见一个熟識的船夫，希望邀他来把舵，让他們两人能多用些力去划船。当前的困难他們肚子里明白。她于是握紧拳头坐着，一声不响，尽让他們去談判；他們解释了事实，提出了要求，获得了应允。可是她急得心也要呕出来了。

他們划了好久好久——至少象有半天工夫——利物浦仿佛依然近在眼前；瑪丽几乎有些奇怪船夫們怎么不和她一样地失望，那时候劈面的风势突然停止，天上来了許多薄云把阳光遮住，所有的东西都罩上了一层凜寒的阴影。

天上一些沒有风了，可是比起方才西风狂吹的时候，反而

---

① 克宁汉(Allen Cunningham, 1784—1842)：苏格兰詩人，擅长写抒情詩。

觉得更冷。

他們又添出了一股劲在划着。划一桨，船便往前冲一下。水面波平如鏡，深深淡淡地反映着天空墨水似的顏色。瑪丽身上发着顫，心里越发沮丧。可是他們显然在进展。后来那掌舵的人指一指相隔不远处江面上一道波痕，——瑪丽看见那些停泊着的船舶，以为前面已是大海——船夫們匆匆忙忙过来，准备张帆。

她吃了一惊，站起身来。她的忍耐，她的悲痛，也許尤其是她的沉默，使那两个船夫逐漸对她发生了好感。

“那边靠北面的第二艘船就是《約翰·克罗伯号》。风势现在对了，我們张起了帆，不久就可以靠近它。”

他忘怀了(或者也許他不愿意提醒瑪丽)那一陣风，旣可以推动那小船輕快迅疾地向前行駛，当然也可以使《約翰·克罗伯号》获得同样的助力。

他們正凝神注視着，似乎在測度那小船和大船中間的距离减少得有多么快，他們只见那大船的帆篷张了开来在风中搖蕩，后来对准了方向，滿滿地鼓成了一个个白球，那船就开始起伏波动，好象活的动物一样，等不及要出发了。

“他們已經在起錨了！”一个船夫对另一个說，只听得大船上水手們的叫嚷声輕微悠扬地在水面上飄来。

他們虽然还不明白瑪丽眞正的动机，却一心想追上那大船，立刻跳起来加上一张帆。那小船在又紧又急的东风下面已經竭尽了全部的力量，它左傾右側，高纵浅跃，破着浪花前进，一面发出吉吉各各的声音，似乎在怨嗔着負荷太重；可是它仍旧十分踊跃地向前冲去。

他們离大船更近了，可以更清楚地听到上面呼喚的声音。那声音忽然停止，錨已經起了上来，船开走了。

瑪丽站了起来，把自己的身体靠在桅杆上，伸出了两只手臂，想用这种无言的动作来恳求那开动的大船停止航行；眼泪在她的面頰上直往下淌。船夫們赶快抓起桨来举在空中，一面高声呼号，引那大船注意。

大船上的人瞥见了他們，可是大船出口总是忙得一团糟，誰也沒有心思来管閑事。到处堆着一圈圈的绳索，一件件的水手行囊，一不留神就会絆倒；还有那些沒有系住的牲畜，在仓面上东闖西撞，它們的悲鳴駭叫弄得声音更加嘈杂了。沒有宰割好的牲畜全象是死羊死猪的遺尸，不象是可以吃的羊肉猪肉。水手各处乱跑，他們还沒有来得及鎮定下来，他們一方面牵挂着陆地上的享受和离别了的人們，一方面又担心着当前船上的工作；那船长竭力在維持秩序，对着右舷左舷、船头船尾、房仓大仓，提高了嗓子急躁地发出簡短的命令。

他煩躁地在甲板上踱步，恼着大副做錯了的一两件小事，又为了和妻儿分别感觉痛苦，可是只能在外表上发些脾气来遮盖住心头的煎熬；正在这时候，他听到了在后面追赶着的破旧的小船上发出来的叫喊。因为那大船快要过滩，船夫們恐怕以后距离那大船更要远了，现在嚷起来还能听见；他們就問瑪丽要說些什么話。

她的喉嚨干了，平时那种清脆悦耳的声音全已丧失，她提高了她粗糙的嗓音，把那件生死关头的大事告訴了他們，他們就对着那大船喊叫。

“我們要找一个威廉·威尔逊，要他明天到利物浦巡回法

庭去做証人。杰姆·威尔逊因为杀人嫌疑受审，凶案发生在星期四晚上，他正和威廉·威尔逊在一起。还有什么話，小姐?”那船夫把他的手从嘴上面拿下来放低了声音問瑪丽。

“你說我是瑪丽·巴頓。啊，那船尽着往前开呢！啊！看在上帝份上，請他們停一停。”

船夫們因为他們这样不理不睬，也发起怒来，因此又叫了一遍，把方才的話再加上那年輕女人的名字重說了一遍，中間还夹杂着水手們罵人的辞句。

那大船飞一般地往前駛去——小船挣扎着跟在后面。

他們可以看见那船长拿起了話筒。啊，他們讲的話大船上全听到了。

船长发出一陣毒罵；用极不好听的名詞来称呼瑪丽。他說，不管是为了什么人，他也不能停船；不管是誰被处絞刑，他也不能放回一个水手。

这些話老实不客气地从話筒里传出来，可以听得很清楚。瑪丽坐了下来，仰望着天，哀求上蒼的怜恤；她的惨白的嘴唇在顫动着，可是一些发不出声来，正象一个人将要断气，极感痛苦的时候在祈祷。她后来便垂下了头，把脸埋在手里。

“听着！那个水手在招呼我們。”

她抬起头来一看，立刻屏住了气仔細听。

威廉·威尔逊尽可能地挨到船梢头来，他沒有法子从那发怒的船长手里拿到話筒，就用两只手合了起来放在嘴唇边叫喊。

“要是上帝保佑，瑪丽·巴頓，我一定趁着领港的小船回来，搭救那个无罪的人的性命。”

"他說的什么?"瑪丽发狂地問，距离隔得更远了，那声音慢慢消失了；船夫們都大声欢呼，代他們的乘客高兴。"他說的什么?"她重又問道，"請告訴我，我听不清楚。"

她的耳朵是听到的，不过她的神經麻木得辨不出意思。

他們把威廉的話重复了一遍，三个人搶着一块儿說，附带又发表了許多意见；瑪丽看看他們，又看看已經走远了的大船。

"我还是不大明白，"她悒郁地說。"領港船是什么?"

他們告訴了她；談話里夹杂着許多水手的俚語，她也終于听懂了。这样总算有个希望，虽然只是微細的希望。

"那領港要带着船走多远呢?"

那距离是不一定的，他們說。有的領港会一直到圣角，希望遇见一条进口的船舶搭了回来；有的只把船带过沙滩。有些船长特别謹愼，領港們也各人有各人的做法。现在的风势对进口船不順向，《約翰·克罗伯号》船上的領港也許不愿意走得太远。

"要多么久他才能回来呢?"

三个船夫有三种不同的意见，时間从十二个钟头到两天不等。不但如此，那主张最长时間的船夫因为受了批駁而更加坚持，又把时間放长了一倍，他觉得要到星期六那領港的船才能回来。

他們坚持着各人的理由爭辯起来，瑪丽竭力想理解他們，可是除了那一套水手术語不算，她脑子里似乎还罩上了一层幕幛，对經过的事失去了清楚的感觉。她自己的話也不象是自己說的，她也管不住自己的說話，因为那时候竟在讲着和自

已用意完全不同的話。

她的希望一个一个地毁灭，她的心都发冷了；虽然还有着一个机会，她也不敢再存妄想。她觉得連这个机会也一定会消失无踪。她陷入了一种昏迷状态。所有外界的事物也正配合着她失望的情緒：上面是昏淡阴郁的天色；下面是重浊烏黑的海水；远处是黝暗无光的沙滩；还有一陣陣刺骨的冷风。

她身体疲乏，精神沮丧，渾身在顫抖。

当然，他們在归途中卷起了篷帆，蕩着桨走得很慢。船夫們聊着天，起先爭論着領港的問題，后来便讲到当地的事情，她对于那些事本来就不感兴趣，慢慢地觉得瞌睡起来；她虽然一再振作，依然无法掙扎，終于倒在船仓底里，伏在一大堆的篷帆和绳索上面昏昏睡去。

海水击着船舷，发出有规律的声調；远处浪涛澎湃，象是音乐，那比靜默更能催人入眠，她睡得沉酣极了。

有一次她睁开沉重的眼皮，蒙朧地看到那年老发白、粗暴蛮横的船夫（就是起先和她爭論着一定不肯减少船錢的那个）把他的粗絨外衣給她盖在身上。他特地把它从自己身上脫下，照他自以为是很温柔的举止給她盖上，她还来不及醒过来謝他，却又回到了沉睡中去。

他們回到原来出发的碼头那里，已經是黃昏时候。那船夫和她讲話，她只是含含糊糊回答，依然躺着不动，到后来，他們只得去搖醒她。她站了起来，打着哆嗦，心里迷惑着不知到了什么地方。

“现在你預备上哪儿去，小姐？”那年老发白的人說，“也許我能告訴你怎么样走法。”

她慢慢地听懂了他的話，一件件事記了起来；可是很模糊，也很費力。她用手探进口袋，取出了錢包，把里面的錢全数倒在那人手里；以后又怯生生地把围巾解开，他們却不問她要，早就走开去了。

“不，不！”那老头儿說。他当时还逗留在台阶上，沒跳进船，瑪丽一声不响，把围巾給了他。

“你拿着吧！我們不要它。那不过是試探你——有些人身边带了不少錢，偏爱說一个子儿也沒有。”

“謝謝你，”她說。她的声音又低又哑。

“你預备上哪儿去？我已經問过你了，”那个粗魯的老头儿說。

“我不知道。我是新到这里来的，”她靜靜地回答。在当时的环境之下，那种毫不着急的态度是很可怪的。

“可是你得要找个去处才行，”他很严厉地对她說，“碼头上不是年輕女人蹓躂的地方。”

“我有一张名片，上面写着地址，”她回答說。那人觉得放心了一些，便跳进小船，撑了开去，让方才到埠的輪船上的旅客登岸。

瑪丽在她的口袋里摸索着那张名片，上面写着她在两点钟和布列格諾斯先生会面的地址；約伯和威尔逊太太就在那里候她，約伯在那里会詳細告訴她到什么地方去安身。可是那张名片不见了。

她竭力把脑子清醒一下，又摸索了一遍，把口袋里的小物件都取出来：那个空了的錢包，她的手絹，和一些旁的零碎东西全在那里，只是沒有名片。

事实上她早已把它失落了，就在方才要紧上船，拿出錢包来数錢的时候失落了。她当然沒有晓得。她只知道现在找不到了。

她心里早已堆满了一重重的失望，再加上这一点儿也算不了什么。她再想用力去思想，可是心里越来越迷糊了。她竭力想記起威廉的住处，可是也記不起来；人名和街名，完全忘怀了；这也无所謂，一切茫然倒比心里明白要好些。

她在碼头台阶的最高一层上坐了下来，凝視着下面黑暗阴冷的河水。一会儿有一种奇怪的思想隐約在她脑子里出现，她心想这阴冷的河水下面，是不是可以避免世事的困扰。可是她一会儿又想到别的事上去了；她还沒有来得及做，又把前面的念头忘怀了。

她就这样一直坐着不动，也不抬起头来，有人对她辱駡，她也不去理会。

天色一层层在暗下来，那老船夫总在留心看着她，虽然在咒駡自己为什么要来管她的閑事。

等到碼头上比較清静了一些，他一面駡着自己是个老傻瓜，一面跨过許多小船，沿着跳板走了过来。

他用力搖着瑪丽的肩膀。

"眞是要命，我再問你一声，你預备上哪儿去？不要坐在这里，蠢貨。你要上哪儿去？"

"我不知道，"瑪丽叹了口气說。

"得了，不要胡扯。你方才說你有一张名片，那上面有个地址。"

"我有过那么一张，可是我把它失落了。那也沒关系。"

她又对着下面那黑色的鏡子看。

他站在她旁边，竭力要想不管这閑事，可是做不到。他又搖撼着她。她抬起头来，好象已經把他忘了。

“你要什么呀?”她厌倦地問。

“你眞要命，跟着我来吧!”他回答，抓住了她的手膀把她拉了起来。

她站起身来跟着他走，一句話也不問，馴良得象个小孩一样。

第二十九章　对于杰姆的控訴

有些人操着刀笔营生，
却十分受着人們尊敬。
——克剌布

两点差五分，約伯·李已經站到了布列格諾斯先生每逢巡回法庭时期寄寓的那所屋子前的阶石上。他把威尔逊太太安頓在一个朋友家里，他們已經准备下一間房給那位老太太和瑪丽同住；他自己以前难得来到利物浦，也时常待在那房間里，现在他能替她們俩想法子租到，自己也很高兴；至于他自己的住处，那是无关紧要的。原来巡回法庭开审的前一天，城里照常是十分拥挤和杂乱。

他們把他領进了布列格諾斯先生的办公室，只见他正在书写着什么东西；瑪丽和威廉·威尔逊全沒有来。你知道，他們都在海面上呢；可是約伯那时当然一些儿也不知道，他也并不因为他們未曾到达便觉得分外心焦；他只是急于要听一听布列格諾斯先生和杰姆当天早晨会面的結果。

“啊，不錯，”布列格諾斯先生放下了笔說道，“我已經会见

了他，可是我怕一些也沒有用处。他这人太不懂事，——实在太不懂事了。我当然对他說，他必須完全和我說实話，否则他有什么弱点，我就无法事先作好了准备，替他辯护。我也把你的名字說給他听，让他可以对我有些信任，可是……”

“他讲了些什么呢？”約伯气急呵呵地問。

“啊，少得很。他簡直不肯回答我的話。老实說，他对于有些問題干脆就拒絕答复。我眞想不出办法替他出力。”

“那么你觉得他眞是有罪的嗎，先生？”約伯沮丧地問。

“不，我不觉得他有罪，”布列格諾斯先生直截爽快地回答。“见过他以后，我更觉得他沒有罪了。我的印象——請注意，这不过是印象；我相信你很郑重，决不会把印象当作事实——他給我的印象（这两个字他說得特別重）是，他对这件事有些儿知道，究竟怎么样，他却不肯說出口来；要是他这样固执下去，他也許难免要受到絞刑。好吧。”

他又提起笔来写了，他实在忙得很。

“但是我們决不能让他去受絞刑呀，”約伯憤慨地說。

布列格諾斯先生抬起头来，勉强笑了一笑，又搖了搖头。

“請原諒我多問，先生，他究竟說了些什么話呢？”約伯接着說。

“他說的話极少，有些話不愿意說，愿意說的也很短，正象我方才說的，我只能把我的印象告訴你。我当然告訴了他我是誰，我去看他是为了什么事。他听了好象很高兴，我觉得至少他的脸上露出了一些兴奋的样子（我可以对你說，我走进去的时候他的神色十分沮丧）；可是他說他沒有什么話要讲，也不想分辯。我問他，那么他是否眞犯了罪；为了要逗引他說出

老实話，我便說我能够理解他受的刺激极深，又說我听到过那个女孩子极美，只因和那个漂亮的小卡逊(眞可怜！)打得火热，竟把他給抛开了。但是杰姆·威尔逊既不說这个，也不道那个。我于是讲到各种細节上去。我問他那枝枪是不是象他母亲所說的，是属于他的。他很快地抬起头来，从他眼光的閃爍里可以看出，他以前沒有听到过他母亲的証明；他一觉察我在看着他，便把头又低了下来，簡单地說了一声她讲得不错；那是他的枪。”

“还有呢？”布列格諾斯先生停着不响，約伯等得不耐煩。

“唉！我沒有什么旁的可以告訴你了，”那位先生接下去說道。“我叫他私下告訴我，那枪是怎么样落到那里去的。他沉默了一会，便拒絕答复。非但拒絕答复，并且直截了当地告訴我，关于这个問題，他决不愿再讲一句話，他又謝了謝我替他研究并办理这件案子，就差一点儿沒把我攆出来。太不客气了，不是嗎，李先生？可是，我能向你断言，我会见他以后，越发相信这凶案不是他犯的了。”

“我希望瑪丽·巴頓能即刻来到，”約伯焦心地說。“她去找威廉，已經去了好多时候了。”

“咳，我相信，这是我們唯一的机会，”布列格諾斯先生一面回答，一面又在写他的东西，“我派約翰逊在十二点以前把传票去送給他，并且告訴他，我要和他談一談；我相信他就会来的。”

停了一会儿。布列格諾斯先生又抬起头来說：

“邓孔先生也答应来証明他平时的品行。我在星期六晚上把传票送給他了。可是陪审員們对于品行那种普通的、空洞

的証明并不十分注重。他們这种态度經常不能算错。对于这件案子来說，我們却很是不幸，因为我們一切的希望全靠提出那个反証。”

那枝笔又在动了，紙面上沙沙作响。

約伯焦急得坐立不安。他坐在椅角上，准备瑪丽和威廉一到，便立刻站起身来。他全神貫注地听着楼梯上每一次响动，每一个脚步声。

有一次，他听到了一个男子的脚步声，老人高兴得跳了起来。来的人却只是布列格諾斯先生的文书，他拿来了一张陪审員同意受理的案由单。他看了一眼就推到約伯面前，只說了一句：

“当然，这是在我們意料之中的，”接着又去写他的东西了。

他們认为控訴杰姆，已經有了充足的証据。这是可想而知的，可是約伯现在觉得加倍焦急，加倍沮丧。这仿佛預示着前途已經无望。他已經在不知不觉中一步步相信杰姆完全沒有犯罪；要知道，他能够相信，实在不容易呀。

瑪丽（那时她还坐在小船里在江面上顚簸呢）沒有来，威廉也沒有来。

約伯再也无法鎭定了。他眞想站到窗口去望他們，又怕打扰了布列格諾斯先生。到后来他再也压制不住自己，非去张望一下不可，于是站了起来，躡手躡脚地走过去；他走得当心，可是他的长靴却走一步响一声。瑪丽在江面上感觉到的阴霾的天色，在这灰暗沉悶的街道中更叫人难受。約伯越发坐立不定。他只得在房間里走来踱去，再也不能停歇；也管不

了布列格諾斯先生为着座位背后发出的緩慢、輕微、咯咯作响、来回不停的动作，而做出不耐煩的神气和声音。

他和約伯很要好，也极愿意帮助杰姆，否則他早已让約伯攪扰得把心里的同情心完全給抵消了。可是地板上这种单調的磨擦声实在叫他受不住了，他于是扔下了笔杆，鎖上了公事包，撿起了他的帽子和手套，对着約伯說，他一定要到法庭上去了。

“可是威廉·威尔逊还沒有来呢，”約伯失望地說。“請你等一等，让我赶快到他的住处走一遭。我早就想去，又怕他們来了当面错过。我立刻就回来。”

“不，我的好朋友，我实在非去不可了。况且，我想約翰逊一定搞错了，叫威廉·威尔逊和我在法庭上见面。要是你愿意在这里等他，你就待在我这个房間里好了。我觉得也許在那里会见到他；如果那样，我就叫他到你的住处来，好不好？你知道上哪儿去找我。八点钟我会回到这里来，把那个証人要提出的反証写到案由里去，今天晚上把它送給法庭辯护人。”

他說着，便和約伯握了握手，管自走了。那老头儿站在門口想了一会，翻了一翻那本記着許多希奇古怪的辞句的旧黑皮手册，便迈动步子，向着威廉寄寓的琼斯太太家走去；相信在那里准可以打听到威廉和瑪丽的消息。

他到了那里，尽量从琼斯太太的緩慢的答話中去推測他們的行踪。

他問早上有沒有一个年輕的女人来过那里，她有沒有见到威廉·威尔逊。

“沒有！”

“为什么沒有?”

“天知道，因为她来找他的时候，他的船已經开走好几个钟头了。”

大家一声也不响，只能听到琼斯太太烫衣服那种均匀、重压的声音。

“那位姑娘现在在哪儿?”約伯問。

“大概在哪一个碼头上。却利要是在家，他也許知道，可是他不在。他一定又到什么地方去捣乱了。男孩子总是那样。早晚总会把頸骨摔断的。”她說着，便在烙鉄上吐了一口唾沫試試热度，又继續去烫衣服。

約伯心里暴躁得眞想打她一記耳光。可是他沒有。忍耐居然有好处。却利来了，若无其事地嘴里吹着哨子，他知道在碼头上蹓躂得太久了。

“这个老头儿要間你，今天早上一同出去的那个年輕姑娘到哪儿去了?”他的母亲先給了他一点儿慈母的呵斥，然后問。

“我不知道她现在在哪儿。我离开她的时候，她搭了船追赶《約翰·克罗伯号》去了。我怕她也許赶不上;风轉了向，它就开发，一会儿就过滩了。她现在該回来了。”

約伯起先有些听不淸楚，因为那小孩讲得太快了。后来他便問他怎么样可以去找到瑪丽。

“我可以再跑到碼头上去看看，我准能找得到她。”

“你不許再出去，”他的母亲說着，把身子挡住了門。那孩子对着約伯扮了个鬼脸。那老头儿自然和他的母亲表示同情，并沒有理睬。然而他心里很想让却利替他去跑一趟，因为他已經很疲乏，急切要回到威尔逊太太那里去，——她一定在担

心他不知到了哪儿去了。

“我要怎么样才能找到她？孩子，她和誰一块儿去的？”

却利看他母亲当着陌生人面前不許他出門，心里老大不高兴；他想逗那个陌生人发笑，看到的又是一脸严肃的样子。

“我只知道他們是江上的船夫，”他說。

“那小船叫什么名字？”約伯追着問。

“我沒有注意；也許叫‘安妮’，或是‘威廉’，或是什么普通的名字。”

“从哪一个碼头出发的呢？”約伯失望地說。

“啊！說起来，它是从太子碼头出发的；它可不会回到原碼头来，因为一条美国輪船在涨潮的时候开了来，就停泊在近边，把所有的小船都挡住了。这晚上天气又坏，江面上是不好走的，”他狡猾地补上一句。

“好吧，这叫做天命难违！我以前一直盼望着我們能救得了那孩子的性命，”約伯悲切地說；“我现在却觉得有些靠不住了。我更在为瑪丽担心——十分担心。她还是第一次到利物浦来。”

“她也这样对我說过，”却利說。“这里到处都有拐騙年輕女子的坏人。可怜，沒有一个人到碼头上去接她。”

“讲起来，”約伯回答說，“誰也沒法去接她，因为我們說不定她会回到什么地方。我只能希望她不出乱子。她有胆气，也懂事。她大概会回到这里来的。我相信她除此以外也沒有什么旁的办法，她在利物浦只认識这一个地方。太太，要是她来了，請你允許你的儿子带她到花园后弄八号来，那里有朋友在等候着她。我麻煩了他，会給他六个便士。”

琼斯太太听他这样讲法，十分得意，便高高兴兴地答应了。却利起先对于母亲限制他的行动有些气恼，现在看着有六个便士可以到手，同时对这件弄不明白的事情也許会弄得明白一些，心里也舒服了。

可是瑪丽始終沒有来。

第三十章 約伯·李的誑話

啊！夜晚的时辰够多么凄凉，
忧郁悲伤的是夜晚的时辰；
昏沉中只听得澎湃的声响，
那波涛明天要我們的性命。

——佚名

約伯只见威尔逊太太在屋子里神思不安地走来踱去，一句話也不跟她那位女房东談，有时候发出一种深长悶郁的叹气声，害得旁边的人吓上一大跳。

“怎么了?”約伯一进門，她便停住了蹒跚的步子，掉过头来問。

“怎么了？說呀!”她催着他，他却还沒有决定怎么样讲。原来他在考虑着，想說几句善意的謊話，暫时把她安慰一下。可是她問得急，他不禁把眞情吐露了出来。

“威廉沒有来。总該找得到他，时間有的是。”

她盯住他看了好一会儿，似乎怀疑他話里含蓄着的失望是不是当眞会临到她的头上。她然后慢慢地摇了摇头——她

先前那样急躁，想不到现在竟然这样宁静，——她說：

“你用不到那样讲！你自己也不会相信。你也差不多已經絕望了，象我一样。我一直觉得我的孩子会为了一件他从来沒有干的事被处絞刑。其实絞死了反而好，可以早些离开这个沒有正义和仁爱的不幸的世界！”

她抬起神思恍惚的眼睛望着上空，象是祈祷的模样，然后坐了下来。

“不，你的結論下得太快了，”約伯說。“威廉的船早上已經开出，这是不錯的，可是那位勇敢的姑娘瑪丽·巴頓去追了，只要她能和他讲得到話，我敢断定他会来。她还沒有回来呢。啊，千万不要灰心。結果一定圓满。”

“結果一定圓满，”她跟着他說；“可不是按照你的想法。杰姆会被絞死，会到他父亲和两个小兄弟那里去，在那里上帝会替人把眼泪拭干，救主耶穌会安慰那些四处找寻他們遺留在人世間的母亲的小孩。啊，約伯，那里才是乐土，我盼望着要到那里去，可是眼看杰姆加快了步子要到那里去，我竟会伤心。如果他和我能在今天晚上睡了下去永远不醒回来，我也就不会伤心了；如果大家能象我一样知道他是无罪的，我也就一点儿不伤心了。”

“他們早晚会知道的；如果为了一件他沒有干过的事把他絞死，他們一定要懊悔得要命呢，”約伯回答說。

“咳，他們一定会这样的，可怜的人們！愿他們发现他們錯誤的时候，上帝能寬恕他們！”

約伯坐在那里等得不耐煩了，于是站了起来，跑到窗口去望望，又到門口去望望，正象一头急着要出屋子的猫和狗。天

是漆黑的，因为月亮还沒有升起。

“你得去睡了，”他对那寡妇說；“明天事情多着呢，你一定得养养好精神。如果杰姆看見你象今天晚上这种苦痛的模样，他会多么难过。我还要走出去找找瑪丽看。这时候她該能回来了。有什么事我都会来告訴你的，不要害怕。你现在去睡吧。”

“你眞是个好心的朋友，你要我去睡，我就去。可是，你別忘了，有了消息立刻来告訴我，一找到瑪丽立刻就带她到我这里来。”她的声調很微細，却很宁靜。

“好的，好的。”約伯一边回答，一边溜出門去。

他先到布列格諾斯先生那里，他想起威廉和瑪丽可能一直在那里等候着他。

他們并不在那里。布列格諾斯先生也到了不多一会儿，約伯气急喘喘地奔上楼去和他商量这件案子的情况。

“这事情糟透了，”那律师脸色很严肃，一面整理着他的文件說。“約翰逊已經把情形告訴了我，那是威尔逊寓所的女主人对他讲的。我怕那巴頓姑娘去追赶完全沒有結果。我們只能从不可尽信的旁証，和犯人以前的优良品行那两点上去辯护了。理由很空洞，也不容易站得住。我已經請了克林頓先生做法庭辯护人，他一定尽他最大的力量。现在，好朋友，我只能和你道了晚安，請你出去了。就这样，我也已經要工作到深夜了。你上楼的时候有沒有看到我的文书？你看见的。那么就麻煩你叫他即刻到楼上来，好不好？”

約伯当然不能再逗留下去了，他深深地鞠了个躬，离开了那个房間。

他又去到琼斯太太那里。她在家，可是却利又偷着跑出去了。誰也沒法管得住那个孩子。只有把他鎖在房間里，但也不一定有用。有一次她把他鎖在楼顶的小房間里，他却揭开了天窗逃跑了。他现在也許是到碼头上找寻那年輕姑娘去的。不論什么时候他要去总有法子推托。

不待主人招呼，他已經拉了一张椅子坐下，决定等候着却利回来。

琼斯太太一面熨燙着和折迭着衣服，一面讲着却利和她的丈夫。那丈夫是个往印度去的船上的水手，他把那孩子交給了她，她显然照管不了。她在嘰嘰咕咕地埋怨着水手、海岸上的城市、大风大雨的天气、睡不着的夜晚，还有沾滿了黑油的衫褲；約伯却早已不在听她說話，耳朵里只留心着街上的脚步和响声。

却利終于回来了，可是只有他一个人。

“那个瑪丽·巴頓一定碰到了什么麻煩了，”他对着約伯說。“不論是哪个碼头，他們都沒有听到过这个人；包恩說她搭的是一条对江的船。因此要等明天早晨才可以打听到她的消息。”

“明天早晨九点她还得上法庭去做証人呀，”約伯懊丧地說。

“她也这样說；至少說过大致相同的話，”却利說着，好象希望能多听到一些消息。可是約伯不再开口了。

他想不出还有什么事可以做，因此站起身来，謝了謝琼斯太太的接待，走上街去，立定在那里，仔細盘算着可能会发生了些什么事，他們究竟还有多少机会。

过了一会儿，他慢慢地掉轉身子，走向威尔逊太太寄寓的地方去。现在也沒有旁的办法了；他在路上懶散地走着，滿心盼望当他走到的时候，她已經困倦和伤心得睡着了，免得又让她問得无从回答。

他輕手輕脚地走进前房，那位瞌睡着的女房东正在那里守候他，等他把那个女孩子带来，因为她知道，那女孩子要来和那个老妇人合睡一张鋪。

她睡眼惺忪地点着蜡烛（她說过她可以傍着炉火打个瞌睆），东碰西撞，发出了許多响声，只听见威尔逊太太在她过夜的那个小后房里問：

"是誰呀？"

約伯屏住了气不吭声，让她以为自己听錯了。誰知那女房东偏漫不經意，当的一声把剪烛芯的鉗子落在地上，还接連不断地道歉，那位靜听着的妇人于是証实了約伯已經回来了。

"約伯！約伯·李！"她发作似地嚷着。

"咳！眞要命！"約伯对着自己說，硬着头皮走到她臥室門口。"在这种情形之下，我稍微讲一两句謊話，不知道是不是有罪孽？撒个謊也許能使她睡一会儿；万一明天出了岔子，她要有許多許多晚睡不成觉呢（根本也談不到睡觉这回事了）。不管怎样，我只能試它一試。"

"約伯，你来了嗎？"她又嚷道，一听她那发抖的声音，就知道她心里正焦急得不得了。

"不錯！我以为你早已睡着了。"

"睡着了！我还沒知道威廉有沒有找到，怎么会睡得着呢？"

“现在逃不过了，”約伯自言自語地說；接着便提高了嗓子叫道，“不用担心了！他已經給找到，一切都解决，只等明天出庭了。”

“他准备替我那可怜的孩子作証嗎？他能証明杰姆和他在一起嗎？啊，約伯，快說！你全告訴我！”

“一不做，二不休，”約伯想。“多說几句也不过是这么一回事。现在我只能讲下去了。”于是他对着房門嚷道：“他都能証明，这一下，杰姆完全可以撇清了，叫他清白得象刚出世的孩儿一样呢。”

他能听到威尔逊太太衣服的悉索声，他立刻猜到她跪在地上，因为他听得她提高了顫抖的音調，在感謝和贊美上帝，中間还夹杂着欣喜和安慰的啜泣声。

他听到了，心里觉得很不自在；因为他想到明天早晨，眞相大白，那时有多么可怕，她受到的打击又会多么剧烈。他感觉到撒謊究竟不是个好主意，可是现在他还有什么办法呢？

他听着她把感恩的祷告做完。

“还有瑪丽呢？你在琼斯家找到她的嗎，約伯？”她接着問下去。

他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是的，她在那里，好好儿的，我第二次去，看到了她。”他又輕輕地对自己說，“上帝饒恕我！誰想到我偌大年紀还会这样沒头沒脑說鬼話。”

“上帝保佑那姑娘！她来了沒有？为什么她不来睡？我想她一定累够了。”

約伯咳着嗽，冲破了最后的顾忌，回答道：

“她有点儿累，在船上待得太久了，琼斯太太就留她在那里过夜。那边离着法庭近，她一大早就得前去。”

“多讲讲倒也很順口了，”約伯咕嚷着說。“我想，大概是誑話的祖师爷在帮忙，我竟然越讲越象样了。她这会儿总算把話問完了，这倒很好。还是赶快溜吧，免得又給魔鬼和她揪住了。”

他走到前房，那女房东依然疲倦地站在那里等候他。她的丈夫上了床，早就睡着了。

可是約伯还沒有决定該怎么办。担着那么多的心事，就是让他睡在利物浦最好的床鋪上，他也睡不着。

“你就让我坐在这个圓椅子里过夜吧？”他終于对那个站着等他出去的女房东說。

他本是个老朋友，因此他喜欢怎么做，她便让他怎么做。事实上，她也实在瞌睡得不想和他爭論。他能放她去睡，她已經高兴透了。

第三十一章　瑪丽度过这一个夜晚

我却在这漫漫的长夜里，
反复思忖着那两个名詞：
“有罪”与“无罪”——正象有些人
满不在乎地把良宵虚度；
又象快乐的人們幻梦着
灿烂的明天，更快乐的是
醒来时又完全把它忘了。
啊！死亡的最悲惨的形象
竟不断地在我眼前荡漾。

——威尔逊①

那么，瑪丽到哪儿去了呢？

要是約伯能看到她，他准可以放下一大桩心事；他当眞为她担着莫大的惊慌；在那悠长的夜晚，他一次又一次地怨怪她和責备他自己；全是她那样的固执，还有他自己的軟弱，违拗不过她，竟让她去追寻威廉。

瑪丽也象約伯一样，那晚沒有上床睡觉；她总算待在一个

规矩人家，那些人虽然粗鲁，可是心肠极好。

她沒有违抗那个年老的船夫。他抓紧了她的手膀子，不让她走失，一同离开拥挤的碼头，穿过許多奇形怪状的小巷子。她乖乖地跟着他，昏昏沉沉，简直不注意她在往哪儿走；心里隐隐地觉得高兴，居然有人来代她作主。

他把她带到一所小得不能再小的老式屋子門前。那屋子是好多年前盖造的，那时街上还沒有旁的建筑，在这热鬧的小巷子里竟保持着一种乡村的风味。他拉着她走进了灶間；现在不必再怕在半路上和她走散了，他便叫了一声：

“到了！”一只手在她背上重重地拍了一下。

屋子里很光亮，使瑪丽神志一清（也許在她背上拍了一下有些功效），她怪不好意思地看着那个她进門时正在火炉边忙碌着的瘦小的老妇人，觉得自己来得实在太冒昧。那船夫不慌不忙，也不預备作什么解释，只是在他的椅子里坐了下来，嚼着烟叶，得意洋洋地望着瑪丽：一半是胜利的样子，好象她是他单枪匹馬所擒获的俘虏；一半是挑战的神气，好象在看她敢逃不敢逃。

那老妇人是他的妻子，正拿了根火棒站在那里，等着听她丈夫对她讲明，这个让他拉拉扯扯带回家来的是个什么人。她正看得出奇，那女孩子的脸上先紅了一紅，接着就惨白得象死人一样；屋子里又悶又热，她只觉得眼前一陣昏眩，頓时天旋地轉，想要抓住了桓桌支撑身体，一下子却跌倒在地板上

① 威尔逊(John Wilson, 1627—1696)：英国剧作家，曾做过律师，著有詩剧多种。

了。

船夫和他妻子急忙赶过来帮忙。他們把她扶了起来，她依然人事不知；他曲起了一条腿，让她靠在上面，他的妻子口里嘮叨着去拿凉水。她把水泼在瑪丽的脸上，那女孩子虽然叫了一声，眼睛还是閉着，脸色白得象死灰。

“本恩，是誰呀？”那妇人摩擦着那女孩子的瘫痪无力的手說。

“我怎么知道？”那丈夫粗魯地回答。

“别着急！”她用的是一种安慰的口气，好象你对于发着脾气的儿童所說的那样；又仿佛一半对着自己說，“我不过以为你既然把她带了回来，也許会知道。怪可怜的！我們不必再多問，救她要紧。可惜家里沒有嗅盐，上个星期日，蒲登太太在教堂里听道的时候总是打瞌睡，我便借給了她。哎喲！她的脸色多么白呀！”

“来！你来扶住了她，”她的丈夫說。

她照他吩咐做了，口里依然嘮叨着，他在那边一声声咒駡，她也不去管他；眞的，他最粗鄙的言語，落在她那年老情深的心坎里，也象是珠滚玉盘，眞所謂是少年夫妻老来伴。再說他生性虽然那样粗魯蛮横，听到她讲話的声音还是会私下感到安慰，可是假使他做得到，他是怎么也不肯把那种藏在粗言暴語底下的深情蜜意透露出一分一毫来的。

“那老头儿在找些什么呀？”她說着，弯下身来把她低垂着的头擱得舒服一些。“他把我那枝用了五年多的笔拿来了。哎喲，了不得，他把它烧了！噢，我现在懂了，他究竟想得出办法，羽毛的焦味能治昏厥① 。可是她还沒有醒回来，可怜的姑

娘！他又在那儿干什么了？啊！我那老头儿眞聪明！这一下我当眞完全沒有想到！"她高兴得叫了起来。他正从房角上的碗橱里拿出了一个方瓶子，上面标着"金汁水"，这是走私来的酒精。

"行了，"她說。那酒灌进瑪丽张开着的嘴里，她震动了一下，咳了起来。"上帝保佑他，他眞是温柔体贴、想得周到！"

"你别提了！"他咆哮着回答，只见瑪丽的脸色漸漸轉好，眼睛也张了开来，詫异地对着他們看，心里好象明白了，他也放下了心；"你别提了，我从来沒有做过这样的傻事。"

他的妻子把瑪丽扶了起来，坐进一张椅子里。

"姑娘，现在好了吧？"那船夫焦心地問。

"好了，先生，謝謝你。先生，我实在不知道該怎么样感謝你，"瑪丽断断續續地低声說。

"胡扯，沒什么可謝的！"他自己抖擻了一下，拿起烟斗，也不再多讲一句話，出門走了；由着他的妻子去胡思乱想，她家里这一个陌生人到底是哪一等人和什么来路。

瑪丽眼看那船夫出了門，便回过头来，用她悲慘的眼睛望着那女主人的脸，她又勉力要想站立起来，預备离开这个地方，——上哪儿去她可不知道。

"不！不！不管你是什么人，你还沒有气力上街去呢。也許（她把語調降低了一些），你是个不正經的女孩子；我免不了要疑心，你长得这么美。别着急！当眞的，做了不正經的事才这样伤心；好人从来不会心灰意懶，他們全能信賴上帝；有了

① 旧时是用羽毛管做的墨水笔。

罪孽的人才怀着惨痛的心灵抬不起头来，可怜的人們；对这种人我們最应該怜恤和帮助。她今天晚上不能离开这屋子，不管她是哪一个——就是利物浦最坏的女人，也不該离开。我但愿知道那老头儿从哪儿把她带来的，我眞不明白。”

瑪丽有气无力地听她这样自言自語，只得勉勉强强、断断續續对她的女主人解释几句。

“我不是个不正經的女人，当眞不是。你們当家的載着我去追赶一艘开出海口的大船。那船上有一个人，能在明天审判的时候搭救一个人的性命。船长不肯放他走，可是他說他会搭着領港的船回来。”她想到自己的希望很渺茫，禁不住又啜泣起来，那老婆子竭力安慰她，又讲出她那句口头語：

“别着急！我敢說他会回来的。我相信他会；不要懊丧，放心好了。他一定会回来的。”

“啊！我眞害怕，我眞害怕他不会回来，”瑪丽嚷着。她虽然明知那妇人的断言絲毫沒有根据，毕竟也得到了些安慰。

那老妇人仍然是一半自言自語，一半对着瑪丽讲話，安排好了茶点，劝瑪丽吃一点东西提提精神。可是瑪丽对于給她吃的东西，一概搖头不要，她只觉得口里焦渴，便喝了一杯茶。因为方才让酒灌进了肚子里，象火烧一般地热，一切的感觉都特别来得敏銳和强烈，头也痛得可怕。

她不愿意讲話，对于言詞好象压根儿失去了控制的力量。讲出来的辞句和她心里的意思完全不同。因此她不作一声，尽让史篤吉司太太（这就是那女主人的名字）独个儿去談个不停；她把飲茶的杯盘收拾了去，东走西走，忙个不停，瑪丽更觉得头昏脑胀了。她想告别出去。可是上哪儿去呢？

那老头儿不久便回到家来，比出門时的态度更加粗暴了。他妻子替他把干鞋子摆好，他却踢了开去，她讲一句話他就咆哮一陣。瑪丽心想，这是为了她仍然在那里的緣故，便挣扎着起身要走。她可完全錯了。过了一会，他說（仿佛是对着炉火說的），“他們碰着逆风呢！”

“噢噢！是这样嗎？”那妻子說。她知道他的脾气，那样恼怒正因为他的同情心发泄不出来。“别着急，风向在夜里会变的，到天亮还早呢。我敢和你打賭，也許你看过以后就轉了向。”

她从小窗子里望望近处一个风信标，月光之下看得很清楚；她是个船夫的妻子，立刻就辨出信号挂在风向不順的那一个角上，她叹了一口气，心里揣摩着还有什么能安慰她的办法。

“明天开审的时候，有沒有旁的人可以来証明呢？”她問。

“沒有！”瑪丽回答。

“要是那人不是眞凶，你有沒有綫索可以追究眞凶呢？”

瑪丽沒有回答，她渾身发起抖来。

史篤吉司看见了。

“别把这种話来麻煩她，”他对他的妻子說。“海风把她冻坏了，赶快让她去睡。我来留心着风好了，該死的，还是那个风信标。风向轉了，潮水就会帮他們的忙。”

瑪丽走上楼去，一路尽向着收留她的主人們道謝和祝福。史篤吉司太太把她送进一間小房。那里面可以使人联想到海上的生活和异邦的风土：一张小床是一个正往中国去的儿子睡的，另一张高悬着的吊床是另外一个现在在波罗的海上顚簸着的儿子睡的。那被单象是帆布做的，虽然带着黃色，却是方才洗过的，非常干淨。

那墙上貼着两张粗糙的图画，是两条海船，下面写着船名。那母亲的眼睛盯住在上面看，不禁眼泪盈眶。她用手背抹去了泪水，带着愉快的口吻告訴瑪丽說，床上的被褥新近晒过。

“謝謝你，我睡不着。我坐着好了，要是你能允許我的話，”瑪丽說着便倒在窗边的椅子里。

“啊，来吧，”史篤吉司太太說，“我們当家的叫我安頓你睡觉，我非叫你睡不可。守着有什么用呢？我看你尽望着那个风信标，多看也沒用。啊，我就管住了我自己不看，否則我什么事也做不成了。风一起我就时常心里难受，可是我偏不看它，拚命去做事；尽量不去想到风，只想着手头的工作。”

“請让我再坐一会儿，”瑪丽央求着說，因为那女主人似乎坚持着要她睡到床上去。

她的脸色感动了她。

“啊，我想我只能由你去了。到楼下去我准要挨罵呢。你要是不睡，他的心思也不能安定；你如果一定不肯睡，就得静些，不要有什么声响。”

瑪丽就寂静无声地整晚守着那个风信标。她坐在窗边的小椅子里面，一只手揭开了遮蔽月光的帘布，她的头困倦得擱在窗檻上；她呆瞪瞪地看着，两只眼睛全发了紅。

赤色的朝阳偷偷地爬上了地平綫，一片紅光射进了守望人的房間里。

这就是开审那一天的早晨！

第三十二章　审問和判决——“无罪”

……你站在这里受审，
因为你强暴残忍、恣意横行，
篡窃了上帝最高的威权，
凭着你喜怒无常、恶毒的杀性，
拿人类的生命任意玩弄；
你提起了疯狂和致命的武器，
把应当平靜地在血管里
循环的血液濺滿了一地；
結果获得了个野蛮的名称——
說出来空气会发生战栗，
大家会惊駭得面无人色——
你是个行踪詭秘、冷酷的凶手。

——米尔門：《法齐烏》①

那天晚上，一切心头焦虑、不得安眠的人中間，那被害人的可怜的父亲也許最不好受。自从发生了慘案以来，他就睡得很少。他醒着的时候又总是万念麕集；难得打个瞌睆，那些

念头，又依然死釘住了他不放。

这一晚尤其睡不着。他反复推敲着在加紧把杰姆·威尔逊定罪的过程里面，还有沒有遺漏了的步驟。他几乎后悔自己把事情赶得太快，但是，除非他报了仇，他在这个世界上便不会有安宁的日子（我不知道他的脑子里是不是也用“报仇”这个名詞；他讲起話来总說是“正法”，也許他的确觉得天公地道）；无論在肉体上或精神上，他都得不到安宁，尽在臥室里神思不安地跑来跑去，就象关在籠子里的一头野兽，要是他实在腿疲得想停一停，筋絡便抽搐起来，如同起了痙攣，只得继續走动，虽然一样疲乏，却比較好受。

天色漸漸亮起来，活动的能力也恢复了；他乘着車赶到律师那里去把他喚醒，又提出了許多的指示和問題来麻煩他；討論好了，他便拿了个表坐着，等候法庭开审。

那个被杀的儿子还沒有下葬；照他父亲的迫切的愿望，不，簡直是发誓要达到的目的，他一定要把謀害他儿子的人判处死刑以后才把尸体安埋：比起这死者来，所有的活人——妻子和女儿——又算得什么呢？

到了九点钟，他們全都集合在这一个冤家对头见面的地方。

审判官、陪审員、被害人的直系亲属、犯人、許多証人……大家都会集在那一所房子里面。此外还有許多人，他們和案情毫无关系，不过都关心着审判中間的某一部分：約伯·李，

---

① 米尔門(H. H. Milman, 1791—1868)：英国詩人，史学家，曾著詩剧多种。«法齐烏»(Fazio, 1815)是一出以意大利作背景的悲剧。

本恩·史篤吉司，和几个旁的人，里面还有却利·琼斯。

約伯·李当天早晨留神着閃避威尔逊太太的問話。眞的，他就沒有多陪着她，一早起身，立刻出去打听瑪丽的消息；他一些也打听不到，实在无法可想，只得决定不去向威尔逊太太直說，慢点儿叫她悲痛总不打紧；如果那打击当眞不能避免，也許越是不让她馬上知道这个坏消息越来得好。她在証人室里等候着，很疲乏，很沮丧，可是并不焦急。

約伯正从人堆里往法庭上挤去，只见布列格諾斯先生的文书对他在打着招呼。

“这里有一封我們当事人写給你的信！”

約伯拿了那封信，心里很不自在。他不知道为了什么，单怕这是承认有罪的自白，那么，一切的希望全完了。

那信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朋友，——我衷心感謝你的盛情，替我聘請了一位律师，不过律师們对旁人也許有好处，对我却全然无用。可是，亲爱的朋友，我依然一样地感激你。我看得出，一切都对我不利——并沒有什么奇怪。要是我是个陪审員，我看到有那么許多証据指出那个人有罪，象他們明天能对我指出的一样，我也要說他有罪。因此，如果他們說我有罪，我們不該怪他們。可是，約伯·李，我想我用不到再和你說，我对于这件案子，眞是象一个未曾出世的嬰孩一样清白，虽然我无法証明这一点。当然，要是我不相信你认为我无罪，我也就不会象現在这样写信来把我的愿望告訴你了。請你不要忘記，这些是一个临死的人的要求。亲爱的朋友，你千万要照顾我的母亲。并不是在經济上，因为她和爱丽思的錢已經够用；你必須让她和你談談我的事情；你必須对她表明，不管旁人怎样想

法，你却相信我是冤枉死的。我猜想，我們全走了，她也不会在世上留得太久。看在我的份上，約伯，請体恤些她；要是她有时候脾气稍为坏些，請記住她的身世实在太可怜了。我知道媽媽决不会怀疑我的，上帝保佑她。

还有一个姑娘，我怕我爱得实在太深了，然而我能够爱她却正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事。她会以为我杀害了她的情人；她会以为我造成了她准要感受到的痛苦。她一直会这样想下去。我說这样的話，心里非常难过；她却准会这样想。这样对她最合适，我现在也不敢作别种想法。可是，亲爱的約伯，按你的年紀說，你是个十分康健的人，你能享受很大的寿数，不过等到你自己觉到要离开尘世的时候，也許你能告訴她，我曾經庄严地向你宣說(正如我现在所做的)：我对这件案子是完全无罪的。你千万不能立刻告訴她。我只是不忍去想，她将来活到很大的年龄，一直要以为我杀害了她所爱的人而痛恨着我；最后到死的时候心里依旧怨我。我如果在另一个世界里，看见她脸上还带着那一种怨恨的表情，我会感到极大的苦痛；不向她說明，她一定会如此。可是她现在对我該会有怎样的看法，我也不敢去想了。愿上帝保佑你，約伯·李！

杰姆·威尔逊絕笔

約伯看过了那封信，对它翻来复去地望了好一会，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又当当心心地把它包在身上带着的一小张报紙里面，塞进背心的口袋里，接着便走到証人室門口，去詢問瑪丽·巴頓到了沒有。

門一开，他便看见她坐在里面，交叉着手臂伏在一张桌子上，她的脸埋在手臂中間。渾身是一种失望的样子。約伯看了，心里难过得說不出話来；威尔逊太太又是那么痛哭悲号，不言可知(站在門口看不见她，他也不愿意进去)，他昨天晚上

所給她的希望至少有一部分已經消灭了。

約伯忧忧郁郁地回到法庭里面；他方才站在証人室門口的时候，威尔逊太太和瑪丽都沒有看见他。

他正好把紊乱的思緒理出个头路，回到当前的事情上来，立刻发觉杰姆·威尔逊謀杀哈利·卡逊的那一件案子已經在开审，书記官在喃喃地誦讀起訴状，不多一会儿，庭上便发出了那句照例的問話："你怎么說，有罪还是无罪？"

虽然只要一句答話——一切案件里的例行手續——大家都肃靜无声，这程序虽然是陈調俗套，可是就在这一刹那中間却显得非常庄严；那被告人閉紧了嘴唇站在那里，一双眼睛对着法官，心里却在揣摹着别种完全不同的景象；过去的生活一件件迅捷地在他的脑子里掠过——儿童时代的回忆，——他的爸爸（多么喜欢他这第一个出生的孩子），——他那可爱的小同伴，在一起玩耍的瑪丽，——他的希望、他的爱情、他的失望——他依然是永远永远地爱她，——还有失恋以后的那个空虛渺茫的世界，——他的媽媽——沒有了子女的媽媽，——这种日子也不会过得太久，——不久她就会去和一切她所爱的人儿待在一起，——她活着也决不会怀疑他的清白而困扰不安，她信得过也确得定她爱子的一片眞心，——他从这短促的玄思冥想中惊醒过来，用了低微而坚决的声音回答：

"无罪，大人。"

那件謀杀案的各种情节，尸体的发现，引起对杰姆嫌疑的原因，大部分旁听的人都和讀者們一样熟悉，因此当提起控訴的首席律师发表他那精辟的議論的时候，不时听得人群中有喁喁私語的声音。

“那位坐在威金生警官背后的就是卡逊先生，被害人的父亲！”

“这老头儿的样子多么高貴！多么庄严和坚决，五官又是多么端正！你看了会不会联想到古罗馬主神的半身塑象嗎？”

“我却看着那被告更有兴趣。我对罪犯总是有兴趣的。我要在人类一般的面相中去找出一些罪犯和常人不同的容貌。我一生看见过不少杀人犯，可是很少看見象被告般那种满脸的杀相。”

“好吧，我不是个相面先生，我倒看不出他的脸上有什么坏处。当然很阴郁、很頽丧，照他的处境来說，也怪不了他。”

“只要看他的眉毛生得又低又狠，还有他那低垂着的头，和紧閉着的蒼白的嘴唇。他一直不把头抬起来——你仔細看好了。”

“要是他把满头蓬松的黑头发修剪一下，他的前額也并不很低，而且很方正，有人說那是一种好相。要是旁的人也象你一样爱挑剔，最好让那监獄里的理发师把他的头发剪短些再来受审。他所以低垂着眼，閉紧了嘴唇，完全是因为他心里太激动了的緣故。我的好朋友，这跟他的品性毫无关系。”

可怜的杰姆！連他那烏黑的头发（他的母亲很觉得驕傲，时常用手去撫摩着的），都会叫人对他发生恶感嗎？

証人一个个被传上庭。最初的几个是警察；他們在庭上作証十分惯常，他們懂得被传来証明的要点是哪些东西，所以都不曾說一句废話，浪費庭上的时間。

“这事情清楚得象白天一样，被告一定判罪，”一个律师的文书对另一个低声說。

“你該說，黑暗得象夜晚一样，”他的朋友回答；两个人都笑了。“吉英·威尔逊？她是誰，听她的名字，我想大概是个亲属。”

“那是母亲，她是来証明那枝枪的。”

“噢，——我記得了！我說，她也实在太苦了。”

庭上的一个法警把威尔逊太太带进了証人栏里，两个人便都不作声了。我讲起她的时候，时常称她是个“老妇人”，因为她的外貌要比她的年紀看来老得多，她实在是五十出头得有限。一則因为她年輕时受过重伤，脸上老是带着痛苦的表情，二則因为她性情急躁，又因为她心头的悲痛和走路时一瘸一拐的姿势，所以总叫你以为她已經是老态龙鍾了。现在看上去竟然有七十多岁了；她脸上的皺紋又多又深，面容瘦削，脚步也踩不平稳。她竭力止住了哭，（不知不觉地）又想要装出一副样子来，叫他儿子看了会高兴：她知道他时常为了她的脾气煩躁而感觉难受。他的儿子却把手臂蒙住了脸，伏在被告栏前面的木栅上（他在审訊中大部分时間都是这种姿势，有許多人因此对他有了成见）。

那律师开始盘問了。

“我相信，你的名字是吉英·威尔逊吧？”

“是的，先生。”

“就是被告的母亲？”

“是的，先生，”她的声音发着顫，几乎要哭出来了，可是，正象我上面所說的，她竭力要做出使她儿子高兴的样子，硬把自己克制住，使大家对她多了一份尊敬。

那律师的盘問现在进行到了重要部分，就是要証明在謀

杀案发生的地方所寻获的那枝枪是被告所有。她已經对警察局里的人完全承认过了，现在决計无法翻供；因此不必再兜很大的圈子，直截了当把那枝枪当庭取了出来，这样問她：

“这枝枪是你儿子所有的，是不是？”

她抓紧証人栏旁边的木栅，拚命想在干枯的舌尖上发出話来。最后她嗚咽着說：

“杰姆，啊！杰姆！我該怎么說呢？”

每一个人都把身子傴向前去听那被告的回答；虽然，事实上，那是对于审判的結果沒有多大关系的。他抬起头来，脸上充满着对母亲怜恤的神色，可是咬紧了牙关說道：

“媽，讲眞話！”

因此她就照着做了，簡直象小孩子一样听話。每个人都感觉得到她讲的是眞話；那母子間的小小的对話在旁听的人中間引起了一些同情。但是那庄严的法官坐着不动声色；陪审員們也一个个都綳紧了脸；那起訴的律师于是得意洋洋地把这一部分的案情盘問清楚，証实了謀杀案发生的晚上杰姆不在家，使証人的答話每一句都对被告十分不利。

問完了，他們便叫她退下。那时候做母亲的再也忍不住不开儿声口了，她突然轉过身来对着审判官（她以为判决权完全在他一个人身上），抽噎着說：

“现在，先生，我已經对您說了眞話，完全是眞話，那是他要我說的；您千万不能因为我說了什么話便叫他受絞刑；啊，我的法官大人，請您相信我，他和一个沒有出世的孩子一样清白。当眞，我是他的母亲，我曾經把他抱在膝上喂过奶，从此每天看见他心里就高兴，我自然比那边一班人更能了解他，”

她指着那班陪审員說；为了她亲爱的儿子，她用尽了气力把每一个字都讲得特别清楚，"我敢担保，他們出了娘胎，在今天早晨以前，就从来沒有见过他一面。我的法官大人，他一向是这样好，我简直想不出他会干得出坏事来；我时常发过了脾气(因为我有的时候脾气实在不好)，总是責駡自己說：'你这个忘恩負义的东西，上帝已經給了你杰姆，你的福气还不够大嗎？'可是主现在在懲罰我了。要是我——要是我沒有了杰姆，我就成了个絕子絕孙的老太婆；眞可怜，世界上再也沒有可爱的东西了，我决計不会說'如主所愿'。我决計不会，啊，法官大人，我决計不会說的。"

她一边哭，一边說着这些話，法警們便把她带了出去，可是，他們的态度很温和、很恭敬，因为深刻的苦痛自会使人发生一种尊崇的心理。

証据一个接一个地提了出来，每一个証人的答話都添上一些新的力量，准可以把可怜的杰姆压得翻不轉身来。他們已經証实了那枝枪是他的，还有他曾經在案子发生前沒有几天恐吓过那个死者；眞的，那警察当时因为要避免发生暴行，不得不出头干涉。现在只需要举出一个有力的恐吓和謀杀的动机就行了。关于这方面也由那个警察供給了一个綫索，因为他暗地里听到杰姆对卡逊先生所說的那些气憤話；法庭也就是根据了他初审时的报告，把传票送給了瑪丽。

现在要传她到庭上来作証了。当时法庭里已經挤得很滿，可是所有的进口处又有許多人在往里面涌，因为大家都想看一看、听一听审判的这一部分。

老卡逊先生想到快要看见这个害人的女子，心跳得越发

厉害了；她就是惹祸的根由，他又想看她、又是恨她。那死者不是爱过她的嗎？也許，在她一方面，也正在爱着、悼伤着他本人心里所痛惜的那同一个人吧？可是，他又觉得好象厌恶她，大家所传說的她的美貌，好象就是她加在他身上的灾殃；他又嫉妒她居然会使得他的儿子爱她，恨不得不許她以情人的身份为他儿子的遭难而感觉悲痛。原来大家心里都有一个成见，觉得那位漂亮、聪明、活泼、有錢的年輕紳士，一定比那个鉄板着脸、一股凶相、每天必須要为了面包作着苦工的匠人，更使她傾心呢。

到目前为止，审判的經过完全符合卡逊先生理想的期望，报仇人的脸上浮起了一种严肃而惬意的神情，——在这张脸上，笑容已經消失，永远不会再回来的了。

所有的眼睛都注視着証人进出的那一个門口。就連杰姆也抬起头来看上一眼，預备等看了一眼之后，再在她那憎恶的眼光前把脸蒙起。法警已經去带她了。

她的姿势完全和两个钟头以前約伯在門口望见的一模一样。一只手指也沒有移动过。法警喚她，她一动也不动。她是那么沉靜，他以为她睡着了，便走上前去碰碰她。她立刻跳了起来，急急忙忙地跟着他跑进法庭，走到証人栏里。

法庭里人山人海，一张张脸看得她头昏眼花；里面只有两个清楚明亮的印象是突出的、固定的：一个是法官，他也許要宣判罪状；另一个是被告，他也許要被处死刑。

和煦的阳光从高处窗戶里照临到她的头上，閃耀着她束紧在小帽子底下的金絲头发；只见溫暖的光芒里面，微細的灰尘在上下飞扬。风向已經变了——几乎在她放弃了不再探望

的时候便变了；风向已經变了，她却沒有注意。

那些追求肌肤紅潤的单純色調美的人都失望了；因为她的脸色惨白，木僵僵的一些沒有表情，她那柔和、深沉、淡蓝的眼睛的深处透露出一种悲苦迷离的神态。可是也有人看出一种更崇高、更奇特的美，一见以后許多年不会忘怀呢。

我本人当时不在场；据一个在场的人告訴我，她的神情——簡直可以說她整个的脸蛋，极象根据基多[1]那幅«貝特丽采·欽契画象»摹刻的著名版画，只有用这个比喻方才能給我一些印象。他說他一直忘不了她的面容，就象是儿童时代听过的热烈而悲伤的曲調，那种默默地在求援乞怜的痛苦的表情，永远在他的心头不时呈现。

除去那两个怕见的人以外，她只觉得整个的法庭在她面前旋轉，她听到一个人的声音在讲話(大概是問到她的名字)，于是象在梦魂里一般不自觉地回答了那簡单的問話。她又这样回答了两三句(多几句也說不定)問話，脑子里却有一种奇异的感觉，不明白她身处的恐怖环境是否是眞实的现象。

突然間，她不知道怎么一来，完全清醒了。她感觉到一切都是眞实的，几百个人在对着她看，一句句听上去象是眞实的話从她口里引出来；还有那个人，弯着身子用手蒙住了脸的，当眞就是杰姆。她的脸立刻胀得通紅，接着又变得比以前更加惨白。她单怕自己支撑不住，因为心里还藏着那样可怕的

---

[1] 基多(Guido Remi, 1575—1642)：意大利大画家。貝特丽采·欽契的画象，相传是他的作品。貝特丽采·欽契是十六世紀意大利貴族少女，因弒父罪被控，出席法庭，慷慨陈詞，神情庄严，略无惧色。

秘密；她竭尽一切的力量来理解正在进行中的事情：他們問了些什么話，她回答了些什么話。她的感觉竟变得非常活泼和灵敏，她又听到那个盘問得十分上劲的年輕冒昧的律师发出下面的問句：

"我要請問你，哪一个是你中意的情人？你說你和两个年輕人都相識。哪一个是你中意的情人？你喜欢的是哪一个？"

那問話的是什么人，他怎么竟然敢輕易查問她心里的秘密？那是女人們經常脸上发赪，眼中含泪，并且是囁囁嚅嚅地只肯凑着一个人的耳朵讲的話，他怎么竟然敢要她在这大庭广众之間說出来呢？

因此，她正眼望着那个唐突无礼的律师，气得皺紧了眉头。但是，正在这一刹那間，她看到后边那个人蒙在脸上的一双手拿了下来；显出一张深情和沉痛的脸，——那种不敢听她回答的恐怖神色；她于是立刻下了个决心。现在就是一切；至于将来，那眞是渺渺茫茫，想起了会叫人发狂的；可是现在她正可以承认自己的过失，她正可以承认自己的爱情。现在，她所爱的人这样站在那里被人人唾弃，她不用再顾虑到女性的羞慚，尽管直說好了。她便掉轉身来，面对着法官，一方面是表示她的答話并不是說給那詢問她的恶作剧者听的；另一方面也是要把她的脸躲开，不去把眼睛看着那个瑟縮着的人——他害怕会听到他所預料的回答。

"他問我两个人里面更喜欢哪一个。也許我曾經喜欢过哈利·卡逊先生——我不知道——我已經忘記了；但是我爱杰姆，就是现在受审的那个人，无論什么言語也形容不出我对他的爱，世界上一切的东西放在一起也抵不上我对他的爱；我

现在爱他更比以前任何时候爱得厉害，虽然他直到这一分钟还一些不晓得。您要知道，先生，我不到十三岁便死了娘，对有些事情我还分不出一个是非；我那时候又是輕浮又爱虛荣，听到有人称贊我的容貌便觉得高兴；那可怜的小卡逊先生碰见了我，对我說他爱我；我痴心妄想，以为他眞要和我結婚：女孩子沒有了娘眞是苦，先生；我就时常幻想着做一个有錢人家的太太，从此可以不愁吃穿。我始終沒有知道我对另外一个人有着热烈的爱情，直到有一天杰姆·威尔逊走来向我求婚，我斬釘截鉄地回絕了他（实在我当时心里正好受了委屈）；他听了我的話当了眞，就离开了我。从那一天起，直到现在，我从沒有跟他讲过一句話，或是跟他见过一面；虽然我很想见到他，对他表示我們两人当时都太卤莽了；因为他离开我不过一分钟，我就知道我怎样爱他——爱得超过了我自己的生命，”她在这第二次承认爱情是如何热烈的时候，声音便低了下来。“因此，要是那位先生問我更爱哪一个，我的回答是：卡逊先生那样奉承我，我心里觉得很高兴；可是，杰姆·威尔逊，是我……”

她把一双手捧住了脸，想要遮盖那火烧一般的紅暈，却不知她一直紅到了自己的手指。

大家靜默了一会儿；她的話虽然使大家对被告发生了些怜憫心，却反而加强了他犯罪的嫌疑。

那律师又立刻继續盘問。

“你回絕了被告以后，依然见到过卡逊先生的，是不是？”

“是的，时常见到的。”

“那么，我推断起来，见面时，你該和他談过話的吧？”

"讲到談話，只有一次。"

"在那次談話里你談的大概是些什么話呢？你有沒有告訴过他你更爱他的情敌呢？"

"沒有，先生。到了现在这种情形之下，把我心里的話說出来，我想是不会錯的；可是那时候我决不会那样莽撞，去对一个年輕人說，我喜欢的是另外一个。我从来沒有对卡逊先生提起过杰姆的名字。从来沒有。"

"那么你和卡逊先生最后一次的談話里面，你讲了些什么呢？要是你記不得字句，你可以說明个大意。"

"让我想想看，先生，可是我不十分記得清楚了。我告訴他我不能够爱他，不愿意和他再来往。他千方百計来說服我，可是我主意拿得很定，到后来我就跑掉了。"

"以后你始終沒有再和他談过話嗎？"

"始終沒有！"

"年輕的女人，你要記住你已經发过誓。你究竟有沒有把哈利·卡逊先生对你的殷勤告訴过被告？或是簡单一点說，你們的交情？你究竟有沒有对他夸說过有这样一位身价地位比你高得多的情人，用来引起他的嫉妒？"

"从来沒有，我从来沒有讲过，"她說得又坚决又清楚，使人沒有怀疑的余地。

"你有沒有觉得他已經知道了哈利·卡逊先生对你的感情？記住，你是已經发过誓的！"

"从来沒有，先生。我直到听說他們二人发生了爭吵，杰姆对警察說了些什么話，我方才晓得。那是在謀杀案发生以后了。我到现在还猜想不出是誰告訴杰姆的。啊，先生，我可

以退下去了吧?”

那时候她觉得她的头脑、意志、連同那勉强支撑起来的体力,突然都松懈了,她已經不能自持了。她已經答复过了那些問話,不必再站在那里。她可以退下去了。这一番的証言对被告越发不利;他却挺直了身子平稳地站在那里,他的态度上显出一种自尊心,脸上的神情也非常坚决,看上去几乎有一副高貴的气概。可是他好象念头轉得出了神。

約伯·李一直在想法子安慰威尔逊太太,她起先要留在法庭里看着她心爱的儿子,后来她抽噎得制止不住了,于是只能把她带到門外,她便坐在法庭的台阶上哭个不停。我想不出,瑪丽退出了証人栏,会有誰来照顾她,亏得有个史篤吉司太太,就是那船夫的妻子,她为了关心瑪丽,也来到法庭上,现在便挨近了瑪丽,竭力劝她离开那个审訊的地方。

“不!”瑪丽回答她說。“我一定要待在这儿。你知道我一定要看住了他們,不让他們把他絞死。我一定要待在这儿。”

“啊!他們不会絞死他的!不必害怕!况且风向已經轉过来了,那是对他有利的。走开吧。你脸上多么热,又是白,又是紅,我敢确定你是病了。还是走吧。”

“啊!我什么也不管,我非待在这儿不可,”瑪丽說得急促,态度很叫人奇怪;她抓住了几根栏杆,仿佛怕人要用强力把她拉走。史篤吉司太太只得耐着性子等在她旁边,不时对着法庭的人堆里偷窺,看看她丈夫是不是还在那里。只见他一直在那里用尽了全力看着、听着。他的妻子觉得他在审判結束以前不会回家,不用她侍候,方才放下了心。

瑪丽始終抓紧了栏杆不放。在那个起伏不定、左轉右旋

的法庭里面，她得抓住些什么才能站稳。她以为手里捏紧了一些硬的东西，可以使她的耳朵听得清楚一些，因为她拚命去听他們讲些什么話，头里痛得厉害，痛得实在受不住。一会儿，她觉得大家好象都在海船上，在波涛汹涌中扬帆駛去，大家同时讲話，沒有一个人理睬她的父亲，他在叫喚着他們不要作声，听他說話。又一会儿，法庭的轉动突然停了一停，她看到那法官坐在上面，象一尊偶象，所有他身上的装飾都象木头的雕刻。对面的杰姆又直对着她看，仿佛在說：我当眞該死嗎，为了你的……？她又抑制着自己，好不容易才叫自己醒了一醒。可是脑子里的念头却永远在打轉，一下子又約束不住了；每經过一次掙扎，她对于胡言乱語的抵抗力就削弱一次。她低着声自言自語，除了她身旁的史篤吉司太太以外，誰也沒有听到；大家都全神貫注地注意着案子的进行，那时候控訴就要結束了。

被告方面的辯护士故意不多发問，替自己保留重行传喚那些証人的权利；因为他所得到的材料又少又空洞，大部分都要依靠一个还沒有到来的証人。事实上，他很少希望做得出一个象样的答辯；只能仔細留心，看有什么法律上的漏洞可以让他捉到。他躺在椅子里，有时抹上一撮鼻烟，做出一种不屑計較的态度；有时把眉毛往上抬抬，有时又和坐在后面的布列格諾斯先生交换一张紙条。那位律师对这件案子比辯护士要关心得多，也許是受了他那可怜的老年朋友約伯的感动。約伯那时正好連钻带挤地从人群里走到布列格諾斯先生的身旁；却利·琼斯已經把本恩·史篤吉司“介紹”給他，史篤吉司也已經把瑪丽怎样过夜，他們怎样赶船，有些什么怕惧，什么希

望，全都告訴了他。

这一切都很簡单地轉告給布列格諾斯先生——因为太簡单，他并沒有完全搞得清楚，只知道时間极重要；他便将这些話传达給辯护士，那辯护士现在站起来替被告答辯了。

約伯·李现在对那案子的形势已經有了个概念，他也已經轉告給律师知道了。他于是向四处望着，寻找瑪丽。他終于找到了她，站在一个样子很正經的妇人身旁：她滿脸通紅、神色焦急、嘴唇不断地掀动，好象在热切地談話；她的眼睛并不看定在任何东西上面，只是东张西望，仿佛找寻什么。約伯心想一定是在找他，便竭力挤到她边上去。他到了她身旁，她却并不注意，他和她讲話，她也沒有理睬，依旧一刻不停地象发狂似地向各处在探望。她反复地在說着同样的几句話，說得又低又快，他便用力去听。

“我一定不能发疯。眞的，我一定不能。他們說，人发了疯就会讲眞話，我可沒有。我一向能說謊。当眞的；可是我沒有疯。我一定不能发疯。我絕对不能发疯。”

忽然她好象发觉了約伯在仔細地听着（忧切地关心着）她說的話，便立刻掉轉身来对着他，嘴边的表情似乎在怪他不該在边上偷听，她却瞥见了一样东西——一个人——那人就在这种情况之下，也能有力量引起她的注意；她疯狂地张开了手臂，高声大叫道：

“啊，杰姆！杰姆！你得救了；我也当眞疯了……”說到这里，頓时便渾身发起痙攣来。大家都觉得她十分可怜，便把她带到法庭外面去，又有許多人的注意力却移轉到一个不管木栏或座位，不顾獄吏和警察，尽量使着蛮劲往里闖的水手身

上。許多法警无論如何也阻挡他不住，他奋不顾身地冲到庭上，在証人栏里合法地陈述了他的証言。原来威廉一心只怕他的迟延会使他的堂兄遭到危险，就在这时候，他好象依然在恐惧，可能来不及让他提出証明使他脫罪，他們已經把犯人押走，处了絞刑。約伯·李的态度却很鎮定；你只要看他声色不动地听任他們把兴奋过度、发着痙攣的瑪丽带出法庭，交給一位素不相識的好心的史篤吉司太太去照管，你就可以知道了。

"她不要紧！我不必去管她，"他对自己說，又用顫抖着的手写了个小字条給布列格諾斯先生。威廉一进門来，扰乱着那生死攸关的法庭上可怕的宁靜，那律师便猜度到証人已經来了（虽然太迟，究竟比不来好），杰姆·威尔逊能够免除死刑的一綫希望就靠着他的証明。法庭上頓时人声鼎沸：威廉的闖門、瑪丽的得病、叫喊和命令、吆喝和指示，鬧做一团，可是布列格諾斯先生始終保持着大律师应有的鎮靜；还沒有等到約伯把那张几乎看不清楚的字条交到他的手里，他早就把威廉应当証明的几点事实，还有他的船离埠以后他們追赶他的情形，做好了摘要了。

那位替杰姆答辯的辯护士取得了他可以举出的那些要点，也觉得兴奋起来，但只有小部分是出于救援被告的热心；他那时对被告的是否无罪还有些疑惑，大部分却是因为他可以依据了那些事实发揮一下辯护的口才；他可以在"那个豪俠的水手被一个女孩子的正义和勇敢从茫茫大海上追了回来"，"根据旁証匆促判案的危险"一类的事情上面发表些精彩的議論了。那位提起控訴的律师却交叉着手臂，抬高了眉毛，撅起了嘴唇，表示这种收受了賄賂、捏造出来的伪証，簡直不值一

笑。因为，凡是有一項証据和律师受到报效而主张的意见不合，那么，照规矩应当假定它全沒有事实的根据；凡是有人証明了出錢人的不当或錯誤，那么，就应当把“伪証”、“阴謀串通”、“你的灵魂将要毁灭”那些詞句輕輕地加在他們的头上（如果那証明針对着律师，那是私人怒气的发泄，还情有可原，但不許你碰一碰那出錢的人）。

威廉一达到他的目的地，觉得他能有机会向法官和陪审員陈述他的一番情节，或其中的一部分；又看到杰姆安然无恙地站立在他面前（虽然被拘在重犯栏里，脸色非常憔悴和蒼白），他的勇敢的气度便变得非常鎮定，秉着沉静和刚毅的理智，准备受詢，在受詢时，他果然发出最清楚最切合的答話。他讲的故事是你們已經熟悉了的：他的休假怎样快要期满，他决定要履行約定，到曼島上去探望他的舅父；他怎样按着水手的习性在曼彻斯特把錢用光，結果只得步行到利物浦来，就是在那謀杀案发生的晚上出发。那时候被告（他的朋友和堂兄），陪着他直到荷林司草场①。他对于每一点有关的情节都讲得很清楚、很明了，他又簡短地陈述了在船舶已經开出以后被追回来的特殊状况，还有他在逆风中搭了領港船赶回时所感到的可怕的焦虑。陪审員們眼见在半小时以前几乎确定了的意见现在已經动摇了、搅乱了，不禁都感到局促不安，茫然失措；因此当他們看到提起控訴的那位律师站立起来，带着阴森可怖的脸色，去推翻这和以前一切証据大相矛盾的証言，竟然觉得相当感激。可是，如果不顾到結果如何，有几个陪审員最初

① 按曼彻斯特到利物浦，路程距离是31哩，此处为中点。

的感觉居然如此，叫我又怎样去描写那个可怜的卡逊先生，眼看这位年輕水手的証言发生了影响，他心头所充满的憤怒呢？他們提出了反証，証明案子发生时被告并不在场，可是这絲毫也搖动不了他的看法：杰姆是杀人凶犯；他的怨恨，他渴望着报复的要求，曾經找到了一个对象，他决不会甘心去忍受挫敗和失望，就象一头野兽不肯从爪牙底下把抓住的小动物放走一般。他的脸色急得蒼白了，失敗的神情使面孔的輪廓都走了样，再也不象个沉着和严肃的古罗馬主神了。

那位提起訴訟的律师，根据通常的例规，上来盘問威廉。他一眼看到卡逊先生脸上的神色，竭力想要成全那脸上所表示出的急切的愿望，开口第一句問話就带有侮辱性，就做得过了火：

“我說，伙計，你已經向庭上讲了一个很好很能叫人相信的故事；凡是知理明义的人再不会怀疑你那站在被告栏里的亲戚的清白了。不过还有一件事你却忘記讲了；我觉得遺漏了这件事，你的証言就不很完全了。我能否請你对陪审員們报告，你复述这个娓娓动听的故事，得到了多少酬劳？你从碼头上或是什么更不象样的地方走来，讲出方才你所复述的故事——我敢說，你那教唆的人得到了很大的好处，——你得到了多少女王陛下国內通用的合法貨币①，或是快要得到多少？請你記住，先生，你是宣过誓的。”

因为那語言里夹杂着許多不常用的字眼，威廉隔了好一会儿方才明白是什么意思，他的态度有些迟疑。可是一懂得

---

① 指維多利亚女王时代的英国貨币。

了他的用意，便立刻瞪起了一对明亮清晰的眼睛，爆发出一陣憤怒的火焰，直看着那个律师；那种严厉而正直的眼光竟看得他脸上毫无人色了。到了这时候，威廉方才回答：

“我讲的是人神共知的眞話，哪怕給我一笔能使一个律师干出肮脏事的最大数目的錢，我也决不肯降低了人格来扯謊或是訛詐人家。你能不能告訴法官和陪审員們，人家究竟給了你多少錢，使你竟然敢对我这样的一个人这样无祀？你肯說嗎，先生？——可是，法官大人，如果你大人或是諸位陪审員要的話，我情愿宣一百次一千次的誓，証明我所說的一切完全和事实相符。那位領港奥伯令现在也在法庭上。能不能請庭上无論哪一位問問他，听他对于我說些什么話？”

这个意见很好，被告的辯护士立刻采取了这一着。奥伯令的証明，恰好清除了对于威廉一切的怀疑。他亲眼看到了海上的追逐，也听到了小船和大船中間的通話；他在領港船的归程中带着威廉回来。他是个合格的領港，是三一会堂①所指派的，他的証明当然絕对可靠。

卡逊先生失望得心头作恶，于是重又躺进椅子里。他很懂得法庭上的事情：陪审員們即使証据确实，也极不愿意判处一个人死刑。在审判中对于被告最不利的时候，他也一再向自己提醒这一点，让他自己对这件案子的結果不要过分乐观。现在，再也用不着自己来提醒了，他已經不得不感觉到，他也似乎已經知道，在陪审員們退席去商討之前就已經知道，由于

① 三一会堂就是水手公会，在十六世紀中組織，有权管理沿岸灯塔及領港等事。

什么詭計、什么疏忽或是什么肮脏的手段，他的孩子，宝貝，他的秉性馴良的心爱儿子的謀杀犯——他还沒有入土的儿子的凶手，竟然能逃脫了法律的制裁，自由自在、毫发不受損伤地走到外面世界上去，可是他的儿子却永远从这个世界里絕迹了。

事情已經很明白。那被告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流露，只得再把他的脸蒙在手里，避免那些好奇的人的注意；約伯·李停住了他和布列格諾斯先生热切的談話；却利的神色也变得十分正經和热切；只见陪审員們一个个回到原座，于是庭上照例发問，等候着他們惊心动魄的回答。

他們所达到的裁决，他們自己根本并不滿意；他們还沒有确信被告无罪，不过在那个有力的反証前面又不能說他有罪。可是，假如有罪，那应受的刑罰实在太可怕，去加在一个同样的人类身上实在太违背人道，这一个念头使主张判他无罪的一方面大大增加了力量，于是，"无罪"的裁决震彻了整个肃靜的法庭。

經过了一度的沉默之后，便又哄起了一陣低声的談話，大家都在議論着那一个裁决。杰姆低了头，站着不动，可怜的人，他被最近几个钟头以内迅速发生的事情吓得发呆了。

他跨进被告栏的时候是簡直不想会被释放的，想到种种复杂的事故，非但要加添瑪丽对他的冷淡，甚至还会使她发生怨恨，他也不愿意再活下去了；她爱的是另外一个人，杰姆相信她一定把他当作謀杀她情人的凶犯。可是在这使生命变得十分空虛的黑暗之中，突然来了一片光明：耳听得瑪丽亲口承认爱他眞是說不出的快活；使他的将来，假使他在这世界上还

能有一个将来的話，充满着光輝。他的脑子里现在只記住了她所讲的几句話，热烈的爱情的訴說；一切旁的东西都模糊了，他再也搞不清楚了。她原来是爱他的！

人生，目前充满着温柔的記忆，又閃耀着种种美妙的远景，当初却可能在須臾之間使他送命，所有的只是极微細的一綫希望。他当时心想，现在知道了她爱他，死的时候也能使他得到相当安慰；接着又想到和她在一起生活，該会如何美好，种种的幻象于是又把他的心給遮蔽起来：在这捉摸不定的一刹那間，他眞是受尽了煎熬的痛苦。威廉的出现也不过更增加了他心头的渺茫。

那裁决的全部意义一时还不能印进他的脑子里去。他只是迷迷糊糊地站着不动。有人扯了扯他的衣服。他掉过头来看见是約伯·李，那老头儿的眼泪在他布有皺紋的棕色面頰上潸然下滴，要想說話又发不出声音。他直握着杰姆的手搖个不停，再也想不出更好的方法来表达他难以压制的感情。

“喂，走吧！我想你也該高兴你能脫身呀！”那个獄卒叫着說，那时他又带来了一个面无人色的犯人，他心头的焦急完全表现在他的眼睛里。

約伯·李从法庭里挤出去，杰姆不加思索地跟在后面。

人們让出了路，杰姆走过的时候，他們都躲閃开来，仿佛他身上依旧染有杀人犯的污垢。

他出了法庭，又得了自由了！虽然有些人对他还有怀疑，几个忠誠的朋友都上来围住了他；他的手臂任凭着他的堂弟和約伯上下搖动，这一个疲倦了，那一个又来继續这种健身运动。本恩·史篤吉司在駡着却利，算是他对于这案子的兴趣

告了一个段落，原来却利繞着瑪丽的情人乱蹦乱跳，因为先前她虽然不肯承认，他现在却很满意地确定不会錯的了。可是杰姆自己只觉得迷乱和悵惘；他但愿有一个小时让他独个儿去把过去一星期中发生的事故，和当天早晨产生的新现象，从头到底想一想；就是叫他再关进监獄的小屋里去靜靜地度过一个钟头也可以。他从他感情冲动得哽塞住的嗓子里說出来的第一句話是：

"她在哪儿？"

他們把他領到他母亲坐着的那間屋子里去。他們已經把她儿子判决无罪的消息告訴了她，她现在一边笑，一边哭，一边讲話，把她过去几天內勉强抑制住的感情一齐发泄了出来。他們把她的儿子带到她面前，她就抱住了他的頸項哭个不停。他也拥抱了她，眼睛却对着四面张望。可是屋子里除了他的母亲和跟他同来的人以外，旁的人一个也沒有。

"咳，孩子！"她等到发得出声音的时候便开始說。"你看品行好了有多大的好处！我就能替你說句好話，那些陪审員因为我証明了你的品行也就不能把你絞死。他們不阻挡我到利物浦来，不是一件很好的事嗎？我一定要来；我知道我能对你有好处，上帝保佑你，我的孩子。啊，你的脸白极了，你渾身在发抖呢。"

他把她吻了又吻，可是对周围看着，好象要找寻一个他沒有見到的人，他讲出口来的几个字仍旧是：

"她在哪儿？"

第三十三章　愿她的灵魂得到安息

你不必再怕烈日的蒸炎，
　也不必再怕严冬的糟蹋；
你已完成了人世的任务，
　取得了报酬回到了老家。

——《辛伯琳》①

日日夜夜都带来了愉快，
　天然的事物也令人欣欢；
只要快乐能繞着我飞翔，
　我就为了你逗留在尘寰。

有一天地下的劲敌来到，
　把你我两人活活地拆散；
那真是一只无情的铁手，
　搗碎了我的幸福和心坎。

——彭斯

她现在走进了一个光怪陆离的譫語的世界，安慰的言辞送不到她那里，愉快的消息也传不到她那里。一天又一天，一刻又一刻，她会惊醒过来，狂叫着她的父亲来援救杰姆；或是疯疯癲癲地祈求着风和浪，那无情的风和浪，发些慈悲；她发着烧，一次次使足了劲发出这种惨痛的呼吁，身体支撑不住便倒了下去，于是只能发出一些絕望的哀啼。他們告訴她杰姆已經开释，他們把他送到她面前；但是她的神經非常錯乱，眼睛和耳朵失去了正常的感觉，人們的說話一句也不能使她領会。

只有杰姆能猜得出她那种奇怪言語的意思，他晓得不知怎么样，她也象他自己一般，已經发觉她的父亲是凶手了。

很久以前（假如时間用发生的事故和轉过的念头来計算，而不用时钟或是日晷），杰姆就断定瑪丽的父亲是杀害哈利·卡逊的凶手；虽然他猜不透他的动机，可是一連串的事实（主要的一点是还只两天以前他借了那枝用来当凶器的枪）使杰姆已經确信无疑了。有的时候他以为約翰已經发现了卡逊先生对他女儿的殷勤，因此气憤得动了杀念；又有的时候，他相信那动机是在于厂主和工人間强烈的仇恨，巴頓在那方面是很活跃的。不过他既然肯牺牲自己的生命来保守这个秘密，甚至不惜让瑪丽以为他杀害了她的情人而对他发生怨恨，那么，她现在已經是他自己的人了，她又冒了多大的危险来救他，她可怜的脑子却失去了一切掌握和控制言辞的力量，他更該怎样竭力去防止她的胡言乱語使人疑心到她父亲犯罪呀。

---

① 莎士比亚的詩剧，引詩见 IV. ii. 258—261。

那天整个晚上，杰姆在本恩·史篤吉司家的小屋子里面上下踯躅。在那間小小的臥室內，史篤吉司太太一会儿看护着瑪丽，一会儿因为她病势的凶险而哭泣。他只听她胡話連篇，每一句話在他心里都有特殊的意义和暗示，他全能听懂，到后来她的字句变成了痛苦的叫喊，沒有一个人能使她和緩下来，他实在忍受不住了，便只得悒郁懊丧地偸偸走下楼去。史篤吉司正坐在楼下的圍椅里打鼾，他觉得他不該上床去睡，准备在必要的时候随时可以出去，請医生再来探望一下病人。

天还沒有全亮，杰姆早已醒了。他依然不得不仔細听着，虽然听在耳朵里使他十分痛苦。他又听见有人輕輕地在敲着大門；开門当然不用他管，可是本恩还沒有醒，他觉得不如先去看一看是誰，有沒有必要去喚醒主人或是主妇。站在門口的原来是約伯·李，背着街上的天光叫人看得很清楚。

“她怎么样了？咳！眞可怜！这是她嗎？用不到問了！她的声音多么奇怪！这样尖慘！这样尖慘！她平日讲話可多么輕柔，多么温和！你千万不要灰心，好孩子，不要自己这样忧郁。”

“我沒有办法，約伯；听着她这样的一个人只管这样叫喊，眞叫人受不住；就算我不爱她，可是看着这么样年輕的人，而且……咳，約伯，我实在不能提了。”杰姆一边說着，一边哭得气也回不过来。

“让我进来，好不好？”約伯說着，便推开了他，自己走进来。原来杰姆一直握住了門站在那里，单怕約伯熟悉瑪丽話里的人物，会听出里面的意思，所以不愿意放他进来。

“我为了許多事才尽早赶来。我要听听那位可怜的姑娘怎

样了，这是第一件。还有昨天夜里很晚的时候，我接到瑪格丽脫发来的一封信，她很是焦急。医生說那边的那位老太太沒有几天可以支持了。死的时候，如果只有瑪格丽脫和戴文保太太两个在身边，好象太凄凉了。因此我想让我来陪着瑪丽·巴頓，保你照料得很好，你和你母亲和威廉可以回去跟老爱丽思见最后的一面。”

杰姆的脸色已經够忧郁了，现在却更显得黯淡了。約伯又继續讲下去：

“瑪格丽脫說她的神志依旧恍惚，以为自己和母亲一块儿在家里；可是尽管如此，我觉得該有几个亲属在边上送終才是。”

“你能不能和威廉先陪我母亲回去呢？我就可以跟着来的，只等……”杰姆讲到这里便不讲下去了，約伯却插着嘴說道：

“孩子！要是你知道你的母亲为你挨受了怎么样的痛苦，现在她正象是方才从坟墓里把你拉了回来，你便不会說出离开她的話了。就在昨天晚上，她也把我喚醒了問，她說，‘約伯，对不起你，把你喚醒了，請你告訴我，我是醒着还是在做梦？杰姆是不是开释了？啊，約伯·李，愿上帝保佑我不是在做梦！’你得知道，她弄不明白为什么你陪着瑪丽，而不去陪她。当然，当然！我是明白的；可是做母亲的总是慢慢地一步一步把爱儿子的心让給她媳妇的，而且放手的时候依旧是滿怀不乐意。不，杰姆！你现在必須陪着你母亲一块儿去，要是你盼望着上帝对你降福！她是个孤零零的老太婆，除了你沒有别的人了。你千万不用替瑪丽担心！她年紀輕，一定支撑

得住。她住的这个人家，他們都是些规矩人，我会好好地照管着她，正象照管我那安眠在伦敦的可怜的女儿一样。我也同意你的話，把她独个儿抛在陌生人中間是不放心的。我想，約翰·巴頓該尽些責任，照管照管他的女儿，不要尽是到东到西做代表，丢开了自己的正經，专管人家的閑事。”

杰姆心里轉到了一个新的念头，也增加了一个新的恐惧。万一瑪丽牽連到了她的父亲，那便怎么办呢？

“她胡話說得厉害，”他說。“整晚在讲着她的父亲，又把他跟她昨天所看见的审判的情形攪和在一起。只怕她又会說他要上法庭呢，我不会奇怪她說这种話。”

“我也不会奇怪，”約伯回答。“象她那样有病的人，会說出許多怪話来呢；最好的办法是不要去理睬。现在你陪着母亲回去吧，杰姆，你得陪着她等爱丽思死了再說，你把瑪丽完全交托給我好了。”

杰姆觉得約伯确实有理，他决不能推卸自己的責任，可是我眞描写不出他当时站在門口最后对瑪丽依依不舍地看上一眼的时候，心头是多么沉痛。他看见她坐在床上，她的金黄色的头发散披在后面，病了一天已經失去了相当的光泽，头上扎着一块沾湿了的布，面目紧张，焦急苦痛得几乎脫了形了。

她的情人的眼眶里滿含着泪水。他連希望的勇气也沒有了。过去的一件件伤心事已經弄得他意志消沉；特别是现在，他好象只能看到黑暗的一面。他正好明白了她的爱，获得了这样的宝貝，她如果死了該怎么办呢？还有比死更坏的，如果她永远变成了一个胡言乱語的可怜的疯子（有时候就是在病痛的重压之下，疯人們依旧会活到很大的岁数），永远象现在

这般恐怖战栗，誰也沒有法子安慰她，那又該怎么办呢？

“杰姆！”約伯說，他凭着自己的心思多少猜到了对方的心思。“杰姆！”他重說了一遍，他要喚起了对方的注意方始讲話。杰姆掉轉身来，这样一动，他的眼泪竟夺眶而出，在面頰上淌了下来。“你一定要信仰上帝，把她交在上帝手里。”他压住了嗓子讲得很低，可是那辞句却越发深深印进了杰姆的心里，他頓时生出了一股勇气，撒手而去。

他看到他的母亲（尽管她能够重新得到儿子都是靠了瑪丽的努力）对于他整夜去小心看护着那可怜的病人，几乎有些怨恨的意思。她嘮嘮叨叨說了一大篇儿女們应当首先孝順父母的大道理，到后来杰姆簡直有些不相信，昨天为了滿足他的愿望，那样挣扎着控制她自己的脾气的，竟然会是这同一个母亲。可是想起了昨天他的生死只隔着一綫的距离，以及在黑暗中照耀着他的那种慈母之爱，他便显出一片忠誠，順从地、耐性地忍受了今天这一切使他煩恼苦悶的小小的責备。他能保持这样的态度，的确不很簡单；因为他正和他的母亲一样，經过了那一番紧张的刺激，情緒也免不了变得格外容易冲动了。

他們回去看见爱丽思依旧活着，并沒有什么痛苦。可是一个方才滿月的孩子也許气力要比她大些；几个月大的孩子也許对周围的事情要比她感觉灵敏些。虽然如此，她却能散发一种和平的气氛。不錯，威廉起先看到她已經接近死亡的边緣，也洒落了許多热情的眼泪，因为她正好比是他的母亲一样。可是，到了现在，眼看她这样的宁靜，热烈的感情簡直不敢再流露出来了。她的心里已經沒有力量来理会自己堅强的

信仰,不过信仰却在她身上留下了光荣的遺迹;我更找不出其他的字眼来描繪那老瘦憔悴的脸上所满布着的光輝快乐的色彩。她的讲話正和她健康的时候一样,无非是引証着上帝的圣訓,因为她日常虔誠,所以临死也不再多說什么劝勉人的言語。她仍旧幻想她又回复到了她童年时的快乐境界,住在她一向想回去的可爱的北方乡区。虽然眼睛已經失去了效用,她却看得见她多少年前各种心爱的景物!她看到它們絲毫沒有变更,一点儿沒有减损旧时的丰采。那些死了好久的人现在都来到她身旁,他們全和从前一样地活泼强健。死亡对她眞是一种称心如意的幸福,正象一个疲倦的孩子欢迎着黄昏的降临。她在此地的工作已經完成,功德已經圓满了。

在这第二次的童年(那是幸福的别名),她說出了永别的遺言——眞是对圣灵最美妙的歌頌。

"媽媽,晚安!亲爱的媽媽!再替我祝福一次!我已經很疲倦,要想睡了。"这就是她在这一个世界上最后的几句話。

她就在他們从利物浦回来的第二天上死去。从那一天起,杰姆就感到他的母亲一直在留心着看他有沒有要回到瑪丽那里去的言語或表示。可是他必須要到利物浦去,等丧葬完毕以后馬上就去,哪怕只去看到他爱人一眼也好。約伯一直沒有信来;原来他心里从沒有想到有写信的必要。如果瑪丽死了,他会亲自来报告;如果她好了,他便預备伴送她回家。他把写字只当作一种帮助研究博物的工具;用来注明标本,并不是表达思想的。

杰姆却因为一些得不到什么消息,在担着心;只觉得每个人、每张紙都会带来瑪丽的噩耗。他再也忍受不下去了;可是

因为不愿家庭里发生糾葛，他决定在葬事沒有办妥以前，不去和母亲讲到他重回利物浦的愿望。

到了星期日下午，他們洒了許多的眼泪，把爱丽思安葬入土。威廉哭得大家劝他也不肯停。

当初孩儿时候的那种感觉又支配着他，他只觉得自己孤苦伶仃地遺弃在陌生人中間了。

隔了一会儿，瑪格丽脫怯生生地挨近到他身边来，仿佛等着要安慰他。他的痛苦不久便轉成为忧伤，忧伤又轉成为悒郁，虽然他觉得好象从此不会再有快乐，他却一直在不知不觉中接近到获得瑪格丽脫的完满的幸福；就在这个当口，阴沉的悲伤已經和光明的絲縷交織在一起了。不过在回家的路上，他却扶着吉英·威尔逊，杰姆照管着瑪格丽脫。

"瑪格丽脫，明天早上第一班火車我就要到利物浦去；我得把你的外公替换回来。"

"我相信他能看护着瑪丽是再高兴也沒有的了；他爱她几乎和爱我一样。还是让我去吧！我一直担心着可怜的爱丽思，以前竟然沒有想到；我比不上别人，我做不来什么，可是瑪丽准会乐意有一个她认得的女人在身边。我眞抱歉，等你提醒了我，方才想到，杰姆，"瑪格丽脫带着些自責的口吻回答。

瑪格丽脫的建議却和她同伴的愿望完全不合。他觉得还不如痛痛快快把眞正的动机告訴她；因为推說去替换約伯·李反而把事实弄糟了。

"对你說了眞話吧，瑪格丽脫，我是一定要去的，我去是为我自己，不是为你的外公。我日日夜夜神思不安地想着瑪丽。不管她是死是活，我总把她当作是我的妻子，就象我們正式結

了婚一样。因此我有最大的权利去照管她，决不能让給旁人，哪怕是……”

“她的父亲，”瑪格丽脫把他沒有讲完的話补充着說。“这眞是件怪事，象她那样的女孩子，竟然独个儿待在人地生疏的地方，和这样危险的病症去挣扎。可惜沒有一个人知道約翰·巴頓在什么地方，否則我想請人写封信告訴他瑪丽的情形。啊，他这次沒有出門就好了！”

杰姆不来附和她的意见。

“瑪丽在那里并不缺少朋友，”他說。“我把他們称做朋友，可是在一个星期以前，我們誰也不知道世界上有那样两个人。我想如果大家关心、担忧着同一件事情，他們便很快会变成朋友。那个主妇簡直把瑪丽当作自己女儿一样；根据我一刹那間所能获得的印象，那么，她的丈夫也是个正經人。啊，我們快要到家了，我还沒有把我要讲的話对你讲呢，瑪格丽脫。我要你去招呼一下我的母亲。她不会愿意让我走的，我可非向她說明不可。要是她反对得厉害，我明天晚上就赶回来；要是她并不怎么反对，我就准备一直等到瑪丽好歹有了个結果再說。你知道，瑪格丽脫，威廉也会待在这里帮着母亲照料。”

瑪格丽脫对于这个計划的唯一不贊成的地方，便是威廉也在这里。她不愿意做出好象自己故意想和他亲近的样子，可是她又不肯让杰姆知道她有这种心思。杰姆似乎除了他自己，一直不觉得人家也会談恋爱。

瑪格丽脫于是勉强答应了他。

“要是你今天晚上能上我們家来一次，杰姆，我要找几样对瑪丽有用的东西請你带給她，那时你可以告訴我，你大概什

么时候回来。要是你在明天晚上回来，又有威廉在那里，我也許就不用上你家去了？”

“啊，瑪格丽脫，你非去不可！你要是不能在白天什么时候来看看我母亲，我走了放不下心。我今天晚上一定来看你；再见吧。慢着，你能不能把可怜的威廉哄出去送你一段路，让我可以和我母亲单独讲几句話？”

不！瑪格丽脫决不肯这样做的。这太羞人了。

幸亏威廉回到家来便立刻走上楼去，独个儿去哀悼悲伤，杰姆这才有了机会。一等到剩下他和母亲两个人，他便提起他心头最要紧的那件事情。

“媽！”

她把手帕从眼睛上取下，迅速地回过头来对他站着的地方看，心想不知說什么好。这一个小动作使他心里很不高兴，于是立刻談到了本題。

“媽！我明天要回到利物浦去看一下瑪丽·巴頓。”

“瑪丽·巴頓跟你有什么关系，要你这样去追随着她？”

“要是她身体会好轉，我便一定娶她做妻子。万一她死了——媽！万一她死了，我眞說不出我心里会怎么样呢。”他的声音在喉嚨口哽住了。

这几句話說得他母亲很动心；接着，她原来的那种妒忌心又发作了。她儿子这一次逃过了生命的危险，好象又重新投了个人生，现在她的爱却让另一个人夺去了。因此她硬起心肠，絲毫不肯表示同情；她扭过头去不看他的脸，因为这张脸使人回想到他小时候那种恳切的脸色，有了什么麻煩总跑到母亲身边来，准可以得到帮助和安慰。

她說話时很是冷淡；即使她所要表达的意思还沒有完全透露，那种熟悉的語調却已經叫杰姆不寒而栗了。“你已經长大成人，高兴怎样便怎样好了。一见到了漂亮的脸蛋，年老的母亲就可以丟开不管，她們吃的一切苦楚也可以完全抹杀了。我在上星期二那天只觉得你好象完全是我的，那法官就象是什么野兽要从我怀里把你搶走，我那时早該想到这个。我当时代你苦苦哀求；现在我想你已經完全忘記了。”

“媽媽！你是一直知道的，你知道我永远忘不了你待我的种种好处，好处实在多极了。可是你为什么要以为我心里只能容得下一个人的爱呢？我能够象向来一样深深地爱你，同时也能够眞心眞意地爱着瑪丽。”

他等待着回話。可是她不答复他。

“媽！回答我！”他到了后来說。

“我能回答些什么呢？你又沒有問我什么話。”

“好吧！我现在正式問你。明天早上我到利物浦去看她，她等于是我的妻子。亲爱的媽媽！你肯不肯为我这次想去完成的目的祝福呢？要是上天保佑她完全复元，你能当她象自己的女儿一般喜欢嗎？”

她旣不能拒絕，也不能贊成。

“你为什么一定要去呢？”她最后含着怨嗔說。“你又会惹出些什么乱子，闖出些什么祸事来的。你不能在家里安安靜靜地陪着我嗎？”

杰姆急得沒有办法，便站起身来在房里走动。她不肯来理解他的苦衷。她坐在那里脸上显出一种受尽了委屈的神气，他最后便走到她面前站住了說：

"媽！我时常想到爸爸是多么好的一个人！我时常听你讲到你們恋爱时期的事情；你也告訴过我你怎么样遭到意外，又病得多么厉害。这有多久了？"

"差不多有二十五年了，"她叹了口气說。

"你在病得很厉害的时候，决不会想到你还能有我这样一个高大强壮的儿子吧？你想到过嗎？"

她微微地笑了一下，抬起头来望他，他正希望她会这样做。

"你再也沒有你父亲那样好，差得远呢，"她虽然話說得不太好听，却带着极亲热的样子看着他。

他在房里又来回踱了一两趟，想把那話头轉到他的本題上来。

"爸爸活着的时候我們真是快乐！"

"可不是，我的孩子！不論怎样，我总不会再过得到那样的日子了，"她伤心地叹着气說。

"媽！"他喚了一声就停住，又温柔又亲热地把她的手抓在自己的手里，"你愿意我能象爸爸从前一样地快乐，是不是？你是不是也愿意有一个人能使我快乐，就象你从前使爸爸快乐一样？啊，你愿意嗎，亲爱的媽？"

"我并沒有使他快乐到象我該能做到的那样，"她輕輕地說，又用一种低沉忧郁的口气責备着自己。"那一次重伤使我的脾气变得很坏，一直沒有改过来；现在他已經去世，再也不会知道我想起了当时对他那样任性子，心里多么难受了。"

"不，媽媽，那也說不定！"杰姆輕声地安慰着她。"再說，你和爸爸真是难得拌嘴的。啊，亲爱的媽，我现在去看那个我

决心非她不娶的女子，求你祝福，請你看在爸爸的份上，不要不答应；請你要看在爸爸份上爱她，她也会象你待爸爸一般地待我。啊，媽！其实象你这样眞誠、这样慈爱，根本就用不到我求你的。”

那一种冷淡的神色从她的脸上消失了；虽然她依旧扭过了头，不对杰姆看，那是因为他的話引得她满眶都是眼泪，并非因为她心里还有什么怒意。听他这般低声下气地恳求，她便举起手来，把她儿子的头弯到她自己的头下面，庄严地替他祝福。

“上帝保佑你，杰姆，我自己的亲爱的孩子。为了你，愿上帝也保佑瑪丽·巴頓。”

杰姆心里眞是快活透頂了，从那时候起他便觉得瑪丽的病势有了希望，一些不用害怕了。

“媽！你也让瑪丽看看你这样好的心，她一定会和我同样地爱你。”

母子两人于是一会儿笑，一会儿洒着眼泪，又絮絮叨叨地談了許多話。晚上的时間过去得快极了。

“我得去看一下瑪格丽脫。啊，现在已經快十点了！你眞想不到吧？媽，你不用等我。你和威廉都該去睡觉，你們都累透了。我去一个钟头就回来。”

瑪格丽脫觉得那晚上眞是又长又寂寞；她正好以为杰姆今晚不会来了，却听到他的脚步声来到她的門口。

他把他和母亲談話中进展的好消息告訴了她；他又把他的种种希望告訴她，可是关于他心头的种种恐惧，却一句也沒有提到。

"啊，痛苦和欢乐竟然混和在一起。可怜的爱丽思·威尔逊安葬的一天，也就是你开始被瑪丽认作眞正的爱人的日子。好吧，死去的很快便让人遺忘了！"

"亲爱的瑪格丽脫！你晚上等了我这么久，一定太疲乏了。你說得也有道理。可是，你們千万不要以为上帝使新的事情发生——有些也許是从死里面救了回来才发生的——是为了要我們把死去的人遺忘。瑪格丽脫，你自己就能記得起我們的面貌，想象得出我們的样子。"

"是的！不过这和忘不忘記爱丽思有什么相干呢？"

"啊，你听我說。你并不一直在想到我們的面貌，或是費力去記在心里；可是，我敢断定說，当你蒙蒙矓矓快要入睡，或是当你觉得十分安靜沉寂，你眼睛好的时候所熟識的那些脸蛋就时常会亲亲切切地带着微笑来到你的面前。有时你不用特別費力，也不用觉得你有責任不断地去想念，你也会記起他們。我們对那些看不到的人都是这样。要是他們在生前值得我們去眞誠地怜爱，死后也不会被我們遺忘；这是天然的道理。因此我們不必为了在悲伤幽暗中放进了些快乐的光芒，竟把自己責駡；也不必为了我們并不对他們朝思暮想，或是为他們废寢忘食，便害怕会把他們遺忘，正象你不用使劲去記住你外公的面貌，或者天上的星是什么样子一般——凡是心里喜欢去想到的，你要忘也忘不了。你别怕我会忘記爱丽思姑母。"

"我不是怕，杰姆；至少，现在我不怕了；不过你好象心里只記挂着瑪丽一个人。"

"你要記得，我已經压制得这样久了。爱丽思姑母要是知道了我有希望得到她来做我的妻子，那就是說，如果上帝让她

恢复健康的話，她該会多么高兴！”

“在这最后两个星期里面，你就是告訴她，她也不会懂得——自从你离开了以后，她一直以为自己是繞着她母亲脚跟的一个小女孩。在她体衰年老临死的时候，想到她的童年依旧那么样高兴，可见她小时候一定是个快乐的小宝貝呀。”

“我从来沒见过有什么人一生中比她更快乐。”

“对！她死的时候是多么安靜，多么舒服！她觉得她的母亲就近在她身边。”

他們恬靜地想起了她最后的和平快乐的时刻。

时钟响了十一下。杰姆突然站起身来。

“我早就該走了。你把那衣包給我吧。請你不要忘了去看望我的母亲。晚安，瑪格丽脫。”

她开了門让他出去，随后便把門閂上。他站在台阶上把那衣包上的带子重新扎一扎好。院子里和街道上都非常寂靜，在这安息日的晚上大家都早已睡觉了。天上的星星照临到那空寂无人的街头，瑩洁柔和的月亮也散布着一片片的光芒；杰姆站着的台阶却正好在阴影里面。

行人道上可以听到脚步的声响；那声响又迂緩又沉滞。杰姆还沒有把那衣包扎好，只见一个人影走了过来；一个衰老病弱的身子，从邻近的打水机那里痛苦地使着劲灌了一桶水。他在杰姆面前走过，就在他站着的那个轉角上弯进了院子，走在沉靜而明朗的月光里面；低着头，弯着腰，曲着背，杰姆认出是約翰·巴頓。

就是黑夜里出现的鬼灵也不会比他更沒有生气，他只是死僵僵地一步步往前走去，直到自己的門口为止。到了那里，

他的影子便不见了，只听到門閂輕輕落下，发出一种輕微顫动的声响，打破了夜晚庄严的寂靜。以后一切又沉默了。

杰姆呆頓頓地站在那里有一两分钟，他看见了瑪丽的父亲，心里乱得不知如何是好。

瑪格丽脫沒有晓得他在家。他是不是象小偷一般在黑夜里竄进自己家里来的呢？杰姆一向看见他是忧忧郁郁的，可是那天晚上更有一些不同的地方；他一定是內心受到了什么重大的打击，垂头丧气的似乎所有的自尊心完全消失了。

他得把瑪丽的情形告訴他嗎？杰姆觉得他絕不能这样做；这有許多的理由。如果把她的病情去讲給他听，那么，同时就得說明許多别的細节，那些事暂时还是不让他知道的好；况且也只有瑪丽本人才說得清楚。到现在为止，好象还沒有人怀疑到他是眞凶。杰姆心里相信这件可怕的事正是他干的，决不是旁的人干的，因此除了前面那些理由，他也实在不愿意和他见面。

他是瑪丽的父亲，他完全有权利知道一切与她有关的事情，那是不錯的；可是如果告訴了他，那么，做父亲的当然爱女儿，他一定要去看她，結果又会怎么样呢？照她說胡話时所表达出来的心里的矛盾，她就是在对她父亲表示最亲切的爱的时候，也夹杂着一种对他的恐惧；那种由于他是个杀人者的恐惧好象把他分成了两个人，——一个是曾經把她抱在膝上逗弄撫爱，一直那样爱着她的父亲；另一个是杀人犯，是替她造出一切麻煩和痛苦的祸首。

要是正在她对他存着这些念头的时候，他本人来到了她的面前，誰能說得出結果会怎么样呢？

杰姆决不能，也决不肯，让她遭受那种危险：老实說，他觉得自己該保护她，处处小心体貼，不让她受到絲毫的損害；不管世界上任何一个人，即使他被賦与了父亲的尊称，即使他从沒有犯过什么过失使子女稍微减低了孝敬的心意，也比不上他的权利。

他站在那里凝視着那个頹丧的身形方才走过的地方，心里一半凭着感觉、一半凭着理智在轉着那种念头。要是你觉得我說得十分含糊，要是你弄不清楚他眞正的动机，那么，我可以向你保証，他正是从这一堆混乱的思想里面作出了他的决定；他只当沒有看见那个幽灵似的約翰·巴頓。那个人的确是他，然而又完全不是他。

第三十四章　回　家

迪克司威尔：饒赦，饒赦，还有坟墓！
瑪丽：上帝知道你的心，我的爸爸！
　　我想到你可能做的事就颤栗。
迪克司威尔：啊！
瑪丽：你的痛苦眞是沉重，我的爸爸。

——埃利溫脫：《克荷那》

杰姆来到瑪丽寄寓的住所，她依然在生死的界綫上挣扎；医生还不肯使人过分乐观，怕自己的診断不够准确。可是她的情况虽然仍旧危险，却沒有象杰姆离开她时那么痛苦。她躺在那里昏迷不醒，一部分是由于疾病，一部分是由于兴奋过度，精疲力尽。

现在杰姆所身当的难关，每个看护过病人的都深切知道；——男人也許比女人更要困难一些——这难关便是要在长时間的忧郁和寂寞中，忍耐地侍候着，不能希望病势很快会变好或者变坏。

可是过了一些时候便获得了酬报。费着大劲的呼吸变得

輕柔了，痛苦的面色也变得平和了，脸上显出一种宁静的倦容。她能够安稳地睡了；他們踮起了脚尖輕輕地走着，讲話讲得很低，几乎不敢呼吸，虽然他們都放下了心，想要好好地喘一口气。

她张开了她的眼睛。她的心和一个新生婴孩的心一样烂漫天眞。她看到那素淨明快的墻紙觉得高兴；黯淡的光亮也使她舒服；她又仔細地望着房間里的每一样东西——船舶的画图，帷幕上的花样，椅背上画着的鮮艳的花卉——感到足够的兴趣，再不想什么更强烈的刺激了。那挂在小窗帘中間的一个玻璃球，里面放着从惠脫島或是旁的地方带来的各种顏色的砂土也使她觉得新奇有趣。可是她虽然看到史篤吉司太太拿着茶杯站在床边，准备用羹匙来喂給她喝，她却不想提起精神来問她什么話。

她沒有看见那个久久等待着她醒来的人，正站在床帷后面从小小的帐縫里偸看她每一次軟弱无力的动作——他的衷心欢欣和恳切感激的脸色，那合紧着的手掌，放着异彩的眼睛，抖抖縮縮、迫切期望的姿势；或者她虽然瞥见了那张在暗中窺探着的深情的脸，可是实在太虛軟，印不进心里去，或者意識到那个为她所热恋着的人，始終在她的左右侍候，每一次她脸上透露出有些儿知觉，他便感謝一次上帝。

她安安逸逸地睡着了，在那說不出的快乐的半个钟头里面，沒有人讲过一句話。大家眼睛里都透露出光明的希望，做着手势或是低声耳語，一切更显得沉寂。杰姆坐在床边，撩起了小小的床帷，注視着那象是云母石雕刻出来的蒼白和消瘦的脸蛋，好象永远看不够的样子。

她又醒了；她张开她那柔和的眼睛，正好接触到他俯身下視的眼色。她微微地笑了一笑，正象一个嬰孩看见母亲来到她小床边上那样；她又继續用了那种天眞无邪的嬰孩似的目光凝視着他的脸，仿佛看着他不知不觉会有一种欢喜。可是隔了一会儿，她那美丽的眼睛里出现了一种不同的表情，脸上显露出有了記忆和知觉的神情；蒼白的面頰上更透出一层最鮮艳的玫瑰色的紅暈；她虽然四肢无力，可是依然挣扎着把脸蛋躲进了枕头里面。

这时候，杰姆喜欢得不知如何是好，他差些儿再想不起来应該赶快去喚醒史篤吉司太太。正在火炉前安閑地打着瞌睡的史篤吉司太太給喚醒之后，他只觉得非离开那个房間不可，因为他心头的狂欢簡直要从他每一个表情、每一个姿势和每一个音調里往外直冲了。

从那时候起，瑪丽便一天天很快地恢复健康了。

除了一个理由以外，从种种方面看来，都应当赶快让她搬回家去。杰姆应尽的責任全部在曼彻斯特。那是他母亲的住处，在那里他建立了他生活的基础；那基础因为他蒙着嫌疑受了监禁而暫时动搖了，他必須要回去好好整頓。他虽然被判无罪，名誉却沾上了污点，也許不容他再在曼彻斯特工作下去了。他記得有一个偶然在他們鉄厂里找到了工作的人，大家怀疑他以前吃过官司，于是不論厂主和工人都不愿理睬他；现在想起了不觉心头刺痛，当时他自己也觉得一个忠誠正直的人和一个曾經判过罪的人待在一起不很合适。他禁不住想起那个低声下气的可怜人，他那胆寒心虛的神色；他原想来謀得一个正当的职业，可是周围的目光，隐約的詞句，表示嫌弃的

可怖的沉默(比言語还要难受),竟把他从工厂里赶了出去。

杰姆觉得他自己的名誉上有了汚点;对于許多人,他的嫌疑还沒有洗清。他知道他将来可以和过去一般做得沒有一些要給人批評的地方,使大家都相信他的清白。他同时也看到了他必須忍耐,准备去經受些磨炼;早些經受这种磨炼更好,早些去看看人家怎样对待他也更好。他自然而然地想到大家会不理他,对他歧視,逼得他不得不另寻生路;他切盼着回到工厂里去,只有实际的情形才能消除他种种的顾虑。

我前面說过除了"一个理由"以外,杰姆应当等到瑪丽复元得差不多了,便立刻催促她回去。那个原因就是她到了家里必然要有的会面。

杰姆左思右想,总是决不定走哪一条路好。只要他的理性和主见决定了应当怎么做,他一定能强迫他自己去采取任何一項的行动;可是现在瑪丽的身心依旧非常軟弱,他的理性和主见都沒有对他說应当和瑪丽談起她的父亲。单单提到他的名字,就会牵涉到多大的問題呀!不論他怎样安閑地、漠不关心地来和她讲,他总无法装做不晓得那个他所知道的可怕的秘密。

說到瑪丽,她竟比她从前最文靜的时候还要来得温和、文靜;自从病了以后,在那倦慵的状态之中,她的动作、表情、声調,都变得格外輕柔了。她就是用她自己那种甜潤的嗓子低声說話,也几乎觉得是一种麻煩;杰姆虽然竪起了耳朵,越听越想听,她却难得开几声口。

她的脸上却充满了爱情和信任,因此她虽然时常沉思默想出了神,杰姆却不觉得有什么不安。只要她能够爱他,一切

自会有办法；那个双方都要感到痛苦的題目，还是不討論的好。

那一天天气明朗，瑪丽又能到戶外去了，她让杰姆摟住了她，又偎紧了他跳动的心，蹣跚地走着。史篤吉司太太打門里看着他們慢慢地往街上走去，心里暗暗为他們祝福。

他們走到看得见大河的地方。瑪丽打了个寒噤。

“啊，杰姆！我們回家吧。那河里好象全是金子，晶光爍亮，起伏不定，耀得人头昏眼花，我当时快要生病的时候看见这条河就是这种样子。”

杰姆陪她回轉寓所。她低着头，好象在地上寻找什么东西。

“杰姆！”他全神貫注地听着。她停了一会儿又說，“我什么时候可以回去呢？我是說曼彻斯特。我在这里无聊极了；我眞想回家。”

她說話的声音很軟弱；詞句好象表示她不能忍耐，却又讲得一点儿不焦急，只是有些悲哀的意味，仿佛就是让她达到了目的，她也只有痛苦的份儿。

“亲爱的！随你喜欢什么时候去，只要你觉得身体支持得下，我們就去好了。我已經請約伯去跟瑪格丽脫說，要她准备一切，先让你住在他們那里。她可以照料你、看护你。你可不能回家。約伯一定要你到他家去住。”

“唉，可是我非回家不可，杰姆。我现在不能再有什么疏忽了。有些事我們现在一定不能提起，”她讲到这里，把声音放低了些，“你要是眞待我好，就千万不要劝阻我回家。亲爱的杰姆，我們不要再談这个吧。我一定得回家，还得独个儿

回去。"

"独个儿回去可不行，瑪丽！"

"行的，我独个儿回去！我不能告訴你，我为什么要你答应我这一点。可是你如果猜一猜，我知道你一定会明白我为什么要你永远不跟我談到这件事，除非我先向你提起。請你答应我，亲爱的杰姆，答应我！"

他答应了；他看着她那副央求的神色，他不能不答应。他答应了就后悔，觉得可能做得不对。可是后来又觉得她的主意也許比他好，既然她全知道（也許比他知道的更多），她可能有什么計划，他干預了会坏事。

有一件事是确定的！談起話来有这样一条严厉的限制，眞是难过；一不留心，說到了什么，立刻住口，彼此的眼光不敢正視，面色变得慘淡，大家心照不宣。

到后来，天气好了，瑪丽可以在这天动身了。她一直想走，可是现在反而失却了勇气。她怎么会說出她在这一个安靜的家庭里待得厌倦了呢？那老夫妻俩多少年在一块儿眞是情投意合，就連本恩·史篤吉司日常的咕噥，也不过是配合他太太的一种低音伴唱罢了。受过了这等亲切的照料，她怎么会急切地想离开那个舒适的小房間呢？甚至床帷上的花格子，她一想到永远不会再和它們见面，也觉得可爱了。試想这許多无生命的东西都能这样引起她依依不舍的情緒，那么，那一对收容了她这个陌生的人，照顾着她，看护着她，把她当作了自己女儿一样的和善的老夫妻，又該使她发生怎样的感情呢？她以前在半醒半迷的状态中，因为身体乏力，容易气恼，曾經讲过許多任性的話，现在回想起来眞是后悔莫及，她只得

挨近在史篤吉司太太的身边，洒落了不少眼泪，代替了言語来表示出她心里的感激和亲爱。

本恩忙着一只手拿了那方瓶的“金汁水”，另一只手又拿了一小瓶清水；他順着次序在瑪丽、杰姆和他的妻子面前，給每人斟上一小杯，叫他們喝了提提精神；可是他們一个个都婉言辞謝，他便一杯杯自己喝下肚去。

等他把那三小杯酒都喝干了，他便对大家說明他的理由。

“我从来不肯浪費。倒了出来必須喝掉：这句是我的格言。”他說着便把那酒瓶放回碗橱里去。

最后他带着坚决的命令口吻招呼杰姆和瑪丽出发，否則太晚了。史篤吉司太太一直忍耐着；可是看到他們走出門口，她的眼泪便止不住往下直淌，不管她的丈夫呵責，竟然放声大哭起来。

“也許他們会赶不上火車！”她听到时钟打了两下，便怀着一些希望說。

“什么？他們再回来嗎？不！不！那可不行！我們的責任已經尽了，哭也哭过了；好曲子不唱两遍。重新分别的时候，我又得从那瓶子里把酒倒出来，我可以告訴你，斟了那三杯，瓶子里又空了不少了。杰克該从汉堡再带些回来。”

他們回到曼徹斯特，瑪丽的脸色变得慘白极了，她脸上几乎有一种严峻的表情。她正在下定了决心去和父亲见面，要是他在家的話。杰姆从沒有向人吐露他在午夜里见到过約翰·巴頓；可是瑪丽算得准，不管他在哪儿流蕩，最后还是要回家来的。他是怎么样的心境，她可害怕去想。因为她知道了她父亲居然会行凶作恶，他的品格上似乎迸出了一条很

深的裂縫，她簡直不敢对里面张望。她一会儿又想起至少有一个时期要单独和一个杀人犯在一起生活，恨不得躲开了才好！她想到他以前脑子里还不曾有这样一件可怕的罪行在作祟的时候，那种阴郁的神气；他的性子又急躁，动不动就发脾气。她想象着以前有許多夜晚，大家的門戶都关閉了，人也上了床，她依旧在做着活計；他却因为內心忏悔，受着煎熬，脾气变得更加粗暴。她眼前显现着一幕幕这种幻想所构成的景象，恐怖得几乎要喊叫起来。

可是她的一片孝心，不，还有为了她幼小时候他待她的种种慈爱而对他发生的亲爱和感激，竟把这种恐惧的心理压制住了。这一切幻想的恐怖即使每天发生，她也要忍受下去。她一定耐心地忍受着他那种刚愎而易于冲动的脾气；不止是耐心地忍受，还要带着同情去忍受：她知道一个杀人者会受到可怕的譴責。她要温和地守护着他，象清白的人应当守护着有罪的人那样；等待上天垂爱的时节，可以在那些痛楚的創口上涂抹香油和药膏。

她有了这种忍受到底的决心，便硬把自己鎮定下来，走近她那所按照习惯仍旧称做家的屋子，虽然家的神圣意义已經丧失了。

"杰姆！"她說，那时他們两人正站在那个院子口，靠近着約伯·李家的大門，"你得到他們那里去等候半个钟头。至少要半个钟头。要是到了那个时候我不回来，你只管自己到你母亲那里去好了。請你代我向她請安。我要见你的时候，会叫瑪格丽脫来传話。"

她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瑪丽！瑪丽！我不能离开你。你讲得好輕飘，好象你我两人一些沒有什么关系似的。我的心永远和你連結在一起。我懂得你为什么不要我跟你接近，可是……”

他激动地嚷着，她便把自己的手放在他的胳膊上；她亲热地可又带着責备的神气看着他的脸；她的嘴唇在颤抖，他觉得她渾身都在打着哆嗦。她于是說：

“亲爱的杰姆！如果我不是有一次那么公开地讲了出来，我准会时常和你多說几句爱你的話。万一你感觉到我冷淡，杰姆，你就回想起那一次吧。那时候，我心里的爱用言語发表了出来；现在，虽然我不說出我离开你多么难受，我心里的爱是一样的。我觉得我这样做去一定不錯，如果现在不做，我一生一世会怨恨自己的！杰姆！你答应过……”

这样說着，她便离开了他。虽然只有十几步路，她却走得特别快，深怕他依旧会要来陪伴她。她的手放到門閂上，一刹那便把門开了。

她的父亲不声不响地坐在那里，也不掉过头来看看进来的是什么人；可是也許他听得出她脚步的声响，熟悉她的一举一动。

他坐在炉火边上；我应当說是炉子边上，因为那里面并沒有火。一堆暗白色的煤灰，还是好多天以前沒有清除留下来的，冷冷地塞满了一炉子。他不自觉地坐在这个經常坐惯的位置上。一切身心的力量似乎都退縮了进去，坚守住生命的堡垒，在那里和那个要毁灭他的“良心”作着搏斗。

他的手交叉着，他的手指合攏在一起；这种样子通常表示着相当的决心或力量；他却完全軟弱无力，好象不过是偶然摆

成的姿势；只要外面加上一些儿力量就可以使它改动——似乎一根草的力量就够了。

他的面容憔悴，两颊深陷——好象是个骷髏，可是又有一种骷髏所沒有的痛苦的表情！不管你要怎样严厉制裁他的罪行，看见了他的人，你的心头也会作痛。

他的女儿一看到他那种脫了形的脸，那种悲痛孤单的样子，立刻便把他的罪行和一切經过的事情忘記得干干净净。她一直觉得不容易（我前面也許讲过了）把她的父亲和杀人犯这两种念头拼合起来。可是现在明白这是完全不可能拼合的。他是她的父亲！她自己亲爱的父亲！在他的苦难之中，无論是什么原因，她应該比从前任何时期更加亲切地去爱怜。他的罪行是另外一件事，她根本不必再去考虑。

她小心体貼地侍奉着他，凡是心里想得到的、手里做得出的事情，她都乐意为他去干。

她手头有着一些小錢，这是做了証人那件奇怪的职司所得的代价；等到天色慢慢地黑了，她便偸偸地走出去买了几样东西来使她父亲能享受些舒服。

看他现在这种样子，那几天他独个儿在家里的日子究竟是怎样过的，那可沒有人知道了。屋子里沒有煤，沒有蜡烛，沒有食物，也沒有任何什么可以叫人得到安慰的东西，就跟瑪丽出門的时候完全一样。

她很快地走回家去；可是經过約伯·李家的門口，她站住了。杰姆一定早已走了；他一定对瑪格丽脫說了些很好的理由，叫她至少今天晚上不要去打攪她的朋友，否則瑪丽早就会看到她了。

可是明天，——明天她不会去嗎？瑪格丽脫的眼睛虽然瞎了，不过誰也比不上她感觉的灵敏：从音調里，叹息里，甚至在沉默里，她都能辨得出滋味来。

她不再多想了，她急于要回到父亲那里去；可是她已經把門推开了，該要說些什么話也沒有想好。

"这是瑪丽·巴頓！我听到她的呼吸就知道是她！外公，这是瑪丽·巴頓！"

瑪格丽脫会见她时的高兴，对她所表示的热烈的友爱，使瑪丽大大地受到感动；她禁不住眼泪直流，她又是軟弱、又是兴奋，看到一张椅子便坐了下来。

"好极了，瑪丽！你现在和前些时候的神气完全不同了。我相信你該說杰姆和我看护病人的成績很好。要是旁的行业都不成，我一定改做护士。我猜想杰姆的职位是終身的了。不，不要脸紅，姑娘。你和他现在該十分知己了！"

瑪格丽脫握着她的手，对着她的脸温柔地微笑。

約伯举起了蜡烛，仔仔細細地对她看。

"你的面頰上已經有些血色了，——还不太多；我上次看见你的时候，你的嘴唇白得象一张紙。你的鼻尖上还沒长肉；你现在比以前不論什么时候都更象你的父亲了。天哪！孩子，这是怎么一回事？你在头暈嗎？"

瑪丽听见了"父亲"这两个字就心里一震。她觉得现在該把要說的話說出来了。

"爸爸已經回家了！"她說，"他的身体坏极了，我从来沒有看到过他这个模样。我叫杰姆不要来看他，怕他会受刺激。"

她匆促地讲着，自己也觉得态度不大自然。他們却似乎

沒有注意到，也沒有領会她不欢迎人家去看他的暗示；約伯·李立刻把戳在大針上的一个昆虫放了下来叫道：

"你的父亲回家了！啊，杰姆一句也沒有提起！还在生病！我去和他談談，让他可以解除些煩悶。我眞不懂当代表有什么好处。"

"啊，約伯！爸爸不能和人談話——他病得太厉害了。請你不要来；你当然是一片好意；可是今天晚上……当眞，"她最后实在不得不說了，因为約伯依旧在收拾他手边的东西；"除非我来請你，你千万不要来。爸爸的样子很是古怪，我不知道他见到了外面来的人会出什么乱子。請你不要来。我可以每天走来把他的情形告訴你。我现在一定要去照料他了。亲爱的約伯，好心的約伯！不要和我生气。要是你知道了一切，你会可怜我的。"

約伯正在气呼呼地咕嚕着，甚至瑪格丽脫和瑪丽道晚安时的声調也和平时不同了。她目前决不能让任何人对她冷淡，尤其不能叫約伯那样好心和热誠的朋友认为她忘恩負义；因此她的手虽然已經握住了門閂，突然又掉轉身子，跑了回来，把两只手臂围住了他的頸項，和他亲吻，接着又和瑪格丽脫亲吻。这时她早已泪流滿面。她一句話也不讲，急忙离开了他們，回到自己家里。

父亲的姿势一些沒有更动，他的阴沉的脸色也依然不变。他回答过她几句問話（問的話并不多，因为有許多事情是讲不得的），說了也不过一两个字，声音又細又尖，象小孩子一般。他一直沒有抬起眼睛；他不敢正眼对着他女儿看。她在讲話或是来去走动的时候，也故意不去看他。她但愿自己不要和

往常有什么两样；可是做起每一件事来又总难免有种顾忌，她实在觉得沒有办法。

象这样子过了好几天。到了晚上，他便軟弱地爬上楼去睡觉；在漫长的黑夜里，瑪丽一直听得他在痛苦地呻吟；白天里他因为内心的煩恼始終閉紧了嘴不作声。

瑪丽有很多次坐了起来听着，心想，如果到他那里去，告訴他說，一切的事情她全知道，她眞是說不出的爱他、可怜他，不知能不能替他减少一些内心的苦痛。

在白天，那沉悶的时刻，就和第一个凄凉的下午一样，忧郁寂寞地度过。他虽然吃着东西，但是一些辨不出滋味；食物似乎失去了营养的作用，每天早晨，他脸上那种接近死亡的灰暗色总要加深一层。

邻居都和他們异常疏远。近年来約翰·巴頓身上有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力量，除去他境况比較好、心里比較愉快的时候认識他的，或是他所同情和信任的少数人以外，大家都感觉得到。他一天到晚沉思默想，变得那样阴郁和严峻，大家都不怎么乐意进他的門。现在，他們只是在看到瑪丽出外或回来的时候，客客气气地問候一声。因为她有着件虛心事，人們不和她多說話，她便格外觉得他們奇怪了。她也想念着約伯和瑪格丽脫；自从和他們相識以来，过去遇到有什么悲惨或是焦急的事情，他們是随时随刻都会来安慰她的呀。

她最最想念的当然是杰姆：最近一个时期眞是享尽了他的深情蜜意，一天到晚温順体貼，不让她受热，不让她受冷，也不让她心里产生一些煩恼。

她知道他时常在屋子邻近徘徊；可是起初一两天，她只是

直觉地感到，并不曾看见他或是听得他的声音。到了第三天，她在約伯·李家遇见了他。

他們还是尽心竭力地款待她，可是瑪丽特别敏銳地感觉到，他們中間依旧存在着一层薄薄的隔膜。杰姆的語調、眼色和态度，却处处显露出最热烈、最傾倒、最忠誠的爱情。在她所禁止談到的那一点上，他总是保持着严肃的沉默，更显得他这个人信实可靠。

她离开約伯家的时候，他也走了出来。他們逗留在台阶上，他把两只手握紧了她的手，好象是不愿她走的样子；他問她什么时候再能见到她。

“媽眞想看你，”他低声說。“你明天能来看她嗎；或是什么时候来？”

“我說不定，”她温柔地回答。“还得等一些时候，也許不用多久。亲爱的杰姆，我得到爸爸那里去了，——最亲爱的杰姆。”

又过了一天，瑪丽回家来的第四天，她正坐在窗口，手里拿着活計，惆悵地想得出了神，一眼瞥见了她最最不愿意会见的人——莎莉·利得比脫！

她显然是在朝着她家走来；一会儿就听得她在打門了。約翰·巴頓焦灼不安地从斜里看了一眼。瑪丽知道要是她不赶快去应門，莎莉便会毫无顾忌地闖进来；因此，她急匆匆地象是迎接一位約好了要来的客人，連忙去开門，又握着門閂站在那里。她拦住了路，尽量阻挡着不让她窺见屋子里面的情况。

“啊，瑪丽·巴頓！你到底回来了！我听說你已經回家；所以走来听听新聞。”

她打定主意要走进門来，一眼看见瑪丽做出拦阻的姿势。她于是踮起脚尖，打瑪丽的肩头看进去，她疑心有个情人躲在里面；她沒有看到什么情人，却看到了她一向所不敢冲犯的那个阴沉严厉的老爹的身子；她只得乖乖地依了瑪丽的意思，就站在門口和她談話，声音也不敢提高。

“原来老先生回来了。关于你在利物浦，还有以前——在你我两人知道的那个地方——做的那些好事，他說了些什么？你现在也瞞不过人了，瑪丽，一切都登載在报紙上了。”

瑪丽輕輕地叹了一口气，便要求莎莉不要再讲到这个题目；这本来是一件不愉快的事情，到了她嘴里却更叫人不愉快了。要是她們单独在一起，瑪丽还能耐着性子忍受——至少她是那样想——可是现在她几乎能断定她的父亲在听；他在那里屏住了呼吸，他那种死僵僵的姿态也好象有了一点儿生气。不过什么也阻挡不了莎莉的好奇心，她尽想要听一听瑪丽所經历的新鮮事儿，瑪丽虽然自己觉得这件不幸的事害得她身敗名裂，可是莎莉和西蒙芝小姐鋪子里的一班年輕姑娘却全在妒羡着瑪丽所获得的声誉呢。

“不！你不肯讲也沒用。你知道，《卫报》和《快报》上都发表出来了。有人对琴恩·霍格生說，連一张伦敦报紙也把它轉載了。你眞是一手把自己造成了一位女英雄，瑪丽·巴頓。你做証人觉得有趣不有趣？那些律师总是死盯住了人看，他們不全是一班无禮的家伙嗎？我敢說，你一定后悔沒有依了我把我那条黑色水紋印的围巾借去。你沒有后悔嗎，瑪丽？說实話！”

“說实話，我那时候压根儿就沒有想到，莎莉。我怎么还会

想得到呢?"她带着責备的口气問。

"啊——我忘了。你当时整个儿的心都在那个又笨又傻的杰姆·威尔逊身上。好吧！要是我也有到法庭上去做証人的运气，你看我会不会拣一个比犯人好一些的情人。我准定选中一个律师的文书,至少也得要一个看监狱的。"

瑪丽虽然伤心难过，也几乎忍不住要笑出来。在一个审訊杀人案的庭上去物色情人，这和她經历过的情景眞是天差地远呢。

"我能确实对你說，莎莉，我当时也絕对沒有想到要物色情人。我們不要再讲这个了；我实在不愿再去想这种事情。西蒙芝小姐好嗎？大家都好嗎?"

"啊,都很好;再說,她叫我带个口信給你。她說你要是能知道检点,你仍旧可以回去上工。我早对你說,她一定高兴要你回去,因为經过了这一次的事情,你能吸引顾客到她鋪子里来呢。他們准会从老远的地方来看你一眼，至少有六个月的效力。"

"不要这样說；我决不会去的，我决不会再上西蒙芝小姐那里去了。就是我肯去……"她停住了口,脸也紅了。

"噢！我知道你的意思。可是你还得等一个时候,他已經被那个鉄工厂解雇了——你在回絕西蒙芝小姐以前，不妨再仔細想一想。"

"被鉄工厂解雇了？杰姆?"瑪丽嚷道。

"眞的！你沒有知道嗎？清清白白的人是不愿和……那种人在一起工作的！我想我不該这样說，我知道你为了替他提反証經历了很大的艰难；我当然并不以为一个血气旺盛的

青年攻击了一个情敌，就有什么叫人看不起的地方，——在戏台上一点儿也不希奇。"

瑪丽的心思却全在杰姆身上。他从沒有对她說过解雇的事，眞会体諒。他为了她的緣故吃了这許多苦！

"請你詳詳細細讲給我听，"她喘着气說。

"啊，你知道，在戏里面每个人随身都挂着宝剑，"莎莉正說开头，瑪丽赶紧摇了摇头打断她：

"我是說杰姆，——我要你把杰姆的事情讲給我听。"

"啊！每个人全是这样說，我不敢說比他們知道得更多。鉄工厂把他解雇，是因为大家都觉得你并沒有把他杀人的罪嫌洗刷干净；只不过那些陪审員不愿意把他絞死罢了。我听說老卡逊先生口口声声在毒駡着那些审判官、陪审員、所有的律师和一切其他的人。"

"我必須到他那里去，我必須到他那里去，"瑪丽急匆匆地說了又說。

"他会对你說，我讲的全是眞話，一句也不假，"莎莉回答道。"那么，我暫时不把你的回音告訴西蒙芝小姐了，等你仔細想上一想再說吧。再会！"

瑪丽关上了門，掉轉身回进屋子里。

她的父亲依旧照老样子坐在那里——不动不变的老样子，只是他的头垂得更低了。

她戴上她的帽子，預备到安壳次区去看杰姆，她必須要去，問問他，安慰安慰他，侍候侍候他。

她在离开父亲以前，在他身边站了一会儿。他讲話了——这是她回到家来第一次听到他自动讲話；可是他的头垂得太

低，她听不清他讲些什么話，她于是把身子傴下来；他停了一停，重又讲了一遍：

“叫杰姆·威尔逊今天晚上八点钟到这里来。”

她和莎莉·利得比脱的談話让他听到了嗎？（她觉得她們讲話的声音很低）她一路思量着这件事，又轉了許多別的念头，不觉已經到了安壳次区。

第三十五章 “赦免我們的罪过”

……啊，如果他没有死，
罗茜拉回答說，再也没有一个人
比得上他忏悔的深切！我十分了解，
他的性格暴躁。他会在自己身上
发泄怨恨，让肉体受最大的苦楚——
啊，經过了这种神圣的刑罰，
他会哀怜和詫异得渾身顫抖，
他的罪孽的記忆便会完全消灭，
如同羸弱的恐怖一般地隐没。

——騷塞：《罗德力克》①

瑪丽正好拐进威尔逊家所住的那条街道，杰姆赶上了她。他来得突然，使她吃了一惊。“你是来看媽嗎？”他温柔地問她，把她的手膀子放在他的胳膊弯里，又放慢了脚步。

“是的，也是来看你。啊，杰姆，那可是眞的嗎？告訴我吧。”

她想得不錯，他会猜得出这半句話的意思。他躊躇了一

会回答她。

“亲爱的，那是眞的；如果你是指我已經不在邓孔家鉄工厂里工作的話。我不該有什么事要瞞你；我昨天沒有对你讲，怕你听了难过。不用害怕，我不久就可以再找到工作。”

“可是他們为什么把你攆走呢？陪审員也沒有說你有罪呀。”

“他們幷沒有明說要把我攆走，可是我想也不容易好好地待下去了。有許多工人漏出了口风，說他們不愿意再在我底下做工；也有少数人熟悉我的，觉得我决不会做那样的事，可是怀疑我的人更要多些；有一个就对邓孔先生的儿子吐露过他們的意思。”

“啊，杰姆！这眞太不成話了！”瑪丽抑郁不平地說。

“不，亲爱的！我决不怪他們。他們这般可怜人全靠自己的品行好，才站得住脚，有面子。他們当然应該处处留心，不能沾上一些儿汚点。”

“可是你只有好处，沒有坏处！他們到现在也該明白你了。”

“有几个人是明白的；我能断定說，那监工一定知道我是清白的。当眞，他今天就这样表示过；他說他和老邓孔先生談过，他們都觉得我不如离开曼彻斯特一个时期；他們会把我介紹到旁的地方去。”

---

① 騷塞（R. Southey，1774—1843）：“湖畔詩人”之一，1813年被任为“桂冠詩人”。《罗德力克》是一首长詩，写一个忏悔与复仇的故事，1814年出版。

瑪丽只是悒郁地搔着头，重复着說：

“他們太不了解你了，杰姆。”

杰姆把那只小手抓在他生了老茧的手掌中間，紧紧地握了一下。隔了一两分钟，他問道：

“瑪丽，你舍不得曼彻斯特嗎？要你离开这个烟雾弥漫的窝巢会不会太伤心？”

“和你在一起？”她眯着眼睛說。

“你这个小东西！相信我，我决不会叫你离开曼彻斯特的，要是我能留在这儿的話。我听說加拿大那方面的情形很好；我們的监工有一个堂兄弟在那儿也干着鉄工厂那一类的行当。你知道加拿大在什么地方嗎，瑪丽？”

“不清楚——反正我现在不管；——只要和你在一起，杰姆，”她的声音輕微得簡直听不清楚了，“随便什么地方……”

何必要讲解地理呢？

“可是爸爸！”瑪丽想到了她目前生活里唯一的严重矛盾，便突然打破了这愉快的沉默。

她看着她情人的严肃的脸色，脑子里立刻記起了她父亲叫她带的口信。

“啊，杰姆，我有沒有告訴你？爸爸叫我对你說，他要和你談几句話。他要我叫你今天晚上八点到他那里去。他会有什么事，杰姆？”

“我想不出，”他回答道。“我一定去。我們尽着瞎猜也沒用，”他静了几分钟以后这样說。他們談話开始时，他把她带进了一条小巷，他們现在就慢慢地、靜靜地在里面来去徘徊。“去看一看媽，过后我陪你回去，瑪丽。我方才见到你的时候

你在渾身打顫，你独个儿回家我有点不放心，”他說。他亲亲切切地把她身体虛弱的情况特别夸大了些。

这一对情人又在外面蹓躂了一会儿，又讲了許多話，这些話本身沒有什么意义——对你們也沒有什么意义——可是这两个青年男女一小时的耳鬢絮語，每一个字他們听来都是又可喜又可爱；我哪怕用了一切温柔和热烈的言辞，也不会形容得出他們心里那种兴奋的感情。

时钟报着七点半。

“去和媽談几句；她知道你就要做她的儿媳妇了，瑪丽，亲爱的。”

他們于是走进了屋子。吉英·威尔逊正因为儿子迟迟不回来，心里老大不高兴，原来他还沒有把鉄工厂解雇的事情对她說明。她总喜欢替她所爱的人准备一些小小的东西，让他們快乐享受，要是他們不識好歹，沒有在正确的时刻到来，領受她所准备的东西，她就会心头火起；一等到那个人出现了，她就会发作起来，埋怨一大陣，打破了簡陋的家庭里也得要有的宁靜；她看见那“亡羊”回来了，反而一肚子的气恼，这虽然表明她爱子心切，可也时常鬧得家宅不安。

威尔逊太太起先叹着气，后来看到她为儿子做的番薯餅又变得硬了一些，口里更是不断地对着自己咕噥。

門开了，他走了进来：他滿脸是得意的笑容；瑪丽·巴頓挽着他的手臂，脸上显出了大片的紅暈和一对酒渦，眼瞼下隐藏着欢欣的色彩。——这一对年輕人渾身是喜悅的气氛，快乐的光輝。

那母亲能来阻碍嗎？她能象馬大① 一样，为着自己的辛

勤劳作而煞他們的风景嗎？她感到人家亏待了她，——害她白費心血——可是一刹那間，她的心坎里就洋溢着母爱和同情，她张开了手臂，把瑪丽抱住，高兴激动得眼泪都出来了，她湊着她的耳朵低声說：

“愿上天保佑你，瑪丽，愿上天保佑你！你只要使他快乐，上帝永远会保佑你！”

杰姆使了些劲抑制住自己，他把那两个他所热爱的人分开，她們为了他的緣故也已經互相有了亲切的情份。可是他和約翰·巴頓約会的时間快到了：上他家去有很长一段路呢。

他們匆匆地走着，一路不大开口；虽然两个人心里有着許多想說的話。

太阳下山还沒多久，到处暮色蒼茫。

他們开进門去，因为天色已暗，炉火又在閃动，杰姆簡直辨不出里面的情形。

可是瑪丽一眼就看清楚了。

她的眼睛，对于屋子里的事物都十分熟悉，立刻看出有些不同平常的情形，——一看就完全明白了。

她的父亲站在他平时坐惯的椅子后面，抓住了椅背，好象支撑着身子。卡逊先生站在他对面；在这小屋子的火光中間，他那坚挺的身子的黑色輪廓显得格外庞大。

約伯·李坐在她父亲的后面，两只手撑住了头，手肘子擱在那张小桌子上，显然在听他們讲話，也显然听得非常感动。

---

① 馬大是一个为了家庭瑣碎，烧菜做飯，忙碌工作，又怪人家不肯来帮忙的女人。见《新約：路加福音》第10章。

他們的談話似乎停了一停。瑪丽和杰姆站在半开着的門口，不敢去惊动他們，甚至几乎不敢呼吸。

“我沒有听錯嗎？”卡遜先生带着深沉顫动的語調，开始說。“伙計！我沒有听錯嗎？那么，我的儿子是你杀的嗎？我的独养儿子——”他讲出这最后的几个字差不多好象在要求人家同情，接着就又变成了更强烈粗暴的語調，“你不要以为我因为你自己出首就会可怜你，饒赦你。我告訴你，我决不寬恕你一毫一分，我要尽可能来把你依法严办，你对我的孩子那样残忍，别指望我会对你留情。”

“我沒有要求你留一些情，”約翰·巴頓低声說。

“我哪儿管你要求不要求？我要你受絞刑，伙計，受絞刑！”他說着把他的脸凑到前面去，咬紧了牙关，加重了語气，又重复着那两个字，好象要把滿腔怨恨灌注一些到那两个字里面去。

約翰·巴頓怔了一怔，他倒幷不是駭怕，只是因为自己竟然使卡遜先生每一个字、每一种姿势里含蓄着这許多仇恨，不禁有些寒心。

“至于說要我受絞刑，先生，我知道这是正当合理的。那当然够难受的；不过，我老实告訴你，先生，”他說得十分激动，“要是我做了那件事，你們当天就絞死了我，我眞会向你們叩首，向你們祝福。死！天哪，活着又怎么了呢？我最近这两个星期也活得够受了。活在世上最好也不过是这么一回事；我从那天晚上起就把这条命勉强捱到现在，”他想到这里，渾身顫抖。“啊，先生，我因为心里的念头实在可怕，几次三番想要自杀。我沒有下手！我可以告訴你是什么原因。我沒有知道

我那罪行的回忆会日日夜夜在脑子里作祟。啊，只有在天的上帝能知道我悔罪的痛苦，一半也許是因为我怕上帝会以为我不能忍受他所加給我的处罰——比了无論哪一种絞刑要厉害得多的处罰。”

他兴奋过度，話也說不出了。

隔了一会，他又接下去說：

“自从那一天起（也許这是很不正当的，但这是事实），我一直在想，要是我到了他們所說的那个上帝存在的世界里，他也許会教导我如何去辨别善恶，即使要我受尽鞭撻我也情愿。我在目前这个世界里困惑得够了。我决不怕到地獄里去赴湯蹈火，只要能够洗净罪孽。罪孽是这样的恐怖。至于絞死，那簡直算不了什么。”

他把气力使尽，只得坐了下来。瑪丽連忙赶到他身边去。他好象直到这时候方才觉察到她在那里。

“啊，好女儿！”他軟弱地說。“是你嗎？杰姆·威尔逊在哪儿？”

杰姆走向前去。

約翰·巴頓透不轉气来，只是断断續續地說：

“孩子，你为我挨了不少苦。让你去替我受罪，这是我一生最卑鄙的事。你完全和一个沒有出世的孩子一样清白，我不能替你祝福，象我这样的一个人来替你祝福是不会有什么好处的。瑪丽虽然是我的孩子，你可要好好地爱她。”

他不說下去了，就这样停頓了几秒钟。

卡逊先生于是掉轉身来往外走。

他的手放上了門閂，又躊躇了一会儿。

"你当然明白我是上哪儿去。一直到警察局,去叫人来和你算賬——你这个坏蛋,还有你的帮凶。明天早晨,你可以把你的話对那个能够将你监禁起来的人叙述一遍;等不了多久,你就能尝一尝絞刑究竟是个什么滋味了。"

"啊,先生!"瑪丽說着,跳过去抓住了卡逊先生的胳膊,"我的父亲快要死了。你看他,先生。如果你要他杀人偿命,你已經达到目的了。在这最后的几个钟头里面,求你不要把他和我拆开。他当然只能独个儿死,但是我要尽可能多陪他一会儿。啊,先生!如果你肯做做好事,就让他在这里死吧。"

約翰直僵僵地站了起来說道:

"瑪丽,好女儿!我欠他一笔賬。我一定到他指定的地方,照着他的愿望去死。你說得对,我离开死很近了;无論在哪儿去結束这短短的生命,全沒有关系。在这一小段的时間里,我一定要和我的灵魂搏斗,让我可以干干凈凈地走进另一个世界。随你喜欢要我到什么地方,我都愿意去,先生。他是沒有罪的,"軟弱无力地指了指杰姆,他便倒在椅子里了。

"不必害怕!他們决不能碰他,"約伯·李低声說。

卡逊先生听了,毫无怜憫之意。他正好要走,又給約翰·巴頓喚住;巴頓重新从椅子里站了起来,靠在杰姆的身上說:

"先生,还有一句話。我和你的头发都灰白了,我是为了吃苦,你是为了一年年的……"

"我沒有吃过苦嗎?"卡逊先生問。他的声調很可怜,甚至好象要他儿子的凶手来同情。

他儿子的凶手确实感觉到他可怜,想到自己为他造成的痛苦,精神上更感到难受。

"我不是也有着內心的痛苦，才使头发变白的嗎？我不是把心里的希望全部都寄托在我儿子身上，直到偌大年紀，还在工作和奋斗嗎？我心里虽然这样，口里却从来沒有讲出来过。我好象很冷酷；对旁人也許那样，对他却不然！——誰能想象得出我多么爱他？就連他自己也从不会梦想到，我听到了他的脚步声，我的心就会快活得跳起来；他眞是他可怜的老父亲的一个宝貝。他却死了，让人杀死了，再也听不见我一切亲爱的言詞了；我的眼睛也永远看不到他了。他是我的太阳，从此永远是黑夜了！啊，我的天！安慰我吧，安慰我吧！"那老人放声大哭起来。

約翰·巴頓眼眶里充滿了泪水，什么东西也看不清楚了。

原来穷人和富人，老板和伙計，有了切心的痛苦，完全一模一样象是同胞的弟兄；因为这正是过去若干年前，他为了小湯姆所感到的痛苦，虽然年份过去了好久，簡直是另外一世的事了！

那个在他面前悲伤痛悼的人已經不再是一个厂主，已經不再是一个永久和他处于敌对地位的另一种类的人了；这种人在世界上，一向渾身显耀得象是黃金，心肠堅硬得和石头一样，除非营业失敗，再也不知道有悲伤的事情；现在已經不再象什么仇敌、压迫者，而是一个十分可怜、孤苦伶仃的老头儿了。

巴頓以前曾經有一个时期，最容易同情人家的苦楚，这种感觉现在重又充滿了他的胸怀，儿乎逼得他想要(尽可能地)讲儿句誠恳温和的話，来安慰这一个伤心得发顫的冷酷的人。

可是他是什么人，配来讲同情或是安慰的話？他是造成

这一切灾殃的祸首。

啊，痛心的思想！啊，不幸的回忆！他已經沒有絲毫的权利来包扎他弟兄的創伤了。

这种念头想得头也昏了，他便倒在椅子上，記起了自己的行为所造成的后果，簡直全身癱痪了；他始終沒有想到丧事人家的凄惨和那父母們的伤心，正象开枪射击的士兵并沒有顾虑到对面那个人的妻子和儿女在一刹那間会失去了丈夫和父亲，那寡妇的凄凉和那失了怙恃的小孩的悲啼哀号。

約翰·巴頓当初对这件事的看法，无非是去給那班雇主（在工人看来，他們只求用最低的工資去获得最多的工作量）一个警戒，——至多不过是从可憎的公司里除去一个气焰万丈、阻挡人家来尽力爭取应有权利的股东——可是他虽然这样看法，等那情感的激动过去了，他却日日夜夜受到了“良心的譴責”。

他现在知道自己确实杀了一个人，杀了一个“弟兄”——他现在知道从这种悪孽里得不到什么好处，就是对他沒头沒脑去协助的那班受苦人也沒有好处。

他横靠在桌子上，心也碎了。每一次卡逊发出一陣顫动的鳴咽，这种声音就仿佛直刺到他灵魂的深处。

他觉得一切的人都在詛咒他；好象他永远沒有办法說明那些不近人情的理由，說明他犯下弥天大罪是一种責任。他心里要想找出个輕微的借口去要求宽恕的愿望愈来愈强。他軟弱无力地抬起头来，看着約伯·李低声說：

“我当时不晓得我做些什么，約伯·李；上帝知道我不晓得。啊，先生！”他狂喊着，几乎要向卡逊先生跪下来，“請你說

你能饒赦我现在看见的我所加在你身上的痛苦。我不怕苦楚也不怕死，你知道我不怕；可是，啊，朋友，請你赦免我所犯的罪过！”

“赦免我們的罪过，正象我們赦免人家对我們犯的罪过一样，”① 約伯說得又庄严又緩慢，好象在祷告，又好象那辞句是听了約翰·巴頓所說的話自己想出来的。

卡逊先生把手从脸上放下。我宁可看见个死人，也不愿看见他脸上籠罩着的幽暗惨淡的顏色。

“不必让我的罪过受到赦免，只要让我在我儿子的凶手身上得到报复。”

有亵瀆神圣的言辞，也有亵瀆神圣的行为：一切沒有怜惜的、残酷的行为，实际都是亵瀆神圣。

卡逊先生离开了那屋子。約翰·巴頓躺在地上象死了一样。

他們把他抬了起来，放到床上，几乎希望他能够一厥不醒，从此脫离尘世一切的羈絆。

大家一边听着他微弱的呼吸，一边又注意着外面街道上的动静；每一个急促的脚步声，他們总以为是警察来了。

卡逊先生走出門去，紧张得头昏眼花；热血在他身体內到处奔騰。他只觉得头上的血管在剧烈跳动，张着眼也看不见那夜晚深蓝色的天空。他于是靠在一处栅栏上定一定神，仰头望着静穆的穹蒼里万千的星斗。

他慢慢地記起了自己的言辞，似乎方才最后那一句話是

---

① 见《新約：馬太福音》第6章第12节。

向着无限的空間說的；现在波动着的回声中却带有一种难言的沉痛。

“不必让我的罪过受到赦免，只要让我在我儿子的凶手身上得到报复。”

他竭力去摔开这种幻想在精神上所留下的印象。他渾身发烧，心里难过，——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他于是朝着回家的路上走；并不是照他方才所恐吓的話，到警察局去。反正（他对他自己說）早上去也一样。不怕他会逃走，除非逃到坟墓里去。

他尽力把那些奇奇怪怪的声音和形象从他脑子里排除出去，一面靜靜地、慢慢地走着，留心着他的感官所接触到的每一样东西，去恢复他内心的平衡。

这是一个春天的夜晚，气候十分温暖，街上人很多。一个保姆带着她管領的小女孩回家，她們正从什么儿童集会里出来；也許是个跳舞会，因为那可爱的小姑娘打扮得很漂亮，穿着柔軟白净的薄紗衫；她那双纖小的脚踏着舞步走在保姆边上，仿佛依旧和方才一样配合着音乐的节奏。

突然，她后面来了个莽撞的小厮，大約不到十岁，在那跳跃着前进的小女孩身旁却象个巨人。他冒冒失失地往前直闖，不知道怎么一来，竟把那可怜的小女孩撞倒在坚硬的阶石上，他只想走得快，一些不顾他撞倒了什么人。

那小女孩站了起来，痛得哭了；原来那张一分钟前还是美丽活泼的脸，现在却在流着鮮血，一直流到漂亮的衣服上去，——这种紅色的潰痕，小孩子见了都害怕。

那保姆气力很大，她早把那个男孩子抓住了。卡逊把一

切都看在眼里，那时候正巧走上前来。

“你这无法无天的小流氓！我一定叫警察把你带到局里去！你不看见你碰伤了这个女孩子嗎？看见了沒有？”她眞气透了，口里讲一句，手里就把那孩子重重地搖一搖。

那男孩子还是强头倔脑，不肯服气，可是听說要交給警察就着了慌，这些街道上不幸的頑皮孩子簡直把警察当作吃人的妖怪。那保姆看得明白，硬要拉着他走，她目的不过是吓唬吓唬他，叫他下次不敢再这样卤莽。

他更加恐慌了，也更加局促不安了；这时候那个可爱的小女孩便停住了哭，叫保姆傴倒了身子，对她說：

“啊，亲爱的保姆，我并沒有受什么伤；你知道，我不該哭的。他并不是有意的。他不晓得他做些什么，是不是，小孩子？保姆不会去叫警察，你别害怕。”她撅起了她的嘴唇，让那碰伤她的人和她亲吻，因为平时大人們教她和人“讲和”起来总是这样做的。

“我敢断定說，那个男孩子从此会記住了，以后行动一定能比較斯文些，这位小姐眞好，”一个走路人一半对着自己一半对着卡逊先生說；他看到他在注意着这件事。

卡逊先生表面上并沒有理睬他，只是往前走去。可是那小孩子求情的話却使他回想起他方才听到的那种輕微和悲惨的声音，在忏悔地、卑屈地恳求他宽恕他的重罪。

“我当时不晓得我做些什么。”

这几个字眼引起了他的联想；这种求情的話，他好象在什么地方听到过或是讀到过的。是在哪儿呢？

“会不会在那……”

他回了家一定去看一下。因此他走进了自己的屋子就一声不响，径自上楼到他的书室里去，把那部开本庞大、装幀富丽的«圣經»取了下来，看上去眞是金碧輝煌，书頁还紧紧地貼在一起，原来从装訂作拿来以后，根本就不大去看它。

卡逊先生翻了开来，一眼便看到第一頁上写着他的子女和自己的名字。①

哈利，上列亨利和伊丽莎白·卡逊的儿子，生于1815年9月29日。②

为了記載完全，现在应当把死期也塡进去。但是眼泪汪汪，一个字也看不清了。

一个个念头，一件件回忆都兜上心来，他記起那一天他快活得手舞足蹈，为要記載出世了一天的小孩的生日，便去买了这一部价值昂貴的«圣經»。

他把头垂倒在翻开了的那一頁上，眼泪便慢慢地滴满了洁淨的书頁。

他的儿子的凶手现在已經查明；他自己也已經供认了，可是，說也奇怪，他沒有办法恨得他十分厉害，不象以前想象那

---

① 当时英国上流社会习慣，常在大型的家庭用«圣經»的空白頁上記录家属的生死婚嫁。

② 此句开头直譯当作："亨利，上列約翰和伊丽莎白·卡逊的儿子……"原来貴族和富紳慣常父子同名，含有封建世袭的意思。卡逊父子的全名都是亨利·約翰·卡逊。本书原文把小卡逊称作哈利(即亨利的爱称)，但正式称呼，或佣仆口中，仍作亨利。譯文凡指小卡逊时，一律均称哈利，俾讀者易于分辨。

凶手是个精强力壮、无法无天的年輕人那个时候一样。虽然他还想保持着那复仇的心理，觉得这是对他死去的儿子的一个責任，可是当天晚上向他低头认罪、哀哭求饒的那个可怜的瘦弱得象骷髏的、伤心断肠的家伙，竟使他不知不觉地发生了一种怜憫的情緒。

在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卡逊先生也过慣了貧困的日子，可是穷得还象样，穷得还可以将就；不象他在約翰·巴頓家所看见的那种满目疮痍、到处污垢的样子；那和他目前房間里的豪华气概恰好成为突出的对照。想到人类弟兄不同的命运，他心里充满了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

他于是自己把精神振作了一下，回到他搜寻的目标上去——《福音书》，他想可能找得到那句求情的言辞："他們不晓得他們做些什么。"

这时已是夜半，外面一片漆黑，全家寂静无声，沒有什么东西会来打扰老人这件不同平常的工作了。

很多年以前，《福音书》是他开始认字的課本。因此很多年以前，他虽然还沒有懂得圣灵如何創造生命，对那些故事却已經十分熟悉。

他现在又怀着小孩般的兴趣，重又去翻看那一段記載。他从头讀起，看得簡直不肯放手，第一次懂得了那故事的全部意义。他一直讀到結尾，可怕的結尾。他脑子里縈繞着的那句祈求宽恕的話便在这里①。

---

① 见《路加福音》第23章第34节，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的最后祷告："天父，赦免他們；因为他們不晓得他們做些什么。"

他合上了那本书，反反复复地想着。

整夜里，天使和魔鬼在交战。

整夜里，另外一些人都在垂死人的床边守候着。約翰·巴頓已經相当清醒。他有的时候竟然能讲得和从前一般地有精神了，还用了平时随便談話时說慣的郞卡郡的方言。

“你們知道，我一向只希望做得象个人；穷人可真不容易办到。至少在我是这样的。沒有一个人教导我，也沒有一个人告訴我。我小的时候他們教我认字，可是从来沒有給我书本，我只听人說《圣經》是一本好书。因此有什么事情我想不通、搞不清的时候，就捧住了它看。可是眼看你周围的人都好象黑白不分，是非不明，你就也不再相信黑是黑，白是白了。我到了那另一个世界里，当然沒有什么法子替自己說好話。但愿上帝宽恕我！可是我敢說，我倘若看到人家当眞奉行《圣經》上的规条，我也一定情愿照着去做；不过他們虽然嘴上說得好听，行事却完全相反。我小时候随身带了本《圣經》，象幼小的孩子一般，用手指点着，請人家把那段經文解释給我听，可是沒有一个人肯来告訴我。以后我便拣出几条象玻璃一样清楚的經文，用心照着上面教我做的去实行。我眞不知道为了什么緣故，一班老板和他們的手下都一般地不去关心那些經文，就象我不关心伦敦市长一样；因此我漸漸地觉得，这一定是用来哄騙貧苦无知的人們、妇女等輩的把戏。

“我这种竭誠奉行福音的时期并不长久，可是我眞快活得象在极乐世界里一样。老爱丽思鼓励着我；别的人却說，‘爭取你的权利，否則你休想得到它，’妻子或小孩們都从来不說什么，可是看了他們那种饥寒的样子，就叫人够受了，我只得

照着大家一样做，——以后湯姆又死了。你們全都知道，——啊，我几乎沒有气了，什么都看不见了。”

大家都屏住了呼吸，不敢作声，他停頓了几分钟又說道：

“虽然我现在是这个样子，我以前只觉得誰都可爱。我想有一个时期，我簡直会去爱那些厂主們，如果他們容許我的話；那是在我深信福音的当口，我的孩子还沒有餓死。我时常一个人分成了两半，一方面对吃苦受难的人同情，一方面又想去爱那些我觉得是造成他們苦难的人。

“到后来，我感到了失望，我不再希望人們的举动能符合《圣經》的訓言；我又觉得自己也不用努力依着《圣經》去做了。我也許早就說过了。我从那时候起便一步步往下墮落，墮落，墮落。”

他說了这些話以后，便接不上气了。

“我当时沒有想到他会这样衰老——啊！但愿他能宽恕我！”——此后他只是断断續續地作着恳切而热烈的祈祷。

約伯·李已經回家去了，他的样子眞象一个遭受到意外打击的人。

瑪丽和杰姆两个在边上看着他一步步接近死亡，不断地在掙扎着。天色发亮以后，杰姆便想出去买些药来平平他的喘息，那时候药鋪該已开門了。

他还沒有回来，巴頓病得更厉害了；他打枕头上倒了下来，他的呼吸几乎完全停止；瑪丽用尽气力想把他抬起来，可是沒有法子。因为她又是悲痛又是疲乏，軟弱得一点儿沒有劲了。

因此，她听见有人走进屋子里来，就立刻嚷着叫杰姆快来

帮忙。

楼梯上传来一陣不象是杰姆的脚步声。

卡逊先生站在房門口。他一会儿就明白了当前的情况。

他把那瘫痪的身体抬了起来；那垂死的人眼睛里发出了感激的神色。卡逊用手臂托住了他。

約翰·巴頓合着掌象在祈祷。

“替我們祈祷，”瑪丽說着跪了下来，在这庄严的时刻里，她把父亲和卡逊先生中間的冤仇完全忘記了。

卡逊先生記起了他几小时前才讀到的几句話：

“愿上帝怜憫我們这些有罪过的人——赦免我們的罪过，正象我們赦免人家对我們犯的罪过一样。”

他說完了这几句話，約翰·巴頓已經死在他的怀里了。

这个穷苦人的生活的悲剧就这样地結束。

有好多分钟，瑪丽完全人事不知。她清醒过来的时候，只见自己已經由杰姆扶住了坐在楼下的高背椅上了。約伯和卡逊先生也在那里，又庄严又沉重地在一起談着話。卡逊先生不久便告辞离去。約伯似乎对着自己高声說道：

“上帝已經听到了那个人的祈祷。他已經安慰过他了。”

第三十六章　杰姆和邓孔先生的会面

这是一切皆空的头一天，
这是危险和烦恼的末一天。

——拜倫①

瑪丽几乎不晓得自己有一种念头——因为这不过是心底里的直觉，而不是仔細考虑出来的結論——原来她自从利物浦回来以后，一直觉得她父亲只有一条路可走，那便是希望能够早些死去！

她眼看他的肉体受尽了良心的煎熬；上帝的慈悲虽然沒有限量，她却不敢猜想他到了另一个世界里会过着怎么样的生活。

她受到了这样大的打击，起先只觉得孤凄和迷惘，等到有了些气力能思忖的时候，也依旧一声不响，尽听人家摆布；可是杰姆方面有的是温柔和热爱，約伯和瑪格丽脫方面有的是体貼和同情，他們都撫慰着她；她目前孤零零地在世界上，一个骨肉至亲也沒有了。

他們大家低声耳語着安排葬事，她不去过問，也不想知

道。她象小孩儿一样，一切让大家来替她作主；正好自已独个儿去沉思默想，眼眶里飽含着的泪水静静地淌满了蒼白的面頰。

她有生以来这一天过得最长；不論是經常的事或是临时发生的事都由别人去料理；可是这一个悠长和安靜的时間虽然煩悶苦痛，对她却也許有好处；因为她有了一个机会从各方面去考虑自己的情况，又完全明白当天早晨的遭遇已使她成了一个孤儿。她总算还免掉了不少意外的痛苦，因为这件事如果发生在晚上睡觉以前，那么，长时期的看护和忧虑，一定使人感到十分困倦；再加上过度的悲伤，她准会来不及思前想后便昏然睡去；等到一觉醒来，重又受到辛酸的袭击，頓时明白世界上已經少掉了一个人，这个缺陷又永远不会有弥补的一天。

那一天使威尔逊太太的肩膀上負担起一个責任。她觉得在感情上和礼节上，都必須去望望她那未来的儿媳妇。一种老派的念头（也許是从死想到了教堂墓地，又从教堂想到了礼拜日）使她感到必須要穿上她最好的衣服，那件衣服近来已經好久不穿了；她把它挂在炉火边的衣架上去掉一些潮气，好象有一种相当舒服的感觉。

巴頓死的那天晚上，杰姆很迟才回家，白天的奔忙和刺激已使他十分疲乏和煩悶；只见他母亲正在忙着預备去吊唁，又很想和他談話。虽然他希望能安靜一会儿，可是不得不坐了下来，回答她的問話。

---

① 引詩见拜伦长詩«异教徒»(Giaour)第70—71行。

“啊！杰姆，他死了，是嗎？”

“是的。媽，你怎么会听到的？”

“啊，約伯到殯仪館去的时候，順路到这里来告訴我的。他临死时一切很好嗎？”

杰姆明白她还不曾听到約翰·巴頓临死的忏悔；他想到約伯素来說話很謹愼，便决定——倘若能够避免的話——把这件事瞞住他的母亲。只要他能劝他母亲照着他告訴瑪丽的計划，移住到加拿大，要保守这个秘密便不会有什么困难了。他觉得保守这个秘密，对于他将来的家庭幸福有极大的关系。他母亲的脾气太急躁，他不敢希望她的嘴里永远不透露出关于約翰·巴頓罪行的諷示，他知道那一定会使瑪丽感到难受。因此他决定明天一大早就往約伯那里去，請他保持沉默，不要讲出来；他相信就是瑪格丽脫已經知道了，他們那方面也依旧不难保守得住秘密。

可是卡逊先生会要采取什么行动呢？

有沒有什么办法能劝說他不去損害到約翰·巴頓身后的名誉？

他这样一連串地想下去，他母亲却等得不耐煩了。

“杰姆！”她在說着。“你以后还是永远不要再去替人送終的好，你連一点儿消息都不曾带回来。我单独一个人悶了一整天（除了約伯老头儿来过一下），我心想，你回来一定可以多讲些給我听听，因为他临終的时候你在边上；现在你回来了，屁也不放一个；要是你連几句遺言也传达不了，你下一次也不用去送誰的終了！”

“他沒有留下什么遺言，媽，”杰姆回答說。

“那才是怪事！他平时老是滔滔不絕的，现在竟肯錯过最后这样好的机会！他死得还舒服嗎？”

“他一整夜都不怎么安宁，”杰姆說，他实在不愿意去回想到当时的情景。

“你后来有沒有把枕头拿掉？你沒有！好！有你这样的教养，你这样的学問，你該懂得那是唯一的办法。那枕头里一定有鴿子的羽毛。眞是笑話，你和瑪丽两个也已經长大成人了，竟然不知道一个人枕了鴿毛枕头就不会死得舒服！”

杰姆終于躲开了这一切的談話，回到了自己房里，靜靜地独个儿躺着去想：經过了些什么事，还有些什么事該去办。

第一件事便是去和他以前的老板邓孔先生談一談。所以他第二天一大早就走到工厂里去：他好多年来一直在那里过着日子；有很长一段时間，他的思想是在那里形成的，他的希望和恐惧是在那里感受的。想到他从此和那些熟习的所在永远分离，心里眞是难受；想到大多数和他一起作工的人竟然对他有那种成见，他的精神更难振作。他站在鉄工厂的門口等候着和邓孔先生会面，許多厂里的同事正好吃了早餐回来；他們走过他面前，除了一两个人以外，至多点一点头，好象都和他十分陌生。

“世界实在太冷酷了，”杰姆对他自己說，心头涌起了一陣怨憤的感觉，“不管一个人平时做人怎么样，大家只要听到一句关于他的坏話，就会反面无情。我如果在英国住下去，我当然有办法；可是瑪丽怎么忍受得下呢？那案子的眞相早晚会传开去；那么，她是約翰·巴頓的女儿，大家见了她当然要指手划脚。好吧！幸亏上帝不象世人一般地冷酷，这总算是我們

的安慰！”

虽然当天还有人隐隐表示杰姆有罪，邓孔先生却完全不相信；不过他也同意，在目前环境之下，他还是离开本国的好。

“我們接到政府里来的一封信，我想我已經告訴过你，他們正在加拿大的托伦托城創立一所农业大学，要我們介紹一个熟悉机械方面的人材，去担任制造农具的工作。那里的报酬很好，有房有地，制造出成品来的时候还另外有酬劳。我大概把那封信留在家里了，否则我能把詳細情形全告訴你。”

“謝謝你，先生。我不用看那封信，就敢說我愿意接受这件工作。我一定得离开曼彻斯特；那么，索性脫离英国也好。”

“当然，政府可以支給旅費；假使有家属，还可以領到津貼。不过我想你还沒有結婚吧？”

“沒有，先生，可是……”杰姆象女孩子一般躊躇着，不好意思把实話說出口来。

“可是……”邓孔先生微笑着說，“大概你准备結了婚再出門吧；是不是，威尔逊？”

“托你的福，先生。我还有个母亲，我希望她和我們一块儿去。可是不用再去麻煩政府，我能負担她的旅費。”

“好极了！我今天就写信举荐你去，說明你有两个家眷。他們不会查問那家眷是长辈还是小辈。你动身以前我希望再能见到你，威尔逊；可是我怕他們不会让你等得太久。下一次你上我家里来；你会觉得更舒服些，我敢說。这儿一班人的头脑全不大清楚。你不要觉得灰心！”

杰姆解决了这件事，心里輕松了不少；他不必再去考虑要不要离开家乡的問題了。

他越想越觉得前途光明；他便去看瑪丽，准备拣一个适当的机会，把他决定的計划告訴她。瑪格丽脱正在陪着她。

“外公想要看你！”她一见杰姆进来，便对他說。

“我也正想要看他，”杰姆回答說，他突然想起了昨天晚上决定去叫約伯·李保守秘密的打算。

因此他几乎来不及站停，只在可怜的瑪丽的甜蜜而悲伤的脸上亲了个吻，立刻便勉强离开了他的情人，去找那个老头儿。那个老头儿已經等他等得很不耐煩了。

“我接到卡逊先生写来的一张字条，”約伯一看到杰姆就嚷道，“天知道，他說要和你我两人见见面！当真，这不会又有什么鬼花样吧，是不是？”他看着杰姆說，脸上带着一种詫异的神气。可是如果約伯心里当时有什么猜忌的念头，杰姆那种正直无畏、光明磊落的面容却立刻把它打消了。

“我猜不出他要干什么，可怜的老家伙！”他回答說。“也許有什么地方他还沒有滿意——可是尽猜也沒用；我們去吧。”

“我想你不如暂时避开，让我先去看看他在玩些什么花样，好不好？也許他心里編排你是个同謀犯，想来陷害你。”

“我不怕！”杰姆說，“我沒有什么对不起那个死小子的地方；虽然我承认有一个时期我的确对他怀过恶毒的念头。一个人要是心地正直，决不会老是搞不清楚。我一定去见他，随他喜欢怎样便怎样，现在不怕他再会损害什么人了。而且我也有事要找他去，这对我正合适。”

杰姆有胆量，約伯也宽了些心；不过，說实話，他还是希望那年輕人能听从他的劝告，让他先去窥探一下卡逊先生的企图。

再說吉英·威尔逊，她正穿上了她那身礼拜日的黑色服装，动身到丧家去吊唁。她想到吊起丧来，在理要引經据典，讲几句冠冕話，不禁心头慌张，一路上便准备好了一連串现成的老句子。

她輕輕地开进門去，瑪丽正好坐在火炉旁边，一眼看见了她——杰姆的母亲，——她爹娘生前的老朋友，——她童年时代曾满足过她許多小要求的慈爱的长者。——她于是立刻站起身来，走过去抱住了她的頸項，一边嗚咽一边說：

“啊，他去了——他死了——全去了——全死了，就剩下我一个人了！”

“可怜的孩子！可怜的孩子！”吉英·威尔逊說，温柔地吻着她。“你不是就剩一个人；因此你不用这么伤心。我不用說天上的上帝永远是孤儿的好朋友，你是知道的；你只要想到杰姆！不，亲爱的瑪丽，你只要想到我！我有的时候脾气不好，可是我脾气尽管坏，少不了也有一顆心，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亲女儿，——是我自己的小羊儿。我爱你的心肠，不见得比不上杰姆；瑪丽，你也一定会体諒我，要是你知道我心里多么爱你；你认我是你的娘，千万不要再說那种凄凉話。”

威尔逊太太还沒有把話讲完，自己早已洒着大把的眼泪，这些話和跟她方才准备下的完全不一样，她打算好要表示的礼貌也和现在大不相同；心里虔誠便不需要引經据典来作点綴，这才是純洁无邪的眞正的宗教。

她們坐在一条椅子上，你抱紧了我，我抱紧了你：她們为同一个死者哀哭；又在同一个活人身上寄托着同样的希望、信任和丰富的爱情。

从那时候起，她們两人就一直相亲相爱，不曾有过一絲一毫的隔膜；那母亲的脾气在瑪丽面前比了在杰姆面前更要来得好；她难得要发些脾气，一看见瑪丽便硬把自己抑制住，到后来成了习惯，要发也发不出了。

許多年以后，她和杰姆談話的时候，无意中流露出她也晓得約翰·巴頓的罪行，竟使他吃了一惊。他們已經有很多时候沒有见过一个曼彻斯特的人了，别人又不会知道那个秘密（再說，杰姆的确用尽了方法保守秘密，就連曼彻斯特也不见得有人知道），他于是先試探她到底知道多少，接着便問她是怎样知道的。原来瑪丽自己全部告訴了她。

就在我們这一章书里所叙述到的那一个早晨，瑪丽坐着哭泣，威尔逊太太用了一切最温和的言語动作来撫慰她，她便把心窝里最悲痛的一点，她父亲生前的罪行，告訴了她，听得她又詫异又伤心。

瑪丽并不知道杰姆瞞着他母亲。她以为这件事就象她情人的嫌疑案子一样，早已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了；因此一句又一句地（她假定威尔逊太太全部知道，便从自己口里泄露出来）原原本本讲了出来，透一透她深切的苦痛，說一說这天大的不幸。

遇到象现在这种重要关头，威尔逊太太內心里寬洪的气度便完全显示了出来。她因为身体多病多痛，在小情小节上和日常的瑣事里，便时常容易发脾气；可是对于重大的悲痛，她总会寄予深厚高貴的同情，就是在瑪丽讲着的时候，她嘴上也沒有漏出一些惊訝或恐怖的表示。她对那些沒有讲到的地方，也不多問；她正象她的儿子一样，懂得保守秘密，可以受人

信托；在未来的許多年里面，她难得也对瑪丽生气，有时忍不住坏脾气要发作，她也只会責怪她太奢华或是太节省，穿得太好或是穿得太坏，太高兴或是太忧郁，但是她从来沒有，即使在最克制不住的时候，也从来沒有提到过瑪丽对哈利·卡逊的輕佻行为，或是卡逊的謀杀犯；不論什么时候讲到約翰·巴頓，总是表示应有的敬意。——正象当初他最后一个月的悲惨罪过的生活沒有开始的时候一样。

因此过了这許多年，杰姆方才觉察到他母亲早已知道了全部的事实，眞使他奇怪得目瞪口呆。当天他知道了她心灵深处有着多么大的自制力(他不免有些自愧)，从此他对她的温順恭敬上面，又添了一重尊崇的意思；他和瑪丽之間竞争得比以前更加热烈了，大家尽心竭力，看誰能使那位母亲的风烛残年安度得更加快乐一些。

可是我讲的是最近才发生的事情，我还要把六七年以前发生的許多事情說給你們听呢！

第三十七章　和凶案有关的一些細节

富人朝飲夜宴，穷人忍饥受餓，
眞叫穷人禁不住要切齿痛恨；
"他們全是撒謊，"他严正地嚷着，
"是'弟兄'怎么会有这样的行径？"
——《梦》

卡逊先生的人生在这里来到了一个轉折点。他过去許多年来的劳碌、忧虑和一切希望所寄托的目标突然看不见了——消失在生存圈外不可思議的奥妙中間了。甚至他那蓄意要复仇的心理，也好象被上帝亲手在他的眼前消除了。

这一类情况使最沒有思想的人也会发生深省，对于心胸虽未放宽，精神却很充沛的卡逊先生自然有更大的作用；說来也就是这种精神，过去一向把他的力量集中在一个目标上面，害得他不能用豁达的头脑来理解一切的問題。

现在他过去生活的基础已經連根拔起，这块土地又給洒上了碱水，再不能在上面培养新的种子了。仿佛我們脫离了人世来到阴間，一切在尘寰中生存竞爭的动机都变得比幻梦

还要恍惚。他的灵魂和他的过去完全裂断，只觉得一切都是渺茫空虚。

卡逊先生目睹他儿子的凶手死去以后，花了好几个钟头来考虑自己的情况。

他在思忖着、搜寻着还有什么推动的力量能使他再度去努力苦干；想到过去追求着金錢、地位、名誉、处处要出人头地，现在这些空虛的东西都显了原形，变作了梦幻泡影，一个个消失在他儿子的坟墓里面，——突然間他心里来了一个念头，觉得关于引起約翰·巴頓去犯罪的环境和感情方面，还有許多事沒有弄明白；这种不幸的心思使他越想越兴奋，急不待緩地催促着他立刻要去获得满足。因此他叫人送信去把約伯·李和杰姆·威尔逊叫来，他相信还有一些問題可以在他們身上找到解决；他又亲自去訪問布列格諾斯先生（因为他是杰姆当时的律师），他隐隐地觉得杰姆也許有共同謀杀他儿子的嫌疑，虽然自己尽力在打消这个念头，可是那种思想还是不时在他脑子里显现。

他召喚的客人还沒有到来，他却已經回家了；乘着空閑回想一下約翰·巴頓供认犯罪的那天晚上所經历的情景。他深悔当时忘掉了自己的尊严，以及平时沉着的态度，竟然在那两个人面前，暴露了自己惨痛的心境。他于是竭力克制住了自己，希望在将要举行的談話中，一些不要表现出情感冲动。

虽然如此，等那仆人进来回报說他所約来談話的两个人已經到达，他吩咐把他們带进了他坐着的书房里，无論什么人都能看出他的手在顫抖，头在摇动，不仅那最近几个星期里发生的事使他年老了不少，就是当前的会面也使他受着极大的

激动。

他一开始做得很象样，杰姆·威尔逊和約伯·李两个看来，他真是他們一生中交談过的人里面最冷酷最傲慢的一个；他昨天那种真情的流露所引起的好感，现在完全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他叫他們坐了下来，先把手在脸上抹了一抹，方才开口。

"我今天早晨去看过布列格諾斯先生，"他說，"不出我所料，对于上月十八日那件事有几个疑点，他不能給我什么解释。也許你們两个能答复我。你們是巴頓的要好朋友，也許知道，或者能猜得出来。你們不必顾忌，只管讲老实話。你們在这个房里讲的話，我决不会传出去。而且，你們也懂得，为了同一件案子把一个人审判两次，是法律所不許可的。"

他說到这里，停了一停，因为經过了最近来几个星期的刺激，他連讲話都沒有气力了。

約伯·李乘了这个机会，发表他的意見。

"你要我們讲老实話，发了这一套議論，我和杰姆都不来生你的气。你不熟悉我們，所以我們不怪你；不过一个人除非拿到了証据，总应該先把人家认为老实的好人。請你随便問吧，先生，我敢說，我們要就是干脆不回答，要回答就一定完全是真話。"

"我請你們原諒，"卡逊先生說着，微微頷了頷头，一面參看着手里握着的一张紙条。他的手顫动得很厉害，几乎要架架好眼鏡都办不到，"我要想知道的就是你，威尔逊，能不能解說巴頓是怎样把你的枪弄到手的。我相信你曾經拒絕向布列格諾斯先生說明这一点。"

“我拒絕过的，先生。我懂得，要是我那时候把我所知道的事情說了出来，会連累巴頓，所以我拒絕答复。先生，我现在可以把一切全部告訴你；不过材料也很少。那枪是我父亲遺留下来的，很久以前他和約翰·巴頓都喜欢到打枪场里去比賽；他們总带了那枝枪去，夸說它虽然式样很老，打起来倒瞄得极准。”

杰姆看见卡逊先生听到他最后半句話怔了一怔，不禁怨怪自己太嫌卤莽，心里也十分难受；可是双方这种不可遏止和自然流露的感情，竟使两个人感到一种亲切。杰姆接着讲下去：

“有一天——我想是星期三——对的，是星期三——是圣派特里克节①，我回去吃飯，正好碰见約翰从我家里走出来。母亲出去了，沒有人在家。他說他来借那枝老枪的，他找不到，否则他不得允許也会拿走的。母亲怕枪，所以父亲死了以后（父亲活着的时候，她似乎觉得她的丈夫照管得了，所以很放心），我就把它放在我臥房里。我于是上楼去取了来交給約翰，他一直在門口站着。”

“他有沒有說要它作什么用？”卡逊先生急急地問。

“我把枪給他的时候，他沒有讲什么。他起先倒嘰嘰咕咕提起过要去比枪的話，我完全相信他是拿去练习用的，因为我知道許多年前他也拿去用过。”

卡逊先生挺直了身子，全神貫注地注意着杰姆讲話；现在那紧张的情緒松弛了下来，他便躺倒在椅子里，軟弱得一点儿

① 爱尔兰的节日，在3月17日。

气力也沒有了。

杰姆继續讲下去，他又把身子坐直了听。杰姆把他所知道的情形，詳詳細細地告訴了这位丧失了儿子的父亲。

"我直到被捕以后，方才知道他要那枝枪是为了什么用处——我到现在还不明白他是为了什么理由。无論什么人都不能叫我为了自己摆脱困难便把一个老朋友牵累到这案子里去——他是我父亲的老朋友，又是我心爱的姑娘的父亲。因此我拒絕对布列格諾斯先生去叙述这些情形，就是到了现在，我除了你也不愿对任何人談起。"

杰姆因为讲到了他和瑪丽的关系，滿脸涨得煊紅，可是他那双正直勇敢的眼睛对着卡逊先生尖利的目光，絕不畏縮，使卡逊对他的清白和眞誠有了信心。卡逊先生确信杰姆已經把所有知道的事情完全告訴了他。他于是掉过头来对着約伯·李。

"我記得巴頓和我讲話的整个时間里，你一直在边上，是不是？"

"是的，先生，"約伯回答。

"請你原諒我这样直言无忌地来問話；你回答了我，我心里放宽不少，我不知道是什么緣故，但事实的确如此，——請告訴我，你以前有沒有想到巴頓干了这件凶案？"

"愿上帝帮助我，我一点儿也沒有想到！"約伯严肃地說。"讲一句老实話（我請求你原諒，杰姆），我一直就不肯十分相信这件事当眞不是杰姆干的。有的时候我又觉得他显然是清白得和我一样；我一次次仔細研究，才看出他不是干那件事的人。然而我始終沒有怀疑到巴頓。"

“可是照他的口供，他当时一定不在你們身边，”卡逊先生参考着那张紙說。

“不錯，事后我們也好久沒有看见他——我不能确定說有多么久。可是，你知道，有許多明明摆在眼睛前的事，沒有人指出来，我們就不会留心。直到当天晚上听巴頓自己說了那番話，我簡直想不到他会干那件事。至于杰姆这方面，那么，凡是看到过瑪丽·巴頓的人，都能明了他自有嫉妒的理由。”

“那么你相信巴頓并不知道我儿子的不幸的經过……”他說到这里，对杰姆看了一下，“我儿子和瑪丽·巴頓的那段事情。可是你知道威尔逊是听人讲过的。”

“告訴我的那个人說得很明白，她从沒有也决不愿去告訴瑪丽的父亲，”杰姆插进去說。“我不相信他听人讲过；这种事要是让他知道了，也决不会忍在肚子里。他不是那种人。”

“而且，”約伯說，“他临死时所說的那个理由，也可說已經足够了；尤其是对于知道他的人。”

“你指的是他对于厂主对待工人的态度所起的反感嗎？你觉得他是为了我的儿子参加了压制罢工，所以对他报复的嗎？”

“啊，先生，”約伯回答說，“这个很不好說：約翰·巴頓生来不喜欢和人商量，关于自己的行为也不肯对人多讲。我也从来沒有听他对这一件事透露过一个字，所以我只能凭他平时的思想和談話来推断。你知道，他对于世上的豪富与赤貧跟耶穌教福音相违背的一点，觉得非常伤心迷惘，”——約伯停住了想一想，怎么样把他所了解的，約翰·巴頓关于人世境遇不同所感到的那种痛心的极大矛盾，清楚地解释出来。他

还沒有找到适当的語句来表达他的意思，卡逊先生却說：

“你是說他是个欧文派①，主张一切平等，財貨公有，那类无稽之談嗎?”

“不，不是的。約翰·巴頓不是个傻瓜。不用你告訴他：今天晚上大家平等了，有几个人明天就会早一个钟头起身，去赶在人家头里。他并不貪图享受或是財富；他也不愿叫别人受了損失，让他自己一家人每天有飯吃。我和他相識了这許多年，觉得最使他伤心和沉痛的（先生，那件事在穷人心里比沒有吃食更加沉痛，使他們的饥餓更加难熬），便是那許多穿着漂亮的衣服、吃着丰富的菜肴、口袋里装滿了金錢的人不肯和他亲近，不管他的心里忧愁或是快乐，不管他死或是活，不管他升天堂或是堕地獄。一堆金子竟然把他和他的弟兄分隔得这么遙远，他觉得眞是太残酷了。他在沒有看到自己受人鄙弃（仿佛耶穌本人不曾做过穷人的样子），气得好象发了狂的时候，原是个非常和气的人。有一个时候我听到他說过，他对一切的人，不管貧富，都极亲善，因为他觉得他們都是一模一样的人。可是近来他目睹了种种的悲惨和痛苦，憤怒得痛心疾首，他以为厂主們如果愿意，一定有法子来救济。”

“你們全是存着这种念头，”卡逊先生說，“天知道，我們有什么法子来救济呢？我們沒有法子来調节对劳动力的需要。沒有哪一个人或是哪一班人能做到这一点。世界上要发生什么事情，全由上帝一个人作主。要是我們的成品沒有市场，我

① 指英国社会改革家欧文（R. Owen, 1771—1858）所倡导的空想社会主义。

們也和你們一样受苦。”

“我能断定說，你們受的苦不会象我們受的那样大；我虽然沒有研究过政治經济学，这一点我是懂得的。我知道我沒有学問，可是我有眼睛。我从来沒有看见过厂主們餓得身体消瘦、形容枯槁；我也难得看见他們的生活方式有多大的改变，虽然我并不怀疑在营业蕭条的时候，他們也不得不換个样子，可也不过是在表面的奢华上省俭些。另一方面，象我这样的人，却不得不在生活必需品上去要求减縮。当眞的，先生，你也得承认，要是一个人为了免得让儿女餓死，情愿牺牲一切去求得工作，但結果不管他怎样甘心吃苦耐劳，依旧寻觅不到，他心里的感触是可想而知的了。我沒有約翰·巴頓那样的口才，可是这种情形我却十分清楚。”

“我的好朋友，你听我說。两个人单独地在一起生活，一个人生产的是面包，另一个人生产的是衣服——或者随便什么别的东西。要是那个做面包的被迫着用面包去換取衣服，不管他有沒有需要，只是要使那个成衣匠可以継續去工作，这岂不是一件莫大的困难嗎？这就是我們問題的一个簡单解說；你只要把数字倍上去就行了。有一天工厂和机器都有了改进，几千万人的职业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动。讲空話当然沒意思——这些却是必然的事实！”

約伯·李思忖了一会儿。

“这是眞的，紡織机器推行以后，手紡业的織工便遭到了灾殃：那些新花样的东西使人生变得象打彩票；可是我从来不敢疑惑，紡織机器、鉄道，还有各式各样的新发明，不全是上帝的恩賜。我活了偌大年紀，看到过許多事情，也懂得上帝降下

灾难是准备要殒給我們更大的福祉；可是，上帝的意思当然也希望那班命里应該快乐、日子过得舒服的人来减輕一些苦难人的重負。当然这需要一个有高深思想和极大才能的人来解决这种問題。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上帝让我們享受一种福祉，他同时也派給我們一份应尽的責任；快乐人的責任就是去帮助苦难人来担負他們的不幸。”

“可是事实已經証明，而且每天在証明，要是每个人都能依靠自己，不去仰賴人家，一切便要好得多，”卡逊先生沉思着說。

“你永远不能把事实当作固定的数量来計算，硬說两个事实相加，結果一定变成个什么样子。上帝給了人类感觉和热情，那些是不能算进問題里去的，因为它們一直在变动，永远不会固定。上帝也給了人类弱点；不拘定一种方式，可以有种种的方式。这一个是身体衰弱，另一个是精神衰弱，第三个是沒有坚强的意志，第四个是不能辨别是非，諸如此类的情形；更可能他懂得什么叫作‘是’，可是沒有力量去坚持眞理。照我想来，具有上帝賜予的优点的人应該去帮助有弱点的人，——管它媽的事实不事实！啊，請你原諒，先生；我沒有法子正确表示我心里的意思。我象是一个坏掉了的水龙头，只能一点一滴地往外流，你再也看不出里面有多大的冲动力量。”

約伯觉得很煩悶的样子，因为他心里的感觉又是强烈又是清楚，口里却一些表达不出来。

“你讲的話一定很对，”卡逊先生回答道；“可是你讲的这一点跟厂主的行为——跟我现在这案子——又能有什么关系

呢？"他又严肃地添上一句。

"我沒有学問，不会辯論。我脑子里得到的启示，我敢說和福音书一样正确，虽然我証实起来，不会那样有条有理。厂主們在他們的良心上，——你在你的良心上，先生，都要对上帝負責，究竟你有沒有运用过，现在有沒有在运用你全部的力量，去減輕一些你們发了大財所造成的孽障。謝謝上帝，这不是我的責任。約翰·巴頓却自告奋勇地去研究，他得到的回答是'沒有！'，他于是发生了怨恨，引动了肝火，变成了疯狂；在发疯当中他就犯下了大罪，闖下了大禍；他又用血泪来忏悔。我敢担保，他到了另一个世界里准会謙卑地馴順地領受他应得的罪譴。我从来沒有见到过象他那天晚上一般痛切的忏悔。"

大家沉默了好几分钟。卡逊先生蒙住了脸，好象把面前的两个客人完全忘怀了；他們也不愿意就此起身告辞来打攪他。

到后来他避开了他們同情的眼色，对他們說：

"謝謝你們两个人到我这里来——并且和我說了这一番恳切的話。李，也許你和我彼此都沒有信服对方所讲的話，那就是厂主們究竟有沒有力量去解除工人們所熬受的孽障。"

"在目前，先生，我不想惹你气恼；我說的并不是你們有沒有力量；我們觉得最痛心的是你們沒有意图去設法补救那些有时象害虫一般蔓延在工业区域的灾难，同时我們却看到厂主們就是停了工作也不受痛苦。如果我們能看到厂主們的确在出力替我們找寻解决的办法——纵使远水救不得近火——纵使他們想不出办法，結果只能对我們說：'可怜的人們，我們

的心也为着你們作痛；我們已經尽了一切的力量，可是无法挽救，’我們也就毫不畏縮地去和穷困挣扎了。你不看见不会知道：只要他們相信有人在顾怜他們的苦痛，有能力一定会来帮忙，你就会明白他們吃苦的耐力有多么强大。如果其他的人們除了眼泪和鼓励的言辞以外，的确不再能給我們什么，我們也就甘心情愿在上帝面前去接受一切的磨难，我們信任他的爱，决計毫无顾虑地全部交給他去支配。你說我們的談話沒有什么好处。我說是有的。我明白了你站在你的地位上对一切事物所有的看法。我一定記住在心里，直到最后論定你的时候；我此后考虑一件事情，不会再依了我的眼光去看他做得对不对；而是要依了他的眼光去看他做得对不对了。对我就是有这样的好处。我已經老了，也許不会再见到你；可是在将来的很多日子里，我一定替你祷告，我一定不忘記你和你經过的种种磨难，——你发財的艰苦和你儿子的慘死；我要求上帝降福于你，现在以至永久。亚門。再会！”

杰姆自从坦白地訴說了他所知道的一切，便一直保持着一种磊落大方和庄严的緘默。现在他們两人都站了起来，深深地鞠了一个躬，他們看着卡逊先生——他忍受和宽恕了这一件莫大的損害，又显然在竭力挣扎着奋勇地担当起他的苦恼——不禁怀着深刻的同情。

他也深深地鞠躬还礼。他突然又走向前来和他們握手；大家就这样默默无言地分别了。

一个人目击和身經了最大的悲痛事件，自会来到一个阶段，思想变得格外眞摯和明确，古时候人在这种情况下便会作出眞知的預言来了。那些有极大的慈爱和忍耐力量的人，要是

同时又有坚韌的毅力，他們自能在苦难当中，超脫了本身的顧虑，进而研究他們灾祸发生的原因，和解救的方法（如果有解救的方法），不让别人也同样受难，或是在自己身上再度发生。

因此，那些曾經一度被釘在苦难的十字架上的人不断地努力，作着各种惊人和高貴的貢献，但求旁人可以免遭他們同样的灾殃；这是痛苦所能完成的最伟大的效果之一；那受苦的人和天降的灾星相搏斗，直到贏得了一种福祉，不只是留給一个时代的人，而是留給世世代代人去享受。

过了好多时候，卡逊先生頑强的性格方才被迫接受了这种安慰的秘訣，可也就是这一种外表上的頑强使他的行动不能从公共輿論中收获到什么利益；因为性格的本身还比性格所形成的习惯和态度易于改变，直到他死的时候，那些难得见到他的人和交情浅薄的人，还以为卡逊先生是一个冷酷的人。可是他的心腹知己都能感到他心头最恳切的愿望就是：不要使别人再受到和他同样的痛苦；厂主和工人中間应当有彻底的了解，应当互相信任和爱护。他又希望大家能认清那条眞理：便是說，个人的利益应当和群众的利益相一致，因此必須大家来商量和考虑；最好是能够得到些受过教育，能够判别是非的工人——不只是象机器一般的无知无識的人——使他們和雇主間建立起相敬相爱的情誼，不单純是买卖劳力的关系。总而言之，要一同来承认耶穌的精神作为双方調度的规律。

现在曼彻斯特的雇工制度中所改进的一些地方，有許多原来是卡逊先生用簡短眞摯的辞句所作的建議。还有許許多多尙待实行的办法，也是这位接受了痛苦教訓的、性格倔强和善于思考的人所轉出来的念头。

第三十八章 結 束

啊，时光，不要推得我們太重！
我們不想远走也不想高飞，
我們的欲望和我們的心念，
只求一些簡单平常的东西；
我們都是卑賤下愚的旅客，
在人生无涯的海洋上飘泊；
啊，时光，不要推得我們太重！

——巴利·康華尔①

約翰·巴頓安葬以后，隔了沒有几天，杰姆在托伦托地方的职业已經全部接洽就緒，行期也已經决定了。日子十分迫近，可是有許多事还沒有安排妥貼；家庭方面有不少事情必須要料理；还有一件杰姆和瑪丽都很担心的障碍必須要消除：那就是他們預計着威尔逊太太会表示反对，因为他們始終沒有对她讲起过这个計划。

他們恳切地盼望着她能永远和他們住在一起，可是他們怕她不喜欢到一个新的地方去，也許她会坚决反对。最后杰

姆在一个非常宁静的晚上，趁着睡前和母亲一同坐着的时候，提起了这件事。出乎他的意料，她竟然情情愿愿地答应陪着他和他的妻子一块儿动身。

"搬到阿美利加洲去一定有不少路呢，我想，要比伦敦远得多。人地又十分生疏；可是自从他們发着疯把你这样一个不声不响的人抓了起来关进监獄里，我就觉得英格兰沒有多大的意思了。你到哪儿，我就去哪儿。也許在那些印第安人的国度里，他們看到了个品行端正的小伙子还能够識貨。你不用再多讲一句話了，孩子，我准定去。"

他們的前途一天天变得順利了。目前一切都是有条有理，将来又有希望；他們眞是心安理得，閑着就談談过去的事情。

那天晚上他們在暮色蒼茫中坐着，用了輕微愉快的声調談着話，等候瑪格丽脫来和瑪丽作长夜的伴侶。瑪丽对他說："杰姆，你从来沒有告訴过我，你怎么会知道我和可怜的小卡逊先生那一陣子胡鬧的事。"她回想到从前的过错，涨紅了脸。他回答的时候，她便把脸伏在他肩膀上。

"亲爱的，我实在有些不愿意告訴你；那是你的姨母爱絲忒讲給我听的。"

"啊！我記得了！可是她怎么会知道的呢？我那天晚上是那么样昏乱，竟沒有想到去問她。你在哪儿看见她的？我忘記她住在什么地方了。"

---

① 康华尔(Barry Cornwall)：是英国詩人蒲洛克多 (B. W. Proctor, 1787—1874)的笔名，以短詩著名。

瑪丽說着这些話的时候那种天眞率直的态度，使杰姆感觉到她一定不知道爱絲忒的眞实情况，他有些迟疑要不要和她說明。他終于回答道：

“你最近在哪儿看到爱絲忒的？什么时候？我的爱，告訴我，因为你从来沒有提起过，我簡直弄不明白是怎样的一回事。”

“啊！就是那个可怕的晚上，眞象是做梦一样。”她把爱絲忒深夜来看她的那回事告訴了他；接着又說：“我們动身以前該去看看她，不过，我記不清楚她住在哪儿了。”

“最亲爱的瑪丽……”

“怎么，杰姆？”她看他那种局促不安的样子，惊訝得叫了起来。

“你那可怜的姨母爱絲忒是沒有家的，她是个街头流浪的可怜虫。”他就把他当时和爱絲忒碰头的情形讲出来。他讲得很仔細，瑪丽虽然心里不愿相信，終于也无法再表示怀疑了。

“杰姆，我的好人儿！”她激昂地說，“我們非去把她找到不可——一定非去把她找来不可！”她站起身来，仿佛立时立刻就要出发去追寻的样子。

“我們能有什么办法呢，亲爱的？”他問道，輕輕地拦阻着她。

“办法？啊！要是我們能找到她，为什么沒有办法？你該知道她不会喜欢过她目前那种日子，万一有人肯帮助她，她自然馬上回头。你不要阻挡我，杰姆；这时候是象她那样的人出来的时候，也許我一找就找到了。”

“瑪丽，别忙；你如果一定要我那样做的話，我就立刻出去找她，可是我怕沒有什么結果。你千万不要去。最好是明天去間問警察局。不过即使我找到了她，我怎么能叫她跟着我来呢？以前有过一次她拒絕了我，她說无論如何也沒法把酒戒掉。”

“你要是自己已經害怕和怀疑，就决計說不服她了，”瑪丽淌着眼泪說。“你得要抱着希望，相信她心坎里还有善良的根基。你要說到她心里——她心里依旧是好的——啊，把她带回来，我們一定深深地爱她，我們一定能把她改好。”

“是的，”杰姆說，他也感染上了瑪丽的乐观精神；“她可以跟我們一块儿到美洲去。我們一定帮着她改过自新。我现在就去，我的宝貝，要是我今天找不到她，明天还是可以到警察局去打听。你放心好了，瑪丽，”他說着便亲热地和她接了个吻，往外就走。

結果并不象想得那样簡单。杰姆那晚上远近各处全跑遍了，始終沒有碰到爱絲忒。第二天他上警察局去查問；他們从他的描摹里，終于想到了那个他們叫做“蝴蝶儿”的女人，因为一两年前她打扮得很华丽，所以有这样的綽号。警察帮着他找到了一个她常去的地方，彼得街后面一个下等小客栈。一个好心的警察陪着他一同来到那里，主妇带着怀疑的神气把他們带进一間楼頂上的大房間，那里面有二三十个不同年龄的男女在白昼里躺着打盹，因为他們要到了黃昏或是夜晚才开始干他們的行当：求乞，偸盗，或卖淫。

“我知道‘蝴蝶儿’在这里的，”她在各处查看着說。“她是前天晚上来的，她說她一个便士也沒有，找不到安身的地方；

她說要是在僻远的乡下，她可以偷偷地象野兽一样去死在小树林里或是岩石中間；可是这里的街巷里有警察随时管着你，她要找个地方安安靜靜去死。我們这里是一个靜得奇怪的地方，那天晚上生意特别淸淡，我又不是个硬心肠的女人(我但愿我的心肠不要这样軟，否則我早就可以賺下一大笔錢了)，因此我就让她上楼来——可是她现在不在这里了。”

“她病得很厉害嗎?”杰姆問。

“說得对！光剩了一张皮，一把骨头了，咳起嗽来象要把自己一分两半似的。”

他們查問着，知道她在临死前心神不定，一心要再到戶外去一趟，就此走了出去——到哪儿去了呢，那可沒有一个能說得出来。

杰姆給她留下了許多話，又关照好了那个警察和那个主妇，如果发现了她的下落，立刻通知他，他就朝着瑪丽家里走去；因为他一整天在外面寻找还沒有看见过她。他告訴她查訪的經过和失敗的情况；两个人都很感伤，默默地坐了好一会儿。

过了一刻，他們又开始談到他們的計划。一两天里面，瑪丽就得把她的房子退掉，搬去住在約伯·李家里，再过一个星期左右就要动身了，上船之前举行婚礼；他們談着又沉靜了下来，两人都甜蜜地想出了神。瑪丽坐在杰姆身边，他的手臂围住了她的纖腰，她的头偎在他的肩膀上；回想着她这一个快要离别、一去不回的家里所經过的一幕幕景象。

突然，她觉得杰姆怔了一怔，她自己也莫名其妙地吃了一惊；她想看看他的脸色，可是暮色蒼茫，看不出上面的表情。

他的脸对着窗口，她看过去只见一张惨白的脸蛋貼紧在窗格上，对昏暗的房間里凝神地望着。

他們注視着，好象給那张脸迷住了，脑子和身体都麻木了。正在这时候，外面那对光亮、火紅、閃爍着的眼睛遮上了一层翳，那个身子便完全失去了挣扎的力量，瘫倒在地上了。

“这是爱絲忒！”他們俩同时嚷了起来。他們赶到屋外，只见一堆白色或是浅色的衣裳；躺在那里的正是那可怜的受尽磨折的“蝴蝶儿”——一度清白的爱絲忒——不知是昏倒了还是死掉了。

她到这里来（正象一头受伤的鹿，曳着沉重的肢体，回到綠蔭深处它出生的巢穴去安然就死），在临死以前再看一眼她天眞清白的时代所熟习的地方。到底她是死了还是活着，他們那时候全然不知道。

約伯陪着瑪格丽脫一同到来，因为快近睡觉的时候了。他說爱絲忒的脉息还在跳动。他們把她抬上了楼，让她躺在瑪丽的床上，也不敢替她脫衣服，单怕手脚太重会摧毁了那脆弱的生命；可是一切全沒有用了。

将近午夜的时候，她张大了眼睛，把那曾經一度稔熟的房間周围看了一下；約伯·李跪在床边，提高了嗓子，虔誠地替她祈祷，可是看到她那兴奋的脸色，便住了口。只见她突然起了一陣痙攣，在床上坐了起来。

“我是不是做了一场梦？”她疯疯癲癲地問。她又照着她平常习惯的动作，在临死的时候竟象是本能的动作，用手摸索着挂在胸前的一个小匣。找到了那个小匣，她方才明白，她从上次还是清白女儿时睡在那床上起，直到现在的遭遇一件件

事都是眞的。

她倒了下去，以后一句話也沒有說。她依然把那藏有她小孩的头发的小匣抓在手里，她溫柔地长长地对它吻了一两次。她剩下一点儿气力还能哭泣的时候，便軟弱地伤心地哭着，以后她便死了。

他們把她和約翰·巴頓葬在一起。这两个迷途者的墓碑上沒有名姓，也沒有生辰死期，只刻着一节詩文：

> 《贊美詩》第103首第5节第9行："上帝不会永远譴責，他也不会永远憤怒。"

我看见一所长而矮的木头房子，房間尽够应用，而且还有余屋。古老的原始林木在許多里周围已經砍伐净尽，只剩下一株大树遮盖着一头的屋檐。围繞着那房子有一所花园，花园尽头是一片长长的果树林。处处显露出晚秋的风光，看到这壮丽的美景，大家都心曠神怡。

瑪丽站在面对城鎮的家屋門口，守望着她的丈夫散工回来；她一面看着，一面微笑地在听着：

> 拍拍手，爸爸回来了，
> 他的口袋里装满了梅子，
> 还有一块餅干給小約翰。

只听得小約翰高兴地喊叫一声。他的祖母便把他抱到門口。他不顾他母亲怎样哄騙，始終摟住了祖母不放，眞使她满脸光彩。

"英国有信！所以我回来得迟了。"

“啊，杰姆，杰姆！别尽抓住了不放手！他們讲些什么呀？”

“好消息。你来猜一猜是什么事。”

“啊，告訴我吧！我猜不到，”瑪丽說。

“那么你认輸了，是不是？你怎么說呢，媽？”

吉英·威尔逊想了一会儿。

“威廉和瑪格丽脫結婚了嗎？”她問道。

“很近了——还沒全对。年老人倒比年輕人的勇气大上一倍。来，瑪丽，再猜一下。”

他故意用手把小孩的眼睛蒙住了一会儿，直等那小孩把他的手拉下，还不十分会讲話地說道：

“看不见。”

“好了，小約翰现在看得见了。你猜到了吧，瑪丽？”

“他們已經想法子把瑪格丽脫的眼睛治好了！”瑪丽嚷着說。

“是的。他們替她动了手术，现在她的眼光已經和从前一样了。她和威廉預定在本月二十五日結婚，他下一次航海时准备带了她一块儿走；約伯·李也說要来，——不是来看你，瑪丽，——也不是来看媽，——也不是来看我的小宝貝，”（他一边說一边吻着孩子）“威廉說是来搜集一些加拿大昆虫的标本。你知道，媽，一切的面子全让那些硬壳虫占去了！”

“亲爱的約伯·李！”瑪丽又温和又严肃地說。

[General Information]
□□=122 □□·□□ [□]□□□□□□ □□□
□□=BEXP
SS□=
□□□□=
□□=532
□□□□=http://book4.5read.com/300-35/diskgdo/gdo83/11/!00001.pdg